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二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13/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二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二六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節婦傳十五卷

〔清〕楊錫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一

巽祀紀蹟十卷

〔清〕康偉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二〇九

關學編六卷

〔明〕馮從吾輯 〔清〕王心敬增輯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王氏家刻嘉慶七年周元鼎增刻本

三七七

蜀碧四卷

〔清〕彭遵泗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四五〇

歷代名吏錄四卷

〔清〕張星徽撰
泉州市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張氏湖山草堂刻本

五一五

學宮輯畧六卷

〔清〕余丙撰 李元春增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五年朝邑劉際清等刻青照堂叢書本

七一〇

節婦傳十五卷

〔清〕楊錫紱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節婦傳十

五卷》提要

余嘗讀前明閩中馮恭定公所著旌節錄序言其鄉楊烈婦死節時鄉之人多恠之以婦年少令改適不難得佳偶從死徒自苦也繼而士大夫聞之有往弔者有司重其義上其事於朝得旌表如例於是嚮之怪者莫不歎且羨以爲是絕特之行而夫止改適與夫稍有志行而不克終者語及烈婦皆面熱內愧以爲不可及也嗚呼執節守義者人之性也而習俗之偷至於沒

溺菽錮而不自覺如恭定公所
稱其賴于上之激發者何如哉
宮師清江楊公昔撫吾粵崇獎
節義下及編氓風教所樹遠近
感動茲督漕淮陰暇日出所為
節婦傳付梓余受而讀之人立

序

二

一傳傳系以論茲揚聞德悄乎
有餘思蓋公十數年來搜討得
實而賡續以成之者公之初意
憫夫鄉僻寒微無力自達有終
身完節不得昇于旌典者故彙
而著之不使其泯沒無傳而人

之不忘其親者雖已被旌揚或
丐公附入以公言之重足為其
親榮也嗚呼人之能執節守義
者非必有意于後世之名然而
國家旌揚之典既未及邀當世
士大夫又無有發其幽光見之

序

三

論述者雖天倫名義不盡泯于
人心而沒溺之久菽錮者衆或
至于反人道之大常而以節義
為不足貴重如所云怪楊烈婦
之死者且比比是也公之表貞
操激頹俗與恭定公正同而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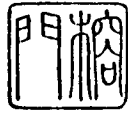
朝

訪旌典所未及者纂輯成書傳
播久遠其用意較恭定公更為
深至以此植節垂範庶幾閭閻
之下咸感發興起而有以仰副
朝廷化民成俗之盛心也夫
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清和

序

四

月中浣桂林陳弘謀書



妻道也臣道也易著坤之
義一也士君子值庙社壇
屋致身受命史榮書之俎
豆祀之即或入山蹈海希
跡夷齊百世猶仰其高風
焉女子不幸喪其夫扶脰

卷序

一

殘肌繫臂封髮守蓬戶甘
藿食之死靡他與士君子
同行而或生於窮簷交於
絕徼不能上達輜軒玉韜
光沉響者無限抑獨何歟
或曰國鉅而家激或曰忠

臣義士運丁陽九恒數百年而一見節婦則天地當時無之允若是斤斤於大小多寡之數而忠与節之理獨可以大小多寡判耶且如未亡人師心蹈己

卷序

二

嫗、淒風苦雨中必數十年忍茹而成一節婦其視讀古人書身繫綱常之重而傾危莫挽以决計報國于一時者為尤難孔子刪詩不遺衛共姜脩春秋不

遺宋伯姬檀弓不送公父文伯母杞梁妻權衡固不與焉清江宮師楊蘭畹先生所以有節婦傳之作也先生為
熙朝霖楫數十年啟歷中

總序

三

外不徒以語言文字見長而積志闡幽舉生平耳目所及輒所經以至樹聲集聞日馬淑安又屬其乃門人龍泉周進士牖如經時歷境備採四方之貞

姪嫠婦晦而末彰者以告
之先生乃各為傳論彙梓
成書二成而續有得則續
傳續梓祈於聞見之所莫
或遺先生之用心厚維世
切矣余視法史列如傳以

法序

四

節差者東漢五人晉書三
人梁書一人北魏二人隋
書二人唐書八人五代史
惟李搬之妻一人宋史最
多然皆遇亂捐軀守義
捨孤者不數著豈忠義若

程嬰固不與杵臼並傳耶
抑當時無有如先生者為
之廣技博採激揚貞風無
怪其書闕有百耳今先生
所傳八卷中已一百四十
餘人尚以為未卒之業經

法序

五

聖代教澤廣敷愚賤咸知秉
志節而先生之皇皇表彰
懼差或失之心直可鬼神
共質其白表忠紀錄宋遺
民錄共傳焉可知也按列
傳例以蓋棺後為論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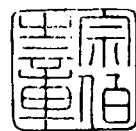
是書則存歿並載蓋婦之
為節三十以前守志至五
十後完貞其人雖存可決
知其年衰性定如薑桂愈
老井水之不復波瀾又非
名士君子之立懷立功難

沈序

六

保其不隳於末路者
國家旌門之典計年例不
計存亡存而可以被旌亡
即可以定論而何嫌乎是
書余以揣先生意而脩之
及此

乾隆庚辰秋九月長洲侍
生沈德潛拜手書



沈序

七

自恒德貞吉著於孔子周公之
繫易其後程子推明其義以為
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其論難矣
後世彤管職廢而史傳節義代
不數人說者致憾於搜羅之不
廣余嘗覽郡縣志乘蓋雖僻壤
窮巷賢媛所在多有而或縣志

序

一

所載府志輒削之府志所載通
志又削之不但旌典弗及而已
其事蹟無奇特波此又復相類
人情厭常而喜新夫安得一
盡列正史哉然而史獨取此數
人者則何也唐李華作哀節婦
賦為時傳誦而皇甫湜自稱所

撰高愍女碑為得史法宋子京
脩唐書遂皆採之以八列女是
則節義一也又豈不以文章不
朽與 宮師清江楊公躬有程
子之學而擅李華皇甫湜之文
嘗著節婦傳彙所見聞凡百七
十餘人人各有傳有論既成示

序

二

余命為序余惟

國家脩明禮教風化陶淬遍及
幽遐烏頭棹楔之制一歲中奏
顯門閭者無算而公於褒錫所
不逮者猶汲々焉惟恐沈埋而
湮沒何其樂善不倦君子也乃
余讀其書不禁重有慨者憶昔

先大父嘗言士有客秦中者鄰婦新寡獨與老嫗居有一兒日出就塾士偶窺見婦美心動啗嫗與謀嫗曰婦性烈不可以詞誘君必不自禁則驟刼之倘不得當予在當不至決裂士乃夜攀庭樹、近婦寢所則聞婦

序

三

方泣而語其兒曰汝祖父母之死也汝父及母繼死汝之升又死我當死而不死徒以汝故待汝娶而成立則我即死、為汝報先人於地下汝之不學我何以見汝先人言已嗚咽淩淩數其失而泣其曰叔者其夫也

士聽久毛髮寒磔汗雨下無地自容急返而痛自罪悔後此望婦之屋宇不敢咳唾近其牆不敢便旋也間述其事於人以自訟余自少習聞之思有以傳之而愧筆弱不足起其文今因序公書而羅縷及此冀得附公之

序

四

書以傳也而惜乎不得其姓氏也嗟乎六經之傳易以象告不必舉其人以實之尚書春秋皆紀天子諸侯之事氓庶無由以類見故女之貞德獨採於詩者為多然若廊之柏舟以毛詩傳邨之柏舟以魯詩傳周南之采

蓋以韓詩傳三家說不盡同要
其同出於聖人而皆為聖人之
所取可知也夫表節婦而筆之
書寧不有當於詩易之義哉桐
城方觀承拜手書

序

五

送來婦人遇其窮惟節是重節
婦遭其變以烈為難此守志極
孤足與冰霜比潔而捐軀就義
堪與日月爭光固宜赤角烏頭
標其正氣彤編青史紀厥芳踪
者也顧揚徽不乏表章而晦迹
每多湮沒或地當僻陋海濱山

一

陬或家本寒微繩樞甕牖或門
衰祚薄更無子孫或影隻形單
終鮮兄弟甚至幼穉未嫁了了
終身抑且老嫠還貧筑一畢世
此皆輜軒所不及採因為
旌獎所末由加翠柏蒼松沉淪
竟同腐草貞魂皓魄泯沒直比

寒灰死者白骨青燐長含悲於
泉壤生者淒風慘雨永飲泣於
霜幃真千秋莫解之愁萬古難
消之恨也宮師清江楊公心焉
傷之乃於枌榆之地廣布諮諏
更送節鉞所臨遍加遴訪既親
踈之不计有隱必彰更遠迹之

二

無遺靡微弗闡十餘年來凡得
節婦若干人立一傳以系以
論未經

褒卹者盡入搜羅曾遇

旌揚者予纂輯積卷已五十
一付諸剞劂梨棗生香續以簡
編縹緗日富從此貞操勳節得

慰苦志於閨中精氣英靈且獲
幽光於地下人識倫常且重
家知節義可風上以副

朝廷維風勵俗之盛心下以興
斯世好義行仁之善行其揚清
激濁用意固甚良而扶綱植常
為功不甚鉅哉燾也久瞻景度

三

夙仰斗山當年秉憲三臺久托
帡幪之下此日督漕七省時親
光霽之中予示鴻編而徵小序
敬陳駢語莫抒欽佩之忱勉綴
蕪詞不盡頌揚之意謹序

乾隆壬午新正三日吳興晚生
嚴源燾拜撰

節婦傳目錄

卷一

熊明美妻游氏

熊偉妻鄧氏

楊秉睿妻謝氏

陳應兆妻黃氏

聶之乾妻楊氏

傅必清妻彭氏

周門雙節郭氏

朱文澍妻周氏

楊道卓妻傅氏

張之旺妻龔氏

許腊姑

蔣應埴妻熊氏

姜文進妻陳氏

聶明卿妻張氏

節婦傳

目錄

黃門四節杜氏 曾氏 王氏

徐漸元妻楊氏

李日銳妻周氏

陳希沂妻黃氏

卷二

周應芳妻陳氏

陳師閔妻杜氏

張德音妻楊氏

傅兆璘妻呂氏

蕭楫妻吳氏

彭納川妻傅氏

黃石妻楊氏

母女雙節張氏 黃氏

黃昌鑑妻杜氏

聶先達妻楊氏

聶選臣妻祝氏

陳維璜妻楊氏

譚汝器妻徐氏

曾淇三妻丁氏

周萬樹妻楊氏

王淑定妻張氏

聶宜譜妻周氏

黃子鴻妻聶氏

卷三

程大有妻聶氏

楊瓊妻朱氏

李門雙節傅氏 徐氏

彭之儒妻楊氏

彭楫臣妻楊氏

蔣良級妻楊氏

黃元懋妻劉氏

張鳳彩妻甘氏

彭性妻傅氏

張士輝妻李氏

節婦傳

目錄

聶繼顯妻傅氏

盧天謨妻陳氏

楊福將妻程氏

周國宜妻楊氏

江門雙節韓氏 陳氏

廖門四節劉氏 干氏 黃氏 王氏

黃妻劉氏

卷四

周繼輝妻彭氏

姚大姑

楊嘉樟妾王天

汪純姑

黃朝樑妻周氏

蔡細妹

張紹坦妻程氏

汪立生姑

蘇門三節 <small>江氏 郭氏</small>	曹氏	寶三姑
裴磁生妻吳氏		韓爾泰妻曹氏
朱三辰妻王氏		芮增懿妻王氏
王煥妻方氏		汪貞女
卷五		
許門五節 <small>姜氏 徐氏 郭氏</small>		
吳翰章妻施氏		費家婦
李如春妻羅氏		潛振遠妻鄭氏
傅鳳姑		仲門牟氏
節婦傳 <small>目錄</small>		三
孫洪壽妻鄭氏		張四維妻劉氏
曹季良妻楊氏		彭德賢妻羅氏
俞鴻昌妻張氏		吳燕翼妻袁氏
鄭世縷妻毛氏		楊德敏妻朱氏
全福姑		家伯母黃氏
卷六		
施貞義姑		周朝選妻周氏
余麗謳妻葛氏		葛安
徐建庭妻嚴氏		徐鸞姑

吉松		黃貞女
田夢魁		徐洪妻陳氏
蔣大邦妻吳氏		陸億齡妻諸氏
孫文進妻朱氏		朱榮妻張氏
張子燮妻孫氏		
卷七		
姚廷錫妻趙氏		王國傑妻朱氏
張門雙節 <small>彭氏 劉氏</small>		馮門三節 <small>蕭氏 高氏</small>
左文明妻王氏		彭湛妻馮氏
節婦傳 <small>目錄</small>		四
康萬珪妻郭氏		張大業妻馮氏
孫有馮妻張氏		黃士榮妻李氏
彭恒妻羅氏		黃履島妻馬氏
劉弘澤妻葉氏		
卷八		
廖天章妻康氏		聞運昌妾李氏
羅仁美繼妻李氏		裔氏
顧升明妻朱氏		王貞女
周貞女		卞俊妻王氏

程二漢

卷九

張門雙節 阮氏 吉氏

仇季方妻周氏

周宏圖妻戴氏

戴門三節 沈氏 范氏

左越凡妻游氏

管學妻游氏

羅繼室游氏

游四姑

熊邦賢妻歐陽氏

謝希解妻鄭氏

蔡如珍妻郭氏

蔡妻陳氏

章需霖妻沈氏

張家璧妻方氏

節婦傳 目錄

五

卷十

母女雙節 俞氏 蕭氏 附俞氏

陳國材妻周氏

戎惕菴繼妻王氏

姚東海妾蔣氏

崔之四四妾 楊氏 張氏 郭氏 周氏

吳貞女

汪暹妻李氏

江貞女

徐樟妻程氏

黃立功妻李氏

殷貞女

趙張氏等六節婦

杜秉衡繼妻金氏

唐友惠妻陳氏

楊肇煊妻周氏

苑大愷妻李氏

左鏐繼妻韓氏

吳人元妻鄭氏

吳家慶妻程氏

卷十一

彭元珥妻閔氏

彭元綰妻郭氏

彭元素妻王氏

姚錦妻萬氏

陳貞女

熊貞女

潘門雙節 張氏 張氏

汪弘遠妻鄭氏

曹之欽妻葉氏妾馮氏

陳密妾張氏

夏維城妻梁氏

郭貞女

節婦傳 目錄

六

孫廷鏐妻黃氏

李貞女

胡景崧妻司氏

王依妻嵇氏

山陽四節婦

卷十二

楊涵芬妻曹氏

張貞女

李林芳妻章氏

劉門雙節 譚氏 張氏

賴定甲妻胡氏

楊枝益妻吳氏

孫尚恒妾王氏

黃日貴妻鄧氏

楚中二烈婦 黃氏 張氏

陳瑚妻王氏

陳右鐸妻黃氏

熊亦琴妻楊氏

吳興二烈婦鄭氏嚴氏

沈從祖繼室張氏

張兆麟妻朱氏

卷十三

史貞女

張門雙節彭氏劉氏

皮門三節曾氏楊氏李氏

聶嗣珩妻鄧氏

傅廷煥妻黃氏

劉瑚妻陳氏

謝景松妻葉氏

傅烈婦

鄭孝婦

歐陽雙節傳鄭氏王氏

節婦傳

目錄

王言妻袁氏

張留姐

邱沂妻孫氏

朱澄母陳氏

吳卓元妻李氏

熊天氏妻蕭氏

朱氏酉貞

朱鼎泰妻秦氏

張妻朱氏

曹鳳妻馮氏

下貞女

李門雙節大小張氏

林國奎妻鄭氏

金騰茂妻胡氏

王貞女

宋貞女

姚標智妻王氏

陳壽妻朱氏

俞新妻聞氏

應繼璉妻夏氏

卷十四

劉烈婦熊氏

烈婦崔氏

烈婦喬氏

烈婦顏氏

烈婦任氏

烈婦孟氏

李貞女

火貞女

李貞女

滕貞女

揚州三貞女景氏方氏

常妻戴氏

盧毓秀妻龍氏

陳昭先妻顧氏

節婦傳

目錄

八

孟省罄妻王氏

王傑妻杜氏

羅掄元妻傅氏

孔毓秀妻賀氏

陳啟魁妻劉氏

吳竊元妻李氏

劉兆埴妻潘氏

劉寬妻房氏

汪觀廩妻俞氏

韓毓秀妻韋氏

韋朝仰妻李氏

洪明錫妻程氏

王偉望妻劉氏

鄒懋暉妻吳氏

陳仁智妻鄒氏

楊成諫妻唐氏

詹錫極妻徐氏

詹錫光妻徐氏

李門五節 <small>湯氏韓氏錢氏周氏汪氏</small>	李崑崙妻劉氏
吳門雙節 <small>方氏</small>	徐伯祥妻程氏
高門猷妻羅氏	吳銳士妻李氏
李天祈妾胡氏	吳士璘妻張氏
劉定仁妻李氏	楊常壽妻王氏
彭幹臣妻陳氏	陳國湖妻王氏
彭節婦 <small>氏</small>	李勲壘妻趙氏
陶其懷妻嚴氏	陶士俊妻劉氏
梅洪勲妻陶氏	
節婦傳	目錄
卷十五	九
歐陽晚姑	曹貞女
魏文錦妻李氏	林由義妻許氏
唐溥霖妻楊氏	高安爵妻丁氏
王匡妻吳氏	曹仙儒妻程氏
陸氏	聶廷揚妻薛氏
程門三節婦 <small>朱氏車氏</small>	彭氏程燦妻 <small>翁氏</small>
李宏道妻王氏	孫廷鈞妻祝氏
王熹妻張氏	嚴秉球妻郭氏

蔣門三節	陳世倫妻周氏
湯應聘妻王氏	嵇象裕妻張氏
梁朝元妻朱氏	維縣三節婦
五烈婦	李貞女
韓烈婦	邊門雙節
劉門雙節	曹氏劉氏
袁日素妻劉氏	郭敬瑛妻蕭氏
李巨五妻郭氏	李英伯妻郭氏
李文賓妻羅氏	劉瘠哲妻郭氏
節婦傳	目錄

節婦傳卷之一

清江楊錫綬方來著



熊明美妻游氏

及門龍泉周垣



游氏豐城人明天啟中適同邑熊明美舉一子懋珩明
美卽世氏年止十九也誓將身殉舅姑垂泣諭撫孤姑
強起敝病每霜晨雨夜抱藐孤哭失聲聞者皆泣下夫

節婦傳

卷一

一

氏米數月姑疾作輟寢侍藥籲天乞代而姑卒不起氏
號擗幾絕以貧故盡鬻粧資營葬莫自是一寡媳一老
翁一孤兒相依爲命開革之際流寇掠鄉間村烟爲炮
氏掖八十餘翁及六歲孤逃巖石間瀕死者再卒獲免
寇平歸里復薦饑累日不能炊氏日夕役鍼嘗得米作
粥食老舅餘以飼孤自取糠粃和野菜食之每宵分燃
炬課子力書田且曰兒不學奚以明理植品貧賤吾所
甘非沾沾迫兒取青紫也卒年七十六
論曰苦節不可貞然節則未有不苦者愈苦而節愈爲

其可貞當夫兵燹頻仍饑饉薦臻氏幾弗獲有生矣卒
之瑣尾艱難百折而不易其初志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夫是以可風

節婦傳

卷一

二

熊偉妻鄧氏

豐城庠生熊偉娶婦清江鄧氏明省元鄧五峙孫女也
氏幼嫻禮法涉文史年十八歸熊事堂上姑愉色肫忱
不愆於禮偉資穎嗜學氏益力佐之門內機聲與窗間
洛誦聲相揚抑姑聞而喜曰佳兒佳婦不愧儒門矣生
子聯甫二齡夫以疾易簣氏年止二十四號絕仆地姑
持之稍甦泣指聯諭之曰事至此何忍言然吾年已衰
朽不能事禰祿親茲弱息匪婦何依且婦素明大義當
爲其難者毋使我哭子更哭婦也氏含淚對曰敬聞命

節婦傳

卷一

三

矣嗣是操作養姑姑歿葬祭竭誠每姑及夫忌日必縞
經設奠哀泣如初喪時聯稍長欲使就端人埏埴乃延
先大夫授聯經余時隨館舍與聯共研席締異姓舅昆
嘗登堂請見惟於帷中酬禮雖子姪輩亦不輕踰闥閤
迨聯補弟子員以母節上當事得光

旌典躋上壽焉

論曰昔魯敬姜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
之言皆不踰闥夫子以爲別於男女之節氏儒家子通
詩書大義或有慕而則之者歟若夫寒芳勁節朗照汗

青又奕奕乎共姜比操矣

節婦傳

熊鄧

四

楊秉府妻謝氏

謝氏清江謝希彥女年十七適同邑楊秉府甫半載秉府商於楚逾年抱疾歸遂不起越三日姑聶氏復物故氏淚凝血日盡腫竭蹶兩喪家計索然上事老舅並爲夫撫同懷四幼妹一藐孤諸艱備焉生平女誠惟謹嘗夜深盜至氏抱六歲兒士俊出泣呼曰願全此一綫將見良人於地下衣珥恣所取也賊傾篋竒而去士俊弱冠娶婦年二十而夭遺一子泰臨方在襁氏躬自撫之士俊亦義不再娶以貧故嗣父業於楚氏力持門節婦傳

卷一

五

戶孫泰臨稍長督之力詩書聞先大夫名延爲孫課泰臨故質鈍先大夫感氏誠悉心啓牖俾得列諸生學使沈西園廉得其苦孀成孤狀旌之曰芳型裕後年八十餘卒
論曰夜半寇起衡以巾幘恒情方驚懼失措不則沾沾筐篋不能忘也氏得保身以全孤爲願他皆敝蹤蓋見其大者而爲其所甚難抑其子感母志而爲義夫孫副祖母望而爲名諸生閨門之化此其成耳

陳應兆妻黃氏

清江黃氏十六于歸二十八而寡一子將成童而疾死兄弟惻然勸之改嫁氏面拒曰人知陳應兆有妻吾兄與弟獨不知陳應兆有寧死不改嫁之婦乎於是依夫姪以居雖饑寒交迫執節愈勁士論難之
論曰羅敷自有夫其言婉而多諷曲而有直體氏殆遙遙相映者耶得不聞之肅然敬

節婦傳

卷一

六

聶之乾妻楊氏

楊氏余族姊也性甘蠶繭紡績年十六適同里聶之乾家故貧養發或不給姊毫無志色惟以紡績助家計之乾遊楚數年歸囊愈溢積憂如焚姊以義命屢解之夫病卒生子二有以貧故勸其改適者姊面嚙之且曰使我求飽餐而忍餓吾子聶氏之鬼餒矣自是苦育兩兒持門戶且爲長子娶婦不數年而長子死無所出次子以貧故竟不能娶

論曰窮哉姊之遭也安命守貧非姊所難所拳拳者聶

節婦傳

卷一

七

氏宗祧耳幸而長子受室又不永其年姊力竭矣悲夫

傅必清妻彭氏

清江諸生彭樞女年十五適同里傅必清必清性豪邁喜揮霍家徒壁立不以介意氏婉婉將順恒以十指所獲佐所需年二十三必清歿氏念老姑在堂徒從死非是乃矢志養姑益勤紡績常與寐侍姑寢膳期得其歡心而後安姑甚賢之必清初未有子曾遺言聽氏再醮後有舉以徵試者氏慨然曰此非吾夫治命如藉是以爲口實將辱吾夫於九原矣有姪紹恭遂撫而繼之

論曰鳥死鳴哀人之早世而無子未有不以改節陽慰

節婦傳

卷一

八

其婦者卽未有不以守節陰結其婦者夫至陰將結之而陽且慰之哀莫甚焉藉以爲陽將奉之而陰可違之尤哀之益哀者氏誠有見於此故終身不辱

周氏雙節 郭氏

郭氏清江人年十八歸同邑庠生周模子學煒煒初習
儒業家計窘甚因徙業而商舟覆於楚之田家鎮遂死
氏年二十六聞變誓不欲生以頭觸柱血淋漓階墉死
逾時始甦甦復絕飲膳舉室徬徨舅若姑以一綫將絕
危之氏瞿然曰婦亦計及此第不忍夫獨死非命耳今
且以未亡人之身畢此未了事以報命自燼溺水而費
悉傾家益窘又歲多滂氏日勤紡績以資事育居舅姑
憂葬祭悉力營之舉二子長曰塤次曰麓課業如嚴父

節婦傳

卷一

九

及長爲塤娶楊氏麓娶詹氏

楊氏之歸塤也年甫十五逾二載生子時泰塤旋疾作
與氏訣云吾病將不起弱息甫二齡家窶若此將何以
自存氏隕涕曰有不諱不從君地下卽依兒以竟君志
且君一家舅同胞姊一親堂姊二暨吾姑四婦皆執節
不移使妾不得繼諸姑伯姊後人將不食吾餘矣塤目
瞑而逝自是食指日艱氏椎練操作一門之內晡饘者
祖姑八十餘姑五十氏年十八耳每相對紡績慘雨悲
風一燈熒然追維遭家不造死亡相續貌孤虛瘠未知

事竟何如欲哭則恐傷兩世老姑意乃強自吞聲則已
淚迸枯眶背燈自拭竊窺者咸爲墮淚云

論曰子與氏推夷惠爲百世師聞者莫不興起況於親
炙之者以余所聞周模之次女適聶其親姪女二一適
朱一適李皆漂柏舟之操焉楊氏所謂與姑而四其親
炙之感歟然楊之與郭兩世艱貞卽不聞風亦將易矣
千古矣悲夫以是爲親炙吾安忍悉見之

節婦傳

卷一
周雙

十

朱文潄妻周氏

吾邑周學煒以商楚覆舟而隕其妻郭氏矢志存孤余既爲之傳矣同時共溺者有豐城朱文潄其妻周氏卽學煒堂姊也年十九歸朱越六載而夫死氏號擗欲殉河伯覓屍所以道遠爲家人所難又遺藐孤甫半歲堂上人以大義諭之乃一意守志孝養翁姑無少懈戚族賢之毋觸緒哀來淚如泉沸淚盡則繼以血背爲之裂或勸之曰死者不復生生者復以毀滅性此呱呱者將誰託耶氏曰人孰無死然疾則視湯藥危則受遺言絕

節婦傳

卷一

十一

則親含殯既殮則哭而酬之於寢於堂於墓門使生者猶得畢致其忱於死離生別之際固亦非人所難得今吾夫何辜畢命波臣悉大繆於是數千里鄉閭渺渺不獲與白髮二老少妻幼子握手一訣死者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也迴谿斷岸雨嘯風嘯詎止猿啼三峽耶言訖哽咽失聲勸者亦泣數行下相誠勿復言氏鮮是謀子如嚴君冀克有以報夫云

論曰昔曹娥父歿於水娥奮身水中卒負父屍以出使氏當時在夫左右娥之事所優爲耳何乃悵死生之契

淵歌楚些以難招氏更有倍於娥之所不能堪者其言可卒聞耶

節婦傳

卷一
朱周

十一

楊道卓妻傅氏

傅氏之歸楊道卓也年十九道卓之棄氏以歿也氏年止二十有四遺一子依以爲命然家故磬如有姑髦矣氏養之率風絲霜繭之所給性沉嘿庭閭聚晤嘗移時不言雖問之亦不多言或竟不言其父以家貧子弱苦節難貞將奪其志氏堅拒曰父欲兒改節冀兒生也然不改猶能生改則速之死矣父意乃止撫一子娶婦生孫年八十餘猶康步健飯云

論曰余撫荆南時披閱案牘每見有夫亡婦欲守節爲

節婦傳

卷一

十三

父母強奪其志以至於死者嗚呼何俗之薄歟傅氏素寡言乃對父數語劃然如射之貫的遂以不奪而不死且年登大耋氏其猶龍者耶

張之旺妻龔氏

龔氏年二十適同里張之旺越八載之旺以疾卒遺孤履輅甫五齡氏號擗幾絕而義不容死因勉存視息勤織紉養翁姑且爲履輅裕膏火需氏之愛履輅也常以左手抱兒右手事舂汲及就傳讀書則竟日夕不使離館塾人詰之答曰未讀則抱吾憐之亦懼其與羣兒嬉讀則屬之師非舐犢計也識者美之

論曰人情溺愛其子雖丈夫不免況婦人況娶婦之於穉子然觀古之斷杼和熊者彼獨非人情乎氏蓋所見

節婦傳

卷一

十四

畧同如此

許腊姑

許氏小字腊姑清江人應源之女襁褓時訂字同里黃傑生傑生少孤露隨姻輩賈演黔間弱冠猶未歸旋病死旅次訃至父母不敢令女微祭得實哀號無已悉屏鉛飾守夫制飲泣三年未嘗見齒父母百計娛之無媚色他日父嘗試之曰兒未歸黃尚無夫婦恩今且爲之三年喪可以已矣世未有以不謀面而婦也者女流涕曰父何言歟父明以黃屬兒婿雖不謀面已謀心矣心而可改異日何面以見泉下人父不忍復言乃屬

節婦傳

卷一

五

諸姑伯姊交口勸之曰父母老且病家復窘而不能瞻爾宜早變計毋傷父母心也女厲聲曰吾不得歸黃爲婦自不得不依許爲女且吾止一身紡績尚可以自支如以不變計爲傷父母心恐迫之變計而尾夫泉下益傷父母心矣勸者咸舌撻而去自是幽閉一室夜半機聲如宿春年六十而卒劉銓曹琪徵爲撰墓碑題曰貞女許腊姑之墓

論曰女未婚而改字未爲失節然問名納采信約已通因未婚夫死而更字他姓是季札之劍可以不必挂墓

前而子胥之金可以不必投激上矣往見吾鄉朱文端公女許配李氏未婚而夫夭女奔守夫制後依太傅以老前輩蔡聞之先生爲作傳國子監上其事得旌獎焉余文不逮蔡而女節自可以繼朱顯晦豈異致哉

節婦傳

卷一
許腊

六

蔣應堦妻熊氏

熊氏清江人順治己亥進士任江都曲沃壽陽知縣諱僕之孫女也年十六適同邑蔣生應堦四載而夫病卒氏以翁姑暮年遺孤長者二歲幼者在襁褓以事以育責在一身義不可以從地下性寡言笑勤女紅屏鉛師晨夕簾帷不輕踰閭域雖并功強近罕得觀其面者論曰氏生詩禮之家內言不入外言不出聞之熟矣故動中禮則而執節彌堅然則閨門之防有如細柳彼爲棘門湖上屯者微特不可以爲軍抑將不可以爲婦

節婦傳

卷一

七

姜文進妻陳氏

陳氏清江人年十八爲同里姜文進室文進與兄文遠弟文迪俱業農農不異畔氏與諸姐姊皆課紡績輒輒機聲常以雞鳴爲度終歲間無一夕爽者及文進以疾卒氏年二十八捨呼決旬誓殉同穴姑泣指其腹曰自爾歸吾子十年尚未有出此七月遺腹不猶可望乎氏曰姑責婦以所不可知之數然婦不敢忘姑苦心當暫留殘喘以待之閱三月果舉一子乃泣告姑曰是呱呱者姑所活也夫死從子未亡人之命視此子而已性刻苦而詞色至粹所御裙衫補綴至絮粘線疊而不忍輕棄至井汲曰春採薪拾菜諸苦作率爲之無難色如姊問一語睚眦輒多方調釋以歸於好事堂上人滿聽必潔已或啜糲糠集荼蓼弗以告人嘗爲子聘婦納幣之資計以陸續輸一金數金皆從午夜雞聲拮据出積數載始得歸孤婦嘗織維猶子穎執卷在旁訓之曰一絲未就寸布不成爾曹讀書理當不異耶盍勉之論曰氏十年不產而以七月遺身得舉子子舉而氏得不死是殆有天幸存耶天悲氏而因有以勵天下之爲

節婦傳

卷一

八

氏而見悲於天也者

節婦傳

卷一
姜陳

九

聶明卿妻張氏

張氏名潔秀清江張鳳儀女鳳儀以教授生徒見同里聶明卿資致循謹遂以女委禽焉時故貧甚明卿之父曰達可買於楚明卿亦買於黔未幾以疾卒凶問至氏呼天長號幾絕以舅姑皆衰年生子文明甫六月乃忍死侍養亡晝夜理機絲膏篋繼車以事以育舅姑相繼歿氏以操作舉二喪里鄰難之文明稍長力課之讀曰爾身父所遺爾志父所屬父有所欲成而未成者爾能成之則父更生不則再死爾父也文明泣受命旋補弟

節婦傳

卷一

十

子員氏督誠尤摯先是明卿之卒也伯兄某亦無祿其奴以貧去遺孤六歲氏撫之如已出爲受室成家又族人某生子僅七月失恃將舉而棄之氏惻然覓乳代鞠俾克成立父風儀無子而卒氏迎母陳氏就養已家十餘年不少懈皆人情所難者學使者沈濬初廉其實旌之曰慈節流徽年八十餘卒

論曰婦稱其貞不以惠也然松柏筠勁而蔭無窮金石質堅而光迥越氏遭艱矢操於舅姑代子職於藐孤成夫志推及猶子族兒與其暮年寡母厥惠溥矣要皆其

性量之所自流故貞惠益彰

節婦傳

卷一

主

黃氏四節 杜氏 曾氏 胡氏 王氏

杜氏清江杜曰春之女歸同里黃廷芳年二十八夫死子五人長十歲通至幼者僅兩月氏艱劬撫育俱克成人因夫弟廷芸乏嗣以次子可嘉繼之氏爲長子可均娶會氏三子可 娶 氏四子可豹娶胡氏五子可學娶王氏可均卒會氏年三十二遺孤一胡氏年三十四歲亦遭可豹之變撫其二子以報夫可學之死雖三十有五有子二而王氏少夫十歲年僅二十五杜氏以青年守志三媳繼之人稱一門四節云

節婦傳

卷一

主

論曰予傳節婦至杜氏姑媳未嘗不喟然太息也一門之內父既不永其年子復中道而限者逾半家之不造遭斯極耶而窮簷少婦我儀我特之死靡他至於婺影追隨刻苦成幄若不知人世間有懷二心以事人也者抑余聞杜氏之夫本生父名允珍與氏翁爲同父氏自夫歿後事兩翁姑孝養惟謹鄉里樂道其事嗚呼身傍而家齊宜諸媳之後先暉映也夫

徐漸元妻楊氏

清江太學生徐漸元娶同邑明經楊之渭姊甫四載而天卒遺一子之姓氏年止二十一也一慟幾絕以藐孤無託乃忍死居孀舅姑俱不祿惟繼姑在堂氏婉婉承順姑安之久甚愛之之姓長而就塾誠之曰爾倦於吟唔爾父有不瞑之目爾勤於講貫爾母有不灰之心爾其念哉自是之姓志益銳弱冠列諸生食餼尋提南宮皆氏勵子力云

節婦傳

卷一

五

論曰古今人材之成半由賢母如截髮畫荻割薦和丸諸難悉數明季如浙之章太夫人有詩云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瞑目黃泉下氏其繼起者歟世之爲人子如之姓者可以感矣

李曰銑妻周氏

李曰銑清江庠生應元子始生七日而父卒五歲母亦卒其姑丈周桓憫銑孤苦勵志以其女貞幹字之于歸數載銑一疾不起時氏年二十四尚亡所出將以身殉輒翻然曰死奚益死而李氏之祀斬罪且莫贖矣於是守貞以不死當是時上無舅姑中鮮伯叔如娣下無應門五尺之童氏以一弱女子持門戶人有難之者氏曰事勢難心力亦難難與難交敵則心力可以勝事勢余鄉閭閭中率皆事紡績氏又較他婦勤而精每一布入市獲值視同售者有贏不特薪米絲帛咸取給於此卽姻鄰慶弔餽遺氏皆不以諉其事閱數歲乃擇繼從堂姪斯漢爲子課讀彌摯時論高之

節婦傳

卷一

五

論曰古云從死易撫孤難第有孤可撫猶其幸耳當銑之歿也氏煢然一身形影自弔卒爲其所甚難爲夫立孤於數年之後俾李氏之鬼弗致餒而天下事何不可爲也者抑氏姊適朱堂姊適聶皆青年守志余皆爲之傳噫何周氏之多節也

陳希沂妻黃氏

黃氏清江黃澄侯女適庠生陳夢卜之子希沂佐夫力學遂采芹於泮旋以疾卒氏年二十七矢志守貞痛夫之未竟厥志每檢及遺書輒悲愴竟日不能食

論曰人不幸賁志究有其志之所常留而不可沒者遺編時閱子雲書良友或為太息而婦人何知若氏則可謂善哭其夫者矣

節婦傳

卷一

五

節婦傳卷之一

清江楊錫綬方來著

有漢其體
有涵能清
男有清允文
有泰魯贈

及門龍泉周璵編如全校字

周應芳妻陳氏

清江陳氏許字同里周應芳年十七而病篤俗有藉喜壓凶之說父母有難色氏曰兒即不在亦終身周姓婦何如蚤正其名遂歸周至則同衾一宿即衣不解帶

節婦傳

卷一

十

手炙藥鎗奄奄逾歲勤苦悲愴不能悉狀夫死氏年十八誓死靡他悉却服御重帷峻闔番三十餘年為夫取姪邦定為嗣而謀之成立鄉鄰以其苦婦聞常事畧云方陳氏于歸之日正周生病草之時甫一夕以同衾已解月中金縷第經年而侍藥難調天上瓊漿種壁一雙知是無瑕之品行年五十依然未字之貞蓋實錄云論曰陳氏者女而婦婦而仍弗異乎女也正名一語所以畢女事即所以畢婦事昔蔡人之妻夫有惡疾而不夫去且言某故之臭惡猶將采懷擲漫以益親况於夫婦

之道然則古法之以惡疾出婦者毋乃治內之肉刑爲
禹車之所應泣而湯網之所應解也耶

節婦傳

卷二
周陳

二

陳師閔妻杜氏

清江杜氏年十七歸同里陳師閔病篤知必不起語
氏曰我懼爾矣但爾不可自悞貧家弱婦非所以圖存
我死子急改厥志氏垂涕曰孺身顧代妾尚得爲君乞
命於天如有不幸亦終爲陳氏鬼耳且君竟忘吾姑及
子耶閔曰吾正爲姑與子計計爾得再適聘貲可以給
菽水遺孤幼不能行爾挈之就食他姓稍長仍歸陳此
兩全計也毋謂我亂命氏曰君何言君以是爲姑矣子
矣妾以是爲人耶禽耶如妾之禽爲姑辱爲子羞爲君

節婦傳

卷二

三

泉下目不瞑妾不敢聞命閔歔歔而逝蓋棺之日氏搶
呼失聲以頭觸塊幾絕羣救之甦顧白髮老姑血淚溲
溲下幼子爲鄰媼代抱號跳如峽猿乃幡然曰夫死養
姑鞠子婦之責也以死誰憊自是日夕勤絰織拮据家
食卒不缺於養姑孤子名體豐亦耕成立云

論曰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耳居安處順或有所審顧
於其間而變至危乘方委曲遷就以求善全之術此時
尚復可問耶今氏與夫訣獨於人禽之際辨之明而守
之固噫此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夫

張德音妻楊氏

楊氏余族姊也適同里張德音九載而夫死姊年二十九安貧矢操憐而懇憫之者不能奪有姑老矣一子二女俱穉會馮夷爲患者累歲家計益蹙姊中夜紡績無少懈得米作飯先老姑後兒女已或半菽不得亦願領無傷母病侍掖惟謹湯藥必親嘗卒則哀毀骨立其至性有過人者又余姑母亦適德音弟姊於分爲奴而余姑母姊也終身執女姪之義不敢以奴先聞者美之論曰婦人女子未嘗學問其從一之義出於至性之所

節婦傳

卷二

四

自爲故百折而不變其初安論窮阨也余於族姊殆謂然

傅兆璘妻呂氏

呂氏名靜貞年十九適同邑傅兆璘生一子廷杞甫六月而夫歿不數月而翁又相繼卒氏遵此鞠內一歲二喪淚盡血繼幾不有生聞者皆爲流涕一切營葬營奠及粗糲所資皆取辦於十指訓課遺孤俾克成立行年八十舉孫二曾孫三猶日夕事紡績或勸之曰年登大耋孫曾繞膝下是亦不可以已乎氏曰髦耆非不倦於勤然蓬華家風匪勤則蹶吾不敢以惰窳率孫曾也里中奉爲母範云

節婦傳

卷二

五

論曰魯敬姜之訓子文伯也謂人生在勤勤則不匱逸則淫淫則忘善此在世鄉之家固禮法所自出至於蓬門嫠婦目不釋詩書何乃識解所及適與古訓相參殆所謂善人不踐迹耶宜其志潔行芳有以篤祐於庭式模於世者矣

蕭楫妻吳氏

吳氏清江吳文熾女適同邑庠生蕭楫楫病卒氏年二十五一子祖舜在襁姑蚤歿竭力事繼姑繼姑生一子與已子年相等乏乳氏並哺之

論曰節婦事繼姑稱孝爲難至並哺姑子則又與古之乳姑者同稱爲尤難

節婦傳

卷二

木

彭納川妻傅氏

清江傅氏年念一適同里彭納川伉儷八載而納川疾卒遺二子映淑映滙俱在襁褓氏因不獲從地下乃縞衣練裙砥身立操足不履戶庭以外至承歡堂上孝謹有加二子稍長卽遣就塾日所誦書夜必躬自考課兼訓以立身行己克家用世之大義且曰此吾習聞諸爾父自勵之業卽爾父貽謀之模爾曹能時時無忘爾父吾他日得報九原矣長子淑弱冠遊成均次子滙亦力學能文章皆氏教也又氏性仁慈每歲春冬必竭資遣僕於荒阡遙谷中遇有傾陷暴露墓骸悉爲掩瘞填葺行之終身不倦年六十有四卒

節婦傳

卷二

七

論曰余少與映滙同研席又重之以婚姻每登堂拜母見其苦衷課子盡瘁報夫之態時流露於言動間蓋節婦中之能持大體者至其孝先養志澤乃及枯皆出閨閭恒情之外嗚呼難已

黃石妻楊氏

楊氏清江楊國徵女適同邑黃石石業儒未成名而病歿氏年二十五一子黃榜甫二歲翁姑蚤逝伯叔如婦俱無氏坎塋伶仃撫孤成立

論曰傷哉氏之遭也狀其孤苦當活巾於浦孟陽寡婦賦一篇

節婦傳

卷二

八

母女雙節 張氏黃氏

張氏清江張芝盛女年十六適同里黃宗樾二十八而宗樾以疾卒氏矢志事舅姑以孝聞撫三子皆成立又一女鞠之及笄而歸於張

黃氏之適張允迪也朱陳互締室家斯宜無何而允迪死氏年二十有七亦舉三子課之詩書遊太學氏尤嗜義恤孤寡樂施予稱女宗焉人謂以女嗣母冰雪同清云

節婦傳

卷二

九

論曰古有以翁婿聯而為冰清玉潤者今亦以母女聯而為冰姿玉骨蓋擬於倫而比其德斯倫有類而德不孤

黃昌鑑妻杜氏

杜氏年十六適同里黃昌鑑鑑死氏年二十五誓守柏舟無子撫族誼爲嗣性溫恭淑慎勤於紡績侍養舅姑勤勞匪懈聞者無間言

論曰撫恤承祧所以補天地之憾否則鬼泣若故矣氏何苦心至是

節婦傳

卷二

十

華先達妻楊氏

楊氏余族兄兆傑女幼訂婚於同里華先達達夙遭疾疾遷延至弱冠以結褵請父母有難色令所親徵探氏意氏曰此吾命也赤繩已繫可中止乎於是賦于歸歸後夫病間作間止氏曉夜悉力調護初不以櫻疾故有幾微怨色並不以累歲月故有幾微倦容閱二歲舉一子肇謨姑喜曰微此婦之賢幾莫延吾兒一綫矣又一歲夫竟以夙疾卒氏時年二十四誓以身殉姑止之曰翁姑在堂遺孤在襁非爾輕生時也乃矢志守節先達之既殯也有以蜚語聞於母家者謂氏有悔念母使往詰之氏髮上指曰孰讐我者將陷我死地試問當時之決志歸輩與今日之矢志守輩有兩人耶天日鑒在茲願母以初心視我我得生矣由是蜚語絕氏竭孝堂上竭慈膝下一切織紉針綉井臼澣澣之事悉所優爲聞者以爲不可及

論曰人生而富貴貧賤壽夭窮通死生禍福莫非命也自計較趨避之念生而士墮行女敗節矣如氏者百鍊剛不能爲繞指柔何所恐懼於流言

節婦傳

卷二

十

蕭選臣妻祝氏

清江蕭選臣抱不世才不幸壯年以疾歿遺室人祝氏撫兩幼孤長顯達弱冠遊賢宮次顯進亦力學大進又不幸弟兄相繼以天氏前後哀搶再四瀕死之狀有不忍卒述者二子各遺一孤自穉至長不及親若祖若父訓氏率諸發媳以訓勉之茹荼飲藥之餘能脫珥延師截髮留客以振將墜之家緒家孫應簡髫年八泮次孫應衡領庚子鄉薦孫枝繩繩鵲起而氏行年八十神明不衰郡守邑尹咸式其門卒之日里鄰無少長皆垂涕焉

節婦傳

卷二

主

論曰節之最苦者其食報亦最遠且大如氏者晨哭其夫夕悼其子人生至此天道寧論然而報施卒不可爽孫枝挺拔拾芥科名吾願世之濡雨露恩者皆無忘冰霜操豈惟蕭氏然哉

陳維璜妻楊氏

楊氏者新淦舉人楊達之女進士鳳然之胞妹也年二十適清江庠生陳文之子維璜于歸後事舅及繼姑皆能得其歡心相夫子克脩婦職伉儷十年而夫歿有勸其改適者氏啐之曰匪惟吾夫日不瞑吾父與兄將含羞何地耶於是安貧守志撫育三子皆成立

論曰氏生詩禮家能爲夫守志以無忝其所生然則世之爲人子弟者又安得隕厥志節以重貽若父兄羞也耶

節婦傳

卷二

主

談汝器妻徐氏

臨江徐次藩女幼知書長適同里談汝器器家貧炊嘗不舉氏勤操作相夫十年甫有身而夫死氏年二十九閱六月生一子鞠之閱斯閱數十年如一日

論曰志可以砥金石卽力可以戰水堊甚無容爲節婦憐貧然節婦之貧而不見知者亦已多矣故採而存之

節婦傳

卷二

十四

曾洪三妻丁氏

丁氏者年二十適曾洪三洪三死無所出惟姑楊氏在堂老而多疾氏痛夫死無嗣又恐傷姑心乃束淚吞聲奉晨昏罔懈服除姑諭曰媳誠善事我然年少無子而家貧徒悞終身奚裨氏驚且泣曰夫夭而不獲子其職目將奚瞑媳故延殘喘以待之敢懷二心者有如日遂引刀截髮以剖其誠姑於是不復強姑死氏伏棺席塊日嘔血數升親捧土築墳指爪盡禿旣葬哭拜姑墓曰向之不死爲姑在也今媳事畢可以從姑及夫於泉下

節婦傳

卷二

十五

矣歸輒自經爲鄰媼所救得不死而傷毀過甚寢疾彌月勢將不諱夜夢姑至與語曰爾數當盡上帝憐爾節孝爲益爾算毋自苦氏急呼阿姑霍然而起始知從南柯中來而疾已瘳矣聞者奇之

論曰子與氏尚論古英賢謂天降大任必使遍歷諸艱以爲動心忍性增益不能之藉是何與於婦人女子事耶然觀丁氏之夫亡無子對姑截髮至於家室不能營隨羨親爲捧土築墳指爪盡禿蓋亦艱難萬倍動忍增益之至者矣夢中益算亦與齡固然爲留此水霜百鍊

之舉以式茲巾幘吾證其理吾不河漢其言

節婦傳

卷二

七

周萬澍妻楊氏

楊氏字淑貞清江人年十五歸同里周洪字之子萬澍相敬如賓每夜午分燈氏紡績聲與夫絃誦聲相宣而互比其節萬澍舉明經赴成均肄業積分告滿甫歸輒疾作不起矣遺一子元益方九歲氏茹荼集蓼以撫以教彪亦蚤歲遊庠序旋復不祿有孫四人又氏力肩而手植之率以次成名曾孫十人家聲益振氏享壽六十八歲

論曰相夫如樂羊子之妻課子如歐陽永叔之母蓋巾幘中所不棄見者氏兼有焉造物之美其報益所以表其貞豈偶然哉

節婦傳

卷二

七

王淑定妻張氏

張氏清江人年十八歸同邑人王淑定五年而夫歿一子甫二齡一尚有身距夫死兩月始產氏以翁姑春秋高忍死守志食貧操作代夫終子職且撫孤有成俾翁若姑白髮含飴以養天和俱壽八十餘而終

論曰人不幸棄其父母而蚤卒慟矣有形之慟在人無形之慟在鬼得未亡人以肩此有形無形之重任而人可優游餘年鬼亦目瞑地下余是以於氏翁姑之大年考終益悲氏苦心云

節婦傳

卷二

六

章宜讀妻周氏

周氏清江郡增生模次女年十九適同里章宜讀宜讀負偶才屢冠童子隊結褵數載亡所出氏卽勸置小星宜讀不遽允旋以疾捐館氏捨呼絕水焚姑泣諭曰舅姑年老爾夫無後侍養立繼膏汝賴毋以死卸責也氏強起受命夫殞之日氏哀泣伏墓前曰君不幸無子婦何用生爲然有姑命不得從君地下將擇繼於君弟弟亦尚未有產君能瞑目泉壤耶聞者皆泣下自是竭誠養舅姑五載而舅歿氏與姑同處一室日潔滌灑夕暖

節婦傳

卷二

五

矣惟無少間迨夫弟有子曰欽仰氏卽以立繼請或曰冢子不得爲人後氏曰吾夫卽世且六年欲爲繼而無可擇將斬然耶叔青年其生必蕃願以權協義亦當年告墓苦衷也弟感其誠遂令出繼氏撫之稍長誠以力學曰汝父半生儒業實志重泉吾念之輒心慟猶記其清晨拭几中夜挑燈攤卷長哦食息俱廢或搗管沉思秋蟲唧唧起繞廊室仰天彈柱叉手脊肋間雖物觸不覺及心有所得則振筆疾書喜形於色吾習見之尚能狀其勤勵之苦惜汝不及見耳言訖淚如雨下欽仰遂

感奮力業列贊宮以母節上陳得邀

旌表與祠祀辛年六十有六

論曰婦之效忠所天者以撫孤爲重至無孤可撫傷矣
又無嗣可擇不益傷而罔裨耶今周氏之爲夫擇嗣嫗
嫗六載後以待夫弟之舉子而權其義復慮過激則傷
恩爲婉擊悲涼追述若夫之刻苦情形以曲導其子於
有造是皆古來忠臣義士之丹血所流溢者聞風百世
尤將掩袂而傷之

節婦傳

卷二

辛

黃子鴻妻聶氏

清江浦時盛女年十七適同里黃子鴻調劑家政間井
溢賢聲子鴻不祿氏年止二十四也生子梅甫六歲氏
誓以身從地下孀姑屬以撫孤任乃止家窘甚氏日夕
操作軋軋圭甯中以孝養老姑課子學業雍正元年梅
且領鄉薦乾隆四年循例請

旌入祠今壽七十餘矣

論曰節婦獲報如氏可謂不負厥操然天下之節而不
獲報者抑又何言也氏自爲其節之所自徵又奚必言

節婦傳

卷二

辛

報

節婦傳卷之三

清江楊錫綬方來著

有漢洪瞻
男有潘允文
有秦魯勝

及門龍泉周壘廬如全校字

程大有妻聶氏

聶氏清江程大有妻生子世俊而夫歿氏年甫二十也
上奉老姑下撫弱息嫗嫗相倚畢歷諸艱姑卒則盡哀
盡禮葬祭無敢苟世俊稍長遣就外傳誡之曰爾父未

節婦傳

卷三

一

伸之志惟爾貴爾父欲伸之志惟我望然世俊數奇困
童子軍者十餘年終不獲售氏亦終拳拳以未伸夫志
爲憾卒年六十有二

論曰節婦之望其子也倍於望其夫匪弗望其夫夫不
永年不得不移所望於子也顧望其子矣終身望其子
矣而卒以弗伸吾悲氏之費志而因以勸天下之爲節
婦子也者

楊瑀妻朱氏

朱氏適庠生楊瑀甫有身而瑀疾不起氏年二十一遺
腹舉一子未幾而殤且夫同母兄弟四人皆先後夭亡
無所出惟繼姑黃氏幸生一子維瑣亦孱弱多疾或詰
氏曰無孤可撫亦無姪可繼矢靡他者將復何所成氏
答曰未亡人獲罪於天致遭茲慘然吾夫有弟卽楊氏
有宗敢有二心以重茲罪戾乎詰者怍服於是佐繼姑
撫弱叔勤操家政至勞極悴形容枯瘠而不敢辭壽七
十而卒

節婦傳

卷三

二

論曰余傳節婦多矣類皆有孤可撫不則有姪可繼至
於撫與繼兩無可恃不得已而苦心協志共撫繼姑所
出之夫弟以延宗祀氏固獨丁其難者抑亦造物之故
設是難以試氏百折不回之勁氣悠悠者烏從而測之

李氏雙節 傳氏徐氏

傳氏庠生傅秉莊女適同里李廷貢生一子來泰而夫
歿氏年甫二十四其姊徐氏適廷貢之弟廷賢亦生一
子來春而夫歿氏年甫二十有七於是李氏兩孀同咏
柏舟焉兩孀之姑曰華氏亦孀婦也第年逾三十而守
志者食貧茹苦以育貢賢二孤冀其有以克家詎意投
室之後相繼夭折華以淚枯而將誓傳與徐也晝則掖
之行夕則扶之寢病劇則泥首焚香同聲呼籲未幾而
姑目復明年八十餘猶康步健飯皆兩孀媳侍掖調攝
節婦傳 卷三 二

之力云

論曰孀姑孀媳苦節聚於一門難矣而如姊之竭誠侍
養能使姑目復明年登大耋則難之又難噫華氏無子
而有子是足以愧天下之有子而無子也者

彭之儒妻楊氏

楊氏名義成清江孝廉楊銘女年二十一適同里彭之
儒二載而夫亡無子夫有弟甫二齡氏矢志守節養翁
姑明年姑逝又明年翁逝方翁之將易簀也慮媳少而
無子不可恃盡出所餘金付諸堂弟囑以遺孤成立則
償之氏私泣曰彭氏之後夫弟一人而已既歿死於彭
非異人任也敢以貽惻於九泉自是一孀持門戶食指
服御皆取給於女紅卒撫夫弟以有成爲娶婦生子而
翁所託諸弟皆貧窶無一償金者氏亦絕口不問卒年
節婦傳 卷三 四

七十一

論曰氏儒家子素明大義當夫不祿時已誓志靡他矣
至於翁姑繼逝遺二齡夫弟彭氏之不墜者一錢氏志
寧不益堅余悲夫氏不見諒於翁而翁乃得綿血食於
氏將起翁九原而問諸託金者安在也然非氏志也

彭楫臣妻楊氏

楊氏余服姪女生而幽靜雖在家庭常匿不見人及笄歸彭楫臣楫臣少孤故氏不及事翁姑而能和於妯娌相夫子以勤樸生二子俱穉而楫臣抱病以歿氏貞志撫二孤家室甚以紡績支持心力俱瘁故嘗多病而中道殂

論曰氏貞而靜者過於幽寂而不永其年要其大節固凜凜有生氣余感慨係之

節婦傳

卷三

五

蔣良綬妻楊氏

清江楊氏年十六適新淦國子生蔣良綬良綬性不喜左道嘗作闢佛論一日夢至佛殿繞之三巡覺而語諸氏氏不答後四年良綬忽神思不豫起而繞屋三週氏驚曰向夢繞殿三巡其凶識乎須臾果卒人或咎其闢佛之報也氏亦不答而已慘不欲生矣維時翁姑在堂遺孤甫五歲乃自斷以義忍死而肩其重者或勸之改適則曰吾夫力學能持正不可以無守貞之婦自是竭誠事舅姑而課子倍嚴糲食粗服甘之如飴而厚於奉賓客有陶母風徽

論曰蔣生之闢佛其人係歿死生命也如謂闢佛則佛促其算豈佞佛而佛即永其年乎繞殿之夢以爲數定幾先之識可也以爲闢佛之報則所謂慈悲者安在佛將自闢之不暇矣余特謂蔣生之守正與楊氏之守貞皆有功名致者故可以風

節婦傳

卷三

六

黃元慈妻劉氏

劉氏清江人適同邑黃西樵之子元慈性靜婉善事舅姑年二十五而夫歿僅遺二女有諷以無孤可撫恐貽後悔者氏曰吾夫家世忠義未亡人不得以改行玷之且夫弟庾樓將再舉兒吾有子矣諷者慙而退後庾樓次子曰淳生出爲氏繼氏挈同卧起推乾就濕有逾腹出焉家事悉主之庾樓庾樓亦無一錢尺帛之私析產諸子維均維和並命諸子婦敬禮嫂節終始不渝曰淳生子四孫三人氏年七十八而終

節婦傳

卷三

七

論曰婦人苦節之貞天性固然然衣冠之族忘義素著家聲漸染亦自有鼓舞於不倦者余聞西樵與其父呆隱伯兄懶谷皆以勝國遺人甘心泥遜歷艱阻而彌堅黃氏之世德峻矣氏之邇前操以貞志行其所見者大而清操萃於一門歟呼可以傳已

張鳳彩妻甘氏

豐城庠生甘時登之女年十八適同邑張鳳彩伉儷五年而夫歿遺孤士俊又遺腹子士盛家貧常不給養殮或諷以變計氏曰吾不能從夫地下而使二子饑而死以赴愬其父耶遂決志作苦以延師課二子業屏鉛却御終身不復返母家卒年八十四孫六人曾孫十餘輩

節婦傳

卷三

八

彭性妻傅氏

傅氏清江人年十六歸同邑郡廩生彭性挑燈佐讀
勉同心未幾夫以疾卒氏年二十七尚未有所出而矢志彌堅父母詰之曰無孤可撫何以節爲氏曰無子命也何損於節且諸夫弟雖釋將來授室有產猶子卽吾子耳後果撫夫弟國定之次子育生爲嗣課讀將有成旋以疾天鄉鄰咸爲扼腕云

論曰二心之婦藉口於無子而他適者多矣氏以爲無子命也何損於節其言直揭日月而挾風霜抑余謂無

節婦傳

卷三

九

子命也立繼禮也一之不永當議其再亦所以慰節婦之苦衷而不可以緩圖者

張士輝妻李氏

李氏名棗莫余太姑母之孫女父從金余表叔父氏余姊妹行也年十七適豐城張士輝諸姑九載生子三人而夫遽殞氏以上有老姑下有幼子遂忍死守志焉余鄉稱李姓爲禮法之族余太姑母尤闡教嚴肅氏親炙典型故夙聞大義稱未亡人以奉姑晨昏教育諸子使竟父志綢繆百計心血爲枯卒年五十一三子長盛龍次德昭又次兆貴

論曰昔人云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然見芝草醴泉未有

節婦傳

卷三

十

不溯其根源者氏之貞實勁操固其天性所自然而卽以驗所生之無忝余以是慶太姑母之有孫矣

聶繼顯妻傅氏

傅氏清江國學生傅來璵女年二十適庠生聶繼顯舉一子先慰甫二齡繼顯卽世氏一慟幾絕乃勉從堂上論稱未亡人孝事翁姑人無間言縞衣椎髻棧枵之聲常宵分達戶外一燈課讀嘗勉先慰曰讀書不但獵科名要知力所能勉卽當推已及物所謂福田可種也自是惠濟親族歲饑則購粟以賑鄉鄰之懸釜待炊者至橋梁朽折道路榛蕪必竭力脩葺以免涉者病先慰髫年貢成均所與交遊多名下士氏飭中饋潔飲饌以款節婦傳

卷三

士

治之事聞而表之綽楔爲閨內芳型焉

論曰婦以節重不以惠濟顯然躬自刻苦而勤勤懇懇勉子以推已及物之大義是非惠濟之名而能推所及於無窮者可不謂賢耶

盧天謨妻陳氏

陳氏年二十適盧天謨逾年舉一女又逾年而夫以疾卒有勸之者曰無子而再適不爲負所天氏泣曰吾家母氏守節以成父志吾母卽吾師也吾夫兄弟皆授室將來吾姪卽吾子也敢有二心爲兩姓玷耶乃守志事翁姑無一晨一夕有懈色越九載夫兄舉次子紹堯氏輒撫爲夫嗣鞠課兼孳云

論曰氏之節也不必遠引柏舟而母氏卽其師氏之撫孤也不必親占熊夢而比兒不異生兒吾聞其語亦節婦傳

卷三

士

無甚極高之論而因是以砥貞志迪清操崎嶇乎揭日月而麗中天其高風有不可攀者

楊福將妻程氏

程氏適楊福將事翁及後姑李氏稱孝生子三人夫以疾卒氏年止二十六也翁亦繼卒李氏未有子惟前姑所生夫弟遠出未歸氏殯祭皆勉於禮與後姑同婦如毛其恩刻苦操作卒撫三孤以有成里人賢之

論曰凡稱節婦必有取於孝氏之後姑無子而依寡媳以享餘年可以想氏之於後姑何如者撫孤有成又其易易者耳

節婦傳

卷三

主

一 周國宜妻楊氏

楊氏年二十適周國宜甫四載而夫卒生子大成尚未彌月國宜臨危與訣曰吾上無父母終鮮兄弟且一椽茅屋如懸磬然我生而營營尚不能爲爾謀一禦寒絮果腹米我死爾復何以自存也氏泣曰可存則存不則及黃泉相見猶是爾妻面目庸何傷國宜目遂瞑氏椎心澀血以夫遺短褐裹兒日飲撮米和菜漿哺之未幾茅屋火雨零風碎兒將斃氏拾廁旁片席覆兒坐壞牆下鄰媼憐而遺之百錢始購苦縛屋以避霜露而代爲紡績以償鄰媼錢十指歷寒暑晝夜不息且以所餘爲子長授室然後得日再食歲易衣云

論曰楊氏之所遭苦矣慘矣而卒能砥厥志以成其操余甚悲生人遭際之多艱世境險阻敬危之不一而獨孀媛一弱女子能忍而與此終古耶

節婦傳

卷三

十四

江氏雙節 陳氏

韓氏臨川韓仁萬之女年十九適同邑江紫雲爲妻諧
婚五載而夫歿以姑老不得從地下乃斷髮截指納夫
棺中以明其志遺孕五月生子道智夫亡之後一貧如
洗僅遺菜園半畝比躬自甕澆鋤掘擁糞藝蔬易米作
羹養姑餉兒兒稍長入塾館金膏火皆氏治圃理機之
所出或以餘蔬易豆滓和苦菜食之經年未嘗獲一飽
道智年念餘氏爲擇配陳氏未半載道智折足殞身已
而八旬老姑以憂卒氏哀慘摧裂聞者爲之掩袂

節婦傳

卷三

五

陳氏之適道智也甫匝月而道智忽痰迷踰牆仆地折
左足伏牀腫瘻氏輟寢調藥凡四越月而夫卒哀之者
曰而姑青年守志猶有望於遺孤豈期甫立而遽天有
子且不可恃况無子乎抑此四壁蕭條兩孀將何以爲
生盍蚤圖之氏垂泣曰吾求死不得以姑在也若復棄
之狗馬寧能食其餘言已大哭以頭觸柱血膠髮如漆
夫病時醫藥多逋負及卒殯殮無資乃鬻半畝園及環
珥數事以給之自是簞甚於丐氏日以鍼管組紆辦薪
粟養孀姑夜乏膏油待月出移向紡績禦寒無片絮嘗

提甕踏冰凍甚而仆鄰婦憐而衣之卒不受會歲大饑

斗米三錢有言山隈產白土曰靚音粉可活人里人有
掘土入市者較米之所直十減其九氏以女紅所出得
米作粥奉姑而自購土粉和菜以療饑不令姑知也未
幾食土饑民大疫死亡無算氏亦及焉將死囑鄰婦曰
薄命婦不得事老姑幸勿令我姑知我食土故也語未
竟而絕附身無所藉覆之敗笠以待市棺時方盛暑屍
如生不變三日復甦呼姑何在姑至以手摩氏胸飲之
水漿奄延數月卒無恙遠近聞者駭爲苦節純孝咸格

節婦傳

卷三

六

殊神相與詠歌其事越九載乃取堂叔道敏之火子樑
兒爲夫嗣與姑晨昏相守數十年如一日均臻壽考云
論曰韓與陳也姑媳樹節於與死鄰無生起之鄉乃韓
則天其孤陳更無孤可撫天道復寧論耶然陳之死三
日而復甦世人神其事以爲天生孝婦也吾更神其事
以爲天生孀姑故天韓之子而生韓之媳媳生而姑有
依以爲命造物之權輿確乎不爽故善言人者必有驗
於天

廖氏四節 劉氏 王氏

劉氏龍泉明經劉維垣女適新淦孝廉廖國瓚之子允
幸爲繼室生二子一女而允萃棄世氏辛勤課子早列
膠庠孫枝衆盛長孫名揚舉明經除縣尹皆氏培養焉
千氏者允萃之弟允豫妻也諧姻未幾而允豫疾卒僅
遺一女尚無姪可繼氏與奴劉同矢貞操遲之又久始
以夫兄允謙之次子毓鳳承繼妯娌並臻壽考
黃氏庠生黃升之女適毓鳳之堂兄毓麟甫舉一子松
年而稱未亡人者數十年

節婦傳

卷三

七

王氏漢陽司馬王雲翔之妹幼卽許字毓鳳甫擬結褵
而毓鳳已病垂骨立父母欲姑緩其期氏泫然泣曰命
所可安不宜更傷病者心惟是嫁裳衾具當盡屏華麗
是兒願也父母從之千歸匝月而毓鳳易簀乃立堂侄
名世爲嗣以勵厥操

論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故衛多君子而作新有斐之
流風奕奕有光焉今觀於一門兩世得四節婦以煥厥
家聲廖氏之昌其有以也夫

黃 妻劉氏

劉氏適九江教授黃階宸之姪孫 年十九而夫歿
止遺一女撫姪 爲嗣家故貧日夕竭紡績之力以
育子而頗領時形然卒不以告庠歷六十年如一日
論曰氏無奇節而有苦行然茹荼集蓼之況卽割耳斷
臂之誠故皆不可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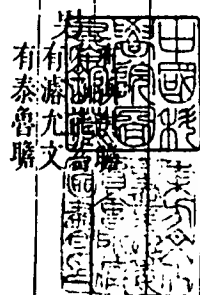
節婦傳

卷三

八

節婦傳卷之四

清江楊錫綬方來著



及門龍泉周 堽牖如全校字

周繼輝妻彭氏

彭氏名德貞龍泉彭主侯女諸生德賁女娣也氏生素豐家然性不耐鉛銻慕孟德耀之爲人欲得賢者而事之其兄賁與同邑周繼輝偶赴郡試同寓邸識其人志

節婦傳

卷四 周彭

一

行瑰偉所爲文尤清挺遂以氏委禽周故家極窘氏廟見後卽變易衾具供姑菽水且爲良人綰紵需而自椎練任井臼姑晚年傷足侍掖維謹時娣姒間不相能氏善調合以歸於好族有悍者某與其季中夜醉忤擲席間磁碗中其額旋入室索及季負痛望門求救人無敢破家容以繼輝素爲悍者敬憚遂來投而已他出不值氏以姑命啟扉納之則已奄奄仆地頭血如瀑爲捉爐灰傅其創稍甦作漿飲之率侍婢執燈警夜以避凶鋒乃免季於難雍正癸卯春大疫繼輝憫隣病引醫出入

視之遂染侯易贊氏噴血幾絕以姑老二女一子俱殤

強起餐且撫而姑復不祿外家遣婢來唁亦猝死積十

日間連踵殯屍鄰近無敢履及者氏挾幼兒女坐卧一

小樓得無恙然且家益窘不得再食兼衣氏日久紉鍼

瀝麻近舍園半圭親操鋤灌以所藝蔬市錢易粟作羹

食兒而課之讀歲朝之夕隣媼室燬攜子婦且姪垂死

風雪中無假之一椽爲坐蓐地者氏惻然請命伯氏析

所居之半以宅媼少婦得免身無所害所需薪米綿襪

氏黽勉給之媼謝云我老無以報願媼所撫孤克有成

節婦傳

卷四 周彭

二

立造物者不爽也有盜夜穴壁已洞矣氏驚起抽短刀叱曰我寡婦孤兒家賴粟敝衣需卽尔給可止穴外俟之入則死期至盜駭而逸藐孤孀始卽能讀父書然貧不得就外傳夫兄諸生繼光感氏志節挈孀與寢處授百家子史年十五入泮食錄中乙卯副車計偕入都余時貳春官以

朝命考選教習授堽而更課之業俾益遠所學辛未成進士令淇泉導母與就養氏以淇最爾而衝積歲不有秋民憊甚日諭其子以刪削後起瘡痍爲急務堽凜承

慈訓丙子丁丑間疊辦西軍行營儲備所需不敢絲毫累里戶五載以來獄訟哀息民氣日藉然氏每晨起必以詰壘謂靡屏之外或有抱牒至者恐備官弗聞使聞者出稽之無有則已或偶及奕事輒怒呵曰爾以吏戲耶一債卽蹶吾不忍見壘泥首自罪乃免所服御率不得近豐進以侵苓叱云爾不官吾無以引年耶膏脂勿余耗丁丑之夏壘以積勞致羸氏懼其曠所職使陳告歸里南指之日淇男女童叟刻集千人擁遏行舉沿途張筵手解藉其令尹以轉奉母母不能飲勉舉解沾唇

卷四
周彭

三

節婦傳

至百數巡老者走相呼曰是我大慈母日督其子爲我曹刪從役起瘡痍者今且南歸奈何遂泣下母亦潸然使傳語云老婦在淇五年飲水啜粟皆淇民脂膏而懼無以稱今不我唾而益復禮之老婦無能以涓滴及羣衆當留金遣子詣邑之城隍祠召優人爲神張樂假神之靈爲我淇士民錫之福此老婦願也送者益拜舞謳思之今行年七十餘神明不衰云

論曰婦至於節節至於苦雖他無可紀亦將不朽于文所謂大不踰閑小可出入者今氏節之苦至于日不再

食寒不兼衣風雨漂搖死亡相續井曰女紅之外極於鉤灌蔬圃以給哺孤需亦已無生人趣矣乃其孝淑慈仁鍾禮郝法一切扶危濟變之所爲絕殊凡閨意度至課子嚴謹家食則歐柳遺規在官則公父文伯及傳不疑兩母兼備其訓故淇人士之於其去也謳思無窮焉造物亦篤其祐使其子垂歲擢巍科爲循吏而身享大年特以守志在三十以後與請

卷四
周彭

四

節婦傳

費節母事畧亦謂表而出之視他節義者爲尤亟今氏之奇節偉操十倍于費其藐孤子壘受業於余余稔知氏槩嘗表其堂曰水操鶴算及古稀之辰余又贈之聯云爲清白吏北堂慈母是節孝家陸地行仙皆紀實語也且余素不解諛豈有溢詞於氏而失余傳信之本懷也哉

姚大姑

華亭姚拱若女小字大姑幼許字楊姓將及笄而楊氏子殤女泣請往執喪楊堅却之曰子死而媳來是增我腸寸寸裂也如志有必伸卽執節於所生之地未始不爲兩姓榮女重遣翁肯乃恣絕膏沐隨母起居閱數載父母意終怵怵傷女之無所依又不忍以言相激乃潛議婚於程氏冀得徐轉其局而程亦不知其非出女意也問名逾歲矣屬媒請納徵父母始微導女曰程氏子儻有奇器初楊未議時吾已心許之會以他故中格

節婦傳

卷四
姚姑

五

不得已而字之楊庸詎知其果非偶也今楊氏子已物故亦尙未有藍縷之嫌女其善體父母心女初聞而驚再則齒喻皆裂淚泫泫注鼻凹達唇吻嚙之有聲已而疾趨入臥室將闔扉自經父母急前抱之曰所言姑嘗汝實未有是事也毋損生以成父母惡女意乃解翌日使人告程曰卽君當自有佳偶薄命女奄奄餘氣不可以備箕帚程氏大恚訟之華亭尹陳倍誠質兩姓於庭一日兒女事父母主之安得假一不聞於人之閨中語以爲辭一日憐女而祕其議今洩於女而速其死父母

能主生不能主死彼又奚所利而圖之尹不能決尋諭

姚曰程不必果移女節也深閨偶語奚取信於人能面吐其誠事乃兩釋然知爾女重遠嫌我別程以求其志可乎姚歸而携女至尹坐內廳事空左閣扁程氏父兄於其內但使可聞不可見也尹之封母在署聞女至垂箔觀焉尹詰女曰爾未婚於楊非楊婦也何碌碌爲改字於程非程罪也何悻悻爲使爾父失信於程而爾且無益於楊死非所以塞其責也女泣而不答再詰之則曰願墓下止言楊不言程薄命女銜恩泉壤矣尹沉吟

節婦傳

卷四
姚姑

六

久乃使女媒捧硯就女曰爾志果堅當以一拇印墨壓女牒訟乃平女拭淚睇視硯可七寸許遂舉墨十數礪以全堂蘸之着紙盡黑餘瀋濺砌石如落蛛斑斑輒放聲長號髮亂垂蔓眉耳間更胥見者皆涕下尹掩袂嗚咽不能語陳封母急褰簾遣婢傳語云老婦願一見貞姑女伏地不起姚父強持之促令隨婢入拜封母母手掖之坐使婢啟笥以朱絲繫帶贈女蓋當之也女泣辭曰薄命女子此生用不着矣母佯驚曰我悞耶急易青絲帶及縞衣白金糕果數事輿送歸姚宅陳尹乃召程

氏語曰事不諧矣程亦不復言尹判其事楊之當爾且贈女四字額曰望門完節女自是御綰茹櫛逾年乃大歸於楊年五十餘如一日

論曰得坤之貞者霆電不能驚滄桑不能移彼何爲者訟之官質之庭愚矣雖然墨藩一翻堅光四射有衫都濕無昇不酸姚女之令名無窮焉而華亭公案因是旦峙若南山爲陳尹者可不謂厚幸哉

節婦傳

卷四
姚姑

七

楊嘉樟妾王氏

王氏崑山人年十四爲休寧楊嘉樟繼妻吳氏副嘉樟商於松初娶汪氏再娶金氏俱無出且天至繼吳而三得王氏佐中饋情懽分肅若相鴈行吳生子克誠及一女遽以疾歿逾數年嘉樟病大漸垂涕語王氏曰我故鄉遠別無期功強近之親虫虫幼兒女將誰屬也氏踞而對曰君謂妾年少且來較晚不可以作楊氏鬼耶子女君生卽妾生他日爲隔膜視者有如日嘉樟三肯首使子女拜氏牀下目遂瞑氏年止二十四也左手抱兒

節婦傳

卷四

八

右抱女繞夫及妻棺號且誓者數年屏鉛飾甘蠹蠲會計夫遺資以屬夫舊人趙姓代理之延師課孤孤稍長以往返檄試不便爲援例入成均克誠年二十餘乃遣護父及繼室喪回徽附祖墓且親迎來松氏始終恩勤有逾已出女則幃幃調誨擇名家子手紉嫁裳以歸之計居孀年例符將上其節於當事氏切誠克誠曰我起身側微不可以辱令典且守志婦職非沽名也抑當日受而父遺命猶懼勿克荷與有所爲而爲之耶遂寢其歲卒年六十二克誠食息氏思亦終身以嫡禮事之每

與朋儕談及輒潛潛泣下

論曰余徵節婦於衾裯之列恒不少概見蓋降一格以求之將寬一格以待之而其自待也可知王氏爲嘉樟晚年少妾身且無所出能執大義以相繩耶弱兒稚女異鄉之費獨托諸側室之幷幪詎數數覲也者他日汪氏女以未婚執節踵氏貞徽何間氣並鍾若此

節婦傳

卷四

九

汪純姑

汪純姑者徽人汪沛霖之女幼警慧讀書明大義能詩文侍膝下稱孝嘗以父病齋祓伏厨下祝以減算延親壽父疾果瘳稍長許字楊克誠之子葆光未婚而葆光歿克誠以六禮未行遂止媒氏不報喪惟女兄起莘聞其變恐傷母與妹心亦不言閱二載女始偵得實卽截髮持刃泣告母兄曰兒薄命義當死然猶使歸楊則生否則鬼矣母兄大驚急召媒氏往以告楊翁翁拒之曰我已無婦卽無家今長兒已歿幼者尚未娶汪女若求

節婦傳

卷四

十

歸歸將何處此媒具以覆女欲刃者數四兄奪刃曰妹志已決我當親往達妹意毋自戕已而楊卒難之女曰詢歸期兄計無所出乃慰之曰楊翁終不拒爾但母行年將七十妹當爲母進一觥以畢女子職往非遲也女遂扁居一室不櫛沐者逾年兄與楊往復書函至誓以天曰曰翁毋執意某如不能信妹忍以妹暴斃於楊耶翁必不能信我妹忍使我妹暴死於汪耶翁度不可卻乃徐答曰嘗試與來欲守志仍依母蓋棺乃定也於是母兄擇日送女歸諸楊及期女縞衣絰帶起拜祖父寢

次則母兄及諸姑伯姊輒乘素輿被縗縗往謁夫靈哭盡哀更服拜而翁翁闔門命之曰有翁而無姑媳終無所依不可猝見女匍匐門外曰翁吾父也今日不兒留兒得死所矣楊不得已乃見而留之女遂執子婦禮日上堂問視任中饋焉士大夫嘉其志行聞女往咸歌詩送之余門人周壘訪之於其友華亭吳紹仁得備女貞狀及其庶祖姑王氏節畧以轉達於余爲傳其事而表之曰奇節二難

論曰二難古以頌兄弟今獎之於祖姑孫媳疑有所弗

節婦傳

卷四
純姑

十一

倫然王氏爲人妾媵無子而撫前妻之子以效忠所天汪女以童年未婚而截髮守義雖若翁以無姑峻拒而女且誓死求歸百折而不移其初志皆巾幗中之所甚奇而至難有者夫何襲之嫌今王氏已蓋棺矣汪女方且戰冰凜凌虹蜺獨肩其所甚難以有光於王而余因有取而二之爲語周君當錄此而致之汪女女既穎悟能文必有味乎余言而益勵其所難則天下之異難自阻者其將聞風知媿矣

黃朝樑妻周氏

余門人龍泉進士周壘嘗爲余言其胞姊名瑞姬者幼凝靜有天性其母氏彭遭所天不祿苦嫗鞠子女氏依母及弟嘗衣無完絮食無宿糧以次第成立年二十適同邑國學生黃朝樑伉儷五年舉二子昌登昌發而夫以疾卒氏師母節矢靡他焉有翁暮年姑瞽而有痰疾嘗諄諭之曰吾兩身老且病不能善憐爾益改圖二孤雖弱有爾夫兄及弟可依也氏泣對曰媳誠無狀然亦儒家子夫死而棄其老父病母及兩孤以自計生不可

節婦傳

卷四

三

以爲周氏女死不可以爲黃氏鬼矣翁知不能強越數載乃集族姻析產而居之氏性甘容忍居宅取其荒陋者曰吾嫗婦無賓朋過從也田產取其隘且瘠者曰吾兩孤嫗環食指不繁也縞練蘼茶終身甘之孝養老翁侍掖病姑視人子有加兩孤稍長誠之曰而父資志不可以長不肖兒詩禮家若舅氏庸王汝於成也遂遣受舅樸斲及舅成進士官洪泉乃歸就外傳云

論曰孤鸞寡鵠秉氣之至純則以勵清操所成者天也範理之至粹則以持大體所成者人也氏本貞淑之性

而能代夫終子職爲兩孤擇師資推肥忍瘡風斯古惡
此不可以片善紀者儒家子誠自待之匪輕耶

節婦傳

卷四
黃周

三

蔡細妹

蔡氏名細妹湖口蔡天旭女幼許聘周泰先之子佛佑
佛佑傷女年十四髮尚覆額哀號請奔喪父母盤蹙曰
穉子何知彼童而殤行就塵土何喪也女哭甚失聲遂
伏枕絕飲啜蔡氏子樞將發而不前若有待者兩姓父
母亦心動女乃得歸周至喪次搶呼逾夕復不食姑泣
且諭曰我哭子腸已斷爾來益我哭斷者豈復續耶女
收淚請曰姑在她不敢死但乞送兒棺入寢次如姑命
許之乃食旦夕藝香澆飯坐卧樞側者二年翁卒乃扶

節婦傳

卷四

西

樞同葬又請於姑立族姪香老爲嗣他日其姊來唁且
有諷言女厲色拒之終身不復見姊事姑有天性姑病
篤經月不就寢病已始安然跬步未嘗離姑也香老長
不得輒入臥內室其嚴峻如此行年將七十神明不衰
論曰女初毀齒猶童心也姆或範之以儀止猶懼難與
姻况所謂名節之大防尤非可以口舌喻者蔡女以十
四聞未婚夫殤一則請奔喪再則請送棺寢食苦次者
三年諷者不能移事親撫繼動合禮法而嚴峻且倍於
古人此奇節者天性使然也顧誕受此天性者獨一蔡

女然耶

節婦傳

卷四
蔡細

五

張紹坦妻程氏

程氏年二十適湖口張紹坦坦少得羸疾結禱時病愈劇不能成禮氏獨行廟祀畢即弛粧侍湯藥凡十五晝夜不卸巾衫坦卒不起姑知其性之烈也飭女侍防護之氏口不言殉既葬奠七七滿乘護者少懈即沐浴披縗經閭戶自經死

論曰氏歸夫於病劇之時雖廟見婦猶未婚女也死難矣死不令泄而從容乘間爲尤難當是王烈婦之密製殮服莫夫自經一流人然翦金作字猶爲近名之心氏

節婦傳

卷四

六

正不復及此

汪立生姑

立生姑者江都贈君汪一樟之女性至孝嘗感古人緩急非益之言益婉婉父母前母病篤刲股進藥以愈之晨夕侍寢膳無嫁意也父母亦憐倚倍掌珠年二十有三始議婚於吳氏子爾順問名甫四月爾順以病卒女號泣告父母曰兒生汪氏血而亦既字吳則吳氏身義不得老死膝下矣父母曰未婚無子且無姑奈何女曰翁生孀婦死兒當代婿無子猶子當代子即以慰姑與婿於九原父母涕泣從之女披縗曳杖往之吳哭夫喪

節婦傳

卷四

七

旌典事載江都志

論曰丈夫何以忠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女子何以貞事親孝則貞可移於夫是故求忠臣者必於孝子之門求貞婦者亦必於孝女之家其致一也然則不師不友不冠帶鬚眉之笄笄一弱女子尚能以其身任綱常之重等而上之非復孌孌一弱女子比也奚爲而有所不

節

節婦傳

卷四
汪姑

六

蘇門三節 江氏 郭氏 曹氏

維揚蘇氏原籍宛平順治丁亥進士蘇霖官浙之溫處觀察使晚年解組遂家於此其子廣娶江氏孫允德娶曹氏曾孫蕃娶郭氏廣與允德及蕃皆補江都弟子員而不永於奠江曹郭二婦以世相及咸執節不移採風所至爲析而紀其實焉

江氏直隸 人爲豫之寧陵尹江廷謨女幼嫻禮教

寡言笑年十八歸廣伉儷甫半載從夫與姑歸里廣中途疾卒氏侍孀姑扶旅櫬且有遺姪三月義不可以殉

節婦傳 卷四 九

已而生子允德撫之維劬夫殞之後家事日蕭索乃隻身十指絡緯窮年以佐姑甘旨給兒膏火資並爲兒娶四川雅州明經曹嘉祚女成室

曹氏之適允德也甫五載稱未亡人年止二十有三與孀姑江氏相依爲命姑食則食姑息則息姑思子悲慟則宛轉縈旋左抱藐諸孤蕃右持糕飯若將向姑曰兒饑願得就含弄兒亦且啼且笑又手喃喃俚祖母懷間徐得破涕爲歡乃已蕃稍長氏作苦延師課使讀父書爲名諸生而又不永年復偕寡媳撫稚孫儼益甚矣乾

隆二年當事以江曹兩世節聞於

朝榮之坊表事載江都邑乘

郭氏者孝廉任海州學正郭沅女也幼警慧九歲師楊姓婦授孝經論語作楷書不匝月輒通曉文義書法尤勝女師其女紅綉譜悉不師而各盡其妙維揚閨閣中藉藉稱鉞神焉年二十歸蕃二十六而蕃歿遺孤孀嫗且撫且訓未幾以痘殤氏痛不能存蘇氏後淚血枯心血蝕旦夕鬼錄矣迴顧堂上兩孀祖姑九十餘姑亦近七十而占籍於揚甫三世無一莽功彊近可以擇繼者

節婦傳 卷四 辛

瓶罄罍耻日益不堪惟晨起組紉夜則一燈徹宵所操作售直倍他人以不缺兩世姑救水然傷目過甚背駭漸昏不能復治繡線乃日糊紙作喪家格帛具事甚勞利甚渺雖至斷炊敗絮卒必不受人憐迨姑曹氏卒逾年祖姑江氏又卒藥餌棺衾積苦支辦先是舅允德葬城西山間積滂卑濕塚且陷氏日夕哀號及祖姑之喪乃另購塋地遷舅及姑合葬並立兩世旌節碑皆一窮婆十指所經理聞者哀之

論曰蘇氏指紳族乃一門三世歿亡相續及曹氏之身

慘矣。葬矣。更復斬焉。不嗣。或曰。天道寧論。或謂門祚衰薄。而余不謂然。所藉以維造物之正氣。而振家世之清芬者。人不卽於禽所。丁愈難。而愈不遂其志。節斯倏仰之間。皆千古然。則爲蘇氏也。婦者。豈以食德食報。日計銖較。錮於冥冥。不可知之數也哉。

節婦傳

卷四

三

劉二姑

三姑。寶氏。正白旗漢軍籍。鴻臚卿啓瑛女。幼許字司寇金。以坦之孫。本淳甫。及笄。隨父四川。方伯任未賦。桃夭而本淳歿於都。父母秘弗洩。逾年。父內擢。女始還京師。得夫訃。哀慄幾絕。稍甦。請歸。金執喪。維時。金氏舅姑俱卽世家。且凋落。惟七旬祖姑在堂。夫兄鯨處。使掌柯氏。以祖姑命。辭曰。未婚。而婦誠有弗便。且寶氏處子身。更他議。亦無所戾。於從一之道。女聞而槌心誓曰。祖姑實憐我。我益何敢忘。祖姑如其更議。以俟更生。抑謂嫌有所必。遠請得一過。金第成。吾人婦禮歸。斯有以自安。不則旦夕黃泉。無能報祖姑命矣。父母知其志。決許之。於是悉典衣珥。潔菜牲服。縗往哭。夫喪。尋易衣。拜祖姑。卽歸。請於父母曰。女今已爲金氏婦。其不敢死者。七旬祖姑在也。然以夫兄故。不獲同居。侍養敢推情。權義假女。複室一椽。俾得迎養。以終孫婦職。父嘉其志。節乃分後宅。迎金氏。祖姑女。滑澆。盤匿必潔。必敬。祖姑寢疾。滌滌營藥。旬夕罔懈。卒則哀毀終喪。聞者掩袂。乾隆八年。執政以其事上。而旌之。曰貞。條純孝。一時名公卿。膾炙都。

節婦傳

卷四

三

下爲弗哀

論曰寶女以勲閭華門嫺習禮法其動必有合宜也然
衣冠之族不乏佚思巾幘之倫何解治性昔人之譏子
弟弗率者恒有憾於統禪况女子耶如寶之婉曲謝祖
姑命哭良人喪既重這嫌之義更籌迎養之方心性中
一團純血時與沃日澁星而出之是固非僅受範於所
見見聞聞者耳

節婦傳

卷四
寶三

董

裴嶷生妻吳氏

吳氏荆南觀察使吳國士女年十九適錢塘進士官侍
御史裴充美之子嶷生結褵兩載嶷生以疾卒貌孤晉
在襁姑朱氏勉以撫夫嗣泣受命氏生貴盛簪珥奩具
殊厚至是悉出易得直以周親鄙緩急粗與櫛自安旋
遭家中落輒勤帶工奉慈幃甘旨姑夏月患疽瘡血漬
汗日親滌滌調藥目不交睫者兩月姑病以痊撫晉長
成擅文譽事壯遊手線身衣人咸噴噴賢母也晚年故
居火生計益促乃移家維揚復值秋潦薦饑炊烟幾斷
姑與夫兩喪尚浮屠而未就寔氏焦灼枯瘠年六十八
疾大漸惟以兩喪未舉悲愴移時乃屬續晉泣受遺命
竭蹶終大事有述哀示從弟載訓詩五十韻顛末悉陳
閱者酸鼻

節婦傳

卷四

孟

論曰負堅忍之氣者恒以艱楚此離益增益其所自淬
然自貴盛而之衰落較之生長寒賤其所處倍難氏之
堅忍行之若素習是又奚難者乃天性之所維歷艱楚
此離而益摯至彌留一息猶惓惓兩喪之未舉而目不
即瞑殆所謂平生未了事留與後人補者哀哉

韓汝泰妻曹氏

曹氏黔之雅州明經曹嘉祚女適揚州郡庠生韓汝泰四載而夫歿氏年甫十九誓不獨生絕水漿者屢日翁及繼姑日夕置女伴防衛且以遺娠相勸勉也得不得逾月生子梗又逾月夫葬期抱嬰叩棺泣曰妾憐不得從君奈何然盡瘁以同歸有日也聞者揮涕家赤貧事翁與姑三十餘年滯澣未敢缺卒則殯葬悉如禮其前母所遺小郎幼姑聘壁嫁裳皆氏指血腕膏時軋軋於蓬燈草月中以幹當之梗稍長使讀父遺書雖愛憐不節婦傳

卷四

五

少姑息俾有聲贊序又氏有妹適諸生蘇允德亦早寡守貞乾隆丁巳有司並上其節姊姊同旌郡邑志載之論曰同穴之誓激而行之於轉睫者易遲之又久而以畢未亡人未了事者難嗟乎骨肉未寒大日可表如氏叩棺數語可不謂孀閨諸葛也耶

朱三辰妻王氏

王氏崑山人年二十一適同里朱斗垣之子三辰舉二女一子三辰病不起氏年二十七號慟幾絕姑番涕論曰朱氏門祚衰吾二子長者尚無出惟爾夫一子呱呱在襁宗祧繫焉如爾以毀滅性孤將誰屬我又何依也氏感泣受命衣綰食糲侍姑益恭順姑病乞減奠以代果痊夫兄德純無子徵之堂從子弟亦無可繼者頗屬意於三辰之子攀龍而未忍以言氏徐請於姑曰向者姑勉婦以偷生撫孤爲朱氏後也今夫兄大宗未嗣婦節婦傳

卷四

五

雖一子義不可以私當假姑命告之祖廟眷姪急先務以嗣大宗可乎姑喜甚德純感且泣曰天道有知願他日攀龍多男子吾弟之靈不與若敖同餒也諷日大集客謁家廟衆牲楮帛氏皆夙辦以將事姻黨見者咸噴噴賢之氏遂隨伯姒同居番五十餘年如一日後攀龍果舉五男以次子歸嗣本宗士大夫相與樂道其事行年七十餘猶康步健飯云

論曰人之私於其所生雖丈夫不免亦天性也第節存孤子而禮重大宗爲之權宜其間恒有資於學術氏何

所肄及而仰體姑諭密察伯志毅然有所裁以自斷卒亦無負於所天屬清操而持大體其與能者幾希

節婦傳

卷四
朱王

老

芮增懿妻王氏

王氏高淳芮增懿妻增懿早世遺孤尚耀甫三齡氏年二十四截髮矢志而家徒壁立其姑楊氏嘗深憫而曲導之遂有某姓子以重聘餌姑使主再醮議垂成氏不卽聞也忽漏下三鼓如有人移厨間磁皿十數事碎然碎地隱隱聞愁歎聲氏結衣起坐垂涕呼曰君尚目不瞑耶君有母我所事有孤我所撫我無二心他日及黃泉相見依然芮氏鬼也言已寂然淚沈瀾達曙鄰媼就而詢之且密告以謀娶故氏伏枕長號五晝夜水穀不入口血汨汨失聲姑感其誠絕某姓議乃強起復粒撫貌孤以有成邑令尹陳國柱爲顏其堂曰苦節含香壽六十三卒

論曰幽明之理呼吸通焉苦節之貞鬼神泣焉聞王氏之風者百世而下猶將含影斜度毛髮倒豎而凡隱志匿謀又誰與爲逞之

節婦傳

卷四

末

王煥妻方氏

方氏歙縣方曹仲女幼有天性事父母稱孝年十九適江都業儒王煥諧婚四載煥以疾物故遺孤坤纔生十月氏忍死守貞不御鉛飾不茹葷酒家計窘甚以十指操作餽勉有無養舅姑不缺喪則盡哀盡禮祭則必潔必誠孤子長就塾誠勵謹嚴俾得成名以慰夫泉下學使者褒之曰松筠節操壽六十八卒乾隆三年旌表入祠邑乘載其事

論曰氏節至純而所宜然者無弗備蓋閨閣中完人也

卷四

无

抑人之所至難者惟其完故責備愈至而踈憾常多獨閨閣然乎哉

汪貞女

汪氏徽之歙人世商於揚遂占籍焉太學生芝孫女州司馬元超孫女也幼穎悟齟齬時讀內則列女諸書卽知厭綺靡稍長許字同邑之家於揚者爲吳尊君尊君需次太守輔定于年十三因母病晝夜悲泣不能寐母愈而尊君病且殤女年甫十五聞訃痛幾絕卽發笥檢所有衣珥盡散之媼婢長跪告父母曰兒當死第恐傷尊者心不死又無以瞑死者目請得歸吳門稱未亡人他日從衛世子婦遊不致作不諒人語也父母涕執手

節婦傳 卷四

三

不知所出姻黨羣集曲諭之女抗辭益厲父母因成其志聞之夫家明日遣素輿迎往拜祖禰舅姑卽縗經哭奠柩前攜老媼樓居帷幙柴几皆純素色每晨昏下梯至舅姑所省視畢輒復登樓茗枕壚香手女史一卷鄰戚女伴不得輒見其面一時貞譽藉甚學使者李因培方伯許松佶及觀察使杜官德朱奎揚俱錫之旌額余門人周壩客雜揚採其事以告爲名其樓曰辟塵壩爲作記

論曰執節於童年者要之華髮始以偉其操今汪女之

守義甫及三年殉觀者奚克定其論然女讀書知大義
觀其聞計慘憫卽知屏覲救散媼婢長跪告父躊躇於
當死不死之際以毅然歸吳有所抗志於柏舟之後塵
而拜堂上哭柩前砥志樓居有絕塵想焉人心一息可
以爭百年如女之截鐵斬釘豈復動陌頭柳色之悔也
者名其樓曰辟塵蓋知其塵之纖無可染而決其辟之
久且不渝也汪女知書其必能繹余名樓之意而勉之
又勉抑余豈僅僅汪女之勉乎哉

節婦傳

卷四
汪貞

三

節婦傳卷之五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漢淇縣
有潯龍文
有泰魯縣

及門龍泉周 壩廟如全校字

許門五節

姜氏 徐氏 鄧氏
楊氏 徐氏

臨川許麟祿諸生時子孝廉晉姪也娶金谿諸生姜友
旦女年二十而麟祿卒紡績自給撫其一歲子曰某稍
長而課之學有成娶婦徐氏逾年生一子又逾年某卒

節婦傳

卷五

一

姜氏哭之喪明徐師姜節誓撫孤終養婦姑相依至老
操彌厲麟祿之兄曰麟裕繼麟祿而死其妻鄧氏年止
二十四番涕執姜手曰吾夫兄弟序鴈行於九原吾與
娣作未亡人於一室此恨夫兄弟共銜之此苦亦吾娣
娣同嘗之也食貧撫孤至年六十卒其從子二人一曰
龍興娶楊氏年二十一而寡子生纔一歲矢志不嫁一
曰龍驤娶徐氏年二十七而寡無出與楊同撫其子有
以無子諷者則厲色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與姜之媳徐
合爲三娣娣同志亦如姜鄧風第家貧不能達於有司

惟學使者沈翼機表其堂曰柏舟並操其同邑少司馬李穆堂紱爲文以傳之且言許孝廉晉有妻王氏以孝烈顯於前而五節婦繼於後云

論曰余傳節婦至一門兩世姑媳如姊問如許之同時五節婦者僅矣此以樹厥風聲殆如聚五嶽以連天匯五湖而絡地爲宇宙之清寧所由結而頑懦之廉立所由興者胡乃盡格於有司嗟哉有司民視民聽獨不念未亡人千萬恨無告者數十年少發比肩揮涕成雨貞魂疊塚閨氣飛霜顧忍以細民細事無關於簿書考身

節婦傳

卷五

二

家計而忘之耶抑余謂一門五少寡咸得遂志考終不致有一罹奪志隕身之慘是則鬼神呵護之靈使採風弔蹟者爲之重欷歔歎相與評跋其事於千百世間不得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夫又何憾之與有

吳翰章妻施氏

施氏小字貞婉姑蘇儒家女幼穎慧讀書能文詞長適士人吳翰章翁姑早喪繼姑張氏性悻戾氏事之惟謹年始十八而未有出翰章病且死氏淚盡血繼亟請於張營葬奠併請爲夫擇所後悉弗許但云若無子當早變計諸惟在我蓋利娶者貴也氏亦弗從張遂罄家所有悉歸其父母家以窮之氏集鄰童女爲閨中塾藉館穀療凍餓者五年仍抗詞請張立後張恚甚遣人逼其嫁益急語益不堪氏知終弗濟乃作絕命詩四首有三節婦傳

卷五

三

畏我死誰人舉四代無傳鬼餒多之句又云今日從容長逝矣並無尤怨也無傷遂自經死時年二十三聞者哀之

論曰氏能文詞知大義所惓惓者舉喪立後而爲忍婦人所窘何所遭之不幸耶然吳氏有一賢婦而獨亡所出使見窘於忍婦人則又吳氏門祚之不幸氏之從容長逝固生氣猶存焉耳

農家婦

農家婦亦姑蘇人李穆堂聞其事與吳翰章妻施氏並傳之而失其姓名食貧作苦佐夫甚力夫死僅一女在襁翁姑勸令再適不從乃徑約婚者以詰朝來娶婦是夜哭甚哀比曉寂然排戶視之則經死枕上矣其女僕懷中猶飲於死乳云

論曰農家婦何知何識而能勇於就義不可謂非身任綱常之重者惜不著其姓氏蓋穆堂客蘇時有所聞卽傳之余又傳穆堂之所傳懿德之好有同情也詩二南

節婦傳

卷五

四

所言江漢之游女南國之女子皆不著姓氏但爲守貞之事卽在不刪之篇故詩可以觀然則穆堂之傳此婦意良深矣

李如春妻羅氏

羅氏滇之定遠諸生羅震女年十九歸明經李萬先子諸生如春事舅姑能孝七年舅沒夫繼病且篤詢氏所自處則以從死對夫曰有賢於死者吾母孀吾子生五歲而孤能忍死而養且撫乎氏泣受命時年二十五也喪葬哀毀養與撫敬慈有加子禹麟資殊異然貧不能延師姑諭曰而父績學善誘攜在就裁必能成子名吾有次子在無苦也乃以禹麟之外氏歲時迎姑止數月進鮮旨或手線綴絮襖以奉禦寒歿則葬祭如禮禹麟

節婦傳

卷五

五

學成補諸生列氏狀請

旌有司或持不以上氏亦不欲以名顯年七十餘操益勁再上數四又復以後時難之撫軍郭某榜其門曰貞心玉潔氏卒禹麟始登賢書受知於吾鄉李穆堂而爲銘其墓

論曰氏青年矢操以養姑成子例當列請而卒不獲殆俗吏寒其家以相格穆堂銘之其辭良憤余又悲夫子得成名其母且以後時置天下之及身與後時等者又不知凡幾也噫

潛振遠妻鄒氏

鄒氏奉新鄒呈祥之女適同邑潛振遠振遠家故貧又屢應童子試不售抑鬱得危疾氏年二十八生子三人老翁鰥在堂振遠將易簪睨目眎氏嗚咽不能語氏泣問君以父老子幼爲念耶卽嚙斷一指曰吾不能奉若翁撫諸子成立有如此指血淋漓潑振遠襟袖日遂瞑氏曰御綾綳操作益厲恒夜分率三子同一燈讀書夙興令諸子省翁興居或稍違翁意不忍籌楚惟涕泣自責失教竟日不食諸子恐懼悔謝得翁歡乃已歲饑其

節婦傳

卷五

六

寡母餒而無所依乃迎就養每自斲糠粃而老翁與其母未嘗不飽鄒氏家相距稍遠母歿無有來歸喪者或勸就近瘞義塚氏泣曰奚忍殯吾母也鄰里義其志助舉之歸葬鄒氏翁歿附身無所資鬻居宅埋之家益困然課子學日益勤或謂治生急務惟小道有成則謝曰命果當卽從業未必豐也已而三子成長各授徒里中館穀漸可給幼子脩補諸生以明經貢太學雍正丙午邑諸生公舉上之得與旌如例事具穆堂初槩中

論曰嚙指明心事近於激然而霜枕冰幃淒其百狀有倍甚於嚙指之傷者夫何非動心忍性之所見端昔有塾師館某氏子家其母新寡而年尚艾師夜讀漏三鼓聞窗櫺指彈聲詢之則主人母有文君之意師峻拒曰生者不足惜如逝者何母慚恚返室次日師捲帳辭去亦弗泄於其子也後三十年師仕爲禮官某氏子亦成進士謁選都下以其母節列上師竟格不行進士再拜請師終秘弗告但云此可不必進士憂惶不知所出歸泣告母曰吾母冰蘖純操當事者問弗樂掄揚其事

節婦傳

卷五

七

禮官吾師乃垠郤之奈何母曰無苦兒再去必將有以信之乃密緘封什襲署記重重付其子且誠曰此爾父遺物以餽禮官兒不得私發進士受如命復之京謁師述母言而致之師屏人發函乃一乾斷指內題一絕云三十年來指一彈嚙餘枯血灑風酸禮官見此仍還我生者留當逝者看師惻然久之仍封指付進士郤寄卽疏母節以聞遂被旌蓋母自彈櫺被拒之夜返室慚憤嚙斷其指置重樓簷角風日炙曝而藏之矢操遂厲至是出以信師復歸將爲附身物也然則一指以爭全體

一息以爭百年天地鬼神實式臨之世有不敬節婦者其行走屍肉矣夫

節婦傳

卷五
潛鄉

八

傅鳳姑

鳳姑南城傅氏女許字葉氏未嫁而夫死誓不更二葉翁姑以女年方盛拒不使奔喪乃居父母家績紡自給年六十餘親黨爭得識其面人高其節而言之有司竟弗達

論曰女之貞者無夫婦恩而守夫婦義至於窮老不渝蓋閨中問氣也穆堂集載其事且述其邑翰林陶成嘗舉女節言於郡邑達之方伯方伯以過請旌年例駁詢下南城有教諭某索貞女金乃覆上女窮無以應亦不

節婦傳

卷五
潛鄉

九

願以金得名翰林爲代餽教諭又哂其薄竟格不行穆堂憤教諭之墨而格女節也謂其何以教何以諭也余更謂事既上之方伯矣及身而請何所戾於例例曰五十完貞懼其齒未及則貞之完與否未可必如考其數而過之則完之又完特以寒賤幽僻未能早遇翰林於十年前者欲上則竟上之何駁且詢爲駁矣詢矣例亦由府檄縣縣爲親民吏即無翰林言亦可按里籍稽之即有事於牒學轉覆而學故東高閭亦應移文催迫以行之教諭雖貪何能中梗然則其梗之也方伯啓之縣

有司且成之貞女何大不幸而遇此方伯縣有司也抑

余聞公家部署無大小吏咸聽之幕友幕又悉聽之承
直胥徒毋鄉曲問舉一節孝輒熟思審處云各衙門承
案吏有所必需否則輟轉索賚不可徑遂如傳貞女事
粉澤之則曰年逾五十白首完貞枯槁之則曰年五十
時應請今後時不如例此其中梗之所自來是城社狐
鼠涎番者多又不僅悵悵於苜蓿殘牙向門大嚼也余
因傳女之貞而見抑有威於陶翰林之義李穆堂之文
而有諷詞爲暢言其弊顧夫秉事釣者咸緇衣其心靈
飾歸傳

卷五

十

屨其識操雪霧靚青霄爲

國家宣上達下以襄盛風則余與穆堂固皆言之者無
罪耳

仲門牟氏

牟氏浙之仁和諸生萬安女幼淑慧毀齒時授以孝經
女誡諸書輒洞解大義善以女紅佐生然勞且致疾不
作呻吟狀恐傷父母意也年十五歸仲氏踰年仲氏子
歿亡所出慟絕誓不生其家大窘聞之母氏馳至泣曰
汝受壻綬時汝父客都門今歸有日矣不能少緩一見
父乎氏勉存視息既父歸就慰且勉曰慷慨從容節雖
一致而難易有間阿女信賢要當爲其難者且翁歿姑
孀太翁姑春秋高奚不代夫終子職氏泣不能語更反

卷五

十一

節婦傳

覆論之始勉受命御編蔬治纂組爲孝養計不少卽安
太翁嘗疾危輒中夜焚香泣禱請代疾遂已居十年矣
太翁年逾七十嘗語人曰老夫耄矣行就塵土少孫婦
操特苦將復何所依某氏子聞之得間使媒氏密議求
爲偶事番成氏始得其情知翁意之不可必拒也密整
衣衽及裳至轅履皆綴縫相屬中夜陳殯几布毡罽吞
淚拜告啓後戶出及河死之明日姑往視發扉聞然閣
中橫一几跋燭燼香猶在急索之不獲尾跡達河得其
淚巾鍼管諸物於岸知其自沈也沿流沒訪數里許無

有忽人至上游來曰某山下有溪一女子著岸馳視之則氏殭立顏色如生但氣絕耳蓋烈婦既死其屍逆溯又刺入旁溪里許止焉溪上山卽氏夫葬處其靈異如此當事聞者駭歎爲設奠奉主祀杭故忠節祠

論曰氏之死志當若夫蓋棺時而已定毋論父勉不過須臾緩之耳然已色養十年亦復何由引決胡乃天只不諒急爾相煎天下無事而自擾使人切齒裂眦於陰謀伏襲戕及善良者大率類此李穆堂傳其事而引元至正間長樂柯婦陳氏爲海賊所執奮身投波其屍逆流以爲與此一轍夫逆流誠異如氏之逆流而止夫葬所爲尤異明乎夫綱其婦婦天其夫其生合者其死不得而離之世不乏少艾婦而惟狂罔念或輾轉於宋康王憲道者抑又何也

節婦傳

卷五
仲牟

主

孫洪籌妻鄭氏

鄭氏閩之惠安人生而凝重五歲卽知靜坐績麻足不踰戶限年二十適同邑孫洪籌婚之文洪籌病莫能興氏獨行廟見禮旋脫嫁裳侍湯藥兩閱月不怠洪籌知將不諱請於兄以其子後已因謂氏能爲我撫嗣子乎氏嗚咽不能語洪籌卒氏泣謂小姑曰爾兄言我固已心許然從死亦以瞑夫目今當兩成之託營葬奠畢撫嗣子如常逾年歸告母氏云兒初志未忘以有夫遺命勉撫所嗣今小祥矣嗣子伯所生伯自能撫之兒將報

節婦傳

卷五

主

夫於地下母泣論之不復言旋返孫氏密製殮衣以綫連屬之遂闔戶自經族屬至者無少長羅拜臨川李穆堂表其墓
論曰氏歸值夫病是未成乎婦者也未成乎婦固生不如死且如洪籌病草急請所後而以能否撫嗣探氏心毋亦謂未成乎婦將有別婦其婦者意未可徑達故急立嗣以結之氏固輾轉自籌非死不足以明志也或謂嗣旣立宜撫而不宜死是固縲紲以恒理而未嘗曲原其苦衷者卽氏言嗣子伯所生伯自能撫則又早爲嗣

子慮之周死固無負於其夫焉耳

節婦傳

卷五
張鄭

古

張四維妻劉氏

劉氏漢軍某旗人粵東潮州太守劉某女也年及笄未字浙之錢塘有張四維者家甚窘又少失母隨父賈於粵有中表某在劉守幕中來過訪見四維孀年端慧數稱於守守令人見大愛之遂以氏許字已而四維以疾跛一足父復貨賦不售盡喪其貲狼狽歸錢塘劉守有弟官於浙者見而耻之寓書其兄使負婚約守夫婦感焉將別字他宦子氏以死誓詞甚愴且厲守度不能奪乃召四維往就婚氏既失愛於父母又其姊贅壻爲顯人子同在署榮悴相形受侮益不堪氏日勸夫挈已歸

卷五

五

四維念家譬如濡忍不能決氏恚曰君少負偶才何乃無丈夫氣妾雖生長綺羅然椎髻練裙所性甘之遂辭以行奩飾一無取既歸錢塘蒿徑蓬窗瓶罄疊耻卒無悒悒色素工繡習綸事晨作夜繼以給薪米四維感其誠力學補諸生尋登賢書明年計偕下第卒於都門觀還氏號不絕聲遂死以殉生一子一女育於族人四維之同年金長孺爲言於少司馬李紱傳其事而悲歎之論曰世俗中於炎涼雖骨肉不免綺羅之女必僂膏紕

繼袍之夫必耻狐貉有若氏之不以貧富易心不以榮
悴改色卒能決謀歸里作苦食貧使其夫感奮成名求
之古人當是孟德耀桓少君樂羊子妻王仲卿婦一流
女子或惜其輕於一死不能爲夫撫孤然試設身處地
一齊不改既失愛於所生復見侮於同懷方且決絕繁
華甘歸寒陋處心積慮惟冀相夫子以有所成而雪之
奈何席帽甫離鎖眉初展又復天奪之速生不及一訣
死不得首邱未有不氣塞血枯遑恤我後者是則可悲
也

節婦傳

卷五
張鉞

未

曹李良妻楊氏

楊氏年十八適清江曹李良生子起鵬甫二歲而夫卒
氏孝養翁姑以大年終鞠子勃斯課讀甚力子偶與衛
士遊學符錄氏知之劇責曰方期汝學有成以慰泉下
志顧甘爲左道誣耶子受教刻苦自勵卒游膠庠家貧
不能應鄉試以紡績積貲助之他日有誣其子而逮之
吏或強氏懇更求信則正色曰吾寡婦不欲暴露公庭
吾子誠非罪吏能文致耶已而果得釋尋構疾卒未有
孫氏哀年無依赤貧自甘曰吾本未亡人待亡而已

節婦傳

卷五

七

論曰守定則識生往往婦人女子料事有出丈夫之右
者當子無辜罹獄時此在砥憤男子猶將急求剖白況
妾婦乎氏固有見其夫者胡所遭之多艱哉

彭德賢妻羅氏

羅氏龍泉羅榮燦胞妹年十六適同邑彭主侯之子德賢性既體嘗以匪恥和誦厲氏婉婉善受執巾櫛食茶事舅姑尤極敬順甫四載而夫歿其兄唁而勸之曰妹自歸夫子日無好懷今且喪所天而復亡所出來日苦多不堪以抱枯節終也氏泣對曰父母有弗慈而子不容不孝良人有弗義而妻不容不順妹生已不辰何有於遇如二心焉抑又甚之兄勿以爲念自是絕膏沐勤組紉擇夫兄之子永儒爲所後每中夜篝燈十指操作獲所值以養以撫而已且願領不爲傷年垂五十病且死有司以其苦節列上得與旌典未幾所後子又中道祖聞者哀之

節婦傳

卷五

七

論曰丈夫有所不愜於其婦則將列衾禍以自娛婦人有所不得於其夫則終風寄愴行自安焉雖至鏡破釵分無以悖從一之義此則白香山婦人苦之篇所未及悉狀其怫鬱也以氏之孝謹柔嘉使之終始軌軻所不幸者天耶然貞操特達

國典榮之氏雖實志九原固自有其千古者耳

俞鴻昌妻張氏

張氏名蘇瑄廣昌進士張彌女也年二十適茂才俞鴻昌七載而鴻昌歿絕粒七日翁姑指三歲兒尚棟泣諭之始復食自是足不踰閭限藉鍼膏以佐晨昏有姪二歲怙恃俱失挈與已子同撫文兩叔皆幼弱姑病草以屬氏提攜益月其重老翁年七十侍養無少弛尚棟能讀父書爲名諸生皆慈教也舍人喻達華爲述其行畧云

論曰氏一弱女子遘閔凶而肩艱鉅可謂難矣世固有節婦傳

卷五

七

事甚難而處之者不難則貞勁之氣所成實多况鬚眉七尺能忍而與於碌碌無足數也耶

吳越劉妻袁氏

袁氏揚之江都人適吳越翼年三十而寡家無隔宿膳
老翁年八十一子幼且闇氏日夕操井曰右臂爲之折
則役左腕勤衽紡以敷餼粥見者酸鼻
諭曰執節之至苦者其節益易晦然幽光勁氣不與時
命爲盛衰余故不憚蒐訪而及之

節婦傳

卷五

辛

鄭世纓妻毛氏

毛氏浙之衢江人年十九歸諸生鄭世纓執婦道惟謹
五年而世纓病氏侍湯藥日夕匍匐祖靈爲夫乞命凡
兩載卒以不起遺孤之望貌焉始孩舅姑且垂白以事
以育惟氏一身舅歿挈兒與姑同寢處姑憫之則曰媳
兒職也媳侍姑卽兒依母兒亡而媳未亡媳安得不母
視姑至課孤則嚴甚之望得掇科名任縣尹里族榮之
論曰貴子婦以至性良難謂具冰泮始歸以人合非以
天合也氏之視姑同離於裏人盡而天見可以教節可
以教孝矣

節婦傳

卷五

壬

楊德敏妻朱氏

朱氏南昌朱壽先女幼遭父喪卽能孝事嫗母同里楊彥秀聞其賢遂爲子德敏卜而妻之年十八于歸脩行婦職益得舅姑歡越三載舉一子與棟家且蕭然德敏服賈遠出遊舅氏疾作氏兼子職嘗藥滌目不得交睫卒則治含殮朝脯上食日哭泣如禮德敏歸執喪甫闋旋以疾殂氏年二十六未幾姑疾復不起氏登舉三喪家益窘心血脂膏益日竭與棟生六歲孱弱不能行朝之閨斯稍長則躬紡績課夜讀小几孤燈時執手泣節婦傳

卷五

五

下且捍禦外侮如烈丈夫然與棟益感奮自樹而氏已積勞致悴年四十六卒余同年進士王翥爲之傳

論曰氏余同系嫂其子與棟遊余幕有年故得悉氏概而與棟每一念及輒涕洟霑霑衣余嘉與棟之孺慕不忘益歎其母之艱險畢嘗而孝節不匱也夫錫梓以廉芒寒而正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巾幗中有諸葛益足以媿天下之爲鬚眉仲達者矣

全福姑

福姑金谿太學生全大慶女性慧一幼卽不樂與女伴過從許字臨川鄭超之子字中超任安慶郡參軍字中隨父任讀書母以疾卒郡書全氏令其女別議福姑年十八屏粧垢面不哭而神傷父母慰之不爲解徐涕洟跪自判曰欲見生以見歸鄭否則死期至矣父母知其至性不移乃買舟送女浮江千里達皖入叅軍署拜公姑卽易綺素執夫喪敦問視儀今將念年如一日安轍郭撫軍及郡邑守令咸旌以額士大夫詩歌交頌之節婦傳

卷五

五

論曰壻未夫而殞女不婦而嫗於禮無所峻其閑全女何自閑之峻耶千里來歸猶有托於一齊不改之義則又禮教之八人爲最深矣

家伯母黃氏

伯母氏黃歸余世父碧王公十年而寡時年二十八撫
余兩伯兄曰錫冕錫黼哺掖辛瘁事堂上二人竭孝養
伯母家婦當秉家政以未亡人一意鞠兩孤推吾母太
夫人主之仍時出紡績所獲供食指需且嘖嘖賢吾母
不置余兒時嬉布幙間輒指謂婦曰猶子殊不凡毋令
嬉荒業也太夫人益以勸言督余學兩伯兄奉孀幃訓
苛克成立焉生平內言不出卽母家亦罕歸寧乾隆
年有司上其節與

節婦傳

卷五

五

旌典表坊閭今年八十有四高康步健飯有美孫樂每
曰未亡人實念不到此也

論曰內舉不避親然既及於其所親則無貴溢語吾伯
母之苦節清操里族姻黨中有能觀緩陳之者余第約
其概而身被咻噢之澤尤有所弗能名質之有道或諒
余耳

節婦傳卷之六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男

有洪洪瞻
有涵能蓄
有泰魯瞻

及門龍泉周 璵編如全校字

施貞義姑

貞義姑名福德婺源施仁卿季女也仁卿擁資頗饒當
鼎革之初効義而沒於王事遺孤繼善甫二齡兩長女
皆適人惟姑年十二初許字同里潘廷元之子景允未
婚而景允殤遂身易編素不改志亦不奔喪族豪三五

節婦傳

卷六

十

利仁卿產羣謀嫁姑毒孤姑覺之揚言曰父亡姊嫁惟
我無所歸當與稚弟仝休戚豪更難之云不歸潘則別
歸他姓無稱未亡於施氏理也姑度不能以口舌爭乃
割產散粟帛以厭豪豪謀漸弛得日抱弱弟起居不少
離疾痛痾穢甚於切膚弟稍長擇師擇配竭賢父兄心
每燈幃月牖執弟手泣數行下悉狀先人勤勞終始及
已守義防患之故以感勵弟志弟亦泣受命家用弗替
而其後寢昌未幾寢疾歎曰吾茲可得報命先人且從

潘氏子地下遊矣遂屬纊繼善擗踊長號曰吾姊德代父功上達祖福下被曾初豈以女兄報耶權之義爲服斬衰附其主於仁善堂之寢春秋從祖祀今施氏自繼善以後蕃及百指皆霜露俎豆無敢替云

論曰女未婚而執節其以爲死者婦耶抑以爲生者姊耶然天下事勢參畸之會偉丈夫以學術權其變奇女子亦以性靈反其經如施氏女者遭家不造遺息一綫羣邪狡焉而思逞委而去之將覆厥巢矣誠不知其性靈中有如許學術鐵石之操居然濟託孤寄命之畧卒節婦傳

卷六

二

周朝選妻周氏

周氏臨桂西鄉人父郁恒早逝母廖氏青年守志撫氏年十六歸同里周朝選爲妻蓋是鄉數十里內多周姓第以異派相習爲婚姻不以爲嫌于歸甫六載舉一子世英而朝選抱疾浸劇矣里有閩元季女者夫死守義事姑人爭慕之至是朝選瀕危呼氏與訣卽以閩元季女期之氏嗚咽不能應朝選卒氏抱二歲孤矢終身爲姑憐而欲嫁之使任汲方盛暑氏恐汲桶燥裂浸池中姑陰使人脫其底以相難也又伺夜寂時使女婢伏氏扉牖外擊盆瓦聲斷續以震聾其心氏卒不爲動至明諭以變計圖活則長跪大慟曰不可守惟死耳某季女弱何人敢媿是以不瞑死者目耶姑知不可奔遂相爲依倚氏孝謹逾至人無間言其子幼患目疾有候傳方藥者傳目如刺不可忍或告以藥毒難堪狀氏卽取藥自塗已目哭曰我爲周門存此孤今若此願代兒瞽也已而勿藥愈稍長使從學鄉先達楊靜菴與今官傳陳榕門先生同硯席暨孝廉秦雋軍楊寶遠周元臣諸君相友善氏喜子之得賢師友也每歲時諸同人相約登

卷六

三

堂拜母氏卒不一見惟潔治狀且論其子今久敬弗衰
世英以苦學病痰喘不克耐風簷乃從事掾吏氏切誠
曰而家先世訓有云留路子孫行慎勿忘此他日有饋
之金者會世英他山母伴受侯子歸出金擲地罵曰我
日夕丁寧汝者祖訓也此物安得貽子孫世英惶恐謝
曰兒安敢然渠不知兒耳亟還饋者金且誓以勵清白
怒乃息舉孫四曾孫五皆英挺氏悉教之有法度孫道
亨遊庠序尋登賢書道濟亦食餼於泮母報錄至輒垂
涕人問之則曰我初爲未亡人以謂隔牆拋箕仰仆

節婦傳

卷六

四

難定孰知今日得逮子及孫以有成惜吾夫資志重泉
不及見之訣別之語猶在是以悲耳生平粗糲永蘗極
人所難堪行年七十猶躬率子孫婦宵晝理績營晚年
家計稍充卒不御豐美待臧獲恩如所生里人上其節
以同姓格於例不頂旌年七十九卒陳官傳爲紀其
實以風世云

論曰古賢母如敬姜勤績泰姬訓諸子田母責饋金王
珪潘孟陽之母皆識座中公輔氏何一一追踪耶慈幃
式設垂裕無窮聞陳官傳既貴歸里門堅以猶子禮求

見其賢可知矣至如訣語未寒天只不諒池中脫底牖
外敲聲其百鍊錚錚而不爲怵心統指者匪伊朝夕余
與宮傳同樂與發其幽潛而琬琰垂之

節婦傳

卷六

五

余麗譚妻葛氏

葛氏崑山孝廉葛龍女年十九歸同邑進士余國柱子庠生麗譚二十三歲而寡老翁在堂遺孤之增在襁氏強活以任事育以翁姑慟子其時曲爲慰解未敢出聲號其夫惟飲泣寢所淚漬幃幙斑斑翁疾戔戔和藥以進嗣遭大故哀號數絕之增秉慈訓力學遊成均而不獲永年孫曾衆盛多英發相繼入庠序皆慈教也家故貧寒煮鹽餽粥性之所安未嘗有所求貸曰我寡婦不得受人憐且懼兒孫力不償卒負人耳治室嚴肅十歲

節婦傳

卷六

六

外男子不得出入其家鄉里式之有以節畧上之有司者氏力卻焉年八十四卒學使者胡公旌以額曰松筠勁節邑太史葉淳輓詞云六十一年苦節八十四歲完人蓋實錄也事載省郡志

論曰氏名家子貞義之風秉之庭訓故執節謹身動合禮法食貧居約泊如也世有子若孫不獲嗣祖父風矩者蓋可以媿矣

葛安

葛氏名安崑山孝廉葛鼎之孫銅陵學博繼曾女也幼讀書喜聞忠孝節烈事年十五許字相國徐立齋孫編修忍齋子德符逾三年未婚也德符忽以疾卒女號泣請奔喪達之徐編修以過情固辭女垂涕曰舅不我諒然我生不得爲徐氏婦死終當爲徐氏鬼耳自是屏鉛飾蔽門獨居雖女伴罕得覩其面守義六年亦疾卒時年二十三也後三年徐編修卽世越歲卜兆域將以子德符之柩附忽徐母夜夢德符跽請曰葛氏女矢貞貴

節婦傳

卷六

七

志今已爲徐氏鬼矣其柩猶未殯願與兒同穴目乃瞑徐母感夢而悲乃使請於葛氏父遂迎女觀與德符合葬置嗣奉主祀弗衰女弟葛正笏爲言於金壇王太史罕皆作傳紀之

論曰女生未成乎婦而死以附其夫論者以爲非先王之禮良然然禮以類萬物之情卽以通神明之德真氣之所感恒無所絕於幽明爲女未死而以死許之徐郎旣死亦以死要之何必夢何必不夢亦爲其事之所可安者故禮以義起

徐建庭妻嚴氏

嚴氏長洲嚴榮彩女幼寄育於母姨沈家及笄以字徐建庭即贅於沈未幾建庭歿氏年二十四止遺一女孺姑甫二歲母家夫家皆無可歸而誓死不他適沈母絕愛憐之使相依侍待如已女氏亦事沈母如母晨昏不暫離者垂四十年沈母臨危顧氏曰青年守志亦婦德之常然如汝無家無子孀孀在疚以與我爲依今爾年逾六十白首完貞蓋人所難能者吾將含笑九原矣母歿氏痛哭失聲爲服衰絰晨晡治奠若子婦然

節婦傳

卷六

八

論曰氏之守義也與人獨異而爲人所甚難已盡狀於沈母臨訣數語而母之厚德能成氏志尤所絕無而僅有者當亦共足千古矣

徐葛姑

徐氏名鸞姑長洲徐建庭女建庭卒女甫二歲母嚴氏撫女守志依母姨沈家年十二許字崑山葛鳳未婚而夫亡女時年十九泣請歸夫家沈喪葛翁姑弗許行來議改字者女愴惋欲絕或勸之曰寡母無所依將以就半子養則謝曰我生尚能倚母膝下若迫之就死將復何所依且吾母無家無子而執節愈堅我生長孀幃受母氏訓勵敢悖德以忤所生耶聞者嘆服自是媿媿婉婉隨母依沈氏家十年矣葛翁姑感其誠乃迎歸以素

節婦傳

卷六

九

服獨行廟見禮拜翁姑隨懸夫像哀號伏地旁觀皆泣下事翁姑孝敬有加姑病衣不解帶者累月歿則哀毀盡禮撫姪爲夫後而課之成立其母曰沈母歿後無所依女請於翁迎母就養雙節相依今已五十餘歲云論曰未婚而求執喪恒弗見許於翁姑所以節一時矯激之行而範先王千古中正之禮豈爲非是第秉畀真純者師心蹈已事隣於矯而性適安其常卒不可以槩絕葛氏女依母守義冰霜風雨遲之十載乃得字信翁姑大歸於葛以遂厥初願此豈矯於一時者之所可托

耶今人謂先王之禮賢者循而就不肖者跂而及肖無可踰於中正之則故昇鼎與觀以爲忠封股斃子以爲孝君子無取焉然真孝之性豈皆飾爲滿其性而無所可問則藉口於矯激之悉無中於準繩吾見有跂而不及未聞其賢而過之也蓋世道之衰薄而先王之禮意爲益衰也此不可以不辨也

節婦傳

卷六

十

古松

吉氏名松崑山人父洪先沈氏世僕也許字同里葉三觀未婚而夫夭女時年廿一父母將改字之女泣告曰兒生雖微賤而羞惡皆有是心今縱不得歸葉亦已聞名納微屬之於葉寧堪姑羞更議耶且主母之賢樂與人爲善如徐家孀子矢志靡他母女依托主母愛憐待甚顧不得分鼠壤餘蔬以活兒於登意冷絮也者父母察其志堅聽之沈氏母爲執其手嘉嘆曰人何分良賤其能以纖芥之軀任綱常之重此老婦志也遂左右朝

節婦傳

卷六

士

父相依三十餘年女乃心主母未嘗少懈沈母年八十餘卒女亦生五十有五矣及沈母身歿里人欽其節有延爲女師者積所獲酌資養父母及爲弟娶婦而於翁姑家尤饋省無缺求夫姪爲嗣訓育婚配竭備艱瘁云論曰吉女身處側微而未婚矢志其貞操皎然不渝求之倫類中蓋僅僅矣聞沈氏母亦孀居閨門禮法如秉臬陳主性樂義彰惠同時如徐氏婦及其女鸞姑與吉女松交依間範節婦貞女比肩事之殆可謂極一時之盛哉

國家聲教涵濡匹夫匹婦有淪浹於禮義範圍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茲之貞義呈聚有明徵焉陳宮傳制撫江蘇採其事相郵致而使余傳之蓋同紀

盛時治澤之隆而推行乎閭閻之化以方駕二南也余不敏樂與宮傳同志遂珥筆併傳而志所由來如是乾隆己卯春日附記

節婦傳

卷六

七

黃貞女

黃氏黃陂人學博李士藩長子端聘妻也端力學與弟金臺太史齊才名而體羸善病女父母遣使馳問之女忽夢端垂涕來作別醒以白母曰李郎逝矣兒不得長爲膝下隨母方啜其嚙少還問疾之使歸未啓吻忽風吹帽落纓委地若削女急進曰奚待問其夢耶其信然矣一櫛仆地母持之泣曰兒死與俱死女強起自存問請奔喪弗許逾年請益堅曰但一行以了此願即歸母不得已乃攜之往拜姑既哭奠夫靈曰穀則異室死則

節婦傳

卷六

七

同穴薄命妾今日之謂耶母促之歸則踞而謝曰兒得代子職三年掃郎君墓三年死瞑目矣自是居李氏室謹事姑晨昏承姑歡夜則擁鼻垂泣聲如蠅撫婦氏子爲夫後未幾殤女益椎心吐血遂喪明聞母疾歸省呼而弗之見以手捫母頤相抱長號女亦病伏枕夜復夢端飾輿馬相迎乃泣告母且曰見誠不意死此願以報還李氏遂不起然或諉禮有返葬之說卒葬母族非女志也時李學博客京師歸則女葬已數月矣哀其志往視其墓以杯酒澆之墓素然土裂棺墮枕木見女貌如

生髮鬢然猶括以紅乃易棉改殮之則麻衣被體問母家侍者云自初喪至死不肯除故仍之以殮學博大慟以其輓歸合葬端墓有司列其事請

旌報可孝昌太史夏力恕爲之傳更倣古樂府作夜夢惡詞一時士大夫相與輓歌憑弔歎歎不置云

論曰婦節庸德也然推其所至極則驚風雨泣鬼神山嶽日星咸綱維是黃女之貞如感夢於別於迎奇矣至墳裂棺墮以神其改殮合葬之事不益奇且幻耶然墓梓交枝古有其事夏太史以爲天之所以齟齬其人事

節婦傳

卷六

西

而暴之余更謂天之委曲成女志以筌黃寧故非幻也理也

田夢魁

田氏烏程諸生田見龍女初生時其父夢庭舞魁星遂以夢魁名幼卽端謹慧而涉文史尤精勵女紅同里太學生董麟兆攜其子蔚宗遊豐碭別駕慕見龍與共事相友善遂爲子若女訂姻盟越五載蔚宗尚隨父客淮北遽以疾卒凶問至田母兄戒勿洩而女已心知亦弗洩也會母氏爲從祖姑招不欲行女力勸以尊者召不獲辭且示已無恙色母始往卽於是夕扃戶易縞服戴素簪一枝以盆貯水置膏燈其中端坐自經死時年廿四也翌晨啟戶異香繞闔盆燈猶熒熒越三日蓋棺董翁感其烈遂迎女櫬與蔚宗同穴事聞旌以坊入祠如制里人張京兆雙南爲作傳紀翰林元稱銘其墓論曰秉義之正者尚從容不尚矯激然既婦而寡則未亡人一身所負荷良多如其未婚遽遭破鏡六禮未終九原不作生無所可托而死有所歸可以死死之無傷於勇也如田女之素簪縞服明其志盆水膏燈鑑其心則又與於從容就義之至者矣

節婦傳

卷六

一五

徐洪妻陳氏

陳氏上海人貴州銅仁縣攝令璜孫女諸生蔡女也年二十適華亭徐洪甫三載生子兆鰲兆鳳而洪以疾歿未幾兆鳳殤翁亦捐館氏哀憐不欲自存以姑老子幼夫弟溥尚未有室家計若枯亥乃飲泣操作以任事育孤疋羸多疾然夜分課讀縫紉逾塾規孤亦厚自勵氏事姑起居亡婢腰分責疾則嚙耳進藥與同呻吟喪殯如男子有之爲夫弟擇得賢儷閨中友于人無間言然苦心焦骨日嘔血數升執孤手垂涕曰我終當從而父

節婦傳

卷六

夫

地下叔賢能撫汝勿負叔以不負汝父也遂不起時年僅三十叔及姊戚感嫂氏德視其孤如己子課之成立遊黌序有聲

論曰徐氏天倫之篤澤以詩書而一女子尤丁其難惜不永其年天也然天性益行厥祚浸昌貞風隱維其光若鑑夫安與爲負之

蔣大邪妻吳氏

吳氏華亭吳安孫女年十九適蔣大邪生二子繩祖繩武氏年甫踰三十而寡事六旬老翁盡孝敬未幾翁亦歿家窘殊甚僅敝屋三間田二畝尚應輪族人租氏日夜紡績春汲以資哺將族人歲索租如虎戚屬唆削尤甚有利其田屋者屬女伴導之變計以託終身氏哭應曰忍飢而死不愈於忍垢而生乎我畏天蒼蒼不畏人耽耽也邪議遂息苦志三十年中雖疊遇荒歲日不得再食恬然安之二孤稍長念母氏辛瘁皆知務本業云

節婦傳

卷六

七

論曰未亡人已與死隣抑更甚之以苦雨淒風霾烟毒霧不尤慘於鬼哉氏年逾旌例其節不獲彰抑又何忍遽湮也爲破格傳之

陸億齡妻諸氏

諸氏元和諸公彥女年十九適陸億齡爲妻姑先卒事繼姑以孝聞歿則哀毀如禮佐億齡夜讀嘗徹宵夫試不得志鬱鬱成疾氏多方調護卒不起計結繭甫七載遺孤二長元萼次元謨藐焉始孩老翁侍養未幾翁以猝病卒附身附棺氏倉惶中百計典貸以罔不悉藏前後舉翁夫及兩姑喪辛頓備歷遂目翳心悸庭前黃楊樹一株氏嘗指而嘆曰樹厄於閨而我亦習於坎樹隕我其死耶至是年四十有九以病歿樹亦枯死人咸

節婦傳

卷六

太

異之有司以其苦節上陳遂被旌

論曰凄風慘雨螢獨之哀況更重之以死亡喪葬艱鉅畢投其心良苦其力竭矣所謂盡瘁至死者悲哉於巾幗中遇之

孫文進妻朱氏

朱氏元和朱子順女年十九歸同里孫文進十載而稱未亡人代夫子職事老翁先意承志惟所欲必進以不逮事前姑也母春露秋霜涔涔泣下亦無懈節以奉繼姑課孤子仁逾嚴稍弗率輒懸父像令感泣就規爲上舍生薄田粗給食指潦則減租卹佃典儀苛急供輸有所貸力不獲償者悉弛之里鄰高其節達之有司旌如例卒年八十長洲沈少宗伯歸愚爲銘其墓又爲祠堂記

節婦傳

卷六

尤

論曰閨中無保傅師厥志也閨中無學問範厥性也志性交粹其儀不忒其德不回士夫家不得與之爭宗片臆朱氏之節所以足傳

朱榮妻張氏

張氏崑山張之棟女邑諸生予燮妹年二十一適未陞
良次子榮七年而寡孤子榮英甫六歲又遭姪將免身
堂上姑先逝翁且耄夫兄孝廉永謁選京師俯仰事育
皆氏賴翁以喪子哀甚致疾氏謹侍湯藥已而翁歿夫
兄歸營壘氏出十指所積助之遺姪子榮與兄榮英俱
日夕秉慈訓勤業克家樂英列成均需次州丞榮任曲
阜奎文閣典籍孫枝振氏德蔭焉會
覃恩列上受

節婦傳

卷六

辛

旌年七十三卒

論曰門祚之薄也上有白頭下有黃口胥一弱女子維
持擔荷於其間厥惟艱哉如氏也者毫髮無遺憾以力
挽衰祚而庇蓋之巾幗中斯以有社稷臣

張予燮妻孫氏

孫氏崑山孫彭年女年二十不字父思得快婿愛同里
張之棟子予燮力學敦行弱冠爲名諸生而喪偶未右
所出遂以女委禽焉侍舅姑甘旨三年姑病夫亦咯血
氏一身兩顧日炙鑪調藥已而姑不起夫疾益篤未有
嗣彌留日執堂弟手泣云爾次子坦當後我許之遂瞑
氏忍死撫嗣子宵晝操作不輟夫妹適朱亦早寡接歸
相友愛無間言篤念所生併致孝養其前室之母孀居
無子氏請於堂上迎與居敬事之如已母人以爲難翁

節婦傳

卷六

壬

姑歿泣血盡禮與夫及前室四喪殯奠皆殫力營之嗣
子坦列膠庠訓勵不少懈孫曾森立

旌典榮之年六十九卒同里孫太史倪成歸安吳編修
大受常熟王侍御峻俱相與詠歌其事云

論曰張氏先世忠節如烈愍公以殉國光史乘故其流
風所被閭閻猶然而孫氏之賢撫姪友妹至前室之母
迎與同養其尤有萬不可及者故垂蔭無窮

節婦傳卷之七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海湛贈
男有潘允文
有泰魯贈

及門龍泉周壘牖如全校字

姚廷錫妻趙氏

趙氏浙之仁和人水部趙聖善女幼秉至性深閑雉誦能文章年十六適同邑中翰姚士章之子太學生需次州司馬廷錫中翰素廉讓嗜義嘗念士子闈試之苦於

節婦傳

卷七

一

貢院前添建棚舍併捐贖程袍至育嬰施棺諸義舉不惜罄貲濟之浙中稱姚善人事詳志乘然距勉數十年力將不繼氏與夫商蓄奩飾佐之嫡姑先歿事生姑孝謹逾摯如廷錫之事父然人謂善人有後佳兒佳婦悉粹天性也迨中翰捐館舍廷錫聯號深墨苦次四閱月瘡毀而歿氏年止二十舉二子長遠翻甫二齡次遠謨僅生七月姑見氏有死志垂泣諭云吾子死於孝尚有未終之養需爾代終况復襁褓兩雛也氏伏泣受命自是棄文翰甘荼董盤匱滌澣婉婉將順姑壽至七十八

節婦傳

卷七

二

而終兩孤齟齬命就傳夜則篝燈自課之未幾遠謨歿撫遠翻兢兢一綫然終不以姑息累家聲先是中翰棄世吉兆未卜迨後諸夫兄遠仕又相繼不祿葬事遼巡垂二十載氏進諸猶子命之曰先人久厝以俟諸父同扶殯今亡可俟矣我職子婦當偕爾曹力營之既成事又命子遠翻云汝父初未就寔以父方浮厝于無先葬之理今當以次舉焉遂於一歲中兩喪畢舉至姻鄰族屬中有以困窶急難告者皆推本中翰之志傾篋相周里戚紳耆交口謂能明大體培世澤如此遠翻弱冠列諸生領已酉鄉薦司鐸武義氏拜恩貤封尋列節上陳與旌典而遠翻且以殿最除陝之米脂令調繁華陰迎母就養日以廉慎課官方復荷覃恩褒榮遠翻亦力率慈教字民奉公治行益懋今擢淮安鹽運分司氏年七十餘頤和康步食報不爽云論曰姚氏世席清芬厚施樹德宜其子孝婦貞垂麻奕葉也在易之坤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養姑撫孤以昇為代夫之終固已至氏之力營翁葬則代夫而兼及於

諸兄未遑之務繼志則難則佐夫而兼承乎若翁未竟之施巾幗女宗所爲有大過乎人者食報之隆良非倖致耳

節婦傳

卷七

三

王國傑妻朱氏

朱氏廣西桂林朱漢義女年十六適同邑王笏縉次子國傑事舅姑謹且摯舅姑亦視如所生國傑弟昆凡十一姊娣五長兄早鰥諸小郎小姑尚未有室家而堂上姑體羸善病病或弗甘於食氏有子矣則乳姑夜寒不能寐以背熨之乃寢夫弟之幼者甫在襁而姑不任哺則屬已子於侍姪以乳叔至頻年婚嫁竭蹶爲理氏力也國傑居父憂染時疫不起氏年甫念七遺孤世華纔五歲女子四姑病將不測氏痛不得從地下乃絕膏沐

節婦傳

卷七

四

任井臼勗子力書田姑歿泣受遺命爲妯娌作孚先有不相能者好爲慰諭曰異姓聯而手足匪人斯大毋稍差池貽姑重泉慟也外家兄弟五人惟一子方稱已失怙恃家且窘氏躬爲撫育且資給成家婢僕或方命則以偶誤恕之一絲寸帛人所委棄者惜而存焉世華有聲上舍舉孫裕輝登丁卯賢書氏皆及見之卒年六十有九

論曰氏侍姑疾至於乳養體製並任弟妹婚嫁之責性愈粹而力逾懇求之閨門子婦中殊未數數觀者其孫

裕輝余撫輿時所親課士故久悉其大母閭德之純今其鄉陳榕門宮傳樂道人善復屬余傳之余謂王氏之昌厥後恃有孝且貞如氏者寔祚其家使人念堂構尤慕閨室是顧可忽乎哉

節婦傳

卷七

五

張門雙節 彭氏劉氏

彭氏名存質新淦鄉飲大賓彭如琚女年二十一適同邑張國榮子庠生揚名七載而寡無子僅二女窘甚有屋一間田八分人謂氏將丐矣不丐則去況無可撫者氏唾之曰若安得掬掬我我妻亦書生婦寧僵餓張氏宅不受人濟勺粒也乃擇於族屬之猶子崑爲夫後口夕織紉養姑姑體羸夜績及旦得糲盈筐易肉食始而已侍立食畢乃退嗣子及女俄且仆持而慰之不令分姑食也姑至年八十三乃卒氏力營葬莫竭厥婚

節婦傳

卷七

六

嫁畢而嗣子又中道歿酸風辛雨今年且七十餘矣劉氏名雲蒸同里劉瓊女婦姑彭氏聞其賢手紵絲枲爲納徵采以匹嗣子崑諧婚未三載崑一疾不起氏年僅二十四生一子思賢家益罄如姑曰苦矣氏曰姑苦此數十年若甘也媳不肯苦方及亦甘之口以長帶約兒於背機聲軋軋與姑同操作若併力佃漸有年矣遂爲子娶婦里族賢之如其姑

論曰張氏式微兒將餒人將丐矣有姑如彭不丐不嫁兒亦不餒有媳如劉亦苦亦甘人更不丐謂水霜之共

亦異矣
亦亦鐵石之同心是兩婆併力以與造物者爭也哀矣

節婦傳

卷七

七

馮門三節郭氏

言氏

蕭氏名九潔龍泉蕭瑞文女年十九適同邑馮利紀子貞祐祐同懷昆弟六長貞祖次貞福而祐居三與四貞初五貞祔同負殊等資其季貞禧早世氏歸祐恂恂佐讀聞奩珍飾恒變置以供負爰需祐一試入泮尋疾卒子懋湛半歲氏年二十三也表堂上二老養與送無憾其子復不壽得二孫撫而課之事上被旌

高氏之適貞初也年十六其父民異愛初早慧以女委禽初果列諸生人謂氏相之成也琴瑟在御九年而寡

節婦傳

卷七

八

舅姑且繼卒藐孤尙孩而殤氏慟切不食瀕死者再其孀晨夕諭教乃擇所後子懋浩撫焉每歲時薦酌畢極哀誠苦操及完里族循例舉之旌典並及

郭氏名錫璣父不二弟庠生鴻猷也初馮氏子貞祔有孝行里中相則倣邑尹黃弘任遠其庭行謂有封人錫類之遺式其門曰純孝迨牽絲於郭稱良儷焉氏益力相夫子持門戶營蔬典粟善成兩寡嫂志而祔又不永年疾卒語氏曰吾知汝志無有他言第吾家門祚之衰縞絰相屬穉兒弱女以累爾也氏泣受命自是娣姒冰

韓相與歲月課子綸爲上舍生每視其所與遊者薦紳
賢達則喜否則切切誠邑尹三保手書霜清月霽額贈
之族人將例其節以請辭曰婦人守志分也烏足名且
吾家兩妯娌俱已邀榮棹楔何復爲余讀請耶乃止
論曰馮氏六子而歿者過半非數之奇耶得三婦人霜
玉比操以力挽於弗及陸厥後寢昌矣故謂節義所以
維氣數良然

節婦傳

卷七

九

左文明妻王氏

王氏默之開泰人父重元愛其秉性淑靜擇諸生左文
明爲之壻解珮三年餘佐夫勵業未幾夫嬰冷疾甚氏
剖股療之不起遺孤二長士毅次士吉皆在襁氏年二
十有一也翁姑垂白義不可殉乃截髮矢志以養以撫
然歲益無儲篝燈夜績油不能繼則以松脂代姑體羸
多疾嘗輟食籲禱結衣侍幃榻至浣喻炙鏹夜半猶提
甕汲焉懷中雖且饒瘠待哺積勞成憊仍力疾掖持蓋
數數然也二子稍長脫珥延課弱冠皆拔芹香婚媾甫

節婦傳

卷七

十

畢而氏已香萎膏銷年五十一而卒里族哀其貞且孝
列請得與旌學使者鄒小山閣學爲傳其事載黔南
通志其季子士吉以明經歷浙之太平蘭谿令所至有
聲

論曰氏純於孝而瘁於侍疾人或哀且惜焉然至性之
感不與數衡子賢而秉其夙聞慈訓以勵之官箴則九
泉含笑無所殊於祿養加餐也余於蘭谿令尹場之

彭湛妻馮氏

馮氏名寶潔龍泉馮龍卿女年十八適同里諸生彭湛九年而寡遺孤永良纔數月羸而多病顧復維艱未幾妖氏慘怛零丁淚漬衣帶間皆血也鄉邑哀其節列上與旌年八十四卒

論曰受性之貞者不爲數窘如氏既寡且獨操節之苦風雨都酸安得不衣帶凝血然造物且壽之殆所以慰所以勸也耶

節婦傳

卷七

士

康萬珪妻郭氏

郭氏龍泉人年二十一適同邑康啓渭子萬珪諧婚五載生一子世俊甫四齡萬珪病且死氏銜慟撫孤辛悴十餘年娶媳舉兩孫曰賢聰賢明而子與媳又相繼妖兩孫方穉氏綴絮爲襁哺漿代乳見者愴然年六十而卒

論曰氏肩其重而丁其難慘矣慘以成白首之歲月是愈不可泯者故亟爲之傳

節婦傳

卷七

士

張大業妻馮氏

馮氏明季崑山馮通之女年十八適同里張世榮子大業十載而寡子天祐生六歲女亦穉舅姑垂老無同懷伯叔依世亂歲歲殍殍相望氏抱兒女哭夫靈嘯指出血誓爲夫終子父職未幾舅姑相繼卽世家故無寸土遺氏十指破冰瘡營葬地凍餓自甘也有憐之者答曰吾命不足惜吾未亡待亡耳里族欲以氏節聞力辭之年六十卒卒後二十餘年制軍阿宮保採節窮簷乃追錄氏操與旌典式其廬曰龍貞泉局

節婦傳

卷七

圭

論曰氏遭兵燹荒饑之時夫與舅姑死亡相續恃以厝寒骨而哺殘喘者皆氏霜晨雨夕持荼蓄其爲之給此可易及耶此可終泯泯無稱耶當事者風教主持榮之身後寵旌貴而泉已局於氏爲無負焉

孫有馮妻張氏

張氏崑山張大業女母馮氏以苦孀育氏年十七適同里孫有馮家亦無恒業嫡姑早世其繼者性嚴急御之寡恩昕夕惴惴卒以得其歡六年而夫歿遺一子汝榮甫四歲翁姑繼亡益羸困不能自存得升米可數日羹曰吾幼隨寡母窮況不減是亦遽然活何畏焉子稍長使傭業業屢鉢積而商於閩粵乃稍稍給口體亦不承其年氏終始伶仃年七十五卒後三十年江蘇顧撫軍採其節上之遂旌

節婦傳

卷七

齒

論曰氏師母節亦例母況而善事嚴姑尤足楷模閭閻身後之名蓋與母相輝映於無窮者矣

黃士榮妻李氏

李氏名梅英龍泉李裕年女年十六適同邑黃毓卿之子士榮諧婚十一載而夫歿遺一子朗元甫七歲養姑鞠子備履艱劬里族賢之列上被

旌今行年及髦猶聰耳慧目喜抱孫竟日不衰

論曰冰霜荼葉皆造物爲人凝鍊血氣之具而腐腸伐性者不知也易曰幽人貞吉如氏其近之

節婦傳

卷七

十五

彭恒妻羅氏

羅氏廬陵孝廉羅逢伊孫女年二十適同邑彭恒家故妻無幾微怨謫惟佐夫力舉子業未售而歿遺一子文達甫及週氏年二十有七舅姑將髦無仲季子依氏忍死任之夙星與夜星寐輒輒圭宿中勤紉紡戶糞殮也事堂上兩白髮惟謹而姑性嚴苛時稍拂意輒堅卧廢食氏泥首牀下自罪移晷乃食然詬詈頻聞則婉婉侍側務得霽顏不霽則竟日侍不去或謂弗能堪答曰安有媳賢而姑不慈者媳誠無狀賴姑嚴爲糾之庶或有瘳敢慰是以重滋罪戾耶翁姑繼歿營葬營奠力愈悃心愈哀間者歎服課孤若嚴師負笈資皆十指給也年七十九卒後四年其子補諸生每追憶母苦操淚涔涔下焉

節婦傳

卷七

十六

論曰氏矢堅忍之氣自堪砥節多艱而謹事嚴姑尤人所難及姑媳以人合不以天合故驕媳之家甚於驕子彼非不知分之尊卑而有挾而誇動與姑左姑能堪之耶不能堪於姑而妄謂不能堪於姑閨教之所以大壞而重滋人子昵私逆天之罪曾不思母之於子筐篚勞

勞必思有以勉之之果何心也安有媳賢而姑不慈斯言可戶曉而家喻之

節婦傳

卷七

七

黃履勗妻馬氏

馬氏徽之祠門人需次州司馬馬臨女年十八適黃履勗而寄籍於揚氏處女時守女誠惟謹居順思逆人謂有古淑慎風歸於黃舅姑雖歡猶懼有幾微含恤意疾則食息時報若已悞而爲之致也履勗力學而體羸劇病生一子爲鎔甫三月而孤氏年二十三抱兒哭極前三日不啜水漿乳枯兒餓乃強就盂箸兒稍長懼爲俗染嘗謹制其出入而督之學遂以克家尤樂與人煥發不以惠居江都紳士條其貞風隱德上之

節婦傳

卷七

太

旌如制事載郡邑乘云

論曰闡德莫大於淑慎能慎則諸美槩備焉得氏其人者數輩爲閨閣勵風規則治靡驕佚之俗可移而駸駸古矣

劉弘澤妻葉氏

葉氏龍泉明經葉鑑女幼嫻圖訓父母愛憐甚聞同里孝廉劉作相子弘澤聰穎能吏夫遂以女妻之結僑時弘澤已補弟子員直佐讀若端友第夫素羸病生子且不育遂商立猶子為嗣夫疾卒不起氏年二十四誓從泉下也姑切諭曰吾兒有父母而不得子無子擇嗣而又不得父悲矣子之父之在媳一人當熟籌之乃佩命延喘任事育貢堂上翁繼卒淚枯血續聞訃怡然有諷令改計者唾之甚則毀容而絕之與姑同室寢處十節婦傳

卷七

五

年姑又歿歷三喪與祭極哀極誠有逾人子嗣子就武試誠之曰爾家世詩書澤母臻於嗣服也遂日制其外遊夜則績畔分燈以課之人謂氏能子能父為不負姑命云

論曰以姑命兼子父責固也然如氏者即匪姑命獨不能子且父耶素志誘之而不移則素願酬之而可畢歸親以善蓋氏本懷且可為閨閣守成命名者法

節婦傳卷之八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澳淇贈
有涵能蓄
男有潘九文
有泰魯瞻

及門龍泉周璵肅如全校字

廖天章妻康氏

康氏名世德龍泉康萬璋女性凝靜幃榻以外不得聞嘯笑年十九歸同里廖文光子天章甫兩月天章志激昂雖初婚弗耽力學於塾以暴疾死昇屍至家氏昏絕

節婦傳

卷八

一

姑持之甦然死志決矣憤鬱累月作而曰死夫天也死夫而並絕所嗣寧盡諉之天耶乃請於姑以夫兄庠生奎章之子坦後已自是被縞食糲不踰閭閻養姑於堂鞠嗣於懷嗣稍長愛憐之諭勉之旦夕私祝曰吾安得見此弱息克有成立以報命泉下也辛悻七載竟貴厥志卒年二十有六嗣子坦醇謹克家今且貢成均而氏已不及見矣聞者惜之

論曰性之定者操彌堅固無惜其解珮方新而分釵猝見也惜不永其年耳然忍死七載而嗣夫以非墜則志

在倫藝功在宗祧天壽夭也寧壽之必伸於天而天之非所以壽也哉

節婦傳

卷八

二

聞運昌妾李氏

李氏南城傭家女明季雲夢令聞運昌母侍兒也性慧貌莊曉大義運昌以母命納之甲申之變運昌棄官奉母避深山繼而假監軍行事守界山敗績募兵戰於新城復被執作絕命詩二首遺書上母有云男今正春秋之義雖戰敗被執毫不動心媳黃氏年三十六有子當守妾李氏年二十六無子當嫁氏聞是語大慟曰主人以身死國難如妾之微何惜一死當嫁之言誠不敢聞命矣夜半啟扉潛出凌晨索之不得越六日樵者言山後遂穴中有伏屍然衣袂微露不敢發也運昌之子馥聞而疑之遂往鈎得其屍青巾縫面及全身手足皆合線惟右手露指尚紉針蓋絕粒死也急去面巾果氏屍顏如生者

節婦傳

卷八

三

論曰人妾之微何所與於殉義之重而能不假遺命以求活其隱身就餓何嫌壯耶紉巾束體何從容耶長洲尤悔菴太史嘗爲運昌立傳詳其殉難始末而及於李氏之死以爲忠臣烈婦乃出一門余謂臣死忠婦死烈乃出一理此有明旣屋之社藉是以留未墜之綱也噫

羅仁美繼妻李氏

李氏之夫羅仁美其先世歛籍而家於揚州前宰生一子一女而卒得氏繼以守之

國初揚城亂竄及死者亡算氏厲聲與夫計曰坐而死孰與逃而生第家之屬十有六人惟君與子男而子甫六歲餘婦屬也婦人義不可逃然有母在計君之力可任負一母孥一子毋顧我我與諸姨姒將同燼於樓仁美涕下亡所措復促之曰去去死母爲不孝死子以不祀亦不孝也其姒曰劉姨曰梅曰李女宦姑婢菊花餘節婦傳 卷八 四

逸其姓名皆踴躍從其子亦隨氏登樓哭氏急擲去之扃戶曳薪使菊花於樓下火樓火亦畢登仁美負母挈子至戶外尚濡忍若有所失俄聞樓墮聲有聲如石墜翻車知返顧無益乃墮涕急逃遇一卒刃下障以手斷二指有物信信突至昨卒股卒迴身逐物仁美諦視之則家所蓄大狗隨至也得間逃出城失母與子泣索之迷道一老人導至雷塘復得母及子狗亦隨至難平始歸歸於火處撥土未燼餘則十三人之骨墳然若膠結餘股骨未燼者半人謂菊花司火死稍後是非他

人股也聚而葬之城北隋舊西華門外其狗歸畜之八年死並墓之

論曰羅之夫與母與子皆逃逃遇害不害相失復不失何倉猝之間一婦人熟計勇決輒感動其諸姨姒及女及婢且及於狗以效忠所天也是不可以智術及也余尤義其善別乎逃與死之分其言曰婦人義不可逃夫惟禮教之嫻貞風之健如嚴關堅壘之不可越焉者古人爲內則女誠如閨門障面以別嫌明微蓋無所易於女子閨門之義故齊子之遊刺其有蕩而楚姬之守重節婦傳 卷八 五

以忘符今乃微問其顛沛流離卽安常熙聚或叢亭引隊或艷市趁閑夫安與窮其所不意者如李氏之言自當懸之國門以厭頽俗而十三人之骨重若泰山固無庸以一炬酸鼻也夫

喬氏

喬氏者揚之江都北鄉人性至孝嘗遇父危病刲股肉以進父愈逾年乃卒初氏年二十二尚未字人其父垂死以媒証字氏於磨房者而甚不慧有姑及小姑貧不能自安而氏特安之所居室縛筆爲壁穿孔星星然一日方磨聞隣室酣笑聲如其姑就孔窺之則姑與二小姑皆飲少年酒而諧謔殊甚氏大駭然猶不知爲姑何等客久之且招氏飲知其習於嫖也閉戶唾而拒之垂涕諷其夫曰與生處而默孰若死處而人君能堪之耶

節婦傳

卷八

六

夫不答遂盡碎其粧具裂鏡而二之以半與夫夫亦弗之省氏輒繼隣媼聞而救解之逾時歸省母蓋與母訣也然以姑穢不能明言母亦髦不解氏意氏泣且憤慨曰兒必不爲母玷以得與父泉下見也遂歸磨作不懈忽有客擁重貲來據姑室與二小姑飲留十日不去一夜客更艷氏笑相呼不應其姑且醜正詈之使來亦弗從遂日極窘酷之氏間出踞隣媼前而不能自白冀得身後白也逾夕漏三鼓矣飲者醉而寢氏急起理髮以青白線縫裳至履復以線重縷合緒綴於梁縲斷身墜

碎然有聲姑覺不救偵之氣絕乃持燈張皇以氏繼駭

客走遂盡有其貲翌日隣四至大呼曰淫姑逼貞婦死訟之官然事出於姑有司不能理遂寢

論曰氏處人倫之變而人道之絕也欲死弗能明遂弗明以死卒亦未有其不明磨堅澁白究何有於磷緇耶余奇其節而不忍聞其事則並其夫與姑名氏削之稱婦姓以傳蓋善欲揚而惡欲隱云耳

節婦傳

卷八

七

顧升明妻朱氏

朱氏父挺栢爲新安徽國公喬明萬歷間徙崑山擇婿於其邑明經顧爾常之子諸生升明倣儻有奇器試棘闈已鉢矣以發策千時忌遂黜益鍵戶銳志甲申之變聞流賊陷都城怆然涕下遂盡焚所著述每中夜狂呼誦武穆英雄淚滿之句噴血而絕時氏年二十有五椎心絕粒將同殉焉其同懷兄朱晉和趣至詰云妹死八歲孤需誠非覆巢下物耶乃勉食守義乙酉邑中風鶴警奔徙一空氏猶守夫櫬不忍去忽見梁間群鼠號咷

節婦傳

卷八

八

有墜地者視之則幽雛而竄乃大驚曰物猶如此吾爲夫存孤安得延頸待也亟移夫櫬浮厝於園之遠填處孳兒往依同懷兄避居澱山湖畔崑城果陷氏翁爾常以不屈死難平氏母子歸城夫櫬無恙而家事蕭落僅存蕪穡數十畝以養姑課子半不能給則機杼間之部署居多姑老而病日夕籲代不起則鬻食田逾半喪祭無少缺益食貧操作勵子紹家聲需誠亦弱冠知名弗墜風矩氏卒年五十有六身後被旌楚黃廬觀察絃爲之傳

論曰當勝國仇離之際少發貌孤其苦有不忍卒言者而能全節全家以昌於有後則氏之貞資擔荷與其夫之俠氣憑陵均堪千古矣

節婦傳

卷八

九

王貞女

王氏歙縣王士參女幼卽謹閑悻寡言笑惟精於鍼繡許字同邑姚廷棋子國威國威能文應童子試幾行復失悵然益攻苦遂致咯血已屬媒請期於夏矣及春病增劇女方手紉嫁裳聞之怒然鍼管中輟尋訃至盡出其綺艷者裂之留素帛一二襲曰我附身物也掩尸臥不食父母泣相諭曰吾知爾志吾家大母貞厥操所遺節孝祀田若干畝可待爾白頭若絕粒以贖生爾者安忍見之女含淚對曰兒詎敢負恩慈第父母垂白兒年

節婦傳

卷八

十

甫二十一歲月茫茫問者或滋疑議亦無在室稱未亡人之理如以縞經歸姚又重傷舅姑心且舅姑有子二人無俟兒養夫既許成兒志矣兒死如歸何狗馬秦之語未竟聲嗚咽卒不食父母切切哀使白姚曰歸乎姚父母哀逾切也報之曰歸於是兩姓族紳士盛衣冠屈日迎送女歸也時已絕食七日矣至則縞妝頓容足不任履地侍兒翼以入見舅姑淚枯目眵欲拜輒仆止之復強詣夫靈甯且絕舅姑哭咸卷下至媵婢皆哭尋甦就牀勸之食不食頻死頻甦百計求之生弗能奪希

凡十日微息屬侍兒耳曰勿易我衣勿令他人殮我也遂絕猶環集伺之一晝夜不復甦矣

論曰從一之義謂成婦也將婦而不婦非婦將何道以處此耶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余嘗謂文信國燕市小樓絕粒七日蓋志乎死矣黃冠故鄉特以謝元王非授命柴市時始規爲衣帶銘以取諒後世也深聞弱女詎必見及此而性有所合道與俱從王女歸姚遂得死所以成死志謂非婦耶而余乃卓然婦之

節婦傳

卷八

十一

周貞女

周氏崑山人父德章字女於同邑李聖傳之庶子應俊未婚而夫歿女年十九泣請於父母願歸李成服父母哀其志使致言於李李以爲未成乎婦也辭之固女決念死矣恩傷父母心乃強起自誓曰吾行吾志耳於彼於此死生終屬之李也父母家故窘女操作翼之未幾兄及父母繼歿困益甚隨寡嫂紡績相資凡十有八年應俊之嫡母懷氏年七十餘哀其在室茹苦爲李門守義不忍使之終老無歸也乃遣始爲通而迎之女得歸

節婦傳

卷八

三

李拜姑立夫兄之子德載以嗣甫兩月姑以疾卒哀毀如人子更事庶姑惟謹課嗣子勵志一編遂有聲膠序學使者李公旌其門曰貞心訓俗其鄉許太史爲之傳一時士大夫相與咏歌其事云

論曰周女之貞也其志堅忍而行無矯激閨閣二十年始得感姑歸李爲泉下人代子職嗣宗祧此豈匹婦之爲諒也者昔人謂女未婚守義爲賢智之過殆未盡然

卞俊妻王氏

王氏江南海州人年二十一適同里卞俊爲妻氏生長寡人女至夫家做絮腐蠶性焉安之有姑馬氏年六十餘矣氏佐夫佃得食先養後饒而已顧領爲常逾七載夫歿一子方週氏年二十八雞骨支撐不能死姑老子稚也未幾子且殤又不敢死姑愈老而多病也海州地多沮洳歲以滂溢告氏力竭不足飽姑幸賑貸賴仍官粟至計粒入釜掘野菜爲羹刷田畧枯草株以饜竟日夕辟緯漚絲以易布衣姑食姑與姑寢處相依爲命姑

節婦傳

卷八

三

卧病氏百計謀湯藥終夜不交睫者數月疾劇與氏訣曰吾藉而孝養視息苟延今年已七十餘死其所也而年且方壯吾死而當嫁毋貽我泉下憂氏涕泗交頤不能對惟晨夜伏露石哀籲請代而已亡何姑竟死翌口殯氏以頃觸棺旣葬號仆墳側悲慘震地見者愴然隣女掖之歸猶號咷竟夕聲嘶淚枯不復能哭輒掩扉解帛帶自經死時乾隆己卯十一月十三日氏年三十六也州牧李永書聞而往驗鄉隣羣集率羅拜馬首述氏守義養姑狀願以上聞李牧感其事爲列殯上官乞褒

典為

論曰婦人之烈以死殉夫者有矣殉姑則未易其人蓋殉夫者人情之極致而殉姑則天性之極致其難易固自有辨也氏以草茅愚婦曾不聞桑紉之訓言而能堅忍苦操艱辛終養不死於夫亡之年而死於姑歿之日此非天粹其性天崩厥衷詎克以率常偶有者接海州故齊東海地昔有孝婦養姑令寃致旱者事殊不類理有同符為披瀝疾書而三歎係之

節婦傳

卷八

古

程二漢

程氏名二漢海州民程國鑒女年十四未字秉性貞厲會父母外出隣有楊添印者偶至其院見女獨居指籬下平蕪詢之云爾家秋菊尚有遺根否女隨答曰故為爾家插籬所敗何問焉添印笑云我為鋤而覆之經春且更茁矣語未竟抵手若將向然女憤呼以詈添印駭而逸隣媼趨至慰解之父母亦歸往訴楊之母不為理且云爾女年幾何遽作此語顧不媿死耶女父母計無出更懼外洩忿女也誠以勿復言女飲淚竟夕次日得

節婦傳

卷八

五

間自縊而絕訟之海州牧李永書以達上官撫軍陳宮傳為定爰書治漆印流三千里程女附請褒典然卒格於例未旌

論曰女方童耳察言觀色以拒邪含羞飲恨以赴義兩間正氣何所弗充古有童而孝稚而廉者非所鍾獨粹耶人心一息世道千古羞惡之良不昧狎邪之侮難甘哀茲程女生匪輕於鴻毛死固重於泰山者耳

此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事也時吾師督漕淮陰適海州報牘至覽之愴然為紀實以傳之

因憶癸酉之秋作吏淇泉有村民賈宗義之女瑞娥者年十八未嫁同村悍婦周王氏疑人誦已吼詈嘗門適賈女持栗往春逢彼之怒王氏詰之不答輒以年少心蕩語纖之女含淚返舍又不欲向父母口述穢言遂於黃昏時潛出庄西奮身躍井而死 壘閣詞往驗見女顏色如生周身以重帶繞繫衣履不亂乃械繫王氏泥首屍前痛斥其舌之階厲也折箠笞若辱吻間涎血交頤以洩女忿并給資俾厚備棺殮殮石大書曰義女賈瑞娥之墓葬日奠之斗酒隻雞曳

節婦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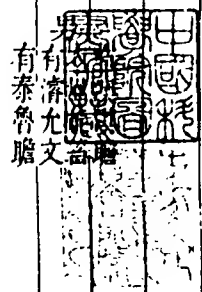
卷八

六

王氏拜墓門村間童叟畢集咸稱快焉夫亦謂其死事雖微固同具此羞惡之良有以與於世道人心之正殆與程女異事而同心是亦可以參觀也乾隆己卯冬月門人周壘附識

節婦傳卷之九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及門龍泉周壘肅如全校字

張門雙節 阮氏吉氏

節婦傳

卷九

一

阮氏山陽太學生應韶女太史學浩胞姊也幼嫻禮教長適同邑孝廉廣西潛陽令張舜緒子諸生嘉載隨翁之任嘉載卒於署氏年甫逾三十藐孤二重閭光祖皆幼穉翁時亦被議去官旋物故懸公帑檄籍鬻產以措家遂罄如氏羈困三載始挈兩孤歸淮日益不給有憐而餽之粟者謝弗受曰未亡人茶蓼生涯非旦夕可了安得時以累姻鄰自是鍼膏背分得麤糲以育兩孤惟日嚴於督課霜幃雪夜書聲與刀剪聲相間續重閭感勵弱冠補弟子員爲授室吉氏女未幾二子相繼歿氏以飲恨終

吉氏之適張也其父廩生夢熊器重間才且重其母苦志乃委禽半載重閭患瘵蔡氏自別寢衾而日夕理藥

餌卒不起且弗嗣夫弟亦病亡氏年二十四欲殉則恐傷姑然姑以二子之歿也心摧病寢伏床第者兩閱歲炙鑄滌膺氏身親之無一夕安枕禱于厨于堂于先世主而姑已奄然逝苦由哀毀如士人儀期功強近中無昭穆序可繼者一娶孀嫗以奉家祀聞者哀之

論曰張氏門祚之衰官削家落賴兩孤有所成就以更嗣先業而復不皆永年天也獨惜此兩世窮孀姑苦効忠而一無所遂人固不足以回天耶然天之所限者數而人之所伸者志不得謂數可限而志遂不可伸則亦

節婦傳

卷九

二

無岐于天人之說也余在淮四載傳節婦已百四十餘人而阮太史始以其胞姊之姑媳雙節請蓋太史居籍秉禮不輕謁所部官僚益以見阮節婦之不受人憐爲循其家世風云

仇季芳妻周氏

周氏歙縣人適同邑任淮安檢校仇偁芳之兄季芳結褵二載夫寢疾將危氏齋沐虔禱願以身代屢引刃自刺其股疾遂瘳更逾六載而夫歿人謂刺血之誠有以生夫六年也遺孤五歲氏年二十有六以翁老矢志養且撫備歷艱瘁孤子亦有成

論曰氏以奇節稱然其効忠所天出以性真固不樂爲其奇也忠臣義士所遭不幸卽不自愛其身以求有濟寧必盡訝其奇而故奇之而不欲爲之者是豈其所能

節婦傳

卷九

三

爲也哉

周宏魁妻戴氏

戴氏山陽人年十七適同邑諸生周河圖之弟宏魁甫半載而宏魁病氏侍湯藥逾歲不起無所出惟翁老多疾以家貧令其去氏曰死者不可以事父寧生者復不可以事翁耶日夕紡績以養里人賢之論曰氏年未二紀而寡更無孤可撫而能以身任事翁之責女子之能達大義者賢於丈夫子遠矣

節婦傳

卷九

四

戴門三節 沈氏 范氏 陳氏

沈氏蘇州人年十七歸山東掖縣戴公夢麟爲副室閱十載戴公官奉天大京兆以疾卒於署時嫡夫人已見背諸子多官京邸餘皆寄家維揚氏撫幼子思訓幹當棺殮所遺一切皆尙綸封識以待嫡子奔喪及扶柩回揚縞素守義課子思訓領癸卯鄉薦未幾妖氏哀憐幾不有生其嫡仲子思謙感庶母志節而傷弟無出也以其子汝榕嗣之氏得復撫嗣孫課之益嚴有弗率輒憤恚不食諭之曰而祖若父相繼以不祿吾無生人理久矣謂孺子可教亦未亡人未了之局今若此耶汝榕感泣自勵旋登丁卯賢書氏苦節三十餘年卒年五十八范氏浙江瑞安令范濟川女適京兆長子候選州牧戴思誠年二十九夫亡遺孤四歲殤而姑久棄世家維寡婦是賴乃忍死執節與庶姑沈氏同孀處撫嗣子汝梅汝棻米幃課讀惟勤惟嚴及長發策決科並登仕版氏

節婦傳

卷九

五

唐

覃恩封宜人親族將上其節固辭曰婦人從一而終分也況爲士夫妻尤所易安敢以是爲邀名具耶卒年七

十八

陳氏海寧大宗伯謚清恪公女適翰林編修戴思訥年二十六思訥以親喪哀毀殞身氏擗踊絕粒引刃自決者再家人徹夕防救姻黨聚相諭曰夫死孝婦死節洵兩不朽也然遺孤四人長垂髫幼尚在襁無怙無恃孝子其能有後耶氏始決計撫諸孤鬻簪珥延師督課每垂涕誡曰而父孝行哀慘鬼神可泣不當使後有敗類也諸子益感泣力學長汝槐中木籍山東丙辰省元累官廣東瓊州太守次汝棻成庚戌進士出嗣世父思誠後三汝椿任浙江慈谿令四汝斌早卒遺孤元夔乾隆己卯順天鄉薦科名接踵皆氏撫課有成並得上夫殉孝事於當道建孝子祠歲時專祀而氏亦心力殫瘁弗獲永年卒年四十有五

論曰戴氏世德顯崇至大京兆秉道宣猷負朝野偉望其子若孫席駿烈而彰華纓宜矣然境處安常必資內作家方多故式賴貞維如沈氏之賢分別衾裯而性澄冰雪范與陳也如娣比肩若金百鍊爲之光凝朗映於星堂珂里中而一門之風猷氣節乃罔所遺憾是所共

節婦傳

卷九

六

推爲大家世族者寧僅僅主組炫耀焉已哉

節婦傳

卷九

七

左越凡妻游氏

游氏名引玉南城人幼慧知書適同里左越凡生一女而越凡卒氏年廿六抱遺女泣曰此雖非男亦良人弱息弗能棄也已而姒亦寡遺兩孤遂與姒相守晨夕無幾微嫌姒感其誠以次子西池爲之後西池受氏檢束惟嚴已授室有過不稍違當食則吐哺自責子及婦長跪氏前俟怒息復食乃敢起里中化之子女之有弗率者輒相誡曰毋令左節婦知也事上 旌如例

論曰女子之素秉禮法者其自治良易而成人則難然

節婦傳

卷九

八

誠之動物匪以人殊巾幘中有彥方殆亦成邑成俗之符契嘗雜觀稗乘深嫉夫世之以惑人者爲感人遂使一顧再顧禍人城國也此不可以不辨也

管學 妻游氏

游氏名美玉南城人卽左節婦游引玉之女弟也適同里管氏子年廿一而寡遺腹生子挺忍死撫之擇婢媼之樸謹者同寢處一室家所資蓄悉以付夫兄弟幹當一錢尺帛不過問姻鄰罕得識其面挺受室生孫氏尚幽靜如平昔 旌典及之

論曰執節撫孤甚盛德事弟或孜孜錢帛釀庭幃詬訾之端未必不爲婦德累當表式氏行以矯之

節婦傳

卷九

九

羅繼室游氏

游氏三姑南城人於左管兩節婦爲從女姪邑諸生游鴻緒女也歸羅氏子爲繼室二年羅死氏無出前婦有子尚孩撫之若已出及長娶而無子命納侍婢亦艱於孕育而子亦不永年乃挈婦及婢以終終淒風酸雨凡數十年見者哀之有司上其節乃被旌

論曰婆婦之撫孤也以此報夫亦卽以此報婦則推之其理其數自當其後寢昌何氏之有子中折少婆接踵理之不可憑耶抑數之不可知也是可哀也

節婦傳

卷九

十

游四姑

游氏名四姑南城人方伯王庭公曾孫女幼聰穎寡言笑性不喜鉛飾乳媪輩偶以時花簪之輒悲而委諸地父愛其慧授以孝經列女傳毛詩諸書輒成誦疏以大義卽了了尤精校岐黃家言或問之答曰女子有疾於醫人請下求生非便也許字同邑張氏子及笄將請期矣張之子病且死訃至父母秘不言女見張使來室中人相顧愕然亦心意其有變也忽風吹一蝶入庭中迴旋若相向女默祝云若張郎附耶盍近我室隅蝶果止

節婦傳 卷九 二

女聽箔間移時不去女湧涕長號曰天乎事竟至此而猶夢嚙我也遂散髮伏枕數日不水漿父母憂惶詢所願曰願一至張郎墓間澆之杯酒以慰九泉化蝶之靈庶得強留視息耳許之迺起櫛沐進飲食越日促輿徑去至墓絮酒以酌哭聲撼林木服鼻血涔涔從婢掖之歸弗聽堅持之輒出懷中刀剪厲聲曰若輩何爲者吾命判此時留張則生歸游死矣爲我歸告堂上未亡人幸得待天年衆懼不敢逼遂輿至張氏家其家無少長皆哭隣眷至亦哭女收涕設二座請曰誰爲我公姑敢

進謁公姑曰二老福薄母辱貴家女女曰是何言婢子不堪婦分當死幸公姑生之乃齋首至再使自擇復室一極滌除盡潔奉夫木主朝暮食必泣且奠逾年撫族猶子爲所後既娶而病歿媳亦他適人家且寡女依姑惟謹日夕紡績佐甘旨更以女紅餘積爲老姑置後事舍歲飢乏食夫弟私鬻母棺女飲泣數年復役十拮置之姑未嘗知也姑疾革執女手泣曰吾家負爾遂屬婦女踊哭營葬莫盡畢人子職乾隆庚午有司上其節遂被旌

節婦傳

卷九

三

論曰秉性之貞益成於習受氣之毅實軼其倫如游女之貞心毅力獨詣其極致顧可強爲耶至其悉苦事姑極哀營葬尤丈夫子之所未易能者余年姪比部郎陶孚中爲游氏家子婿得採貞女節概以告余且言女同曾祖姊妹行凡三十餘人半皆以節著而所得詳者適左適管適羅凡三節婦皆貞女姊妹及從姪女嗚呼游氏之門何堅多節耶採風及之感慨係之矣

熊邦賢妻歐陽氏

歐陽氏新建太學生歐陽友之女幼穎悟誦經書弗倦十七歸同邑贈翰林院檢討熊邦賢三載而寡遺孤子爲霖甫二歲氏年十九守義事堂上人惟謹課孤膝下授小學四子書比就外傳督課益嚴夜歸必核所習業有遺忘輒令跪誦垂涕責曰爾父於爾屬未亡人亦以爾弗獲殉也爾弗類吾將何以報爾父耶霖泣受誡日荷銳求進弱冠食餼尋領鄉解捷南宮直詞館三年凡所得俸資悉以購異書都下傳爲書癖霖曰吾母氏志節婦傳

卷九

三

也散館授檢討乃乞假歸省載書報母氏曰兒不負子乃不負而父其益達所學以文章報

國恩當令爾父含笑焉霖自是里居侍養達母節於朝給帑樹坊

覃恩封孺人孫枝衆盛年五十餘卒

論曰守義課子婦節之常然母道於父致有弗同婦幃倚膝可得繩束激勵之及其微逐戶外恣睢盪佚所弗聞於其母者何窮吾見世之苦志立孤者謂其穉且羸期以壯而志四方可得酌予志也壯而志四方矣而志

卒無與爲酌或將盡忤其所志則人道之窮而婦節之不可與貞是可哀也今觀於氏之授書課業與其子之兼訓銳學揚名顯親者蓋有志畢酌焉吾願與天下之索酌於其子者共期之

節婦傳

卷九

南

謝希偁妻鄧氏

鄧氏新建鄧實生女歸同邑國學生謝希偁舉二子長瑛次懷遠及一女俱得夫疾爲刲股以進尋卒氏年甫二十茹苦撫孤閨闔之嚴雖女伴罕得與通瑛既長而天益悉力撫次子懷遠督之力學慕熊母歐陽氏之守貞課子遂以女字其子爲霖並加訓課後霖成進士官翰林歸與懷遠上氏節被旌典焉卒年七十六

論曰婦之守義報夫者非僅霜幃水鏡遂以畢其能事也漂搖已甚幹補尤資則以定性爲定力定識畢兒女事持門戶責而後無所遺憾余於氏信之

節婦傳

卷九

五

蔡如珍妻郭氏

郭氏吉水人歸同邑蔡如珍三載如珍日事質遷委頓致疾卒氏年止二十無所出數日經救之復悲慘不食姑泣曰吾兄死矣汝又死死將及我氏大驚遂不果死姑又嘗試云汝誠爲我生然少而無所撫將何以生且吾諸子皆以次授室事我有人寧終爲汝累耶氏鳴咽對曰既不死從夫寧堪生去母弛現在難貸之責而以屬之後來人媳不敢聞命也自是寢處與姑俱數年乃以夫弟之子志達爲之後歲壬子家不戒於火及姑室節婦傳

卷九

七

甚熾氏方在廚急傾水濡衣裾持濕板撲火入室負姑出以免手額半焦爛越數月始痊而兩目受烟氣薰逼終苦眵昏婦孝之純里人詫爲異聞者年六十寢疾自知不起呼志達及婦諭之曰吾忍死代吾夫終養今事已既吾死無憾矣而三叔長子無出繼理當日以姑命後我不敢違且叔惟二子其次已殤不可以不嗣而其歸之語畢遂瞑志達居喪後乃以氏遺命歸所生焉論曰氏不死以姑存姑存而瀕於死得氏力爲存之氏誠有大不可死者出姑於火豈其逆料而或前爲之定

天殆顯彰氏孝以媿夫爲人子之臨難而棄其親者耶至其不奪所生復還叔嗣尤有詒乎人情之極致第或涉於報氏之稍疎其貽子孝廉志湯爲余言志達有出當復爲氏孫亦兩得也

節婦傳

卷九

七

蔡 妻陳氏

陳氏吉水人年二十適同邑蔡 明年生子次階甫三歲夫一疾不起無舅姑伯叔羣從兄弟之倚毗顧影嫠嫠乃善自策曰此三歲孤與未亡人相依爲命吾不得遽從良人於地下矣家故窘安之窘將不可以自存則補綻敗絮掘枯蒿野蕨作羹餌以存之有憐而餽之粟者卻不受曰窮發無以報也次階稍長課之讀以日夕紡績給脩脯稍稍滋息娶子婦舉三孫孫又舉孫今氏年八十有五次階亦六十餘母子白髮未嘗稍廢離

卷九

太

節婦傳

卷九

太

而氏神明不衰尚勤十指如故暇則引孫曾嬉庭砌里族噴噴賢之
論曰孤臣孽子負荷多艱非堅忍弗全非勤劬弗濟子與氏之所爲惻焉深念也氏之子然白樹固居然偉丈夫行而以全以濟報施正不爽焉是顧可忽視乎哉

章需霖妻沈氏

沈氏浙之錢塘人父如魯官江南和州牧氏性貞且慧隨父受文史過大義年二十歸同邑章需霖五載而寡遺孤圻甫四歲翁姑已逝終鮮兄弟子然撫藐孤毀容飾甘麤糲雪幃一燈常輒輒徹曉家無半壠之植恃十指作生恬然也圻束髮受孝經四子書皆氏織紵時所口授每夜分提耳訓以成人要道日必審其所與遊俾之得有所樹立今年六十餘如一日

論曰婦德不及文事謂無所事此也然孤嫠窮嫠上下

罔所資常自以其詩禮習聞者課藐孤於機絲燈月間以不失乎蒙養之正則無父無師之子之所爲萬有一幸焉可數數觀耶

張家壁妻方氏

方氏蘇之吳縣方光詩女適同邑宋先賢張純忠公裔孫承襲奉祀生家壁翁姑早亡貧乏未就寔氏椎練作苦生二千俱殤家壁病瘵而歿氏年二十四以三喪未舉盡變易俗其卜地葬翁姑及夫備歷艱瘁擇所繼亦歿父母憫其無依乃迎歸守志今年六十餘復立嗣口久興

論曰嫠嫠一窮婆悉力舉三喪賢矣胡為乎二子俱殤酸淒實甚氏獨能堪此耶然歷之百折而不同造物所

節婦傳

卷九

子

以維真氣余故急取而傳之

節婦傳卷之十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澳淇瞻
男有濟九文
有泰魯瞻

及門龍泉周璵肅如全校字

母女雙節俞氏 蕭氏

俞氏甘泉孝子蕭日曠妻日曠值母病危醫者束手遂引刃剖肝以救母創鉅而歿氏年二十七慟幾絕舅姑泣曰吾子死孝媳又死節吾兩人安得獨生氏乃強抑

節婦傳

卷十

一

哀綵車汲甕旨甘不稍缺喪則殯奠盡禮有嘉其至孝者答曰吾夫不愛微軀以報所生今吾身尚存安得言孝亦求無負吾夫而已事上被旌年七十餘歿里人祀祀於梅花嶺日曠祠

蕭氏日曠女俞出也為高成英妻年二十七夫亡忍死撫孤或勸之改醮氏憤然曰吾父孝母節安得生敗類之女為此言者誠何心勸者咋舌而退自是杜門勤婦事哺孤及成夫弟成業幼並賴調護及長敬之如母娶俞氏未幾寡無出謂人曰嫂生孝義家能不忘親以勵

志吾母之亦師之不欲使嫂獨爲君子亦不欲使嫂之母俞謂我非其族類也以是娣姒同執節和讓有加里人義之

論曰割肝殞生事非可常訓然以是藉口則易有出於肝之外而能割者乎蕭孝子之行雖過中要亦非可以矯致其一時之真精所團結豚魚木石皆盈缶之乎形于其所自致者世有日教婦孝而身弗之先卽先之而多僞毛裏之愛且然欲取之他人女爲婦使倍有以見其真殆萬未一見也俞之節求不負其夫蕭之節又求節婦傳

卷十

二

不負其父與母逮娣師其姒亦慙慙有慕乎姒之父若母焉孔子云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余於是因孝傳節以母女通且以娣姒及

陳國材妻周氏

周氏江寧人適陳國材家甚饒居維揚穀載夫歿無子氏年二十六號慟殯夫畢檢嫁時衣裝一篋授夫從姪一婢婢問故答曰而叔貧亡所遺遺未亡人敝衣數事今亦亡所用他日而叔荒墟掃除以一盂麥飯餉之鬼爲不餒姪之賜也願受此區區人以是知其從死意父馳至婉曲喻之輒流涕告曰父生兒愛兒勿悞兒也請自數之無舅姑宜死無子嗣宜死無衣食居址人將惑之以不義宜死死不可易其可易者受父母肢體而矯節婦傳

卷之十

三

而戕之不孝請得正命而斃所以報吾父父無以難遂端坐室中勺水粒米不以進積十日父又至泣云兒何爲苦至是氏微喘應曰是不苦父欲兒速死乃苦耳卒聽之又十日乃絕遠近聞者聚觀其殯皆涕泗交頤事聞旌而祠

論曰氏死節之堅且奇也愈從容愈嚴勁此二十日中可以使首陽無薇可以使南山無芝文信國至燕京坐卧一小椀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猶能執古證今使博羅語塞是非能數數觀也不意巾幗中猶彷彿見之

戎惕菴繼妻王氏

王氏興化貢生戎惕菴繼室年二十五夫歿守志事姑日夕侍養膳必敬必誠隣火及室盡焦氏冒烈焰負姑出額腕俱爛家貧葬夫無善地值大水棺漂且沒氏號泣馳往投穴中幾斃卒得夫棺附以出乃改厝之撫前室子與已子無偏愛人不知其異乳也卒年九十四論曰蹈湯赴火之說居恒侈爲慨論及與身於其時事其地稍留一念之私便有萬難之勢氏何所充養沉鍊而毅然爲之數頻死不死且年登大耋使天下之披節婦傳

卷十

四

鼓掌恒嗟嗟作驚人語者胥愧焉噫異矣

姚東海妾蔣氏

蔣氏興化姚東海妾年十八而寡遺孤虞祚生甫彌月家赤貧茹荼茹撫之行年至七十值大饑高郵孫吏部宗彞聞而憫焉且與姚本姻屬走人迎度荒謝曰大人澤蒼生幸惟一嫠婦弟婦窮餓五十餘年未嘗越戶限今老而就食於外卒非所甘也吏部歎息久之乃月餽之粟尋病歿虞祚亦哀號七日死

節婦傳

卷之十

五

易易者耳

論曰人妾而矢從一之操難矣乃更秉禮守義不欲受人憐難又甚焉共子之以毀滅性性所戚也抑尤有非

崔之四四妾楊氏 郭氏 周氏

楊張郭周四氏皆微賤子秦州崔之四側室也之四以未秩違官滇南不能携往四氏家居作苦相與安之已而之四卒計至四氏皆年二十餘無所出有利其嫁金者屬之媒四氏悉薙髮即所居爲淨室學焚修州守名其室曰西蓮菴周先歿楊張郭皆八十餘歲卒

論曰四氏所處甚微且有一之弗類則皆柔於統指矣顧相與爲同心同德托淨修以消覲覲蓋絕無而僅有者佛國無有則已有則四氏者居之

節婦傳

卷之十

六

吳貞女

吳氏江都諸生夢鶴女天性真摯許字太學生程光裕未婚而光裕卒女長跪父前乞歸程執喪父習知女性許之縞紵登輿至程宅事其太姑方氏竭孝養病輒禱於神剖股和藥以進疾遂愈越數月復病復剖股療之自以絮製割日夕侍掖不解衣者半載聞者歎其純孝云

論曰女未婚無夫婦之歡其視夫之所尊可知也其卽善事所尊安則謂美肅疾則執湯藥亦云至矣而乃屢

節婦傳

卷之十

七

爲此遇奇之行脫非性摯誠結勇於孝而不違自恤則股肉幾何殆非可以嘗試者余誠不樂與世言奇節特於未成婦者之節之奇有不容沒焉彼自有其難沒者耳

汪蓮妻李氏

李氏前鎮遠太守篤祐女孫幼許字國學生汪蓮遷家中落遂贅於李逾年將偕氏歸疾大作氏典奩具求醫藥弗瘳身且殉焉然已振數月矣女之屬率來勸乃焚香祝云若生男撫之女則終無以生爲也已而生果男彌月綴縞縗於懷拜天靈泣曰未亡人不得從君地下矣哺之數歲就傅每夕歸篝燈自課兒攤書氏秉鍼鍼刺指出血漬兒書弗之覺蓋目注兒讀候血指及簡也每執炊數視輒曰兒饑甚綴衣數貯絮曰兒寒甚凡二

節婦傳

卷之十

八

十餘年目漸眊十指宿瘡癢

論曰氏非有奇節而撫孤之苦至於目注手候血漬書簡想見殘夜未央殘燈未滅時絕不知人間世是何境象余於是與天下言人子當亦惻惻有動耶夫孰非人子也者

江貞女

江氏人許字同邑朱金爲室金以疾歿女年十九脫鉛飾涕洟瀾不休母詰之云兒知愛貞女名耶對曰非所知然則未婚而改字何嫌乎女曰非所嫌亦非兒所知也泣如故他日更諭之云我知兒志欲歸朱耶然朱之翁始皆早卒無與爲代養又其家無他子弟何以繼且撫也兒獨不憐爾父母乎奚爲泣女曰正爲父母故不則死矣今得請命膝下兒不歸朱亦勿能別有歸兒父母直暮年弟尙幼弱勿以女視兒兒得事父母撫

節婦傳

卷十

九

幼弟可終兒天年許之乃晝夜役十指獲錢粟以養父母歿以殯弟長以授室舉二子取其幼者爲朱氏夫後名之曰紹宗今年五十餘尙作苦不少息云

論曰未婚執節當歸夫室以代養立嗣今女無翁姑且無夫家子弟不得已而依父母爲命以遂厥志志良苦矣至撫弟及長逮受室生子始取其子以承朱氏洵不愈苦耶姑在女之志愈苦策愈窮乃輟轉權宜而爲之余特意朱氏族人之間之者當更有道以處此乃爲不貞女志耳

徐樟妻程氏

程氏歛縣太學生宗道女幼秉純淑依父母膝下以孝聞年十九適同邑諸生徐沆之子樟事翁姑如事父母初家窶甚翁恒客金陵樟亦商於楚氏誠言操作持門戶亡何翁以疾歿於白下乃奉姑馳往奔喪比聞夫抱病漢陽亟請得姑命至夫所晝夜侍湯藥且泣禱云吾姑悵悵思兒歸幸留夫報姑不則移之婦也疾漸愈更閱一載乃不起與氏訣時孕已六七月謂吾不得歸事母倘生男將補未了事母爲嬌淑以口戕氏遂不獲殉

節婦傳

卷十

十

逾兩月果生子照氏年二十九乃哺兒扶機歸過湖口颶風大作將覆焉氏伏舟舷泣曰未亡人本無生理特呱呱此弱息夫所屬姑所倚河伯有靈獨不聞而哀之耶語未竟怒濤頓息抵家竭蹶舉夫喪姑老且病鬻衣珥求醫藥不卸鞋和者經年卒之日哀毀骨立營葬營奠有逾人子然孑子無以家乃依同懷弟程蕃居宅而女紅自給家乃漸饒照稍長使入太學循例就布政司理問職有司上其節遂被旌

論曰感召之說非甚渺茫然卒付之渺茫不可知之數

者無精心純節以相感召卽日事倖禱福不可以邀禍不可以厭也有若氏之於翁於夫千里間關常寄命於鷗浮鳬沒中而慮患操心鬼神可泣故禱於楚可以生夫一年禱於湖更以爲徐氏留一綫之祚今其子且勵志成名以不負氏苦操也天也

節婦傳

卷十

士

黃立功妻李氏

李氏高郵趙姓僕黃立功妻有他僕龐慧元者隨其主館於趙窺李少艾微挑之輒瞋目詈會立功以主命他出乃夜穴李卧室甫近榻李驚寤奮呼龐懼問於隣力扼其吭李右手蔽胸初左手持底衣至死不釋有司以聞有

旨特旌之慧元棄市

論曰扶輿貞勁之氣鍾於人者不以貴賤殊第語節義於婢媵世不常有者名教之開弗之及也李何所顧忌

節婦傳

卷十

十一

而守貞禦暴至死弗渝仰見我

朝風教之蒸淪有遑遑乎江漢汝墳之被化者採風至是爲三歎書之

殷貞女

殷氏無錫孝廉夢高之次女生有至性兒時足不越閭外夢高無子舉女三長幼已字人惟次者誓不嫁人詰之則曰生女誠非男然膝下慰情未必不可以代養亦各行其志而已父母於其幼姑領之及笄將擇壻輒長號以死拒父母嗣猶子爲後與得慰女心以別爲計也女微喻之輒自明曰兒知有父母耳不謂無子居有子去也自是日長齋奉佛外人無得識其面惟依母寢處母喜亦喜憂亦憂母有所弗決則就裁之歲饑以十指

節婦傳

卷十

一三

拮据升斗輒自春鑿以奉親父需次將入都以垂暮爲勸不已則密購參朮置行篋脩長途不時需母患腸症求醫禱神扶護嘗達旦歿則苦由泣血不違人子禮越二載父卒山左櫬歸停郊外荒室女挈姬處其中朝夕上魚菽哀慘終虞始歸卜地爲兩親合兆且自營生壙於其側示九原膝下之志今已五十餘其同里鄒小山

閣部爲作貞孝引士大夫皆賦詩紀之

論曰女子貞不字而惓惓所生以不移所天此賢者之過有一不可有二也維家與室情有大同情勝而性滿

人子之道或幾乎息則安得此女而什伯鬚眉之

節婦傳

卷之十

十四

趙張氏等六節婦

張氏興化人年十九適同邑趙拜言甫三月夫歿守志事姑至孝今六十六歲

汪氏興化人年十九適李廷枚之子釗甫六月而寡無子守義事七旬端姑石氏並撫幼叔鈴今年五十餘

邵氏興化人年十四適房式鑑十載而寡無子取嗣趙事七旬老姑今年五十餘

石氏興化人年十九適朱華封六年而寡撫孤子文秀事八旬老姑今年四十餘

節婦傳

卷之十

十五

徐氏興化人年二十一適蔡萬九七年而寡撫孤子麟事姑三十年今五十七歲

包氏興化人年十八適鮑龍章十二年而寡撫孤子三長徵次慎又次偉事姑二十餘年今七十二歲

以上數婦僅得其姓氏大畧姑附此

杜秉衡繼妻余氏

余氏仁和人年二十四適杜秉衡爲繼室前妻遺子女俱穉愛之若己出姑喜曰吾孫失母得母吾無憂也越六載而秉衡卒舅私語姑曰媳誠賢特已無所生脫渠父母以是令改志孫復何恃乎姑曰我與媳朝夕處習見其所用情幸無慮此氏微喻益屏棄鉛飾視前子有加遇父母家忻戚事恒托疾不歸寧兄弟至者請于翁姑前見之家漸窘資織祗以供老幼朝夕侍姑疾厠膺親潸之歿則極哀盡禮翁年八十餘嘗經歲病侍掖如

節婦傳

卷十

十六

姑時翁疾革垂涕謂曰吾初不及知吾媳之真誠至是是足以瞑泉下目矣子女長竭蹶婚嫁資今年六十有九歲

論曰婦人無專子夫之子皆子也弟閭幃識淺而毛裏形分隔膜之說豈爲過疑天下容有前子幼後母寡維翁與姑將不嫌其改志而樂自任強孫之勞者如氏之翁尙寬一格以相待亦已非片語之所能自明有若氏之委曲抒真歷數十年始以昭余情之信芳也是不可及也

唐友惠妻陳氏

陳氏原任浙之淳安令若濂女孫山西解州牧時女也幼隨父官克承家訓叙布若寒素事祖若父皆至性相將年二十二贅婿永福孝廉唐友惠舉一子一女友惠以攻苦致疾尋卒氏年二十五越百日而遺孤復殤氏呼搶欲自殺父母交諭曰夫櫬未歸姑老未識而兒尙度之義母過激焉氏勉受命將返旆而父罷官乃悉典資具扶櫬自晉抵粵間關萬里中淚盡血繼與老姑相抱長號然懼姑之神傷也輒抑哀以慰曰媳生不辰以未

節婦傳

卷之十

十七

亡人見姑尙能代已亡人養姑故萬里求歸義不得同作他鄉鬼如使姑爲過傷媳胡以生爲也姑收淚領之自是寢膳無違姑所夜聞姑咳聲卽起或數四不得寐姑至年八十餘病劇禱以身代歿則苦塊無踈節夫兄弟寡嗣育每夜半焚香祝曰願伯叔多生男以得承夫祧越二十年始得子嫡姪帝傳後已撫之稍長使就傳脩脯皆女紅所給時述夫苦志以勗之虔婦姐間和而有禮外兄弟八人家計蕭索嘗悉心力爲圖處俾克有成今年六十餘

論曰氏結襦三載尙未識姑面且距家萬里遺孤繼殤
爲從死則易而爲代養則難也顧不爲其易而爲其難
使老者得有所養絕者得有所繼夫是謂之女宗

楊聲煊妻周氏

周氏臨桂處士登耀女年十六歸同里楊聲煊結襦甫
二旬夫寢疾卽變易奩具以供藥餌逾年復病筐篋一
空寒女單衣侍疾達旦無倦容夫尋卒遺孕舉一子姑
憐其少每嘗試云使吾兒有後吾甚第固是以累媳
終身抑吾所不忍也氏踞而對曰媳方賴是以有生不
則死矣奚言累乃剪髮截耳以明志姑老病胃氣卧輒
多驚喘氏屏氣緩步侍婢希湯藥身親及愈悉力謀甘
旨奉之夫兄弟凡五其三嫻病及遺姪幼痘瘍潰爛不
可近氏保抱調治獲痊又夫二兄歿如撫二孤與姊同
執節氏寔左右之諸兄弟析產氏從容謂曰我寡婦孤
兒衣食所需無餘願當留地數畝以裕諸兄門戶資却
之不可諸伯氏乃俟姪授室後悉計留地歲所入歸之
交相廉讓氏所感如此課子之嚴尤稱兼父今年未五
十已生孫矣
論曰節而知義以興仁讓於一家此門祚之祥釀於巾
幘者殆未易數數然耳

苑大愷妻李氏

李氏河間明經地贈常熟令政之女海州州守永書姑母也年十九歸同邑太學生苑某子大愷逾年而寡生子甫適姑張氏亦早孀氏與相對環環婉婉將順木嘗寸晷離學使者吳君菴先生旌其門曰永雪雙清孤子長授室而厭懼此傷姑心也取猶子信爲後未幾姑不祿哀毀骨支以替殯真課嗣子信列膠庠不數月復病歿氏仰天號曰所不得從夫與姑者爲苑氏禔計也今一綫復墜何所愛一嫠婦遂不食里族聞者皆泣下乃交相慰勉爲再繼從子兆麟今年七十云

節婦傳

卷十

三

窮固非所能爭耳

左鏐繼妻韓氏

韓氏河間太學生頴女幼謹閨訓年十九適本邑左鏐爲繼室越九月而寡無出撫前妻子維賢家計殊艱日久勤女紅供脩脯維賢感母氏貞慈勵志入泮爲授室熊氏數年維賢卒氏率熊氏同苦操撫兩孫長名仁弱冠成諸生學使者青陽吳宗伯旌之曰左熊母範卒年七十歲

論曰氏秉節之純日以課孤爲志業子復及孫皆食其報無遺憾矣子婦效之若表之正而影之端蓋觀於氏而知家政之易易也

節婦傳

卷之十

三

吳人元妻鄭氏

鄭氏前明進士福建巡按爲虹公女孫年十八歸江都吳人元婦德柔嘉爲閨法入元膏學致羸疾翁姑相繼逝氏指拄家政侍夫湯藥無怠夕安舉一子家龍甫兩月而夫不起哀愴不能飲食乳誰兒號乃強起曰吾夫僅此滴血將棄之以從夫九原何以相見也自是力爲其難視子長就傳督課維嚴誠之曰而父貴志與得繼體而光大之不則而父恨死之速吾尤恨死之晚家龍泣受命陳榕門宮傳守楊州時上其節旌而祠之

節婦傳

卷十

三

後家龍秉慈訓受

孫恩加奉宸苑卿秩氏

誥贈夫人曾孫之輔官刑部郎中氏年六十一卒

論曰吳氏之昌謂是先世隱德罔也第少婆孤雛巢且及覆所賴以勵貞風而維世澤是罔有攸屬焉余嘗讀歐陽文忠之澁江肝表益咨嗟太息於弗置

吳家慶妻程氏

程氏適奉宸卿家龍之從弟家慶夫歿時年僅二十無子將從地下矣舅姑泣諭云吾兩人垂暮次子尙稚獨不爲念耶且爾叔姑鄭夫人立節有成法可取則不遠也氏得不復殉代夫終子職立嗣子璉朝夕課之讀爲名諸生

論曰代養立嗣婦恒德也非是則矯激而無所成庸何益故與爲其僅寧爲其恒

節婦傳

卷十

三

節婦傳卷之十一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漢洪瞻
有涵能著
有春允文
有泰魯瞻

及門龍泉周壘騰如全校字

彭元珥妻閔氏

閔氏南昌人五歲失父每憶父輒淚涔涔下鄉族稱其孝年二十三歸同邑舉人彭元珥生子良篤良馮氏舅舍人廷謨即南昌五彭之一以雍正丁未卒卒時姑正

節婦傳 卷十一

寢疾在牀元珥體素羸啜血以丁大故哀重不支越兩月亦卒氏年二十九哀痛搶呼淚盡繼以血殆不欲生又念姑老病藐孤幼兩世之事責在一人不敢從死乃盡售衣飾完喪事遺書一樓封鎖完固曰留此以付兩孤方元珥之病劇也氏刲股和藥以進不敢令夫知羹之甚密迨哀痛頻仍創益潰而其事姑也未嘗以創潰少辭姑病至一目僅仿佛視足不能敘地氏朝夕扶起凡撫摩梳櫛澣滌等事皆躬任之食乏則飯姑而以薄粥自給如是者六年姑疾篤衣不解帶者四月歿之日

拮据喪事一如喪舅夫時時叔舅官贊歸里閔氏計食

而給以田氏跪請曰未亡人兩子當讀書延師誨之

倘不能紹書香雖溫飽無益也宮贊深嘉之每見必與

之坐而不受其拜氏課子嚴夜誦入內猶令溫習稍不

成誦必痛責之以紡績自勤非漏下三四鼓不止生平

剛斷有裁鄉偶傳有賊能隱身入室取財物者氏夜寢

必以及置側或達旦不寐曰吾婦人宜有以自處其律

已如此現年六十三長子媳俱歿良馮縣學生

論曰氏夫與予同舉于鄉屏軀善病固疑其不永年而

節婦傳 卷十一

未知其如是之速也予久吏于外音耗杳然及良馮從

予遊始歷歷述母節孝氏之明大義識體要忍荼茹苦

備嘗艱辛而嚴氣正性自律凜然如置其身于千仞之

上雖偉丈夫猶難之况弱女子乎

彭元綰妻郭氏

郭氏贛州人年十六適南昌彭元綰生二女元綰遊漢
黔問遇害氏年二十四矢志終身親屬無可繼者遂以
夫兄次子上殤之名承夫而撫夫兄長子良嗣之弟四
子聯生爲孫以接嗣現年六十三

論曰婦人無子守節尤難于有子者氏之展轉謀繼以
不絕其夫也其志苦矣

節婦傳

卷十一

三

彭元素妻王氏

王氏南昌人年二十適同邑彭元素元素家故貧客死
亳州氏年二十九遺孤長縣繞數歲氏間勸不欲生因
念孤孤強起視之父勸其轉適爲存活計泣曰兒今日
得與父相見者以此孤也不然早從地下矣若慮兒不
能自存彼乞食者獨非人乎氏有堂叔某聞氏言謂曰
汝能守志于吾族有光母子朝夕之需吾任之良驥長
亦客亳州卒僅遺一女氏聞之目睜視不轉數日哭不
出聲忽一慟而絕家人救之難大呼曰天乎以吾三十
年苦心不獲爲夫延一綫吾何面目見夫于九京耶嗣
是或竟日不食或終夜歔歔鬱鬱而卒年六十一
論曰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世之父母恐餓死而
欲其女易節愚哉觀氏乞食獨非人云云誠知所重也
彼世之失節而芻豢以生者殆乞人之不若與

節婦傳

卷十一

四

姚崎妻萬氏

萬氏進賢荷溪人年二十一歸姚崎崎素善岐黃康熙戊午遊粵西入巡撫傅忠烈公幕府忠烈公亦籍進賢相得甚歡時或與參軍務及馬承廕之亂忠烈公遇害崎許死焉是時氏于歸數年其子才滙甫兩歲而鄉井數經兵燹生事凋落氏躬紡績以撫遺孤或有憫其苦者諷之他適氏正色斥之惟晝夜女紅越二十餘年爲才滙授室以壽終

論曰予觀記載專闡大吏遇難捐軀其幕客有從死者

節婦傳

卷十一

五

崎許忠烈公以死亦奇男子也氏守志于兵燹之餘拮据卒瘠撫孤成立嗚呼忠臣義士節婦與日月爭光已

陳貞女

貞女姓陳氏桃源人許字山陽邱肇域年十八肇域病天父母祕不言欲爲改聘女微聞其說不敢發一日家人具酒食女問嫂曰何爲答曰邱郎已亡將爲姑議婚女驚仆地椎胸號痛引剪刀自刺舉室惶救女徹夜哭不休家人環勸之曰從吾志姑留此身以終事父母否則汝曹豈能常視我耶父母知其志不可奪乃寢其議女逝去簪珥日侍父母側絕不語他事母歿欲自盡父曰我在汝何遂死因請于山陽令胡公立邱氏子以智爲嗣置汝田以贍其老父歿又欲死兄嫂曰父爲謀立嗣而不終其事非孝也爲邱氏守貞而不全其後非義也女不得已從之獨居一室蔬衣糲食田租所入絕不日食嬉笑之聲不入于耳親族至其室無不欲容起敬者守貞二十五年現年四十三

節婦傳

卷十一

六

論曰女之視死當微聞改聘時決矣迨引刀自刺豈惟念不到立後卽父母終事不暇計也議寢而此身姑留則爲父母而已母歿欲死父歿又欲死直視其身如寄耳嗚呼峻矣

熊貞女

貞女熊氏名秀英南昌熊利鶴之女年十二許字同邑萬崑梁崑梁死子幼其父常龍語令改受聘秀英晝夜哭泣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母勸之始強起泣曰女子之道從一而終豈可以存亡易心耶兒所以不死者老母在耳由是坐卧一小室夙夜紡績足不出戶外二十餘年伯叔兄弟亦罕見其面事母至孝紡績所得盡以供母母不食亦不食不寢亦不寢母嘗病劇藥必先嘗衣不解帶者彌月每夕焚香默禱願以身代母病旋愈人咸以爲孝思所感云乾隆甲子六月歿時母年八十九臨終執母手泣曰兒不能侍母天年遽先朝露真恨填胸腹死不瞑目矣卒年五十一

論曰予傳節婦其間未結褵而守貞者亦具載焉以彼其志惟知不以存亡易節雖或過中不深論也若氏之于母則又純孝矣惜乎身先母死抱恨泉壤悲夫

節婦傳

卷十一

七

潘門雙節

張氏寶應人適潘宗堯齡年夫病多方罔效氏晝夜涕泣封股佐藥餌病少間越三年竟卒氏悲痛嘔血厲志自守時年二十有五先是宗堯弟凌清聘氏從妹年二十嫁有日而凌清歿請于母往視歛入門撫尸慟幾絕以死誓不復還既而如王氏病篤氏封股禱神得愈與寡姊終身孝養不衰里人稱爲潘門雙節云

論曰婦人夫死矢志守節此記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者也宗堯有婦矣予聞諸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張女往弔凌清宜矣乃遂終身守志孝養而姑是殆求夫心之安而不暇計夫情之過也噫賢哉其視姊寧多讓焉

節婦傳

卷十一

八

汪弘遠妻鄭氏

鄭氏山陽人適汪弘遠事舅以孝聞年二十九弘遠歿舅繼頌遺二男俱幼家徒壁立一無庇賴氏奉七劑治衾裯部署秩然氏哭曰天乎生人荼毒丁我躬卽死殊無苦何以下報夫子迨冬雪晦初晴族屬過之門外雪深三尺推戶入視氏椎髻敝綺襦跣坐棺旁親刀尺寒飈吹屋孤雛蓬髮牽衣負日影突烟不出者數日矣聞者爲之流涕既營兩棺就窆携幼穉依母氏每夜一燈熒然捺篋篋兩卅夾誦書漏三丁攤席趣兩兒卧獨御殘膏恒夜分倒衣昧爽卽興如是者終身比瘁亟召族戚咸會與訣嘆曰三十年辛勤今日從夫子地下不恨矣歿年五十有八有司上其節行

詔旌其閭

論曰易繁苦節非但矢志從一也蓋有極人世萬苦之境而安之若素者氏之雪深三尺突烟不出絕不告人雖讀聖賢書自號安貧未易臻此也峻節高風以師百世可耳

節婦傳

卷十一

九

曹之欽妻葉氏妾馮氏

葉氏當陽人邑文學曹之欽妻馮氏之欽妾也之欽歿葉年二十四馮年十四俱厲志守節養姑能先意承志曹氏僑居鍾祥宅南街臨河葉暫至外家忽河水大發比里俱奔進匿避馮抱幼子坐樓上閉門不食者二日有呼避去者執不聽葉年若干沒馮年六十四歿

論曰曹以青年矢志難已馮年十四尤難之難者也魯紀伯姬遇火保傅不至不出春秋賢之馮氏水發抱幼子坐樓上閉門不食呼之不去與伯姬後先輝映矣

節婦傳

卷十一

十

陳審妾張氏

張氏山陽人太學生陳審妾也審死氏年二十四時嫡子淦八歲氏子潤七歲族中苟强悍者逼之嫁氏曰焉有婦人已事人而復以此身爲他人有者具告族黨以守節扶孤自捭家貧以針紉資爲子束脯費母夜鳴機課誦漏四下始就寢年五十以疾終淦庠生

論曰氏之言曰焉有婦人已事人而復以此身爲他人有者噫豈惟婦人宜爾哉

節婦傳

卷十一

十一

夏維城妻梁氏

梁氏山陽人適夏維城維城塗山先生孫也未數年夫卒無嗣家貧氏以針黹度日苦節五十年親里欲爲請旌典氏曰從一而終婦人本分耳吾豈以是求名于世哉固辭之

論曰氏辭旌典非矯也婦人守節使有一毫爲名之心則非貞節矣故孔子論觀人必終之以察其所安

節婦傳

卷十一

十三

郭貞女

貞女郭氏名純寶應人太學生屏女幼婉淑動遵禮法許字同邑喬潤未嫁潤卒女聞之號泣不食欲以死殉父勸之曰吾與汝母老矣止有汝無重我二人感也自是女少安焉既三載有媒妁至其家竊竊語女子簾內訖曰是非爲我耶卽取平日服用物納母所家人咸怪之越旬日縊死死後小女奴指其中曰姊數年來每夜泣持巾反覆視已又泣晨興以白繩約髮以采線覆之日日如是父解其紼良然時年十有八

節婦傳

卷十一

十三

論曰惜女死者或咎父母實促之予不謂然女視死如歸耳觀其數年之夜泣持巾反覆視豈尙以生人爲樂乎白繩約髮采線覆繩志彌苦心彌痛矣古稱從容就義何以加焉

孫廷鏞妻黃氏

黃氏山陽人適孫廷鏞夫死時氏年二十六家貧舅七十餘遺孤纔三月氏仰十指以給歲飢謀甘旨奉舅自與子食糠藪不令舅知也舅或分甘與孫氏陽受之而泣謂子曰兒豐年可飽也翁年幾何忍減其膳耶卒歲以待乏舅病典衣治藥餌及不起毀室塋焉守節三十一年卒

節婦傳

卷十一

十四

論曰賢哉孫氏婦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氏之毀室營塋可謂知大體矣乃世有戀戀青紫藉口費絀而數十年不謀窶窶者對此真應愧死矣

李貞女

貞女李氏名恒滄州人庠生瀉基女幼端慧讀女誡諸書輒默解大父某宦泗瀉基率貞女從年十九許字山陽元懷越四歲懷歿時某移官閩中比告歸留泗始得計問貞女涕泣不食欲以身殉瀉基曉譬再三稍進蔬水因卧病踰歲力疾至淮拜墓搃筭髮衰哀慟泣血氣絕復甦元氏單門無強近親貞女不得已返泗丁丑秋某闔室回滄貞女日夜哽泣舟至清口將投淮婢爭持之獲免自是復病病漸劇抵滄不一月遂卒年三十

節婦傳

卷十一

五

墓焉

論曰世俗謂婦女不必令知書謬也女誠非曹大家作乎惟秉性貞禮義明故臨大節而不可奪貞女在泗八九年其心未嘗一日忘夫元而卒至積哀以死庶幾哉可並文信國之于宋矣彼名爲讀書而大節轉垂者則真不如無書耳

胡景松妻司氏

司氏汾陽人邑文學胡景松妻家貧氏有資資田二頃悉取供夫遊學費日食不給弗顧也景松肄業海州書院病劇歸氏調湯藥閱四月不解帶景松歿氏涕泣往甕下持刀斷喉救護得不死絕食三日家人作糜強食之婦詭飲啖如常更日伺家人寢息髮衰面槁自縊卒無子時乾隆庚辰六月某日

論曰予覽載籍有死未殊而遂苟生者矣人禽之分俄頃耳未殊死而卒婉轉以死自非血性剛腸能不轉念

節婦傳

卷十一

十六

而禽獸乎氏髮衰面槁自縊泉壤烈已

王依妻嵇氏

嵇氏山陽人太學生王依妻性貞靜尤明于禮年十五歸依逾六年依卒無子氏號泣廢眠食其兄弟欲有以慰氏謀于族姓議立嵇氏子爲嗣氏聞之曰禮同宗而後爲之後焉有以他姓承祭者乎近世婦人私父母家吾不爲也力持不可遂嗣族子平日無疾言遽色接子婦諸人從容言古節義事素工繪事自婦後絕筆弗作也守節三十七年以疾卒

論曰予年家子溥氏從孫也嘗爲予言少時聞諸從祖節婦傳

卷十一

十七

母曰古者婦爲舅姑服期此古人制禮之精意非後人所及也女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無二天服無二斬故婦于夫歿以喪父之服服之于夫之父母歿準夫子女之服服之明乎夫與父一例婦與子一例所以明陰陽尊卑之義而杜交謫司晨之端也改爲三年失之矣噫此老師宿儒所不能究其義者而氏能發之可與議禮矣

山陽四節婦

孫遵妻郝氏山陽人刲股救夫守死不嫁

杜蕃妻吳氏山陽人夫歿守節紡績撫孤

李本發妻張氏山陽人夫死斷髮自誓守節二十餘年

盧昭華妻高氏山陽人夫死矢節四十餘年

節婦傳

卷十一

十八

節婦傳卷之十二

清江楊錫綬方來著

有吳洪瞻
有汪能蓄
有潘允文
有秦魯瞻

及門龍泉周 燾牖如全校字

楊涵芬妻曹氏

曹氏山陽贈翁從震女進士師聖女兄也幼淑慧曉經傳長益涉史籍然自謂此非閨閣事乃更肄女紅年二十六歸同里楊涵芬半載而寡以遺腹不獲地下從族節婦傳 卷十二

人初議以其夫弟之子嘉惠嗣踰年生子嘉言議遂緩楊故家中落至是益難阮孀穉寒餓幾弗復自存嘉言幼警悟有至性生三歲問母云父何在氏指木主告輒號泣弗止稍長篝燈膝下口授四子書粗爲詒釋隨遣就舅氏課輒落筆熊熊十八歲冠童子軍爲學使者莊少司馬所賞援詢知其母氏苦操益勉使精進已而氏嬰沉痾呻吟十載竟弗起嘉言哀毀甚日啜血逾升遂以不及娶就塵土焉同里太史周龍官哀其事而傳之論曰余覽周太史文謂其母節子孝忽忽焉斬不禁惻

然酸鼻也世固有苦心子行取孚於天卒弗獲食報於天者左徒伍相天道亭論然啻之史編永諸獻感顧非天理人心之所交相維繫也哉

節婦傳

卷十二

張貞女

張氏淮之鹽城人父太學生振九家故饒素憐愛其女爲擇婿於崑山孝廉劉願忠之子與克劉貧其孝廉謁選得鹽城學博官冷而性介其子年十四殤氏父母得凶問諱之徐乃屬媒爲他議氏覺泣請奔劉喪父堅拒曰未成乎婦何喪之云氏日夕飲泣乃潛紉紵服賂鄰嫗買襪以待伺父他出遽往登舟伯叔姻屬急趣至阻之氏指水誓曰吾死此耳乃徑歸劉拜翁姑卽易服守喪逾年立兩猶子爲夫後翁年七十餘解官繼姑亦垂節婦傳

卷十二

三

六十貧不能歸里氏父憫之使僦屋近城養翁姑姑卒鬻衣珥治喪如禮益善事翁翁衰病懼重貽氏憂移寓於城氏亟往涕泣拜床下翁感之歸三日易簪哀慘疊遭已不堪朝夕給撫兩嗣子益困卒瘞父振九憐女苦孀臨卒立券授產俾成厥志氏乃得爲翁姑擇地且移夫柩附焉他日以所受券使嗣子白之官乞印識以藏之姜國城楊鳴遠兩學博前後記其事

論曰桓孟之富以從鮑梁之貧史冊傳焉難其所弗習也今張女以富字貧更以未婚而守厥義賴連異鄉使

翁若姑衰養祀蕤胥有所賴所難不更過是耶爲夫擇嗣計遠而慮深其父乃授產以成其志亦賢矣哉

節婦傳

卷十二

四

劉門雙節譚氏

張氏

譚氏瑞州譚國珍女年十七適清江吏員劉以椿三載而寡遺孤進采氏忍死撫之及長娶媳張氏甫有身而進采又歿氏痛子幾絕女屬交相勸慰乃強起待媳免身未幾果生孫有基遂與媳寢處同撫家且窘無半壠之植張氏亦感姑勤靡有他意丙夜一燈姑婦共操作弗休今譚年五十餘張亦將四十云

論曰寒餓兩孀同扶將墜之緒其操心慮患殆有不忍卒言者疾風勁草寧必盡屬之鬚眉

節婦傳

卷十二

五

李林芳妻章氏

章氏新喻人年十七適同邑李林芳孝養惟謹翁垂暮生子文英甫在襁而姑宰氏任哺幼叔寒暑調護毋稍踈年二十九而寡有諷以無子宜別計者厲聲曰吾翁二子而長已中捐所存幼叔一人李氏之不絕如縷敢委而去之耶自是茶蓼自存撫叔至長爲延師擇配以迄於成文英生子承鰲並訓植之得補弟子員氏年六十餘寢疾遺命與夫同穴勿另卜地也宗黨咸感其義論曰氏爲李氏宗祧計則懼翁之祚斬乃積勤撫叔無及自爲謀也撫叔撫子爲功畧同或不令氏費恨九原則猶子有傳爲李氏宗黨當有道以處之

節婦傳

卷十二

六

楊枝益妻吳氏

吳氏瑞金吳惟良女生而莊靜厭黛飾年二十適同里楊枝益奉夫若嚴賓婉婉弗違甫八年而寡遺孤方立五歲舅姑垂髫夫兄且異居知代養之責非可辭乃斷髮一縷納諸棺曰以此作地下從而留未亡軀以待養堂上庶稍暝泉下日耳方立幼絕穎十歲操筆爲文氏篝燈丙夜課之或云而僅一子毋過勞且穎甚無煩急爲督也氏曰正惟此一子耳憐其勞將逸之恃其穎將愚之耶翁晚年絕仕進著述自娛鄉邑人士謁請無虛日氏酒食是議不給則典鬻佐之以故交口稱氏養志賢疾則謹侍掖親湯藥前後兩喪諭其子曰而世父食指繁且肩門戶青藜莫之督可斥產任之亦而父志也自是生計日促侍操作以自存方立弱冠舉於鄉成進士起家庶常歷侍御史當事以氏節上被旌今巡養京師年及古稀云

論曰執節代養難矣養非專已責而專之爲尤難今氏專責之念已矢於斷髮殉殯之初凡人情所較較於勞逸之數肥瘠之計泉無所繫於其中也課孤教語隱然

傳始傳

卷十二

七

傳始傳

卷十二

八

有協於陶孟之所爲造物亦卽是以權其報又何爽耶聞侍御史方立與太史沈斌同主滇南鄉試得卷已具額矣以一卷文中偶用不馴語將易之則難其選乃隱几沉吟忽耳中聞人語云何不以宙十五卷代侍御疑沈太史商也起詢之曰無有且僕從俱麾去亦無別有言此者侍御急於已落處檢得所聞卷閱之殊平平無以勝乃述所聞於沈沈神其事遂商與代焉揭曉拆糊名則大姚生王節昭他日來謁侍御詢其家世答云家三世孀守今祖母年且九十餘父亡時命曰兒輩他時稍有成勿忘大母苦節故以節昭名也然則苦孀蔭後宜宰其樞人之得與於宜宰者顧曷可忘耶抑謂是生之於侍御爲以類相從者夫何必不然

賴定甲妻胡氏

胡氏瑞金人年十八適同邑鴻臚卿賴某孫文學某子定甲家故豐至翁已中落定甲以什音弗勝遂棄舉子業服賈江淮間委頓以歸病且死遺孤二昌潯昌潏女一氏字義撫之益寡日不得再舉火每夜午猶聞刀尺聲有憐而矜之者不易爲受曰未亡人奚足憐願天憐而成吾子以不負吾夫苦甚亦甘甚也未幾昌潏死又未幾昌潏繼之氏肝膽破裂瀕死者再僅一女適侍御史楊方立然隨宦京師恒未得一相見更數載氏亦病

節婦傳

卷十二

九

卒宗黨哀之爲立夫弟之子昌龍以爲後

論曰氏茹苦以興孤成而覆絕若是又年甫踰三十側不得與

旌是可哀也余宗侍御史爲其女壻述此輒潸然淚迸余亦有不忍卒聞者故傳之

黃曰貴妻鄧氏

鄧氏名淑貞建昌人年二十歸新建黃曰貴結褵十載餘而夫卒遺孤秉鍵九歲夫弟皆析居所授產弗給則勤十指亡少休養翁姑必脩必敬務得堂上惟翁歿竭誠墓奠不以孀寡鄧責與姑同寢室侍掖尤勤課孤之餘時勗以存忠厚戒鋒刻秉鍵奉慈教弗渝嘗遇歉歲歎曰鄰人粥食有弗克吾安忍飯遽令舉家啜薄羹以所餘賙貧之率是爲常年垂九十卒秉鍵生子正澄弱冠魁鄉薦人以爲氏厚德報云

節婦傳

卷十二

十

論曰鼠壤餘蔬或將棄妹夫何有於他人氏以執節撫孤而能澤及鄰里凡以爲其夫樹未竟之德也德厚罔弗昌使之身享大年而繼世科捷嗚呼爲節婦之係人門祚者若此

孫尚恒妾王氏

王氏揚之甘泉寡人女鬻爲孫氏婢孫之嫡羅氏能逮下嘗爲其夫尚恒置側室氏姚無所出遽死羅是時已有子忠蔚然欲有與輔中饋且素愛憐王氏也勸尚恒納之明年舉一兒尚恒病不起氏年甫二十感羅義誓奉以終身未幾子恭礪羅執手憐之曰惟爾所別計氏泣曰主蒙婢子深義不得背況已爲孫氏妾耶如有所弗容則薙髮尼矣羅曰能如是乎憂樂與共之然且窘於生計羅之子忠蔚爲外家宦中州挈其婦與俱去氏日夕作苦佐嫡謀饗殮及忠蔚歸羅年垂七十相見懽甚述氏賢忠蔚感焉今其子良經勵志力學冀得有所就以相報氏亦年逾五十云

論曰婢妾無主而子復殤夫何所繫念而執節不移嫡方賴是以相守主髦也嫡固知人不謬耶然而難矣

節婦傳

卷十二

十二

楚中二烈婦黃氏張氏

黃氏楚之枝江人嫁夫劉永華生子方樸而夫死遺產僅堪餬粥氏矢志撫孤未幾子復歿仍茹苦不變志有大再從兄劉澤遠者狡而貪利離氏資與其產往勸之嫁則誓死拒遂密與里中無賴子熊敬思蘇紹一商令媒之失偶者李守揆守揆知氏艾其賄媒而重貨遠計氏獨居易制訂以深夜羣匪徑抵氏門澤遠踰垣入氏驚起哭且罵擁之騎而去澤遠急徐氏篋攫產券及遺荆布歸氏至李號仆欲持臂守揆賊遁壁間掛小刀瑩然氏急探得自刎立絕有司具其狀論澤遠戍秋官議未蔽辜駁令改讞氏例得與旌

節婦傳

卷十二

十二

張氏楚之恩施人嫁夫鄒利利死遺一女與里中曾必達之子訂姻氏年少家故貧必達揣當別圖可因而利已隣有陳席珍者未娶往給之云張願爲而妻席珍忻然然頗疑爲外姻語也必達輒詭引氏之夫兄鄒之貴及其母家長張新煥與席珍議聘資及媒者金作婚券成鄒與張以告氏聞輒毗裂罵必達啜啜旋入室引刀

斷髮誓曰嫁者誰有如此髮鄒張愕而患必達誑也毀
券交叱之議已寢矣必達慚甚亦貪甚思所以惧之使
從其妻夏氏性頗獷乃與商如氏家誘令母與女來可
得策氏拒之峻計以出則揚言一弱嫠耳敢男子黑夜
持之去將焉遁氏志貞氣激聞此咄咄遍無生人理矣
哭夫靈有頃引刀斷喉殞焉獄成必達當遣其妻論城
旦上之廷尉以貪財屢劾法不得輕乃改發烏喇軍點
而奴之氏得

旌且祠

節婦傳

卷十二

五

論曰草萊婦人無所擇於名教也顧乃蹈已率志是則
生不是則死死之慘無以易於生之懼羞惡之尤權輿
正氣蓋丈夫具風骨者聞之毛髮為豎焉

陳 瑚妻王氏

王氏清江人年十九適高安陳 瑚甫六載而夫卒無
子生二女氏柏舟矢志食貧自甘享年七十有八以無
產業親族不肯為其後卒之日二女為料理喪具例當
受

旌無有上其事於有司者

論曰世俗之薄可勝慨哉予常閱案牘中往往承繼互
爭家庭雀角其意蓋在攫產分財非由繼絕起見也氏
青年守節白首完貞為貧寡故不得立後以奉春秋竟

節婦傳

卷十二

南

為若敖之鬼不亦傷乎至墓木已拱
褒崇未及天下之湮沒而不傳者又不但王氏一人也

陳右鐸妻黃氏

黃氏清江人適同里陳右鐸右鐸刻苦讀書成癡疾遂不起氏年十九生子皇建女一右鐸臨終慮氏青年將欲言格格不能吐氏指皇建泣曰吾不難今日相從以是貌諸孤當有以慰君於地下也右鐸就瞑氏立志撫孤孤長延師課讀罔敢失禮里有讀書而貧者輒令其子周給時論賢之現年四十有四

論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辭其易而力爲其難其氏之謂乎對夫數語從容而決右鐸之瞑目也宜哉

節婦傳

卷十二

五

熊亦琴妻楊氏

楊氏名貞秀清江人年十七歸太學生熊亦琴生子鑣女一亦琴患血疾亡氏年二十七欲與俱死姑攜孤哭且慰曰汝夫亡數也吾衰矣吾無子而子又無母豈能存乎氏聞言強起治生熊本素對至亦琴漸凋落及亦琴死日益貧二鬴不給氏以十指佐之有諷以再適者氏斥曰婦人之道從一而終吾獨不求面目見泉下人乎聞者皆動容稱嘆現年六十有五子成立老姑年九十尚強飯云

節婦傳

卷十二

五

論曰氏系出楊氏與余同姓抑又有姻婭焉其從孫壽楠從予遊述氏性至孝年雖垂老事姑猶敦子婦職侍膳問安寒暑罔間余太息久之當亦琴之死也僅一綫耳非氏身任數世之責家事尚可問乎今老姑獲享高年孫枝且茂氏之有功於熊偉矣

吳興二烈婦 鄭氏

鄭氏浙之烏程人吳興陸子用之妻也氏年及笄子用
贅於鄭婚未匝月即赴館湖濱秋膺劇疾歸氏脫簪珥
延醫療治衣不解帶者十餘日卒不起氏見夫之病草
也誓曰吾上無姑嫜下無嗣續如失所天惟相從地下
耳父母及兄皆勸慰之益感慨悲泣子用歿視含斂附
身之具畢即整裝扃戶自縊時乾隆丁卯九月二十九
日也距結婚甫半載烏程令王某上其事得旌

節婦傳 卷十二 七

嚴氏亦烏程人司空齋孫女年二十五適吳興閔鄰江
鄰江病瘵氏傾家貲佐藥餌竟不獲痊而氏扶侍轉側
過於憂勞亦嘔血不止及鄰江歿號慟死自念結褵
一載無所出老姑承養有人決計投緼距夫死之二十
一日閉戶自經時乾隆丁卯十一月二十三日也邑令
上其事

詔旌其墓

論曰予同年友嚴給諫源齋爲予語吳興二烈婦事予
甚傷之鄭無親可依嚴有姑可事其迹稍間然慷慨捐

軀要皆可以死而死也詩云無忝爾所生其斯之謂與

節婦傳 卷十二 太

沈從祖繼室張氏

張氏山陽人年二十一爲同邑沈從祖繼室越二載從祖卒遺孤甫八月氏強起撫孤前室遺女四人皆幼待之如已出家故貧氏茹苦守貞艱苦備歷閱三十餘載親族無間言現年五十有四

論曰張氏民家婦也從一而終何其貞耶待前女如己出又何慈耶然其慈正所以成其貞士夫之家當益聞風興起矣

節婦傳

卷十二

五

張兆麟妻朱氏

朱氏山陽人年二十適同邑張兆麟八載而兆麟卒遺孤三歲時翁姑老且病氏不以貧少缺甘旨奉養十餘年志無稍懈及翁姑下世哀毀骨立殯葬成禮時人皆稱爲孝云

論曰節孝異事而同歸也節未有不孝者賢哉朱氏婦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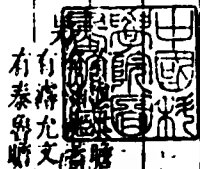
節婦傳

卷十二

五

節婦傳卷之十三

清江楊錫綬方來著



及門龍泉周 璣如全校字

史貞女

貞女姓史氏名驚姑江西都陽人年十九許配本邑蕭
玲劉渭之子劉寬寬貿易遠方十年不歸渭自傷獨子
遊蕩貧老無依兼憫驚姑于歸愆期兩念交迫莫解遂
自經寬在外聞父死非命亦感疾卒貞女時年廿九誓
不再適立志守貞依胞兄史之青躬織素勤紡績足跡
不踰門閭年近七十時余門人蔣太史士銓適僑寓都
陽聞貞女苦節鄉閭共美與其族隣代撰呈詞舉報以
之青惜費再三勸不允遂不果舉

論口貞女苦節不字天性使然原無近名意願吾獨異
夫爲之兄者力能請旌又旁觀交勸卒以慳於財忍令
其妹之湮沒不彰也須臾備立聞風者在百世而甘鄙
守者摧抑者在家庭謂懿好之同其信然耶然貞女卒以

節婦傳

卷之十三

一

蔣太史之力爲表彰而傳則又可見天矜苦節冥冥中
原默有主持也有志立節者可以興矣

節婦傳

卷之十三

二

張門雙節劉氏

彭氏新淦人名存質鄉飲賓彭如琚長女年二十一適同邑庠生張名揚生二女名揚病卒氏年二十八矢志守節有勸以改適者氏曰夫刻膠庠婦再醮豈非名教罪人乎吾不忍爲此也五服之內無承繼者因擇族子崑爲夫後崑娶劉氏名雲蒸年廿二生一子思賢廿四崑卒與其姑同以苦節自勵

論曰自古聖賢畢生就業不敢偶一失足無他維持名教而已彼靦顏二姓者直不知有名教耳今彭氏之言

節婦傳

卷之十三

三

曰名教罪人吾不忍爲嗚呼能體是語吾知其人生平斷無失節之事卽有是語亦足以愧古今來之有靦面目者宜其媿之親炙而並著冰操也

皮門三節曾氏楊氏

李氏

李氏清江人年十九適同邑皮廷柱爲繼室生一子名鍾嶽甫一週而夫死氏矢志撫孤視前子鳳鳴與鍾嶽如一鳳鳴娶曾氏鍾嶽娶楊氏曾氏之適鳳鳴也年十六生一子名秉鵬鳳鳴卒時氏年二十八

楊氏之適鍾嶽也年十五生二女一子子生四月而鍾嶽卒時氏年亦二十八

論曰三節婦於余爲同邑李氏守志後二子繼亡曾氏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四

楊氏相率撫孤安而行之若不知世間有再醮事者固李氏之薰炙使然然亦可徵我

國家久道化成人心之厚風俗之美卽巾幗輩皆爭自濯磨類能植綱常而扶名教也嗚呼盛已

聶嗣珩妻鄧氏

鄧氏新淦人邑庠生鄧宗祿女也氏幼讀書通大義年十六歸同邑聶嗣珩聞四載而夫卒孤幼氏矢志撫孤孤七歲殤益丁零無倚有颯之者氏悄然不應親族送安疑志或可奪於是勸改適者踵至氏怒且泣謂其族衆曰吾不幸夫死于殤於義應死所以配然人世者徒以舅姑在耳奈何度我以不肖耶因嚼舌自誓血數升下餘噴漬衣袖間觀者錯愕改容乃止自是屏居一室勤紡績養舅姑以侄寬爲夫後年四十三卒

節婦傳

卷之十三

五

論曰子歷覽史傳平當患難之際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者甚多彼爲君子者祇行其心之所安原不急自表自氏之悄然不應似之至嚼舌自誓蓋憤人心之無良而以凜不可犯者絕羣疑也嗚呼如氏者使爲人臣子噴血罵賊爲之優優矣

傅廷煥妻黃氏

黃氏新淦人年十八適同邑傅廷煥聞五載夫卒捨地呼天觸棺暈絕者數次誓不獨生翁姑以撫孤大義責之數日後乃始進勺水事堂上極盡孝養課子作楫甚嚴深夜紡績令作楫誦讀燈前稍懈卽訓飭繼以悲泣作楫長跪哀號始稍解作楫登鄉薦氏曰士以立品爲先今汝幸列賢書若曳裾公門干與外事非吾兒也歷年如例隣族上其節行得

旌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六

論曰節婦之子多成材固天之默爲報施亦其明大義課督嚴有以致之母之窮子之幸也作楫行將令百里矣其母忘篝燈課讀時哉

劉瑚妻陳氏

陳氏建昌人適同邑劉瑚卒時氏年二十三子爵謚生甫四月父母欲奪氏志氏以死自誓乃止性沉靜寡言笑課子甚力爵謚補諸生乃笑且言曰吾飲水茹蘗異汝成立耳今已名列膠庠吾可報汝父於地下矣年六十卒

論曰古來立節之事多非聰明伶俐人所能故凡爲節婦者多寡言笑恭其純一之性真如山之難撼也今氏至子列膠庠而始笑笑係於哭矣其報死者地下之言

節婦傳

卷之十三

七

可按也

謝景松妻葉氏

葉氏武進人余同榜進士葉銘胞姊也年二十二適同邑謝景松勤學勵行以撙湯疾卒氏年二十六僅一女哀慟幾絕誓以死殉姑及父母慰諭始至始勉進水漿父母憐其貧迎歸守志氏將夫遺產悉讓大弟以養姑居家朝夕承歡孝謹無間撫育弱女訓誨娣姪悉以禮法嘗曰窮通定於命忠孝廉節定於性惟定性乃能安命也卒年四十七以格於年例未果請旌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八

論曰性命之理難言之矣觀氏教言老師宿儒不能道也且氏非性言之寔允蹈之世有終年講學而臨變失身者以氏較之真應愧死矣

傅烈婦

傅氏高安人明廣西兵脩道副使陳良驤之妻累封
人崇正末年左良王兵過境殺掠焚洗極其慘酷
避兵三皇山爲兵所執欲污之厲聲曰我朝廷命婦賊
子敢辱我耶度不可免遂觸石碎額而死賊怒斷其尸
爲三府縣以貞烈上聞會明止而止事載高安縣志其
裔孫陳規以余傳節烈業有成書請併入傳

論曰當明之末年將驕兵亂所過焚擄西江被禍尤甚
如茶人者大義叱賊慷慨捐軀英風壯節與日月爭光

節婦傳

卷之十三

九

已

鄭孝婦

鄭氏武進農家女也適同里牙僧子楊維元維元家貧
復嗜酒遊蕩有母在堂饔飧常不繼氏竭力奉姑稍獲
甘旨必進姑而自食糟糠不令姑知五六年間一切簪
珥典鬻無遺維元遊蕩如故或乘間勸諭反遭詬詈氏
計無復之一日謂姑曰兒性不孝奈何願姑自愛恐媳
不能常侍左右也因鳴咽不能止姑意其歸寧也沒應
之其後竟自經死余同年葉金淵哀之因列其孝行付
纂郡志者并屬余傳之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十

論曰氏孝養其姑至於力竭不忍坐視其姑之餒而以
死繼之其心彌苦其孝彌至矣顧有女如此而使之遇
人不淑抑又不知彼蒼竟何意也悲夫

歐陽雙節傳鄭氏王氏

鄭氏粵西馬平人年十九適同邑贈太守歐陽昭之弟三子永祐氏歸之歲贈公已捐館九年惟姑封太恭人氏戴在堂氏逮事維謹永祐與弟永祇俱爲名諸生永祐試雍正癸卯秋閑已薦復落永祇甲辰舉於鄉旋以疾卒永祐以弟之死常憂鬱減食至已酉遂不起氏時年廿八忍死奉姑姑病腸辟荷膺親滌無星夕少懈遺孤三曰鈺曰鈺曰鈺以夫弟永祇之歿且無出也命鈺後婦事聞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十一

旌如制

王氏之適永祇也父庠生續龍謂歐陽氏世樹德日熾而永祇尤英苗以氏委禽焉永祇甲辰魁於鄉嗣以疾卒氏時年二十有四也以頭觸棺誓曰殉諸泉達舉肩床謂凡三繼三絕女屬赴解之驗帛絕若鋸咸嗟異焉其母氏徐泣諭曰兒誠不負而夫顧忍夫遽斬耶氏強起拜曰兒聞命矣請於妣以其仲子鈺後已且撫且課有踰所生躬縞素甘荼藥嚴閭域親族不得識其面者數十年有司上其狀並

旌

論曰粵西歐陽氏余卿之廬陵苗裔也贈太守公昭有五子皆才而多弗竟其志惟季子永荷歷任至河南糧儲觀察與余共事焉聞余傳次節婦以其兩嫂執節狀爲言余重鄭氏之事姑孝而視婦義至王氏之効忠所天尤有至異而不可概見者故樂爲傳之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十二

王言妻袁氏

袁氏江都人適山東陽穀縣尉王山次子言言故居丹徒幼警慧未弱冠卽善文工書爲養親計乃棄儒爲廣陵鹽鐵使者幕掾氏於斯時結褵於王焉佐夫事翁姑以孝稱後言以非辜受縣尹冤疾卒尹亦緣此名掛彈章被逮赴秋官中途斃於賊方言卒時氏年三十子應時未滿月遭家不造嚙指居孀內患外侮一時並至家故有荒園數畝氏結茅園畔率力種蔬自給卒撫孤成立翁姑卒喪塋如禮里人交口賢之至今相傳其所居處爲王寡婦園云卒年八十四苦節五十五年事載郡志未及

請

族後五代孫

勅封修職郎袁培上其事得邀

恩建坊入祠袁培長子濟師以選貢令荷澤予考取教習門人也具其祖母苦節狀請傳於予予故樂得而書之以勵俗云

論曰婦人守節難矣而處逆境則尤難如氏者餐冰茹

雪五十餘年中間所歷殆非尋常所可支而氏獨克成初志蓋亦閨中人傑矣哉今其孫曾繁衍勵志讀書有聲黌序殆將有以報氏也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十四

張留姐

張女名留姐山東荷澤縣鄉民張端女也年十八端夫婦往田力穡女獨守宅將炊以餉父母防惡常新者偵知之悄入院聲言借鐵女以毀對常聞女聲從東廂厨下出逕詣灶前強挑之女怒起大呼掌披其頰常驚逸女憤極嗚咽欲絕端夫婦歸見女悽慘無人色詰之得故女竟日絕食誓必死父母婉釋之曰常惡誠不宥幸未被污徐圖未晚也母伴寢凡三日女初泣不寐嗣少安母料無他變乃各寢次晨呼女不應起視已縊於牀矣時予門人王濟師爲邑令捐資厚殮之按常得狀擬絞具女貞烈上聞

命下建坊與祀典

論曰處子愛身如愛王誰甘受污者第女以村農弱息遭非禮凜然不可犯一意誓死無多言亦無轉念其貞心與日月爭光矣推此心以干城名教彼計誘豪奪者能勿走且儆哉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十五

邱沂妻孫氏

孫氏高郵人父顯祖僑居於淮氏因適山陽進士邱鏞次子沂沂力學能文儼於庠以羸疾卒氏年二十七無子立胞姪廷椿爲夫嗣針指力食上供兩世婦姑撫廷椿成立年二十一入泮娶媳楊氏未幾夫婦相繼亡亦無子氏益茹苦有他人所不能堪者現年逾五十守貞二十五年例得請旌旌困無以自達氏亦矢志不求上聞

節婦傳

卷之十三

十六

論曰節婦無子孀居以存夫後較有孤可撫者苦矣至井其所後而奪之算子媳偕亡卒無嗣續則天之厄氏爲已酷而氏之節爲益苦矣其矢志不求上聞也殆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歟

朱澄母陳氏

陳氏浙江山陰人年二十四適會稽朱鎬文生子澄甫兩月而夫歿氏以老姑在堂侍養無人不獲遂殉夫志乃一意養姑撫孤家貧持紡績給朝夕供姑歿喪祭如禮教子澄學業無懈鄉里稱之今年五十九例得旌澄蓋有志而未逮云

論曰余傳節婦爲窮而不得上達者耳氏守節三十五年矣有子能上呈無慮不獲

旌者然余憫焉兩世一身辛苦萬狀節與孝兼也故先

節婦傳

卷十三

七

爲傳之

吳卓元妻李氏

李氏高安人年十八歸同邑庠生吳卓元五年夫歿無子誓從夫地下以翁姑在矢志靡他繼夫姪雲漢爲嗣督課甚嚴少不率必加懲責雲漢方冠卽遊郡庠氏喜曰他日可對吾夫地下矣婦居五十餘年壽逾七十而終

論曰寒士之願在繼書聲者有人而婦人多溺愛其子如氏之嚴於督課卒使死者瞑目地下可多得乎哉

節婦傳

卷十三

太

熊天民妻蕭氏

蕭氏高安人年十七適同邑熊天民二年夫歿無子氏以頭觸柱欲自盡翁姑止之曰吾二人在不可再傷我心也氏勉從命以栢舟自矢屢繼嗣皆不育益苦節自勵足不出閫閭雖同居少見之者婦居六十年壽八十八餘而終

論曰婦人夫死無子重在繼嗣以爲夫後氏乃屢繼不育傷已其閫閭不出蓋未亡人待已而已矧壽而終非其願也

節婦傳

卷三

九

朱氏西貞

朱氏西貞高安人適同里熊家貧夫好博翁復好酒氏委婉勸諭終不改越三年生一子貧愈甚翁與夫計無所出謀售氏償酒博逋氏悅知卽自縊爲隣婦救蘇因自念子尙襁褓徒死無益遂請族老至家跪訴曰翁夫欲賣妾妾不難死然家尙有土房一所計值與賣妾金等請以售土房金資夫生理養老翁妾携子覓食或績紡自供不以累夫但嗣後不再賣妾願足矣族老皆欣然主其議併令夫立不再賣妻約無何翁與夫好

節婦傳

卷三

十

酒博如故不二三年土房金盡夫頓思悔約恐衆阻因至遠方自媒引一人至家對氏曰此吾好友汝可出見氏見其人行徑異夫出又與密語因叩之翁曰兒又欲賣媳乎翁不能秘曰有之氏陽允顧其子已五歲曰可矣夜半潛出投河死父來拍棺笑曰真吾女也時乾隆癸酉二月初二日事

論曰氏非夫死者不在守節守貞之例然遇人不淑至欲售其身以償酒博逋一之不已而至於再卒訣幼子以其身付波臣傷哉命之窮矣余撰次至此蓋不禁撫

府三數爲擢首問青天也

節婦傳

卷三

圭

朱鼎泰妻秦氏

秦氏平陰舊家女同邑明經授觀城訓導朱鼎泰側室也鼎泰卒於任氏年二十七僅二女相繼歿氏矢志守貞與諸房子姓同居六十餘年無違言壽至九十而終論曰妾與妻異妾無子女義不責以守節而氏卒守蓋分不同而貞一也觀其與諸房子姓同居六十年無間言其德性之靜一可知矣

節婦傳

卷三

圭

張 妻朱氏

朱氏平陰諸生朱景輝女適莊平張 年十九而寡
食貧撫孤迄於成立中年諸孫衆盛至不能舉名每飲
食出入皆舉手點查以悉其數氏壽至九十而終
論曰郭汾陽諸孫問安不能悉其名頷之而已世傳以
爲盛事氏以一嫠婦撫孤成立中年孫曾衆盛飲食出
入必舉手點查乃悉其數其視汾陽爲何如也天之報
施古語詎不信歟

節婦傳

卷三

重

曹鳳妻馮氏

馮氏平陰人適同里曹鳳鳳早死無出姑歿舅老貧甚
氏勤女工以養復以餘貲爲舅納癡女生子氏卽自鞠
之晝夜保抱惟飲乳置癡女懷中竟以此延舅嗣鳳有
姊子孤露無依氏並取撫之成立歿之日同里無親疎
俱往哭之所撫二子如喪母之服以報

論曰婦人夫死爲夫立後無後可立守身耳從未有女
紅積貲爲舅納女因夫無後而卒伴舅有嗣者有之自
氏始噫苦節奇智千古一人而已

節婦傳

卷三

重

丁貞女

丁貞女十圓寧都人幼許字同邑王姓子王姓子外出十年不歸其翁願退婚父母遂議改適女曰請再俟三年及期夫終不返父母與兄日促之求婚者亦踵至女度終不免乃托病卧床第水漿不入口進湯藥輒傾之至十三日而絕年二十六族子明經丁湘錦題其墓曰王氏聘婦完貞丁姑之墓從女志也

論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爲已適人者言之也女未適人所以無死而卒托病而餓餓而死悲夫一絲既定從

節婦傳

卷三

重

一而終其志潔其行芳矣

李門雙節大小張氏

大小張氏俱高安人大張氏適同里儒童李子擴小張氏適子擴弟子秀兄弟孝友嗜學父國棟生平畏見官一日以官事累及自縊死子擴痛父非命死卽投水死子秀見父兄死亦欲死以母在忍死然日夜痛父兄相繼死抑鬱成疾期年卒死子擴之死大張氏年二十四子秀之死小張氏年二十二大張氏一子天相遺腹又生子天祐而小張氏無子誓從夫死大張氏慰曰家門不幸翁及言與若夫皆死吾等義久應死然老姑在吾節婦傳

卷三

重

二人俱死則老姑死汝無子吾遺腹子卽汝子也其撫之於是兩人矢志栢舟情同姊妹事老姑終天年死論曰節孝難矣而萃於一門尤難今李氏家子死孝婦勵節植綱富扶名教兄弟姊妹安而行之無一愧焉一家慘事千秋名矣

林國奎妻鄭氏

鄭氏閩諸生林國奎妻也夫死守節有叔文方以言挑之氏怒割左耳告於宗老杖之又爲謾言投其子書龐中氏見之大怒割右耳氏父煥訟於官卞中丞永譽親鞠於轅門觀者數千人重杖叔而械繫之民大悅時大旱是日大雨俄而氏雙耳復生完好如初

論曰截鼻割耳古烈女多有之而割雙耳者特少氏一怒再怒不使禽獸之言得汚冰霜之耳令人想見顏常山嚼舌罵賊時矣中丞維持風化旣以回三年之旱而

節婦傳

卷三

毛

雙耳復生天更以顯慈婦之奇節傳之史冊豈非馨香百世乎

金騰茂妻胡氏

胡氏休寧人適金騰茂茂死時氏年二十五孤子明誠僅周晬姑尚在堂氏矢志養姑撫子明誠少患脾病且篤氏抱之涕泣禱於神曰兒金氏一綫也不可死願以身代死無恨一夕夢神人授之藥厥明服之明誠病果起姑病十年坐卧床褥氏日夜扶持凡搔抓溲溺之役皆以身任姑臨歿與氏訣曰吾無以報汝願汝得新婦異時事汝如事我耳言訖執氏手泣下而瞑

論曰程嬰存趙孤自昔稱之氏以孤病至涕泣禱神願以身代與程嬰何多讓焉精誠之至鬼神爲泣其氏之

節婦傳

卷三

天

謂歟

王貞女

王貞女吳江人許配長洲蘇氏子琦琦早夭女年十七聞之截髮誓殉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明年姑顧夫人又卒女持服盡哀或勸其改適大慟接綴幾絕父母知不可奪乃告於蘇迎歸至蘇門命去彩徹樂然後入其奠夫也拜而不哭其奠姑也哭而後拜其見太翁與翁也必易服飾言動如常時人稱貞孝王媛

論曰禮嚴內則則踰而禮廢矣顧女子多未諳書史而性貞烈者又或失之過今觀貞女於禮何從容而中也節婦傳

卷三

无

孰謂閨閣中無聖賢哉

宋貞女

宋貞女長洲人幼時父既庭授以孝經論語俱曉大義許配吳江計甫草之子準準年十五卽補邑庠生文名噪甚及期而殤於痘計至女竊痛哭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卽日屏膏沐布衣蔬食既庭奇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豫未決適有求婚於既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曰真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與準合葬焉

論曰婦人大義從一而終女曰吾死生計氏婦大義達節婦傳

卷三

手

矣微求婚者促女亦終死獨惜既庭知其女而甫草不知其媳耳然載歸合葬女志畢矣大義克留芳流千古必如此乃不愧讀孝經論語也

姚標智妻王氏

王氏南昌人適同邑姚標智三年生一子而標智歿氏年方十九矢志守節翁姑在堂紡績奉侍十餘年如一日撫其子成立娶媳生孫年八十尚康強子欲循例請旌氏止之曰男子忠孝婦人節烈皆分內事又何請焉論曰天下事有所爲而爲之者多中更惟視爲分內者可以娶婦守節旁觀難之而身其事者不覺也若有一毫爲名之心非純節矣氏之不欲

旌非矯也純而已矣

節婦傳

卷三

垂

陳壽妻朱氏

朱氏許配分宜陳壽未婚而壽得癩疾其父令媒辭絕女泣不從竟歸壽壽念惡疾不可療苟延旦夕以負婦不如死乃私市砒欲自盡氏覘知之竊食其半藥與俱殞壽服砒大吐而癩頓愈婦亦吐不死生二子夫婦竟偕老焉

論曰癩惡疾也甘心事之難矣疾者欲以壽殞生而事者甘分毒同殞難之難也卒之生未殞而疾愈冀同殞而亦生事行所未有而報予以最奇生子成佳偶爲人

節婦傳

卷三

垂

心定而造化轉不測天之佑貞烈也益信

俞新妻聞氏

聞氏紹興人適夫俞新新歿父母慮其年幼難守欲嫁之氏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耻兒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在堂兒去當誰依卽斷髮自誓父母乃不復强姑病風失明氏手滌溷穢時漱口上堂砥姑目目復明姑卒與其子親負土塋之

論曰孔曰行已有耻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士大夫敗名喪節無耻耳氏之言曰兒可無生可無耻乎此足以愧天下之鬚眉男子矣

節婦傳

卷十三

三

應繼璉妻夏氏

夏氏江西貴溪人適同邑應繼璉繼璉篤志詩書年逾冠連得疾度不起顧氏泣曰吾死矣所不瞑目者上有老父老母未盡孝養兄生甫三十餘日成立難卜是吾痛也言訖而逝氏時年二十有七哀痛不食誓以死殉舅姑百端勸諭乃復食强起理喪事生平上事舅姑克盡婦職課子槐極嚴長爲援例入太學孫六皆業儒今年踰七十例應

旌以力絀尚未得請

節婦傳

卷十三

三

論曰人生之痛莫過於親老子幼而喪志以歿有婦焉能代奉養撫孤子成立其慰藉九泉下可知也故婦人所天早喪不難在從死而難在撫孤終二人之養氏殆力爲其難者歟冰霜之節與日月爭光不係旌不旌也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漢漢
男有涵能著
有泰寧職

及門聶欽仰景思同校字

劉烈婦熊氏

熊氏建昌縣劉爵戊之妻也爵戊父早喪兄弟二人未
幾兄又亡氏來歸事姑曲盡婦職爵戊病卧床蓐迄一
載氏左右服侍無倦容迨病篤語氏曰吾家貧母寡汝

節婦傳

卷十四

一

又無子吾日夕死汝當改適氏泣曰妾安敢有他志請
先死免子顧慮姑聞之防禦甚密一日薄暮爵戊痰結
昏噴呼不應既而甦失氏所在遍求之夜半始得於基
側郭家塘中蓋見爵戊不起遂先沉也翌日爵戊乃死
氏勤於女紅不好華飾寡言笑死時年二十二
論曰余傳烈婦多矣大抵夫死遽殉不則畢喪而殉又
不則防之懈而殉未有夫將死而先自沉者有之自氏
始嗚呼視死如歸茲其尤烈者歟

烈婦崔氏

崔氏沔陽州人年十八適州人鄧起甫一月起病危氏
夜半額天願以身代起知不起囑曰吾與汝緣慳故尔
死後宜早為圖母自悞也氏嗚咽不言惟肝腸寸裂而
已及起歿氏以頭觸地血漂流見者急為勸慰乃止曰
吾當報吾夫以三年喪越二年母促之改適曰汝夫固
有言矣靈而有知必不兒咎也氏默然不應俟母去開
戶者竟日及隣人啟其門已自縊矣

節婦傳

卷十四

二

論曰觀婦殉夫始末當夜半額天時已早辦一死矣故
臨歿語以改圖不答惟嗚咽而已至忍死報三年喪亦
喪畢必死喪未畢而母復舉夫言死第早一歲耳于母
之不諒無與也然而烈矣

烈婦喬氏

喬氏鍾齡上海人湖南巡撫喬公光烈季女年二十嫁爲本縣太學生黃熙寧妻婚兩月夫死卽矢以身殉舅姑防之周不克越三旬得間竟自經初氏溺淮水既登岸復入攬所生母裙鮮弟得並拯在大梁值河決守死不登城從父命也蓋孝義之得於天性者如此及以烈聞朝官多作爲詩歌詠之

論曰余觀吉水羅旭莊侍御所製烈婦詩序道烈婦從容就義事甚悉又述烈婦鄉官語以氏之舅河源令槐

節婦傳

卷十四

三

不祀宅樹致禍因反覆辨樹之必不能神此宜不待明者而解矣而余猶慮愚者之固因神之也古今來之不樂崇正而傳會其邪說者多矣獨此樹也哉

烈婦顏氏

顏氏字錦環連平州人也年十八歸州庠生何仕芳仕芳大父廷楠爲保定令氏初歸卽登舟侍姑與夫赴官舍遇盜於邳州持兵劫仕芳攫金而去仕芳驚悸成疾抵保定越日卒殮之日烈婦頭觸棺棺震血膏髮傳而觀者駭愕積不食死未暝廷楠哭之慟氏再藉以他年早嗣大宗爲請仕芳故由諸孫來繼冢子者也廷楠諾乃絕事在乾隆癸未夏五月二十九日自氏入夫里門三日涉江湖經萬里爲夫婦者百十幾日事孀姑與夫

節婦傳

卷十四

四

本生母多於事夫者六日遇盜後侍夫湯藥者三十幾日到官衙謁夫祖父者九日後夫死者七日

論曰狀言氏姑撫尸哭胸墳屏人啟視之大如癭黑如微喉際盡手搥痕以意揆之哀傷心心怒張故隆起血墜于心而凝故深墨心痛不可耐故扼吭求速死氏死矣盜亦尋得論如法嗚呼氏死夫夫死盜盜死財財之禍人至此哉

烈婦任氏

任氏山陰人年十九適餘姚鄭雲來雲來久淹童試鬱
鬱病死時氏年二十一無子女擔以身殉日久哭泣舅
姑父母咸護持之不得死半歲後防者漸疎一日乘間
吞漆一甌姑見驚奪已無及婦女羣繞以生羊血金汁
等灌之令吐氏雖敞口仰受頃之仍涌出寔未下咽也
曰我無子女并乏猶子從死之誓夫彌留時已決不能
爲舅姑生矣以腥穢灌徒苦我耳灌者乃止移時問其
胸中何狀荅曰初吞時但覺鹹漸蜇心轉甚痛視其唾
皆血至午端坐而逝
論曰節義重則身輕故人懷必死之心者百計不能防
也氏之言曰彌留時從死已決則強之生一刻遭苦一
刻耳朕受灌時仍仰受但不下咽并歷歷述食滴狀何
從容就義也噫氏殆獨爲其難者歟

節婦傳

卷十四

五

烈婦孟氏

孟氏丹徒人年二十二歸同里金安善事舅姑助其夫
以色養歷三年如一日安寢疾氏親視湯藥衣不解帶
每夜焚香籲天乞以身代然不令夫知也安自知病萬
憫氏無出慰曰吾死事畢矣汝青年未舉子其何恃以
終身乎氏泣對曰君善自調護母爲婦憂有子從子無
子從夫未笄時已銘心版矣安初未會意及卒婦泣踊
過節無生人色欲速死家人晝夜環伺不得遂越五日
婦方晨起供湯饌禮畢入室嗚咽家人詫其戶闔亟推
視已自經至是始悟無子從夫之誓計早決矣
論曰夫爲妻縋縋毀則維不獨立大義所在炳于日星
獨難其爲蓬門少婦見義明而赴死決無子從夫一言
尤爲補義例所未備耳

節婦傳

卷十四

六

李貞女

李貞女止王金谿人許配同邑周廷燭未嫁而廷燭死氏卽乞歸周氏服喪父母不可聞廷燭祖母死又乞歸父母愈難之自是幽憂憔悴終日泣下幾不支周故家貧舅復他出不返伯舅某乃謀迎氏得歸距廷燭死時八年云

論曰嗚呼氏生不識所字夫誰何面目而甘就飢寒侍老於周豈非真知節義貞女子哉居平慷慨自誓不旋踵而變惟彼終日泣下無語者得獨完耳觀於氏之幽

節婦傳

卷十四

七

憂八年卽始要終謂年僅三十歲許乎固有以知其就木不易也已

火貞女

火貞女慈谿人年十八許字姜志宏未歸而志宏歿女年方二十歲卽哀毀赴姜守節姜素貧女早夜繢績易甘旨含酸視膳無得舅姑歡越數載舅繼亡女以青年處子經營窳劣涸盡繼血俱克如禮撫嗣子恨其敗也教之甚嚴五夜一燈焚晷課讀常聲泪俱下勗以光泉壤而大家聲性樂施予凡大義所在必勉力行之守貞三十年年逾五十邑人上其事獲旌如例

節婦傳

卷十四

八

論曰余傳貞女多人或過門或望門守志然性皆過激或足不下樓或抑鬱無語未幾卽擥疾死獨女憫姜家不造力持門戶孝堂上課膝下惟謹惟嚴終其身如一日較已結褵者行之更安此之謂正氣此之謂貞心

李貞女

李貞女山陰人父素湖北鍾祥令年十六字會稽魯弼瑛瑛祖超曾任廣東藩司伯叔兄弟多以甲科顯邑推望族年十六未娶死瑛父致書女父囑其另字時女母已故父匿書不言女忽夜夢見瑛泣謂曰予爾夫也今且死爾能相從地下否女夢中號痛醒猶哭不止疑前接魯門書必有故長跪告父詢其由父支吾應之女大慟誓死父不能堪乃語以故且慰曰爾雖許婚尚未結爾母自苦也女曰婚姻父母主之女子一言爲定父讀

節婦傳

卷十四

九

嘗治民主持風化魯門舊家崇尚節義兒將歸魯作未亡人丐爲兒請立時改收素服父爲致書于魯凡三往不允女哭泣成疾半歲死

論曰節義至性夫婦大倫至性所感雖未謀面而能見于夢父雖愛其女不能諱亦終不能奪志也觀貞女之對父數言凜然於節義門戶詩書風化所謂爲天地植綱常者欽惜乎魯之三往不允究未喻貞女從一之志耳悲夫

滕貞女

滕貞女丹徒人許配同邑吳正熙女故書香舊族甫弱齡天性明決舉止端凝年十七婚有期矣而正熙死凶問至父母秘不使聞女默會神色得寔駭踊暈仆慟不欲生父母撫慰逾數刻乃甦曰吳氏數房仗一子延宗祀今失所天偷生何益計惟以死報吳相從地下耳自是絕粒濱危者數次父母惶遽昆弟姊妹環跪泣勸曰汝許身吳氏爲吳死節宜也顧未適吳而死于滕使生汝者以死繼曾是孝媳可獨忍于親乎女慨然曰命我

節婦傳

卷十四

十

矣前此昏憤未計及耳乃稍稍進飲食次晨詣父母泣拜稟適吳守節父母初未決女正告曰兒許吳義不偷生于滕適吳後以節生罪可追也且能爲吳養翁姑立繼嗣則吳無子而有媳與有子同滕氏女庶不爲父母憂矣若不聽有死無他也父母察其志決乃聽廟見沒哭尸告靈誓以節報擇小樓孤居以針指爲色養計燕請于翁姑立姪某爲正熙後寃冤一室三尺童無得議其面者

論曰女許夫猶士許國禮無既許人而不以身殉者死

殉難生殉更難何則死爭一日生歷萬變也能歷萬變而不渝者乃堪以節著况一弱女子而始能死繼復能生雪夜霜晨茶甘如齋存沒並食其報豈不桓桓松栢歲寒不彫之偉丈夫哉

節婦傳

卷十四

十一

揚州三貞女

景氏 方氏 許氏

三貞女者江都縣有二焉曰景氏生員唐玉衡妻自許氏生員李清智妻皆未嫁而夫已喪其一則方氏甘泉縣故民邵洪章聘室也許氏以處女歸夫家守貞十六年而歿景氏現存年六十餘唯方氏奔喪不返事婦始極誠孝更割股以愈父病維揚人艷稱之

論曰女子貞潔自矢所以守身也歸夫家以事翁姑所以全節也凡 今典旌額必書貞節二字死則祀諸節孝祠焉貞也節也孝也三貞女不媿此三字矣

節婦傳

卷十四

十二

常 妻戴氏

戴氏徐溝人幼適同邑常 生一子裕綸夫死氏年二十二矢志撫孤孤苦零丁以特兼怙教其子中式武舉選鎮海衛太倉幫千總乾隆二十八年裕綸運糧北上始迎氏至婁縣吳得朝夕侍養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氏忽遭危疾卒裕綸于二十六日成服一慟而絕論曰以毀滅性禮所戒也然至性所發亦寔不暇計及焉如裕綸者因母之一生苦節方得迎養而遽擗疾以死其創極痛深殆肝腸迸裂矣傷哉死也禮雖踰孝不節婦傳

卷十四

十三

可及矣余聞之爲書至性過人四字輓之重徵并而有士君子之行爲世之忘其親者勸也後乃聞母戴氏蓋青年守志白首完貞嗚呼有是母有是子留芳千古矣

盧毓秀妻龍氏

龍氏湖北應山人年十九適本縣盧毓秀踰年生一子不三歲而夫歿氏矢志撫孤又四年而子天氏泣曰所不死者孤也今可矣堂上兩老人季子其任之以衣錦殉子棺躬視塋歸次深淵投焉以救免歸而五日不食其舅姑資其孝養也強之食且泣諭之不食姑奉盂將下拜乃食如是者又五年氏之父冠而僧者也一日具酒肉延戚媼迎氏置上座氏驚問故則曰兒年少爲兒得富家婿媒氏在門氏推案起趨厨下手白刃自刳入二寸許絕於地戚媼媒氏狼狽走凡到者喉未斷即斷咽可不死以藥傳之竟生今年且四十矣到上刀痕故在也

節婦傳

卷十四

十四

論曰氏有孤誼不得殉夫孤亡可死父將奪之愈可死使竟死矣氏其無憾也乃於溺於不食於倉卒刳到皆不得死卒幽憂困苦數十年以成其節孝之寔而全其歸受以是爲難能也嗚呼豈非天哉

顧氏建昌縣陳昭先妻也昭先常負笈遠遊氏事舅姑能不違其志昭先讀書積勞成疾年未二十賁志歿氏誓相從地下念一子生時距夫死前方二十日死則立斃無與撫者因忍死守志撫其子九疇成立現年七十矣

論曰世俗涼薄凡婦之守節者家或小康皆利其子不育甚則陰害之氏有田一頃而族人耽耽矣賴氏性定而慧防護密乃撫九疇成立予讀袁祠部爲氏七十壽

節婦傳

卷十四

十五

序袁氏更敬氏也

王氏安慶衛人年二十歸懷寧孟省罄爲繼室孟家本世族而貧氏于歸三月夫卽抱病卧床褥歛食葯餌典賣衣飾資之病劇呼天求代刲股和丸閱一年衣未嘗解帶易簪前一日生一女夫執手曰余以爲男耳今生女奈何氏泣曰之死靡他無兒何傷夫嘆曰余少孤鮮伯叔兄弟父母尙浮屠死且不瞑目氏曰妾尙存斷不貽夫子憂夫歿氏鬻租道薄田數畝治夫喪并卜地葬翁姑自以紡績資生撫女成人已適人而婿死女亦孀

節婦傳

卷十四

十六

居母女二人焚焚相依現年六十有五

論曰余傳節婦夫病而割股者殆數人事無足甚異獨紀氏者其對夫數語曰之死靡他無兒何傷妾尙存斷不遺夫子憂殆漢家古之所謂大丈夫歟何其壯也

王傑妻杜氏

杜氏會稽人年二十歸同邑王傑家貧婚時年已三十七未期年傑赴其兄玠山西平陽府幕所取道都門而病急歸渡錢塘江死肩輿中屍至家氏哀慟之中含殮盡禮越三月遺腹生一子繼官氏農家女甘貧耐苦凡柴水春鉅澆濯洒掃之役皆躬自操作與夫兄玠繼娶趙氏娣姒和協甚得姑心玠病故臨汾伯子幼繼官往扶柩歸里積勞成疾不數月而歿與趙俱孀守焉論曰虞翻與弟書云長子容當爲娶婦遠求小姓兄使節婦傳

卷十四

十七

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余嘗佩服以爲格言今觀氏以能任勤苦得姑心夫死能守節以完貞孰謂農家女不遠勝貴族哉

羅掄元妻傅氏

傅氏上虞人年十八歸同邑國子生羅掄元掄元族孀宋氏者孀居無子撫二幼女貧不聊生氏憫之以資貲請于翁姑月給米三斗錢三百文十餘年無間迨其女遺嫁又爲之助氏年二十九掄元以遊學衢州道病死柩歸氏撫棺號慟不欲生顧念舅姑老夫同母弟一庶弟二妹三俱幼膝下兒甫八歲二女更幼乃忍死持家事姑常病噎氏奉湯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四月姑卒盡哀夫三弟三妹均爲嫁娶教子煥成立現年五十

卷十四

十八

節婦傳

七

論曰余年來督運過浙上見比子煥仕州閭官俊爽明達不但能於其職甚器之然未知氏之節也今甲申秋原鉅野主簿王廷梓爲余述氏苦節狀乃嘆氏真羅門之程嬰而煥之所爲顯揚其母者方未有艾也

孔毓琇妻賀氏

賀氏沔陽州人孔毓琇之妻也年十七適毓琇得痰疾氏衣不解帶者累年一切湯藥之需除典衣飾外以績紡佐之毓琇歿矢志自守鄰婦語曰家貧衣食無資又無子奈何氏曰吾將爲夫立後雖無子而有子至衣食一婦人所需幾何慮饑死乎於是取族子爲夫後躬自操作子亦成立現年五十餘

論曰人所見不明至患難時胸無主張差却路頭者多矣觀氏對鄰婦數言何明而決也願世間男子胥三復焉

節婦傳

卷十四

十九

陳啟魁妻劉氏

劉氏沔陽州人年十七適州人陳啟魁甫一載而夫歿遺腹三月後舉一子有以年少家貧危之者氏曰無子而守節者多矣豈吾有子尙萌他志乎言者慚而退氏日夜紡績刻苦自勵卒撫其子成立

論曰節義出天性不以無子有子計也氏卽無子惟知從一耳有子之言爲不入耳之言曉示耳顧獨不解天下之勸人改適者之禽獸其心恬不爲怪耳

節婦傳

卷十四

二十

吳鵬元妻李氏

李氏高安人年二十歸同邑吳鵬元鵬元素患氣疾值父喪轉劇氏極力調護始得痊後七年鵬元竟以氣疾歿氏水漿不進日慟絕數次以姑老且病兩呱呱在抱不敢以死殉然毀傷過甚卧病經年而後能起自是姑媳相依以紡績持門戶姑常病足不能移氏出入扶掖瓦礫在地必以手剔去恐碍姑足又嘗病中風目已瞋者一日夜氏抱慟哭幾絕其子進飲食氏以姑不再生誓不復食至晨果甦又越三年而姑以無疾終計三十餘年相卧姑側每夜必三四起病劇則和衣假寐未嘗輒寢子二課之嚴皆爲邑庠生

論曰人至老病丈夫所恃者子婦人所恃者媳而媳之孝于姑也每有丈夫不能得之于子者氏以婆媳侍病姑委曲調護一片至性卒能回已瞋之日再生三年可不謂純孝所格乎又不但苦節之貞已

節婦傳

卷十四

三

劉兆璵妻潘氏

潘氏高安人年十七歸同里劉兆璵璵年舉一子又踰年而夫歿氏哀毀骨立幾不欲生姑曰幸有一子汝死將以撫養累老姑乎乃忍死撫孤孤甫弱冠又卒焚燬孤孀閉戶自守五十年如一日云

論曰婦人守節無子更難于有子氏有子矣乃弱冠而卒與無子同何命之窮也

節婦傳

卷十四

三

劉寬妻房氏

房氏高郵人年十九歸寬應劉給事第三子寬廟見後
即秉家政井井有條不數年寬卒無子越二年寬弟越
清始生子子方即以繼寬浚氏思勤二十餘年授室生
子而子方又歿

論曰氏父蘭若名進士歸劉科第世家夫寬爲桐城方
望溪先生高弟余讀望溪先生所撰傳畧曰氏少長通
漢書史記其課子方也每文成先取視摘發其瑕疵與
師友之說畧同善繪事寬歿後摹遺像如生此卽方之

節婦傳

卷十四

二十三

古列女如曹大家輩寧多讓焉不幸而以節著悲夫

汪觀廩妻俞氏

俞氏江陰人賦性嫻潔幼知大體年十八歸休寧汪觀
廩二載觀廩歿無所出氏慟不欲生然以姑在未敢死
也先是觀廩父邑庠生亮工自休寧來客錢塘入贅周
氏爲婿生觀廩妾王氏復生雲章遂家焉至是亮工沒
已八家徒壁立姑謂氏曰天禍汪氏生計寥寥我率雲
章依我母家度餘歲汝亦暫歸依尔父母待他年爲尔
擇嗣再圖相聚未晚也氏泣不忍舍姑知氏不可致書
氏父力仁自至錢塘迎氏乃歸江陰臨行泣拜姑曰娘

節婦傳

卷十四

三

無夫夫事卽媳事有孀姑不克侍養媳罪卽重夫罪也
姑命各依母氏爲生此權耳然媳腸寸斷矣請誓於姑
前作三年約媳不能迎姑代子職請死于姑前决不食
顏人世待陰譴也姑憫氏苦衷持抱泣然未敢以不食
言相期也此康熙五十八年事別後晚夜織作拮据卒
瘠若亡夫從旁督課者不三年除奉親甘肯外果積若
千金乃遣人迎姑還江陰稟命繼族姪紹芳爲嗣重奉
神主於廟且塋夫於江陰花山之陽當是時汪氏一門
聚散生死得所皆賴氏淚痕血跡營之未幾氏父母歿

雲章生母王氏亦歿續營新宅并田數十畝竭力事姑
五年姑歿喪葬盡禮復爲雲章娶婦生子德賓及雲章
死氏與孀同居飲食教誨視姪與已子同並得成立
論曰天下節婦之盤錯未有如是之甚者氏以斃斃一
身寄居母氏與姑相隔數百里卒能以織作成家迎養
老姑教育繼嗣雖偉丈夫不能及也又况秦姆道于姑
死之餘撫弱息於叔亡之後尤人所難者氏可以不朽
矣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五

韓毓秀妻韋氏

韋氏丹徒處士韋國珍女故苦節六十四年李節婦孫
女也李氏食力奉姑育子深夜紡績引氏爲伴每歷訴
其所歷艱苦當盛夏夜績蚊蟲噬足腓毒腫成癰腐圻
如甲隣嫗憐之假瓦甕令納足其中始得免啣肉慘嚴
寒以葛夾木棉自護手足皴裂血流成冰漬麻縷上成
猩紅氏問曰何自苦乃爾李泣示曰汝祖父死吾卽應
死爲奉汝曾祖妣及育汝父偷生人世苟復逸樂如常
人罪孽滋重但得寢食茶藥慰汝祖靈於地下吾願足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六

矣未亡人義應如是矧苦爲女聞感泣早夜奉事益周
謹甘分勞瘁弗倦及笄國珍爲擇韓毓秀爲壻毓秀攻
苦芸意益益自給悉出氏指血所營親族咸敬禮之知
其稟承祖妣訓者有自來也既毓秀以疾故哀毀盡禮
竭貲殯葬畢時氏年二十有九父母憂氏無出又居蓬
食藿無以自存思引歸聞養氏泣辭曰兒生死從夫義
不容貳使韓氏宗祊有主兒猶可就食母家今兒以一
身主韓祀若復舍去韓氏鬼不其餒而兒身與韓祀相
終始死則已矣針指食力奉祖妣成命倘自逸先靈其

道我乎父母欽其詞嚴義正不復強追今歷四十三年
食力外一心奉佛與祖妣同若不復知人世有天倫樂
事者潤城南岡里民咸稱為韓鐵婦以其心堅如鐵也
有以上聞請 旌慰者氏荅云生盛世安居一室得終
天年幸矣名豈婦志哉因此竟以無名老門人王濟
師悉氏苦狀為請傳云

論曰節婦多為養翁姑育子志者企代大職也韓氏
上無翁姑下無子息不歸家又不速死甘以隻身歷萬
苦而怡然自如若有所樂乎天而不改者持論則謂為

節婦傳

卷十四

二十七

韓守祀所見尤大矣此即孤臣守社稷弗去義也視祖
妣李氏苦節更為其艱豈獨後先輝映乎哉

章朝節李氏

李氏丹徒人稟性端淑髮歲父為講列女傳古賢孝貞
節事欣然聽受無倦色居常除習針指紡績外隨母氏
服勞中饋益盡井臼不憚辛勞及笄父為擇配章朝節
簡素清寒家徒壁立氏念無以為生遂罄貲奩脫簪珥
服鐻典鬻為朝節營朝夕計俾得一志讀書而躬自操
作百苦不辭年二十七朝節棄世一切殯葬繁費皆從
氏十指血跡出于二氏口授經史每夜自鳴絡緯令
兒朗誦始側以娛其心隣里間機聲書聲知正氏課兒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八

時也姑歿喪葬成禮常訓孤曰韋氏出漢高陵庠理學
名儒諱昭公後來自永清橋遷居丹徒世有清德汝父
雖未成名然茹苦讀書為士林冰玉汝輩須痛自刻勵
勉增先世光但得汝父含笑九泉汝母雖血枯骨朽無
遺憾矣中年後長齋奉佛享年九十而終

論曰節婦以貧為難而富家女為貧家節婦則尤難李
氏一身于歸後能竭旨蓄勞筋力忍飢寒經死喪承前
啟後卒使孤危一綫振作家聲俾冰清橋一脈不愧漢
代名儒門第有婦若此世不朽矣

洪明錫妻程氏

程氏新建人年二十歸同邑洪明錫逾年生子甫過晬而夫歿家素貧事舅姑脩隨必潔子稍長遣入塾課之甚嚴束脯皆取給于十指卒年七十餘

論曰氏孫鍾優貢生以循例入都道過淮陰余見其少年恂雅能文章因詢其家世始知氏苦節狀夫節婦之後多有達人不予其子必于其孫吾見氏之食報自此方隆也

節婦傳

卷十四

二十九

王偉望妻劉氏

劉氏名保潔龍泉人適同邑王偉望望早世氏年二十七哀毀滅性水漿不入口者屢日長子十歲次七歲三子僅七間月朝夕率諸孤詣夫柩前哭奠後遵姑養子之難擁始至家據田宅盡賣之家計蕭然氏乃携孤僦居鄰媼廬下每風雨則戴箬笠轉徙簷隙間炊糜粥哺孤蚤夜至姑處號泣請曰婦雖難存活猶可十指供菽水母何忍置諸孤耶始亦感其誠遂棄養子家而歸姑歿哀感隣里塋殮如儀長子從事貿遷生計漸裕第三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

子子婦俱喪遺孤清恩氏鞠之如子晚歲長齋繡佛年七十九而終後十餘年得邀旌典孫清恩江西丙子科舉人

論曰嘗讀詩至幽風之篇曰鴉鳴鴉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人而謀人之產絕人之孤曾鴉鴉之不若矣氏姑爲養子所奪田宅蕩然依棲無所恩斯勤斯之狀可忍聞乎卒乃有餘于養壽考令名相彼鳥矣固無俟鷹鷂之逐也已

鄒懋聰妻吳氏

吳氏新昌人年十七適同里鄒懋暉生子女各二年二十八而夫卒家貧一女幼翁姑年老不敢以死殉遂矢志守節以一髮婦手織紵養姑教子成立年七十餘卒論曰氏外孫新興場官候選州牧劉鍾芳往來淮上爲余述氏節孝事甚悉蓋鄒氏之門戶益盛子孫皆自澤於詩書者氏之力也苦節之繫願不重與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一

陳仁智妻鄒氏

鄒氏高安人適同邑陳仁智年二十五而仁智病劇臨歿語氏曰汝少無子當別適氏泣曰婦人從一而終禮也且君有老母妾去誰養卒苦節自勵養其姑以天年終

論曰婦之節者必孝氏之言曰君有老母妾去誰養卽如彼去君誰與守之義也大義明而節孝兼已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二

楊成謨妾唐氏

唐氏清江縣監生楊成謨妾漢陽人年十六歸楊生二女成謨歸清江逾年病卒氏在漢陽聞之慟不欲生已而自思夫遺二女死則二女無歸日且夫棺未覩亦死不瞑目因促其父買舟還清江至則哭泣盡哀舉家爲感動氏市人初不嫻織絰至是乃學習旦暮勤劬寒暑弗倦然焦勞抑鬱卒成瘵疾年二十六而死

論曰氏妾也夫死無責以守志者况兩地隔越亦無復爲氏作歸計者乃卒促其父買舟以還哭靈守志噫可

節婦傳

卷十四

三

以爲難矣

詹錫極妻徐氏

徐氏常山人適邑上舍詹錫極年二十八夫歿氏哀號迫切赴池水死家人救之得甦勉以撫孤大義隱忍偷生勗二子皆成立長子兆選分司兩淮鹽運氏年五十

旌門間歿後

勅贈安人

論曰夫死而以身殉者氣矜之隆自古爲難氏赴水而死死而生節也而烈矣皮金香字方古王烈婦可也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四

唐錫光妻徐氏

徐氏麗水人也年二十九夫唐錫光貢成均卒於都下氏矢志守貞中年子又病歿乃撫孫以繼夫業歿時年六十七

論曰三從之義從夫從子未聞有從孫者也徐氏夫死子夭筑筑孤孫遂得綿延宗祀食報於躬其不絕如綫也亦幸矣

節婦傳

卷十四

三五

本門五節湯氏 韓氏 江氏 錢氏 周氏

江都監生李天球妻湯氏宏泌妻韓氏曾傳妻汪氏皆青年守節皓首全貞其生員宏永妻錢氏長武尉柳妻周氏或代夫完孝或割股療夫節尤挺特歿後均邀棹楔

旌其門閭

論曰媯皇鍊石補天此豈其離恨天平李氏五節婦或親或疎不必具論第守志之年皆不滿二十有五何一門之天獨當其缺陷處耶

節婦傳

卷十四

三十六

李崑涵妻劉氏

劉氏丹徒監生李崑涵妻也年二十八崑涵死親老子幼氏針指易食以奉公姑延師教子皆能成立守節三十八年以壽終

論曰古云五官百體不得置之無用之區氏一娶婦耳十指之勞而孝慈兼盡焉媿世之情遊男子多矣

節婦傳

卷十四

三三七

吳門雙節方氏

江寧府學生員吳芄妻方氏監生遇隆妻亦姓方一二十四歲而芄歿一二十七歲而遇隆死兩方氏皆以節孝終焉

論曰同姓而獲二賢女同姓而有兩節婦妯娌耶娣姒耶狀皆未註其可風於世也則大道之同也抑同類之相感歟

節婦傳

卷十四

三三八

徐伯祥妻程氏

程氏江寧徐伯祥妻年二十三而伯祥死氏鍵戶端坐
不食者累日舅始不忍其死也遂奪門哀勸再三慰之
乃食後終身足跡不出房閨二十餘年如一日
論曰婦陰屬也夫死而寡陰極矣於易爲剝蓋十月之
卦也先王以至日閉闔見天心之無改移也氏固此志
也夫

節婦傳

卷十四

李九

高開樹妻羅氏

江都縣羅氏年二十九始繼室於邑廩生高開樹未數
月而開樹死羅氏矢志守貞撫嗣子如已出嗣子歿更
撫孤孫孫賴以成立現年五十九歲
論曰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又曰女子貞不字十年
乃字吾觀氏年已二十九始適人論期則已愆論字則
值十年矣乃歸數月而夫死是前十年女貞也十年後
則又恒其德而婦貞者矣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

吳銳士妻李氏

李氏江都監生吳銳士妻年二十三歲夫故終身不御綺羅守節三十年有司以聞

詔旌之

論曰李氏之節也傳無可攷大抵荼苦之狀與諸節婦同况婦之所以爲德者唯守節乃爲完人他軼事又何必采焉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一

李天祈妾胡氏

江都光祿典簿李天祈妾胡氏夫歿氏年二十餘家故貧氏資針繭度日課孤讀書長子雷早逝次子道南已卯科舉人初氏夫故後兩孤尙幼氏十指縫刺日無少休積斷針千萬歲弄篋中以識荼苦及道南舉於鄉始出以相示諸名流哀其志作斷針吟

論曰婦之節也鐵石不移蓋幾經錘鍊而志無少挫折焉氏之積斷針也謂識荼苦誠然然吾謂以勁骨而禦疾風以寸草而敵嚴霜鐵石有時而沮而婦志則難屈耳針可斷也此志益深遠矣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二

吳士璣妻張氏

張氏南昌人幼適同里吳士璣夫亡氏年二十三姑以守節爲難有聽夫旨意氏矢志不改以撫孤教子爲已任今二子靜鎮靜銘俱國學生

劉定仁妻李氏

李氏新建人幼適同里劉定仁夫亡氏年二十二矢志守節子一已娶婦而死媳亦死遺孫二其長者能讀父書

楊常壽妻王氏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三

王氏南昌人適同里楊常壽夫亡氏年二十四矢志守節撫二子成立現年五十餘

彭幹臣妻陳氏

陳氏高安縣邑庠生彭幹臣妻歸幹臣七年而夫歿氏年二十五飲水守志撫孤事舅姑艱辛備歷者六十年年八十餘卒

陳國湖妻王氏

王氏清江人適高安陳國湖生二女國湖歿氏年二十五年無伯叔始老女幼氏矢志撫養守節五十餘年歿

年七十八

論曰五節婦無行畧可敘述然此皆窮簷少婦行其心之所安無一毫欲求人知之意卽詢其行畧彼亦不能自言要其所歷之苦則有百倍於高門世族者余之急欲傳者正爲此等苦節耳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四

彭節婦

寧都彭節婦氏年二十二而寡遺孤宜也方在襁褓家故貧又無期功之親氏織履爲業從門縫中掉出易錢買者亦從門縫中投錢入未嘗見人一面亦未嘗多取一文天寒雨雪寢乏綿絮氏取稻草當被褥糊敗紙作衣彈積二十年而孤長乃令傭菜度日積羨餘稍得娶婦破屋兩間母子姑媳相聚未嘗以難偶隣人不戒於火左右宅舍頃刻灰燼而氏居獨巍然無恙人以爲苦節之感歿年七十餘宜也又無子而嗣遂絕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五

論曰衣食足而禮義生禮義生而廉耻復人至於草籍紙衣衣食之足何如乎氏磨鍊數十年苦盡也而甘未至其重惜此廉耻者咀味名義有不啻其甘如飴耳乃不火其廬天之所以待氏者若爲過厚又何至終絕其後哉豈修已在人不必問諸夢夢之天乎

李勉生妻趙氏

趙氏漳浦人遠邑監生李勉生年二十七夫故遠二子女氏矢志守貞孝養舅姑婦無子職又夫同懷兩弟俱早喪妻謝氏蔡氏皆寡夫妹遠戴亦寡氏迎歸共處與兩弟媳相勉以相舟之操一室四節婦妯娌姑嫂從來不出閭閻亦異事也並誌之

論曰繫詞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善與善羣類也松栢成行而菁葱益著茂林修竹而筠操愈堅故婦人之節每比之松栢竹箭者亦言其以類相從而已趙氏蓋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六

松栢之長幹而竹箭之嚆矢者也

陶其懷妻嚴氏

南城陶其懷妻嚴氏故進士嚴潔女也中書舍人陶學
樞之三媳年十九歸其懷懷少孤苦素有痰疾癸卯年
絕氏左右扶持以女紅具醫藥年餘懷病劇而天氏即
欲相從地下祖姑覺之止口婦有遺腹死易立孤難婦
易爲其難乎氏勉承命及婉乃女也氏曰亡人一綫如
斯而已乎死則違命撫則悖志最爲其難言猶在耳若
死焉吾甚易易也竟撫之及笄擇士人歸焉家貧饑寒
營活後夫弟其懷官比部郎遣人迎養京師氏曰無庸
也嗣子未立未亡人如去春秋祭掃誰尸之卒不至
論曰氏之却夫弟之迎養也善夫氏之知禮也禮寡婦
不夜哭況出壚乎觀其慷慨致詞唯以宗桃郎隴爲重
此又得禮意之所存者矣陶固秉禮之家一門之內各
知所重如此夫豈可多得哉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七

陶士俊妻劉氏

劉氏南城人陶士俊之妻也年二十四士俊死二子俱
幼始早歿惟翁獨存氏事翁無少懈兩孤亦成立歿年
七十三

論曰狀言氏家貧寒未獲請

旌然苦節寒貞無少長咸知之予蓋得之鄴郡太守陶
簡夫云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八

洪勳妻陶氏

陶氏南城人適同邑王人梅洪勳氏父母早喪有弟四人皆孤苦無依氏力爲提携兩家累禁仕宦爲南城著族陶時中落梅固全盛也氏歸事舅姑維謹操作如貧家婦姑性嚴厲又諸媳皆富宦女氏母家最貧凡婢妾所不爲之事氏悉親之母家有吉凶事姑不許歸寧氏亦無愠色年二十七洪勳夭姑謂其命薄也益厭之殮時氏從容拜舅姑開戶欲自經時洪勳之祖致仕家拮力救得赴且戒大義令委曲撫孤氏不敢違後數

節婦傳

卷十四

四十九

年舅之官已蜀而姑得奇疾臭惡人不敢近氏晝夜扶持浣濯穢污無少怠姑臨歿顧諸媳謂氏曰若有來生之說吾當爲爾婦以報汝也子萼洪勳死時僅三齡今已娶妻生子嶄然頭角矣

論曰婦人守節難矣守節而不得于姑此難之又難者也夫抵婦女之勢利甚于男子詭詐室家偏憎偏愛無非爲貧富起見而已氏以孤貧娶婦卒有以感其姑焉報汝之言誠之不可掄如此夫嗚呼節也而孝矣

節婦傳卷之十五

清江楊錫紱方來著

有洪洪顯
有涵能蓄
有滄允文
有泰魯瞻

及門龍泉周 璣編如全校字

歐陽晚姑

貞女晚姑者馬平人幼許字同里蔡章蔡家貧窘章服買於外女年二十六猶未嫁章買不歸而死矣女聞之泣請奔喪母不許女乃服縞素起居一小樓里有貴者

節婦傳

卷十五

一

聞女賢即使請婚母將許之女曰不賈者婦而貴者妻命不能勝也母復使女伴諷之終不可奪且拒不與言自是無敢復言者母病女輒天以身代迨母死女拊棺號哭曰天乎絕我也見生也無歸兒從母九京矣晝夜悲泣以哀死女年三十四時乾隆壬午年七月二十二日也

論曰易曰恒其德貞天下未有貞而不孝者也女之死死於孝其生也貞固不待言語云生男不如生女歐陽氏之女千古矣

梁氏山陽儒家女幼許字邑人曹試壯未嫁而壯卒父
母欲另擇壻女聞之泣曰已許曹卽爲曹家人強我有
死而已吾請歸曹氏入門執姑手號哭絕而復甦者再
族人賢之議以猶子鍾爲壯嗣女撫之如已出鍾年三
十餘死亦無子女益無倚賴與媳陳氏編蒲績麻爲活
陳氏亦善承姑意兩世皆以苦節稱

論曰天之殛人蓋亦有不得已者試壯髫年童豎耳若
無能爲干天怒者何旣天其躬而復絕其繼也梁氏女

節婦傳

卷十五

二

夢夢視天毅然自守一若欲挽已棄之天心而荅以仁
愛乃錫類而及於媳此物此志也夫

孝烈婦李氏沛縣人故福州司馬錫爵之女孫州司馬
大中之女邑儒童魏文錦之妻也乾隆二十九年十一
月文錦病歿氏年十八卽乘間投繯救之獲甦祖姑李
氏姑張氏訓之曰孝與節並重代夫侍養卽慰尔夫地
下矣何必是氏感慈訓孝敬克勤乾隆三十年閏二
月初五日姑復病歿氏於初十日夜刻自縊於寢所時年
十九歲

論曰豐沛之間古節義慷慨之士所從出也雖婦人女

節婦傳

卷十五

三

子猶稟此風氏夫死卽殉烈矣奉慈訓而止偷生僅百
二十餘日姑死氏安得不死哉凜凜乎丈夫矣此烈而
孝者也

林由義妻許氏

許氏天長人適邑人林由義生一子二女由義卒氏年二十四矢志守節事舅姑益謹氏父家亦貧氏脫簪珥勤勞紡績奉兩家甘旨數十年如一日延無錫唐逸亭課其子後逸亭老且醫無子養之終其身殁殯送還里並繪像命子祀之其族之老嫗曰氏自夫歿後衣裙皆縫紵雖盛暑密室未嘗少解卽寢息亦然年六十餘猶如常或勸之但笑答曰習慣耳子履泗州學廩生女適某亦早寡習母教垂矢節不移志

節婦傳

卷十五

四

論曰禮守身如執王言謹也懼也謹則重視其身懼則恐褻其身此士大夫之所難也氏之密紵衣裙至老猶云習慣強恕而行之言可味哉至待逸亭一事亦爲今所僅見云

唐溥霖妻陽氏

陽氏靈川人父孝廉元復年十七適臨桂贈刺史唐瞻和長子溥霖事舅姑以孝聞姑先歿翁老家益貧氏常衣繡佐甘旨翁歿溥霖哀歿死遺孤家相僅月氏時年二十七呼天搶地瀕死者再瘁力經營喪葬事夫弟尹登賢書佐湯陰令擢中牟宰巡氏家至任所事氏如母乾隆辛巳秋河決邑之楊橋尹倉皇夜出召夫昇土塞城門氏率娣登廨樓望巨漲洶洶急遣家僮縋城出告尹曰官與民常同患力禦之母返顧顧家室如蒼生

節婦傳

卷十五

五

何尹乃疾馳楊橋隨諸大吏督率保護境藉以安大吏喜尹能薦擢鄭州刺史氏今年六十餘遺孤家相又卒尹生子爲立嗣

論曰楊橋之役中牟民殆矣哉其以令爲保障也詎知娶婦登樓令無返顧民之賴以圖存者氏之力也與民同患數言其有司之龜鑑歟

高安翁妻丁氏

丁氏蕪州人故贈公高安翁之側室今貴州廉使積之母也高故閩人挾貲貿金閩歷有年所而氏歸焉嫡鄭嫡之二子及婦皆遠在閩中安翁年六十歲氏始生子積積六歲而孤凡養生送死諸大事皆氏竭力經營以成典禮撫積仍居吳下延師督課俾繼書香更取諸揭券召所逋負者示而焚之衆咸服其識感其義更得貲賴以圖存積年十六而氏又歿伶仃孤苦遠寄數千里念父若兄皆籍庠序家世又爲閩之望族乃援例服官

節婦傳

卷十五

六

西江觀察繼調江南所在以賢聲著兩次恭遇

覃恩贈父如其階嫡鄭及氏皆恭人望山榕門兩相國制撫兩江三吳時皆爲之立傳積今秋陞貴州按察使論曰積自言母如苦舍辛艱危備至其貞行苦節比於少艾而守志者更十倍之雖年例格於請旌之條而程郭六珈邀榮身後積可謂能孝矣至焚券一事吾鄉漫士少宰傳中稱爲女中豪傑知言哉

王周妻吳氏

吳氏宜興人故翰林庶常吳公端升少女也年十五適故辛丑進士王兆符之子順天府學廩生匡爲室氏幼秉父教通詩書知大義匡亦少孤篤學厲行與氏所以事其母者甚至匡母亦故家女卽吾鄉故明給諫曾公二濂之女孫而青藜先生之弱息也曾與王吳皆屢世通家故母之督其子與率其婦者最嚴有家法未幾匡以疾卒時氏年二十六慟不欲生念婦姑年老乃強活凡經營窳窳諸大事并救水之需皆資十指焉焚券孤

節婦傳

卷十五

七

娶食貧茹苦數十年奉養老姑未嘗一缺甘旨姑現年八十餘毫而多病氏早夜調護寢食與俱而杵臼紡織之聲襍以哭泣隣里爲之哀感氏今年五十歲吳氏翁同年德州盧雅雨司饒兩淮時憫氏苦節純孝恒存卹之論曰令甲縉紳家女若婦雖寡例無再醮之女違者論如律王與吳胄遠遜乎華矣况氏識詩書大義廉耻之道既秉家訓蓋已植自性生乃其伶仃孤苦漂搖卒瘡實有難以圖存者故氏之節也卽所以爲孝也而孝又所以成其節此尤爲不可及云

曹仙僑妻程氏

程氏江寧人年十八適曹仙僑未兩載而仙僑死氏遺
娠越月誕一子氏流涕賦四截句有今日呱呱當日血
寒燈隻影賦招魂又云此兒解事如能早同穴何難速
訂期聞者嗚咽酸感氏翁歿力貧殯葬爲文祭奠語更
沉痛曹氏無親屈氏乃依母家十餘年不聞言笑未幾
而孤殤母家密爲防護氏乃得不死今守節二十六年
年四十五歲

論曰女子能文天與以不幸也蔡琰易安著已然予聞

節婦傳

卷十五

八

曹令女之事知氏之節爲能世其家乃既失所天復奪
其子造化之忌才也至此極哉而守志完貞賢於蔡琰
易安遠矣

陸氏

陸氏吳縣人年二十歸邑之沈氏子踰三年而夫疫死
氏忍死事翁及庶姑針指力作以資奉養翁歿喪葬克
如儀沈族故丁寒未有謀立嗣者乃撫翁弟之子志爰
教育成人守節二十八年而卒聞里賢之請於三吳撫
軍旌其門

論曰沈故名族也隱侯之子孫衍吳中者不可勝數本
支百世當無遠而弗推何氏之卒也竟無有爲之立後
者傷哉貧也

節婦傳

卷十五

九

蕭廷揚妻薛氏

薛氏漢川人邑文學昌禧之女適同邑子蕭廷揚廷揚死距氏結褵之夕十年耳生二子皆幼穉氏翁煥登賢書授大冶教諭翁歿氏携兩子赴大冶任所扶觀歸里江行遇暴風舟幾覆者再氏披髮號天竟以獲濟抵家經營窶窶致哀盡禮同姑柩合窆焉長子春授職衛千戶次子普中式乾隆癸酉科舉人氏現年七十四歲計守節四十五年楚北學使吳樹屏先生旌其門曰荻影風清

簡婦傳

卷十五

十

論曰舟行遇風狂飈危浪英雄之感情絕矣氏一弱女子耳想其行泣且號披髮籲天如死翁何如藐孤何如見其形如聞其聲矣賢哉孝也孰謂淑神無靈天道或真哉

程門三節婦 朱氏 彭氏

朱節婦者安東諸生程嗣立之母也嗣立子風衣有文名當世咸師事之朱年十五歸程朝徵爲側室年二十八而朝徵歿時風衣甫九齡朱督責甚嚴篝燈課讀不成誦不令就寢程故素封朱操作如貧家婦風衣守母教布素亦如貧家子及風衣列膠庠令傾貲結交天下士故風衣得肆力文章主淮北文壇士之道淮陰者如東晉名士之人陶公門也故母之賢聲益著而四十年之苦節遂膺梓楔云

節婦傳

卷十五

十一

彭氏風衣妾也風衣嫡妻方歿後乃歸焉年二十九而風衣卒風衣以結納故家益貧氏茹苦力作教養遺孤事諸嫡子如父兄育所生子女婚嫁率如禮守節二十餘年年五十三歲

車氏風衣次子安東學生植婦也植病亟氏割股救夫植竟不起氏時年二十三奉翁命立伯氏次子豫爲嗣守風衣家教以名節自樹督嗣子豫嚴毅方正無少懈情豫有聲譽序氏守節三十三年年五十五歲

論曰予通籍時即聞淮安周白氏程風衣能文章而風

永尤善詩工書畫江浙諸名士無不亟稱風采賢迫予
駐節淮陰而白民風衣已早世矣訪其軼事得風衣之
母若妾若媳貞節狀予故爲之論列云

節婦傳

卷十五

七

程燦 妻舒氏

舒氏山陽人故訓導儀衡女潯州府知府程堪之媳也
氏夫監生燦早卒無子時氏年二十歲以始在不卽死
針指縫紉代夫事母倫極艱辛鄉里以孝聞今守節三
十一年年五十一歲

論口素封之家忽然敗落其處境恒不得比乎閭閻蓋
難於其猝而不難於其常也氏夫家故業塩莢時稱極
盛沒竟蕩然一無所有氏丁此際雖輾轉荼苦亦第完
終身其烏能挽未轉之天乎

李宏道妻王氏

王氏上元人故孝廉王棟女適江都李宏道翁姑皆早
世氏年二十八歲夫復病危氏延醫露禱晝夜靡寧者
二百七十餘日夫歿絕粒者又復四日孤子芳甫八歲
氏截指瀝血書誓守貞子芳弱冠生子斯康而芳又早
卒氏同媳臧更撫孫斯康讀書成立名列上庠氏守節
四十三年當道以事聞

詔旌如例

節婦傳

卷十五

七

論曰十載膠鶼一朝別鵲穉雛汨汨乳燕星呈此同難
以歲計而并不可以日計者也氏二百數十日之維持
四口之絕粒益生死之間以日計而復以歲計矣四十
三年之貞瞬息耳氏固視之如常也

孫廷鈞妻祝氏

祝氏山陽人適邑儒童孫廷鈞事姑楊氏極孝姑疾亟氏割股和湯藥以進夫復病危氏又割左股齋天以身代夫死氏時年二十四歲遺孤僅六月忍死撫育織紵紡績資之讀書孤弱冠補邑庠生淩孤亦早世更撫孫龍文唯教以讀書爲事雖極貧苦至老猶甘之也今現年七十一歲計守節四十七年

論口傳所集割股事多矣未有割而沒割者謝味何嘗誠出於不得已而安於不自覺蓋幾於忘其身矣股何

節婦傳

卷十五

十四

有哉

王嘉妻張氏

張氏上海人適會稽王嘉生子女各一年二十七夫歿子幼病翁在堂氏輾轉調護凡藥餌之需無不竭誠盡致翁歿喪葬如儀皆氏十指經營未嘗丐助也育子基成立幕遊淮揚間氏今年六十一守節三十五年論曰婦人之寡也有姑在猶可相爲倚毗翁則尊而嚴者也况重以病乎氏以婦職而兼子職難矣又以母而代父也氏之勤劬不益著哉

節婦傳

卷十五

十五

嚴秉球妻郭氏

郭氏分宜人適邑文學嚴秉球氏年二十九夫歿子甫四齡食貧居處茹苦守貞事翁姑以孝聞子名思錫誦書有成立

論曰袁州之分宜有介溪焉其水清冽而潔故以介名邑之人士多清介自喜而女子亦能以貞潔自矢如郭氏者其選也

節婦傳

卷十五

十六

蔣門三節

廣西全州蔣門三節婦者康熙辛卯舉人蔣杞之妻曹氏監生上梧之妻謝氏貢生上桐之妻唐氏皆本州人也曹舉三子而夫亡明年其夫之仲弟亡又明年其季亡曹請以季子嗣仲復以仲子嗣季謝與唐矢志各撫一孤曹實先志而成之謝故大家子知書禮能養舅姑志和於其先後如同懷唐昏三月而寡求死不得舅姑更憐其年少屬其父迎還而諷之則引避他日語激即趨厨下引刀衆奪之乃又不得自刺自是不復歸寧姑

節婦傳

卷十五

十七

老尤能以獨力分肩二妯之勞三嗣皆成立有孫且貴乾隆十七年

詔旌其門時曹年六十有三謝少於曹者一歲唐五十有四矣

論曰嗚呼三婦之不幸之皆蚤喪其夫而以節見也脫復不幸而三婦者有一之激於義以死又不幸而有一之如其夫之短於算以不得成其孤而表其門也其于天道何如也而三婦又皆得於其算之長如此不可謂不幸也雖然幸不幸而豈三婦之心哉而豈三婦之爲

之也哉

節婦傳

卷十五

太

陳世倫妻周氏

節婦周氏廣西臨桂人少通女史孝經小學等書長適同邑陳世倫倫家貧業儒以薪水不給輒欲改業氏力勸讀并出粧資助之得爲諸生倫亡氏年二十四一子甫歲餘老姑尙在堂自念身殉則陳氏書香絕矣乃矢志撫孤卒課其子遊膠庠當夫亡後偶歸寧有以改適諷之者氏正色曰長者何爲出此言涕泣不止後遂不復歸寧現年六十

節婦傳

卷十五

九

綱常宜獎而成之者余傳節婦見母家往往多勸改適此在裙釵輩或溺於愛今日長者則其人固顰眉丈夫也亦爲此禽獸之言何哉

湯應聘妻王氏

節婦王氏廣西臨桂人適靈川生員湯應聘年二十八夫死遺一子氏矢以身殉迫于翁姑命撫孤家素貧藉紡績爲口食計翁姑歿身後諸事無措告助族黨乃得集事越數年仍以紡績償之終身素服暮年或有勸其衣錦者曰未亡人偷生爲翁姑與幼子耳有餘留爲祭掃可也美服何爲乎歿年七十六

論曰宰氏欲以期易三年夫子曰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蓋心之所不安卽禮之所不敢出也今氏之却錦

節婦傳

卷十五

辛

衣也則終身不安矣婦于夫可以終身不安爲人子者乃于三年中爲越禮之事獨無人心乎

嵇象裕妻張氏

節婦張氏山陽候選州同張兆瑞女年十六適安東嵇象裕五載象裕卒無出氏痛不欲生以有誓姑在遂忍死姑遭奇疾遺矢氏日夜侍拂拭湔滌無少倦姑卒生計益艱憑十指作計甲如蝕且有脫者當姑革時立堂侄楹爲夫後課之嚴每夜持麻一兩續燈下令楹誦讀績竟始息楹以是勵志爲府學生

論曰敬姜以貴族猶績績婦人分也氏則并以績課讀績之分與讀之晷相終始楹之入庠其績之引而彌長

節婦傳

卷十五

壬

歟然則楹可不務績學哉

梁朝元妻朱氏

節婦朱氏山陽人適沐陽梁朝元朝元歿氏年二十六誓死守志翁之桂邑庠生因氏止一女乃繼娶楊氏生一子翁歿毀不欲生未幾叔復歿氏傷家不造血淚長泫泫下目以警堂伯咸貢生梁坦憫其苦迎養於家以堂侄鑑爲其後坦子應昇繼父志焉年八十三

論曰無子而守節苦矣至暮年而欲繼無人并其口而轉之視無告窮民抑又甚焉如貢生梁坦者衣食之又爲擇繼庶幾好義可風者已

節婦傳

卷十五

圭

濰縣三節婦

荷節婦韓氏張節婦吳氏張節婦李氏皆山東濰縣人也韓夫歿以族子爲後年饑以續爲糧一日不再食比豐亦必甚饑乃再食吳婦三日夫歿無子以傭自活雞粟糠草葉爲食餘一日食卽閉戶一日李婦張者二年夫沒有乳下兒翁姑憐其少因自明得聽守志以十指作四口食恒不自飽翁鬻豆粥暮間翁鈴聲輒起出代肩而歸嘗夜汲及子落井皆救免在生年五十有八吳九十有二韓七十有三

節婦傳

卷十五

圭

論曰悲哉三婦之貧也然卒自力以完其操能固窮也然則不能固窮而妄希有所樹立者嗚呼鮮矣

五烈婦

段烈婦于氏山東濰縣人嫁爲本縣段維垣妻無子夫疾篤氏前白舅姑欲殉夫死卽日縊其同縣周忻之妾曰鄭氏樂陵縣人忻死與忻妻毛氏共守忻之弟將逐其嗣子而奪鄭志乃縊于世榮之妾曰胡氏山陽縣人世榮妻前死有子而胡無所出世榮客死歸殯於鄰家人咸就殯所胡請暫還城縊於家齊廷彬之妾曰宋氏宿遷人廷彬妻楊氏無子朱生二子皆殤廷彬死未告楊曰衣敝荷面夫君奈何楊不解曰詎改爲之卽日縊

節婦傳

卷十五

誦

杜扁戶縊縊以帶帶絕易以繩裴璐之妾曰馬氏安邱縣人璐妻王氏無子馬有子王氏妬之璐死虐使馬強嫁不可忍曰乃倚汝子耶奪子閉已室謂汝子我子子不復汝有也馬縊則告於官曰不聽嫁故縊也事皆乾隆二十二年以後

論曰婦夫死無子以身殉義也有嗣子與出腹子義不得死而卒劫於貪妬以死嗚呼鄭馬之遭尤窮哉

李貞女

李貞女濰縣人幼養於某姓爲子婦年十五未婚一日家人咸他往鑊戶竟日隣人怪而喚之不應啟視則已自縊死女之姑有淫行女耻之懼見及故死其里中人云
論曰女不死必污之污之不得必凌之凌之不巳必死之至於如是死而已之節成姑之惡彰矣嗚呼此非貞女之所忍也

節婦傳

卷十五

誦

韓烈婦

韓烈婦李氏山東濰縣諸生韓夢齡妻也夢齡歿氏所生一子一女繼殤氏乃繼事在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距夢齡死百三十幾日時年二十有五歸韓者八年逮事夢齡母以孝聞能助其主婦之造初氏哭夢齡哀既哭子若女不成聲乃止哭澣布擊絮陽為卒歲計乘間自經墮室屋梁下垂繩長長踞俯首以死三日殮面如生

論曰論烈婦者謂凡激於氣而繼身如燭或者悔而懸

節婦傳

卷十五

案

而不可下矣倘以救免者云然耶氏安於義全任己力以致其絕故異是嗚呼可謂善言烈婦者矣

邊門雙節

江西峽江邊祥琳妻李氏吉水人邊祥琅妻羅氏本縣人琳與琅同懷兄弟也李年十八歸琳七年羅年十七歸琅十年皆寡琳有子啟昂生一歲而琳歿琅有子二女一而琅沒先後疾篤時皆目其婦曰家貧屬累卿以藐孤於是李與羅皆不得以身殉後琳子能成立而琅二子皆殤以伯氏祥球子啟隆嗣羅取婦王氏生一子隆又卒其子年六歲矣李今年五十有九羅年五十有七例皆得旌

節婦傳

卷十五

案

論曰嗚呼二氏之各重其夫後以心許夫不即死而以貧守也豈不真知節義丈夫女子哉余獨哀羅氏之兩殤其孤中歲又死所後兒而撫孤孫乳乳也而卒與李氏同作苦完名節以老可不謂極難歟

劉門雙節

沈氏江西新建人年二十歸同邑劉立榮五載夫亡遺一子立志撫孤孤長娶媳陶氏越一載孤亡無子陶與姑同守節未幾姑亡陶隻影而已咸鮮期功家無立錫饑則采野菜充口食不以爲苦現年五十五

論曰沈始以有子守而卒無子陶則直以無子守耳姑媳之間並爲其難可敬也抑西山蕨薇古今高之然男子也如氏之野采充食絕無悔心方之西山同歟否歟難歟易歟

節婦傳

卷十五

禾

曹氏劉氏

節婦曹氏劉氏皆江西南昌人曹適同里楊心琰年十九夫亡遺一子翁姑在堂勵志苦守教子成立劉適同里喻秀林年二十四夫亡遺三子勵志守節事姑孝能得歡心姑歿喪葬如禮曹現年四十九劉現年五十一

節婦傳

卷十五

羌

袁曰素妻劉氏

劉氏龍泉人幼時同里袁曰素之父母卽抱養爲媳未
婚曰素入四川後音問斷絕有傳曰素已死者氏哭之
哀憔悴日甚翁姑憫之欲令改適氏聞痛哭曰妾入袁
門久矣未敢卽死者以自幼沐翁姑恩夫死當以媳代
子耳肯再出袁門含羞蒙耻作傷敗風化事耶翁姑知
志不可奪爲擇服屬子使撫之翁姑卒遂首垢面爲營
殯葬白是母子相依爲命及年過五十曰素忽自川歸
相見悲泣恍同夢寐白髮相對卒爲夫婦

節婦傳

卷十五

辛

論曰氏暮年卒諧夫婦不得以貞女著然非其意之所
及料也當時若一念少差卽後悔無及矣存之以愧世
間女子得疑信之傳而欣然改字者非但留閨門中一
段佳話也

郭敬瑛妻蕭氏

蕭氏龍泉人年十六適同里郭敬瑛時翁姑已卒惟繼
姑及祖翁姑在堂氏婉婉柔淑善事堂上人敬瑛卒氏
年方十九哀痛欲絕殯時以頭觸棺期死祖翁姑俱年
逾八十扶杖哭諭之乃忍死氏夫兄敬瑋亦無子祖翁
姑乃擇族子使撫之不數年敬瑋亦卒兩翁相依而已
論曰死氏志也至於八十祖翁姑扶杖泣諭則真有不
忍死不敢死者矣然而婦似俱婦撫及同族子爲後何
門祚之薄也

節婦傳

卷十五

壬

李巨五妻郭氏

郭氏龍泉郭燦明女幼知書年十七適同城李巨五巨五業儒得喀血疾氏以歸巨五數年無所出且憂夫之一綫可危也屢勸置妾未允未幾姑卒服闋巨五將應郡試氏復脫簪珥令卽於郡中國之事未就而巨五疾大作比歸氏醫禱百方至焚香告天乞以身代卒不起氏肝腸寸裂水漿不入口及盡棺已暈絕矣父聞馳諭曰婿未歸土豈汝死日耶且汝未有子若不爲夫立後俾李氏絕祀亦汝夫不瞑之目慷慨從容易擇其難者節婦傳

卷十五

三

而圖之氏咽鳴不能答張目領之而已嗣撫夫服屬子慶溥爲後課之嚴慶溥亦能遵母訓克紹父業

論曰婦性多妬氏獨多方勸置妾賢矣至夫死而暈絕瀕于死矣其不死者倖耳卒遵父命爲夫立後卽當年置妾之心無二致也

李英伯妻郭氏

郭氏龍泉郭貞卿女年十七適同邑李英伯八年生子英伯以疾卒氏年二十五老姑在堂倚氏爲命朝夕無以自給氏乃爲隣人任舂糲則與三子食其粗糲而潔滌灑以養姑姑病兩足不仁氏背負起居日夕不倦姑每夜數起氏卧三子於側一燈焚香操作以俟十餘年向晦而息者日不逾時姑卒氏以女紅所積營葬三子稍長氏督之自食其力次第娶媳一家內外克儉勤氏之教也年八十餘無疾而卒

卷十五

三

論曰孝庸行也惟庸益難觀氏之養姑與事姑有男子所不能者而氏以一貧弱女子行之十餘年如一日世未有節而不孝者其信然歟

李文賓妻羅氏

羅氏龍泉羅宗叔女年十六適同邑李文賓文賓故長家子父母歿後蕩廢生業氏親之教受捶楚泣泣操作以給朝夕文賓常累日不歸一日有媒者突謂氏曰文賓日內且嫁汝氏聞憤極以杯擊之破其顙遁去李氏巨族文賓住宅去族里許氏披髮毀容哭入李氏宗祠擊鼓集族人哀訴其故且曰妾死饑寒作李氏鬼願也安能生而忍耻作他人婦貽兩姓羞耶族紳耆嘉其志欲拘文賓斥責不可獲慰氏遣歸氏號哭曰妾殆不能

節婦傳

卷十五

妻

歸矣妾夫被人誘惑豈能遽改且所居寥寒數烟事或不能終止夜半搶奪則薄命死期速耳族衆乃以近祠閑宅安置卒拘文賓約束之氏更委曲勸諭頗易前轍越歲舉一子而文賓猝得疾不起時氏年二十五哭曰天乎命耶妾無樂其生久矣今得相從入地幸也顧此呱呱者又困子以求死不得耶拮据爲營葬辛勤撫孤以冀成立

論曰智勇兼而後成節氏之杯擊媒者勇也訴於族衆衆慰歸而不從智也卒能使夫改易前轍則所裨于夫

者大矣夫死而矢志撫孤此固氏所優爲無足異者

節婦傳

卷十五

妻

劉濟哲妻郭氏

郭氏龍泉郭介叔女年十九適同邑劉濟哲生三子夫病且篤語氏曰吾家徒壁立我死汝何以自活汝自爲計可矣氏泣曰妾士夫家女敢虧從一之義卽有不幸子幼姑老吾不可以死殉侍吾十指儘可自給惟冀天憐念疾必瘳耳未幾夫亡氏絕而復甦者數四脫袴珥爲營殯葬氏時年二十八外家哀其無可依倚欲俟服闋迎其母子氏聞而哭曰就食豈長久計耶且子母子得食衰老之姑饑寒莫措護之婢如母於是日夜操作

節婦傳

卷十五

美

或偕數齡之子躬自灌園食粗糲藥羹力以事其姑姑卒哀毀骨立雍正壬子陽侯爲災毀民居無算計水已及氏扉之半時氏長子年十餘寄學在外有欲負氏以出者氏毅然拒曰古人斷臂何義吾身可令他人負耶舉刃子起曰以此相託吾寧死此耳頃之水愈漲氏登樓危坐長子聞而奔救哀號莫濟見者憐之爲謀竹筏往破椽瓦覓氏氏見子來相抱哭方登筏離數丈而屋傾矣後爲長子娶媳生一孫未幾兒媳相繼卒三子亦亡年逾六十猶執一孫相依膝下夫胞侄某謂佳

宅不吉商之氏欲以宅售氏泣曰吾所以苟延於世爲夫後嗣計耳今老矣子天孫呱呱數齡庸可恃耶卽不然吾當爲劉氏守此一塊土耳遷徙非未亡人之所敢知也聞者哀之

論曰紀伯姬罹火保傳不至卒不出氏罹水患卒不肯令他人負以圖倖免何古今賢媛所見之一轍也暮年至子媳俱亡止呱呱一孫猶爲夫守舊宅不忍他售此皆丈夫之所難者噫古今來有定見者始有定守氏之守豈僅節哉

節婦傳

卷十五

美

易凶疎妹詩首王睢閨門化理其萃泰
梯梁我皇英不刑於滌汭何以感四門
之穆遊女弗移於江漢何以作萬邦之
孚第惟是不冠不履不保傳詩書以進
德不賓朋縞紵以知名寸閨尺闕而外
有莫與指屈其氏系燕行者中饋無遂
酒食是議宜無所施其責脩邪俎豆者

跋

一

道之馨旂常者功之鹿笙簧酒醴者文
采風流之網彪邦國是又無所與於閨
中之月旦也者顧嘗諦言之理與氣之
胚渾人物倪諸羞惡妙爾清明激盪日
星充塞天地夫何所弗完乃死生存亡
慘愉榮顛利害情歆之文文戰則癰癰
則削故家之子弟漸以侏俳亡國之大

夫甘為臣虜信斯言也律之男子而弗
能齊律之婦人而恕之益恕矣律之男
子之節而弗能柴律之婦人之節又奇
之益奇矣且夫韶年解珮子夜分釵席
冷霜苦香銷縞帶悲團扇者豈為無盡
之秋怨分鏡者猶有重圓之月而此則
天荒地老影吊腸迴魂不可招何有於

跋

二

夢墜不可掘何及於泉更復嗟四壁之
蕭然嘆一寒而至此哀茲惻獨生不受
憐如彼嗟來死寧為餓堂之上瞠然已
髡膝之下藐焉始孩使一伶俜弱嬰仰
而補已亡之白華俯以當未廢之蓼莪
泪梭血縷日營營於蓬燈華月中恒不
自知其口瘡手瘃以畢此未已未了之

局斯則潘騎省所謂生民之至艱而荼
毒之極哀者至於無子而孀殞身同穴
未婚而寡執節奔喪哀天難之匪忱遘
天禍之未悔為婦之烈為女之貞疇非
百鍊千錘有以樹蒸縞之風聲維元黃
之浩氣昔人上貞女解云草萊之婦人
師心率已蹈茲四德而彤管未暉令聞

跋

三

不彰非所以表賢崇善激揚貞風良有
慨乎其言之可我

國家敦飭彝常崇獎貞淑

恩命屢沛閭德咸升年來大春官彙冊
以聞者歲寢倍昔第或僻塢窮扉為司
牧吏採察之所難遍奄茲隙晷冷迹銷
聲試望平原歛魂縈骨使掃眉者氣索

封綏者心灰謂風雨之酸空煎碧血即
齒牙之慧不附青雲誠不能不悵恨於
香山林竹門柳之篇者吾 師清江夫
子含咀道腴主持風教雅不欲以柔翰
浪墨諛物標標惟是秉懿植節恒喜談
而樂道之往者乙丑之春 夫子直南
宮墀浔從都門受知受業門牆晨夕問

跋

四

以家慈君苦節縷陳 夫子惓惓嘉歎
作冰搯鶴筭四字額使郵跡為慈母壽
且與言曰余悲夫世之履貞行潔而沉
抑弗彰者凡幾也將以見聞之所及暨
諸見見聞聞之所無弗及紀實垂信其
道大光子能佐余耳目邪 璫銘之不忘
嗣是北馬南樞垂十有餘年璫始通籍

令淇泉五載丁丑秋解官跡里潯河濱
淮謁夫子於漕署且以積所見聞者
復師命師喜甚悉出年來所製諸
節婦傳使校訂以屬開離又謂是見見
聞聞者猶有所未見未聞期以續見續
聞輒附益焉堯惟夫子風勵激勸
之意為無窮也竅宇之大也方類物羣

跋

五

之浩且蕃也舟車有所弗經鱗鴻有所
弗接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詩十五國
風其稱名指事詠歌貞婦者惟衛共姜
一人一人豈僅僅於十五國中哉風謠
弗載疑闕良多如周南漢廣召南行露
野廣諸篇皆文王化澤所移易而統以
言游女不可求女子貞潔自守不為強

暴所污明乎二南草澤之間其秉禮守
義之婦人女子實繁有徒第風詩未及
悉指其名目至漢成帝時劉子政採詩
書以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効
者作列女傳八篇以諷趙衛今舉其傳
中所列夫死守義者僅衛宣夫人齊杞
梁妻楚伯嬴貞姬衛宗二順魯陶嬰梁

跋

六

高行陳孝婦代趙夫人等十人而衛之
共姜獨弗及又如已寘婦邯鄲羅敷皆
漢成以前人史籍之所已載者子政亦
擗管遺之王臨川謂其述諸狂女以為
迂而未知其不廣搜貞婦以為漏也今
夫子以無窮之意及無窮之人所謂見
見聞聞者其有窮邪人之見其所見見

聞其所聞聞者又寧有窮耶聞中人以其所丁之難而百折不回者垂之傳傳中人以其所丁之難百折不回而垂之傳者風之天下後世之人匪列顯者亦含毛髮所以言夫具此形軀留正氣以還天地者亦所以媿夫為人臣子懷二心以事君父者堯堯不敏不能悉贊我

跋

七

夫子之高深謹字錄篇訂而志所由來於簡末戊寅春月門人龍泉周堯敬跋



著書紀事而事無闕倫常書無補教化徒博華浮以自逞筆墨才藻雖衆目共賞君子必深恥之召南於淮上舟中守凍得覩宮師漕憲清江楊公對酌談心如舊相識以公學行卓然有古名臣風心慕已久及一相見恍

如開卷誦讀之晤古人其樂不可以言語形容也公自出撰刻節婦傳十有一卷見示嗟乎此真士君子崇尚道義闡發幽光上以推廣旌表所不及下以勸勉立志之可傳其有被於倫常教化不甚

深且遠矣哉即就文論文能用
經心而搽史筆自足泣鬼神而
貫金石人各為傳之各為論非
有古良史材安能至此訪博擇
精隨得隨錄公自序已蕝其凡
名南病不能文聊識數語簡末
乾隆壬午新春後學天台齊召

南拜跋

二

節婦傳十五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楊錫紱撰錫紱字方來清江人雍正丁未進士
官至漕運總督諡勤懇是編蒐采近時節烈事迹
各為小傳惟據其耳目所及故未能賅備又每得
一人即為續刊故印行之本卷帙多寡往往不同
云

覺祀紀蹟十卷

〔清〕康偉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覺祀紀蹟

十卷》提要

覺祀紀蹟

文林郎興化府教授康偉然謹纂

卷一

至聖譜畧

至聖孔子

卷二

四配列傳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覺祀紀蹟 目錄

卷三

十一哲列傳

閔子損

冉子耕

冉子雍

宰子子

端木子賜

冉子求

仲子由

言子偃

卜子商

顓孫子師

朱子熹

卷四

從祀先賢列傳

蘧子 瑗

林子 放

澹臺子 滅明

宓子 不齊

原子 憲

公冶子 長

南宮子 适

公哲子 哀

商子 瞿

高子 柴

漆雕子 開

樊子 須

司馬子 耕

商子 澤

有子 若

梁子 鱣

賢祀紀蹟 目錄

二

巫馬子 施

冉子 孺

顏子 辛

伯子 虔

曹子 邴

冉子 季

公孫子 龍

漆雕子 徒父

秦子 商

漆雕子 哆

顏子 高

公西子 赤

壤駟子 赤

任子 不齊

石作子 蜀

公良子 孺

公夏子 首

公肩子 定

后子 處

鄒子 單

奚容子 藏

罕父子 黑

顏子 祖

卷五

從祀先賢列傳

榮子 旂

甸子 井疆

左人子 郢

秦子 祖

鄭子 國

縣子 成

原子 亢

公祖子 句茲

賢祀紀蹟 目錄

三

廉子 潔

燕子 伋

叔仲子 會

樂子 歆

公西子 輿如

狄子 黑

邾子 異

孔子 蔑子 忠

陳子 亢

公西子 藏

琴子 張

顏子 之僕

步子 叔乘

施子 之常

秦子 非

申子 楨

顏子 曾

左子 丘明

顏子 <small>何</small>	秦子 <small>冉</small>	從祀先儒列傳	目錄	公羊子 <small>高</small>	穀梁子 <small>赤</small>	孔子 <small>國子</small> <small>安國</small>	伏子 <small>勝</small>	毛子 <small>萇</small>	后子 <small>蒼</small>	董子 <small>仲舒</small>	高堂子 <small>生</small>	鄭子 <small>康成</small>	杜子 <small>子春</small>	諸葛子 <small>亮</small>	范子 <small>甯</small>	卷七	從祀先儒列傳	王子 <small>通</small>	韓子 <small>愈</small>
縣子 <small>亶</small>	牧子 <small>皮</small>			公羊子 <small>高</small>	穀梁子 <small>赤</small>	孔子 <small>國子</small> <small>安國</small>	伏子 <small>勝</small>	毛子 <small>萇</small>	后子 <small>蒼</small>	董子 <small>仲舒</small>	高堂子 <small>生</small>	鄭子 <small>康成</small>	杜子 <small>子春</small>	諸葛子 <small>亮</small>	范子 <small>甯</small>				
樂正子 <small>克</small>	公都子																		
萬子 <small>章</small>	公孫子 <small>丑</small>																		
周子 <small>敦頤</small>	張子 <small>載</small>																		
程子 <small>顥</small>	程子 <small>頤</small>																		
邵子 <small>雍</small>																			
卷六																			
從祀先儒列傳																			
目錄																			
公羊子 <small>高</small>	穀梁子 <small>赤</small>																		
孔子 <small>國子</small> <small>安國</small>	伏子 <small>勝</small>																		
毛子 <small>萇</small>	后子 <small>蒼</small>																		
董子 <small>仲舒</small>																			
高堂子 <small>生</small>																			
鄭子 <small>康成</small>	杜子 <small>子春</small>																		
諸葛子 <small>亮</small>	范子 <small>甯</small>																		
卷七																			
從祀先儒列傳																			
王子 <small>通</small>	韓子 <small>愈</small>																		

司馬子 <small>光</small>	范子 <small>仲淹</small>	從祀先儒列傳	目錄	黃子 <small>幹</small>	陳子 <small>淳</small>	真子 <small>德秀</small>	魏子 <small>了翁</small>	何子 <small>基</small>	王子 <small>栢</small>	趙子 <small>復</small>	卷九	從祀先儒列傳	許子 <small>衡</small>	金子 <small>履祥</small>	許子 <small>謙</small>	陳子 <small>澣</small>	王子 <small>守仁</small>	陳子 <small>憲章</small>
歐陽子 <small>修</small>	胡子 <small>瑗</small>			黃子 <small>幹</small>	陳子 <small>淳</small>	真子 <small>德秀</small>	魏子 <small>了翁</small>	何子 <small>基</small>	王子 <small>栢</small>	趙子 <small>復</small>			許子 <small>衡</small>	金子 <small>履祥</small>	許子 <small>謙</small>	陳子 <small>澣</small>	王子 <small>守仁</small>	陳子 <small>憲章</small>
胡子 <small>安國</small>	楊子 <small>時</small>																	
尹子 <small>焯</small>	羅子 <small>從彥</small>																	
呂子 <small>祖謙</small>																		
卷八																		
從祀先儒列傳																		
李子 <small>侗</small>	蔡子 <small>沉</small>																	
張子 <small>栻</small>	陸子 <small>九淵</small>																	
黃子 <small>幹</small>	陳子 <small>淳</small>																	
真子 <small>德秀</small>	魏子 <small>了翁</small>																	
何子 <small>基</small>	王子 <small>栢</small>																	
趙子 <small>復</small>																		
卷九																		
從祀先儒列傳																		
許子 <small>衡</small>	金子 <small>履祥</small>																	
許子 <small>謙</small>	陳子 <small>澣</small>																	
王子 <small>守仁</small>	陳子 <small>憲章</small>																	

薛子瑄 胡子居仁

羅子欽順 蔡子清

陸子隴其

卷十

崇聖祠紀畧

肇聖王木金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

詒聖王防叔公 昌聖王伯夏公

啓聖王叔梁公

配祀先賢列傳

覺祀紀蹟 目錄

六

顏氏無繇 曾氏點

孔氏鯉 孟孫氏

配祀先儒列傳

周氏輔成 張氏廸

程氏珦 朱氏松

蔡氏元定

竊以學者日讀聖賢書必志聖賢之學非徒沾沾帖括遂畢廼事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故士希

賢賢希聖聖希天學問無有可止之境而聖賢又無不可學而至也

至聖先師孔子道德垂萬世歷代帝王莫不尊隆而崇祀之及門先賢七十餘人佐享廟庭先儒自周秦漢唐以來其有羽翼聖經扶植名教者皆得從祀焉蓋所以報功德於前人而示法則於後世者也我

本朝重道崇儒邁越前古

聖祖仁皇帝駕幸闕里躬行釋奠頒

覺祀紀蹟 目錄

七

宸翰遍懸殿庭又以朱子發明聖道爲功最鉅陞

配十哲之次今

上卽位親謁國學園橋講學追封

先聖五代並加王爵奉祀崇聖祠增入橫渠張子

父配祀兩廡復改左周二程張邵六子爲先賢

躋七十子之列又增祀先賢先儒二十有六人

酌賜賢儒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仍頒

御書聖賢匾額詔天下郡縣改避聖諱嫌名尊崇典禮有加無已其所以風示天下者至矣偉然

猥以菲材歷叨秉鐸幸逢

聖天子崇聖右文之時思欲振厲士風闡明理秘日
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乃質鈍學淺終未能望
見涯涘可以稍追尸素之萬一然拳拳於學者
之意則未嘗一日忘也故自蒞羅庠以來公餘
不敢暇逸覃思極研搜羅群籍與得夫聞見者
著四書說義及八閩鄒魯蒙訓輯要等書三十
餘卷此編則於

先聖先賢以及歷代先儒載在贛祀者取其生平

贛祀紀蹟

目錄

八

德業出處詳加考核迄今八載廼獲成編凡十
卷顏曰贛祀紀蹟蓋聖賢往矣所存者蹟耳學
者苟由蹟而求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
取其行事而步趨之取其道德之微旨而深味
窮究之庶幾循序漸進堂與可階作聖之途意
在斯乎方今學者幸際

郅隆之朝得廁士林之列莫不皆知道德之同然
矧夫讀其書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願與潛
心體會勉力追求將聖賢如望不必當駿奔執

遵豆見禮聞樂而在在有俊見儼聞之思矣上
可以繼往下可以開來萬古不朽之業在是矣
則其所得與沾沾帖括者又孰多乎哉閩漳康
偉然中江氏謹識

贛祀紀蹟

目錄

九

至聖譜畧卷一

至聖孔子

孔子諱丘字仲尼其先宋之後也周封微子於宋五傳至弗父何讓國於弟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於公族故以孔爲氏孔父生木金父避華氏之亂而奔魯因家焉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爲陬邑大夫娶施氏有九女而無子妾生孟皮字伯有足疾復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顏父問

賢祀紀蹟

卷一

三女曰陬大夫聖王之裔其身長十尺武力絕倫雖年長性嚴不足爲疑孰能爲之妻二女莫答其季徵在進曰從父所制父曰卽汝能矣遂妻之以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冬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申時生孔子周正之十月卽夏之八月也以其禱於尼山故因名丘云孔子未生之先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爲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去及誕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房中聞鈞天之樂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面備五嶽四瀆胸

有文曰制作定世符箒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

賢祀紀蹟

卷一

二

峙坐如龍蹲望之如仆仰之如升身長九尺六寸手垂過膝腰大十圍孔子生三歲叔梁公卒顏氏卜葬於東防山之陰六歲陳俎豆設禮容群兒化效相與揖讓七歲入小學十五歲志於大學十九歲娶亓官氏二十歲爲魯委吏料量平子鯉生適昭公以二鯉賜孔子孔子榮君之貺遂以爲名而字伯魚二十一年歲爲魯乘田畜蕃息二十二歲始教於闕里初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將死誠其嗣懿子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有宋而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滋益恭故其禹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予侮體於是粥於是糊余口其恭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之後若不當世必有達人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至是懿子與兄南宮敬叔及顏路之徒皆受學焉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合葬於防孔子曰古者不祔塋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

以來祔塋矣故衛人之塋也離之魯人之塋也合之吾從魯遂合塋焉又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正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崇四尺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而始成笙歌二十七歲刻子來朝叔昭子問官孔子聞之往見刻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彝猶信二十八歲習射於瞿相之圃觀者如堵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適晉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正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

贊紀紀蹟

卷一

三

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正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正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正得其爲人默然而墨頎然而長眼如望牟心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曰師蓋云文王操也三十歲齊景公與其大夫晏嬰狩魯界因入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紼之中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

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鄭大夫公孫僑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正甚矣三十三歲在齊聞周先王廟災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景公曰何以知之對曰釐王變文武之制崇尚奢侈天災之不亦宜乎俄頃果報釐廟災公驚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三十四歲及魯將觀禮於周南宮敬叔言於魯君魯君與之

贊紀紀蹟

卷一

四

一車兩馬一豎子俱至周歷郊社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嘆曰吾乃今而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入后稷廟有金人三鍼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燭燭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君子知天下之不可尙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

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誠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訪樂於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滋之形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文公曰方今周室衰微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孔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

賢祀紀蹟 卷十 五

者也見老聃聃周之守藏史也因而問禮焉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贈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察人過者也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爲人子者毋以有己爲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見老子其猶龍乎孔子自周返於魯而道益尊弟子日進三十五歲魯季

氏與邠氏以鬪難故得罪昭公公使邠昭伯率師擊季氏師敗昭伯死公懼奔於齊魯亂孔子適齊三十六歲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時景公失政田氏厚施於民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故孔子及之景公說欲封尼谿之田晏嬰沮之曰儒者之道累世莫能殫當年莫能究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景公乃止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三十七歲自齊歸魯往觀延陵季子

賢祀紀蹟 卷十 六

之子墓曰其合禮矣三十九歲在魯是年顏回生四十二歲魯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定公初年孔子不仕四十三歲在陳四十四歲返魯四十五歲邾隱公卽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孔子詳告之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也孔子顧謂弟子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因喟然嘆曰嗚乎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蓋世守之以怯富有

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四十七歲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正所聞半也正聞之木石之怪夔閭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墳半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遣使問孔子曰骨何者爲最大孔子曰昔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爲大矣吳使曰誰爲神孔子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爲神社稷爲公侯皆屬於王者使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之君守封禺之山爲釐姓在虞夏商爲

贊記紀蹟

卷一

七

汪罔於周爲長翟今爲之大人使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使曰善哉聖人四十八歲在魯弟子日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四十九歲陽貨專政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五十歲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子欲往子路不說孔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五十一歲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制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而器

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邱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皆則焉定公曰學子之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已哉五十歲由中都宰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定公問曰二三大夫皆勸寡人隆敬於高年何也孔子對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尙齒夏后氏貴爵而尙齒殷人貴富而尙齒周人貴親而尙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焉年之貴於天下久矣公曰善哉五十三歲由司空爲司空冠定公命

贊記紀蹟

卷一

八

之曰宋公之子弗父何孫魯孔亾命爾爲司寇示重其祖也魯有父子訟者孔子同往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子曩告子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喟然嘆曰嗚乎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戒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而後刑可卽也初

平子莖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善臣孔子謂宰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則將亂也其聘我者孰大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何不先自遠於刑罰自此以後國無爭者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者奢侈踰法至是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蓋孔子先之以教後之以刑故無奸民云齊

魯紀紀蹟

卷一

九

大夫犁鉏言於齊侯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爲好會於夾谷定公將以乘車好往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公從之至會所爲壇位土階三等以具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既畢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萊人以兵鼓譟而至將以劫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齊侯心忤麾而避之有頃齊有司請奏官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

孔子趨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榮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晏子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請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鄆謹龜陰之田以謝過

魯紀紀蹟

卷一

十

魯人築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謝城焉五十五歲定公十三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秉政七日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焉則不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處足以振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

此乃小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誅夫殷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里乙
子產誅鄧析史付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
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
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
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
之乃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
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叔孫輒因費宰公山弗狃
率費人以襲魯孔子以公與季孫仲孫叔孫入於季
費祀紀蹟 卷一 十一

焉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之沮之不可
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
文衣而舞康樂及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陳列於魯
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再三將受焉乃語
魯君爲周道遊從觀之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
可以行矣孔子曰今魯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吾猶可
以止也桓子旣受女樂君臣荒淫三日不聽政郊又
不致膳俎孔子遂行宿於屯師已送曰夫子非罪也
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費祀紀蹟 卷一 十二

人其如予何於是絃歌不輟匡人知非陽虎圍乃解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是年冬十二月定公將墮成圍之不克孔子去匡過儀儀封人請見出曰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過蒲反衛主遽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予所

魯紀

卷一

三

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遂去衛過曹是年魯定公卒哀公立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微服而過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類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然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

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五十七歲至陳主司城貞子家時有隼集於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矢石弩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人問孔子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變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令德以肅慎氏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之金櫃中果得之時皆稱孔子之聖孔子居陳三年會晉楚爭強更伐陳陳嘗被寇

魯紀

卷一

古

於是孔子去陳五十九歲復過蒲會叔孫氏以蒲畔衛蒲人止孔子謂孔子曰苟無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非義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嘆曰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佛肸爲中牟宰趙

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嘗擊磬有荷簣而過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孔子旣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亾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

覺祀紀蹟

卷一

五

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也而殺之止聞之朝胎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夫禽獸之於不義尙知避之而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鄉作陬操以哀之其辭曰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河不濟還輟自鄴復反於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

遂行復如陳時爲魯哀公之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夏魯廟燔南宮敬叔救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桓釐廟乎已而果然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侯與孔子登臺而觀問曰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孔子曰衆以子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乃赦所執吏而罷築臺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旣葬康子欲召孔

覺祀紀蹟

卷一

六

子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乃止六十一歲自陳如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祭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居葉未幾友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爲隱者使子路問津焉他日子路從而後遇荷篠丈人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父子植其杖而

芸子路以告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時宰予在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無用此也楚昭王渡江一物觸舟使使來問孔子曰此萍實也齊有一足鳥集於庭齊侯怪之左右莫識使人問孔子孔子曰天將雨商羊鼓其應至矣已而果大霖水泛溢六十三歲在蔡時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昭王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

魯紀紀蹟 卷一 七

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若用於楚則陳蔡諸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嘆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爲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顏淵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楚昭王聞之興師以迎孔子乃得至楚昭

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今尹子西沮之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先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楚狂接輿者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去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陳在陳思魯狂士發歸與之嘆遂反衛六十四歲在衛初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蒯聵之子輒立是爲出公晉納蒯聵而輒拒之蒯聵在戚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子曰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

魯紀紀蹟 卷一 八

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是年季康子用公之魚之言召冉有冉有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子貢知孔子意欲歸魯因誠冉有曰卽用以夫子爲招云六十七歲猶在衛夫人元官氏卒其明年冉有帥師敗齊師於清季康子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對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也曰聖人也用之有名播之百

禮記紀蹟

卷一

九

屯蹇喟然四望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克道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淚潺湲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止未知其爲儒服也問儒行又問大禮孔子並詳告之問取人對曰人有五儀語具大戴禮問人道孰爲大對曰人道政爲大語具家語又問政對曰文武之道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語具中庸他日哀公又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當是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乃叙書刪詩定禮正樂以明先王之道翼易以闡陰陽之旨然後六藝備經教成古書自黃帝迄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斷遠取近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定可爲世法者編次爲百篇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其重複上采契稷中述商周之盛下至幽厲之缺以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

禮記紀蹟

卷一

三

凡三百五篇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於禮則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於樂則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晚而好易序彖象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上下說卦文言序卦雜

贊記紀蹟

卷一

三

卦傳謂之十翼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於易則彬彬矣以詩書禮樂教人而以求仁爲指因人荅問如天之因材而篤焉詳具論語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嘗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顏淵卒孔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天喪予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獸傷其左足見其膚而角以爲不祥賜虞人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乎來哉反袂拭

涕曰吾道窮矣因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乃因魯史作春秋上自隱公元年下訖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年其事核其辭約其指博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據魯尊周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天子而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春秋成而天下之亂臣賊子懼焉其曰春西狩獲麟者

贊記紀蹟

卷一

三

卽絕筆也夏六月齊陳恒弑其君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七十二歲喟然嘆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日呼魯子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乃以大學授曾子其言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語具大學又以孝經授曾子其言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而齊太史子輿亦謂南宮敬叔曰夫子生於衰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書定禮樂作春秋讚易道垂訓後嗣以爲法式凡所教誨三千餘人或者天將與素王乎夫何其盛也七十三歲春聞子路死衛出公之難哭於中庭夏四月孔子早作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摧乎哲人其萎乎旣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吾將安仰梁木其摧哲人其萎吾將安做夫子殆將病也趨而入孔子嘆曰賜爾來何遲也明王不作天下其孰能宗乎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下則猶賓之也正殷人也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子殆將死也寢病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卽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己丑周正之四月卽夏之二月也哀公諱之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斃斃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

魯紀紀蹟

卷一

三

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予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時子思童年不爲禮君門人治喪備古禮於是年六月初九日葬魯城北泗上與夫人元官氏合葬弟子皆心服三年乃相訣盡哀而去子貢反廬於冢傍復居三年然後歸弟子及魯人從之家者百餘室因命曰孔里冢去魯城一里冢塋百畝塋中不生荊棘樹以百數皆四方弟子各持鄉土異種所植魯人世無能名者墓高丈餘前爲石壇其厚三丈方亦如之壇石縱橫各七其數四十有九魯人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冢上故所居室後世因以爲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於漢二百餘載不絕高帝過魯以大牢祀焉平帝追謚爲褒成宣尼公北魏文帝改謚爲文聖尼父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尊爲先聖唐玄宗追贈爲文宣王宋正宗改封爲至聖文宣王明太祖卽位視學釋菜詔天下府州縣衛通祀孔子封號如故世宗嘉靖九年釐定祀典改稱至聖先師孔子大清初封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後復改封至聖先師孔子

魯紀紀蹟

卷一

三

聖祖仁皇帝二十三年行幸闕里

御書萬世師表頌懸文廟 賜曲柄黃傘張於殿庭又

御製至聖先師贊并序文頒立學宮贊曰清濁有氣剛柔有質聖人參之人極以立行著習察含道莫由惟皇建極惟后綏猷作君作師垂統萬古曰惟堯舜禹湯文武五百餘歲至聖挺生聲金振玉集厥大成序書刪詩定禮正樂既窮象繫亦嚴筆削上紹往緒下示來型道不終晦秩然大經百家紛紜殊途異趣

黷祀紀蹟

卷一

三

日月無踰羨墻可晤孔子之道惟中惟庸此心此理千聖所同孔子之德仁義中正秉彝之好根本天性庶幾夙夜勗哉令圖邇源洙泗景躅唐虞載歷庭除式觀禮器摘毫仰贊心焉遐企百世而上以聖爲歸百世而下以聖爲師非師夫子惟師於道統天御世惟道爲寶泰山巖巖東海泱泱墻高萬仞夫子之堂孰窺其藩孰窺其徑道不遠人克念作聖雍正元年皇上親詣太學行釋奠禮追封孔子以上五代並加王爵二年祭帑金十餘萬重建闕里傳諭各直省文廟

務加整飭聿新三年復頒

御書生民未有四字匾額又詔天下郡縣改選聖諱嫌名尊崇典禮遠隆前代世襲封衍聖公翰林院五經博士太常寺博士及世職曲阜縣知縣四氏學教授尼山洙泗學錄各一員歷朝俱著爲令云

黷祀紀蹟

卷一

三六

四配列傳卷二

復聖顏子

顏子魯人名回字子淵邾國之後也夷甫顏有功於周分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傳至顏無繇娶齊姜氏生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天姿明睿聞一知十年十三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而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爲己不重爲人不輕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爲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爲亂之爲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饗祀紀蹟

卷二

一

饗祀紀蹟

卷二

二

曰請問其目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矣然其馬將必佚昔帝舜工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民力造父不窮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求馬不已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已而東野畢之馬果以佚聞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爲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十七歲從孔子於衛北遊於農山與子路子貢侍各言其志顏子曰回願得明王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咸寧無戰鬪之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去衛過匡

人圍之顏子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曰子在
回何敢死二十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
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
問爲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將西遊於
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
恭則遠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
勤此四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
厄於陳蔡之間孔子知弟子有愠心召顏子入問之

賢記紀蹟

卷二

三

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
顏子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焉雖然不容
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不修是吾醜也道既已
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
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
吾爲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嘗謂顏子曰
家貧居卑胡不仕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饘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線麻鼓琴足以自娛
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

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
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
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
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也若回者其至乎孔
子又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
於得祿直於持身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
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
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
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

賢記紀蹟

卷二

四

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
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
乎屢空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
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
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
子曰吾聞之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
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衛將軍
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之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
者七十有二人其孰爲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

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

佐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言志曰願無伐善無

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是年孔子翼易贊顏子於大傳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三

十二歲卒時周敬王三十八年卽魯哀公十三年秋

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慟至謂之天喪予哀公

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

贊紀紀蹟 卷二 五

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階向尸而哭其恩賜之施

不有竿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

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

問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對亦如之墓在魯城東防山

之陽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

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賜世襲五經博士一員

大清康熙二十八年

御製贊曰聖道早聞天資獨粹約禮博文不遷不貳一

善服膺萬德來萃能化而齊其樂一致禮樂四代治

法兼備用行舍藏王佐之器雍正三年 賜御書德冠四科匾額懸於祠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鄆國之後也夏少康

封其次子曲烈於鄆魯襄公時爲邾莒所滅鄆世子

巫奔魯因嘆曰國旣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

氏三傳至黜生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稟篤

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薪於野客至其家母以手搯

臂參卽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

贊紀紀蹟 卷二 六

以呼爾耳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

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

孔子在楚以父命從學於孔子孔子曰參也魯曾子

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

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

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

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

君子之道四史鱣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聞夫子

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

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君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君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可爲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家貧食力敝衣躬耕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嘗芸瓜誤斷其根父暫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病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

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顧謂曰參汝可語明王之道與曾子曰非敢以爲足也請因所聞而學焉孔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此之謂明王之道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廉讓則下恥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七教修則四海無刑民矣曾子曰敢問何謂三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聲而天下和篤行三至則天下之君可得而知天下之士可得而臣天下之民可得而用矣自是每侍孔子輒有所問凡王朝家國之禮經權常變之宜靡不反覆窮究焉孔子以其能通乎道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二十六歲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又以己意爲

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悉備焉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違親而爲人役辭不授嘗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隔隔乎不可尙已乃止三十一歲曾皙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塋父於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轡者爲之止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居武城有越寇去之寇退而反左右疑之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氏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居鄆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退而後復來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焉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

魯記紀蹟

卷二

九

舍也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鄆數之十罪而曾子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迎之曾子妻以蒸梨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荅曰梨蒸小物爾猶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子申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也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屐而踵決曳蹤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尙欣欣

魯記紀蹟

卷二

十

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非爲賤也悲不逮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又曰孝有三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又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

禮記紀疏

卷二

十一

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也禮者履此也義者宜此也信者信此也強者強此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耳曰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置慈愛忘勞

禮記紀疏

卷二

十一

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學頃之起母死不歸曾子薄之遂與絕交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疾革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以執燭童子曰華而晄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矍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側未安而沒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言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入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中乎四德者也墓在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曰

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鄆伯宋封鄆國公元
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一員大清康熙二十八年

御製

贊曰洙泗之傳魯以得之一貫曰唯聖學在茲明
德新民止善爲期格致誠正均平以推至德要道百
行所基纂承統緒修明訓辭雍正三年 賜道傳一
貫匾額懸於祠

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逮事孔

聖紀蹟

卷二

七

子幼時孔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
不修將忝祖乎孔子曰爾孺子何知子思曰伋於進
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
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笑曰然乎吾
無憂矣嘗問於孔子曰物有形類事有誠僞必審之
奚由孔子曰出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窮理不
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孔子卒七十子之徒散遊
諸侯間子思獨師事曾子宗聖祖之學年十六適宋
宋大夫樂朔與之言曰尙書虞夏數篇善矣下此迄

於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

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朔曰
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爲上而乃故作難知之
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
人所以爲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子之言者伋荅
之曰道爲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子何似之
甚也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請攻之遂圍子
思宋君聞而救之得免魯悼公元年子思歸於魯曾
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

聖紀蹟

卷二

七

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不至焉者跂而
及故君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
起悼公二年子思去魯適衛曾子謂子思曰昔吾從
夫子遊諸侯夫子未嘗失禮而猶其道不行今觀子
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易各有
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
體然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
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得士則昌失
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

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齊平公二十五年子思適齊齊君嬖臣美鬚者立於側齊君指而笑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鬚者以與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偃得寓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惠多矣無此鬚者非所病也衛敬公元年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焉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褊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華門其榮多矣願未有可以報

黻祀紀蹟

卷二

五

君者惟進賢耳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願聞先生所以爲賢者子思曰君將取士以名耶抑以實耶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衛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世農夫也衛君乃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也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也不嘗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嘿然子思居衛適有越冠或曰冠至盍去之子思曰如偃

去君誰與守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才可將五百乘衛君曰吾知其可將然變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其所妨者細也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豈可使聞於鄰國耶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時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

黻祀紀蹟

卷二

六

孰甚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有福矯之則逆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哉詩云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何以爲國衛君問於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衛君曰寡人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富貴貧賤人者君也朝廷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就所以見疏者乎

故兢求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以無非也衛君曰然乎寡人今知過矣衛君曰道大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衛君曰善衛敬公十一年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上者子思之子白也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力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焉而莫之見也

黌祀紀蹟

卷二

十七

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又謂子上曰有可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豈非志乎成其志者非惟無欲乎夫錦鑽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太牢所食不過克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門人縣子牟客申詳曾申之徒時問業焉子思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體敬也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清且明國家以寧

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又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又曰君子之心導耳目小人以耳目導心衛敬公十六年子思記魯論卽論語也衛昭公三年子思居衛衛人有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嘆曰鰥雖難得貪以餌死士雖懷道貪以死祿又曰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又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是時魏文侯雅好賢以卜

黌祀紀蹟

卷二

十六

子夏爲師友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也敬田子方子思時隱居於衛而文侯不能師君子少之子思緼袍無裏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遺之狐白裘子思辭曰妄與不若棄物於溝壑假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或謂子思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子思曰然假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受粟爲周乏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度義而行耳豈以爲介哉魯穆公元年子思自衛反魯時年已七

十餘矣穆公以公儀休爲相泄柳申詳爲臣而特尊禮子思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曰爲之奈何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然矣又問曰立太子有常乎曰有之在周公之典穆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故立制垂法順之爲貴魯人有公儀潛者樂道好古恬於榮利子思與之友穆公因

魯紀紀蹟

卷二

十九

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曰如君之言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鉤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穆公問曰縣子言子之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人知之而譽臣是爲善有助也此臣之所願而不可得者也修善而人莫知則必毀

臣是爲善受毀也此臣之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曰不欲人知恐人譽已臣以爲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穆公三年子思在魯穆公謂子思曰寡人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願先生教之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莫如除一切非法之事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抑亦可乎穆公曰諾穆公五年齊田會以廩邱叛田氏間止溫欲以其邑適魯穆公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子思曰臣雖能之義

魯紀紀蹟

卷二

二十

所不爲也彼爲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此罪誅之人也臣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穆公亟見於子思曰干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穆公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臣蓋自是臺無餽也穆公欲以爲相老萊子聞之見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爲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非人臣

也子不見夫齒乎齒剛則相磨舌柔終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時魯諸臣皆世襲榮寵遞相傾難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能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竊以爲言之過也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也子盍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求容於世爲行道也毀道求容又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求容罪也吾弗改矣乃適衛值懸子問禮焉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乃作中庸以述聖祖之業爲傳三十三章舉夫天人性命之學存養省察之要聖神功化之極悉發揮無餘蘊焉教授弟子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子年八十卒於衛歸葬孔子墓南史記作六十二歲或傳百餘歲宋贈沂國公元稱述聖公明嘉靖中改稱述聖子思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大清康熙二十八年

續紀

卷二

三

御製贊曰於穆天命道之大原靜養動察庸德庸言以育萬物以贊乾坤九經三重大法是存篤恭慎獨成德之門卷之藏密擴之無垠雍正三年 賜性天述祖匾額懸於祠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父激娶仇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間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三歲喪父母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街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豆俎揖讓進退母曰此誠可以居子矣遂定居焉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旣而悔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

續紀

卷二

三

之廢學若吾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子而長不乏食孟子懼遂旦夕勤學不輟娶由氏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不入婦辭母求去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孰存所以將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謝過留其婦時孟子立志願學孔子治儒術往見子思子思悅之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今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昔吾從夫子於剡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稀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之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

覺祀紀蹟

卷二

三

乎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孟子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矣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與爲詐此爲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此皆利之大者也孟子年四十而道既通善知言養氣之學隱居求志不動於心而從遊者日衆公孫丑萬章之徒皆來受學於是明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類曾子思之道以誨門人曹交者曹君之弟也至鄒問道欲假館受業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是時鄒以魯閔鄒政日微穆公不能用孟子孟子亦欲歷聘諸國乃適宋有告子者實不知性而妄言性孟子惡而闢之時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語宋臣戴盈之戴不勝以廣進善去闕市之征皆

覺祀紀蹟

卷二

三

不能從焉。值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至。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惠王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不能用也。王寅，梁惠王卒，襄王立。孟子見其不足與有爲，故去梁。友鄒不見諸侯者數年，弟子多疑而問之。丙申，滕定公薨，世子使然友之鄒問喪禮於孟子。孟子告以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後三年，孟子應聘至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也。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倡爲並耕之說。孟子友覆闢之然，滕井地之政卒不能行。孟子在滕，滕國小而弱，介於齊楚兩大之間。孟子知滕之終不能存也，乃反於鄒。明年適齊，見宣王，因問霸功而以保民啓之。宣王以爲客卿，當是時，宣王嬖信王驩，而鄒衍淳于髡之徒皆心害孟子。子孟以道不行於齊，又母老有憂色，擁楹而嘆。母問曰：「子何憂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居位，不爲苟得，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母

魯記紀蹟

卷二

三

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寡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宜。」以言乎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之義，我行乎？我禮子何憂乎？於是孟子將欲奉母以歸，而母乃卒矣。遂以母喪去，位歸葬焉。越三年，服除，乃反於齊，見宣王於崇，而不受祿，有去志也。時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問計於孟子。孟子告以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宣王不能用，燕人果畔。宣王以爲慙於孟子，云：「一日，宣王托疾召孟子，孟子亦稱疾不朝，遂致爲臣而歸。以道終不行於齊，故也。」去齊居休三宿而後出，晝冀齊王之或悔而追也。他日謂充虞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過魯，時平公四年也。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南陽者，魯之

魯記紀蹟

卷二

三

中都也先是爲齊所侵至是平公欲因齊湣王之亂興師取之而以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無所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不悅其事亦寢不行平公於是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者沮之孟子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遂適宋宋王偃者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廣地數百里欲霸諸侯然偃實無道諸侯目爲桀宋有二戴亦不能用二戴者卽盈之

賢祀紀蹟

卷二

三

不勝也孟子度不能有爲於宋復反於鄒爲歸老計矣當時天下諸侯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處士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之宋之滕之魯所如不合乃返而述唐虞二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與公孫丑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七篇之中於所以尊王賤霸崇正闢邪尤三致意焉序堯舜以來相傳之統而曰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

乎爾蓋以明其身任斯道之傳而又俟後聖於無窮也嗚乎孟子之爲天下後世計至深遠矣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於鄒塋四基山之陽子墨受業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萇詩傳嘗引其語史記云卽孟仲子宋封鄒國公元贈亞聖公明嘉靖中改稱亞聖孟子賜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大清康熙二十八年

御製贊曰哲人旣萎楊墨昌熾子輿闢之曰仁曰義性

善獨闡知言養氣道稱堯舜學屏功利煌煌七篇並

賢祀紀蹟

卷二

三

垂六藝孔學攸傳禹功作配雍正三年 賜守先待後匾額懸於祠

十一哲列傳卷二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幼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閔子爲父御車身寒失綯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欲出後母閔子泣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爲感悔孔子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蒨秦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蒨秦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蒨蔕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裴旂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寢深又賴二子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裴旂相隨視爲壇土矣是以有蒨秦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使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

覺記紀蹟

卷三

十一

必在汶上矣其言婉而決以德行著名居親喪三年畢入見孔子孔子與之琴使絃之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莫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哀公十三年閔子年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側閭閻如也孔子樂之卒塋騫山之陽有祠在范縣唐追封費侯宋加封瑯琊公後改封費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閔子大清康熙間 賜世襲博士一員雍正三年

賜御書躬行至孝匾額懸於祠

覺記紀蹟

卷三

二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與顏路之徒同受學焉以德行稱亞於顏閔尸子曰孔子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亾忽古今顏子侍節小物冉子侍孔子曰吾以六子自厲也孔子爲魯司寇以冉子爲中都宰嘗從厄於陳蔡之間後得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亾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後以不及門追思之墓在東平州北十

五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封鄆侯宋封東平公明
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大清雍正二年 賜世襲博
士一員

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
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
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

魯紀紀蹟

卷三

三

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
治化也必刑政相泰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
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
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刑者例也例者
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他日爲季氏宰
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孔子嘗謂其可
使南面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冉子問
於孔子曰書云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
謂之悖勃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

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教也
哀公六年從孔子厄於陳蔡子貢嘗對衛文子曰在
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過不錄舊罪是冉
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
用也然後稱怒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冉子卒葬曹縣東北五十
里俗呼冉垌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加封
薛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大清雍正二年
賜世襲博士一員

魯紀紀蹟

卷三

四

宰子

宰子名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
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
失之宰子蓋深警之也宰子從孔子厄於陳蔡使於
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宰子曰夫
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
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尙德清素好儉仕
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
不衣帛車器不飾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

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
潘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
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
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
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
辱君之重貶乎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
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
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
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
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
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子問
鬼神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孔子
並告之詳具家語又問君子尙辭乎孔子曰君子理
以爲尙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宰
子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
善爲說辭又謂其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
宰子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贊記紀蹟

卷三

五

按左氏傳無宰子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
也亦字子我非宰子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
云爾宰子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封齊侯宋封
臨淄公加封齊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宰子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
著名善爲說辭嘗從孔子求爲目孔子曰汝器也
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
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
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問
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未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
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在衛冉有曰夫
子爲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曰仲尼
焉學對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

贊記紀蹟

卷三

六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皆知其賢故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端木子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又以不欲加諸人爲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與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端木子乃

續紀

卷三

七

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之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及魯也端木子實從之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玉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鄆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端木子並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蓋其才優專對不辱使命有君子行已之大焉而史記謂利口巧辭孔子嘗黜其辨如亂齊存魯破吳霸越強晉一出而五國各有變焉則謬妄甚矣考之經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至列於貨殖傳稱其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間而以聖門大賢直與倚頓儀秦輩埒其誣謗尤甚也孔子歿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宰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史疑在齊平公之世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唐封黎侯宋封黎陽公加封黎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端木子

續紀

卷三

八

大清康熙間 賜世襲博士一員

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爲季氏宰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仁則吾不知也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冉子謂康子曰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

冉子帥師禦之孟武伯帥右師顏羽御郈洩爲右冉子帥左師魯父御樊遲爲左及齊師戰於郊右師

魯記紀蹟

卷三

九

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子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師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季康子問冉子曰子之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子因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猶却行而欲求及於前人也康子言之哀公乃使人以幣迎孔子康子欲作田賦使冉子問孔子孔子不對私謂冉子曰君子行度於禮施處於厚事舉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賦足矣若貪冒無厭則以田賦將又不足子季孫欲行先王之法則有周

公之籍在孔子嘗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亾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文子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足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栢塚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封徐侯宋封彭城公加封徐公明稱先賢冉子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

魯記紀蹟

卷三

十

歲果烈而剛直勇於行義喜於聞過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玃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同之何待劍乎仲子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仲子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仲子再拜曰敬受教因

問孔子曰君子尚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尚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仲子鼓瑟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仲子聞之自悔靜思不食以至肯立孔子曰過之能改其進矣乎仲子

魯紀紀蹟

卷三

十一

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強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從不恭無禮慎此五者而已仲子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仲子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仲子又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女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政不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民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仲子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

魯紀紀蹟

卷三

十二

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昏而祭幕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仲子從孔子厄於陳蔡及畏於匡仲子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仲子彈琴而歌孔子之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圍而去仲子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

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仲子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仲子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不可過也仲子遂除之顏僎善事親仲子義之後僎以非罪執於衛將死仲子請以金贖焉衛人許之旣而二三子納金於仲子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在衛出公輒與其父莊公爭國

賢祀紀蹟 卷三 三

仲子問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者云爾而仲子不喻爲衛孔悝家臣莊公自戚入於衛迫孔悝劫以登臺仲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弗及不踐其難仲子曰食焉不避其難遂入公孫敢止之仲子曰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也不然莊公聞之懼乃下石乞孟賁攻仲子以戈擊之斷纓仲子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哭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拜之旣哭

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而矣遂命覆醢嘗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子貢曰不畏彊禦不侮寡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仲子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然嘑而銳孔子嘗頗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中而未之能也後世學者皆以仲子勇於改過尊爲百世師云墓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又云在開州未知孰是唐封衛侯宋加河內公改衛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仲子

大清康熙間 賜世襲博士一員雍正三年 賜聖

賢祀紀蹟 卷三 十四

道于城區額懸於祠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閭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

政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子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言子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歛手足形還葬

魯紀紀蹟

卷三

五

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輒以禮爲問故聖門以言子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旣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聞於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墓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有進而無退曾子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言子襚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襚裘之弔也主人旣小歛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

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將軍文子之喪旣除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朝垂涕洟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之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經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旣小歛言子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言子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有子與言子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言子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與物者有直

魯紀紀蹟

卷三

六

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謂之禮矣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窆襲爲使人勿惡也始死醢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旣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非禮之訾也孔子旣歿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經子夏曰入宜經可居出則不經言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

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季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曰然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之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貢嘗對衛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其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

賢記紀蹟

卷三

七

以文學著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縣有子游冢云唐封吳侯宋封丹陽侯進封吳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言子大清廉熙間 賜世襲博士一員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能篤信謹守以文學著名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卜子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

一日之間也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卜子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之難也卜子問於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曰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此謂之五至敢問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又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

賢記紀蹟

卷三

六

載日月無私照奉此三者以勞天下此三王之德所以參於天地也卜子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卜子避席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夫之吾是以嘆也卜子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卜子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卜子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卜子之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衍衍之樂作之曰先王作禮不敢不及也孔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卜子尤善於教人頗得孔子循循善誘之意子游顧疑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卜子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子歿卜子設教於西河西河之人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文侯以此名聞諸侯文侯問於卜子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何也卜子曰君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卜子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卜子喪其子哭之失明曾子責之卜子曰吾過也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卜子嘗友

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卜子曰非也已亥爾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然於是衛以卜子爲聖云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卜子習於詩能通其義相傳毛詩序卜子之遺說也又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記今其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五里新豐村一在曹州西三十里卜壩未知孰是唐封魏侯宋封河東公加封魏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卜子大清康熙間賜世襲博士一員

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學于祿孔子教之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言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在陳蔡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顓孫子書諸紳又問入官孔子曰安身取譽爲難顓孫子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

有善勿專教不能勿忘已過勿發失言勿犄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戾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又問禮孔子曰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俵俵乎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居處長

賢祀紀蹟

卷三

三

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顓孫子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賁喟然而嘆顓孫子曰師聞卜得賁吉也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顓孫子者如此而顓孫子晚年所造顓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鷺之病也嘗曰士見危受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

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無顓孫子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之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是君之好士有似葉公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皆寫龍形於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返走失其魂魄是葉公非好龍也好乎似龍而非龍者也君非好士也好乎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顓孫子既除喪見孔子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顓孫子病召申詳語之曰君子曰終小

賢祀紀蹟

卷三

三

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侮百姓則仁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里掘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封陳伯宋封宛邱侯加封陳公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顓孫子大清雍正二年 賜世襲博士一員

朱子

朱子名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宋徽州婺源人也父松

以不附和議謫尉尤溪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生朱子於尤邑之溪南後寓崇安縣又徙居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朱子自幼穎悟莊重甫能言問曰天之上何物父異之五歲授以孝經一閱卽題曰不若此非人也與群兒嬉獨至沙上畫八卦默坐端視少長厲志聖賢之學以父遺命從胡憲劉勉之劉子翬游勉之因妻之以女年十八貢於鄉紹興十八年中進士第五甲第九十名二十年歸婺源省墓二十一年授同安主簿蒞政勤敏纖悉必親苟利於民不憚其勞職兼學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禁士女之爲僧尼者二十三年間李延平得伊洛之傳遂徒步往從之延平嘗稱曰好古樂義無與爲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真切從游數年學之所造益深二十七年秩滿歸同安人思之立廟祀之學宮朱子自同安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事四方學者從之如市孝宗卽位詔求直言乃上封事其畧曰聖躬雖未有缺失而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廷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

覺民紀蹟

卷三

三

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以偏舉然本源之地不可以不加之意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所不時定者由講和之說疑之也願罷和議爲修攘之計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所本源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元年復召入對其一言陛下雖有生知之性而未嘗隨事以觀理卽理以應事故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免蔽欺平治之効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淺近虛無之過二言君父之讎不共戴天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且陳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遠人之道又上三劄以爲制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讎至於德業之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之時湯思退立主和議不悅其言除武學博士待次不就二年往延平哭李愿中乾道元年請監南嶽廟作黨議序三年往

覺民紀蹟

卷三

三

長沙訪張栻論中庸大義遂偕登衡岳朱子兩進絕和議抑佞倖之疏言既不行遂累召不出以聖賢道統散在方策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遂晦於是極其精力研窮聖傳而註釋之四年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編次程氏書成五年丁母艱六年復召以終喪辭家禮成七年創立社倉於五夫里八年正月論孟精義成二月趣行又以祿不逮養辭資治通鑑綱目成西銘解義成名臣言行錄成九年太極圖說通書解程氏外書成朱子屢辭不出梁克家爲相奏

費祀紀蹟

卷三

三

乞褒錄有旨言朱熹安貧樂道廉退可嘉特改主管台州崇道觀朱子太息曰是以退爲進也又力辭淳熙二年呂祖謙訪學於寒泉精舍共編次近思錄因送祖謙至鵞湖陸九齡九淵請之來會反覆辨論各歸乃作晦庵於蘆峰之雲谷三年以丞相龔茂良薦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故力辭不就四年語孟集註或問成詩集傳成周易本義成五年史浩相除知南康軍事辭者四始受命朱子自同安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賤不以累其心至南

康懇切愛民如子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風俗爲首務值歲不雨講求荒政設立社倉多所全活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明年夏大旱遂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在正君心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自立必人主之心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又以疾請奉祠不報八年

費祀紀蹟

卷三

三

陸九淵來訪請書其兄九齡墓誌朱子請九淵同升講席爲諸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章尋以講義刻於石謂其切中學者深錮之病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旋詔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江茶鹽公事時民已艱食卽單車就道召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任人之說因及時政之缺孝宗爲之動容朱子始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浙米已輻輳復以荒政數事推廣條陳懇切詳密按行所部窮山深

谷拊問存卹所活不可勝紀而於戢盜捕蝗興濬水利爲急視南康用心尤苦有短其疏於爲政者孝宗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九年以賑濟有勞進直徽猷閣仍下社倉法於諸路台州守唐仲友與王淮爲姻得遷江西提刑朱子行部至台得其奸狀劾之淮匿不以聞章十上乃下紹興府鞠之得其情奪其新命授朱子辭不拜遂乞奉祠十年差主台州崇道觀時武夷精舍成朱子還自潮東見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

賢記紀蹟

卷三

三七

在力論之孝宗曰昇有才對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除兵部郎以足疾辭侍郎林栗嘗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劾朱子本無學術徒竊張程餘緒謂之道學所至輒携門生數十人妄希孔孟歷聘之風邀索高價不肯供職其僞不可掩孝宗曰林栗言似過欲易以他部時相竟授以前江西之命朱子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孝宗悟乃黜栗知泉州復召朱子受職朱子投匭進封事畧曰今天下大勢如人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毫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而皆本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私欲介乎其間則天下事愈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孝宗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正殿說書朱子始出太極通書西銘二解義以授學者會有指道學爲邪氣者乃力辭新命除秘書撰奉外祠朱子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二皆痛詆大臣近習

賢記紀蹟

卷三

三八

故孝宗之眷雖厚而嫉者愈深光宗卽位大學中庸章句成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制錢四百萬以習俗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以教子弟毀淫祠興學校制禮敦風俗男女別塗漳民化之嘗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汀漳泉三郡經界朱子乃訪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翕翕稱不便遂不果行乃以子喪請祠除秘閣修撰奉祠始築室於建陽考亭孟子要畧成時有使

覺記紀蹟

卷三

三九

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耳充未嘗求位之心以盡貢罪引慝之誠充未嘗忘親之心以致溫清定省之禮則大倫正大本立矣又言爲學之道以求放心爲本而玩經觀史親近儒臣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群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事各得其理焉進講大學朱子復以所講者編次成帙以進寧宗亦開懷容納面諭以求放心之說甚善所進冊子宮中嘗讀之今復更爲點來朱子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又請立嫡孫承重之服上廟祧議初寧宗之立韓侂冑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朱子憂其害政屢爲寧宗言又數以書啓趙汝愚有防微杜漸之語汝愚不以爲意乃約侍郎彭龜年共攻之侂冑怒遂有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官觀汝愚神還御筆且拜且諫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朱子臺諫爭留不可而朱子行矣詔依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朱子

覺記紀蹟

卷三

三九

身雖閒退尙列侍從因草書萬言極言奸邪蔽主以明趙汝愚之寃詞旨痛切蔡元定請筮之得遯之同人朱子默然取草焚之自號遜翁又以疾乞休不許慶元二年楚詞集註成沈繼祖承侂冑意誣朱子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安置三年儀禮經傳解成韓文考異集註成四年集書傳授蔡沆俾足成之朱子以年近七十申乞致仕五年詔以朝奉大夫致仕始以野服見客六年三月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賢祀紀蹟

卷三

三

遺書爲言正坐整衣冠良久而逝享年七十有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崖哲人之萎豈小變哉門人治喪一以儀禮訃告所至從游之士與聞風慕義者莫不爲位而哭禁錮雖嚴不避也朱子登第五十年歷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朱子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全體大用兼綜條貫表裏精粗交底於極所謂質之前聖而無疑垂之後世而無

樊者也墓在崇安九峰山子三人曰塾曰塾曰在皆賢嘉泰初賜謚曰文寶慶間贈太師封信國公改徽國公淳祐元年詔同周程張四子從事孔廟明洪武初詔以朱子之書列於學宮天下學者咸宗之嘉靖中改稱先儒朱子於子孫之在徽州住者賜世襲五經博士一員大清康熙二十九年於在建陽者亦賜世襲五經博士一員四十四年賜御書大儒世澤四大字又對聯云誠意正心闡鄒魯之實學主敬窮理紹濂洛之真傳各懸於祠五十三年

賢祀紀蹟

卷三

三

特諭朱子發明聖道爲功最鉅 陞配十哲之次以示

尊崇又

御纂朱子全書頒示中外而朱子之道大明於天下矣

從祀先賢列傳卷四

蘧子

蘧子名瑗字伯玉衛人周敬王時爲大夫孔子居衛嘗主其家焉及反魯蘧子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曰夫子何爲使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出孔子稱之曰使乎使乎史魚者衛之直臣也以不能進蘧子死以尸諫靈公乃召蘧子爲大夫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轡轡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

魯祀紀蹟

卷四

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情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于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蘧伯玉趙簡子將伐衛史默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季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初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日肝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謀逐公入見蘧子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太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蘧子曰君制其國誰敢

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獻公奔齊後二年公求復謂甯喜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喜以告蘧子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又從近關出孔子聞而嘆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蘧子篤行慎德莊周謂其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朱子曰蘧子進德之功老而不倦踐履篤實光輝宣若云韓詩外傳曰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悞二蘧伯玉之行也嘉靖九年禮臣議以不當在弟子之列改祀于鄉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而蘧子在其中非以蘧子當日爲孔子所善將所謂聞而知之者乎宋高宗賜號清河伯加封長山侯大清雍正三年復從祀稱先賢蘧子

魯祀紀蹟

卷四

二

林子

林子名放字子止魯人當時行禮繁文太盛林子以先王制禮之初意必不在是問禮之本於孔子孔子大其問而告之嘉靖九年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之列改祀鄉祠按文翁石室圖七十二子而林子

其中大清雍正三年復從祀稱先賢林子

澹臺子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各施於諸侯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臺子嘗賣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澹臺子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左操壁右操劍斬

龔祀紀蹟

卷四

三

蛟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三投三躍出澹臺子乃毀之而去示無怯意今蕪州府南十八里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皆其南游遺蹟云子貢曰貴之喜賤之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封江伯宋封金鄉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澹臺子

宓子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爲單父

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

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宓子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宓子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拔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宓子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鱈者至矣至

龔祀紀蹟

卷四

四

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宓子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於孔子孔子曰宓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諫君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宓子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獲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

使人讓之宓子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畊者得獲是使人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往過單父問宓子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歎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

賢記紀蹟

卷四

五

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孔子曰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歎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宓子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卽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其小者爲

鱮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遂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宓子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家語稱宓子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云所著有宓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宓子爲魯使於吳卒於道因葬焉唐封單父伯宋封單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宓子

賢記紀蹟

卷四

六

原子

原子名憲字子思一字仲憲魯人一日宋人少孔子三十八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冠原子爲之宰與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隣里鄉黨乎孔子歿原子隱於衛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楠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

而往見之原子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子仰而應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已仁義之愚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子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子狷者也獨行踽踽雖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尙者矣今費縣西北百二十五里有原子墓俗呼爲原賢祀紀蹟

卷四

七

子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一日魯人爲人能忍恥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世傳公冶子能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傍徨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

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雀又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傍當急禦之勿傍徨長語獄吏白之魯君魯君如其言往跡之而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長辭不受云事屬荒唐而四書考亦載之想公冶子少時事姑存之墓在今諸城縣西唐封莒伯宋封高密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冶子

南宮子

賢祀紀蹟

卷四

八

南宮子名縉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初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禮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縉與何忌於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子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宮子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宮子獲與聞之遂三復白圭云初南宮子以富得罪於定公奔

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宮子聞之遂循禮散施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廟災掠火者皆曰顧府南宮子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由是周禮在魯而與籍尚存者南宮子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

賢紀紀蹟

卷四

九

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封劍伯宋封襲邱侯改汝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南宮子

公皙子

公皙子名哀字季沉齊人時天下多仕於大夫公皙子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歎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沉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沉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封鄆伯宋封北海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皙子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嘗爲孔子筮日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歎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圖無至嗚呼天之命也商子傳易於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

田子莊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授不絕也漢興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武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商子始唐封蒙伯宋封須昌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商子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齊敬仲高侯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

賢記紀蹟

卷四

十一

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子路仕於衛高子亦爲士師出公之難高子出子路止死高子之爲衛士師也別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高子曰彼有缺高子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高子曰君子不隊又曰於此有室高子乃入焉旣而追者罷高子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勵主之法而則

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高子復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不爲衰者聞高子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積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高子塋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高子曰孟氏不以其是罪予朋友不以其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塋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高子曰諸侯盟誰執牛耳高子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臧也遂及齊盟蓋高子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高子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於大病則如之何高子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而害於人乎哉我死塋我於不毛之地可也今稱高子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

賢記紀蹟

卷四

十一

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封共城伯宋封共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高子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尙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漆雕子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不賢未敢識

黷祀紀蹟

卷四

三

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孔叢子曰漆雕子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北華彼鎮唐封滕伯宋封平輿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子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

如老圃樊子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人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子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樊子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子曰非不能也不信予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子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

黷祀紀蹟

卷四

十四

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子屢問仁又問知孔子皆有以告之唐封郃伯宋封益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樊子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向魋之弟也司馬子多言而躁自宋來學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乎孔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問君子孔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

君子乎孔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時向魍魎將爲亂司馬子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魯哀公十四年向魍魎入於曹以叛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魍魎奔衛司馬子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魍魎自衛入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子又致其邑而適吳既而反於魯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墓諸丘與唐封向伯宋封楚侯改封綏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贊祀紀蹟

卷四

五

司馬子

商子

商子名澤字子季一作子秀魯人記稱其涉覽六籍唐封睢陽伯宋封鄒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商子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焯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

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以謙也

有子既學於孔子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既沒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之言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之言也南宮敬叔反載寶以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南宮敬叔之言也曾子以

贊祀紀蹟

卷四

六

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昔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死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喪不欲速貧也哀公八年春吳伐魯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子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糧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

賢祀紀蹟

卷四

七

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誣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疑之也有子曰舜彈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辭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孔子孔子既歿子夏子游子張欲以孔子事之曾子不可而止蓋諸賢思慕其師之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自知甚明知聖亦審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

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卒子游殯由左以商事尙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魯論卽論語也唐封卞伯宋封平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有子大清雍正三年 賜世襲博士一員

梁子

梁子名鱣字子魚齊人少孔子二十九歲年三十未娶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未也昔吾三十八無子母將爲吾更娶夫子使之齊母欲請留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畜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梁子從之二年而有子唐封梁伯宋封千乘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梁子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陳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下子路戲謂巫馬子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子喟然曰吾嘗聞於夫子矣志士不忘在

賢祀紀蹟

卷四

十八

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與子路慚負薪先
歸孔子曰由何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子
道不行即使爾以是願也巫馬子宰單父以星出以
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治巫馬子問於子賤曰子鳴
琴而單父治一不見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
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巫馬子曰是施之未至也唐
封鄆伯宋封東阿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巫馬子

冉子

冉子名儒字子魯少於孔子五十歲魯人也勤學好

贊紀紀蹟

卷四

九

問唐封紀伯宋理宗贊爲約已好問容止可度之賢
加封臨沂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顏子

顏子名辛字子柳魯人顏淵之族也少孔子四十六
歲學業有就唐封蕭伯宋封陽穀侯明嘉靖中改稱
先賢顏子

伯子

伯子名虔字子析魯人少孔子五十歲晉大夫荀林
父之後父中行伯其後以王父字爲氏伯子儒行著

稱於魯唐封聊伯宋封沐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伯子

曹子

曹子名卹字子循蔡人曹伯之後少孔子五十歲唐
封曹伯宋理宗贊曰肅肅曹伯王室之裔加封上蔡
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曹子

冉子

冉子名季字子產魯人勤于講道唐封東平伯宋理
宗贊有荅問成敏淵妙以思之語加封諸城侯明嘉

贊紀紀蹟

卷四

二十

靖中改稱先賢冉子

公孫子

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
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掾魯公孫子請
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公孫子曰子何不學詩公孫
子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
哉或曰子石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書其書
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
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

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衛人未詳孰是唐封黃伯宋封枚江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孫子

漆雕子

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有一作從字子文魯人唐封須句伯宋加高苑侯理宗贊爲涉道是嗜微爵可縻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秦子

秦子名商字子丕魯人鄭玄曰楚人字子南少孔子

賈祀紀蹟

卷四

三

四歲孟氏家臣秦董父之子也董父與孔子父啓聖王俱以力聞嘗輦重如偃陽之役及歸獻子以爲右師生子子丕師事孔子唐封上洛伯宋加鄆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漆雕子

漆雕子名哆一作侈字子歛鄭玄曰魯人唐封武城伯宋封濮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漆雕子

顏子

顏子名高一名刻字子驕魯人少孔子五十歲得其

微言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射斃之定公十四年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子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詭以爲陽虎於是遂止孔子定公十五年孔子在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梁驂乘使孔子爲次乘逍遙過市孔子恥之顏子御問曰夫子何恥也孔子歎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唐封瑯琊伯宋封雷澤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賈祀紀蹟

卷四

三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頌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華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孔子使公西子如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

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子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而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子貢對衛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公西子爲志焉飾棺牆置翼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封郃伯宋封鉅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

賢祀紀蹟

卷四

三

賢公西子

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徒家語壤作穰徒作從秦人通志畧云壤駟氏複姓長于詩書唐封北徵伯宋封上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壤駟子

任子

任子名不齊字子選楚人唐封任城伯宋封當陽侯陳亢贊曰荆衡誕粹賢生其中者也明嘉靖中改稱先賢任子

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成紀人姓氏英賢傳有石作子複姓篇有石作氏唐封郃邑伯宋封成紀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石作子

公良子

公良子名孺字子正陳人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公良子以私車五乘從孔子爲人長賢有勇力謂孔子曰昔吾從夫子遇難於匡今又困於此命也寧闔而死闔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

賢祀紀蹟

卷四

二

苟毋適衛吾出子乃與之盟出東門而去唐封東牟伯宋封牟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良子

公夏子

公夏子名首字子桑家語作守字子乘魯人唐封元父伯宋理宗贊曰堂堂子乘洙泗之英加鉅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夏子

公肩子

公肩子名定字子中家語作堅字子仲史記亦作堅魯人唐封新田伯宋加梁父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

公肩子

后子

后子名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子堅齊人唐封營邱伯宋理宗贊有深造閭域不乖言行之句加膠東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后子

鄒子

鄒子名單字子家一作鄒單魯人按家語有縣竈而無鄒子史記有鄒子而無縣竈遂疑爲一人以姓名相近而錯誤耳 大清雍正三年更議祀典以縣子賈祀紀蹟 卷四 增入從祀蓋並取家語史記而兩從之唐封銅鞮伯宋理宗贊有學業益進德譽斯馨之句加聊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鄒子

奚子

奚子名容藏字子哲魯人一作奚藏字子偕正義曰衛人有文采志氣堂堂按氏族大全奚仲之後以名爲氏也稱奚容複姓者誤唐封下邳伯宋理宗贊有幼則有造之句封濟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奚子

罕父子

罕父子名黑字子索魯人家語作宰父黑按氏族畧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誤之也註云孔子弟子有宰父黑宜改罕作宰字唐封乘邱伯宋封祈鄉侯明嘉靖中仍稱先賢罕父子

顏子

顏子名祖一作祖字子襄魯人唐封臨邑伯宋封富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魯已已責

卷四

三

從祀先賢列傳卷五

榮子

榮子名旂一作祈字子祺魯人務學篤實唐封雋婁伯宋封厭次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榮子

句子

句子名井疆字子疆家語句作勾衛人唐封淇陽伯宋封滏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句子

左人子

左人子名郢字子行魯人家語作左郢按通志畧左

賈祀紀蹟

卷五

一

人以官爲氏也如封人雍人之類唐封臨淄伯宋理宗贊曰杏塲受業儒林稱賢睇蹤十哲秀穎三千金鎔於冶器植於埏樂只君子文聲益宣加封南華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左人子

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篤于守道唐封少梁伯宋封鄆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鄭子

鄭子名國字子徒一作薛邦古史作鄭邦史記避高

祖諱乃爲國字薛字誤魯人有令德唐封滎陽伯宋封胸山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鄭子

縣子

縣子名成字子橫魯人縣子嘗問子思曰顏淵問爲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爲非乎子思曰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又問曰夫子見子產則兄事之而世爲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子思曰昔子游

賈祀紀蹟

卷五

二

曰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也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縣子曰其然唐封鉅野伯宋封武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縣子

原子

原子名亢字籍魯人一作原桃字子籍史記作原亢籍唐封萊蕪伯宋封樂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原子

公祖子

公祖子名句茲家語云名茲字子之魯人有令儀唐封期思伯宋封卽墨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祖子

廉子

廉子名潔字子曹一作子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封莒父伯宋封胙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廉子

燕子

燕子名伋字子思家語作緌召公奭之後先世上谷漁陽人後居於魯唐封漁陽伯宋封汧源公明嘉靖

賢祀紀蹟

卷五

三

中改稱先賢燕子

叔仲子

叔仲子名噲字子期家語作會魯人少孔子五十歲進學廣業與孔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孟武伯見孔子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乎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唐封瑕邱伯宋封博平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叔仲子

樂子

樂子名欬字子聲魯人家語欬作欣宋微子之後戴

公生公子衍字樂父子孫因以字爲氏明呂元善贊爲孔孟之門二樂先後蓋指樂與克也唐封呂平伯宋封建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樂子

公西子

公西子名輿如字子上家語公西輿魯人唐封重邱伯宋封臨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狄子

狄子名黑字皙之衛人唐封臨濟伯宋封林慮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狄子

賢祀紀蹟

卷五

四

邾子

邾子名異字子欽魯人唐封平陸伯宋封高唐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邾子

孔子茂子

孔子茂子名忠家語作弗孔子兄孟皮之子茂問行已之道孔子曰知而弗爲莫如弗知親而弗信莫如弗親福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之弗憂子茂曰行已乎孔子曰攻其所不能備其所不足母以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日行不遺已之患惟

智者有之仕魯爲宰孔子過而問之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人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仕者三王事若龍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王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之道闕也唐封汶陽伯宋封鄆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孔子

陳子

陳子名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少孔子四十歲兄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陳子曰以殉

賢祀紀蹟

卷五

五

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今太康縣北二十里有子禽墓唐封頴伯宋加南頓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陳子

公西子

公西子名蒧字子尚魯人唐封祝阿伯宋封徐城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公西子

琴子

琴子名牢字子開一字子張衛人與子桑户孟之友

二人爲友相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大笑莫逆於心子桑户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問曰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哉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生死前後之所在哉後受業於孔子聞宗魯死將往弔之孔子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弔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爲利疚

賢祀紀蹟

卷五

六

於回不以回事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子乃止孟子曰如琴張曾點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唐封南陵伯宋封平陽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琴子

顏子

顏子名之僕字子叔魯人記載其銳志尊道唐封東武伯宋封宛句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步子

步子名叔桑字子車齊人記載其力扶聖道唐封淳于伯宋封博昌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步子

施子

施子名之常字子常魯人史記作子恒唐封乘氏伯宋封臨濮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施子

秦子

秦子名非字子之魯人樂善慕道唐封汧陽伯宋封華亭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

申子

申子名振字子周魯人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振孔子曰振

賈祀紀蹟

卷五

七

也愆焉得剛蓋申子之爲人若有悻悻自好似未能不屈於愆足以翼道統而維世風也亦其始業之時然也唐封魯伯宋封文登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申子

顏子

顏子名喲字子聲魯人顏路之族志存正大孔門七十二賢顏氏一家居其八焉唐封朱虛伯宋封濟陰侯明嘉靖中改稱先賢顏子

左子

左子名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授經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後禮文備物史官有缺故與左子觀其史記而修之亂臣賊子於是大懼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左子恐失其實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

賈祀紀蹟

卷五

八

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音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授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左子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以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賈公賈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

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
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
移書責議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宮其後賈逵
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
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
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
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
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宮孝武立公羊
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

賢祀紀蹟

卷五

九

公羊穀梁寢微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
未知孰是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正宗祥符
元年追封瑕邱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先聖諱
改封中都伯明嘉靖中稱先儒大清雍正三年改稱
先賢左子

顏子

顏子名何字冉魯人明嘉靖九年以家語不載於弟
子之列疑史記誤書遂罷祀按司馬貞曰孔子家語
亦有七十七人宋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

載皆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淵至顏祖止列弟子
七十六人缺一人不合前數及觀史記弟子傳有顏
何字冉索隱証之曰家語字稱則知顏何已載於家
語而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
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唐顏魯公自序家譜稱孔門
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
去古未遠之推魯公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
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大清雍正三年後祀稱先
賢顏子

賢祀紀蹟

卷五

十

秦子

秦子名冉字開蔡人明嘉靖九年以家語不載弟子
列罷祀按史記及文翁石室圖俱有登錄蘓轍古史
云孔子弟子余以太史公書及孔子家語考之皆同
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而琴牢陳亢不錄於史記二
書既不可偏廢而琴牢陳亢又見於論語故并錄之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賢秦子

縣子

縣子名亶字子象家語作懸亶檀弓篇懸子疑卽其

人史記及文翁石室圖失載故未從祀大清雍正三年更定祀典議宜增祀稱先賢縣子

牧子

牧子名皮力牧之後與琴張曾皙爲友孔子之所謂狂也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賢牧子

樂正子

樂正子名克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樂正子入見曰君何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

樂正子

卷五

十一

後喪踰前喪樂正子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卒不能見孟子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贖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樂正子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樂正子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

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樂正子嘗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樂正子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華封利國侯配享孟廟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賢樂正子

公都子

公都子受業於孟子尊奉師道篤信謹守一行一動無不存心體驗時楊墨之言盈天下而告子之徒復爲性惡之說以充塞仁義孟子獨力闢之世以好辨稱公都子乃問其故孟子歷陳治亂之道而以正人

樂正子

卷五

十二

心息邪說距疲行放淫辭以承夏禹周公孔子告之又以性爲問孟子復告以仁義禮智之德公都子知仁義之在內而得所用力矣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賢公都子

萬子

萬子名章宋人時孟子歷聘列國陳說王政因及門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引湯之征葛告之萬子始有志於學古矣孟子因謂之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

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萬子於是上自唐虞迄於夏商周帝王聖賢卿相行事以及學問出處交際之端反覆詳晰問辨孟子並詳告之萬子乃恍然而有得矣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賢萬子

公孫子

公孫子名丑齊人初受業于孟子問曰夫子當路于

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以齊王告之又問曰夫

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以齊王告之又問曰夫

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

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因問不動心之道孟子以知言養氣詳晰告之而公孫子始知所用矣一旦問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爲可幾及而日孳孳焉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轂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公孫子通于經學傳易爲道爲潔淨精微之儒莖在鄒縣宋程振請

立廟于鄒祀孟子以公孫子萬子樂正子等配食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賢公孫子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世居營道縣濂溪之上父輔成爲賀州桂嶺令母鄭氏周子少孤養於外家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爲分寧縣主簿周子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邑有獄久不決周子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其才調南安軍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衆莫敢爭周子獨與辯不聽則委手板歸將棄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州守李初平賢之與之語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周子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越二年果有得徙知南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其豪家大姓及黠吏惡少莫不惴惴焉奉法惟謹不惟以抵罪爲憂而以汚善政爲恥蓋周子德化之感人有如此歷合州判官事不經周子手吏不

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孟子以齊王告之又問曰夫

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

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因問不動心

敢決卽下之民不肯從蜀人翕然稱之時趙清獻公爲使人或譖周子於公公臨之甚威周子處之怡然也然公意終不釋及周子通判虔州公復爲守熟視周子所爲乃大悟執其手謂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方知周茂叔也遷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權發遣郡州事至則興學校以淑郡人教化大行熙寧初用清獻及呂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又三年轉虞衡郎中提點刑獄周子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已任諸

饗祀紀蹟

卷五

五

得罪者皆自以爲不冤蓋周子盡心職事卽犯瘴癘冒險遠有所不顧乃措置未盡其所爲而周子寢疾矣遂移疾乞知南康軍尋上其印綬分司南京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山之麓有溪冷然合於湓江清潔紺寒周子濯纓其間而樂之遂築堂於其上顧謂友人曰他日與子相從歌咏先王之道足矣因取營道故所居濂溪以名之志不忘其鄉邦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居無何清獻再鎮蜀奏起周子將大用之而周子卒矣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之清泉社子壽燾

燾官至寶文閣待制周子聞道甚早不由師傳嘿契微妙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云掾南安時洛人程公珦通判軍事視周子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道君子也因與爲友使二子往受學焉周子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二子者卽河南二程子也故明道之言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而侯師聖學於伊川未悟造訪先生先生

饗祀紀蹟

卷五

十六

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伊川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也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周子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爲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及分司歸妻子或餽粥不給亦曠然不以爲意也性尤嗜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不能去窓前草不除言與自家意思一般豫章黃庭堅嘗曰茂叔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廉於取名而

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
戮葵陋於希世而尙友千古知德者亦深有取於其
言云嘉定中諡曰元淳祐初封汝南伯從祀元至順
初封道國公明嘉靖稱先儒大清廉熙間 賜世襲
博士一員雍正三年改稱先賢周子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廸仕仁宗朝殿中丞
知涪州卒於官張子幼僑寓於鳳翔郡縣橫渠鎮張
子始就外傳志氣不群無所不學邠人焦寅喜談兵

龔祀紀蹟

卷五

七

張子悅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甫十八慨然以功名
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上書謁范文正
公公一見知其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
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張子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
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乃反而求之六
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日二程至與
論易張子卽語人曰比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
所弗及汝輩可往師之遂撤座輟講與二程論道學
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嘉祐初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
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高年
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
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
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告諭使往告
其閭里民以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
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
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
張子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
之域否學者聞言亦多有從之者遷著作郎僉書涓
州軍事判官涓帥蔡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小大
咨之張子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神宗嗣位
銳意變更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於朝曰張載學有本
源西方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帝卽命召旣入
見問治道張子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院
校書他日見執政執政爲王荆公安石問以新法張
子正色曰公誠與人爲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
琢玉則宜有不受者矣荆公默然寢不悅遂命張子

龔祀紀蹟

卷五

六

案獄浙東蓋違之也獄成還朝會第天祺以言得罪張子益不安乃詣告西歸居於橫渠故居遂移疾不起橫渠至僻陋人莫能堪張子處之恬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

賢祀紀蹟

卷五

尤

體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斥異學蓋粹然一軌於正焉張子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其家昏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時典一洗習俗苟且之陋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爲之論定井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叙成書俾可施行皆有志未就秦鳳帥呂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明聖人遺指其論政治畧可復古宜召還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禮官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作沐浴更衣而卒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郾年

五十八張子力行好古爲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有正蒙及東西二銘傳於世程明道稱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學者至今尊崇之嘉定中諡曰明淳祐初封鄧伯從祀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大清康熙間揚世襲博士一員雍正三年改稱先賢張子

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人大中大夫珦之子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兒未能言時叔祖母任氏抱之行

賢祀紀蹟

卷五

二十

不覺釵墜後數日求之程子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賦酌貪泉詩曰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遷先達許其有志操十二三時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侍郎彭思采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踰冠舉進士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程子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

居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神莫敢禁止程子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旱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惟程子所部人不勞而事集常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問所欲程子曰薦士當以才之所

賢紀紀蹟

卷五

三

役非月餘不能興作程子曰比如是苗稿久矣遂祭民塞之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營以處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程子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文具則困於飢已數日矣程子白漕司給米貯營中至者得食自是生全者衆程子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云仁宗崩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而朝尹率群官將釋服程子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

賢紀紀蹟

卷五

三

讀書親爲正句請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野不知爲學程子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吏夜叩門稱有殺人者程子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時河東財賦窘迫官所料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湧多者至數十倍程子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程子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省民力用紓先時民憚差役役及則互相糾訴鄉鄰遂爲仇讐程子盡知民產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河東義勇農隙則教以武事然應文備數而已程子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晉俗尙焚屍雖孝子慈孫習以爲安程子教諭禁止民始信入而程子去後郡官有母死者憚於遠致以

投烈火愚俗視效程子之教遂廢識者恨之程子爲今三年視民如子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程子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程子遽求退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求賢育材爲先程子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主神宗嘗使推擇人才程子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卽橫渠伊川二子也所上章疏子姪不得窺其藁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程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時荆公日益信用程子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輔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賣祠部牒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封駁京東轉運司剥民希寵不加黜責興利

之臣日進尙德之風寢衰等十餘事荆公與程子雖道不同而嘗謂程子忠信程子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程子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次乃改差僉書鎮寧軍判官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辨事始意程子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程子事之甚恭雖筦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

黷祀紀蹟

卷五

三

前後蓋十數河清卒於法不他役時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程子以法拒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清河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程子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程子言甘而氣懾旣而揚言於衆曰潰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同列以告程子笑曰彼方

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村埽決時程子方被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渙以事急告程子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程子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渙義烈士也遂以本鎮印授程子曰君自用之程子得印卽走決堤論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效程子命善泅者運細繩以度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

黷祀紀蹟

卷五

三

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舍有大木自中流而下程子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郊祀需恩程子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親養然神宗猶念程子會修三經義嘗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有自洛至者上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佳士然不能用也其後彗見翼軫間詔求直言程子應詔論朝政極切神宗手批差知扶溝縣事程子詣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論以上意不可改也程子至

邑專尚寬厚以教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廣濟蔡河出縣境瀕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業專以脇取舟人財物爲事歲必焚舟十數以立威程子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復根治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常蠲除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憚督責而先輸逋負獲除者皆頑民也程子爲約前料獲免者今必如期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

黷祀紀蹟

卷五

七

請亦及第四程子力陳不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免程子爲邑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麥苗且枯程子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所灌數畝闔境賴焉水災民飢程水請發粟貸之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陳穀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請程子盡亦自陳程子不肯使遂言不當貸程子力言民饑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檄縣杖主吏程子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

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程子曰吾邑貧安能效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帳可用之程子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程子決之者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程子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太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時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當

黷祀紀蹟

卷五

三六

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及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程子以爲不可括地官謂程子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程子曰民徒知今日不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因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逾月鄰邑民有犯盜繫扶溝獄而逸程子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程子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老穉數百

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程子以親老求近鄉
監局得監汝州酒稅哲宗嗣位以程子爲時望所屬
特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享年五十有四士大
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程子資稟
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
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
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
間而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
不足以形容也其行已也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

賢祀紀蹟

卷五

三

善若出於已不欲勿施於人自十五六時問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
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
經而後得之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
通於禮樂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
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
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辯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
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

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而實外於倫理窮深極微
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
入於此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
程子之言平易易知學者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
克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
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其微言精義具
見語錄而表彰大學中庸與語孟并行後世學者咸

賢祀紀蹟

卷五

三

賴之程子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
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覲德者心醉雖小人以
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
以程子爲君子也程子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
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
於拘礙而程子處之綽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所爲
綱條法度人皆可效而爲不求而物應未施而民信
猗與盛哉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治進士業

程子塋於伊川先塋之側文潞公表於道曰明道先生之墓學者稱爲明道先生嘉定中賜諡曰純淳祐初封河南伯從祀元至順初封豫國公明嘉靖中稱先儒大清康熙間賜世襲博士一員雍正三年改稱先賢程子

程子

程子名頤字正叔明道程子之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業於周茂叔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

黜

卷五

三

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游太學時海陵胡翼之方主教導嘗問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程子因對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胡大驚異卽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與鄰齋首以師禮事程子旣而舉進士廷試報罷遂不復試英宗神宗朝廷臣屢薦皆不起哲宗立司馬呂公著韓絳共疏其行誼畧曰伏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法年踰五十不求仕進誠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望擢以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

詔以爲西京國子監教授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

至京除秘書省校書郎程子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宣仁太后面諭以爲崇政殿說書辭不獲始授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

黜

卷五

三

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旣而命下克崇政殿說書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程子奏言輔導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五月差同孫覺顧臨看詳國子監條制程子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創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醵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

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又置待賓友師齋立觀光法凡數十條六月上疏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靈久長之計惟是輔養主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仲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邇英迫監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

賢紀紀蹟

卷五

三

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程子復上疏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爾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程子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預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

賢紀紀蹟

卷五

三

不得舒泰悅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檻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程子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

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極備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其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而哲宗亦常首肯之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程子曰不以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哲宗或服藥卽日就醫官問起居然入侍之際容貌極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雖哲宗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程子曰君之嚴視潞公之

恭孰爲得失程子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嘗聞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哲宗曰然誠恐傷之爾程子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忽起憑檻戲折柳枝程子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哲宗不悅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程子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

寶記紀蹟

卷五

三五

舊名嫌名皆勿復避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賀表程子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將以開樂致宴程子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程子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封或問之程子曰某起於草茅二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爲妻求封乎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

畫程子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程子講說退相與歎曰誠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程子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與其黨類巧爲詆謗一日赴講會哲宗瘡疹不坐已累日程子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程子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翼日宰臣以程子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

寶記紀蹟

卷五

三六

大夫孔文仲因奏程子汚下儉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謄口問亂以償恩讎致市井目爲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程子既就職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則所授官不當得累乞致仕皆不報五年丁大中公憂去官服除授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程子曰族子至

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充臧氏元符二年易傳成而序之徽宗卽位移峽州以赦任便居住還洛復權判西京國子監程子受命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程子曰上卽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惟吾所欲爾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叙復過優今復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旨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程子於是遷居龍門之

費祀紀蹟

卷五

三七

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程子曰自量精力未衰尙覲有少進爾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五初明道嘗謂程子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程子旣歿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程子嘗爲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蓋程子之

學以誠爲本以敬爲要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嘿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乎聖人不止也橫渠稱其兄弟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故卒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有成就其微言精論發揮聖賢之秘奧具在語錄及易傳春秋傳等書蓋其道大約與明道同惜乎遭時不幸未究所施嗚乎道之興廢也豈非天耶而或者猶以執禮不化爲程子病則大謬矣涪人祀先生於北巖學者稱爲

費祀紀蹟

卷五

三八

伊川先生嘉定中諡曰正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元至正初封洛國公明嘉靖中稱先儒大清康熙間賜世襲博士一員雍正三年改稱先賢程子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幼從父徙其城年三十遊河南塋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邵子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尙友於古而吾獨未及四方遽可已乎於是踰河

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河南穆脩脩受於种放而放受之於陳搏源流最遠之才攝共城令邵子時居母喪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邵子曰簡策迹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邵子再拜願受業之才授以河圖洛書伏羲八卦六十四卦圖象邵子由是探頤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

覺祀紀蹟

卷五

三

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劭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草環堵不庇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鄭公司馬溫公呂申公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邵子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邵子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

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則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稚厮隸皆謹相謂曰吾家先生至矣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邵子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溫公兄事邵子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母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也士大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邵子邵子德器粹然

覺祀紀蹟

卷五

四

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群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答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邵子門人故友居州縣者或貽書訪邵子邵子口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也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何益耶初治平中邵子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愀然不樂客問其故邵子曰

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不二年上用南士作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至是新法行邵子之言果驗邵子知慮絕人遇事能先知程叔子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邵子超詣之識務高邵子所爲至謂邵子有玩世之意又因邵子之前知謂邵子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據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邵子之言先之邵子蓋未必然也嘉

費祀紀蹟

卷五

四三

祐中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邵子應詔授將作監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固辭乃授命竟稱疾不之官邵子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程伯子初侍其父識邵子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熙寧十年疾病司馬端明張橫渠程明道伊川四先生晨夕候之將終召其子伯溫曰誌墓必以屬吾伯淳既葬程伯子爲銘稱邵子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云卒年六十有七

贈秘書省著作郎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仲良伯溫克世其家學元祐中諡康節咸淳初從祀封新安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大清廉熙間賜世襲博士一員雍正三年改稱先賢邵子

費祀紀蹟

卷五

四三

從祀先儒列傳卷六

公羊子

公羊子名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以授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

賢祀紀蹟

卷六

一

大行唐時從祀宋追封臨淄伯明改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子

穀梁子名赤魯人受業於卜子夏得聞春秋之說因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邱江公江公授子至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爲博士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呐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江公之傳其後寢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

賢祀紀蹟

卷六

二

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少府夏侯勝及侍中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病卒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以經處是非議三十餘事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鳳氏之學按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歟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滯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氏明也而論議公羊穀梁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王荆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

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畧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疎而義理却精嗚呼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小矣唐時從祀宋封睢陽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穀梁子

孔子國子

孔子國子名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先生少時學詩於申公受尚書

贊紀紀蹟

卷六

三

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先生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今文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

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遂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先生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先生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群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

贊紀紀蹟

卷六

四

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閑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

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先生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先生問業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亦爲之註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

續紀蹟

卷六

五

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先生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唐時從祀宋追封曲阜伯明改稱先儒孔子

伏子

伏子名勝字不賤濟南人或曰卽宓不齊之後處與伏通誤爲宓云先生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

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先生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先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先生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先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可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先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

續紀蹟

卷六

六

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唐時從祀宋追封乘氏伯明改稱先儒伏子

毛子

毛子名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

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竝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

齊紀紀蹟

卷六

七

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竝立先生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朝時先生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先生爲小毛公亨詩傳由先生盛行於漢先生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

齊紀紀蹟

卷六

八

帝時立於學官先生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竝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氏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心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或問何所

主而取毛公朱子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今河間有毛精墨即先生宅塚唐時從祀宋追封樂壽伯明改稱先儒毛子

后子

后子名蒼字近君東海邳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由是

廣祀紀蹟

卷六

九

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遂並立於學宮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康

成受業於融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先生啓之也先生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故亦兼通齊詩著齊詩詁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先生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先生爲禮之宗詔從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高堂子

高堂子名生魯人通志畧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曰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子孫因氏焉索隱曰先

廣祀紀蹟

卷六

十

生字伯禮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已不具至秦大壞漢興先生爲博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遷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竝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先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先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

海孟卿卿以授后子蒼宣帝世蒼最明禮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宮故儒林傳云漢興傳
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
唐時從祀宋追封萊蕪伯明改稱先儒高堂子

董子

董子名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
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方正之士帝親策問以古今治

黻祀紀蹟

卷六

十一

道先生對策其畧曰道者所由以適於治之路也仁
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旣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
百年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
亡也幽厲不由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
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
之所致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
莫敢不一於正而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
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

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
面而治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
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興以來常欲
治而至今不可得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
曰道者萬世無敝敝者道之失也道之大原出於天
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授受

黻祀紀蹟

卷六

十二

一道無救敝之政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
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
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絕勿使進邪僻之
說滅息然後統紀一而法度明民知所從矣對畢天
子覽而異焉以爲江都相江都易王帝兄也素驕而
好勇先生以禮誼匡正王特敬重焉嘗問之曰越王
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
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焉先生對曰昔魯君問

伐齊於柳下惠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猶且羞之况設詐以行之乎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則越未嘗有一仁也王曰善居無何中廢爲中大夫會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先生家居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私見嫉之竊其書奏焉天子謂其書有刺譏召示諸儒呂步舒者董門弟子也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吏論

賢紀紀蹟

卷六

七

死詔赦之先生遂不敢復言災異矣是時方事外攘公孫弘用事位至三公先生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以膠西王亦帝兄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乃言於帝曰獨董仲舒可相遂使相膠西王王素聞其賢亦善待之先生恐久獲罪乃以病免凡兩相驕主皆正身以率下數上䟽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家居不問產業專以講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卽其家問之奏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爲相始知隆儒及先生對策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先生祭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並以學顯於世所著作皆推明經術有春秋繁露及上䟽條教若干篇傳於世墓在西安府城南六里下馬陵或曰在東光據胡翰弔董子文也元至順初從祀明洪武末封江都伯成化初改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董子

鄭子

鄭子名京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先生年十二隨

賢紀紀蹟

卷六

七

母還家同列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先生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師事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韓詩古文尙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先生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先生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先生善算乃召見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先生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

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錮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先生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先生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先生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又爲門號曰通德門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陶謙接以師禮建安元年還高密途遇賊數萬人見先生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

費祀紀蹟

卷六

五

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親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公車再召比牒併名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覲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咨爾笑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著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綏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群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袁紹表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先生以病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

費祀紀蹟

卷六

六

歲在辰來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表紹命其子譚迫起先生至元城縣病篤不進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門人撰所荅問作鄭志八篇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及七政六藝論魯禮禘祫議詩譜周禮難百餘萬言先生質于詞訓人頗病其繁至於經傳治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嘉靖間改祀鄉祠大清雍正三年復從祀稱先儒鄭子

杜子

譽祀紀蹟

卷六

七

杜子名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周官者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也秦始皇見其書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行於世先生受業於歆能通其說家於南山因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逵賈徽等皆受其業爲發明其說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註皆祖先生云先生又明易夏曰連山

殷曰歸藏先生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時從祀宋封緱氏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杜子

諸葛子

諸葛子名亮字孔明琅琊人寓南陽隱居躬耕不求聞達好爲梁父吟與孟公威石廣元徐庶俱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先生獨觀大意每晨夜嘗抱膝長嘯顧謂之曰卿三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笑而不言則其學問所及志量所存已見於躬耕隴畝時矣年二十有七先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

譽祀紀蹟

卷六

六

徽徽曰識時勢者在乎俊傑因薦先生徐庶亦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可就見不可屈致先主由是親詣先生草廬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計將安出先生曰今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難以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此可與爲援而未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劉璋闇弱

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帝室之胄用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撫
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
漢室可興矣先主善之嘗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
水也先生於是佐先主敗曹操於赤壁之下遂有荆
州復兼巴蜀以先生爲軍師將軍治成都頗尚嚴峻
法正諫曰昔高帝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緩刑
弛禁以慰其望先生曰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
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費祀紀蹟

卷六

五

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
著矣先主卽帝位以先生爲丞相先生以爲治在得
材實取人不限其方務盡其材能先主東征留先生
守成都及病篤召先生屬以後事謂先生曰君材十
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材君可自取先生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
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爾與丞
相從事事之如父元年封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
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焉先生內秉機衡外結

吳奸昭大義以定衆志撫百姓而約官職修紀政治
蜀人大和魏遺書使舉國稱藩先生不報作正議以
絕之三年先生率衆南征以孟獲爲彝漢所服七擒
七縱獲拜服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
南中悉平皆卽其渠帥用之而盡收其豪傑五年先
生出師伐魏上表畧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

費祀紀蹟

卷六

五

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
忠諫之路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
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
室之隆可指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
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務由是感
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懼恐付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將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六年先生率軍攻祁山前軍馬稷違節制敗績街亭先生還漢中收稷下獄殺之上疏自貶三等以督厥咎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是年十一月先生復出師上表畧曰先帝

費紀紀蹟

卷六

主

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托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以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先生遂出散關圍陳倉以

糧盡而還七年先生出建威拔二郡蜀人皆賀先生愀然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人皆知先生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復策爲丞相九年先生復圍祁山以木牛流馬運糧大破魏軍又以糧盡還十二年先生率師由斜谷伐魏屯五丈原先生乘素輿葛巾羽扇指揮三軍隨其進止魏司馬懿聞而嘆曰諸葛君誠名士矣八月先生疾病時有大星墜營中後王使尚書李福省視諮

費紀紀蹟

卷六

主

國家大計先生遺表畧云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又遺書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慥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悲嘆窮廬將復何及卒年五十有四謚忠武葬漢中炎興元年詔立廟於沔陽子瞻爲

衛將軍與孫尚俱死於難晉泰始五年詔錄其子孫先生出處符於阿衡治戎合之尚父理政邁於子產先儒謂其有王佐之才而與顏子同稱非虛語也史稱其開誠布公以佚道使人以生道殺人而吏不容姦道不拾遺風化肅然非王道之明驗歟文中子曰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蘓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潛室陳氏亦謂先生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出來誠見先生體用兼備聖學王道其庶幾者矣至誠子一書晉李立有云尋其終始周孔之教

黌祀紀蹟

卷六

三

范子

范子名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初爲餘杭令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其年之後風化大行自晉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先生者也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

堂之制先生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先生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先生之甥也以諂事王道子懼爲先生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踈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耶先生不信卜占固請行復上疏指陳時政帝善之初先生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先生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某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訢帝以先生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初先生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孫曄著後漢書明嘉靖九年改祀於鄉大清雍正三年復從祀稱先儒范子

黌祀紀蹟

卷六

三

從祀先儒列傳卷七

王子

王子名通字仲淹龍門人世以儒顯父隆開皇初以國子監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之後出爲樂昌令秩滿歸遂不仕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爲而一也先生侍側時年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天下將亂生民苦於聚歛乎隆異之十八年隆晏居歌伐木而召先生曰爾來自天子至

疊紀紀蹟

卷七

一

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先生於是遊學四方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闕子明正樂於比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仁壽三年槩然有濟蒼生之志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下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忌之時將有蕭牆之釁先生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賦而歸教授河汾間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先生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蔽風雨薄田足以具饔粥

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受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素以問先生曰使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弟子賈瓊問息謗答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又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歛之國其財必貧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罔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罔去媒讒佞遠矣先生纂述六經九年而就其言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辨六代之俗脩元經以斷南北之

疊紀紀蹟

卷七

二

疑讚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自年十五卽爲弟子師河南董常太山姚弋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北而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蓋千餘人隋季生先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尙書召署蜀郡司戶明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失守先生寢疾嘆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命也越七日卒年僅三十三云先生講學之暇負耒

躬耕或勞之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職也楊
素遣以食曰含糗爨藜吾安用之縣令欲廣其舍曰
吾不可勞人而逸已里人化之而爭爲息焉其卒也
門人私諡曰文中子其著書多至三百七十有五篇
泯滅不傳獨中說爲可攷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
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韓子

韓子名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
代孫也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先生生

龔紀紀蹟

卷七

三

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兄卒嫂鄭鞠之七歲
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舉進
士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
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韓字之改江陵法曹
參軍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坐事復左遷爲博士
先生旣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解以自論執政覽之奇
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脩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
舍人勅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按視諸軍
及還具言賊可滅先生亦奏言淮西可平之狀力勸

憲宗執斷勿惑群議遂爲行軍司馬佐裴度平淮西
有功遷刑部侍郎憲宗旣平淮西寢驕侈遣中使迎
佛骨至京師入禁中留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爭
施舍恐後先生惡之上表切諫畧曰自五帝以及三
王聖君在位享國長久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此
時中國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自時厥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
代尤促至梁武帝爲侯景所迫餓死臺城國亦尋滅
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

龔紀紀蹟

卷七

四

今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
又令諸寺遞加供養百姓愚冥易惑皆云天子大聖
猶一心信向吾儕微賤豈合更惜身命以至灼頂燔
指十百爲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
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
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
事也佛本西域之人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
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
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於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

朽之骨肉穢之餘豈宜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天下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表入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罪裴度崔群爲言某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頗感悟欲復用之皇甫鏐素忌其直奏言其終狂疎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初先生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

黷紀紀蹟

卷七

五

畜產且盡民以是窮乃自爲文投溪水而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先生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穆宗三年入爲京兆尹六軍不敢犯法移相謂曰是尙欲燒佛骨何可犯也遷國子監祭酒轉兵部侍郎王庭奏以鎮州友圍牛元翼於深州援兵且十萬觀望莫敢前詔先生宣撫衆皆危之旣行元慎言於帝曰韓愈可惜帝亦悔馳諭無徑入先生曰

止君之仁也死臣之義也安有受君命而滯留自顧者乎遂疾驅入賊營麾其衆責之大聲開諭賊恇汗伏地庭奏之兵遂散庭奏慮衆變卽出元翼歸奏帝大悅轉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諡曰文正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也先生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變成就後進徃徃知名經先生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有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文集數十卷皆與衍宏深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餘年先生排

黷紀紀蹟

卷七

六

佛老乃相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宋元豐七年從祀封昌黎伯明嘉靖中改稱先儒韓子

司馬子

司馬子名光字君實夏縣涑水人也父池終天章閣待制生七歲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與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卷凜然如成人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驚散先生持石破甕兇得

活京洛間畫傳其事實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歷官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先生言真僞不可知且非自至不足爲瑞請却之又奏賦以風脩居注判禮部未幾同知諫院先生進三劄子其一論君德曰仁曰明曰武其二論治道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其三論揀兵曰務精不務多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寬仁宗皆納之始帝不豫國嗣未立人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

賢祀紀蹟

卷七

七

議時先生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曰送中書先生見韓魏公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絛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皆拱手曰敢不盡力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先生言陵遲之漸不可不正英宗立先生預奏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

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先生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先生乞留不可請與俱貶任守忠反覆交搆以先生言遠竄天下快之有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先生抗言其非持白韓魏公公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先生慮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立擢翰林學士先生力辭帝曰卿有文學何辭爲對曰臣不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耶竟

賢祀紀蹟

卷七

八

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先生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進先生翰林兼侍讀學士先生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乃爲通志八卷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至是帝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詔邊臣招納先生上疏極論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先生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先生曰救災節

用宜自貴近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先生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先生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爾爭議不已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先生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

黷祀紀蹟

卷七

九

可平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生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爾帝問先生先生因極言新法之害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先生帝曰相與論是非爾何至是先生曰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蠶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青

苗亦猶是也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他日畱對帝曰今天下洵洵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先生曰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爾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耶帝欲用先生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苟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尋安石以韓魏公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先生樞密副使先生辭曰陛下徒榮以祿位不取其言

黷祀紀蹟

卷八

十

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先生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先生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及移書責宰相吳克帝欲復用蔡確沮之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遂止帝讀資治通鑑謂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及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

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喪衛士望見以手加額所至民遮道聚觀曰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立太皇太后遣使問所當先先生請開言路詔榜朝堂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觀望朝廷之意以邀倖希進下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罰無赦后以詔示先生先生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改詔行之先生又奏脩心治國之要其目各有三卽仁宗所陳者而英宗神宗初立皆嘗以爲獻乃申其說曰臣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舉在於是以區區首爲累朝言之起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時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生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或謂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先生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

費祀紀蹟

卷七

十一

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先生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折簡與呂申公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爲便監司不用新進少年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遂罷青苗復常平法是時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先生起居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云先生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賓客憫其體羸謂宜少節煩勞先生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是年九月卒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臨其喪襚以一品服賻特厚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四方皆畫像以祀先生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將

費祀紀蹟

卷七

十二

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爾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化其德有不善者曰君實得無知之乎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文集八十卷他著述二十種五百餘卷云紹聖初御史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詔奪贈諡卽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叅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

贊紀紀蹟

卷七

七

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未恐得罪後世聞者媿之靖康初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咸淳中從祀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司馬子子康端謹至孝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

范子

范子名仲淹字希文蘄州吳縣人生二歲而孤母謝氏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旣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不息冬

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人不能堪先生自刻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五年禮部舉第一八年登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其母以養始還姓易名歷遷大理寺丞以母喪去官晏殊知應天府聞先生名召寘府學因上書極陳天下利害凡萬餘言當時以王佐許之服除以殊薦爲秘閣校理學者多從質問爲執經講解亡所倦嘗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陳州久之上記其忠擢爲右

贊紀紀蹟

卷七

七

司諫當太后臨朝時以冬至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爲壽先生抗疏言天子無比而且開後世蜀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疏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非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先生獨以謂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過以全后德帝然之詔中外母得輒論太后時事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先生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詣中

書語丞相呂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宜諫止何可順父出母乎夷簡取漢唐廢后爲解先生曰陛下天資如堯舜公宜因而輔成之奈何欲以前世弊法累盛德耶因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歲餘徙蘓州州大水民田不得耕先生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尋擢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之居數月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使不暇他議先生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

覺記紀蹟

卷七

七

肖指若訥也明年徙知潤州又徙越州寶元初元昊反上知先生才兼文武召知永興軍尋除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爲陝西經畧安撫副使祐先生與呂夷簡有隙至是夷簡請超遷之先生入謝上諭先生使釋前憾先生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家事於夷簡何憾也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帥皆畏不行先生奏請兼領延安軍以待寇至上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選六將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焉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戎人呼知州爲老子大范謂范雍也城青澗開營田招屬羌及請戒諸路養兵畜銳不宜輕動賊詐以書請和先生以元昊國之叛賊不可俾朝廷報賊乃自作書與陳順逆賊尋陷好水先生益信報賊書爲是而執政以其擅報當誅上以爲閫外之事專之不足罪止移知耀州未踰月徙知慶州兼經畧招討慶之西北馬砦在賊腹中先生欲城之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

覺記紀蹟

卷七

七

中初不知也賊以騎三萬來爭先生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及築細腰復胡廬等砦招明珠滅二族萬餘人自是羌屬皆爲用久之王師再喪於定川先生晝夜領兵赴援勸關輔人心動搖及見先生耀兵號令嚴明威震戎落人心遂安第相賀曰邊上自有龍圖公爲長城我屬何憂初上聞定川之敗頗以關中爲憂按圖謂左右曰若仲淹出援可無慮奏至上大喜曰吾固知

賢紀紀蹟

卷七

七

師開府邠州以疾請鄧州移杭州青州遷戶部侍郎又請汝陰至徐州而薨年六十四奏至上嗟悼泣下曰朕方將大用不謂其早死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御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先生內剛外和其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初仁宗以前天

賢紀紀蹟

卷七

太

縣皆立學從先生請也康定用兵時鳳翔張載方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先生先生知其遠器乃抑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其讀中庸又授太山孫明復以春秋其後皆成名儒延安定胡公入太學爲學者師而河南程叔子尤遇賞拔蓋自六經晦蝕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不知所尊尚至於先生而後開學校隆師儒誘掖獎勵以成就天下之士且以開萬世道統之傳其深明經術有功於名教者如此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後雖貴顯其

客不重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身歿之後諸子家貧無歸借官屋以居僅蔽風雨而獨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人創立規法以垂永久汎愛樂善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之人皆能道其名字卒之日四方聞者皆爲嘆息爲西帥所得朝廷賜資悉以給將士故人樂爲用又爲政尚忠厚所至有恩諸番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番酋來見召之卧內徹衛與語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祀之及卒羌酋數百人哭之三日著有文集奏議政府論事別集等編

賢祀紀蹟

卷七

七

行世子四人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皆賢元祐中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封楚國公靖康初改魏國公後賜廟號曰忠烈大清廉熙五十四年從江南學臣余正健之請從祀廟庭稱先儒范子

歐陽子

歐陽子名脩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母鄭氏教之家貧以荻畫地學書比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補西京畱守推官宋興且百

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文體卑弱搜刻駢麗

先生遊隨州得韓昌黎遺稿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之苦心探賸至忘寢食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景祐初召試館閣校勘時范仲淹知開封府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先生遺書責諫官高若訥不言因坐謫夷陵令康定時仲淹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先生掌書記先生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已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後召還校勘太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初仲淹之貶饒

賢祀紀蹟

卷七

七

州也先生與尹洙余靖皆以直見逐故時咸目爲黨人先生作朋黨論以進上知先生忠而敢言面賜五品服一日奏事罷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蓋欲大用而未果也會以他事降官知滁州已而又徙潁州丁內艱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惻然問先生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小人恐先生復用僞爲先生作奏乞澄汰內侍書騰都下宦者切齒陰以言中先生遂出知同州外議不平論救者衆遂畱刊脩唐書入爲翰林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

二年矣時上臨御久遍閱群臣未有大稱上意者因思富韓之賢復召寅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人與先生同在嘉祐二年知貢舉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先生所取率詞義古質其險怪知名士一切不錄澆薄之士候先生晨朝聚噪馬前然文體自是少變矣三年代包拯知開封府事有以極爲言者先生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而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長耳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五年爲樞密副使明年參知政事先生與韓魏公同心輔政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也英宗即位議加濮王典禮禮官與從官欲改封大國稱伯父先生引喪服記以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朞降三年朞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追封大國則禮義無加爵之道與衆議不合御史呂誨等共詆之皆被逐先生天資剛勁見義敢爲平生與人盡言無隱獎引後進如恐不及在政府時士大夫有所干請輒向論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由是怨謗

覺記紀蹟

卷七

三

益熙寧初年甫六十即乞謝事出知青州三年判太原府辭求知蔡州四年上疏請止散青苗錢王荊公惡之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守穎時樂其風土遂卜居焉其在滁也作亭瑯琊山每以醉翁自名又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老於其間是爲六一故又自號六一居士先生嘗曰治民如治病有一等醫人僕馬鮮明進退中度案醫書述病症口辯如傾而病者服藥不効一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貧人服藥即効治民之吏猶是也但民稱爲便即爲良吏矣先生前後歷七郡吏民安之故其言親切如此居穎一年而卒年六十六諡文忠葬新鄭旌賢鄉燕子山爲神道碑謂漢之文涉魏晉而獎至唐韓昌黎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氏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功也被召脩唐書又自譏五代史先生博極群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爲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僞謬之說爲多又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二

覺記紀蹟

卷七

三

卷六一居士集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四十餘卷傳誦於世明嘉靖中從祀稱先儒歐陽子

胡子

胡子名瑗字翼之海陵人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即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此子後當爲偉器非常兒也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復石介三人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嘗與之遊愛而敬之以其子純仁從學焉景祐初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鍾律

黌祀紀蹟

卷七

五

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陝西辟丹州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除湖州教授是時方尚詞賦先生則一新故習倡明正學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署其齋曰經義曰治事以敦實學經義者所以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立其體也治事者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

教授辭疾不行尋爲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先生與近臣太常官議於秘閣遂興作樂事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詔賻其家學者稱爲安定先生先生在太學其徒甚衆凡數千人學舍至不能容拓步兵營以廣之禮部歲所得士十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脩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先生

黌祀紀蹟

卷七

五

弟子也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材者以先生爲首稱程伊川嘗稱之曰安定之門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爲政也何有若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劉彝游烈徐唐諸子皆出其門云明嘉靖九年從祀稱先儒胡子

胡子

胡子名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先生年七歲爲小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有穎昌漸裁之嘗聞西洛程先生之學獨器重先生與

論經史大義由是學問日進紹聖初登進士第廷試推明太學以漸復三代爲對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親擢第三除太學博士遷提舉湖南學事盡心教導足跡不躡權門有詔舉遺逸先生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先生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獄司極力推鞠訖無狀先生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先生謂弟子曰吾嘗爲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舍募傍野躬畊以老焉

費祀紀蹟

卷七

壬

宣和末以薦除屯田員外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再除起居郎又辭不允乃至京師方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先生即入奏曰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物之權也若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願擇名儒明於治國平天下之本者虛懷訪問以深發獨智則天下幸甚又聞爲天下國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雖浮言異說沮毀搖動而初計不移故志必成而功

可立望詔大臣詢以脩攘之方令各盡底蘊畫一具進仍集百官議於朝堂衆謀僉同然後斷自宸衷頒諸中外以次施行庶幾新政有經自冀中興之效疏入有旨命召試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諸與已不合者即指爲朋黨見先生所奏慍懟形於辭色乃言先生意寬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納先生亦屢辭南仲又言先生實不臣欽宗問狀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非不臣而何欽宗又不納每臣僚登對必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

費祀紀蹟

卷七

壬

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爲所污者惟安國一人耳欽宗歎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知欽宗意不可回乃諷臺諫論先生稽慢不恭宜從黜削欽宗終不許先生乃就職中書侍郎何臬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以捍強敵衛王室先生言內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以數百州之地分爲四道則權復太重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何以待之時臬方得志於欽宗密說以京師不可守則出幸山

南可以入蜀而其意蓋自欲當南道之任又以於先生嘗有推挽之力必無駁異及此奏上大駭謂人曰康侯人物之表乃專以異議爲高古人謂山林之士不可用今信然猶不得已於四總管之地各削其達外州郡而已後金人大入京師被圍北道總趙野宵遁爲群盜所殺西道王襄領所部兵翱翔漠上不復比顧大畧如先生所策云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軼吏部侍郎馮澥言珪行綱責辭實乃爲綱遊說珪坐貶先生劾澥越職妄

龔紀紀蹟

卷七

七

言軋脇異已推隆王氏之學再挾紹述之議國論紛紛皆由於澥於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何處從而擠之遂除右文殿脩撰知通州行至襄陽而比騎已薄都城矣先生在省一月在告之日居其半每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先生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微細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城圍益急欽宗命召先生及許景衡皆不達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先生痛憤時事有趨命之意而黃潛善方得政專權妄行先

生因辭免不行奏中頗譏潛善潛善惡之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先生託疾罷之建炎二年樞密張公浚薦先生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趨召遂行以時政論二十一篇先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尋兼侍讀專以春秋進講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先生奏曰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絨嘿附會循致渡江南狩之恥又專用張邦昌結奸全國淪滅

龔紀紀蹟

卷七

天

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不顧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沿江重地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詔勝非收除侍讀召赴行在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先生奏曰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方以春秋進講而與勝非爲列有違聖訓遂卧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將目爲朋黨以先生黨魁且在瑣闥

必先去之乃力引勝非爲助而卽於先生所奏擬旨切責遂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先生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先生無故罪去非所以示天下皆不報顧浩遂排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江躋表臣等二十餘人以應天變臺省爲之一空勝非遂相而先生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予祠令纂脩所著春秋傳旣而除內祠兼侍讀先生以疾未行會司諫陳公輔疏詆程氏之賢祀紀蹟

卷七

三

用憂變薨殆由乎此故潛心刻意據經論事著春秋傳二十餘年而書始就上之高宗稱善謂深得聖人之旨與趙鼎言曰安國所解春秋朕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一遍遂進先生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贈朝議大夫謚文定先生強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平居矢志在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身然風度凝達脩然塵表視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嘗曰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蠅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先生和靖爲稱首上蔡謝氏曰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先生雖不及二程之門而與三君子相友善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先生著春秋傳三十卷文集十五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行世明正統初從祀成化初封建寧伯嘉靖中改稱先儒胡子大清廉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霜松雪柏匾額懸於祠子寧將仕郎稱節堂

卷七

三

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寅承議郎試尚書禮部
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從子憲迪功郎稱籀溪先
生並爲宋大儒則先生之庭訓豈易及哉

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幼穎悟能屬文稍長
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明道與弟
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翕然師之
先生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歡其
歸也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越四年而明道卒先

龔紀紀蹟

卷七

圭

生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至是又見
伊川於洛時年已四十矣一日伊川偶暝坐先生與
游定夫侍立不去伊川既覺則門外雪深三尺矣關
西張橫渠西銘二程深推服之先生疑其近於兼愛
與伊川論辨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
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
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
先生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
不遠千里從之遊號曰龜山先生先生年幾七十時

天下多故有言於時宰者以爲時事至此宜引舊德
老成置之左右庶幾猶可及時宰是之會有使高麗
者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遷
著作郎及面對奏曰堯舜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
中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歷世聖人由斯道也熙寧之
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
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
聖崇寧抑又甚焉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
殄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
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
問一趨於中而已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先生
遂陳時政之弊且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
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
城居四達之衝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懷異心
緩急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登對力陳君臣警戒正
在無虞之時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天下財物出入
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
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疎動觀聽

龔紀紀蹟

卷七

圭

若示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當嚴爲守備此至都城尚何及哉近遼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若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前

贊紀紀蹟

卷七

五

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俱奉之舟已銜尾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急務也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先生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猶不免敗矧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孥戮之有餘罪朝廷置之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宜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童貫握兵二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

日比聞防城又用關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上除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先生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自周世宗迄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庭使敵騎疾驅貫吾腹心不數日可至京城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若种師道劉光世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乞召問方畧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先生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擄

贊紀紀蹟

卷七

五

驅掠無可紀極誓墨未乾而皆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之遠犯人國都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面而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不進先生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

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先生以靖太學先生得召對言諸生伏闕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欽宗曰無逾於卿遂以先生兼國子祭酒先生首言三省政事所出六曹分治各有攸司今乃別辟官屬新進少年未必賢於六曹長貳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饗孔子廟庭今日

費祀紀蹟

卷七

臺

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如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嘗稱羨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禹曰克儉於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

爲享上實安石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群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契弊弊然以愛爲事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爾自古釋之未有泰而不爲驕費而不爲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滯詞不爲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而士之習王氏學取科第者已

費祀紀蹟

卷七

美

數十年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爲邪說議論紛紛然諫官馮澥力主王氏上疏詆先生會學官中有紛爭者有旨學官龔罷先生亦罷祭酒先生又言元祐黨籍中惟司馬光一人獨褒顯而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等建中祐言官陳瓘已褒贈而未及鄒浩於是元祐諸臣皆次第牽復尋四上章乞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先生力辭直學士之命改除徽猷閣待制奉祠如故陛辭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

位除工部侍郎陞對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除兼侍讀請脩建炎會計錄恤勤王之兵寬假言者連章乞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告老以本官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先生天資夷曠濟以問學克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閒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群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

贊紀紀蹟

卷七

壬

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先生暨渡江東南學者推先生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來講論尤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凡紹興初崇尚元祐學術而朱文公張宣公之學得程氏之正其源委脉絡皆出於先生先生浮沉州縣四十有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著有《三經義辨》龜山語錄文集較正伊川易春秋禮記解學庸語孟

解易春秋孟子義列子解莊子解經筵講義辨字解論日錄奏議行世明成化元年詔立廟延平以羅豫章李延平配弘治中封將樂伯從祀嘉靖中改稱先儒楊子大清廉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程氏正宗匾額懸於祠子廸力學通經亦常師事伊川云

尹子

尹子名焯字彥明一字德克洛人少孤奉母陳氏以居年二十師事程伊川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黨人

贊紀紀蹟

卷七

壬

議先生歎曰是尙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于伊川曰焯不復應進士舉矣伊川曰子有母在先生歸告其母母曰吾意汝以善養乃以祿養耶伊川聞之曰賢哉母也先生於是終身不就舉先生之伊川與河南張繹同時繹以高識先生以篤行伊川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伊川既沒先生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先生德行可備勸講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以歸尙書梅執禮中丞呂好問

侍郎邵溥舍人胡安國合奏河南布衣尹焞學窮根本德備中和言動可以爲師器識可以任大近世招延之士無有出其右者朝廷既已宣召而命爲處士以歸使焞韜藏利器不爲時用殊非陛下側席求賢之意望特加優擢以慰物望不報明年金人陷洛先生闔門被害先生死而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乃免建炎元年劉豫僭位使僞帥趙斌以禮聘先生不從則以兵恐之先生逃去自商州奔蜀至閬中得伊川易傳於其門人所拜而受之紹興四年止於涪涪伊

費祀紀蹟

卷七

堉

川故讀易地也關三畏齋以居蜀之學者多從其教焉母何侍讀范仲以先生學有淵源內外淳備舉以自代特授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先生以疾辭而敦召益力屢遣使奉詔至涪加禮津遣有司日夕候門守趣先生不得已始就道先是伊川謫居於涪涪人爲立祠於比巖先生既辭免不獲乃以文告於祠而後行以示不忘師訓也蓋自崇寧以來禁錮道學以元祐舊人爲諱高宗渡江始稍稍召楊龜山胡康侯等用之諸公薦先生甚力既召而司諫陳公輔復上

疏攻程氏學乞加屏絕先生行至九江上奏曰竊見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若舍其所學是上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乞令自便訪求醫藥遂留不進左僕射張浚上章薦先生言其拒劉豫之節且謂其所學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先生至國門復以疾辭帝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崇政殿說書趣起之先生始入見就職八年除秘書少監兼

費祀紀蹟

卷七

堉

職如故未幾力辭求去帝語叅知政事劉大中曰尹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得老成人亦足增重朝廷氣象乃以先生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資善堂翊善朱震疾亟舉先生自代宰相趙鼎亦力薦之乃除太常少卿仍兼職如故未幾鼎疾在告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時浚鼎去位秦檜獨相金人遣張通古蕭哲來議和檜專主和議先生上疏力陳不可又移書責秦檜檜大怒疏及書皆不報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先生上表

力陳當去之義請放歸田里檜見而益銜之遂差提舉江州太平觀先生至平江復引年請告得旨以左奉議郎致仕至會稽病卒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先生之學望聖人以爲趨嘗曰聖人必可以學而至也玩味以索之踐履以身之涵養以成之循循有序終其身從事而弗措焉生平莊敬篤實不欺暗室於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見於容貌詞氣之間望而知爲有道之士也當時學於程門者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實體力行如先生者蓋亦鮮矣先生嘗病同門之士記伊川之言多失本指曰伊川之成書易傳而已讀易傳足知伊川之學故先生亦不著書獨奉詔解論語及門人問荅傳於世其言行見於涪陵記善錄爲詳景定中謚曰肅大清真正三年從祀稱先儒尹子

羅子

羅子名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自幼穎悟不爲詞章之學及長堅苦刻勵篤志求道聞同郡龜山先生得伊洛之傳慨然慕之徒步往從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

黌紀紀蹟

卷七

聖

從彥可與言道於是日益以親龜山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先生初見龜山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龜山曰曩聞伊川說甚善先生遂鬻田累糧至洛見伊川所聞亦不外龜山之說乃歸事龜山而卒業焉沙縣陳淵龜山之壻也嘗詰先生必竟曰乃還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間所未聞與學清節真南州之冠冕也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龜山將溪上吟咏而歸恒克然自得同郡李愿中與新安朱喬年聞先生得程氏傳於龜山之門俱執弟子禮從先生受學焉先生懲熙寧元豐之間變亂祖宗法度於是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迄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紹述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於紀綱法度者沛乎大醇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世一於恭儉至熙豐中管心執法甲倡乙和功利之說雜然並陳宣和

黌紀紀蹟

卷七

聖

之末遂召金人犯闕之變其源流非一日也今皇帝
遭時之難憫生民之重困發德音下明詔悉剋熙豐
弊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以望太平矣
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
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
衍而新之善在可久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參之以
今準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
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顥等共十人其言行之可
考者附於後若乃創始開基之事廟謨雄斷仁心仁

賢記紀蹟

卷七

聖

聞則於其君見之襲太平之基業守格法行故事竭
公盡忠則於其臣見之著書八卷擬獻闕下靖康中
會國難不果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
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
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
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
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
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
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

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
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
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
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奸則外必有朱泚
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道學者果能明
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得周孔之心而
明道者多故視死生去就如寒暑晝夜之移而忠義
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
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韓愈柳宗元倡

賢記紀蹟

卷七

器

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死生去就如萬鈞九鼎之重
而忠義行之者難嗚乎學者所見自漢唐喪矣又曰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
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
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其議論醇正類
如此晚就特科授博羅縣主簿卒於官年六十四子
皆早歿無嗣後門人葬於本郡羅源黃際坑著有春
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
指歸及遵堯錄二程龜山語錄行世學者稱曰豫章

先生淳祐間謚文質明萬曆末從祀稱先儒羅千大
清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賜御書與學
清節匾額懸於祠

呂子

呂子名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夷簡五世孫也自其
祖好問從高宗南渡乃家婺州四世祖希哲從伊川
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長
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而與張栻朱晦庵友講索
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

續紀

卷七

聖

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
方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
目獨先生不然而文特典美父喪除授秘書郎國史
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脩徽宗實錄書成進秩
嘗面對言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
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
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
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
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

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艱危之
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
知也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
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
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
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勵而振
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
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
謬委館職銓擇孝宗以命先生遂斷自中興以前崇

續紀

卷七

哭

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
秘閣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
諡曰成先生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
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
少十憲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
忿懣渙然冰釋朱晦庵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
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
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脩讀書記大事
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聞範官箴博議辨志

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朱晦庵書其墓后曰東萊先生之墓嘉泰八年諡曰成嘉熙三年改諡忠亮景定初封開封伯從祀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呂子

從祀先儒列傳卷八

李子

李子名侗字愿中劍浦人生有異稟弱冠遊鄉校有聲年二十四聞同郡羅仲素得河洛之傳於龜山之門遂往學焉仲素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來受業或頗非笑之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盡得其所傳之與仲素亟稱可焉仲素好靜坐嘗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誠在乎是其於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脉絡之不可亂遂屏居山田結茆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陋巷怡然自適由是涵養純熟泛應曲當其事親誠孝左右無違仲兄性剛多忤事之更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事自理族姻舊故恩意篤厚有貧不能自振者則爲經理賑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笑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設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澄心體

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繁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群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讀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淆亂之說

費祀紀蹟

卷八

二

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山谷稱周濂溪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誦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爾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

徒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嘗語學者曰孟子養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須是旦晝存養不至牯亡卽夜氣清明可以常存若旦晝不能存養卽夜氣何有其開示學者如此先生旣閒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以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於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朱韋齋與先生爲同門友雅重先生遣子從學卒得其傳卽文公也沙縣鄧廸嘗謂韋齋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韋齋以爲知言而文公亦稱自從先生遊每一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如此晚年從學者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樂聞而慕之閩帥汪公應辰以書幣來迎先生往見之至之日忽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著延平問答及語錄等書子友

直友信皆舉進士友信仕至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於時云元至正中追封越國公明萬曆末從祀稱先儒李子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賜御書靜中氣象匾額懸於祠

蔡子

蔡子名沉字仲默建陽人西山先生之仲子也少從朱子游朱子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先生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先生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者數十

慶祀紀蹟

卷八

四

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序書畧曰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用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法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樞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

慶祀紀蹟

卷八

五

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爾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有哉其序洪範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有書潛虛有圖非無作也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嗟夫天地之所以肇人物之所以生萬物之所以失得莫非數也數之體著於形數之用妙於理非窮神知化者曷足以語此又作洪範皇極內篇其詞曰冲漠無朕萬物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兮闢兮

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又曰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醇者贖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靈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又曰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幽禮樂知其

覺祀紀蹟

卷八

六

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又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也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又曰人之一心實爲身主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體雖鬼神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曲成萬物雖天地不能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也孰窮之與思之思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遺鬼神之爲而妙於斯又曰數運無形而著有形智者一之愚者二之數之方生化育流行數之已定物正性命圓行方止萬物終始隨之而無其端也迎之而無其原也渾之爲一析之無極惟其無極是以爲一又曰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

覺祀紀蹟

卷八

七

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
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則知
物也知始則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又
曰冥漠之間朕兆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
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
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
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
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
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蓋先生之探賸鈎

寶紀紀蹟

卷八

八

隱闡發微妙有如此者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
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皆薦用之先生
不屑就李子英曰仲默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
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友求之躬衆理備具
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著書經集註天下後世宗之
明正統元年諡曰文成從祀成化三年封崇安伯嘉
靖中改稱先儒蔡子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
涵之請賜御書學闡圖疇四字匾懸於祠子模操
行高絮稱覺軒先生次子沆亦能世其父業

張子

張子名栻字敬夫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之子也穎
悟夙成忠獻愛之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孝之實
長師胡五峯五峯一見卽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
之先生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
先生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晝夜觀省
以自警策以蔭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先生
充駕機宜文字時孝宗新卽位忠獻起謫籍開府治
戎泰佐皆極一時之選先生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忝

寶紀紀蹟

卷八

九

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以爲不及也以軍事入
見行在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讐恥下憫中原
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臣謂此心之發卽
天理之所存也願益加省察而稽古親賢以自輔無
使其或少息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
革矣孝宗異其言除直秘閣忠獻去位湯思退用事
遂罷兵講和金人乘間縱兵入淮甸中外大震廟堂
猶主和議至勅諸將毋得輒稱兵時忠獻已歿先生
營塋甫畢卽拜疏言吾與金人不共戴天之讐異

時朝廷雖嘗興縞素之師然旋遣王帛之使是以講和之念未忘於胸中而至誠惻怛之心無以感格於天人之際此所以事屢敗而功不成也今雖重爲群邪所誤以蹙國而召寇亦安知非天欲以是開聖心哉謂宜深察此理使吾胸中了然無纖芥之惑然後明詔中外公行賞罰以快軍民之憤則人心悅士氣克而敵不難却矣疏入不報久之劉公珙薦於上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然所以求者類非其道意先生素論皆與已合數遣人致懇勸先生

廣祀紀蹟

卷八

十

不答入奏首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人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有則克去之使吾中扃洞然無所間雜則見義必精守義必回而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今日之事同當以明大義正人心爲本然其所施有先後則其緩急不可以不詳所務有名實則其取舍不可以不審此又明主所宜深察也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

郎侍立官時宰方謂北勢衰弱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先生見帝帝曰卿知北中事乎先生對曰不知帝曰金人饑饉連年盜賊四起先生曰金人之事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帝曰何也先生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謾不足依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帝爲默然久之先生因出所奏疏讀之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

廣祀紀蹟

卷八

十一

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異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益又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意或者亦有以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與蓋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機之日帝爲竦聽改容先生復讀曰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以爲一事且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雖

有淺陋畏怯之人亦且奮躍而爭先矣帝爲太息褒諭以爲前始未聞此論也其後因賜對友復前說帝益嘉歎面諭當以卿爲講官與時時得晤語也會史正志爲發運使名爲均輸實盡奪州縣財賦遠近騷然士大夫爭言其害先生亦以爲言帝曰正志謂但取之諸郡非取之於民也先生曰今日州郡財賦大抵無餘若取之不已則經用有闕不過巧爲名色以取之於民爾爾帝瞿然曰如卿之言是朕假手於發運使以病吾民也旋閱其實果如先生言卽詔罷之兼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侍講除左司員外郎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不忘織紉之事則心不存者寡矣因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帝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闔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先生夜草疏極諫其不可旦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慙憤不堪先生復奏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

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孝宗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先生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先生在朝未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諛諛於是宰相益憚之而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除舊職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先生至簡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州黥卒伉健者爲效用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論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毋相殺掠於是群蠻帖服朝廷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先生究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爭以善馬至孝宗聞先生治行詔特進秩直寶文閣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釋以病良民先生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郡瀕邊屯諸將與帥守每不相下先生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奮兩淮姦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

亦在盜中先生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先生劾大辨詐詭所招流民不滿百而虛增其數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大辨易他郡先生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先生有公輔之望卒時年四十有八帝聞之

賢祀紀蹟

卷八

十四

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益孤矣先生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詣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其德日新業日廣而所以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每進對必自盟於心不以人主意悅輒有所隨順帝嘗言伏節死義之臣難得先生對曰當於犯顏敢諫中求之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何望其仗節死義帝又云難得辨事之臣先生對曰陛下當求曉事之臣不當求辨事之臣若但求辨

事之臣則他日敗陛下事者未必不非此人也其遠小人尤嚴爲都司日肩輿出遇曾覲觀舉手欲揖先生急掩其牕櫺觀慙手不得下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斥異端毀淫祠而崇社稷山川古先聖賢之祀聞道甚早考亭嘗言己之學乃銖積寸累而成敬夫則於大本卓然先有見者也所著論語孟子說太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先生嘗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當爲非有爲而爲之也有爲而爲則皆人欲非天理矣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嘉泰中謚曰宣景定中封華陽伯從祀明嘉靖中改稱先儒張子

賢祀紀蹟

卷八

十五

陸子

陸子名九淵字子靜撫州金谿人生而穎異年三四歲問其父賀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常兒見者敬之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

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及登進士第至臨安士爭從之游言論感激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晰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間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後以將作丞奉祠還鄉學者稱爲象山先生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母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

黌祀紀蹟

卷八

七

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書曰儒者雖至於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雖盡未來際普度之皆主於出世初先生與朱子會於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朱子守南康先生訪之朱子與至白鹿洞先生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者朱子亦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云或勸其著書先生曰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註

脚及知荆門軍政行令修民俗爲變一日爲家人曰吾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謚曰文安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會葬數千人有文集語錄傳世明嘉靖中從祀稱先儒陸子

黃子

黃子名幹字直卿福建閩縣人父瑀字德藻以篤行直道聞歷官至侍御史先生少志於學清江劉清之見而奇之曰子乃遠颯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考亭先生自見考亭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

黌祀紀蹟

卷八

七

危坐一椅或至達曙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嘗詣呂東萊以所聞于考亭者相啓正及張南軒亡考亭與先生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以其女妻先生寧宗卽位補將仕郎銓中授廸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於墓廬者甚衆考亭作竹林精舍成遺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先生稿成考亭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

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先生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考亭沒先生持心喪三年畢調監石門酒庫時與獵帥湖北雅敬先生名德辟爲荆湖北路安撫司賞激酒庫兼準備差遣事有未當先生必忠告力爭江西提舉趙希懌及知撫州高商老復辟爲臨川令歲旱勸糶捕蝗極其力改知新淦吏民習知臨川之政不令而行差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鞠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先生委曲審問卒得其情尋知漢陽軍重庠序先教養於郡治後立周程

費祀紀蹟

卷八

六

游朱四先生祠祭屋以筵四方之士值歲飢糴客米發常平賑濟民大感悅以病乞祠未幾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犯光山民情震恐先生爲守禦計請城於朝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爲準然後委官吏士人分料主之計田出役法均費省築城取諸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先生以五鼓坐堂終令監工官授以一日成筭既畢乃治府事閤士卒與僚佐講究防邊利病次則巡城視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城成會上元張燈士民扶老携幼往來不絕

有老嫗百歲二子輿之至府致謝先生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之來爲一郡生靈謝耳太守之賜非所與也不受而去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士民喜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珪辟爲叅議官再辭不受旣而朝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先生卽日解印趨府及至珪令同往維揚視師因爲謀禦敵之策而時在幕府者皆輕浮之士而珪

費祀紀蹟

卷八

九

日張宴列女樂賞牡丹爲樂先生直諫請整師旅以固斬黃爲江南保障且言視牡丹之紅艷豈不思邊庭之流血視管絃之啁啾豈不思老幼之哀號視棟宇之宏麗豈不思士卒之暴露視飲饌之豐美豈不思流民之凍餒敵國內侵宇內騷動主上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尙書乃如是之迂緩暇逸耶珪不能用力辭去再命知慶安不就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俯仰考亭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

未幾召赴行在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初先生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而豪傑往往願依先生及倅安豐武定諸將皆歸心焉後倅建康守漢陽聲聞益著諸豪深知先生倜儻有謀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先生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群起擠之先生遂歸里編禮著書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先生與之講論經理亹亹不倦諸生朝夕質疑請益如考亭時俄命知潮州辭不行

賢祀紀蹟

卷八

二十

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授承議郎歿後數年以門人請謚特贈朝奉郎與一子下州文學謚文肅學者稱勉齋先生著書說十卷論語通釋十卷論語意原一卷及勉齋集行世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黃子

陳子

陳子名淳字安卿漳州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見而奇之且曰此非聖賢事業也因授以近思錄先生退而讀之遂盡其業焉及朱考亭來守漳印先生

請受教考亭曰凡闕義理必窮其原如爲人父何故必止於慈爲人子何故必止於孝其他可類推也先生聞而爲學益力日求其所未至考亭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安卿門人有疑問不合者則稱安卿善問後十年先生復往見考亭陳其所得時考亭已寢疾語之曰如今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爾自是所聞皆要切語凡三月而考亭卒先生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理貫通洞見條緒故其言太極曰太極只是理理本圓故太極之體渾淪以理言則自末而本自本而末一聚一散而太極無所不極其至自萬古之前萬古之後無端無始此渾淪太極之全體也自其冲漠無朕而天地萬物皆由是出及天地萬物既由是出又復冲漠無朕此渾淪無極之妙用也聖人一心渾淪太極之全體而酬酢萬變無非太極流行之用學問工夫須從萬事萬物中貫通湊成一渾淪大本又於渾淪大本中散爲萬物使無少窒礙然後實體得渾淪至極者在我而大用不差矣其言仁只是天理生生

賢祀紀蹟

卷八

三

之全體無表裏動靜隱顯精微之間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絕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若一處有病痛一事有欠闕一念有間斷則私意行而生意息卽頑痺不仁矣其語學者曰道理初無玄妙只在日用人事間但循序用功便自見所謂下學上達者湏下學工夫到乃可從事上達然不可以此而安於小成也夫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目是少工夫惟當開拓心胸大作基址湏萬理明徹於胸中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

賢記紀蹟

卷八

三

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湏明三代法度通之於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湏運用酬酢如探諸囊中而不匱然後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誠爲已物矣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賓主進退之幾如好好色惡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之於是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錕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則雖艱難險阻之中無不從容自適夫然後爲知之至行之盡此語湏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先生性至孝母疾號天乞以身代

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居鄉不沽名徇俗恬然退守若無聞焉然名播天下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先生嘆當時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格物而欲徑造上達之境反託聖門以自標榜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第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廸功郎泉州安

賢記紀蹟

卷八

三

溪主簿未上而沒年六十五所著有語孟學庸口義字義詳講禮詩女學等書門人錄其語號筠谷漸口金山所聞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陳子

真子

真子名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四歲授書過目成誦十五而孤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歸其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授南劍判官召爲太學正遷博士時韓侂胄已誅先生入對首言權臣開邊南北塗炭日者行人之遺金人欲增歲幣

之數而吾亦曰可增金人欲得姦臣之首而吾亦曰可與往來之稱謂犒軍之金帛括諸流徙之民皆承之惟謹得無滋嫚我乎善謀國者不觀敵情觀吾政事今號爲更化而無以使敵情之畏服正恐彼資吾歲賂以厚其力乘吾不備以長其謀一旦挑爭端而吾無以應此有識者所爲寒心又言侂冑自知不爲清議所貸於至誠憂國之士則名以好異於是忠良之士斥而正論不聞於正心誠意之學則誣以好名於是僞學之論興而正道不行今日改弦更張正當

費紀紀蹟

卷八

三

褒崇名節明示好尚乃召試學院改秘書省正字兼檢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又對言暴風雨雹災戒螭蝗之變皆賊吏所致尋兼浙玉府教授三年遷秘書郎入對乞開公道室旁蹊以抑小人道長之漸選良牧勵戰士以扼群盜方張之銳四年選著作佐郎同列相忌諛之先生恬不與較宰相將用先生會言官觝之先生力辭兼禮部上疏言金有必亡之勢亦可爲中國之憂蓋金亡則上恬下嬉憂不在敵而在我多事之端恐自此始五年遷軍器少監六年遷起居

舍人奏言權姦擅政十餘年間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謙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謙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群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安危大利害群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在勤訪問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

費紀紀蹟

卷八

三

已又言鈔法楮令之弊兼太常少卿克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還言於上曰臣自楊之楚自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及今大修墾田之政數年之後積儲克實邊民父子自相保伍正邊防要事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先生慨然謂劉燾曰吾徒湏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肖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去出爲江東轉運副使山東盜起朝廷猶與金人通聘先生陛辭奏國恥不可忘鄰盜不可輕幸安之謀不可恃導諛之言不

可聽至公之論不可忽寧宗優詔答之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先生遂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廩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傍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以右文殿修撰改知泉州番舶畏苛徵至者歲不三四先生首寬之驟增至三十六艘十二年知隆興府奉寬弛之後乃稍濟以嚴尤留意軍政以母憂歸十五年晉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濂溪胡康侯朱晦菴張南軒學術源流勉士子罷榷酤除斛面免和糴以甦百姓復立惠民倉五萬石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遍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史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雪川之變非濟王本意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攷願討論雍熙追封泰邸故

事斟酌行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帝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先生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秦漢以下何足道也帝曰一時倉卒爾先生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帝初御清暑殿先生因經筵侍帝進曰今官閣之儀寢備以一心而受衆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明如水之清義理爲之主

所部無濫刑橫斂無狗私黷貨罷市令司革諸弊政未幾聞金減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先生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畔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尙書入見理宗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先生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理宗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

賢紀紀蹟

卷八

三

建踰年知貢舉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畧三疏乞祠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辭疾革冠帶起坐猶神爽不亂卒時端平二年也遺表聞理宗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先生身長五立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宦遊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驚傳潁洞奔擁出關曰眞直院至矣果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

擯不用而聲愈彰然自侂冑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

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之先生之學以朱子

爲宗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既開

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大學衍義及

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朝議翰林

詞章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

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政經等書行世世稱西山

先生明正統初從祀成化中封浦城伯嘉靖中改稱

先儒眞子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從學臣沈涵之請

賢紀紀蹟

卷八

三

賜御書力明正學匾額懸於祠

魏子

魏子名了翁字華父浦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

目不再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

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

謀開邊先生上言宜急於內修姑道外攘不然舉天

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

遷校書郎以親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冑

誅朝廷收召諸賢先生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

先生察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吏短長故號難治先生禮耆耋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募頤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爲嘉定四年擢潼川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示學者趨向朝論譴之如其請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又論郡邑

龔祀紀蹟

卷八

三

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先生去國十有七年矣至是帝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遷起居舍人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危鄰寇動靜具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

宗室入卽位時事忽異先生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帝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先生入對卽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陛下盍卽而求之則大本立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願敷求碩儒不聞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右正言李知孝劾胡夢昱竄嶺表先生出關餞別遂指先生倡爲異論將擊之史彌遠外示優容改權

龔祀紀蹟

卷八

三

尙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先生欺世盜名朋邪謗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死帝親庶政進文華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帝因民望與真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尙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切帝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尙書復條十事以

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帝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帝將引以共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擯
乃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
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先生朝
論大駭三學亦上書爭之適邊警沓至帝心焦勞先
生嫌于避事既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二府
奏事進封臨邛郡開國侯又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
辭面賜御書詩章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詔宰臣飲餞
於關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爲簽書
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資政殿學士
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
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
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上聞震
悼贈太師謚文靖累贈秦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
要義周禮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
書先生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
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
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巖巖然立朝之大節不以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
幾乎不悖不惑者矣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
魏子

何子

何子名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勉齋告以必有誠
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後可先生悚惕受命於是隨事
誘掖得聞淵源之懿來學者衆王栢弘論英辨質問
難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先生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
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先生文集三十卷
而與栢問辨者十八卷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
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崩咸淳
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郎主管
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子祭酒楊文仲
請於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大傳發揮
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等書 大清雍
正三年從祀稱先儒何子

王子

王子名栢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朝奉郎瀚俱得伊洛之學先生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自號曰魯齋以何基嘗從黃勉齋得考亭之傳卽往從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葵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先生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

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謚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王子

趙子

趙子名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元太宗命太子濶出帥

費祀紀蹟

卷八

三

師伐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姚樞奉詔卽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先生在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問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先生已披髮步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世臨吾而北必可無他先生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先生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

畫錄以付樞自先生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聞先生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先生講授其中先生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條例於後別著伊洛發揮

贊紀紀蹟 卷八

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先生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先生始先生爲人樂易而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先生贈之言以博溺心未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

類若此先生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趙子

從祀先儒列傳卷九

許子

許子名衡字仲平河南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吾不能爲之師遂辭去及長刻意墳典考求古者爲學爲治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書隱居大名竇默深加敬遇焉問姚樞以道學自任乃詣樞門見之樞授以伊川易傳晦庵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書先生讀之默契於中遂手寫而還語其學徒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謂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雖他書不治可也元世祖出王秦中召爲國子祭酒時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幸於是郡縣皆建學民大化之世祖二年命議中書省事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不許且命舉自代者奏曰用人天子之大

贊祀紀蹟

卷九

一

贊祀紀蹟

卷九

二

柄臣下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則斷自袞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姚遂等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謂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其教人也必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皆能自立爲世用矣又言爲學者治生最爲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爲學之道有所妨彼

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
士君子當以農務爲主商賈雖爲逐末亦有可爲者
果處之不失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
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無古人之意也居家勤於自
治公愛兼盡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敬如賓凡
喪葬一遵古制不用佛老懷仁化之祇舍有僧德公
者年百餘歲謂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亦不能作佛
徒爲不孝之人自是不復度弟子蓋化之也先生將
卒語其子曰我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

龔祀紀蹟

卷九

三

慎勿請諡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
處足矣及卒從之年七十二朝野莫不哀傷以爲斯
道斯民之不幸云羅整庵曰仲平始終尊信朱子其
學行皆平正篤實遭逢世祖使儒者之道不廢可謂
有功於斯文矣元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
年追封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明嘉靖中改稱先儒
許子

金子

金子名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

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先生幼而敏膺授之
書卽能成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
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
事同郡王魯齋從登何子恭之門自是講貫益密造
詣益邃時宋事已不可爲先生遂絕意進取然雅負
經濟之畧未忍遽忘情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
人坐視而不敢救先生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
兵出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
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

龔祀紀蹟

卷九

四

遠近歷歷可據而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
海運之利所由海道視先生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
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之
辭弗就宋將敗物所在盜起先生屏居金華山中兵
燹稍息則上下崑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
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惻訓
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
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領貲營購卒贖以
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言自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

子恭王魯齋之喪先生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識師弟子之繫於倫常也先生嘗謂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秘丞劉恕爲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爲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天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尙書爲主下及詩禮

醫祀紀蹟

卷九

五

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成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輒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先儒所未發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意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爲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先生旣見王魯齋首問爲學之方魯齋告

以必先立志且舉以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子恭子恭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魯齋字也當時議者以爲子恭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魯齋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先生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克於已者也先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祠先生于鄉學至正中賜諡文安 大清雍正三年從

醫祀紀蹟

卷九

六

祀稱先儒金子

許子

許子名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徙婺之金華先生少孤世母陶氏口校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于學立程以自課取四部書分晝夜讀之雖疾恙不廢旣乃受業金仁山之門仁山語之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旣加則酸醎頗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於書無不讀窮採

聖微雖殘文義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三十卷調學者曰學以聖人爲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于朱子顧其辭約意廣讀者安可以易心求之讀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考其名物度數以補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仁山之言曰惟其是而已其觀史

譽祀紀蹟

卷九

七

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做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尙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爲光卒則中國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機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焉又有自省編畫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則不爲也其他若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食貨刑法字學音韻醫經術數之說靡不該賅旁通而釋老之言亦洞究其蘊嘗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

同異別其是非也幾希又嘗句讀九經儀禮及春秋三傳於其宏綱要領錯簡愆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東萊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先生不喜矜露所爲詩文非扶翼經義張維世教則未嘗輕筆之書也延祐初先生居東陽入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楊吳越皆不憚百舍來從學焉其教人也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

譽祀紀蹟

卷九

八

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不倦攝其粗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愈誠切情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然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先生篤於孝友有絕人之行其處世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里閭者四十年四方之士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之過其鄉邦者必卽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聞者無不悅服大

德中歲大侵先生貌加瘠或問曰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廉訪使劉廷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先生深加推服論薦于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爲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諡曰文懿先生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因稱爲白雲先生先是何子恭王魯齋及金仁山歿其學猶覺祀紀蹟

卷九

九

未大顯至先生而其道益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晦翁之世適江浙行中書省爲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於學官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許子

陳子

陳子名濬字可大號東滙江西都昌人餘干雙峰饒魯幼從黃勉齋遊學術端醇累薦不起聚徒講學先生之父蓋師事之先生自少篤學親承庭訓益自潛心理道專靜研究隱居纂述著禮記集說涵濡玩索

貫穿古今其序曰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于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爲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識諱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爲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闕于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薦爲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卽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止不必高爲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十慮之一爾洪武間考定五經收

覺祀紀蹟

卷九

十

先生之書以立學官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

陳子

王子

王子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年十七謁婁一齋知聖學宗旨即陽明洞築書屋毅然有志聖賢之學弘治己未第進士正德二年授兵部主事適南京給事中戴銑薄彥徽等被逮先生上疏云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爲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今陛下以戴銑等言事特勅錦衣衛械解來京夫銑等職居司諫以言

賢紀紀蹟

卷九

十一

爲職其言而善卽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讜之門今乃赫然逮繫拘囚臣恐自是而後有上關宗社危疑之事陛下孰從而聞之疏入劉瑾大怒廷杖五十謫龍場驛丞先生行至錢塘慮不免禍夜半佯爲投江而浮冠履於水上浙杭司守皆信之祭之江上家人亦成服遂輕裝入武夷山中復慮終露乃赴龍場四年調今廬陵五年劉瑾伏誅遷南京刑部主事歷考功郎中鴻臚寺卿十二年以內閣王瓊薦爲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提督

軍務時江西桶岡賊藍天鳳池大髯等倡亂先生以

廷推舊望簡荷新銜乃悉罷客兵自募鄉勇規畫山川廣行間牒親破賊巢者八十餘設縣治者二特設南贛軍門者一受命甫期年而江西諸賊悉平虔吉人皆立祠祀之又上議以爲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今南贛巢穴雖平殘黨未盡方圖保安之策未有撤兵之期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內帑夫民已貧而歛不

賢紀紀蹟

卷九

十一

休是驅之從盜也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著爲定例從之未幾奉勅勘處福建判軍自贛啓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易輕舟疾趨吉安上疏告變與知府伍文定等共謀牽制傳檄四方暴濠罪惡張疑兵設詐牒以緩賊勢濠初欲徑襲南京以圖北向至是爲之少阻僞檄至墨潭先生卽固封以進因上疏畧曰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心騷動尙爾巡游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悚骨

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激伏望痛自克責易轍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跡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則太平尙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先生乃崎嶇江介倡率群僚亟攻南昌覆其巢穴迎戰鄱湖擊其情歸兵甫萬餘時纔旬日竟擒逆濠獻俘闕下時上已南征而中人張忠朱泰等謂當縱之鄱湖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連遭人至廣信止先生先生不聽夜過玉山至杭謂太監張永曰江西之民久

贊記紀蹟

卷九

三

遭兵亂繼以旱災若上至鄱湖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極必逃聚山谷爲亂然後興兵討之不亦難乎永曰吾之此出爲群小在側欲調護左右以默輔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皇上順其意而行猶可挽回逆其意而激群小之惡無救於天下大計矣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先生甫立大功疑謗旋生角巾野服口不言功委蛇於群閭之間調護於悍軍之日所憂者在國憂而不在身危所爭者在民心而不在己爵乃奉命回江西過南康開先寺刻山石紀平濠之事於

讀書臺後武宗崩肅宗立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先生上疏乞省葬十一月論平濠功封新建伯先生讓功於衆欲均其賞疏辭不允六年田州岑氏攻陷思恩乃起先生爲兵部尙書總制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斟酌勦撫事宜先生憐田恩厭苦兵革乃疏陳窮兵盡勦則有十患罷兵行撫則有十善上從之乃曲撫盧王立岑氏之後設田州之官而思恩諸賊悉平班師旋回會斷簾峽牛腸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古陶白竹等洞累年攻劫郡縣

贊記紀蹟

卷九

四

鄉村擄掠子女民遭荼毒數請誅勦而官府隱忍姑息賊愈肆猖獗先生因令永順保靖二司分道進勦又勅盧蘇王受等相犄角凡斬獲生擒二千五百顆又奏處置八寨斷簾峽事宜捷奏入京皆從之因積勞生病遂乞致仕行至南安而卒歸葬橫溪世稱陽明先生先生天姿絕倫讀書過目成誦少喜任俠工詞章好仙釋中年體驗聖學悟從天啓遂屹然以斯道爲己任其學問直求諸心其教人也以致良知爲主平生著述甚富如傳習錄及文錄皆行於世初訃

問於朝忌者嫌誠之遂削先生世襲伯爵上勲格而不行五等加而又奪然而陳湯之爵失而不泯其功魏徵之碑仆而詎損其直先生殆所謂浩然正氣日月爭光者歟先生良知之說以萬殊從一本歸宿其跡稍涉於禪有起諸儒之惑我

聖祖仁皇帝稱先生之學與朱子不相刺謬誠可破千古紛爭異同之說矣隆慶中復爵贈侯諡文成萬曆中從祀稱先儒王子

陳子

費祀紀蹟

卷九

五

陳子名獻章字公甫新會縣人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三年舉廣東鄉試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祭酒邢謙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布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之召至京不就試懇辭終養特授翰林檢討學者稱爲白沙先生嘗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未得

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處也於是舍其繁而求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薛侃曰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已啓聖賢之竊鑰萬曆十二年大學士申時行疏言奉旨議先儒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學宮今覆議獨祀布衣胡居仁臣竊以爲未盡也彼毀守仁獻章者指爲僞學不足深辨有謂其各立門戶者夫守仁言致知出於大學言良

費祀紀蹟

卷九

六

知本於孟子獻章言主靜沿於宋儒皆闡述經訓羽翼聖學豈自創一門戶哉有謂其禪家宗旨者孝友如獻章出處如獻章而謂之禪可乎氣節如守仁功業如守仁而謂之禪可乎有謂其無功聖門者以其言未槩見於天下也孔子曰予欲無言顏子不違如愚聖賢之道有以身發明者比諸以言發明其功尤大又有謂祀王則廢朱者在昔宋時朱與陸論辨盛氣相攻兩家弟子有如仇敵今並祀學宮朱氏之學不以陸廢獨以王廢乎近世儒臣病於拘曲而無所

樹立狃於見聞而無所體驗習俗沉錮已久誠祀守仁獻章一以明名儒之有用而不安於拘曲一以明實學之有得而不專於見聞若居仁純心獨行衆議所歸亦宜並祀我國家二百餘年止祀薛瑄一人伏望聖明益此三賢列於薛瑄之次以光文治從之祀稱先儒陳子

薛子

薛子名瑄字德溫世河津人也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值元亂不仕教授鄉里父貞淇武初中鄉薦爲

續紀紀蹟

卷九

七

元氏教諭尋調玉田母齊氏生先生於學舍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異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嗶非常兒也舉育之六七歲時祖教以小學四書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群兒見其坐卽不敢過其前年十二能作詩賦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亭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謫戍玉田父延於家與先生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書於是豁然大悟悉棄其詩賦舊習而從事伊洛之學曰此孔孟正脈也自是專心精進

至忘寢食諸耆退謂人曰此子聰明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結爲小友不敢以師自居永樂中父改鄆陵教諭故事生徒無舉者謫其教官克成鄆陵生徒從來無舉父乃使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試遂舉河南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先生名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三楊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尋差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

續紀紀蹟

卷九

六

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冬夜雪飄盈几誦聲不輟思有所得卽秉燭書之或通宵不寐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察沅州銀課不足苦累地方抗疏罷之湖北之民永利焉正統中初設各省提學憲臣吏部尙書郭進首薦先生遂陞山東僉憲提督學政先生聞命欣然曰此吾事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詢其行誼而後及於文藝集諸生親爲講授循循不倦各隨其才器成就之不求全備責而諸生感慕不已

皆稱之曰薛夫子有一生貧欲祈退教官爲言先生曰生祭祀有掌乎曰掌磬先生曰聖門著教尙矜不能磬八音之一生能鈞聲固足器也其曲養人材如此時太監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諸生聞召泣送數百里爲位而尸之先生至京師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詣謝先生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三不謝而振更先餉先生則又却之振曰夫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

續紀事本末

卷九

七

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却也宜哉乃改先生爲大理卿先生不謝如前李文達先生所厚門人也復使強之先生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振聞之殊不悅久之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不屈振望見頽而立者先生也因爲貌恭也而心銜之居無何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許山教妾告妻麗魁夫死下御史自誣服先生三覆三反數辨其冤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譖於振嗾言官劾先生受賄出入人罪有詔廷問

振曰是固當死竟坐死罪下錦衣獄待決時學士劉公球以忤振死詔獄人皆爲先生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亦何愧手持周易讀誦不輟至覆奏將刑先生神色自若會王振一老僕泣於甕下振問何爲僕曰聞薛夫子賢者也而坐大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因爲振備言先生生平振爲之動有詔赦之得不刑久之放歸爲民先生家居七年杜門不出雖鄰里罕得見其面弟子來學者日衆先生拳拳誨以從小學以及大

續紀事本末

卷九

七

學由灑掃應對以至精義入神不事語言文字而惟責之躬行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答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閭閻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告之曰程門教人居敬窮理而已王振死以言路交薦起爲大理寺丞尋致仕戶部侍郎江淵言先生心術正大操履淳潔年纔逾六十未嘗衰耗躬行實踐深明理學宜置之館閣以咨啓沃不當聽其歸去乃召還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守太監興安時無敢與抗禮者先生至安特降階爲禮退謂人曰是與王振作

敵者豈可屈耶奏差太監金英回京公卿皆郊送先生獨不往英乃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見言於帝遣使召先生將大用之中官沮之遂改爲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遂火其屋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之乃得減止誅魁首三四人文大恨曰薛某舊性尙在必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辨冤獲罪又何愧焉天順元年英宗復辟以都御史楊善薦夜拜禮部右侍郎

贊記紀蹟

卷九

三

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尋轉左兼職如故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先生不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義爲會試考官錄成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請易之先生曰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于忠肅與王文得罪坐極刑先生進曰陛下復登寶位天也今正月陽生乃天之道陛下用刑宜體天乃詔減一等帝初復位日接見先生禮遇甚優頃之連日不見會欲遣使徵獅子於西番先生力諫不聽又曹吉祥石亨等用事李南陽徐有貞

等皆落職先生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哉遂引疾求去石亨雅敬先生謂先生曰先生既不肯留某爲先生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書以教鄉里魯齋懸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歎息而去先生在閣纔五月而歸行至直沽風雨不及館糧乏至日中猶未食先生吟詠不絕子淳愠見先生杖擊之曰身困道亨庸何傷旣歸四方從學者益衆市館至不能容先生所學一遵伊洛微言以爲朱

贊記紀蹟

卷九

三

子以來斯道大章無庸著作直須躬行爾平生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遺失便終日不樂必改之後已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無所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大小一以誠待之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至於純熟其教人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嘗謂太極者卽吾仁義禮智之性也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爲學而不知性非學也故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誤矣又

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犢而還珠也又嘗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著書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其讀書錄二十卷皆因誦讀有得輒爲雜劄記以備遺忘而未嘗有意著作詩文稿雜出門人子弟都之爲河汾集大約皆切理之言也先生一夕忽遭疾整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尙書謚文清學者稱爲敬軒先生弘治初給事中張九功上言謂先生宜從祀

賢祀紀蹟

卷九

三

孔廟詔祀於其鄉九年給事中楊廉言先生所著有讀書錄皆積年精思有益後學乞板置太學俾六館諸生摹印誦讀先生鄉祠宜賜之名額遂賜額曰正學嘉靖間隆慶中臺諫言路先後復請先生宜從祀詔集議闕左門皆謂先生宜從祀制曰可祀稱先儒

薛子

胡子

胡子名居仁字叔心餘千人幼穎異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六七歲學於家塾言動如成人幾冠

從安仁于同受舉子業知無所得而厭之聞吳聘君講義理之學慨然徒步往從之遊於是以古人自期以斯道自任以記誦辭章爲不足事而端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屢繩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居家惟以悅親爲事兄每自外歸必迂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人化之篤宗族訓子姪不倦親死哀毀踰節

賢祀紀蹟

卷九

三

三年不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服悉遵古禮嘗曰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遊情高遠者非也初家食有餘推以與人不償不之較後家益窘甚至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簞先生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築室梅溪山中聚徒會講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嘗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之聰明亦不濟事又曰大抵人之爲學易偏苟無大儒爲之依歸則高者入於空虛

卑者流於詞章功利是以依乎中庸爲難且好高妙厭卑近好奇異厭平實喜寬縱憚繩檢此學者之通弊又曰學者功夫寧下而勿高寧沉而勿浮貴博而不貴雜貴精而不貴亘又曰以實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復禮此王道之本也又曰聖賢之教雖多不出於存心處事存心以敬處事以義敬義立而德不孤後人處事多是智計才識未有義以方外之實學故獲禽雖多終是詭遇惟見得分明則王道霸術判然二途而不

費紀紀蹟

卷九

三

混其立論大指如此既而思周游四方以充廣其聞見於是與二三高弟適閩歷浙入金陵泛彭蠡而返所至豪傑相迎資其所益時與上饒婁一齋永豐羅一峰南昌張東白相與麗澤會於戈陽龜峯間嘗應學使李君齡聘主教白鹿書院又嘗以諸生敦請講學貴溪洞源書院並爲立學規俾永遵守大率以崇正道斥邪說爲首務一稟考亭成法焉自孟子後獨推尊二程子朱子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所著居業錄論聖賢德業經傳指趣學問功夫政教基本性

命淵微不一而足而於異端佛老尤深辨而詳闢之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其畧曰爲學大端不出存心窮理二事故程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古今聖賢說敬字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翼曰戒懼曰戰兢曰齊莊字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人不求敬上做工夫只去心上捉摸照管及捉摸不住要求虛靜所以入於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照看捉摸敬則自虛靜不必去求虛靜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也此心仍有主孟子所謂操則存存便有主有主

費紀紀蹟

卷九

三

則自然醒朱子所謂靜中知覺也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理亦易窮矣敬有自畏慎底意思敬有肅然自整頓底意思敬有卓然精明底意思敬有湛然純一底意思故聖學以此做根本存養省察皆由於此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之效驗處敬該動靜兼內外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方不失人能敬則惰慢邪僻之心不生德性常

得其養而天下之大本在我由是以窮理修身可以馴至篤恭而天下平今人有遏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心者皆非也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慎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曷嘗遏絕思慮以求不雜程子曰欲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有意於坐忘卽是坐馳敬則自無此思無事時不教心空有事時不教心亂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敬便是操存非敬之外別有操存功夫格物便

繫記紀蹟

卷九

三

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又有致知功夫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心來存在這裏讀書論事皆推求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箇理來看自右正學不明名教無上學者纔要身心上用功便入於空虛纔有志事業便流入功利蓋見道不明以近似者爲是故也今人言學者便要說靜時無心其問之設若無心亦須有理夫天命之性與生俱生不可湏臾離故靜而未與物接之時則此心未動此理未發然此心寂然在內此理全具於中故戒謹恐懼以

存養之若果無心無理則存養何用必有物在內故湏主敬湏存養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尋快活此皆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顛倒只當教他去窮理力行見理分明力行熟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甚多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學者做存心功夫不得其真多流於禪似是而非者莫如禪教蓋其高妙之言足以動人其工夫與儒者甚相似彼之學亦用功於心性而以虛靜存養爲主與吾儒工夫爭幾何然彼之存心適以空其心

繫記紀蹟

卷九

三

之體滅其心之用彼之見性不過想像其形似非真能見乎天命之性而萬事萬物之理無不該也故爲心學之害者莫甚於禪今之爲心學者多入之以其喜虛靜好高妙忽吾儒下學之卑近厭應事察理之難而欲徑趨高大無滯礙之境故也又著有敬齋集行於世海內傳誦之卒年五十一學者稱爲敬齋先生明萬曆中從祀稱先儒胡子

羅子

羅子名欽順字允升號整庵泰和人也父教諭用俊

生先生於青田學署先生稟性端慤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旣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嘆曰昔二程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

養記紀蹟 卷九

之說窮極旨與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遷南京國子司業時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正德時劉瑾擅權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上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少卿累遷吏部侍郎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疏劾補慎有寅緣內監媒進者必奏論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遷南京吏部尙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

尋改禮部尙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尙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于道而官守拘牽工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致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心苦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適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時論學有致良知及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姦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遡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

養記紀蹟 卷九

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道嘗曰張子
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
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
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
其不能免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
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
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
乃捨先賢所棄以自珍友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
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已任有

覺紀紀蹟

卷九

三

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於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
未遑卒業於是謝絕塵絆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
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
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
矣亦非有加於分外也巡撫張岳上言羅某懷斥異
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其以正
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
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

嫵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廷得
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
冠登學古樓子弟入叙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
無情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
鄉間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
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
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
生當代之儀型也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羅
子

覺紀紀蹟

卷九

三

蔡子

蔡子名清字介夫晉江人成化十三年舉福建鄉試
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先生自幼好學淡於仕進病告
久之嘗講學水陸僧寺江南之士多從之遊弘治初
元以母命赴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尙書王恕稔其學
行奏改吏部時與談論咨訪因上管見二劄言今朝
廷之患在紀綱廢弛以至士風日弊民力日絀當大
有以振作之乃可銷境內之憂靜疆場之警又薦引
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

事下獄罪且不測刑部尙書何喬新方在告先生詣喬新強之出喬新卽疏救智得謫官嶺南居久之丁內艱服除吏部有不悅者以補禮部祠祭司員外乞便養至家陞南京吏部文選司郎中一日心動乞終養至家兩月而其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改元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宸濠次日乃謁孔子廟先生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後朝王宸濠生日命藩臬官著朝服賀先生曰臣子見君則朝服無見王者去轂而入

懷紀紀蹟

卷九

三

妄消躁息其學初主於靜後主於虛因以虛名齋嘗爲密箴不以示人積久至五十條皆自硃自箴之詞兢兢然惟恐慚負天地君親得罪師友其言曰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虛心涵泳切已體察八字要訣也又曰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皆推原朱子之意嘗帷燈卧榻側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亟記疾書友善甯永貞林俊孫交楊廉丁璣江朝宗而師事何喬新其言易則師三山林珉傳其易者則同邑陳琛至今言易者皆推晉江成私間士大夫理學中輟永貞廉璣朝東與先生皆崛起稀曠之後而先生與廉尤獨得云萬曆中賜諡文莊贈禮部侍郎 大清雍正三年從祀稱先儒蔡子

懷紀紀蹟

卷九

三

陸子

陸子名隴其字稼書平湖人髫年爲學卽有不肯混同流俗求向上一着之志周旋翔步動中規矩不尺寸失布袍革屐簞瓢晏如儼然有道氣象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登進士乙卯授膠城令廉聲惠政淪浹

人心尋罷職隨舉博學宏詞丁外艱歸服闋因魏環溪之薦補靈壽令壽固九邑無案牘勞著松陽講義以課學者其自序畧曰隴其不敏雖嘗有志於學而不得其要領中年涉獵先儒之書始若稍稍望見涯涘而質鈍功淺終未得入其堂與自汨沒簿書以來益復鹵莽常思乞身歸田整理書生舊業與同志之士講求討論或可追隨先儒之萬一而一官羈絆尙未得遂至於此編因於諸生有一日之長職當竭其愚故擬胸中一時所得告之以稍追尸素之慚云爾

賢祀紀蹟 卷九 三

非能著書講學也若其拳拳于諸生者則有之矣董子有言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云佛氏之言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此二者學之大綱也大綱不差然後可漸而進焉自明中葉以來學術壞而風俗乖卑者逃溺于功利高者沉淪于虛寂視董子程子之言若茹毛結繩之不可復行於後世不知有大綱又何論其他耶是世道之憂也故嘗以爲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而是編之中亦三致意

焉此隴其所嘗奉教于君子者也或有小補于世意在斯乎若夫擴而充之探其深而盡其微則尙願與學者共進之焉未幾擢侍御辛未解組歸嘗語學者曰四子書實爲理學之樞紐大全一書又爲講學之淵源故先生一生惟肆力于六經四子之書濂洛關閩之學探索既久慨然以程朱爲得孔孟之真傳服膺而尊奉之不失復購諸家講學之書廣采參考於明則取薛文清胡文定羅整菴陳清瀾 本朝則取魏栢鄉熊孝感張武承呂晚村仇滄柱諸先生以爲皆得朱子之正脉其餘諸家或有力闢之者有姑與之者閑邪衛道不遺餘力矣而所最用力者尤在編著大全及困勉錄二書以爲聖賢微言與義荀講之不精未免殊途異趨如一貫無隱諸章往往爲異學藉口故取宋元諸大儒之說而訂定之復取前朝及本朝諸先輩之說而輔益之總期發明朱子之學說歸於至當理得其真庶幾身體力行而無誤也先生不喜著書一生學問盡寓于兩書之中處而教行于鄉生徒矜式焉出而道行于國黎民順則焉爲

賢祀紀蹟 卷九 三

廉吏爲純儒爲直臣先生以一人兼之此皆讀書師
四子學程朱之明效也竊惟當代尊道學之統宗程
朱之學者不乏其人求其誠知篤信實踐躬行表裏
如一而終始不渝者則舍先生其奚屬哉 大清雍
正三年從祀稱先儒陸子

賢祀紀蹟

卷九

三七

崇聖祠紀畧卷十

肇聖王木金父公

肇聖王木金父公派出於黃帝黃帝傳三世至帝嚳
有別子曰契堯舜時爲司徒以敷教有功封於商賜
姓子契傳十四代至天乙是爲成湯革夏命而有天
下至盤庚改商爲殷故孔子嘗曰某殷人也殷亾周
封微子啓於宋以奉殷祀啓傳其弟思衍衍生宋公
稽稽生丁公申申生湣公共共生弗父何何遜國於
弟厲公世爲宋卿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
考父正考父上父嘉嘉爲宋殤公大夫正色立朝
太宰華督欲作亂而憚嘉於是先殺嘉而後弑殤公
嘉生木金父避華督之亂自宋遷魯因家焉古者大
夫之家其子孫以王父字別族至木金父公乃別稱
孔氏此則孔氏之所自始也 大清雍正元年三月
十五日

皇上特諭閣部曰至聖先師孔子道冠古今德參天地
樹百王之模範立萬世之宗師其爲功於天下者至
矣而水源木本積厚流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則聖

人之祖考宜膺崇厚之褒封所以追遡前徽不忘所
自也粵稽舊制孔子父叔梁公於宋正宗時追封啓
聖公自宋以後歷代遵循而叔梁公以上則向來未
加封號亦未奉祀祠庭朕仰體

皇

考崇儒重道之盛心修崇德報功之典禮意欲追封
五代並享烝嘗用伸景仰之誠庶慰羹牆之慕閣部
議封五代公爵後降 諭旨以公爵之尊未若王爵
廣賜諮詢折衷允當改啓聖祠爲崇聖祠合祀五代
追封木金父公爲肇聖王孔氏

續紀

卷十

二

裕聖王祈父公

裕聖王祈父公諱畢夷木金父公之子孔子之高祖
也以神明之胄世居於魯雍正元年合祀崇聖祠追
封爲裕聖王孔氏

詒聖王防叔公

詒聖王防叔公祈父公之子嘗爲魯防邑大夫記稱
防叔公避亂始奔於魯者誤也子伯夏公雍正元年
部議初擬封詒聖公復奉 旨追封以王爵稱詒聖
王孔氏

昌聖王伯夏公

昌聖王伯夏公孔子之王父貽厥孫謀克昌廼後雍
正元年追封爲昌聖王祀崇聖祠稱昌聖王孔氏

啓聖王叔梁公

啓聖王叔梁公諱紇伯夏之子嘗爲魯鄆邑大夫故
曰鄆人性嚴正身長十尺武力絕倫襄公十年晉伐
偪陽陽人僞啓門諸侯之士入其門懸門發而五百
人陷其中叔梁公一人力挾舉縣門以出於諸侯之
五百人與聖母顏氏同禱於尼山所升之谷草木之

續紀

卷十

三

葉皆上起所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生孔子三歲
而卒墓在今曲阜縣東十里南負防山北臨泗水聖
母顏氏亦祔葬焉宋呂東萊贊曰老陽釋陰乾來乞
坤神枝聖葉於焉托根令鄆匪貴誕聖惟尊尼峰一
撮開天下門明弘治元年吏部尚書王恕請立廟祀
禮官議不合遂止十四年侍郎魯鐸復請亦不合止
嘉靖九年從輔臣張聰議詔兩京國子監並天下學
校各建啓聖祠崇祀 大清雍正元年春閣部奉
諭旨追封五代議加公爵

上復論曰五倫爲百行之本天地君親師人所宜重而天地君親之義又賴師教以彰明自古師道無過於孔子誠首出之至聖也我

皇考崇儒重道超軼千古凡尊崇孔子典禮無不備至朕蒙

皇考教育自幼讀書心切景仰欲再加尊崇更無可增之處故勅部追封孔子以上今部議封公上考前代帝王皆有推崇之典唐明皇封孔子爲文宣王父叔梁紇爲齊國公元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加

賢祀紀蹟

卷十

四

封齊國公爲啓聖王嘉靖時猶以王係臣爵改稱爲至聖先師孔子改啓聖王爲啓聖公王公俱屬尊親朕意以爲王爵較尊孔子五世應否封王着再議奏遂自叔梁公以上至木金父公部議並追封爲王誠曠古未有之異數也祀稱啓聖王孔氏

配祀先賢列傳

顏氏

顏氏名無繇字路少孔子六歲娶齊姜氏生復聖顏子父子皆師事孔子顏子卒顏氏請子之車以爲之

柳既祥饋祥肉於孔子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嘗爲魯卿士宋理宗御製贊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非其私千載之下亦足示慈唐開元間封杞伯從祀宋祥符二年封曲阜侯元元統三年加封杞國公明嘉靖九年遷祀於崇聖祠稱先賢顏氏

曾氏

曾氏名點字子皙宗聖曾子之父也曾氏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大夫往弔曾氏倚其門而歌嘗與子

賢祀紀蹟

卷十

五

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其言志對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十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氏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墓在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宋理宗御製贊曰維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莫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唐開元間追封宿伯從祀宋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明嘉靖九年遷配崇聖祠改稱先賢曾氏

孔氏

孔氏名鯉孔子之子子思之父也其誕之日適魯昭公賜孔子以二鯉孔子榮君之貺因名曰鯉而字伯魚早聞過庭之訓既長魯哀公以幣召稱疾不行母亓官氏卒越墓猶哭孔子聞之曰嘻其甚矣乃除哭年五十先孔子卒葬孔子墓東宋呂東萊贊曰東魯門中嘉此名胄有爲之先更爲之後既勤析薪且克荷負兩聖一身終古誰偶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從祀明嘉靖九年遷配崇聖祠改稱先賢孔氏

賢祀紀蹟

卷十

六

孟孫氏

孟孫氏名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之後世居鄒娶仇氏生亞聖孟子三歲而卒孟母仇氏爲三遷之教宋呂東萊贊曰人孰無妻配宣獻氏人孰無兒得亞聖子身寧曰齊肖非之似雖短其年而永其嗣元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明嘉靖中配祀崇聖祠稱先賢孟孫氏

配祀先儒列傳

周氏

周氏名輔成道州人世居營道之濂溪宋祥符八年以特奏名進士出身終賀州桂嶺令多善政累贈諫議大夫初娶唐氏繼娶鄭氏生周子茂叔得不傳之妙學者稱爲濂溪先生明呂元善贊曰門高汝南家開營道六舉奏名桂飛蓋早鄭女繼唐實生儒孝通書一編濂溪光耀萬曆二十三年從湖廣巡撫郭惟賢之請從祀崇聖祠稱先儒周氏

張氏

張氏名廸世大梁人立身行已端潔廉直宋正宗朝

賢祀紀蹟

卷十

七

爲殿中丞出知涪州多惠政卒於官貧不能歸因葬於郡縣有二子長卽橫渠張子也次名戩篤行不苟爲一時宗師故閩中稱二張云明康懋權贊曰清河華胄渠鎮流芳操娉皎雪惠愛耳棠有子二難道學攸光式彰厥譽實惟義方 大清雍正二年

上論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濂洛關閩五子並稱而追崇未及張氏殊爲缺典詔從祀崇聖祠稱先儒張氏

程氏

程氏名珦字伯溫洛陽人祖羽宋太宗時爲三司使

仁宗錄舊臣後以程氏爲黃陂尉遷興國令素稱難治程氏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有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難辯程氏訊之不數語卽得其情與人感恩建祠祀之康定間判南安時濂溪周子爲司理舉世不知程氏視其言貌不凡與語果知道者遂命其二子受學卽二程先生也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程氏獨抗議不便卽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程氏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貴紀紀蹟

卷十

八

父之子孫所得俸祿分贍親戚之貧者文彥博蘓頌等表其清節詔賜帛二百官給葬理宗時追封永年伯明呂元善贊曰大中舊德嘖有休聲黃陂滙潔漢上風清堦庭玉樹二程先生淵源有自洛水澄泓嘉靖九年從祀崇聖祠稱先儒程氏

朱氏

朱氏名松字喬年婺源人弱冠舉進士入館尙書郎兼史事歷司勳吏部郎以不附和議謫尤溪尉因家焉朱氏有俊才爲文汪洋放縱不見涯涘取六經子

史讀之以求天下興亡理亂之變旣聞河洛之學得聖賢不傳之秘乃日誦大學中庸力於致知力行之地自謂褊亟害道因取佩韋之義自號曰韋齋與延平李子爲同門友命子朱子從遊焉後知饒州請祠家居病革以後事屬劉子羽而謂朱子曰胡憲劉勉之劉子翬三人學有淵源吾卽沒爾可往事之明呂濬贊曰圖書探奧古先聖賢意誠得地佩韋儼褊屬子三友別有心傳徽國之儒父有訓焉元至正間封爲清獻公明嘉靖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從祀崇聖

貴紀紀蹟

卷十

九

祠稱先儒朱氏

蔡氏

蔡氏名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邃於易象天文地理諸書號牧堂居士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之曰此孔孟正脉也蔡氏深涵其義旣長辯析益精登西山絕頂恐饑啖薺讀書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之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蔡氏質正焉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於朝召之堅以疾辭時韓侂冑禁僞學臺

諫承風旨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子至沈繼祖
劉三傑連疏詆朱子並及蔡氏蔡氏曰化性起偽惡
得無罪謫道州州縣捕急蔡氏聞命不辭家卽就道
朱子與從遊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朱子
視蔡氏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
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蔡氏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
兒女悲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
見言面至春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
笑前修者亦心服拜謁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
龔祀紀蹟 卷十 一
愛蔡氏者謂宜謝生徒蔡氏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
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
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其志
在道州逾年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
化舊物閱三日卒蔡氏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
究義理洞見大原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凡奇
與古書一過目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
難書易朱子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
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藁朱子嘗曰造化精妙惟深

於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之而不厭也所著有大衍
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元潛虛指要
八陣圖說洪範解朱子爲之序及葬朱子諱之曰精
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
得見矣子淵沉沉並躬畊不仕宋追贈廸功郎諡文
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明呂化舜贊曰牧堂穎悟
擷秘搜奇西山絕頂忍饑啖藁雖薦於朝堅以疾辭
躬率淵沉手把鋤犁嘉靖九年從祀崇聖祠稱先儒
蔡氏 大清康熙四十五年

龔祀紀蹟 卷十

十一

御書紫陽羽翼匾額懸於祠

費祀紀蹟附卷

改祀鄉祠 明嘉靖九年俱以造詣未純改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

服虔字子慎東漢河南滎陽人

罷祀 明嘉靖九年

公伯寮字子用魯人以其黨季氏愬子路沮孔子罷

荀况字卿周末趙人以言性惡罷

楊雄字子雲漢蜀郡成都人以事王莽罷

費祀紀蹟 卷十 三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以職吏罷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以誦神仙方術罷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以黨附勢家罷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以註風角等書罷

王肅字子雍東漢鄉人以爲司馬師謀畫篡魏罷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以宗旨莊老罷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以建短喪罷

吳澄字幼清元撫州崇仁人以忘宋事元罷

春秋祀典

正位陳設

禮神制帛一 白色 白磁爵三 牛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鉶二 簋二 簋二 籩十

豆十 酒罇一

四配位陳設

每位禮神制帛一 白色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鉶一 簋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酒罇一

十一哲陳設 東西十一案

費祀紀蹟 卷十 三

禮神制帛二 白色 白磁爵各一 豕二 鉶各一

簋各一 簋各一 籩各四 豆各四 豕首二

東西廡陳設

禮神制帛二 白色 銅爵各一 豕六

每案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崇聖祠正位陳設 五案

每位禮神制帛一 白色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鉶一 簋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酒罇一

配位陳設 每位一案

禮神制帛二 白色 豕首二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豕肉一

兩廡陳設

禮神制帛二 白色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籩四 豆四 豕肉一

按祭器古有竹木金土之異義各有取毋相混也
今皆範銅爲之取其久而不敝亦如麻冕之用絲
矣登似豆而高大用薦太羹鉶以薦和羹簠方簋
圓皆盛黍稷之器籩豆之實水土之品惟籩古今

禮記紀饋

卷十

古

皆以竹製之爵制兩柱三足隻耳侈口至聖四配
十一哲及崇聖王位用白磁爵餘皆用銅酒罇亦
以銅爲之篚以盛帛竹爲之俎以架牲木爲之

麾 以絳繒爲之長七尺濶一尺一寸上板繪雲下板

繪山前面繪升龍後面繪降龍朱竿長八尺五寸
舉之則升龍見而樂作偃之金鐘 範銅爲之數十
則降龍見而樂止以木爲架 六形如箭簋虛
以木作架上繪玉磬 採靈璧石爲之數十六橫簋
雙龍足刻獸形 玉磬 植上刻如齒形曰崇牙架上
繪鳳凰足 鼓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
爲鳥形 鼓以木爲身高三尺五寸面濶二尺二
以黃羅銷金雲花繒雙簋四角爲龍首銜九搏拊
旒繒下綴繒結刻俊貌四隻於跌各向外 搏拊
面繪雲彩上有二環繫以 祝 深一尺八寸方二尺
紅絨緣以木漆架架之 祝 四寸狀如漆桶中有

槌柄連底撞致狀如伏虎背刻二十七齒 瑟 桐

之擊以起樂 瑟 木屢之而成聲所以止樂 瑟 桐
爲面梓爲底長三尺 瑟 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 瑟
尺六寸廣六寸 瑟 大者二十四管無底小者十六
長七尺二分 排簫 管有底狀如鳳翅亦曰鳳簫
二十五絃 排簫 管有底狀如鳳翅亦曰鳳簫

笙 以匏爲底竹爲管金葉爲簧於管 簫 紫竹爲之
端吹笙則鼓動其簧而出聲也 簫 長一尺九
寸共六孔直而吹 笛 紫竹爲之長尺四寸凡九孔
以紅絨絛繫之 笛 橫而吹之以金絲龍首垂以

紅絨 瑱 狀如秤錘以土爲之繪以雲龍之象樂 簠
綴結 瑱 書云瑱簠皆六孔以孔取聲其聲相應 簠
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圓五寸三分上一

大孔徑三分橫而左吹以紅絨絛繫之
節 簠 紅纓爲之竿長八尺五寸朱髹上安塗 羽 以木
金銅龍首口啣寶蓋下垂紅纓以導舞也 羽 爲柄
而朱髹之刻爲龍首 簠 以竹爲之朱髹似笛 干 以
插維尾三又曰翟 簠 而六孔長三尺

禮記紀饋

卷十

古

爲之繪以雲龍 戚 斧之小
及簠羽之文 戚 者爲戚

按樂生三十六人工歌六人歌彈吹擊四部各照
律呂奏樂舞者在殿外臺上中階兩邊對舞各有
譜式六佾縱橫六人共三十六人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舞蹈起伏隨所歌之音以象之

每仲丁祭前三日司樂官集明倫堂查檢樂舞生演

樂三日臨祭時樂舞生首領執麾麾列於兩階聽

唱樂舞生就位各依次立於殿庭奏樂之所

迎神唱樂奏咸和之曲詞曰大哉宣聖道德尊崇維

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

於昭聖容無舞

獻帛唱樂奏寧和之曲詞曰自生民來誰底其盛維

師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

惟神之聽有舞

初獻唱樂奏安和之曲詞曰大哉聖師實天生德作

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

庶幾昭格有舞

亞獻唱樂奏景和之曲詞曰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

鬯祀紀蹟

卷十

六

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于三

於嬉成禮有舞

終獻唱樂奏景和之曲詞同亞獻有舞

撤饌唱樂奏咸和之曲詞曰犧象在前豆蓬在列以

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

率遵無越無舞

送神唱樂奏咸和之曲詞曰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

供祀事威儀雖歡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

咸膺百福無舞

諸望瘞位唱樂奏咸和之曲詞同送神無舞

春秋丁祭郡邑正獻官分獻官丁前三日致齋不飲

酒不茹葷辛不問病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不

與妻妾同處前一日同詣齋沐所沐浴更衣齋戒

習儀至丁日子時各官並集著祭冠祭服引禮生

引至庭前鳴贊在殿臺上唱序立各官分班站立

鳴贊唱迎神各官拜畢唱行初獻禮引禮生唱詣

盥洗所自東路引至東殿臺下盥手畢唱行初獻

禮引至臺上立唱司鐸者舉爵酌酒執爵生員捧

鬯祀紀蹟

卷十

七

酒引至先師位前唱跪獻帛獻爵三唱讀祝文文

曰惟師道冠古今德侔天地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茲惟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

陳明薦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

孟子配讀畢唱叩頭興引禮生引分獻官就四配

十哲東西廡各獻爵畢引禮生引出西殿門自西

路下至庭前立鳴贊唱行亞獻禮儀同初獻但不

獻帛讀祝禮畢又引至庭前立鳴贊唱行終獻禮

儀並同亞獻三獻禮畢鳴贊唱飲福受胙引禮生

唱詣飲福位又自東路引至聖位前跪飲福酒受
 昨叩首興引出西路至庭前立鳴贊唱跪拜衆官
 皆跪拜畢鳴贊唱徹饌送神衆官皆跪拜畢鳴贊
 唱讀祝者捧祝司帛者捧帛詣望燎所唱焚祝帛
 引至庭前唱禮畢是早初集時分獻官先至崇聖
 祠致祭畧如祭先師儀祝文曰惟王誕生至聖爲
 萬世帝王之師功德顯著茲用仲春秋謹以牲帛醴
 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賢顏氏先
 賢曾氏先賢孔氏先賢孟孫氏配

賢祀紀蹟

卷十

六

右先賢先儒名次以及祭器樂數俱照雍正三年
 部頒圖式編定至纂次聖賢譜傳必詳加折衷攷核
 苟事屬虛誕雖經史有載不敢概爲登錄或
 辯蓋務求信而有徵云中江康偉然識於莆陽之
 會文樓昔丁未暮春二月也

祭器圖

爵



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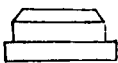
簠



籩



帛篚



登



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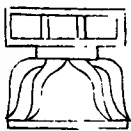
簋



豆



牲俎



賢祀紀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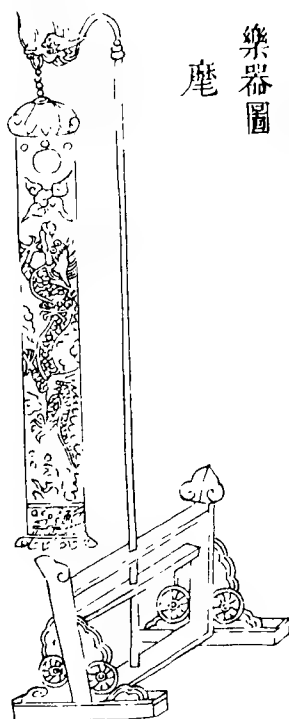
卷十

九

太常寺

樂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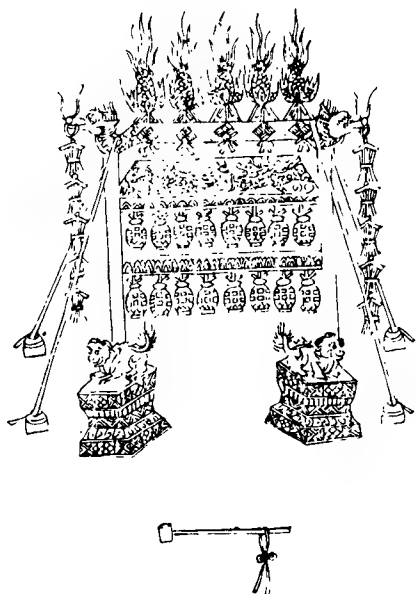
麾



寶祀紀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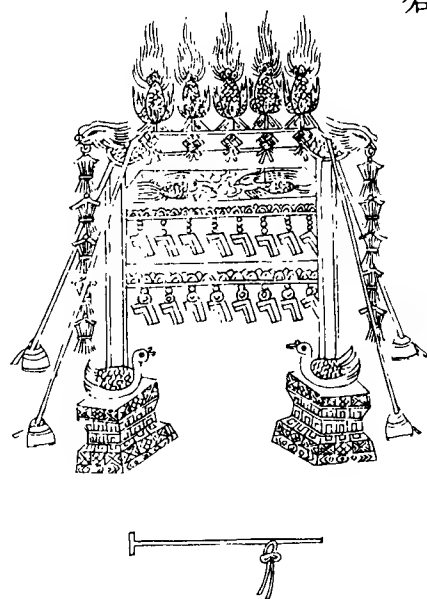
卷十

金鐘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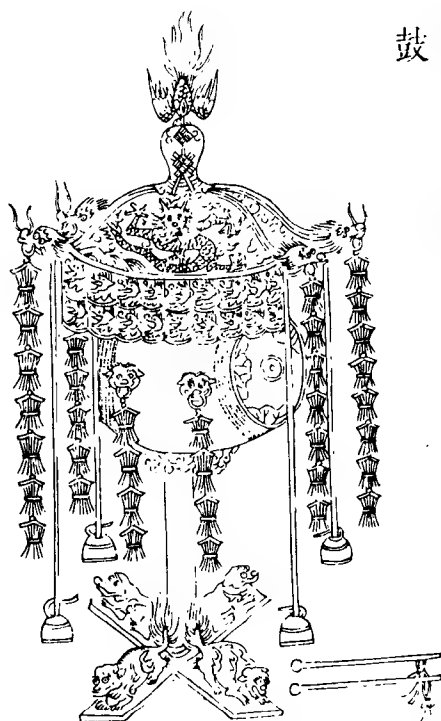
玉磬



寶祀紀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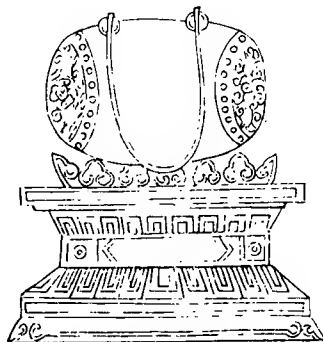
卷十

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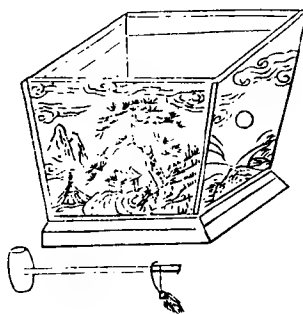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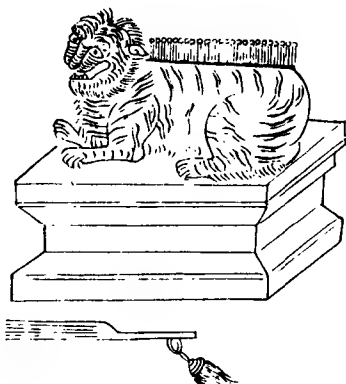
樽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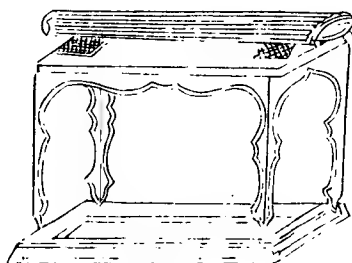
祝



敌



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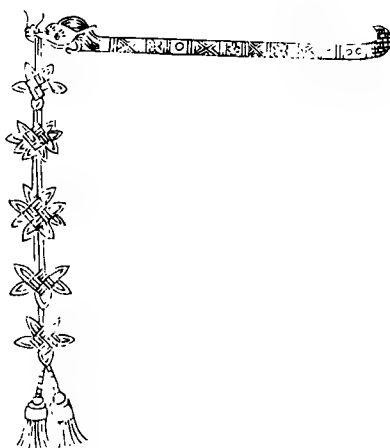


禮記紀蹟

卷十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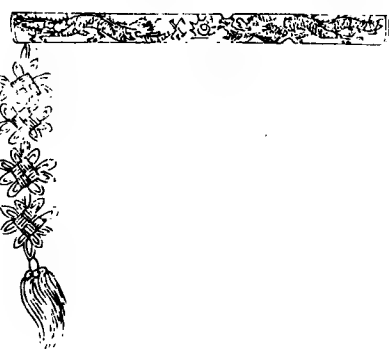
笛



埴



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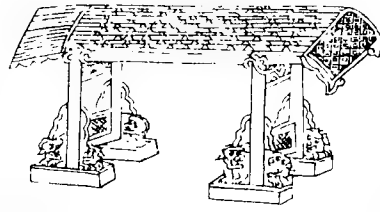


禮記紀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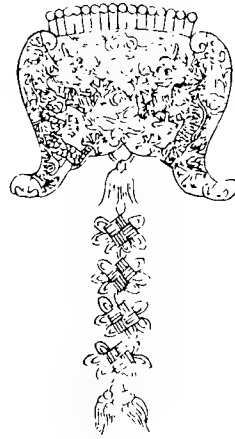
卷十

三

瑟



排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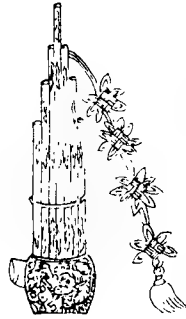


樂祀紀蹟

卷十

三四

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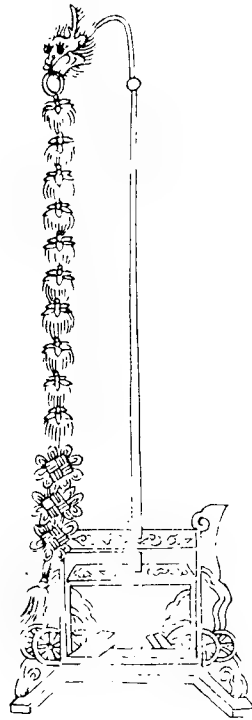


簫



舞器圖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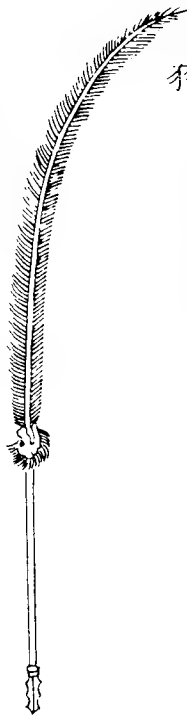


樂祀紀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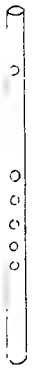
卷十

三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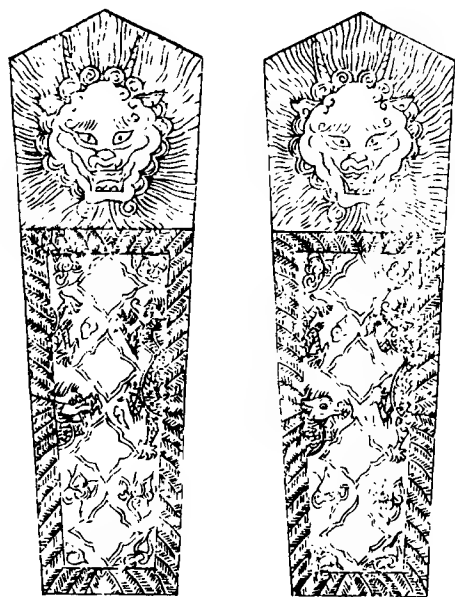
羽



簫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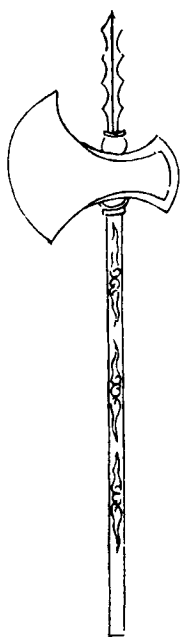


賢祀紀蹟

卷十

三六

戚



男千春 千里 千秋石 孫潮瀾 濟洞洽
 姪岳捷 時可 子勇杰 弘壁崑 弘墀 嗣榮
 婿郭相 吳雲起 孫增陳 德厚 姪孫煥 全訂

賢祀紀蹟十卷

福建巡撫
採進本

國朝康偉然撰偉然字中江漳州人由拔貢生官羅
 源縣教諭遷興化府教授是編取文廟崇祀先聖
 先賢各為諸傳後附以春秋祀典禮樂器圖自明
 以來輯聖門事迹者最多此書成於雍正五年正
 值釐正祀典之後故所載位次一遵
 本朝定制校他本為有體例然所輯事畧實不出諸
 書之外未能有所考訂也

關學編六卷

〔明〕馮從吾輯 〔清〕王心敬增輯

山西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王氏家刻嘉慶七年周元鼎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學編五

卷》提要

關學編序

關學有編創自前代馮少墟先生其編雖首冠孔門四子實始宋之橫渠終明之秦關皆關中產也自秦關迄今且百年代移世易中間倚記缺然後之徵攷文獻者將無所取證心歎竊有懼焉關乃忘其固陋取自少墟至今搜羅闕疑輯而編之既復自念編關學者編關中道統之脈絡也橫渠特宗關學之始耳前此如楊伯起之慎獨不欺又前此如秦伯仲雍之至德文武周公之緝熙敬止繼緒成德正道統昌明之會為關學之大宗至如伏羲之易畫關天固宇宙道學之淵源而吾關學之鼻祖也譬諸水秦伯文武周公乃黃河之九曲而伏羲則河源之星宿橫渠以浚諸儒乃龍門華陰砥柱之浩漭汪洋涇渭豐滂諸水之奔赴也記曰三王之祭川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君子之論學觀於水可以有志於本矣於是復援經據傳竊伏羲秦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孔

門四子之前並編伯起楊子於四子之後合諸少墟原編以年代為編次焉蓋愚見以為必如是而後關學之源流初終條貫秩然耳編既竟竊念斯道雖無古今聖凡貴賤之殊但以伏羲文周六聖人與宋元以後諸儒同彙而共編之覺無大小淺深之差別於是據吾夫子聖人君子善人有恆之分於伏羲六聖則標目曰聖人若曰是即吾夫子所欲見之聖人也孔門四子則曰賢自漢以後則摭目之曰儒若曰是固吾

序

二

夫子所謂君子善人有恆而不甘流俗者也顧周元公之言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則又以明善人有恆之士苟能希聖希賢自可至於聖至於賢而無能我靳也然則千百世下凡生吾闕中者讀義文武周之書誦漢宋以來諸儒先之傳溯流窮源可無復望洋之嘆因是孜孜疊疊用以仰慰吾夫子思見聖人之本懷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聖賢之所亟待也夫

豈川後學王心敬爾緝盟手題

關學編原序 三篇

理學一脈其盛衰關世運高下然自東周以還聖如孔子見於無位不得行所學徒與弟子講業於洙泗之濱晚而贊易序書刪詩修春秋定禮樂以俟後賢令斯道不終墜所謂聖人既往道在六經也孟子紹之皇皇救世所如不合徒託空言今所存僅七篇遺書耳又不幸火於秦儒於東漢宋梁陳唐老莊於晉經既闕訛學又起幻至功利之說文辭之尚空漸靡成風末流莫挽蓋不知理如何學如何矣余自濂溪倡明絕學而關中

關學編

原序

有橫渠出若河南二程新安朱子後先崛起皆以同聖真翼道統為已任然後斯道粲然復明闕中故文獻國自橫渠迄今又五百餘歲矣山川深厚鍾為俊彥潛心理學代有其人迨我明道化邦治益興起焉如涇野則尤稱領袖者侍御馮仲好氏閬中人也弱冠即志聖道通籍不數載以言事歸山中閒暇日惟講求正學折斥異端為惓惓所著關學編四卷始於橫渠訖於秦關計姓字三十三雖諸君子門戶有同異造詣有淺深然皆不詭於道設在聖門當所嘉與者簡別兼收詎不宜也其書以關學名為關中理學而輯表前修後進用意

勤矣余不肖嚮在古昔有年且居子游之鄉產時庵之里彬彬名儒不一而足未能博稽精論倣仲好體裁次爲成書坐視先哲遺蹟放失媿矣罪矣仲好有此舉嘆服良久遂屬長安楊令募工梓之用公同志蓋理爲人具足之理學爲人人宜講之學編內諸君子其力學以明理明理以完性皆人人可企及者非絕德也由諸君子而溯孔孟是在龜勉不息哉衡雖魯敢與同志共勗之

萬歷戊申八月廿八日新安後學余懋衡書於朝邑之貞肅堂

關學編

原序

二

關學編者侍御史馮仲好集關西之爲理學者也其爲孔子弟子者四人學無所考於宋得九人於金得一人於元得八人於明得十五人諸附見者不與焉皆述其學之大畧爲小傳授受源委可推求也夫伏羲畫卦爲關西萬世理學祖至周有文武周公父子兄弟號稱極盛周之後置他閭位不論西漢李唐有天下最久無能爲理學者至宋乃始有周程三先生興于濂洛而張子厚先生崛起關西與之營道同術合志同方蓋當是時禪教大行先生少年亦嘗從事於斯久之悟而反正以

爲佛門千五百年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夫道可不學而知人倫不察庶物不明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設淫邪遁亂德害治其持論深切著明如此信乎所謂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矣程子謂博聞強識之士鮮不入於禪卓然不惑惟子厚與邵堯夫范景仁司馬君實豈不難哉同子厚游二程門如游定夫以克己與四勿不相涉呂與叔以喜怒哀樂未發山空而後中楊中立因而執之謝顯道以知覺爲仁四先生且然況其他乎呂微仲表子厚慕稱學者

關學編

原序

三

苦聖人之微而珍佛之易入橫渠不必以佛老合先王之道則子厚先生著書立言攘斥異學生平所苦心極思幾不白於世矣迨其後也驚潮慈湖章山而周程張朱之學日爲所翫然關西諸君子尚守郡縣宗指近代理學者左朱右陸德靖之問天下靡然從之關西大儒亦所不免明聖學正人心扶世教安得起子厚於九京而揚扆之哉仲好之爲是編也直以子厚承洙泗汲公畧見進伯傳後雖鄉里後進未可顯斥先正之過其學術醇疵臚列庀分以俟夫人之自擇而毫釐千里之差隄防界限之嚴詳於辯學疑思二錄中要之以子厚爲

正故關學明而濂洛以下紫陽之學明濂洛以上義文周孔之學亦明矣余謂仲好有遠慮焉有定力焉有兼善之量焉有繼往之功焉若夫後說其鄉人以爲游談者譽造作者程非仲好意也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父

三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上已。有宋橫渠張先生崛起邇邑倡明斯學羣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來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

關學編

原序

四

藍田武功三才名爲尤著至于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而奉元諸儒猶力爲撐持填以篋和濟濟離離橫渠遺風將絕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哉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眞儒輩出臯蘭翬起厥力尤難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由文字超悟於行伍之中亦足奇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於康僖上承庭訓下啓光祿而光祿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欽然嚮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於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成而直

接橫渠之傳則宗伯尤爲獨步者也宗伯門人幾遍海內而梓里惟工部爲速肖元善篤信文成而毀譽時失吃不能怨其眞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旨頌仰古今必折衷於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由入門戶各異迥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訛於吾孔氏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爲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畧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誦詩讀書

關學編

原序

五

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聖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暮遇矣不然而徒品騭前哲庸曉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語一堂何益哉

萬歷歲在丙午九月朔日長安後學馮從吾書於靜觀堂

關學編後序

夫天覆地載日照月臨凡有血氣莫不有性命而道在焉道在而由之知之則學在也奚獨以關學名也關學之編少墟馮侍御爲吾鄉之理學作也吾鄉居天下之

西北有坤靈淑粹之氣自吾鄉發是以庖羲畫卦西伯演易姬公制禮而千萬世之道源學術自此衍且廣矣子曰文不在茲乎又曰吾其爲東周乎則西方聖人發揮旁通東方聖人懷而則之其揆一也此載在詩書無庸復贅故此編惟列孔子弟子四人橫渠先生而至今無不考而述焉故不載獨行不載文詞不載氣節不載隱逸正獨載理學諸先生炳炳爾爾也不論升沉不計崇卑而學洙泗祖義文者無不載焉少墟之用心亦可謂弘且遠矣不然自張呂諸大儒而外如不列於史冊則埋沒而無聞後死者惡得辭其責也書成人無不樂

關學編

後序

六

傳之然則是學也果何學也誦是編而印諸其心卽心卽學卽學卽義文周孔未見有不得者奚止論關中之學卽以論天下之學論千萬世之學可也

萬歷歲次己酉正月人日後學岐陽張舜典書於澶淵之閑然亭

關學編

凡例

一原編始橫渠張子而是編則備編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於前或問於余曰少墟之不備錄前六聖也意或以伏羲帝文武王周公相且皆聖人也不可與後儒同類而編歟而子備錄之豈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通鑑不敢以已編直接春秋之旨乎余曰不然大夫不敢祖諸侯諸侯不敢祖天子所以辨宗也通鑑不敢接春秋所以尊聖也編關學則溯宗原聖矣辨宗尊聖則

關學編

凡例

惟恐不嚴溯宗原聖正惟恐其不備胡可比也且此道此學而有貴賤聖凡之殊歟不觀吾夫子東魯布衣也而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正不嫌自蹈僭踰耶六聖人自吾關中道德學行之斗極編關學者自宜前錄以昭吾道之正統大宗而在所不疑爾

是編以伏羲開先或疑爲世代緬遠緒論寥略今所傳者僅卦畫與易繫贊述數言耳關學首編伏羲豈吾夫子刪書斷自唐虞之旨乎余則以爲刪書欲以垂千百世君臨之道法而唐虞以前則風

氣尚樸畧未備史傳亦荒唐多誣也至唐虞而中
天文明故序書不始伏羲而斷自唐虞耳若夫溯
道脉之自始始於伏羲六十四卦之創畫溯學脉
之從肇肇於伏羲仰觀俯察遠徵近取之開宗則
謂今日六經之昭垂皆伏羲畫卦之推衍盡宇宙
一切史傳文字之闡明皆伏羲畫卦之敷暢伏羲
直生至於今而至今無一人一事一時不神接伏
羲於耳目心思之間可矣而顧可以世代遼遠緒
論寥略論歟獨不觀吾夫子繫易必詳溯伏羲畫
卦之精神命脉耶則今日上溯關學之統者必上

溯諸文武周公又必上溯諸伏羲而後源流分明
本末條貫耳。

一是編備錄泰伯仲雍或疑經史不著其學術竊恐
蹈附會之嫌余則謂吾夫子推尊泰伯爲至德而
贊美之不置仲雍與泰伯同逃讓弟卽其德之至
可知德既至矣其致力之心精密詣當不知何如
而必責如後世之語錄喋喋耶故謹序於伏羲之
後文武周公之前而不敢遺畧蓋愚意周之至德
後有文王前則先有泰伯伯仲而厥後更有武王
周公二聖繼此家學之精微而益暢益密以此見

古今家學之盛莫盛於有周卽以見吾關中此學
之明之盛莫明莫盛於有周而豈徒侈關中聖德
之衆增簡編之色而已哉。

一是編於漢獨錄四知楊子或者疑其不無以氣節
作理學之嫌余則謂氣節本自中誠安在作理
學况如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之旨乎理學無自
欺之心傳而一切立朝行已則卓卓乎剛毅近仁
之旨歟且關西夫子之推當時無異辭後世有司
稱宋元諸儒幾此者幾人乎而可廢耶。

一伏羲世史中亦尙有紀述而是編獨取吾夫子繫
辭仰觀俯察數語文武周公則國語國策及諸子
百家中傳述極多而獨取聖經所述孔孟論斷所
及其他皆在所畧者蓋原道明學取於可據可信
無取乎影響附會反誣聖真也。

一原編諸傳後俱無論斷卽間有數語亦俱序於傳
內茲編於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聖四知楊
子一賢則俱倣理學宗傳例傳後臚列論贊不一
而足者凡以六聖一賢乃關學之堂奧門徑俱原
編之未備兼前儒之論亦多於其精蘊闡之未盡
故特加論斷以明六聖一賢之淵詣爲吾關學揭

統明宗耳。若其續自少墟先生以下。則但致詳於
淑遠周公。與馮門傳記無考之故。從元洲守志十
二人者。姓氏無存之概。而論斷更不復贅者。續原
編則依原編爲例。兼論斷俱在傳中。如原編也。

一少墟原編無聖人賢儒之目。而是編則加此品目
者。緣原編以橫渠爲始。雖與後此元明諸儒分量
有大小淺深之不同。要之品格相近。是編則溯源
六聖。首列編端。若使概名以關學。而品目不分。則
且使上聖與善人有恆等類。而並列。無論餘子。即
橫渠涇野數先生。能自安於心耶。亦大覺其不倫。

關學編

凡例

四

不類耳。故標題有聖賢儒三等之分。

一少墟先生原編本自簡潔。而今於中間亦尚不無
一二節刪之處。蓋務期真切簡當。以副先生本心。
匪敢妄加裁損也。

一仲舒原非關中人。以其老關中。且葬關中也。故並
列傳關中。

一續編自少墟至於今。合二代百餘年。則獨取七人
而附者。亦僅寥寥數人。卽自顧且不無掛漏之憾。
敢望見恕於博雅君子耶。但是心敬僻處山鄉。生
也又晚。而此百年中。世代既移。又傳紀缺然。今編

中所載。已是從灰裏尋綫。備極搜訪。此外搜訪所
不及。則亦終聽之掛漏。而無可如何耳。是惟畱心
名教之大君子。援可據以見教。則心敬之懇祝也
夫。

關學編

凡例

五

關學編目

卷一

聖人

古伏羲

新增

商泰伯仲雍

新增

商文王

新增

周武王

新增

周周公

新增

卷二

孔門四賢

關學編目

目

周孔門秦子

原編

孔門燕子

原編

孔門石作子

原編

孔門壤駟子

原編

漢儒二人

附一人

漢江都董先生

新增

漢四知楊先生

新增

東漢擊斃士恂附

宋儒九人

宋橫渠張先生

自此至五
卷俱原編

宋天祺張先生

宋進伯呂先生

宋和叔呂先生

宋興叔呂先生

宋季明蘓先生

宋巽之范先生

宋師聖侯先生

宋天水劉先生

卷三

金儒一人

金君美楊先生

關學編目

目

元儒八人

元紫陽楊先生

元元甫楊先生

元維斗蕭先生

元寬甫同先生

元從善韓先生

元伯仁侯先生

元士安第五先生

元悅古程先生

卷四

明儒七人 附二人

明容思段先生

明默齋張先生

明小泉周先生

明大器張先生

明介菴李先生

明思菴薛先生

明平川王先生

卷五

明儒八人 附三人

關學編

目

三

明涇野呂先生

明谿田馬先生

明苑洛韓先生

明瑞泉南先生

明斛山楊先生

明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節
正立李氏附

明蒙泉郭先生

明秦關王先生

卷六

明儒六人

明少墟馮先生

此下新增

明谿山張先生

淑遠周氏傳誦
子真黨氏遺傳

明湛泉張先生

澄源劉氏波附
白氏希彰

明二岑馬先生

明端節王先生

明元洲單先生

國朝儒一人

清二曲李先生

一時同志並及門諸子
附

關學編

目

四

關學編卷一 新增

豐川王心敬爾緝纂述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訂

聖人

伏羲

太皞伏羲氏亦云庖犧氏風姓生於成紀代燧人氏王天下有聖德孔子繫周易追述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關學編

卷一

敬按斯道彌綸天地萬物而管歸於吾身非學道無由明行非文字道亦無由寄託而宇宙文字之始則始於八卦八卦則畫自伏羲是則自開闢來雖聖神代作皆有綱維世道之弘功而伏羲其開天明道之第一人乎其六十四卦之一奇一偶雖謂之代天而言以垂示宇宙可也又謂後此一切闡道之典謨訓誥經史論述皆自此推而衍之統而貫之可也而原其所生則於我關中成紀故今溯關學淵源斷當以伏羲爲鼻祖

又按神明之德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精英萬物

關學編

卷一

之情乃天地風雷山澤水火之情狀是皆斯道之彌綸發皇盡宇宙不能一時一事外者伏羲開天神智生而於此獨能冥會但是欲揭此覺民又苦言不盡意於是仰觀俯察遠徵近取昭融此德此情於心目之間通類此德此情於宇宙之象特地畫出一奇以象天畫出一偶以象地又參天兩地畫出三畫以象三才三才立而由是相摩相盪爲四象爲八卦爲六十四卦舉宇宙天地風雷山川水火與一切神明萬物之德之情胥昭揭於一奇一偶之錯綜參伍而宇宙萬事萬理皆於此包絡流行矣這也是斯道合開

上天遂生此肇開文明之聖啓斯世之顓蒙論者以爲神靈淑粹之氣萃於西北乾方故開天明道之聖特於是出嗚呼是豈無見而云然哉然則生乎其後者值斯道昌明之日托神靈未竭之氣既聖訓之昭如日星復賢關之闢若大路可妄自菲薄耶
又按伏羲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而總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則知其仰觀不獨觀於天象並象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俯察不獨觀於地法並法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遠觀近取不獨取其文其宜其形色並其文其宜其形色之所以然處通之類之故通曰

通德類曰類情。則是於天地物我直無處不周而
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由前則表裏精粗窮
微靡遺。這學力是何等精密。儼然爲聖學立道器情
文兼綜條貫之宗。由後則功雖詳而有要。知雖博而
反約。這學力是何等的實。又儼然爲聖學立窮大失
居泛鶩無歸之鑑。然則聖學宗傳真開自伏羲。而吾
夫子一生上律下襲好古敏求之心。傳俱淵源於此
矣。昔子思之述祖德曰仲尼神述堯舜憲章文武。是
特就道與法之隆備師承爾。要之就道源心法論脉
絡。謂卽祖述伏羲可也。

關學編

卷一

三

又按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法。並鳥獸之文與地之
宜。無不遠求博取。是於吾身以外無不明察之物矣。
而仍必近取諸身。則是直將天地萬物盡融會於吾
身。而吾身之官骸性情盡類通於天地萬物。卽此以
推。不獨後世之明物察倫崇效卑法與一切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之脉絡舉伏於此。卽一切致中和而位
天地有萬物盡性以盡人物贊化育而參天地之脉
絡亦靡弗隱伏於此而無遺。邵康節曰圖雖無文吾
終日言之而不離乎是。敬亦曰吾夫子之繫伏羲也
語亦寥寥。要之盡後世千聖萬賢學術之根柢俱於

此乎範圍曲成矣。嗚呼伏羲一聖宇宙道源俱從是
發。豈獨肇開關學也。然非吾夫子神明其精神命脉
亦何能於寥寥數言盡闡其盡卦立象之源流如是
明切歟。然則溯道統原學宗者。當詳察潛味伏羲之
精神命脉。而欲溯伏羲之精神命脉者。當反覆咀味
吾夫子繫伏羲之九言。若其咀味有得更能讀易而
得諸畫前。則雖生伏羲千萬世後。正不難與伏羲晤
對一堂爾。

附傳疑三聖

關學編

卷一

四

敬按陝西通志神農黃帝俱載關中。二聖人開物成
務通變宜民其備道豈待言。道術卽學備其學又豈
待言哉。然考之輿圖神農生陳州黃帝生新鄭。則通
誌之載關中恐不足盡據也。且六經中不及神農學
術之端。卽黃帝有丹書之傳。然亦不見聖經疑出後
世之假借。至崆峒問道與他載黃帝之遺言遺事亦
似皆老莊之徒與後世好事者僞托。自太史公已謂
其文不雅馴爲縉紳先生所難言。故今不敢概錄以
滋矯誣之嫌焉。

敬又按通誌倉頡長安人爲黃帝左史。見鳥獸之跡
體類象形而制字。使天下義理必歸文字。天下文字

必歸六書則是倉頡亦不可謂與閎學無與矣然按世史伏羲造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由來已久倉頡或補伏羲之未備或易形而使愚蒙之易曉是或有之然要之文字固不始於倉頡也且是編皆據經記事雖以文武周公之紀經太史公之手筆亦不敢信爲無訛而必據六經孔孟之言按實詮次倉頡之傳不見於經而敢信地誌特傳耶故亦從細註附傳疑之列云

商

泰伯仲雍

閎學編

卷一

五

泰伯仲雍商諸侯古公亶父子。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又次季歷季歷子昌生而有聖德古公愛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仲雍知之遂相携逃諸荊蠻其後古公卒歷嗣歷卒昌嗣而周以大興推其淵源本泰伯仲雍相携而逃讓位季歷之故也而當時曾無知其至德而稱述之者至孔子乃追而贊泰伯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於仲雍則他日序列逸民懿行有身中清廢中權之許焉

敬按吾夫子推泰伯爲至德據其行事論之耳未及其心學也然卽其如是之行而追想其心之所存注

亦良苦矣心良苦而其中體認之必精踐履之必力以求自遂其心理之安可以言盡耶昔吾夫子弟子貢問伯夷叔齊之怨否曰求仁而得仁先儒謂求卽其學之致力處得卽學之得力處而總之依乎仁而不移於他蓋仁爲已任死而後已者也嗚呼卽是以推而夷齊之心學可想而知泰伯兄弟與夷齊兄弟異世同揆卽夷齊而泰伯之心學不可類推耶然讓歷而歷之得卒嗣古公者亦惟仲雍與泰伯同此心行之故而吾夫子則獨舉泰伯者舉伯以例仲其仰體父心以讓弟同其至德自同耳而周之家學於文

閎學編

卷一

六

武周公父子之前遂丕昭於至德之兄弟矣盛哉敬又按仲雍之德同於泰伯是仲雍泰伯之爲兄弟猶之伯夷叔齊之爲兄弟也夫夷齊兄弟同於求仁得仁卽仲雍與泰伯亦同一求仁得仁而可謂至德又奚疑歟足於德而寧不足於學歟故編中泰伯仲雍並列云

文王

文王名昌王季子嗣位爲西伯及武王得天下追王曰文王焉西伯之爲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晨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西伯乃喜

日中又如之。抵暮又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西伯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及嗣位。其治岐也。發政施仁。必先窮民之無告。次如耕。九一仕世。祿關市不征。澤梁無禁。藹藹如父母焉。時北海伯夸叔齊。東海太公。年皆老矣。聞其善養老。相率來歸。一日出獵。見太公釣於渭濱。而異之。與之語。尤大異焉。乃載之歸。以輔政。嘗行於野。見枯骨命瘞之。吏曰。無主矣。西伯曰。吾卽其主。以棺衾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時紂日益無道。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而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乃拘而囚之。羑里。閔天之徒。百方謀所以奉紂而始釋。西伯歸而又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更賜得專征伐。時虞芮之人爭界久不決。乃入周求質。及入周疆。見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遂還。俱讓其田而不取。當是時也。密人不恭。侵阮徂其崇。侯虎助紂爲惡。日益甚。西伯乃伐密。復伐崇。作邑於豐。而徙都焉。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三曰。率以事紂。年九十七薨。

按文王一生積累之仁政武功隆且懋矣。而周公

追頌則不復侈陳。獨取其德心聖學。反覆贊述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又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又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他如亦臨亦保。亦式亦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凡以言乎文德之純。純於敬。而文王之敬德。則直與天合。載無二也。又如詩詠緝熙敬止。而曾子則釋其義於君臣父子交國人之間。謂是此敬止之緝熙者。乃人倫之皆得其止。而各極其至。則又以明文德之敬。常明於已心。而不周乎人倫也。蓋周公於文王父子作述。闡獨以此一點精心。默相乎授。故其頌文王諸詩。言功業者畧。而於其德心之純。符契天德者。反復鄭重而極闡詳道之不一而足也。至孟子歷序存心之統。則又獨取其憂勤惕勵之心。曰。視民如傷。望道未見。如見文於羨牆焉。嗚呼。聖至文王。時益變而慮愈難。實聖至文王心益苦。而學益密。吾夫子至德之贊。繼泰伯而再推文王。蓋心服之者至矣。至於序易象易於九年。羑里之中。則其素患難行乎患難。而又以闢萬世作闢道之門庭。是則自三皇五帝以來。聖人以道

法爲學脈。至文王彖易而更以文章闡性道。聖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實學。至文王而益精細微密矣。關學以文王爲大宗。不猶治道以堯舜爲大宗哉。後生讀書尚論。須靜溯其心學之淵醇。始得其精神命脉。若但覲其仁政武功。會何當於文王之真精神命脉哉。

周

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次子。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及卽位。太公望爲師。

關學編

卷一

九

周公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躬修文王之業。續太王王季之緒。逮十有三年。紂惡日甚。天變人怨。迺應天順人。率師東征。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綠途千餘里。其君子實元黃於筐。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甲子會於牧野。紂師如林。皆前徒倒戈。以北。於是誅紂。孔子曰。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孟子曰。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既克商。則一反紂政。封比干墓。釋箕子囚。式商容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大賚於四海。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而四方之政行。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而天下之

民歸心。所重民食。喪祭而於善人是富。又監於天命之不易。民生之難遂也。於是折節訪箕子。以相協厥居。攸敘彝倫之道。而得箕子洪範九疇之旨。又問羣臣以藏約行博。可爲萬世子孫恒足之道。而得師尚父對以丹書。敬勝義勝之訓。王聞之。惕若恐懼。乃爲戒誓於席之四端。及几劍之類。各有銘焉。君子以爲王心之存備見於觸目之惕。而他日孟子所由敘幾希之統。而特揭其不泄。邇不忘遠之心法也。十有九年年九十三崩。

敬按人知衛武公耄修不倦。行年九十而猶厯切磋琢磨之修。歿而推爲睿聖武公。不知武王得天下於

關學編

卷一

十

既暮之年。其發政施仁。一以體天地祖父之心爲兢兢。而如其於箕子之訪虛心。重道丹書之奉老而益虔。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身之斯終。其身敬以作所而不敢一刻逸矣。彼武公之耄修勤渠。正得諸乃祖之家法。而思肖也。嗚呼。性之之聖。不可幾及。武王武公斯不亦不厭不倦之宗傳。而中材皆可企及者哉。

敬又按人知武王之伐紂爲應天順人。不知中間窮理盡變其心。精之密。詣學力正有獨證者在焉。彼其於千古君臣之大義。以武王之聖。自屬洞徹於心。况

文王服事有殷之積誠又得諸家庭六七十之親炙一旦伐紂踰人臣之大關變聖父之家法是非其見義獨明踐道獨力也何能如是又何忍爲是乎陸文安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此宇宙之公義惟武王見得明夷齊却不見此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武王於十三年前確守臣節於十三年後會朝清明這應天順人中有多少精義入神之心學在豈尋常拘攣之見游移之守所可幾歟學者但論其行跡而不知推原其心學聖人之真精神命脉湮於百世之上矣

關學編

卷一

士

周公

周公名旦文王子武王弟也當文王時旦爲子爲仁於羣子後文王被拘羑里則佐武王治其國與散宜生之徒經營悅紂以還文王及武王伐紂則佐武王陳師牧野既受殷命則佐武王反紂之虐以施仁逮二年武王有疾則怵惕惶懼設三壇載璧秉圭告於太王王季文王願以身代武王於是卜三龜習吉則喜曰王其無害乃納自以爲功冊於金縢櫃中王翼日乃瘳後二年武王崩成王幼公則相成王治天下一沐三握髮一飯

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初武王之革殷也封紂子武庚於殷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爲監王歿而三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避居於東繫易之小象三百八十四爻東人歌之曰公遜頑膚亦易凡又曰公遜頑膚德音不瑕蓋素患難行乎患難其德心德容不易其常雖婦人女子心孚而意欽也旣而三叔挾武庚以叛王取管叔殺之然亦尚未知公之本心也及感風雷之變發金縢之櫃得公自爲功代武王冊王乃大寤迎公歸而武庚又糾淮夷以叛公乃奉王東征誅武庚滅國者五十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

關學編

卷一

士

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欽蓋當是時也向非周公周之爲周未可知也而周公於此數年中其國心術慮憂勤惕勵亦無所不用其極矣後封於魯而公仍留以輔王薨乃隨文武葬焉

敬按孟子序存心之統至周公則贊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周公夾輔王室之功勲古今更無與二矣而孟子不一言獨取其願力之精勤敏皇以概公生平者蓋公見道分明識時達會每期會通列聖之道法本原父兄之心傳折衷融液一歸時中以

光紹有周之令緒故孟子論世知人而獨得其心精
之注也然如逢時之變始而遭父之困厄中而佐兄
於放伐晚而更遭已身之讒謗無一不覺波滔天危
疑震撼彼旁觀者徒見其身處崇高顯赫之地而不
知其心實蹈於履險踐蹇之途論世者徒見其制作
垂世立千古文明之宗範而不知其操心危慮患深
其一段精仁熟義真精神初非紀事之書道志之書
之掄揚闡發所能盡而僅從三百八十四爻中繫象
之微詞隱隱寓之也嗟乎世日降而聖人之局日處
其難其心學之密詣亦遂益精而益詳厥後吾夫子
刪詩學易於文王周公淵乎異代傳心神交夢寐者
正在於此若謂徒欲行其道於事業之間豈盡然哉
蓋關學自是益弘暢精密無餘蘊並無遺憾矣
又按先儒曰後世艷稱周公制作黜然不知皆其跡
也公之秘密在易爻辭與歌咏文王諸詩皆宜淺道
與吐露無遺嗚呼今易象俱在雅頌備存生公之後
而欲論世知人可無尋繹其微言要旨哉吾輩生公
之鄉而欲尚友乎千古亦必無誦言忘味然後入道
有日也夫

同公嘗曰文王我師夫周公於文王父也而直

關學編

卷一

七

認為師是則於其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之心傳益稷
禦乎歷諸仰思坐待之間而未嘗一息離矣彼昔吾
夫子稱贊武周善繼善述之達孝是特就其事觀之
盡倫盡制發明其孝德之達於古今耳其實重其心
德之前後繼承無弗統括諸善繼善述中矣嗚呼周
之家學益深且長哉後之迺宗風而景前修者無徒
求諸易侯而王典章文物之美備輝煌則庶幾乎深
知聖人善學聖學爾

又按周自泰伯仲雍以至文武周公雖屬一家之祖
孫父子兄弟要之所處之局各自不同而其心精密
詣則皆於斯道脗合不忒故敬嘗謂唐虞之際道隆
於君臣洙泗之會道隆於師弟武周之間則道隆於
祖孫父子兄弟之聖聖繼美此宇宙道德文明之三
大會也而聚於祖孫父子兄弟者則尤萃於一家會
於一堂為宇宙天倫之盛事蓋雖以堯舜之聖而帝
禹湯之聖而王亦且遜其天倫之樂而為宇宙之體
有嗚呼有周一家至此蓋盛不可及關學至此亦真
盛不可及哉

關學編

卷一

七

關學編卷之一終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叅閱

周

孔門四賢

孔門秦子

秦子名祖字子南秦人。一統志孔門弟子。篤於守道。唐

元宗追封少梁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秦子。宋高宗贊曰。秦有子南。贊

關學編 卷二

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

明祀。少梁龍爵。

孔門燕子

燕子名伋。家語字子思。秦人。一作沂孔門弟子。唐元宗

追封漁陽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汧源侯。國朝

嘉靖中改稱先賢燕子。宋陳知微贊曰。八九之徒。具傳

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鍾靈咸鑄。浴德洙泗。增封汧

源。皇澤斯被。聖門人物志贊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道

傳一貫。速肖七十。善教云表。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跂

而及。

孔門石作子

石作子名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一統志孔門弟子。

唐元宗追封石邑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成紀

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石子。宋高宗贊曰。在昔石邑

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聖門。此

道久視。彼美常存。按姓氏英賢傳。有石作蜀氏。族畧

姓篇。有石作氏。注云。石作蜀孔子弟子。據此。當稱石作

子。稱石作者誤。

孔門壤駟子

壤駟子名赤字子從。家語秦人。一統志孔門弟

子。唐元宗追封北徵伯。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加封上

邽侯。國朝嘉靖中改稱先賢壤子。宋高宗贊曰。式是壤

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問學楷模。

得時而駕。領袖諸儒。按通志畧。壤駟子複姓。今稱壤子

誤。

漢儒

流寓一人 新增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

精如此。又其為人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天子以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王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曰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以爲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昔欲伐齊如何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況設詐以伐吳乎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徒五尺之童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王曰善初公孫弘

關學編

卷二

三

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舉病免凡相兩國輒事驕主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武帝晚年以仲舒對問皆有明法乃賜仲舒第令居長安凡朝廷建置興革多使使就問或使廷尉張湯就家問之年七十餘以壽終長安賜第子孫乃徙家茂

陵皆以學至大官。

敬按仲舒先生原藉廣川晚以時應帝問就家長安卒也遂葬京兆今長安城中所傳下馬陵者卽其處其後子孫乃徙茂陵則是仲舒老關中卒關中並葬關中也故亦附載孔門四子之後云

四知楊先生新増

先生名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桓郁明經博覽無所不窮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常客居湖城不答州縣禮命如是者數十年衆人謂爲晚暮而先生志愈篤年五十始仕州郡大將軍鄧

關學編

卷二

四

陶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遷荊州刺史及轉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先生許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先生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後爲涿郡太守公廉不受私調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稍開產業先生笑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貽之不亦厚乎遷太常舉薦明經士陳留楊顯等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時安帝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先生切疏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徑

來奏御帝以示阿母內侍等皆懷忿恚延光二年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不從皇后兄閭顯亦薦所親厚復不從寶閭等亦大恨司空劉授聞之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內外側目然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三年春帝東巡岱宗中常侍樊豐等前以奉使爲阿母修第會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第宅先生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帝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先生有詔遣歸本郡行至城西夕陽亭因飲醢而卒順帝卽位豐等誅死先生

關學編

卷二

五

先門人詣闕追訟朝廷咸稱其忠乃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柩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海內學者稱四知先生。

敬按自先生後歷東漢歷代爲三公者凡四世論者皆以累葉載德經題三公爲先生積善之餘慶是固然矣而君子則謂此四知心印是乃於大學之誠意毋欺中庸之不愧屋漏孟子之仰不愧天俯不作人真積力行蚤已携宋明數大儒誠明致良知之脉絡而開其緒矣况關西夫子之名當時固已羣稱乎

是則關學一脈自周而後橫渠以前不屬之先生而誰屬彼昔之議祀孔廟者曾及扶風馬季常融而不及先生是獨以其有註經之功耳今試問季常之立身行已視先生何如且問以身體經與徒明經以語言文字者其虛實誠僞優劣高下爲何如孔孟而在果孰去而孰取耶嗚呼吾夫子昔之論士曰行已有恥論狷曰有所不爲論仁曰剛毅木訥爲近而曾子亦謂士之弘毅者仁爲已任死而後已如先生之爲人可不謂有恥不爲而近仁之剛毅耶

附拾遺一人

關學編

卷二

六

東漢摯恂字季直京兆人好學善文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之陰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學恂奇其才以女妻之

烈按融字季常扶風茂陵人也美辭貌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嘗至千數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至所作忠經擬孝經尤爲朱子所取特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爲正直所羞旣配享孔廟復經罷斥蓋其早惜無賞之軀終以奢樂恣性學無本原史譏其識鮮匡欲者信矣故余訂豐川先生關學續編收恂而附

論融於其後云。

宋儒

橫渠張先生

先生名載字子厚。郿人。少孤自立無所不學。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十八以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遂翻然志於道。已猶以爲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程伯淳正叔二先生至。與論易。二先生於先生爲外兄弟之

關學編

卷二

七

子卑行也。而先生心服之。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卽撤坐。輟講。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以束帛聘延之。學宮禮重之。命士子矜式焉。嘉祐二年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在宜川縣西北今廢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父老高年者會於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訪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喻。使往告其里閭。闔有民

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教命出。雖僻壤婦人。孺子。畢與聞。俗用翕然。熙寧初。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御史中丞呂晦叔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召見。問治道。

對曰。爲治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上說之。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聞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然之。他日見執政王安石。安石謂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

關學編

卷二

八

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默然。所語多不合。寢不悅。旣命校書崇文閣。未得請復命。按獄浙東。程伯淳時官御史。裏行爭曰。張載以道德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獄囚。此庸何傷。命竟下。實疏之也。獄成還朝。會弟御史天祺及伯淳並以言得罪。乃移疾西歸。屏居橫渠。渠渠至僻陋。僅田數百畝。供歲計。人不堪其憂。先生約而能足。處之裕如。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嘗謂門人曰。吾學旣得諸心。則修其辭命。辭命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蓋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的以孔孟爲法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忠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祭以褻不嚴於是勉修古禮爲薄俗倡其功而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寶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

關學編

卷三

九

遜弟而就成德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相倣復古者甚衆關中風俗爲之大變熙寧九年秦鳳帥呂微仲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發聖人之遺意其術畧可措之以復古宜還舊職訪以治體語從之召同知太常禮院及至都公卿聞風爭造然亦未有深知之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嘗言者欲講行冠昏喪祭禮詔下禮官議禮官扭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力爭之不能得適三年郊禮官不致嚴力爭之又不得先生知道之終不行也復謁告歸中道而疾病抵臨潼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斂門人

關學編

卷二

十

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賜館職及賻先生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與之居久而日親勇於自克人未信惟反躬自艾卽未喻安行之無悔也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面行道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聞人善輒喜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行游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雖貧不能自給而門人無貴者輒蠶蠲與共嘗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以爲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方欲與學者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始先生爲學亦頗秘之不多以語人曰學者雖復多聞不務蓄德祇益口耳無爲也程伯淳聞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趙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也先生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

多與洛人並。歷數世不衰。先生所著書曰正蒙。自言
吾爲此書。譬之樹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之者。且
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何如耳。
書成。揭書中乾稱篇首尾二章。實在左右。曰訂頑曰砭
愚。已程正叔改曰西銘。東銘其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
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
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
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

關學編

卷二

十一

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
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
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
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
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程正叔謂西
銘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又謂自
孟子後。未見此書。先生學古力行。篤志好禮。爲關中士
人宗師。世稱爲橫渠先生。門人私謚曰誠明。理宗淳祐

初謚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子廟庭。國朝嘉靖九年。改稱
先儒張子。

天祺張先生

先生名戡。字天祺。橫渠先生季弟。少而莊重。老成長而
好學。不喜爲雕蟲之辭。以從科舉。父兄敦勉。喻以爲貧。
乃強起就鄉貢。既冠。登進士第。調陝州閤縣主簿。移鳳
翔普潤縣令。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陝州靈寶。渠州流
江懷安軍金堂縣事。轉太常博士。熙寧二年。爲監察御
史。裏行。明年。以言事出。知公安縣。改陝州夏縣。轉運使
舉監鳳翔司竹監。熙寧九年卒。年四十有七。先生歷治

關學編

卷二

十二

六七邑。誠心愛人。而有術以濟之。力行不息。所至皆有
顯效。視民之不得其所。若已致之。極其智力。必濟而後
已。嘗攝令華州蒲城。蒲城劇邑。民悍使氣。不畏法令。
訟寇盜倍徙。它邑先是。令長以峻法治之。姦愈不勝。先
生悉寬條禁。有訟至庭。必以理敦喻。使無犯法。間召父
老。使之教督子弟。服學省過。作記善簿。民有小善。悉以
籍之。月吉。以俸錢爲酒食。召邑之高年。聚於縣廨。以勞
之。使其子孫侍。因勸以孝弟之道。不數月。邑人化之。獄
訟爲衰。爲御史。每進對。必以堯舜三代進於上前。惻怛
之愛。無所遷避。其大要。啓君心。進有德。謂反經正本。當

自朝廷始不先諸此而治其末。未見其可也。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會公。公以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卒定以邪譖竊臺諫。呂惠卿刻薄便給。假經術以文奸言。豈直勸講君側。又詣中書省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咲。先生曰。散之狂直宜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不少矣。章十數上。卒不納。乃嘆曰。茲未可以已乎。遂謝病待罪。卒罷言職。既出。知公安。未嘗以諫草示人。不說人以無罪。天下士大夫聞其風者。始則聳然畏之。終乃服其厚。自公安改知夏縣。縣素號多訟。先生待以至誠。反復教喻。不逆不億。不行小惠。訟者往往叩頭自引。未幾。靈寶之民遮使者車。請曰。今夏令張公。乃吾昔日之賢令也。願假君哀。吾民乞張公還舊治。使者欣然聽其辭。而言於朝。去之日。遮道送不得行。父老曰。昔者人以吾邑之人無良。喜訟。自公來。民訟幾希。是惟公知吾邑民之不喜訟也。言已。皆泣下。徙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筍。其清慎如此。先生篤實寬裕。儼然正色。雖喜慍不見於容。然與人居。溫厚之意。久而益親。終日言未嘗不及於義。接人無貴賤疎戚。未嘗失色於一人。樂道人之善。而不及其惡。樂進已之德。而不事無益之言。其清不以能病人。其和不以

關學編

卷二

三

物奪志。常雖鳴而起。勉勉矯強。任道力行。每若不及。德大容物。沛若有餘。常自省小有過差。必語人曰。我知之矣。公等察之後。此不復爲矣。重然諾。一言之欺。以爲已。病少孤。不得事親。而奉其兄。以弟就養。無方極其恭愛。推而及諸族姻故舊。罔不周恤。有妹寡居。子不克家。先生力爲經其家事。有一二故人死。不克葬。十餘年。先生惻然不安。帥其知識合力聚財。乃克襄事。篤行不苟。爲一時師表。橫渠先生嘗語人曰。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不自假而勇於不屈。在孔門之列。宜與子夏後先。晚而講學而達。又曰。吾弟全器也。然語道而合。乃自

關學編

卷二

十四

進伯呂先生

先生名大忠。字進伯。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通葬藍田。子孫遂爲藍田人。先生登皇祐中進士。爲華陰尉。晉城令。未幾提督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進伯與范育被命俱辭行。進伯陳五不可。以爲懷撫外國。恩信不治。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遼。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遼使至代。設次據主席。先生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遼使竟屈已而復

使求代北地。神宗將從之。先生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劉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其不可奪，議竟不決。罷忱還三司。先生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徙提點淮西刑獄，等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後汲公及黨禍，乞以所進官爲量移。徙知同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知秦州時，馬涓以狀元爲州簽判。初呼狀

關學編

卷二

五

元。先生謂之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旣爲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學，旣無用，修身爲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時時告以臨政治民之道。涓自謂得師，後爲臺官。有聲。每嘆曰：呂公教我之恩也。謝上蔡時教授州學。先生每過之，聽謝講論，語必正襟欽容。曰：聖人之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先生爲人質直，不妄語，動有法度。從程正公學。正公稱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所著有輯川集五卷。奏議十卷。弟大防、大鈞、大臨、兄弟四人皆爲一時賢者，世無不高之。大防字微仲，進士及第。元祐初，以左僕射同范純仁相，垂簾聽政者八年。

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封汲郡公。紹聖初，貶舒州行。至虔州信豐薨。紹興初，贈太師宣國公，諡正獻。

和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鈞，字和叔，大忠弟。嘉祐二年中進士乙科，授秦州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丞。知三原，移巴西。又移知侯官。以薦知涇陽，皆不起。丁外艱，服除，自以道未明，學未優，曰：吾斯之未能信，於是不復有祿仕意。家居，講道以教育人才，變化風俗，期德成而致用。凡之以大臣薦爲諸王宮教授、當獻文、作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論上。等監鳳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邸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旣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先生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先生卽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先生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先生怒曰：公將以此言見恐耶？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見其直，乃好謂曰：子乃爾耶？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先生盛氣，謂諤稷且不免。未幾，以疾卒於官。年五十有二。先生爲人質厚剛正。初學於橫渠張子。又卒業於二程子。以聖門事業爲己任。識者方之季路。先生於橫渠爲同年友。

關學編

卷二

六

友聞學遂執弟子禮時橫渠以禮教爲學者倡後進蔽於習尚其才俊者急於進取昏塞者難於領解寂寥無有和者先生獨信之不疑毅然不恤人之非問已也潛心玩理望聖賢勉期可到日用躬行必取先王法度以爲宗範居父喪哀麻斂奠比虞祔一襲之於禮已又推之冠婚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皆不泯習俗與兄進伯微弟與叔率鄉人爲鄉約以敦俗其畧云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助節文燦然可觀自是閭閻風俗爲之一變橫渠嘆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又嘆其躬爲不可及而程正公亦稱其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云

關學編

卷三

七

先生少時瞻學洽聞無所不該嘗言始學必先行其所知而已若夫道德性命之際惟躬行久則至焉橫渠謂學不造約雖勞而艱於進德且謂君勉之當自悟至是博而以約渙然冰釋矣故比他人功敏而得之尤多其與人語必因其所可及而喻諸義治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用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尤喜講明井田兵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使可見之行曰如有用我舉而措之而已其卒也范巽之表其墓曰誠德君子又曰君性純厚易直強明正亮所行不二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

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用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當先生卒時妻种氏治先生喪一如先生治比部公喪諸委巷浮圖事一屏不用子義山能傳其學人以爲道行於妻子云所著有四書註誠得集其鄉約鄉儀朱文公表章之行於世鄉約今爲令甲。

與叔呂先生

先生名大臨字與叔號芸閣大鈞弟以門蔭入官不復應舉或問其故曰某何敢拚祖宗之德元祐中爲太學

關學編

卷三

六

博士秘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范學士祖禹薦其修身好學行如古人可爲講官未及用而卒先生學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掇習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少從橫渠張先生游橫渠歿乃東見二程先生卒業焉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純公語之以識仁先生默識深契豁如也作克己銘以見意其文曰凡厥有生均氣同體胡爲不仁我則有己立已與物私爲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寧

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無吝驕作我蠹賊志以爲帥氣爲卒徒奉辭於天誰敢侮予且戰且俟勝私室慾昔焉寇讎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窘我室廬婦姑勃礪安取其餘亦既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聞孰曰天下不歸吾仁瘠病疾痛舉切吾身一日至之莫非吾事顏何人哉喘之則是始先生博極羣書能文章已涵養深醇若無能者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子得心齋婦翁張天祺語人曰吾得顏淵爲婿矣而其學尤嚴於吾儒異端之辨富文忠公謂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先生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已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理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正公嘗曰與叔守橫渠說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有說了更不片回又曰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閒居中某常窺之見其儼

季明蘊先生

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又曰和叔任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其見重如此所著有大學中庸解考古圖玉溪集所述有東見錄錄二程先生語二先生微言粹語多載錄中其有功於程門不小故朱文公稱其高於諸公大段有筋骨而又惜其早死云

不是學彥明大悟先生令詣程門受學焉元祐末呂進伯大忠薦曰臣某伏見京兆府處士蘊明德性純茂強學爲志行年四十不求仕進從故崇文校書張載學爲門人之秀泰之賢士大夫亦多稱之如蒙朝廷擢用卽充學官之選必能盡其素學以副朝廷樂育之意乃自布衣召爲太常博士後坐元符上書入黨籍編管饒州行過洛館彥明所伊川訪焉既行伊川謂季明殊以遷貶爲意彥明日然焞嘗問季明當初上書爲國家計邪爲身計邪若爲國家計自當忻然赴饒州若爲進取計則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以焞言爲然先是橫渠正

蒙成先生編次而序之。自謂最知大旨。熙寧九年橫渠過洛。與二程子論學。先生錄程張三子語。題曰洛陽議論。宋文公表章之行於世。今刻二程全書中。

巽之范先生

先生名育。字巽之。三水人。父祚進士。及第累官轉運副使。以邊功追贈秘書錄其後。先生舉進士。爲涇陽令。以養親謁歸。有薦之者。召見授崇文校書監。察御史。裏行神宗喻之曰。書稱聖謨說殄行。此朕任御史意也。先生請用大學誠意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因薦張載等數人。西夏入環慶。詔先生行邊。坐劾李定。起喪匿服。出知韓

關學編

卷三

三

城。久之。晉知河中府。加直集賢院。徙鳳翔。以直龍圖閣鎮秦州。元祐初。召爲太常少卿。改光祿卿。出知熙州。時議棄嶺孤勝如兩堡。先生爭之曰。熙河以蘭州爲要塞。此兩堡者。蘭州之蔽也。棄之則蘭州危。蘭州危則熙河有腰脅之憂矣。又請城李誥平汝遮川。曰。此趙充國屯田古榆塞之地也。不報。入爲給事中。仕終戶部侍郎卒。紹興中。採其抗論棄地。西夏及進築之策。贈賈文閣學士。先生從程張三先生學。伊川嘗曰。與范巽之語聞而多礙者。先人也。橫渠嘗詰先生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先生請問橫渠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欲學

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深久。有一日脫然如大寐得醒耳。橫渠正蒙成先生序曰。張夫子之爲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

關學編

卷二

三

邪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其篤信師說而善發其蘊如此。

師聖侯先生

先生名仲良。字師聖。華陰人。二程先生舅氏。無可之孫。從二程先生游。人有欲館先生者。先生造焉。則壁垂佛像。几積佛書。其家人又常齋素。欲先生從之。先生遂行。或問之曰。蔬食土之常分。若食彼之食。則非矣。嘗訪周

濂溪濂溪雷之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自謂有得如見

天之廣大伊川驚異其不凡曰非從濂溪來邪後遊荆門胡文定雷與爲隣終焉文定與楊大諫書云侯仲良者去春自荆門潰卒甲馬之中脫身相就於漳水之濱今已兩年其安於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於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畧時事則纖微皆祭國勢安危民情休戚凡務之切於今者莫不留意而皆曉也方阡危艱難之時而使此輩人老身貧賤亦足慨矣伏望吾兄力薦於朝俾命以官使得效一職亦不爲無補朱文公稱其學清白勁直所著有論語說及侯子雅言行世按

關學編

卷二

三

伊洛淵源錄補先生爲華陰先生無可之孫卽當書爲華陰人而云河東人豈金陷關洛時先生曾避難河東耶學者詳之

天水劉先生

先生名愿字

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安石新書盛

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關學編卷之二終

關學編卷三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閱

金儒

君美楊先生

先生名天德字君美高陵人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等權大理寺承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遷轉運司

關學編

卷三

一

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先生自讀書入仕至於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先生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治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肖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沒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卒年七十九魯齋許先生衡誌其墓銘曰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於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

道之公異端之私。瞭然胸中。洞析毫釐。外私內公。息邪距諛。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於天。復歸其全。荷固幽藏。無窮歲年。子恭懿益昌其家學。爲元名儒。別有傳。

元儒

紫陽楊先生

鑑山宋氏附

先生名魚。字煥然。號紫陽。乾州奉天人。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生先生。父振以爲文明之象。因名曰奐。天性至孝。年十一喪母。哀毀如成人。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長師鄉先生吳榮叔。迺出倫輩。讀書厭科舉之學。遂以濂洛諸

關學編

卷三

二

儒自期待。金末嘗作萬言策。指陳時病。辭旨凱切。皆人所不敢言者。諸闕欲上之。不果。元初隱居。講道授徒。抵鄆縣柳塘。門生百餘人。叛紫陽閣。即清風閣稱紫陽先生。嘗避兵河朔。河朔士大夫想聞風采。求見者應接不暇。東平嚴實問先生名數。問其行藏。先生終不一語。歲戊戌。太宗詔宣德稅課使劉用之。試諸道進士。先生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以耶律楚材薦。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既至。招致一時名士。與之議政事。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幾何。難易若何。有以增額言者。先生責之曰。剝下欺上。汝欲我爲之。

耶卽臧元額曰之一。公私便之不踰月。政成。時論翕然謂前此清司未有也。在官十年。請老於燕之行臺。子于世祖在潛邸。驛召先生。叅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請歸築堂曰歸來。以爲佚老之所。教授著述不倦。乙卯病革。諭子弟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戒家人無事。二家齋醮。引觴大噉。命門人員擇載筆。畱詩三章。恬然而逝。年七十。賜諡文憲。先生博覽強記。真積力久。猶恐不及作文務。去陳言以蹈襲爲恥。一時諸老皆折行輩與之交。關中號稱多士。一時名未有出先生右者。不治家人生產業。而喜周人之急。雖力不贍。猶勉強爲之。人有片善

關學編

卷三

三

則委曲稱獎。惟恐其名不聞。或小過失。必盡言勸止。不計其怨怒也。初翰林學士姚燧早孤。育於世父樞。樞督教甚急。先生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分。何以急爲。乃以子妻之。燧後爲名儒。其學得於先生爲多。元好問撰神道碑。稱爲關西夫子。江漢趙復序其集。稱其志其學粹然一出於正。卽其文可以得其爲人。其見重如此。所著有還山前後集百卷。天興近鑑三卷。韓子十卷。概言二十五篇。硯簫八卷。比見記三卷。正統書六十卷。時宋規字漢臣。長安人。與紫陽及遺山鹿巷九山數論道洛西。弟子受業者甚衆。親歿。廬墓瑞草生堂。

問趙復嘗稱之曰天性至孝德重三秦才瞻而敏冠絕一時中統戊戌徵試中論賦兩科拜議事官先是官吏縱肆日久數侵苦小民公繩之以法惕然皆莫敢犯丙辰春詣闕陳便宜數事上悉加納康希憲云宋規循良可與共事希憲相知公有經濟才議欲薦列有嫉其文章名世者沮之署爲講議官不就後徵爲耀州尹官至蜀道憲副政聲在在著聞號鑑山先生有鑑山補暇集梓行於世年七十七卒

元甫楊先生

先生名恭懿字元甫號潛齋高陵人天德之子自少讀書

關學編

卷三

四

書強記日數千言會時艱從親逃亂而東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父西歸家貧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奉暇則力學博綜於書無不究心而尤達於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爲觀古昔興亡之事從學者已衆海內縉紳與父友者同書交譽即以宗盟斯文期之年二十四始得朱子曰書集註太極圖小學近思錄諸書讀之喜而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今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於是窮理反躬

一乎持敬優游厭飫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赫然名動一時官撫司行省以掌書記共議事辟之皆不就至元七年與魯齋許文正

公同被召先生不至魯齋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日於右丞相安童前稱譽其賢丞相以聞十年帝遣協律郎申敬來召以疾辭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故事再聘之丞相遣郎中張元智爲書致命不得已乃至京師帝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既入見帝親詢其鄉里族氏師承子姓無不周悉詔與學士徒單公履定科舉之法先生議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與賢能

關學編

卷三

五

漢舉孝廉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誄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爲賦詩空文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勅有司舉有行檢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治體之才矣奏入帝善之會北征辭歸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與太史王恂等改歷明年歷成授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辭

歸當歷成進奏日。諸臣方列跪。帝命先生及魯齋起。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蓋異禮也。」二十年以太子賓客召。二十二年以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召。二十九年以議中書省事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先是魯齋提京兆學。與先生爲友。一遇講貫。動窮日夕。篤信好學。探履不苟。魯齋亟稱之。父歿。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襄事遵朱文公家禮。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魯齋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識之。曠世聖典。大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魯齋東歸。後治母喪一如

關學編

卷三

大

父。三輔士大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先生云。蕭維斗對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真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正者。維司徒暨公。司徒謂魯齋也。學士姚燾。謨神道碑銘曰：「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以合。責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三刻之論。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

三。中。事。慶中贈榮祿大夫太子少保弘農郡公諡

文康所著有潛齋遺稿若干卷。子寅字敬伯。博通六經。百氏。累官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在成均講明。誨誘終日。忘倦。有父風。

維斗蕭先生

伯克呂氏附

先生名軾。字維斗。號勤齋。奉元人。天性至孝。自幼翹楚。不凡。長爲府史。語當道不合。卽引退。讀書終南山。力學三十年。不求進。制一革衣。由身半以下。及卧。輒倚其。玩誦不少置。於是博極群書。凡天文地理。律歷筭數。靡不研究。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維斗爲識字人。學者及門受業者甚衆。鄉里乎化。稱之曰蕭先生。鄉人有

關學編

卷三

七

自城暮歸者。途遇危。記曰：「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遺之。元生拾之。謂曰：「妹無他人。獨公居後耳。」先生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媿謝之。世祖初分藩在秦。用平章咸寧王野仙薦。徵侍藩邸。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爲賀。遣一從史先往。先生方灌園。從史不知爲先生也。使飲其馬。卽應之。不拒。及冠帶迎客。從史見有懼色。先生殊不爲意。後累授集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武宗初徵拜太子右諭德。不得已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爲獻。以朝廷時尚

酒故也。等以病請去。或問其故。則曰。在禮東宮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諡德如故。固辭歸年七十八。以終於家。諡貞敏。劉致諡議。畧云。聖王之治天下也。必有以不召之臣。蓋志意修則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蟬蛻塵埃之中。翔遊萬物之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以之。傳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故必蒲車旌帛。側席以俟其至。冀以屬俗興化。猶或長往而不返。亦有既至而不屈。則束帛賚貲。於丘園者。治天下者。以之也。於吾元得二人焉。曰容城劉因。京兆蕭軒。士君子之趣向不同。期各得所志而已。彼

關學編

卷三

八

不求人知。而人知之。不希世用。而世用之。至上微帝聰。鶴書天出。辟蘿動色。巖戶騰輝。猶堅卧不起。不得已焉。始一至。卒不撓其節。不廢所守而去。亦可謂得所志也。已方之於古。則嚴光周黨之流亞歟。雖其道不周於用。而廉頑立懦。屬俗興化之功。亦已多矣。且其累微而不起。薨出而卽歸。不既貞乎。以勤自居。其好古好學之心。不既敏乎。按諡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古不怠曰敏。請諡曰貞敏。詔從之。先生制行甚高。真履實踐。其教人必自小學始。爲文立意精深。言近指遠。一以洙泗爲本。濂洛考亭爲據。關輔之士。翕然宗之。稱爲一代醇儒。門人涇

陽第五居仁。平定呂思誠。南陽李本魯。皆爲最著。所著有三禮說。小學標題。駁論九州志。及勸齊文集行世。同時有呂聖字伯克。其先河內人。金才父。伯避亂關中。因家焉。伯克從計魯齋學。魯齋爲祭酒。舉爲伴讀。輔成教養。其功居多。至元間。爲四川行樞密院都事。勸主帥李德輝不殺巴人。感德祠之。知華州。勸農興學。俱有成效。累官翰林侍讀學士。致仕卒。追封東平郡公。諡文穆。大德中。河東關隴地震。月餘。伯克與維斗各設問答數千言。以究其理。居父憂。喪葬一倣古禮。魯齋貽書稱其信道力行。爲楊元甫之亞云。

關學編

卷三

九

寬甫同先生先生名恕。字寬甫。號渠菴。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右。辟掌庫。鎗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先生安靜端凝。羈弗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先生貢。禮曹辭不行。仁宗初。卽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卽奉元置魯齋書院。中書奏先生傾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以其公。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

高懸問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
其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
辭先生之學由程朱上迺孔孟務貫浹事理以利於行
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趨向之正性整潔平居雖大暑不
去冠帶母張卒事繼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
祀齋肅詳至嘗曰養生有不備事有可復追遠有不誠
是誣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尺
里人借驛而死償其值不受曰物之數也何以償爲家
無擔石之儲聚書數萬卷扁所居曰渠庵時蕭先生對
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府必主先生家士論並
關學編 卷三 十

從善韓先生

先生名擇字從善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學
者雖中歲以後亦必自小學等書始或疑爲凌節勤苦
則曰人不知學白首童心且童蒙所當知而皓首不知
可乎尤邃禮學有質問者口講指畫無倦容士大夫遊
宦過秦必往見先生莫不虛往而實歸焉世祖嘗召之

疾不果行其卒也門人爲服總麻者百餘人

伯仁侯先生

先生名均字伯仁蒲城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
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羣經百氏無不淹貫每讀書必
熟誦乃已嘗言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己無益故其答諸
生所問窮索極探如取諸篋笥名振關中學者宗之用
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時相意卽歸休田里
先生貌魁梧而氣剛正人多嚴憚之及其應接之際則
和易款洽雖方言古語世所未曉者莫不隨問而答世
咸服其博聞云今祀蒲城鄉賢祠

關學編 卷三 五

士安第五先生

先生名居仁字士安涇陽人幼師蕭維斗對弱冠從同
寬甫恕受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學徒滿
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遇有竊其
桑者先生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多化服作字必楷
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加修焉卒之日門人相與
議易名之禮私諡曰靜安先生

悅古程先生

先生名琨字君用號悅古涇陽人隱居不仕弱冠卽以
古學自力討論六籍雖祁寒暑雨造次顛沛未嘗少輟

三原李子敬創學古書院延先生講學其中遠近從遊者百餘人循循然樂教不倦學者稱悅古先生嘗誡諸子曰人性本善習之易荒古聖賢皆以勵情爲戒况凡民乎集家戒一卷以遺子孫著述有遼史三卷異端辨二卷雲陽志二卷樂府文集傳世李子敬字恭甫爲人質謹孝友家素裕族黨因其貧而葬者三十餘喪婚者八十餘姓捐千金創學古書院又割田以供釋奠廩師生學士蕭貞敏公爲記行省上其義下詔旌表其門

關學編

卷三

十三

關學編卷之三終

關學編卷四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集編

豐川王心敬爾緝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閱

明儒

容思段先生

先生名堅字可久蘭州人初號栢軒後更號容思義取九容九思也學者稱容思先生生而剛方穎異讀書卽知正學年十四爲郡諸生兄緱山陳先生書銘於明倫堂有羣居慎口獨坐防心之語酷愛而敬誦之遂慨然

關學編

卷四

一

以爲聖賢可學而至年十七王父歿白其父治喪不用浮屠法凡當世宿儒宦游於蘭者無不師之於經史蘊奧性命精微不究其極不止也動作不苟人以伊川範之正統甲子領鄉薦明年下第歸鄉之士大夫多遣子弟就學先生以師道自尊教法嚴而造就有等士類興起已已英廟北狩應上詔詣闕上書不報乃裹糧買舟南游由齊魯淮楚以至吳越訪求同志之士相與講切得聞子與白良輔輩定交焉逾年始歸學益有得景泰甲戌登進士以文名差纂山西誌明年誌成復命尋移疾歸讀書於五泉小圃依巖作洞以爲會友講習之所

有得卽形於詩。有云風清雲淨雨初晴。南風東肝策杖行。幽鳥似知行樂意。綠楊烟外兩三聲。論者謂宛然有沂沂氣象。越五年爲天順己卯。選山東福山知縣。福山故僻邑。先生以德化民。刊布小學諸書。令邑人誦誦復以詩歌興之。必欲變其風俗。或謂其迂濶不能行。先生獨謂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嘗有詩曰。天下有材皆可用。世間無草不從風。始終不少愧。由是陋俗丕變。海邦島嶼。風風乎有絃誦風。既六載。以李文達公薦。超擢知萊州府。廼先生與文達公竟未面也。先生治萊如治福山。時召郡縣官師與燕。俾言志咏歌以申

關學編

卷四

十一

政教。未期月。萊人大化。以憂去。旣禫。不遽北上。乃訪周廷芳於秦州。訪張立夫於鳳翔。講學求友。孜孜不暇。其於功名利達。澹如也。久之復補南陽。在南陽。慨近世學者。以讀書媒利祿。陷富貴。士夢知聖賢之學。乃倡明周程張朱。與古人爲學之意。建志學書院。聚郡庠及屬治諸生。親授講說。又以民俗之偷。由未預教。乃遴屬治童蒙。授以小學孝經文公家禮。教民俗。言諸書。俾之講習。又創刻二程全書。胡致堂崇正辨諸書。俟盈科者給授。士習翕然改觀。又創節義祠。祀古聖母烈女。以風勵。俗尤嚴近巫尼。不使假左道傷風化。會有文

以殉夫死者。先生率僚屬師生往弔。爲具棺斂。卜地合葬。已又奏表其閭。由是郡人雖婦人女子皆爲感化。先生爲政。持大體。重風教。不怠功利。不規規於簿書。不以毀譽得失動其心。凡屬吏不法者。卽案問。不少貸。民或良或奸。相宜訓治。與民休息。在南陽八年。郡人戴之如父母。其敬畏之至。若家有一段太守者。治行爲天下第一。以直道不能諧時。遂致政歸。乃結廬蘭山之麓。扁曰南村。曰東園。取淵明詩。昔欲居南村。及青松在東園。意授徒講學。相羊塋咏。以自樂。然於時政闕失。民情困苦。則又未嘗不憂形於色。成化甲辰卒。年六十有六。門人

關學編

卷四

三

私諡曰文毅先生。性素孝友。治父母喪。一遵古禮。事兄椿曲盡弟道。居家嚴內治。崇禮教。凜然爲鄉邦典刑。與人尤篤於分義。友人唐知縣廷器貧甚。其歿也。爲具棺斂。以襄事。併志其墓。方伯石公執中曾孫以貧鬻於人。乃垂涕捐貲贖還。俾主其祀。業師周公麟歿。爲撫其後。每至其家。坐必避席焉。先生雖未居言路。而屢有建白。如請修龍逢比干祠墓。請從祀元儒劉因。請旌表孝行。節義諸開言路。諸封事皆鑿鑿有關國體。補風化。蓋先生之學。迄宗程朱。遠迥孔孟。而其功一本於敬。嘗言學者主敬。以致知格物。知吾之心。卽天地之心。吾心之理。

即天地之理吾身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在於此必以命世大儒自期而不可自暴自棄以常人自居有負爲人之名所至從游者衆多所成立如同郡董學諭芳羅僉憲唐彭少保澤孫孝廉芳秦州周布衣蕙山西董僉憲齡福山張同知嶽南陽柴尚書昇王文莊鴻儒熊少參紀張孝廉景純皆門牆尤著者郡人陳祥贊云距釋排毗吾道是遵士趨歸正鄉俗以淳繼往開來遠探濂洛文清之統惟公是廓彭澤撰墓碑云先儒謂道自堯舜以來至孟子殁失其傳焉匪道不傳學者託之言語文字而無深造力踐之功也至宋周程三夫子出至晦

關學編

卷四

四

庵朱先生始極主敬致知力行之功上繼孔孟之統元魯齋許文正公我明敬軒薛文清公以篤實輝光之學繼其絕此固萬世之公議也若我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其克尊信斯道而致深造力踐之學者歟論者以爲知言所著有容思集相軒語錄行世。

默齋張先生

先生名傑字立夫號默齋鳳翔人父璣工部主事先生生有異質穎悟過人稍長入郡庠卓然以聖賢自期年二十一登正統辛酉鄉薦乙丑中乙榜以親老就山西趙城訓導居官六年惟以講學教人爲事一日薛文清

公過趙城與先生論身心性命之學文清公嘆服而去先生之學由是益深值歲祲捐俸賑饑雖所捐無幾亦寒窶所難景泰辛未工部公捐館舍先生徒跣奔歸喪葬悉以禮先是里俗多用浮屠法先生一切屏去鄉人化之久之以養母不出天順癸未母棄養既禫有司勸駕先生蹙然曰吾少也力學以明道祿仕以養親今吾親終矣而學無所得尚欲仕乎遂不復出因賦詩自責曰年幾四十四此理未真知晝夜不勤勉遷延到幾時益大肆力於學居恒瞑目端坐至於移時起則取諸經子史朗然諷誦或至丙夜後已最愛涵養須用敬進學

關學編

卷四

五

在致知一語因大書揭座右造詣日深弟子從遊者日衆乃拓家塾以五經教授學者稱爲五經先生名重一時巡按御史某薦先生爲提學僉事不報成化乙酉應天聘典文衡謝不往辛卯茶臺馬公震行部漢南特遣諸生黃照王宣輩奉書載幣聘先生擢城回學事先生復書畧曰天地生人無不與之以善聖賢教人亦無不欲其同歸於善是知善者人所自有而自爲之先覺之覺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耳但古之學者從事於性情而文辭所以達其意今之學者專務文詞反有以累其性情某今年五十有一矣方知求之於此以尋古人

向上之學。雖得其門。未造其域。汲汲皇皇。恐虛此生。嘗自念僻處一方。獨學無友。每欲遠遊。質正高明。奈有寒疾。不可以出。况鄉黨小子。相從頗衆。豈能遠及他方邪。亦謝不往。與臯蘭段先生堅。趙侍御英。河東李學博。臬秦州周布衣。蕙相與論學。而段尤稱契厚。嘗贈以詩。有云。萬徑千蹊。吾道害。四書六籍。聖賢心。聖賢心學。真堪學。何用奔馳此外尋。而先生詩中。亦有今宵忘寢論。收心之句。學者爭傳誦焉。或勸先生著書。曰。吾年未艾。猶可進也。俟有所得爲之。未晚。乃竟未及著書而卒。是爲成化壬辰十月十二日。距生永樂辛丑八月十九日。年

關學編

卷四

六

僅五十有二。先生爲人篤於孝友。事二親。曲盡子道。與兄英爲異母。同居五十年。無間言。姊早卒。撫其子若已出。教之成立。御子弟一以禮法。內外斬斬。嘗自讀曰。讀孔孟書。學孔孟事。知有未真。行有未至。惟日孳孳。以求其所無負也。其勤勵如此。先生歿若干年。郡守趙公博。自兩臺爲先生建祠於家塾之左。以供祀事。長平郭公定。爲記。郡倅范公吉。稱先生以五經教授。明心學於社。淵既倒之餘。以四禮率人。挽風化於頽靡不振之秋。以端實淡泊。飭躬砥行。垂休光於千百載之後。可謂一人物矣。識者以爲實錄云。

小泉周先生

先生名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後徙居秦州。因家焉。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始知讀書問字。爲臨洮衛軍。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先生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卽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旣而與坐。講旣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段先生易以聖賢可學而至。教示進爲途方。段先生曰。非聖弗學。先生曰。惟聖斯學。遂殫力就學。究通五經。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當時見者亦翕然以爲程朱復出也。咸敬信樂從之。又受學於清水教諭安邑李公杲。得薛文清公之傳。

關學編

卷四

七

功密存省。造入真純。遂爲一時遠邇學者之宗。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先生曰。總兵以軍士役某。召之役。則往役。召之教。子則不敢往。聞者嘆服。其侯亦不能強。遂親送二子於其家。以受教。先生始納贄焉。時肅藩有二樂人鄭安鄭寧者。進啓本願除樂籍。從周先生讀書。其戚發人如此。後隱居秦州之小泉。因以爲號。著深衣幅巾爲容。成紀之人薰化其德。稱爲小泉先生。嘗遊西安。與介菴李公錦論學。介菴由是大悟。遂爲關西名儒。渭南思菴薛公敬之。執弟子禮。師事焉。秦州守數造其廬。舉鄉飲賓。謝不往。

巡按杜公禮徵求見講太極先天二圖不覺前席嘗正冠婚喪祭之禮以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成化戊子容思先生至小泉訪之不遇留以詩有歷盡巉巖君不見一天風雪野梅開之句後又贈以二詩云小泉泉水隔烟蘿一濯冠纓一浩歌細細靜涵洙泗脉源源動鼓洛川波風埃夢子無由入寒玉一泓清更多老我未除塵俗病欲煩洗雪起沉痾又云白雲封鎖萬山林卜築幽居深更深養道不干軒冕貴讀書探取聖賢心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欲鼓遺音絃絕後關閩濂洛待君尋何大復謂先生於容思先生其始若張橫渠

關學編 卷四 八

之於范仲淹其後若蔡元定之於朱紫陽也迨老以父遊江南歷年涉險蹤訪沒於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先生初名檜後更蕙或作桂誤先生門人甚衆最著名者渭南薛敬之秦州王爵爵字錫之自少潛心力學及長從遊先生門而知操守郡守秦公與語悅之時與講操守之學及教後學切切以誠敬爲本弘治初以國子生仕爲保安州判君出納公會計常日不憚勞保安稱平焉秦公後總督原州聘君至原三年相處如一日及歸秦公贈以楊州鹽引數百石君辭之而惡衣惡食坦如也州人咸稱之詳載可泉胡公纂宗郡

志中敬之余別有傳

大器張先生 抑之張氏附

先生名鼎字大器別號自在道人咸寧人父廉爲山西蒲州知州先生少從父之任受學於河東薛文清公之門用是日勤勵於聖賢之學諸子百家雖靡不研究而一稟於濂洛關閩之旨文清公深器重之歸補西安郡庠弟子員景泰癸酉以易舉於鄉成化丙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永樂自持推謙詳明甲午出知山西太原府太原爲省會劇郡故稱難治先生游刃有餘循良升三晉郡人德之不忍先生離去故九載考績晉

關學編 卷四 九

山西參政仍署府事又四載始遷河南按察使振肅紀綱奸貪斂跡嘗辨指揮董敬等人命之誣弘治改元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時畿內多事盜賊縱橫於途行旅戒嚴先生築墻植樹自內邱直達京師由是道路肅然至今賴之值歲大祲先生給糧賑濟民免流亡辛亥晉戶部右侍郎尋以病請歸歸四年爲弘治乙卯卒於家年六十有五先生爲人仁厚敬慎事不苟爲非義一介不取進退惟命是聽終身恪守師說不敢少有逾越文清公及其文集散漫不傳先生搜輯校正凡數年稿始克成乃爲序梓而傳之至今學者尙論文清

以先生之言爲徵信云。所著有仕學日記。自在詩文齋齋博稿若干卷。先生爲都憲。爲亞卿。皆三原王端毅公爲冢宰時所推轂。其卒也。端毅公銘其墓。稱其理學傳自文清公。高名可並太華峯。世以爲確論。

時有秦州大參張公銳。字抑之。成化初舉於鄉。父敏以國子生爲江西布政司照磨。公從之任。受學東白張先生元禎。張先生者。諱章。名儒也。公由是學益有得。乙未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遷江西吉安知府。在吉安政教兼舉。士習事興。民用安業。坐忤權貴。謫湖廣漢陽。六載。以兩郡令譽。晉山東左參政。後致仕居鄉。日進執經諸弟子於庭。講學不倦。鄉閭薰德焉。故隴西學者。稱爲張夫子。可泉胡中丞繼宗。稱公誠確溫厚。本之天性。而多學好古。汲引後進。尤人所不可及云。

介菴李先生 仲白李氏附

先生名錦。字在中。號介菴。咸寧人。幼警悟。不凡。九歲失恃。如安成。依舅氏韓君智。韓爲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羣兒嬉。讀書知大義。日見英發。比成童。還爲諸生。受易於鄉先生董君德昭之門。大肆力於學。每試輒爲督學使者所稱賞。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講學得聞周程

關學編

卷四

十

關學編

卷四

十一

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渭南思菴薛氏咸陽西廓姚氏同邑。誼菴雍氏麗澤講習。相勸相規。久之。踐履醇茂。開中學者咸以黃渠稱之。濟南尹恭簡公爲通政時。使秦。聞先生名。延與語。大爲驚嘆。天順壬午。舉於鄉。成化戊子。遊成均。友天下士。其學益進。大司成邢公讓深器異之。令諸子受業焉。後邢坐事下獄。先生相六館。士伏闕抗章。明其無罪。雖於事無益。而先生之名重京師矣。嘗愛武侯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學須靜。才須學。數語揭之座右。以自警。事親色養備至。執喪盡禮。力絀異端。至今省會士大夫不

作浮屠事。實自先生始。爲孝廉居憂時。巡撫余肅敏公欲延教其子。先生以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益重之。後余知其喪不能舉。賻以二槨。先生卻其一。曰。不可因喪射利也。郡大夫有與之厚者。賻米數十斛。以辭。命無俸米。字辭。後周廷芳復過省。與先生印證所學。設問辨難。周爲嘆服。先生解經。平正通達。不爲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如李參政崙。劉尙書璣。于知州寬。董員外養民。及舉人張子渭。李盛。漸被尤深。先生數上春官。竟不第。成化甲辰。謁選直隸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夙夜精勤。好無所售。有脫役垂四十載者。先生始發

之卽令補伍。雖權貴居間竟莫能奪。未究厥施以疾卒於官。是在成化丙午。年僅五十一。貧不能爲棺斂。其僚友賻之。始克歸云。先生性剛介。不妄交接。不苟爲然諾。義之所在。確然自信。不以一毫挫於人。尤重取予。所居僅蔽床席。茹淡服疏。雖至屢空。終不輕有所取。學務窮理。性體之身心。不好立言語文字。以故歿之日。遺稿無存。靈寶許襄毅公爲先生同志友。先生歿十年。襄毅公巡撫關中。屬督學楊文襄公表其墓。文襄公稱先生挺然風塵之表。不苟簡遷就。與世低昂。抱其貞璞。卒以完歸。而督學虎谷王公亦稱其化如和叔。辭章外。貧似原

關學編

卷四

士

思草澤間。嗚呼。可謂深知先生者矣。

後數十年而有渭南李仲白氏者。名與先生同。字仲白。號龍坡。亦潛心理學。爲諸生時。西蜀龍濟高先生儔署高陵教事。仲白越疆從受學。與涇野呂先生同門。相切磋焉。正德庚午。領鄉薦。爲宿遷令。著勸農文。勸孝文。以化俗。由是邑多孝子。又以稅餘金買牛。給民耕墾荒地。宿遷人稱爲百年以來一人。遷海州。知州致仕。初擢州時。不能具一花帶。呂先生遺之一圓。後去州。抵家。猶是帶也。其清苦如此。嘉靖丙申卒於家。呂先生銘其墓。稱其稟受懿嘉。學求根本云。

思菴薛先生

先生名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入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一解屬文賦詩。稍長。言動必稱古。造則先賢。景泰丙子。獲籍邑諸生。居止端嚴。不同流俗。鄉閭驚駭。稱之曰薛道學。爲文說理而華。每爲督學使者所賞鑒。應試省闈。至十有二次。竟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充貢入太學。太學生接其言論。咸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自太學歸。二尊人相繼歿。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兼酒踐泥。渾亦不知避。後遂病。足值冬月。輒發。毋

關學編

卷四

十三

嗜非。毋歿終身。不忍食韭。成化丙午。謁選山西。應州知州。先生治應。首勸民耕稼紡績。時當東作。循察田野。民艱於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特畜數十給之。乳民令孳息爲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餘斤。尋當饑饉。應民免於死亡。其旣竄而復歸者三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由是屬邑聞風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於道者。弘治戊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公之旬日間。虎死於壑。已酉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出二寨。幾至沉陷。先生亦爲文祭告。水卽下。洩聲如雷。

民免於溺。他德政異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謨碑記中。先生尤雅重學政。數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性命之學。素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掘衣門牆。居二年致仕。撰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先生嗜道若飴。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無問人省解不卽爲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系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藁。及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於名教云。其卒也。

關學編

卷四

十四

呂文簡公誌其墓畧曰。初先生致仕家居。以事入長安。柁獲遇於長安之開元寺。因叩先生先生言蘭州軍周蕙者字廷芳。躬行孝弟。其學近於伊洛。吾執弟子禮事之。吾入太學時。道經陝川。陳雲達忠信狷介。凡事皆持敬遇之。吾以爲友。凡吾所以有今日者多此二人力也。柁謁先生者再四。見先生年已七十。日夜讀書不釋卷。聽其論議皆可警策。隋志則亦今日之博學好古死而後已者也。又謂門人胡大器曰。爲學隆師求友變化氣質爲本。渭南有薛先生從周先生學。常雞鳴而起。候門門掃設坐。及至則跪以請教。又謂門人廉介曰。子聞

諸思菴薛子曰。介菴李錦。關西之豪傑也。甘貧守道。好學至死不倦。今亡矣夫。夫薛子其亦見介菴而興起者乎。其學問淵源如此云。

平川王先生

先生名承裕。字天宇。號平川。三原人。父恕。歷官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太師諡端毅。爲國朝名臣第一。道德功業載在國史。成化元年乙酉先生生於河南宜興。蓋端毅公巡撫日也。端毅公七子。而先生最少。方兒時卽重厚如老儒。恒端坐不妄言笑。七八歲作屋隙詩曰。風來梁上響。月到枕邊明。又作先師孔子木主朝夕云。春

關學編

卷四

十五

秋丁口具香果齋而祭。乃爲齋銘曰。齊不齊謹當謹。萬物安百神統聖賢。我古來脰齊不齊謹當謹。太淑人廉知之。以白端毅公公喜曰。此兒足繼志矣。十四五時在南都從莆田蕭先生學。蕭令侍立三日。一無所授。先生歸告端毅公曰。蕭先生待兒如此。謂不足教耶。公曰。善哉。教也。真汝師矣。先生由是益尊師樂學。遂深造焉。年十七八著進修筆錄。崇仁吳正郎宣序之以傳。年十九應鄉試。督學戴公珊試其文奇之。丙午年二十二舉於鄉。丁未孝宗登極召起。端毅公爲冢宰。先生侍行讀書。京邸與丁時名公遊。由是聞見益廣。學益進。癸丑第進

士曾端毅公致仕先生予告歸乃開門授徒講學於程氏之利堂至不能容復講於弘道書院先生教以宗程朱以爲階梯祖孔顏以爲標準語具督學虎谷王公書院記中蓋先生以師道自居甚嚴弟子咸知敬學故自樹而成名者甚衆久之授兵科給事中時政先務等疏皆切中時弊兩使藩國饋遺一無所受歷吏科都給事中正直德初逆瑾專政羣工多出其門先生遠之又上疏乞進君子退小人及諸不法事瑾怒罰粟三百石輸邊其恨猶未已會先生以外艱去始免服除瑾誅以原官遷太僕少卿本寺卿南太常卿時上南巡先生夙戒

關學編

卷四

七

牲帛祭品待祀或曰上方用武無暇於祀焉用備爲弗聽及至上至奏祀皆行之言者愧服已卯宸濠叛欲趨南都大臣分城以守先生分守通濟門乃與家人訣別登城誓死守之會有逆黨藏甲兵於柳以應賊者先生覺發服以上刑都城肅然壬午世廟卽位改元嘉靖諭禦賊功有白金文綺之賜癸未遷戶部右侍郎提督倉場尋回部爲世廟所重賜獻皇帝睿筆清平正直四字丁亥晉南戶部尚書已丑致仕林居十年惟以讀書教人爲事當時稱其濟美有范忠宣繼文正公之風論薦者無虛日廟堂方欲召用而先生已歿識者於是有蒼生

之恨云卒年七十有四蓋嘉靖戊戌五月也計聞賜祭葬如例諡康僖先生性篤孝能悅親養志故端毅公愛之特甚又善事諸兄諸兄皆殊常友之時序祀先惟謹誨諸子姪以道與人交溫乎可親而又栗然不可狎故與之交者咸愛敬焉與長安高御史應先游久之贈詩以堯夫正叔與之蓋服其和粹嚴正不易及也自少樂多賢友端毅公尤夙以尚友之道誨之故一時海內名賢無弗接者自始學好禮終身由之故教人以禮爲先凡弟子家冠婚喪祭必令率禮而行又刊布藍田呂氏鄉約鄉儀諸書俾鄉人由之三原士風民俗至今貞美

關學編

卷四

七

先生之力居多所著有論語近說論語蒙讀談錄漫語星軺集辛巳集考經堂集與寅集諫垣奏草草堂語錄三泉堂漫錄厚鄉錄童子吟藁婚禮用中進修筆錄動靜圖說等書所述有橫渠遺書太師端毅公遺事等書行世端毅公林居日著五經四書意見獨摠心得自成一家學者宗之先生著述種種蓋多本之庭訓云門人馬光祿理泰大參傳郝大參世家雜中丞昂張給諫原李憲副仲趙僉憲瀛秦明府寧王明府佩李孝廉結有名光祿別有傳

關學編卷五 原編

長安馮從吾仲好纂編

豐川王心敬爾輯重訂

涇水王承烈遜功恭閱

明儒

涇野呂先生

先生名柟字仲木。高陵人。世居涇水北。自號涇野。學者尊之曰涇野先生。父溥號渭陽。有隱德。先生少儻悟絕人。羈尹爲諸生。受尙書於高學諭儔。邑人孫大行昂。卽有志聖賢之學。又問道於渭南薛思菴氏。充乎有得不

關學編

卷五

九

妄語。不苟交。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誦讀。雖炎暑不廢衣冠。年十七。八夢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由是學益進。督學憲菴楊公虎谷王公拔入正學書院。與羣俊茂游。大參熊公李公廷教其子。先生辭不獲。乃館於開元寺。後聞父疾。卽徒步歸。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先生日親在床褥。安忍俟乘馬也。父尋愈。搆雲槐精舍。聚徒講學。其中二公仍遣子熊慶浩李繼祖卒業焉。弘治辛酉舉於鄉。明年計偕不第。遊成均。與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危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見林縣馬敬臣諸同志講學寶邛寺。嘗約曰。文必載道。行必顧言。母徒舉業。

關學編

卷五

九

以要利祿。母徒任重弗克有終。日孜孜惟以古聖賢進德修業爲事。遣弟柟師事伯循。其入學儀式。京師傳以爲法。同邑高朝用時爲地官。卽謂檢討王敬夫曰。予邑有顏子子知之乎。敬夫曰。豈呂仲木耶。自是納爲厚交。乙丑敬皇帝賓天。與諸生哭臨。先生聲出淚下。衆譁爲迂。弗恤也。孫行人歿於京。遺孤不在側。先生哀經哭拜。弔者曰。禮與曰。禮喪無主。比隣爲主。况師乎。及返葬於鄉。猶是服也。宿柩下三日。哭而相葬。事既歸。復講學於精舍。從游者日衆。正德戊辰舉南宮第六人。廷對擢第一。授翰林修撰。凡知先生者皆喜曰。今得真狀元矣。時閹瑾竊政。以柟榆故致賀。先生却之。瑾野甚。自是遜避不與往來。在翰林二年。操介益勵。祿入祇祀其先。父母書問至。必再拜使者受之。退而跪讀。期功喪爲位而哭。門無饋遺。時何粹夫塘爲編修。以道自守。不爲流俗所喜。先生日相切劘。驩如也。曾西夏構亂。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不報。瑾惡其言。益野甚。乃與粹夫相繼引去。未幾瑾敗。禍延朝紳。人咸服先生之明。家居杜門謝客者二年。臺省交章薦其往。拒逆瑾卓識偉節。宜召擢大用。壬申起供舊職。上疏勸學。謂文王緝熙。敬止成。如萬民斯享靈囿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欲盛有臺沼。

太祖代取之。人主可不深念。或謂元王之戒。傷於太直。先生曰。賈山借秦爲喻。漢文尙能用之。況主上過漢文。遠甚桀。獨不能爲賈山乎。疏入上。亦嘉納。不幾。乾清宮災。復慈詔言六事。一曰。逐日臨朝聽政。二曰。還處宮寢。預圖儲貳。三曰。郊社禘嘗祫肅欽承。四曰。日朝兩宮承顏。顧志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令各寧業。六曰。天下鎮守中官。貪婪取回別用。不報。先生復引疾去。崔仲見。笑曰。古有直躬進退。不失其道者。吾於呂仲木見之矣。歸而卜築邑東門外。扁曰。東郭別墅。四方學者日集。都御史虎谷王公薦其學行高古。乞代已任。不報。渭陽公。

關學編

卷五

二十

病。先生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爲白。比卒。哀毀踰禮。既葬。廬墓側。旦夕焚香號泣。門人感之。皆隨先生居。乃與平定李應箕同邑。楊九儀輩。講古今喪禮。當襄事時。郡守致賻受之。既而馳幣。旬文離。門人問故。先生曰。方卒哭而遽懷金爲文。吾不忍也。既禪釋服。講學於別墅。遠方從者。彌衆。別墅不能容。又築東林書屋居焉。鎮守閹廖觀以豚米却之。廖素張甚。乃戒使者曰。凡過高陵。毋擾有呂公在也。有客以兼金乞居間。先生咲而謝曰。人心如青天白日。乃以鳥獸視耶。其人慙曰。吾姑試子耳。門庭蕭然。無異寒素。世廟卽。

位。詔起原官。時朝鮮國奏稱。狀元呂柟主事。馬理爲中國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頒賜其文。使外國爲式。其爲外國敬慕如此。上御經筵。先生進講。適值仁祖淳皇后忌辰。口奏宜存軫服禮。罷賜酒饌。朝論題之。癸未分校禮闈。取李舜臣。革悉名士。時陽明先生講學東南。當路某深嫉之。主試者以道學發策。有焚書禁學之議。先生力辯而扶救之。得不行。場中一士子對策。欲將今宗陸辨朱者。誅其人。火其書。極肆詆毀。甚合問者意。且經書論表俱可同事者。欲取之。先生曰。觀此人今日迎合王司。他日必迎合權勢。同事者深以爲然。遂置之。

關學編

卷五

二十一

念新天子卽位。上疏請講聖學。畧曰。學貴於力行而知要。故慎獨克己。已上對天心。親賢遠讒。下通民志。天下中興太平之業。實在於此。不報。在史館。與鄒東廓友善。甲申。奉修省詔。復以十三事上言。頗過切直。時東廓亦上封事。同下詔獄。一時直聲震天下。人人有真鐵漢之稱。尋謫東廓判廣德。先生判解州。道出上黨。隱士仇欄兄弟遮道問學。有梓匠張提者。役於仇氏。聞先生講喜甚。踞而求教。先生誨以善言。提大悟。昔嘗取人一本作界方。至是遂還其主。仇氏兄弟益爲感動。先生喜。形諸詩云。豈有征夫能過化。雄山村裏似堯時。旣至解。仰藥。

故址慨然以作士幾位爲已任。解士子視聖學與舉業爲二。先生曰苟知舉業聖學爲一。則于徐公之教世意重。於是講學崇寧宮。每誨諸士。雖舉業卒。亦不離聖賢之學。諸士皆欣然向道。以爲聖賢復出也。會守缺。先生攝事。不以遷客自解免。恤犢減役。勸農課桑。築堤以護陂池。開渠以興水利。善政犂然。郡庠士及四方來學者益衆。乃建解梁書院居之。選少而俊秀者。歌詩習小學。諸儀朔望令耆德者講會。典行鄉約。廉孝弟節義者表其閭。求子夏後教之學。建溫公祠。正夷齊墓。訂雲長集。久之政舉化行。俗用丕變。丁亥轉南吏部考功郎中。解

開學編

卷五

三

梁門人王光祖謂先生在解三年未嘗言及朝廷事。爲考功躬親吏牘。少司馬王浚川薦其性行淳篤。學問淵粹。遷南尚寶卿。久之遷南太常少卿。往太常。燕樂甚褻。先生悉革之。乙未遷國子祭酒。先生在南都幾九載。游內學者大集。初講於柳灣精舍。既講於鷲峯東所。後又講於大常南所。風動江南。環向而聽者前後幾千餘人。閩中林穎浙中王健以謁選行中途。聞先生風遂止。乃買舟泛江從之遊。上黨仇欄不遠數千里復來受學。先生猶日請益於甘泉湛先生。日切琢於鄒東廓。穆元亮。東橋諸君子。時東廓亦由廣德移南。蓋相得甚歡。

其在國學。益以師道自任。自講期外。尤日進諸生。講發明使人人知聖人可學而至。嘗取儀禮諸篇令技藝習之。登降俛仰。鍾鼓管籥。洋然改觀。易聽。有以孝廉著者。揭榜示旌。喪者弔而賻。病者問而醫。死者哭而歸。骸其鄉。又奏減歷以通淹滯。絕請托以杜倖門。凡監規之久弛者。罔不畢舉。六館僚屬。觀法清慎。諸生皆循循雅飭。一時太學有古辟雍之風。京邸搢紳多執弟子禮從學。而內使大興沈東亦時時聽講焉。其感人如此。人人稱爲真祭酒。臺臣張景薦其德行文學。真海內碩儒。當代師表。丙申晉南禮部右侍郎。東南學者喜先生復至。

開學編

卷五

三

益日納履其門。乃復講於禮部南所。時上將躬視承天。山陵累疏勸止。不報。署南吏曹篆。疏薦何瑋。穆孔暉。徐階。唐順之等二十人入賀。會有論湛先生僞學者。先生白諸當路曰。聖皇在上。賢相輔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舉乎。事遂已。時霍文敏爲南宗伯。與夏貴溪故有隙。時時時詬夏先生。乘間諷曰。大臣誼當和衷。過規之可也。肯憎非體。霍誤疑先生黨夏。已先生來閩。下夏已相國。數短霍於先生。先生毅然曰。霍君性雖少禍。固天下才也。公爲相。當爲國惜才。由是夏亦誤疑先生黨霍。會廟災。自陳遂致仕。然先生終未嘗以此向人自白也。歸

而講學北泉精舍。越四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卒。距化已亥四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四。卒之日高陟人爲罷市。休寧門人胡大器先至高陵侍疾。遂視殯而執紼焉。四方門人聞者皆爲位而哭。先生性至孝。友儉朴。事繼母侯色養篤至。室無妾媵。與李淑人相敬如賓。事叔父博如父。歲饑嘗分俸贖其族衆。姊劉家襄甚。時時濟之。憫外祖宋乏嗣。每展墓流涕。從舅瑾寓同州。特訪迂歸。平生未嘗干謁人。亦不受人干謁。不事生產。既歿家無長物。蓋先生之學。以立志爲先。慎獨爲要。忠信爲本。格致爲功。而一準之以禮。重躬行。不事口耳。平居端

關學編

卷五

五

嚴恪毅。接人則和易可親。至義理所執則硜然競烈。置死生利害弗顧也。嘗訪王心齋艮於泰州。趙玉泉初於黎城。每遇同志雖深夜必往訪。苟非其人卽一刺不輕投。教人因材造就。總之以安貧改過爲言。不爲元虛高遠之論。門人侍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惰容。論者謂關中之學自橫渠張子後。惟先生爲集大成云。所著有四書因問周易說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禮問內篇外篇。宋四子抄釋。史館獻納。南省奏稿。詩樂圖譜。史約。高陵志。解州志。及涇野文集別集傳世。隆慶初。禮部尚書諡文簡。

谿田馬先生

先生名理。字伯循。號谿田。三原人。弘治戊午舉人。正德甲戌進士。官高等。初授吏部稽勲司主事。尋調文選。甫一年卽謝病歸。戊寅薦起。考功。庚辰又送母歸。嘉靖甲申復薦起。稽勲員外郎。尋遷稽勲考功郎中。丁亥擢南京通政司右通政。戊子又謝病歸。辛卯復薦起。光祿寺卿。甫一年又謝病歸。歸十年又薦起。南京光祿卿。至卽引年致仕。乙卯年八十又二。其年十二月十一日夜地大震。先生卽以是夜卒。人皆慟之。先生幼敏慧。醇雅如成人。年十四爲邑諸生。卽稱說先王則古昔研究五經。

關學編

卷五

五

指義多出人意表。弘治癸丑先生年二十矣。曾王端毅公致仕。康僖公以進士侍歸。講學弘道書院。先生卽受講。康僖公所於是。得習聞國朝典故。與諸儒之學。先生一切體驗於身心。與同門友秦西澗偉作告文告先師。共爲反身循理之學。以曾子三省顏子四勿爲約。進退容止力追古道。康僖公深器異之。一時學者卽以爲今之橫渠也。遂菴楊公督學關中。見先生與康德涵呂仲木大驚曰。康之文辭馬呂之經學。皆天下士也。是時身未出里中。而名已傳海內。動京師矣。旣如京師。益與海內諸名公講學。其意見最合者。則陳雲遠呂仲木崔仲

見何粹夫羅整菴諸君子。於是學日純名日起。所在學者多從之。遊督學漁石唐公。爲建嵯峨精舍。漁石作記。稱先生得關洛真傳。爲當今碩儒。四方學徒就講者益衆。其教以主敬窮理爲主。士無問少長。與及門不及門。無不聞風傾慕者。先生又特好古儀禮。時自習其節度。至冠婚喪祭禮。則取司馬溫公朱文公與大明集禮折衷用之。處父喪與嫡生母之喪。闕中傳以爲訓。乃其難進易退之節。人尤以爲不可及。嘗曰。身可絀道不可絀。見行可之仕。惟孔子能之下。此者須自揣分量可也。仲見稱先生愛道甚於愛官。當世以爲確論。往安南貢使

關學編

卷五

七

謂部郎黃清曰。故聞馬先生名。願一見。今不在仕。列何也。黃曰。先生高志不欲官。使人嘉嘆。以去。朝鮮國王奏乞頒賜主事馬某文。使本國傳誦爲式。其名重外夷若此。先生主事時。上書諫武宗巡遊者二。後伏闕諍益力。杖於廷。員外時值歲大禮。率百官伏闕進諫。世宗震怒。命開伏闕者姓名。百官以先生名爲首。逮繫詔獄。復杖於廷。尋復官。郎中時奏寢莊釋之。奏即執政言亦不從。考察力罷執政私人。廣東人彭澤力主被劾。調用魏校。蕭鳴鳳爲正人。卒不改官。公論翕然。至今稱爲真考功。嘉靖丙戌分校禮闈。所取皆海內名士。人尤服其藻鑑。

先生喜接人。又喜汲引後生。年七十隱商。此書院名益重。來學者遠近踵集。縉紳過訪。與海內求詩文者無虛日。先生疊疊應之不倦。山中野服。鶴髮童顏。飄然望之若仙人。以是益願侍先生談。諸得詩文者。又願得先生親書。先生不談佛老。不觀非聖書。初年介而毅。方大以直至晚年。則益恭而和直。諒而有容。其執禮如橫渠。其論學歸準於程朱。然亦時與諸儒異同。蓋自有獨得之見云。所著四書註疏。周易贊義。尚書疏義。詩經刪義。周禮註解。春秋修義。陝西通志。與詩文集各若干卷。隆慶間。追贈副都御史。賜祭葬。先生門人最盛。有河州何

關學編

卷五

七

永達字成章。自號拙菴。以歲貢爲清豐縣丞。尋棄去。讀書講學。老而彌篤。壽九十有四。著春秋并鑑。林泉偶得聖訓補註。并鑑續編。諸書先生嘗寄以詩云。楊柳灣頭撫七絃。故人零落似飛綿。河濱尚有鍾期在。青鳥音來動隔年。其見重如此。

苑洛韓先生

先生名邦奇。字汝節。號苑洛。朝邑人。父紹宗號蓮峯。成化戊戌進士。仕至福建按察副使。學識才品當世推重。先生幼靈俊。異常承訓。過庭卽有志聖學。爲諸生治尚書時。卽著蔡傳發明禹貢詳畧。律呂直解。見者驚服。弘

治甲子以書舉第二人。正德戊辰成進士。拜吏部考功主事。尋轉員外郎。辛未考察都御史某私袖小帙竊視先生曰。考覈公事有公籍在。何以私帙爲。乃奪其帙封貯不檢。都御史爲遜謝。衆皆失色。調文選。太宰托意爲官擇人。欲發視缺封。先生執不可。太宰銜之。會京師地震。上疏極論時政。闕失謫平陽通判。甲戌遷浙江按察僉事。時逆廝錢寧以鈔數萬符浙易銀。當事者斂觀恐後。先生檄知縣吉棠散其斂。卒不餽。宸濠將舉逆。先命內豎假飯僧數千人於杭天竺寺。先生立爲散遣。濠又以儀賓託名進貢。假道衢州。先生召儀賓詰曰。進貢自當沿江而下。奚自假道歸。語爾主韓僉事在此。不可誑也。後三年濠果通鎮守。欲襲浙江。賴前事發。姦不竟逞。先生謂鎮守爲浙蠹。諸不少假鎮守銜。甚誣奏擅革進貢。誹謗朝廷。逮下詔獄。爲民既歸。謝客講學。四方學者負笈日衆。世廟卽位。改元嘉靖。詔起山東參議。尋乞休。甲申大同巡撫張文錦階亂。遇害。時勢孔棘。復以薦起山西左參議。分守大同。人皆危之。先生聞命卽行。將入城去。二台許逆者使二人露刃迎。且欲殺參將宅以懼之。先生奮然單車入。時諸司無官。鎮人聞先生入。皆感激泣下。人心少安。旣而巡撫蔡公天佑至代州。先生親

率將領令盛裝戎服謁蔡於代。蔡驚曰。公何爲如此。先生曰。某豈過於奉上者。大同變後。巡撫之威削甚。大同人止知有某耳。不身先降禮。何以帥衆。蔡爲嘆服。會上遣戶部侍郎胡公瓚提兵問罪。鎮人聞之。復大譟。先生逐侍郎于天城。以處分事宜。馳白巡撫諸軍。聞言出於先生信之。始解翌日首惡就戮。先生謂侍郎曰。首惡旣獲。宜速給賞以示信。庶亂可弭。寧不然。人心疑懼。將有他變。侍郎不聽。先生遂致仕歸。後果如其言。戊子起四川提學副使。尋改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其秋主試順天。因命題爲執政所不悅。嗾言者謫南太僕寺丞。己丑再疏歸。尋起山東按察副使。大理左少卿。以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大同再變。王師出討。百凡軍需倚辦。宣府悉力經理。有備無乏。乙未入佐院事。尋改巡撫山西。時羽檄交馳。先生躬歷塞外。增飭戰守之具。拓老營堡城垣。募軍常守。以代分番。諸邊屹然可恃。四疏乞休。復致仕。甲辰復用薦起總理河道。陞刑部右侍郎。改吏部右侍郎。太宰周公用喜得佐理。翕然委重。丁未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復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五疏乞歸。是在己酉。益修舊業。倡導來學。居七年乙卯。會地震。卒。年七十七。贈少保。諡恭簡。門人白璧曰。先

生天稟高明。學問精到。明於數學。胸次灑落。大類邵堯夫。而論道體。乃獨取張橫渠。少負氣節。既乃不欲爲奇節一行。而識度汪然。涵養宏深。持守堅定。躬行心得。中正明達。則又一薛敬軒也。所著有苑洛語錄。苑洛集。苑洛志。樂性理三解。易占經緯。易說書說。毛詩未喻諸書。傳世弟邦靖。字汝慶。號五泉。幼稱奇童。年十四。舉於鄉。二十一。與先生同第進士。爲工部主事。權稅武林。比及瓜。有同年趙司李。以屈安人病無子。買女婢遺之。拒不受。趙曰。此越女有色者。笑曰。政恐若此耳。旣遷郎中。以建言逮獄。爲民嘉靖。改元起山西左參議。以病免。尋卒。

關學編

卷五

手

年僅三十有六。汝慶父子兄弟。以學問相爲師友。太史王敬夫銘其墓。稱爲曠世之英。全德之士。所著有五泉集。朝邑志若干卷。

瑞泉南先生

雲林尚氏附

先生名大吉。字元善。號瑞泉。渭南人。正德庚午舉人。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浙江紹興府知府。致仕。嘉靖辛丑卒。年五十有五。先生幼穎敏。絕倫。稍長。讀書爲文。卽知求聖賢之學。嘗賦詩言懷。有誰謂予嬰小忽焉。十五齡。獨念前賢訓。堯舜皆可拜。之語。弱冠。以古文辭鳴世。入仕。尚友講學。漸棄其辭章之習。志於仁

道。然猶豪曠。不拘小節。嘉靖癸未。知紹興。時王文成公倡道東南。講致良知之學。王公乃先生辛未座主也。先生旣從王公學。得實踐致力肯綮處。乃大悟曰。人心果自有聖賢也。奚必他求。於是時時就王公請益焉。嘗曰。大吉臨政多過。先生何無一言。王公曰。何過。先生歷數其事。王公曰。吾言之矣。先生曰。何曰。吾不言。何以知之。曰。良知自知之。王公曰。良知却是我言。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加密。來告曰。與其過後悔改。不若預言無犯爲佳也。王公曰。人言不如自悔之真。先生笑謝而去。居數日。復自數過益密。曰。身過可勉。心過奈何。王

關學編

卷五

王

公曰。昔鏡未開。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之落。自難任脚。此正入聖之機也。勉之。先生謝別而去。於是關稽山書院。聚八邑彥士。身率講習。以督之。而王公之門人日益進。已又同諸同門錄。王公語爲傳習錄。續刻以傳。越丙戌。先生入覲。以考察罷官。先生治郡。以循良重一時。當事者以抑王公故。故斥之。先生致書王公。千數百言。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爲喜。急問學爲事。恐卒不得爲聖人爲憂。畧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王公讀之。嘆曰。此非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同門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甚多。王公報書

爲論良知古甚悉謂關中自橫渠後今實自南元善始
先生既歸益以道自任尋溫舊學不輟以書抵其侶馬
西元諸君闡明致良知之學構道西書院以教四方來
學之士其示弟及諸門人詩有云昔我在英齡駕車詞
賦場朝夕工步驟追蹤班與揚中歲遇達人授我大道
方歸來三秦地墜緒何茫茫前訪周公跡後竊橫渠芳
願言偕數子教學此相將而尤惓惓於慎獨改過之訓
故出其門者多所成立蓋先生之學以致良知爲宗旨
以慎獨改過爲致知工夫飭躬勵行惇倫敘理非世儒
矜解悟而畧檢押者可比故至今稱王公高第弟子必

關學編

卷五

三

稱渭南南元善云所著有紹興志渭南志瑞泉集若干
卷行於世

時有同州尚公班爵字宗周弘治甲子經魁父衡爲
浙江參議公隨父任亦從王文成公學後任安居知
縣谿田先生撰通志稱公作縣剛果勤勵政舉民安
著有小淨稿雲林集

斛山楊先生

先生名爵字伯修號斛山富平人初誕時室中如火光
起人咸驚異之長美容身滿七尺家故貧年二十始
發篋讀書苦無繼晷資嘗以薪代夙夜攻苦每之隴上

關學編

卷五

三

耕即挾冊任意欣欣也居恒念人當以聖賢爲師一切
不崇古昔何所稱宇宙間兄靖以掾誤罹法先生徒步
百里外申厥冤遂僉繫獄先生從獄中上書辭意激烈
邑令見而驚之曰奇士也胡累至是耶立出之給油薪
費督之學年二十八聞朝邑韓恭簡公講理學躬輦米
往拜其門公睇先生貌行狀也欲卻之父逆峯老人
謂曰意若非凡人數日叩其學詎曰縱宿學老儒莫是
過吾幾失人矣既省語言踐履錚錚多古人節嘆曰畏
友也同門學者皆自以爲不及後與楊叔山稱韓門二
楊云年踰二十督學漁石唐公始首拔爲邑諸生嘉靖
戊子秋應試長安就食食館客有遺金者先生守之客
至持館人意先生詰其實付以金客謝寡取先生峻不
允乃敦請家止宿焉是秋即以書舉第三名明年成進
士授行人三使濟國餽贈俱讓不受或以爲矯先生曰
彼雖禮來名重天子使吾獨不自重天子使邪聞者嘆
服壬辰選山東道監察御史時權臣當國草疏將劾之
疏且具會鄉人有以垂白在堂勸止者乃移疾歸歸未
幾毋劾毀瘠踰禮廬墓三年有冬筭馴鬼之瑞服闋家
居授徒講學者又五年庚子秋以薦起河南道巡視南
城樞貴敏避而所觀時事不勝扼腕辛丑春二月初四

日上封事娓娓數千言大約天下事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皆受病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五一則輔臣夏言習爲欺罔翊國公郭勛爲國巨蠹所當急去二則東倭民閔不憂恤而爲方士修雷壇三則大小臣工弗親朝儀宜慰其望四則名器濫及縉黃出入大內非制五則言事諸臣若楊最羅洪先輩非死即斥去所損國體不小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譴疏入人皆愕然大怒卽逮繫鎮撫司窮究其詞拷掠備至先生一無訕是日都城風大作人面不相覩都人呼爲楊御史風其感動天地如此先生身置夜梏鎖中創甚血淋漓下死而復甦先

關學編

卷五

三

是十大夫下獄愈未有梏鎖者乃自先生始蓋貴溪劾國意也戶部主事周公天佐巡按陝西御史浦公鉉相繼申救俱垂死獄中守益戒嚴人爲先生危而先生處之自若刑部郎錢公德洪工部郎公魁吏科給事中周公怡皆先生同志舊友先後俱以事下獄相得甚驩然自學問相勸勉外各相戒不得言得罪事錢先釋獄先生願有以爲別錢曰靜中收攝精神勿使遊放則心體湛一高明廣大可馴致矣古人作聖之功其在此乎先生敬識之而乃日與周劉切劘修詰不少輟釋四子諸經百家研精於易著周易辨錄及中庸解若干卷

諸所著作畧無憤惋不平語詩文倡和身世頓忘如是者五年乙巳秋八月十二日上以受釐故放先生及周劉歸田里而三人者猶相與取道潞水講學舟中逾臨清始別歸會熊太宰以諫仙箕許旨復逮三人獄先生抵家甫十日聞命卽日就道親朋揮淚爲別先生無幾微見顏面身曲圍扉者又三年丁未冬十一月五日上建醮高估殿災火圍中恍聞呼三人名氏者次日釋歸爲民上之聖明保全諫臣如此旣歸教授里中費人莫得見其面疏粥敝履怡然自適己酉冬十月九日卒于家年五十有七病革時援筆自誌又惓惓以作第一等

關學編

卷五

三

事做第一等人教其子孫無他辭蓋先生爲人徑直不阿而內實忠淳自少至老孳孳學問以韓苑洛馬谿田爲師以楊椒山周訥溪劉晴川錢緒山蔡汝濱諸君子爲友險夷如一初終不貳磨礪精光展拓胸次其所涵養者誠深以故鼎鑊湯火百折不回完名全節鏗鈞一代不偶也彼世之淺衷寡蓄耽耽以氣節自多者視先生當媿死矣先生沒若干年莊皇帝以世廟遺詔贈光祿少卿錄其後今上用禮官議諡忠介

愧軒呂先生

石谷張氏、正立李氏附

先生名潛字時見涇陽人號愧軒嘗謂爲學必不愧屋

滿方可爲人因取號以自警云父應祥嘉靖壬辰進士爲禮科都給事中以論宮寮事奪官爲時名臣先生幼穎敏讀書卽解大義嘗秘書克己銘懷袖中時爲吳珣稍長從都諫公任師事蜀進士趙木溪氏聞木溪氏講義理之學而悅於是學甚力歸又師事涇野呂先生深幸其得所依皈凡一言一動率以涇野爲法於是學益力而舉子業亦益入理爲邑諸生試每傾曹偶學使者重其文行拔入正學書院以風多士嘉靖丙午以詩薦鄉書卒業成均友天下士而名日起時朝紳中有講學會每聞先生偕計至亟延之講先生刻意躬行遠聲色

關學編

卷五

三

慎取予一毫不苟而尤嚴於禮諸冠婚喪祭咸遵文公惟謹卽置冠與祭器式必如古人或以爲迂弗恤也先是母柏孺人病於京先生扶母病西歸劉醫百至孺人病革以先生且弱冠命之娶先生娶而不婚日夜苦處喪次既襄事廬居墓所服除始完婚事至孝之名動關中事都諫公與繼母張曲盡孝養都諫公病至嘗糞以驗効則哀毀幾絕都諫公封事故未留稿先生走關丁錄原疏請銘馬文莊公文莊公亟稱之事故叔父待諸弟情愛備至每歲時祭畢燕諸族人講明家訓又率鄉人行鄉約人多化之親黨有窮乏輒憐而周焉與人交平

易欬洽或有過卽面規之而未嘗背言其短嘗與友人聚泉郭公郭讀書講學谷口洞中四方從學者甚衆聽者津津有得咸曰得涇野之傳者愧軒也當道旌異無慮數十初南祭酒姜公寶建言天下人才多壞於舉人之時以其身階仕進而上無繩束甄別故易壞也請詔有司推擇舉人中行誼修者特掄擢風士習於是撫按張公社等交章以先生名上聞遂辟入京特授國子監學正時馬文莊公爲祭酒蒙泉郭公亦爲助教乃與郭公議以涇野先生爲祭酒時所布學約請馬公力舉行之由是講讀之聲徹於橋門萬歷癸酉調工部司務會

關學編

卷五

七

淮海孫公楚侗耿公俱入京先生數就兩公質所學同志方依先生爲主盟乃戊寅六月一病遽逝年僅六十八又二水部郎葉君逢春狀其行犬司馬確菴魏公銘其墓宮保李敏肅公爲之傳皆實錄非溢美

時從涇野先生學者又有張公節李公挺節字介夫號石谷亦涇陽人父幃官通州同知公隨之任會甘泉湛先生講學京師通州距京師甚邇公從之游湛先生教以隨處體認天理公大有省無何通州公致仕公歸而補邑諸生復受學涇野先生爲諸生四十餘年竟厄於場屋以積廩行將膺貢嘆曰吾老矣安

用貢爲乃上書督學劉公辭康劉公雅知公學行特加禮遇仍扁其門曰清風高節尋奉例遣校尉陳衡云公爲人方正介直淫野先生深器重之嘗贈以詩有守道不同比舊堅之句生平不妄交遊獨與槐軒蒙泉諸君子相講切日坐南園草屋中讀書窮理涵養本原至老不倦卽惡衣糲食澹如也嘗語學者曰先儒有云默坐澄心體認天理又云靜中養出端倪吾輩須理會得此方知一貫真境不爾縱事事求合於道終難湊泊不成片段矣人皆以爲名言卒於萬歷壬午壽八十七貧不能葬李敏肅公捐金助之始

蒙泉郭先生

先生名郭字惟濬號蒙泉涇陽人號字凝重重時屹若成人甫八齡卽知誦讀諸聲律時從都諱龍山呂公學偶試以對句云曉風拂水面先生輒應曰朝日射巖前龍山公計偕屬受學東橋李公與龍山公子槐軒光

生同筆研兩人同肆力於學卽以聖賢相期許曰必不爲世俗碌碌者補邑庠生聲名蔚起父母相繼逝先生侍疾居喪竭力盡瘁家計窘甚而處之裕如朝夕攻苦益潛心性命不顧顯競雕蟲之技時蓋未離庠校而名已蜚三輔矣邑侯樊高其行延居講席或有以千金求居問者先生峻拒不納樊侯退而省其私益用高之嘉靖庚午年已四十有一矣始舉於鄉辛酉冬以呂師會葬遂不上公舉一時郡邑爭表其廬謂得古師弟之誼焉先生舉孝廉後相與槐軒先生讀書龍巖洞中學益有得負笈從遊者甚衆累試春官不第乙丑謁選河南

聞有猶子之戚。念伯兄且老。獨居遂投牒歸。歸田二十餘年。自讀書請學外。他無所事。督學故菴許先生雅重先生。檄縣延爲鄉飲大賓。先生雖堅遜。恒虛席以待。乙巳六月三日無疾而卒。距生正德戊寅三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八。士大夫及門下士追思無已。以其德履私謚曰貞翁。先生先生學重根本。篤於倫理。而兢兢持敬。自少至老。一步不肯屑越。暇中喜吟詩。卓有堯夫學壞遺意。有云學道全憑敬作箴。須臾離敬道難尋。常從獨木橋邊過。惟願無忘此際心。又云近名終喪已。無欲自通神。識遠乾坤濶。心空意見新。閉門只靜坐。自是出風塵。又云莫道老來積德難。古人雖老志不朽。富公八十尚書屏。武公九十猶求友。老來聞道未爲遲。錯過一生寧不悔。從此努力惜分陰。母徒碌碌空白首。觀此則知先生享上壽而完名全節。非偶然矣。先生與人言。勿依大節而出之。藹然可聽。令人不忍別去。雖新進少年延見必恪。生平手不釋卷。冠履几榻悉列箴銘。而晚年尤喜讀易。所著有自警俚語。山居雜詠。語畧族譜。仰鄭堂集。仲子九有殺青以傳。九有乙未進士。以猗氏令擢禮部主事。未究其用而卒。人皆惜之。

關學編

卷五

早

秦關王先生

先生名之士。字欲立。號秦關學者稱秦關先生。其先咸寧人。五世祖志和遷居藍田。其後子孫因家焉。父旌號飛泉。官代邸教授。明理學有語錄藏於家。先生幼承庭訓。七八歲卽知學。教授公授之毛詩。二南輒解。輒爲諸弟妹誦之。教授公喜有子。後治大戴禮。兼通易爲諸生以文名庠校間。嘉靖戊午舉於鄉。已未試春官不第。由是益肆力舉業者累年。後屢不第。幡然改曰。所性分定。聖道遠人乎哉。一曲經生華藻奚爲。遂屏棄帖括。潛心理窟。毅然以道學自任。爲養心圖。定氣說。書之座右。閉關不出者九年。蒿牀糲食。尚友千古。行已必恭。與人必敬。飲食必祭。必誠。兢兢遵守孔氏家法。一時學者以爲藍田呂氏復出。感慕執經者屢滿戶外。士習翕然。又謂居鄉不能善俗。如先正和叔何。乃立鄉約爲十二會。赴會者百餘人。設科勸糾。身先不倦。諸灑掃應對冠婚喪祭禮久廢。每率諸宗族弟子一一敦行之。於是藍田民俗復興。萬歷甲戌病痺。屬又哭母。過毀步履愈艱。終喪而嚮道之心愈篤。謂非博取遠遊終難進道。會仲子守亦與計。偕已卯遂復如京。是時先生已久謝公車。第日與諸同志講學都門之蕭寺。崇正關邪力肩斯道。卽時賈或譚及二氏。輒正辭距之。不少假。旣而道鄉管轄關

關學編

卷五

早

里徧拜先師及諸賢祠墓低回留之不忍去夢寐如見其人久之始歸由是秦聞之名動海內矣凡縉紳蒞茲道茲者罔不式廬願見表厥宅里云歲乙酉德清許敬菴先生督閩中學講學正學書院先生故許先生同志友也禮後先生爲多士式先生亦樂就許先生合志同方相爲切劘時多士皆有所興起後許先生以應天丞謫歸先生亦南遊講學出武關浮江漢而下迂道江之右會南昌章子潢新城鄧子元錫廣信衢州楊子時喬殷子士望復東渡浙水見許先生於德清東南學者聞先生至多從之遊先生二子宗容念先生疾客久肅迎

關學編

卷五

三

歸是在己丑秋明年庚寅八月卒於家壽六十有三目欲瞑以手示二子爲訣亦曾子啓手足意也先是南司成趙公用賢柱史王公以通相繼疏薦趙疏海內三逸公居其一疏云孝弟力田行不踰乎軌範詩書敦悅名已動於鄉閭雖久嬰足疾而過廬者必式宜如近王敬臣故事授以京秩俾表帥一鄉矜式後學便柱史疏大畧與趙符命下宗伯議議如薦者指先生爲孝廉垂三十餘年竟不仕甬巾野服悠焉終老至是詔授國子監博士除日至而先生已先物故四越月一命不待君子惜之先生生平修姱惇倫篤於行誼丁內外艱毀幾滅

性處弟第怡怡未五旬失耦誓不繼鰥居終身其於世俗聲色嗜好一切漠然性不問家而好施喜活人或謂貧所濟幾何則曰吾盡吾心力耳置祠祭墓祭二田爲宗族置義倉義田卽楹塲無多實貧士所難居恒嘯迹却掃卽郡邑以幣交未嘗苟受亦未嘗輕謁至於訪道求友雖跋涉間關數千里亦不憚遠云先生爲信好學見微本原非沾沾一節一善以成名者世或止以甘貧苦節稱先生是豈足盡先生哉所著有理學緒言信學私言大易圖象卷道學考源錄易傳詩傳正世要言正俗鄉約王氏族譜正學筌蹄闕里瞻思關洛集京途集

關學編

卷五

三

南遊稿所述有先師遺訓先君遺訓皇明四大家要言性理類言續孟錄諸書行世

關學編卷之五終

關學編卷六 新增

豐川王心敬爾緝續纂

涇水王承烈遜功參訂

明儒

少墟馮先生

淑遠周氏傳誦 子真黨氏還而白氏希彰 登源劉氏汝附

先生名從吾字仲好學者稱少墟先生西安府長安人父友保定郡丞以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先生九歲通議公手書王文成公簡箇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即命學其爲人先生便疊疊有願學志弱冠以恩選入太學比歸德清許敬庵公督學關中開正學書院拔志趨向上

關學編

卷六

四

士講明正學問先生名之與藍田泰關王公講切關洛宗旨識力之卓犖大爲敬庵器重萬歷戊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觀政禮部謂士君子卽釋褐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時入朝多舛中貴家先生獨攜茶餅往尋遠庶吉士應館課不規規詞章嘗以文人何如聖人著做人說二篇而其於一切翰苑浮華徵逐慨謝絕不爲惟與焦漪園徐敬源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既而改御史巡視中城司城者結首接綱紀爲屬先生疏斥之權貴斂跡督科胡某爲政府私人前後疏參者神廟皆留中先生列其狀得旨摘謫而是時神廟中年倦於朝

講酒後數斃左右給侍先生齋心草疏有困茹藥而離飲長夜短窮蹙而晏眠終日等語神廟震怒傳旨廷杖會長秋節以輔臣趙志臯救免一時直聲震天下命巡按宣大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蕭茂才輝之諸人講學寶慶寺著疑思錄六卷起河南道巡鹽長蘆清國課除積弊行部所至必進講諸生著訂士篇暨新建用事臺省正人削籍者強半先生與焉策蹇抵里則日事講學不關外事著學會約善利圖說既而以忤仲處一斗室足不至闕者歷九年蓋藉養病謝親知交遊一意探討學術源流異同也出則仍與周大參淑遠講學寶慶執經

關學編

卷六

五

問業者日以衆當道於寺東翔關中書院爲同志會講之所林居凡二十年自非會講則不輕入城市至於牘干公府則一字不屑也世推南鄒北馮前後疏薦數十上庚申光廟卽位以符卿問卿廷尉召俱未行次年熹廟改元始應詔歷左副都御史遼左陷疏參經撫置之法以紅丸論李可灼又論梃擊之獄與發姦諸臣爲難者皆姦黨也而於一切大獄則力任之確乎不爲人言掇奪坐足與要人左羣黨齒擊矣初熹廟之立也先生目擊時事內則旱荒盜賊連綿糾結而士大夫成懷一切莫肯顧慮日惟植利結黨爲汲汲外則遼左危急廟

且剝床及膚而有事則將帥輒棄城宵遁不知有死綏之義無事則本兵經撫各自結黨互相排陷不知和衷共濟之道於是挺身而出冀以直道大義挽回其間及出則權所不屬勢不可維徒膏目而視殊無救濟之良策於是遇可言處則明日張膽糾彈不避以一身彰宇宙之公道復與同官鄒南皋鍾龍源曹真子高景逸數先生約會講都城隍廟疊疊發明人性本善堯舜可爲之肯以啓斯人固有之良冀以作其國爾忘家君爾忘身之正志兼欲借此聯絡正人同志濟國也縉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輦轂講談誑詠之罔也國

開學編

卷六

哭

家內外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可已乎。先生愴然曰正以國家多事。人臣大義不可不明耳。鄒南皋先生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老夫願與共之。於是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先生與南皋後先去。溫旨慰留五請乃報修撰文震孟御史劉廷宣請留同官鍾龍源高景逸請同去時樺璫猶收入望明年卽家起少宰。不拜。又明年陞右都副學南都察院事。固以疾辭尋改工部尙書推吏部。又以疾辭。家居杜門著書而逆璫恚恨諸正人不已於是次第傾陷。中旨忽就其官璫黨鈎者又使其黨喬應甲撫關中。毀書院

簡至先生雖在病間正襟危坐屹如也。丁卯二月十一以正寢終。易簀猶以講學做人囑其子若孫。是歲璫逆誅詔復原官。贈太子太保。賜祭葬。易名恭定。庶其後人復關中書院祀之。先生之學始終以性善爲原。腦盡性爲工夫。天地萬物一體爲度量。出處進退一介不苟爲風操。其於異端是非之界則辨之不遺餘力。蓋其秉性剛毅。方嚴既類伊川。又其經歷深久。洞見前此講學流弊。不無淪於談空說寂之習。故一歸於正當切實。如二程晦庵恪守矩矱不變也。然所守雖嚴而秉心淵虛。初不執吝成心以湮大道之公。故於姚江四無

開學編

卷六

哭

之旨吹毛求疵不少。假借而於致良知三字則信之極篤。嘗謂學者曰致良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又曰非無善無惡之說。並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而於本領頭腦之確不可易。則又未嘗同世儒門庭之見妄築垣塹也。生平自讀書講學立朝建白外。惟不廢書法。外此則產業不營。妾媵不畜。宴會不赴。飲奕不喜。卽園亭花木之玩亦不留意。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論者謂關中自楊伯起張橫渠呂涇野三先生後。惟先生一人信不誣云。

敬初讀關中書院志見中間對聯題咏多淑遠先生手筆至當事助創書院牒縣之檄亦多馮周益推而少墟先生集中語錄之行世者又多屬淑遠先生之敘竊以爲淑遠先生斷屬馮先生當時同志切砥之密友而吾黨典型後進之先覺也而郡誌所載寥寥如是奚以範圍後進凡求先生之官業者述於咸長士友者五六度又讀少墟集見諸先輩教言題跋及先師稱說皆云從其門者五千人以海內重學之日而先生以名儒風動積至數十年之久且衆至五千人其中卓立實詣當且不一而足於是又轉求諸西

關學編

卷六

哭

安諸士友者亦六七度最後又問諸馮宅龔姓字歷履猶有留籍者乃淑遠先生之詳既終不可得而少墟先生五千受業之士亦究無一可考於紀籍與其鄉人嗚呼以淑遠之高風好學其事業亦必卓犖可訓者多馮門五千人之導師尚道其中特達爲雅當且不一而足乃竟以西安都會之地百年未遑之時二年中求索詢訪之勤至七八度而不惟其細行述作杳乎莫詳卽其生平大畧與其姓名梗概亦十不得二三焉將非子孫之繼述關祖父之存亡而鄉國之學士大夫其好德樂善之紀載勤替亦卽闕前此

賢八君子之湮留耶敬於淑遠先生馮門受業之五十士旣重爲之惜而且爲此百年中諸公之後嗣與同鄉接助學士大夫惜矣然向使其中卓犖者皆德重道隆眞足示型千百代而不可磨滅亦安在不傳世而行遠者則甚矣士君子欲砥德勵行而或一得自足半途而止精光不足以照當時而射來茲皆自求速朽者也又可無鑑哉又可無鑑哉公獨於通志得三原黨還醇於同州得白希彩於先生文集得到波三人焉

附周傳誦字淑遠西安左衛人萬歷中進士官至湖

關學編

卷六

哭

廣左布政時楚有稅璫虐酷張分巡僉憲以劾璫下獄公力抗其鋒江漢之民賴以少安楚人肖像祀焉晚乃告終養歸與馮少墟先生講學關中書院所著有西遊漫言草

黨還醇字子眞三原人天啓乙丑進士授休寧令撫字勤勞補保定調繁良鄉吏畏民懷循聲籍甚屬有震鄰之恐蚤夜登陴城被逐不屈而死署中妾媵僕從死者凡十二人事聞特加優卹予祭葬還醇嘗受學馮少墟先生門比其死也士林以爲殺身成仁不愧其師云

白希彩同州人。性孝友而志向上。自受業少墟先生門。歸聯同志以聞諸師者。切磨之。爲同州學會之先覺。

劉波字澄源。隴州人。以明經授盤屋訓導。有學有行。日與諸生以得之師者。講論不輟。或以時方忌講學之風。有勸非其時者。澄源曰。學之不講。吾夫子且爲憂。卽如訓導一席。是師席以講爲職者也。以講爲職而怠於講。其如職分何。吾以盡吾訓導之職耳。他何計焉。諸生益信從之。

雞山張先生

關學編

卷六

辛

先生名舜典。字心虞。鳳翔府人。萬歷甲午孝廉。官終特授武選員外。學者稱雞山先生。自諸生時卽潛心理學。受知督學德清敬庵許公。敬庵理學名儒也。先生既舉於鄉。適自歎斯理不明。世卽我用。我將何以爲用。仍累糧南從敬庵學。因交江右鄒南皋。常州顧涇陽二先生。其他緣途名儒往往造訪。以資印證。遂洞見明德識仁之旨。數年歸。則馮少墟先生以待御告歸。講學長安。當事者爲建關中書院。廼深與訂交。時時商證道術離合異同之故。稱莫逆焉。蓋少墟恪守伊川晦庵矩矱。先生則學主明道。以爲學聖人之學。而不知以本體爲工夫。

關學編

卷六

辛

最易蹈義襲支離之弊。與馮先生意見微別。然先生心重馮先生之規。嚴矩方而非同。執吝意見。馮先生亦重先生之透體通徹而不類。剖藩決籬。故自此馮先生有述作。多先生爲之序首焉。謁選署開州學正。挺立簡道。與諸生朝夕提究四書五經外。多濂洛關閥之書。不以舉業爲先。或有以非急爲言者。先生喟然曰。悞天下人才者八股也。且八股士自急之學。博何容以重悞人才者督之悞乎。况學者苟知聖學爲急。卽舉廢事業皆將罷勉企及。何有區區八股不加以造耶。一時舉以配安定蘓湖之教焉。當事者特疏薦授郿陵令。先生則悉心民瘼。農桑教養無微不舉。至民間養生送死之具皆備而貯之。以待貧乏。時承平日久。先生獨製軍器若干。皆令精堅藏之庫。或訝其故。先生曰。行當有用。去無幾邊事急。果徵軍器於州縣。他州縣皆倉皇莫應。獨郿陵以預備故不勞費而應命。精好又獨爲他邑冠。邑人始服先生之先識焉。當先生之初至郿也。卽創弘仁書院。置經史數千卷。政暇輒與諸生講切道德經濟要畧。而要皆歸於仁爲己任之義。以滿吾性之量。蓋卽本明道識仁之旨。而會萬理於一源。故書院卽以弘仁題名焉。爲令五年。鄠士民戴若父母。以治最薦陞彰德府同知。先

生以佐貳於時事無可措手而隨俗則又心恥尸素乃斬然告致仕歸卽家爲塾與有志士究極學旨不問寒暑時少墟先生尚居里第學會益盛而先生則主盟岐陽而後遊亦衆一時有東張西張之稱學者尊之不敢軒輊焉天啓改元陞兵部武選員外先生抗疏力辭奉旨張舜典前來供職卽官得此蓋異數也然當是時魏闡用事勢浸張先生耳聞心憂遂復上疏懇懇以勸聖學遠宦寺爲言意中蓋指斥有在遂犯闕黨之忌因又奉沾名條陳之旨先生遂堅卧不出惟日著書講學爲事年七十三以疾卒晚年所著有明德集致曲言二書

關學編

卷六

聖

明德集發明體用一源之旨爲悉致曲言中間多發明卽工夫以全本體之旨而實發明卽本體爲工夫之旨蓋一生論學不執一成之見入主出奴而大旨則歸重明道一脉故其論教人每卽下學日用繩墨而指示上達盡性至命之脈絡不厭諄復也至生平事功獨鄒陵五年所學不究於用識者惜之更如從先生學者其人甚衆以西方風氣之醇茂兼先生提唱之胞懇力行實踐應多其侶而以地遠代移紀載無徵此亦文獻之一憾也夫

湛川張先生

先生名鑑字孔昭別號湛川世涇陽人甫垂髫舉止言笑卽不苟年十四隨叔父文學朝宰讀書甘州卽知攻苦十七出應童子試督學楚侗耿公理學名儒也奇其牘謂雅正湛於名理取入甘學第一越歲癸亥撫軍戴公聞其名闕館禮致時則精研易理著有易占發蒙說畧行世隆慶改元以恩貢肄業成均助教郭公郭宿學粹品也命其子九里九有相從受業嘗語人曰對張君如對尸祝不敢萌邪念吾且奉之爲師獨二子云予哉監漕歸應鄉試不售迎叔父朝寶柩於白水鎮出黃樹其孽子以延後嗣鄉里義之乙丑館於耀州通政喬公

關學編

卷六

聖

因阜家得盡讀三石小丘山房藏書著有歷代事實荒歌行世已卯入都謁選授趙城令禱雨立應捍汾水狂瀾他善政種種前後薦剡屢上業署卓異而贈公忽捐館矣先生扶柩歸里喪葬一遵典禮戒葷酒絕晏會不近內室者三年服闋補定興令定興九省通塗閭閻病於供應先生設法辦濟民以安枕甫踰歲連丁王母母李宜人憂先生居兩喪一如贈公己丑襄事畢創建先祠羣諸弟子講學其中辛卯復入京補令遷安灤水經城外木筏例十取一先生獨二十抽一他潔身裕民教士禁姦無不出諸邑上時大倉王公秉政聞其治行欲

借爲薦剡光乃奏金徵天下三途賢令爲臺諫天子允焉先生業登謫單而晉撫寧陵呂公坤特疏請尙嵐邊疆要地殘敝日甚非得循良如張某者治之不可遂擢尙嵐守遷安民赴都懇留不報先生單車赴任首審其重累十一款上狀請除之民氣爲之頓蘇次年乃招俸買耕牛招徠逃戶歸業者八百五十戶州水舊資東門外一河每遇寇警則皇皇虞渴死乃命工鑿石成井州煤炭舊取諸二百里外先生乃親行相土至霸王山視石色紅黧微窪口就鑿竟得煤料州磁器舊來自義唐橋遠距八百里先生念煤出則陶可成乃親相山間指

關學編

卷六

五

土紺澗地使陶陶成且爲鄰郡資州民舊不能布乃爲置機杼招男女教師給儼器使教習不三年民皆餘布且可轉售充賦稅於是尙嵐荒僻瘠困之區煥然改色而頌聲洋溢遠邇矣至如請納本色以便軍民開太原西北谷別運三十里免行者淹墜之患皆先生視民如傷大政他小者指不勝屈也丙辰督御史魏公允貞久欲大示激揚乃檄全省守令集都臺署先生三晉循良第一手酌爵三飲之丁酉陞太原同知督偏頭關軍餉遇歲大饑悉心調劑六軍懽騰而六年中且爲國省冗費二萬有奇以暇又創制各色戰車護城懸樓翻車易

弩等器皆巧思獨運總督蕭公大亨使造式布諸諸邊焉癸卯以勞疾決意告歸請臺不能留乃上其績於朝遂加河東鹽運司運同旌之檢囊僅數十金藥餌之餘與親故及門輩論性命之學不輟越再歲乙巳年六十卒先生好學深思詩古文詞皆成家然所深嗜者則雜之學而初不執宗旨爲談柄嘗以爲聖學關鍵要在此心不自欺吾輩但從行事起念時一點檢無愧便是聖賢入路若徒事語言而自欺不除君子恥之故生平不多著書在家則日用倫常事事求慊於心歷官所至則念念切於民生國計利不興不已害不除不已以故

關學編

卷六

五

官雖不踰五品而功績則卓乎古循良之遺徵也歿之日富平冢宰丕揚孫公一代名臣也議以貞惠私易其名蓋謂先生一生不特潔已慎獨之守正而且固親親仁民之意摯而能弘克合貞惠之旨卽如未冠館職中丞署時拒都議某五百金居間之求却王大將軍以愛女委禽之議當草茅矢志之日貞白之操已可對天日而孚鄉邦至督餉偏關時昭雪營將陳某之被誣警服稅瑞孫朝之積橫五任中平反大辟如杜九子李冲霄等四十七事有方面大吏之所瞻顧依違而不敢直行其意者先生皆從不忍一念斷而行之易名貞惠夫奚

慚焉獨以官卑未邀太常之褒此士林不能已於三代之直也生平道誼切摩則秦關王公石谷張公近山王公諸君子而如及門王端節公徵誨誘於童穉之年後卒奉其心傳屹爲一代偉人云。

二岑馬先生

先生名嗣煜字元昭二岑其自號也同州人父朴歷官洱海道副使能文章先生幼承庭訓弱冠卽以古學自任後感悟信向理學一以洛閩爲宗戒空談敦實行以選貢調選山東濟南府通判清衙臺屏巨猾一切餽遺俱絕政暇卽與諸生有志者講明學術朔望宜講鄉約

關學編

卷六

五

誨諭反復尤諄復於忠孝節義之防士民蒸蒸向風會郡有叛兵之釁武定州缺守當事者委先生攝事先生不辭而起至則悉力捍禦州賴以全然賊熾未受招也未幾新守至先生將去士民遮道懇留以爲寇將再至非得別駕威畧鎮捍之將奈百姓何因擁輿號泣不聽行先生惻然乃留與新守分城而守賊至則晝夜攻城城且破或且勸先生易服而逃先生瞪目曰若等可去我死此矣城破賊重先生名逼使降先生大罵之賊遂殺而投諸火事聞賄太僕少卿君子謂先生此時已無武定之責本可以去獨以不忍負百姓之留遂身殉而

不悔古之殺身成仁蓋如是而平日之講學真不徒空談也子穉土敦龐向正學從事李二曲先生附載二曲門人之列云

端節王先生

先生名徵字良甫旣第後自號葵心晚乃自號了一卒之歸於致命遂志故歿而士林諡以端節至今稱端節先生焉西安府涇陽人生而器宇英邁七歲從張湛川學卽言動不苟文藝駿發十六入庠廿四舉於鄉卽自誓以天下爲己任因自號葵心識者已知先生之志所在矣因公車者三十年孝孳兩親餘惟講學著書爲事

關學編

卷六

五

芒屨蔬食一字不以干公府母素多疾百計醫不愈從踰耀州十武一叩禱醫宗孫真人洞向夜望斗膜拜百數以祈增筭一時士大夫聞之艷羨曰良甫事親如是他日事君鞠躬盡瘁當生死以之矣年五十二乃登天啓壬戌榜進士當是時也明之季葉盜賊饑荒海以內連綿不絕先生自未第時卽蒿目而憂講經時濟變之畧於凡兵陣城守積貯製器之宜無不究極其要故初任廣平司李卽贊守飭武備演武侯八陣以禦盜他如辨白蓮教之誣服全活以數百千計修整清河之水開溉石田以千頃計築成安之河壩拯數邑之昏墊不啻

十萬皆其救災恤患大目。餘丹筆明冤難指數也。甫一年丁母憂。柴骨立不飲酒。食肉近寢室者踰三年。服闋再補廣陵。值魏瑞扇虐。講黃山一獻。莫引不可勝數。先生獨矢天自誓曰。司李郡執法也。何以平反斥去。是固所願。廢朝廷法爲己身功罪。我輩天職。豈敢死不敢爲也。一時默全爲多。及瑞祠之議。與自下。揚。累與相屬。部使者以下。竭蹶恐後。先生獨與淮揚道陽伯來公屹立不往。一時有關西二勁之稱。蓋來公三原人。與先生皆關西人也。甫一年又以丁父艱去。計兩任。司李實歷官卅餘年。餘耳。先生設施固百不暨一。而膽畧之弘偉已聲滿縉紳間矣。服尚未闋。會登萊叛。將劉興治據島爲亂。撫軍孫公初陽素悉先生幹畧。特疏起陞山東登萊兵備僉事。監遼東軍務。先生固乞終制不得。請則親赴闕自懇。卒不允。奉特旨令與孫撫經營島事。及圖恢復。金復瀛益諸道。先生單車赴任。至則與孫撫條談經營。未幾叛將授首。恢復諸務。暇最有緒矣。而孔李二叛將復自吳橋激變。賊黨家屬在內外內勢合而城遂陷。先生乃以舡艘航海歸。命廷尉朝議量其非辜。特赦歸里。是時海內盜賊益衆。而荒旱益甚。先生明見時事。知將益疎。於是築室於園。嚴事天之課。立心則必

以盡性至命爲歸。曰。學不至此則不可以對天。講學則皆拯溺救焚之務。曰。學不至此則言不得體。天於救荒也。則以身倡糾仁社賑之。一民饑如己之饑。於禦盜也。則築城浚隄。倡鄉人固守。又籌輜車相依之勢。約合三原令君公議救援戰守之宜。復創爲連弩活橋自飛礮諸奇器。以出奇制勝。卒之二邑俱賴以全。厥后兵尚書張公緒彥誌先生墓。謂三原嚴邑而賊不敢犯者。皆先生之力。蓋是時張公令三原。本從先生受方畧。以保境。蓋知之最詳云。旣而逆闖攻關。先生自矢以死報國。遂更號了一道人。了一者翁之葵心之旨。而殺身成仁之志遂決於此矣。及逆闖至長安。果羅致縉紳大夫先生。乃手題墓石曰。明進士了一道人王某之墓。又書全忠全孝四大字付其子永春。曰。吾且死。尙何名。要使女曹識吾志耳。越數日。賊果指名使使促行。先生引佩刀自誓。令邑者素重先生。乃繫子永春以行。先生送而慰之。曰。見代我死死孝我。自矢死死忠。吾父子得以忠孝死。甘如飴也。尙何憾哉。及永春旣行。先生曰。此行縱使賊聽我終不可苟生賊手。從此遂絕粒不食。家人泣進七箸不御。進藥餌不御。闕七日捐館。舍維時張公炳瑞以至。咸視含殮。目見先生脫然委蛻。金色浮滿大宅。嘗語

人曰先生屬續時獨把予手。誦所謂憂國思君語甫畢而倏然逝去。一語絕不及他。但見其顏色如生意先生三十年勤事天之學。刻刻念念以畏天愛人爲心。至是復以忠憤盡節。君子雖不語怪。要必有不死者存。遠擬夷齊。近擬文謝。夫何議焉。顧未知文謝當就義時其氣象從容視此何如耳。嗚呼。殺身成仁。從容就義。於先生備見矣。先生所著有學庸解兩理畧士約兵約了心丹百字解歷代發蒙辨道說諸書皆傳於世。門人私諡曰端節。而海內深知先生者則猶謂是特就致命遂志一節名先生耳。其實與先生生平之大志弘學未之盡云。

關學編

卷六

全

子永春性至孝。常逆問之變。咸逼縉紳入謁。先生以死自誓。永春乃告邑令願身代父行。及行而先生率七日不食以死。永春亦卒。無恙以歸。俱如先生父忠子孝之旨。君子以爲天倫之難事焉。永春事備載陝西通志。

元洲單先生兄弟

先生名允昌。字發之。元洲其號也。家世蒲城人。父可大號一山。以孝廉守薊州。子二長。卽先生次允蕃。一山庭訓素嚴。而正先生則尤生而慷慨敦大節。自少讀史傳。卽慕文文山謝疊山之爲人。萬歷庚午。以麟經魁鄉榜。家居與弟允蕃及友人王化泰輩。立會講學於靜外園。

從之遊者甚衆。其論學不專一家。大旨要歸於盡性至命。而尤諄切於忠孝廉恥之防。時則國事浸非。迫啓正間。盜賊旱荒。日奄延。不可爲先生蒿目愴心。每與同志言及。輒撫膺浩歎。或至淚下。遂不復以進取爲念。而悉心經世之務。間註釋經書。以發其胸中所自得。迨崇正癸未。逆闖陷關中。咸逼縉紳從逆。先生乃遁跡深山。旣而終殉志以死。當其未死也。親知百方勸解。以位非大臣。奚爲至此。先生號慟曰。父子兄弟受國養士之恩。獨懼貽累宗族。不敢爲文謝二山之爲。更若覲覲偷生。何面目立於人間。又將來何以見吾父地下歟。卒之決於

關學編

卷六

全

殉志。時年五十有二。蓋先生賦性既烈。又其家庭父子兄弟及數十年朋友所講切於君親大義。見之最明。恒以得尙友古忠烈士爲幸。故殺身成仁。無一毫濡濡意。嗚呼。烈哉。同時從先生講學。繼先生掛冠長往者。蓋十有二人。則先生道義之薰陶。感格亦盛矣哉。先生生平所著春秋傳寤言四書說皆梓行。餘稿多毀於兵。至所傳訣友二語。則慷慨深切。聞者無不爲之墮淚云。弟允蕃字茂之。崇正壬午。舉人與兄同志正學。互相激發。邑人有二難之目。癸未之後。負病遠遊。竟不知所之。蓋與其兄雖生死不同。要之同歸於自靖其心。以不負其生。

關學編

卷六

奎

平陽呼其雪庵補鍋之流風餘韻歟殆與先生皆實以
身講而不徒以口講者也所著有學統璣璣集就古齊
文集並詩稿藏於家士林謂單氏四世七孝廉不爲難
而如其兄弟同學亦復同節則吾道之光而天倫之盛
事云惜乎從先生掛冠長往之十二人者姓氏皆不傳
獨同邑王侶與同講習之化泰王公其生平畧可考焉
按單元洲先生蓋四十年前聞諸其鄉丕閭甯君
誦其訣友二語兼他友之傳述心重其志遠而行烈
雖諱之然亦猶得其爲明孝廉講理學以身殉國之
義而名字與其遺作則莫之詳也今乃五托士友詢

先生之說傳述作與十二人姓字僅得先生之畧於
邑誌小傳並其雜著數篇及其弟允蕃梗概竊以爲
卽此可窺先生兄弟之風烈學術並一時切摩之懿
徽綴是十二人者名莫傳而要其精神俱足與西山
之鐵夫同列兩

附王侶字仲襄號再復蒲城人。生而氣稟清明六歲
入家塾卽靜重如成人年十六便閉戶誦讀自矢以
七年爲期常晝夜攻苦父兄以爲勤習舉子業也乃
其所研究者則五經性理傳習錄等書久之倍於太
極圖有深契嘗謂太極只是誠先天消息人能確認

得一箇太極則天下無復餘事彼古今賢智一行之
長輒自矜炫者只是不曾確認得一箇太極爾未及
七年竟以積勞成疾力疾赴試成諸生而疾遂不可
起矣臨歿神氣不亂蓋年僅二十三云後其父發篋
得語錄五冊皆從濂洛諸集中切身體驗語也同邑
單元洲先生深悼惜之每以爲使再復得長年當必
深有所詣而享年不永天心之無意於關學也夫

本朝

二曲李先生

先生名顯字中孚學者稱二曲先生西安府藍田人前

關學編

卷六

奎

明天啓丁卯正月二十五日母彭氏感震雷之夢而生
生而氣貌偉特甫周歲識者謂其必非常人年九歲入
小學從師發蒙讀三字經私問學長曰性既本善如何
又說相近已類慧異人在小學僅誦學庸以嬰疾輟讀
既而父可從從汪督師征逆闖於河南殉義襄城母子
筭斃至日不再食然每過學舍輒欣然動心而以束脩
無出母子輒相對涕泣於是取舊所讀學庸依稀認識
至論孟則逢人問字正句不一年識字漸廣文理漸通
讀書遂一覽輒能記其大畧故年十五六時已博通典
籍有奇童之稱然泛覽博涉殊無統紀也年十七得馮

少墟先生集讀之。恍然悟聖學淵源。乃一意究心經史。求其要領。甫冠邑令山西樊侯辛文敬高弟也。聞其名。就家顧之。坐語移時。驚曰。此關洛輩人也。卽以大志希賢。扁其門。而是時邑之舊家如二趙南李及郇邑杜氏者。皆博藏書。備先生一籍而觀之。遂無所不窺。亦遂無所不知。而守則益嚴。雖簞瓢屢空。一介不以苟取。遠邇是以夫子推之本省。大寮表閭者。後先相望。三十三歲。臨安駱侯澁邑親觀其言行。手采大咤爲振古人豪。不當求諸今人。遂事以師禮。時時詣廬請益。而同時東西數百里間。耆儒名士。年長一倍者。亦往往納贊門。壻。

關學編

卷六

高

彬彬河汾之風焉。三十九歲母彭孺人病。先生百方延醫。衣不解帶者數月。及卒。慟母終身。食貧哀毀幾於滅性。四十四歲訪父骨於襄城。蓋先生久懷此志。以母老無依。故至此。次計往也。至襄城。一時士大夫高其義。爲之舉祀。置塚歲時祀焉。今之義林忠烈祠是也。而是歲駱侯晉守常州。乃遣人迂先生爲常人。開導聖學。來使遇於襄城。遂敦迎至常。所屬五邑皆設臯比。明倫堂次第會講。注籍及門者至四千人。一時故老咸咤爲百年未有之盛事。去後五邑追憶風微。梓語錄一十八種。興建延陵書院祀焉。四十七歲制軍鄂公修復關中書院。

造士延禮啓廸諸生。先生三辭不得。而後應命。郭公既見。親其儀範。聽其議論。則信尚益深。隨以大儒疏薦兵部主政房公廷正。又以大儒宜備顧問。薦撫軍。又以博學鴻辭薦。交章上請。先後皆奉。

旨。特徵守令至門。敦逼上道。先生卧病終不起。自是閉戶。毋祠終歲不出。遠方問學至者。啓戶與會。先生因人指授。無不各厭其望而去。由是海內三大名儒。雖兒童走卒熟悉之。三大儒者。河南孫鍾元先生。奇逢。浙江黃黎州先生。宗羲。金先生也。七十六歲。

關學編

卷六

奎

詔見行宮。金索著述。先生時以老病臥床。懇辭召命。特所著之書進奉。

溫旨處士既高年有疾。不必相強。特賜御書。操志高潔。扁額。金。

御製金山詩幅賜焉。所呈二曲集反身錄二書。則金荷醇正。昌明羽翼經傳之衰。益康熙癸未冬也。歲乙酉年七十八歲。四月十五日。適以疾卒。先生之學。幼無師承。故早歲不無馳騁於三教九流。自十七知學後。則天德王道。源原本本。由宋唐直溯於孔孟。其生平論學。無朱陸無王薛。惟是之從。嘗曰。朱子自謂某之學主於道問。

學子靜之學主於尊德性自今當去兩短集兩長某生也愚然如區區素心則竊願去短集長遵朱子明訓敢執私意味公道自蹈於執德不弘耶故所學不畸重一偏落近儒門戶之習而如其事母之孝則根於天性至老彌篤識者謂先生生平造詣充實光輝要自行道顯揚一點血誠擴而充之暢茂條達故道德風節不至不修嗚呼吾夫子行在孝經之志先生允蹈之矣葬之日海寧大宗伯陳公題其碑襄城劉恭叔先生表其墓督學遂公檄祀鄉賢茲聞中道學之傳自前明馮少墟先生後寥寥絕響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風然論者以為

關學編

卷六

六

少壯尚處其易而先生則倍處其難至如學不由師未週即能卓然志道據德中年以還指示來學諄諄揭改過自新為心課盡性無欲為究竟以反身為讀書要領名節為衛道藩籬則於聖學宗傳益覺切近精實雖顏孟周程復起無以易也中州潛谷張公嘗謂先生殆曾子所謂任重道遠之弘毅孟子所謂先覺任重之天民士林以為篤論云

附同時向學暨同志切磨諸子

王化泰號省庵性剛尚氣誼與同邑單元洲先生厚當時時請明忠孝性命之學及國變單以死殉國公

乃身隱於醫遂與同州白張黨馬諸君子以學術相切砥而於黨兩一尤稱莫逆然諸老皆敦尚行履而省庵則中有獨執嘗據靜中所得連吟三絕識者嘆為見道之言年幾古稀不遠數百里造訪二曲先生於藍屋求質所學一見心折直欲納贄門墻先生以其年高幾倍固辭後又與同州泊如白公肅車迎先生於白齋晚而每自憾日汨歲暮虛度此生輒欲歔涕岑生平性至直見人過輒面斥不貸遇人一長一善則又欣羨推許不啻若其口出刊布迺吉錄偽學禁二書寓淑人成物意蓋於為善惟日不足者也卒

關學編

卷六

七

年七十五二曲先生為之傳太守董公為樹墓道之碑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性篤樸有堅守前明邑庠弟子員及代革不復應試事日惟讀宋明諸儒先書或有心得即記錄於冊家素貧淡泊自甘數十年如一日晚病重聽尤深居簡出蓋生平確守孝經始於立身之義雖盛暑衣冠不去其守為人之極難至其生平述作於吾儒二氏之分辨之尤不遺餘力其諸尚志守節之逸民與同時又有關獨河者亦朝邑人逸其名與其弟某者俱為前代邑庠生兄弟咸與仲復

同操亦不復應試而好理學家言朝邑人推爲一門兩高士二曲先生過朝邑嘗一見之後每稱其篤實朴茂淵乎見太古醇龐遺風於仲復獨河伯仲之間惜乎其學術之詳無考無從紀述云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嘗以人生須效天地間第一等人爲天地間第一等事故號兩一以自勗父兄皆籍邑庠兩一獨不事帖括勵志正學常日手宋明諸儒先書恒不去手會心者輒書之壁壁爲之滿性至孝父患癩家人莫敢近兩一獨晝夜侍調養及父歿兩一獨廬墓三年遠適稱黨孝子焉生平不營產業薄

關學編

卷六

六

田自給簞瓢陋巷恬不爲意晚年獨處一室靜久有得覺動靜云爲卓有持循每遇同志講切輒娓娓不倦年躋八旬猶冒履冰雪於五百里外訪李二曲先生於藍屋商證所學畱住積日嘗至夜分未嘗見有情容亦不以已年倍長恥於請益卒年八十四張忠烈公深重其品二曲先生爲之傳旣葬郡丞郝公署州守暨碑墓前大書理學孝子兩一黨先生之墓以表之同時本州有白煥采者白希彩之弟以積廩貢成均每聆兄敘述師說輒私竊向往後乃博集羣輩與鄉先達太乙張公陸海武公集同志講明正學

又與元昭馬公講學於寄庵晚而與蒲城省庵王公肅車迎二曲先生於藍屋集同志日會衆樂前後凡兩度爲之賓客滿堂畧無倦色一時同志依爲主盟者積年至於祀先孝親恭兄敦宗與夫信友周急美行縷縷蓋惟恐善之有一或缺於己焉年七十八卒

二曲先生爲之傳署州守郝公表其墓

張珥號敦庵同州人爲人好正學尙德行以進士林居言行動止非禮不爲至與鄉人處則退讓謙恭絕不以等威自異同時黨兩一向道而至貧白泊如年等而守正敦庵皆折節下之州人無少長士庶無不

關學編

卷六

六

敬愛其爲人者歲戊申二曲先生爲其鄉肅遷至白齋公之年幾長先生一倍有所請益必跪而受教先生每力辭之不從二曲先生每嘆謂生而後時不及見成弘嘉隆間先正風範如敦庵之篤雅謙恭卽前輩名世諸老其質行何加焉蓋明之一代崇尚性理一書宗法有宋濂洛關閩五子同州則風氣之醇本甲三輔兼浸被馬二岑先生風澤暨萬歷天啓間西南二百里則馮少墟先生提唱正學者數十年隨邑則蒲城單元洲先生以性命氣節之學鼓舞同志故一時同蒲諸邑流風廣被人士往往向往理學惟恐

或後有宋道學之盛不能過也惜乎時移代易記載缺然可勝嘆哉。

附二曲先生及門諸子 以年齒生卒分先後

李二璵字文伯同州人未冠卽知向學甫四十以積廉成均不就廷試惟文史自娛性至孝父疽發於背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咀瘡毒而愈庚申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親眷數家又嘗拾五十金仍訪還其人前後州守聞名優禮歲戊申二曲先生爲其鄉諸公敦邀因聞性命之旨欣然當心乃首先納贄其實齒倍先生也一時謂其忘年向道有古人風

關學編

卷六

七

垂年九十手不釋卷所著有理學宗言九種藏於家其歿也二曲先生爲之傳

蔡啟胤字紹元天水人弱冠入庠食餼而性喜宋儒書毋至忠孝節烈則往往拊膺向往欲卽其人父病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嘗爲親預營壽器入山採漆虎遇之輒避冠起陷城母被獲則哀號請代冠感其孝遂并釋以歸待三同胞弟教訓課業則甚嚴而家庭居處怡怡如也癸未逆閩入關兵薄秦隴冠衣冠趨學校龍亭九叩慟哭欲以身殉其父固諭而止然心終於此耿耿也及以積廩將貢遂堅謝

不應日惟耽玩濂洛關閩諸書後聞二曲先生風乃執贄門牆每得書必拜而後讀每發書請益必拜以送使逮後病危兩親皆年及期願尙在子蕃問後事則大慟曰先親而逝吾罪人也尙何言戒之斂以斬衰暴棺野次以明未能送終之罪前後督學使者多旌其門所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溪岩集藏於家弟啓賢孝友性成亦知向正學司鐸蓋厓自處清潔學政整嚴蓋厓士至今悉之

張承烈字爾晉晚年自號淡庵武功人生而性任俠年幾五十一旦悔其前非奮志心性之學嘗對人口

關學編

卷六

七

少無師承爲俠客誤我二十年爲諸生誤我二十年今尚可爲鄉愿誤耶乃節讀程朱書交遠邇正人持長子志坦幾冠亦篤向正學乃率之受業二曲先生門自是父子刻意砥礪期於必若心齋父子而後已不幸志坦年三十亡澹庵遂摧殘不勝而卒同人惜焉

馬穉土同州人馬二岑先生子生而習聞家學兼氣質醇熟讀書寫字外更不復識世有可榮可慕事亦不知世機械變詐事中年納贄二曲先生門益向學守禮先生嘗言使世皆穉土朝廷刑罰可使盡措卽

理學家規矩準繩亦可無事諄諄矣年踰七十卒
楊堯階舜階胞兄弟商州洛南人早歲皆入庠食餼
同納贄二曲先生門洛南居商州東南萬山中風俗
素稱樸醇堯階兄弟本自潔修自是益循禮矩事事
遵奉師訓惟謹制舉外讀諸先儒書講反身悔過之
旨商州人有洛南二士之目

王吉相字天如邠州人生而恬退端諒非禮不行中
壬子試第一丙辰成進士選庶常每自嘆學不見
道何容以未信之身立朝事主請告歸受業二曲先
生門先生授以知行合一之旨天如躬行力踐期於

關學編

卷六

七

必至未三年一病不起君子以爲如天如之行已有
恥使其造詣有成當必不愧先賢而一旦摧折益吾
道之不幸云

李彥珩字重五三原人生而清謹孝友母歿恪遵禮
制不飲酒食肉居宿內室者三年以孝廉考中書待
補家居兄彥珪坦衷好施歷官凡數十年在外彥珪
代兄應門恪恭愷悌歲竟尤悉心賑濟宗戚于二曲
先生以宗屬事如胞兄凡砥德進道之訓一一循奉
惟謹晚年應酬之餘輒閉門靜坐體認未發氣象二
曲先生嘗稱之曰重五孝友性成晚年尤篤信好學

吾黨矜貴之品也及補授中書爲同官獨受公共之
過一旦聞兄卒黃州大慟得病而亡士林惜焉

羅魁字仲修咸寧人爲人敦篤好學尤孝於事親且
爲諸生時士林卽重其爲人省中大察每敦延以訓
子弟後受業二曲先生門尊聞行知以選拔教諭麟
遊修學宮振學規梓布聖諭旌表節孝諸生中極貧
者往往節口賑恤之及謝病歸里麟庠士追憶教澤
爲立去思碑聞其卒則舉祀名宦葢入本朝來關以
西教諭之僅見云同時如富平孫長階清醇孝友志
期正學僅三十餘以副榜坐監成均卒武功諸生張

關學編

卷六

七

志坦生於宦家父子同心勵志希賢年僅三十卒韓
城賈締芳生爲貴公子未冠卽修潔好禮崇尚正學
亦僅三十餘卒識者咸爲吾道惜焉外如寶雞李修
秉心慈良天真未鑿葢亦不失爲有恒而如富平惠
龜嗣則篤於事師及出宰通海雅意循良則亦師門
之先覺云

文佩字鳴廷平涼府涇州人弱冠入庠食餼而性嗜
正學年二十五徒步五百里外納贄二曲先生門歸
而倡率同志郭張李等四十餘人爲正學會商證師
門宗旨后又以會聚無地又竭力倡衆建師祠於居

旁定以期望會講之規凡數十年不替不幸年六十
一訓導漢中府寧羌州甫踰一年而遽以疾卒嗚廷
自少至老孝友溫恭行誼修潔而如其篤信好學樂
誨後進尤爲出於天性凡交與者無不愛敬其人以
爲卽古篤行之士當無以過及是以所施未究其志
而卒士林蓋無不爲之感慨悼惜云

王承烈字遜功號復庵涇陽橋頭人端節王先生四
世孫也少以精舉子業兼博通聲詩古文詞士林雅
重其品夙困場屋四十三歲以五經發解名噪藝林
而遜功不以爲榮也及鄜邑令蕪湖張侯開館造士

關學編

卷六

志

以重幣敦延師多士館余家講明心性及修己治人
之學乃舍其學而惟余言之是從逮捷南宮館庶常
辨諸儒真僞務求力行甘貧守志勤學不替

世宗皇帝續承大統聞其品操學行不次擢臺垣剛
方守正不避權要奉有督糧湖北之命講明明德
之旨於 養心殿

上爲稱賞謂其學有本源隨藩江右操嚴而行惠向
學益篤冀於斯道大明展其所學以報 國恩復由
副憲歷少司寇未及期而卒嗚呼年六十有四學未
究其施朝野同志益不能不爲吾道惜也養廉偶有

贏餘卽用以惠民濟貧及修廢興學不問貲殖亦不爲
子孫計歿之日幾無以殮蓋其清操實爲絕德者有口
省錄毛詩解書經解行於世

王豐川先生

先生名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鄜縣人父字中悅先生
而見其母李孺人於流寇劫焚之餘拮据持家有商教
之毫不姑息先生年十八補邑庠弟子於食廩孺人
念其學不足爲使離家就學於二曲先生已又以兼習
舉業有妨正學令謝去諸生一意聖賢之務日吾不願
治祿養但能砥厲德業與古人齊軌無負父託斯爲孝

關學續編

卷六

志

耳歲中止許二三次定省居數日卽代之去從學二曲
者十年一切需用皆母紡績質產所供先生佩服師訓
尊聞而行知遂爲入室高弟母嘗問學聖賢者如何用
功對曰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已成物爲分量母曰汝
便如此學去若讓古人獨步非夫也二曲先生每語人
曰吾不及見古孟母若爾繼母李太君恐古人亦不過
也特述母教一篇梓行之先生學既成以母老歸家侍
養日理經史折衷自宋闢闢濂洛以至河會姚涇之學
咸師其長而融液于大學明德親民至止善之宗自信
以爲此道必合天德王道於一貫乃本末不遺用功之

要則敬義夾持知行並進方不墮於一偏又曰全體必兼大用真體必兼實功以故學業日粹聲聞日章海寧陳實齋先生名詵巡撫黔中卽陽明書院延禮師儒將以倡明正學特聘先生一往又闕大中丞儀封張孝先先生名伯行亦聘請入閩商證學術皆以母老不赴及實齋移撫湖廣累書聘之母令之行遂至楚與張石帆汪武曹相得而書院頗從學者亦問學多人先生答問孜孜不倦詞旨明切實聞者莫不厭服歸而母疾既歿喪葬盡禮一時旌賢母者甚夥皆實錄云服闋後先生先生撫蒞又聘之先生乃至始蒞講學時言學者爭

關學續編

卷六

主

以關陸王爲尊朱先生一不阿附直陳其所見力與之辨先生之子功請曰學者諱言陸王心不沒其長可矣或宜諱言之以息紛紛之爭先生蹙然曰小子言何鄙也迨者萬世之公也余知言論世四十年來頗費心力遂平日素心取悅世儒心何安乎又曰象山義門風規荆門政績陽明討寇之略推功之仁使在聖門恐尙列之德行不止在政事文學之科卽無善無惡四字推以無意無必無極太極之旨亦未可非也蓋其見道真切立論明爽如此先是鄂大中丞撫秦卽以二曲先生爲當世第一人物真正儒宗荐達於朝且時訪以政事鄂

公之子口額倫特康熙五十五年總督湖廣耳先生名又知其爲二曲高弟遂以真儒復荐于朝下地方起就徵車秦中制撫移文催併先生乃從吳門返駕入門詩疾不赴奉有疾愈起送之部議乃止額制軍乃求其所著書延禮江夏令金廷襄泰編而梓行之固先生實學之所感興而鄂公仰繼父志加意正學使二曲師弟耀於當世翬光將來爲

關學續編

卷六

主

實齋與陸學憲金應枚及擬上部台籌荒各書尤足見其留心世務通達古今事理不愧明親一貫之學旨也年八十餘卒于三功薊就所刻有豐川正編續編外編凡講學論政皆詞旨爽朗條暢似得之王陽明云

後序

馮少墟全集中有關學編二冊先生所手訂也余既與南塘傳君印行矣已從友人錫爵劉公處得關學續編則豐川先生所續也自少墟先生至二曲先生之弟子而止顧此本人不多見予意其板或藏先生家遂親詣鄆縣就其曾孫求之果得焉乃就豐川先生集中從觀其生平崖略別作傳以續其後并梓而行之嗚乎今之學者岐理學與舉業爲二勢不得不專舉業而遺理學自豐川先生後吾關中之學其絕響矣是不能不望於豪傑之士時

關學續編序

卷六

主

嘉慶閏茂元貳二月勉齋甫周元鼎謹識

關學編五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初明馮從吾作關學編心敬病其未備乃採摭諸書補其闕畧成此書從吾原編始於孔門弟子秦祖終於明代王之仁心敬所續輯者於秦祖之前增伏羲泰伯仲雍文王武王周公六人於漢增董仲舒楊震二人明代則增從吾至單允昌凡六人又附以周傳誦黨還醇自希彩劉波王鼎諸人

國朝惟李顯一人則心敬之師也明世因西晉學其初皆本於薛瑄王恕又別立一宗學者稱爲三原支派大抵墨守主敬窮理之說而崇尚氣節不爲空談黃宗羲所謂風上之厚而加之以學問者從吾所紀梗槩已具心敬所廣推本羲皇以下諸帝王未免溯源太遠又董仲舒本廣川人心敬以其卒墓皆在關中因引入之亦未免郡縣志書牽合附會之習也

蜀碧四卷

〔清〕彭遵泗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乾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蜀碧四卷》

提要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扼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饟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人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

錢

也。獄賊之三人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白縗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弔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余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八人弟馨泉。採擇成編。頗爲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

實爲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嘆息江
下而不能已者已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
敘

敘

二

白敘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嘆曰嗟乎自古殘忍之
賊亡甚慮忠遭禍之慘不如明季之蜀之甚者也蜀
白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
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鄢藍苗播之亂元
氣未亡也張逆一人勢若摧枯何哉蓋文燦受紿於
房殺其銳蓄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提春拒
諫於石砭其隘通矣士奇過糧於守軍其遮撤矣於
是陷夔門破涪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
慶瑞王君臣斬首受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
賊監軍之餉得請卽行其能保有成都乎腹心既裂
首目隨之智者難爲之謀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
稱帝不東扼瞿塘北絕劍閣收服人心逸休兵士而
慮心積慮成乎其殺狐奴死雪鰥死貫賊死刳腹死
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
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埋其井

平其城。二年之間。骨積成莽。血流成渠。雖可望泣諫於刎頸。偏裨不忍而白經。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誰司兵柄。萬死莫贖。山後言之。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又十餘年。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考古之籍。推蜀之山。張儀之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通角。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慝。王建之發跡。知祥之踴據。玉珍之朋勦。僭王竊帝。奪地爭城。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猛虎噬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而吾謂獻逆稱帝。蜀人不與。誅斬所置守令。蓄怨積怒。激而成以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兒時聽聞遺老聚談事。比長。博採羣書。並蜀乘所載。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証者。築爲蜀岩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豈不知心之所極。淚發簌而屣下也。乙丑年八月初五日。丹溪生洵白敘。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敘之中。故足爲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挾憤憤而

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古穆似魏晉間人筆意。樂齋

白敘

主

蜀碧目錄

一卷

起戊辰崇正元年止癸未

二卷

起甲申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止本年十二月

三卷

起順治二年乙酉止順治四年丁亥

蜀碧

目錄

四卷

起順治五年戊子止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附記

十五條

楊展傳

劉道貞傳

錢邦板傳

余飛傳

書周鼎昌殺賊事

後敘

蜀碧

目錄

二

蜀碧卷一

丹溪生彭遵泗警泉編述男廷支校訂

起戊辰
止癸未

姪孫席珍丹崖恭校

戊辰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祲。平

涼延安間。饑民相聚為盜。首亂者。王子順苗美張

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丈青龍得水混

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

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為大。李白成張獻

蜀碧

卷一

忠。虎視鸞張。秦楚豫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

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脩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

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

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

戰塲始於陝西。至崇正初年。秦中賊果起。○脩

明季遵義人。

已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庚午○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
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
何與。備敘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戊申敘州母猪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府施
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

刻梅檀為洪範像。事之。其為賊也。與羅汝才同起。

蜀碧

卷一

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慄勁果俠。軍

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白郿陽渡漢。犯襄

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寧大昌開縣新寧諸邑。○賊至

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

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涂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

居。賊至。集鄉勇。與戰箐銃間。伐大松。蹙山徑。而用

竹舂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爲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砭女土司秦良玉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涂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

○賊攻保寧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近○賊攻保寧。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

蜀碧

卷一

三

發礮石擊之。賊遂遁。

方賊犯夔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施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舖之捷。李卓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名成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董石砭。兵力扼壓夔。不令得人。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迺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勾迫。夔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子丙亥乙

○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甚置繡錯。數年以來。蹄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貴。狃便安之計。爲賊所利。而不思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

蜀碧

卷一

四

守曹閻姚黃

時姚黃賊初起

陸梁左右。殿下付之悠悠而

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則黃牛白帝亦屬夔庚。黑水陽平。更多岐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爲設險。不可解者一也。往者蘭酋撲滅。猱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

蜀碧

卷一

五

殿下危之。王不能用。

災江南人。才辯調達。有謀略。後殉難於蜀。

丁巳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敘州建武瀘州越傷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自成出身事見正史。此處從略。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漂沒。黃腸肉具。架屋懷者疊累。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於朝曰。臣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爲功。易視賊。占曰。地震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宇英潼川人。

蜀碧

卷一

六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寧羗州。分其軍爲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壁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生前官職。○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尙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尙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尙卿書城空不可守。仗節爲誰危。苟竄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尙卿共守城。賊陷。尙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尙卿福建舉人。

蜀碧

卷一

七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紹賊曰。家有積金。窖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善。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蘇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誘提問。

○賊攻絲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蘇

州彰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攻絲竹。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貢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爲家門羞。囑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

蜀碧

卷一

八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寧。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爲憂。維章守

保寧。良柱守廣元。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都。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尙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殲於縣竹。告家難。上遣治維章。以傳宗龍代之。

戊寅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

蜀碧

卷一

九

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陽平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尙文謀戰守。却之。

己卯保寧天鼓鳴。○時成都東獄廟玉帝像。白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

夏四月。張獻忠僞降於殺賊。理臣熊文燦責賂黃

金蹶裹千。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錮。漢東大擾。上命閣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殿。上手觴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箋。後署云。賜督師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於湯家壩。○先是左良玉

羅猴山之敗。在七月獻忠謀入秦。秦督鄭崇儉率副

蜀碧

卷一

十

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寧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闔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闔大寧。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沒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銳。破賊於三尖峯。○

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才分其軍。白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汝才綽號曹操先豫中童謠云

鄴臺復鄴臺曹操今再來。汝才因假以爲號。

庚辰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砮女土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

○汝才入巫山。爲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

迺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

蜀碧

卷一

士

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

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

等六人。賊走大寧。

○六月安岳紅雨。着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夔陵。○時張獻忠敗於。

瑪瑙山。遣間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

迺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卒。養。

痍傷。久之自輿。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

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參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進師夔陵。

○嗣昌虛帳自用。又煩瑣無大畧。軍行必自裁進。

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夔陵也。偕幕士飲酒。

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咀蝗已旱。公。

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嘆曰。文若其將。

敗乎。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衰已甚。將何以戰。

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卽謀以蜀。

蜀碧

卷一

士

圍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

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棄涪。萬。松。雅。

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

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

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鬪。凡蜀兵之。

強者。輒調之以餉他備。巡撫邵捷春戲下。止弱卒。

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

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寧。大昌由夔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葉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寧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卽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

蜀碧

卷一

三

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關。蹂及蓬縣矣。○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縣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爲陸置酒。歎曰。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父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之遜請其故。良玉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

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尙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閭閻驅賊入蜀。無知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卽我。而生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

蜀碧

卷一

四

○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巖爲第一隘。而夜又嚴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爲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銳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秦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獻忠從竹園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呂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殉。是時

張令中流矢死。石砮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除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忠勇義戰。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項以歿。良玉兵既敗。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廢吾溪洞之卒。可二萬。我自餽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箸一帚皆最急。著以能飯者畢至。帝則掃境盡出。

蜀碧

卷十

五

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白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衆既疲。乘饑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窖金銀處。以動

將士。而道上所遇。皆餓孱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盡草樹皮。謂可信。迺盡募軍者二萬人深入皆覆沒焉。

○捷春退屯緜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白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至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緜州。扼涪江。

蜀碧

卷十

六

○賊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既扼涪江。賊聞疾走劍州。越廣元。將從問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迺踰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破。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力戰却之。降將張一川等陳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緜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緜趨攻

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迺遁。○冬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蜀碧 卷一 七
○十一月。逮邵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

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爲人清謹。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旗官。蜀王疏救不聽。

○楊嗣昌進軍駐重慶。○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贊士於保寧。用猛如虎爲正總統。張應元副之。令率其軍趨綿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間道走射洪。遇蓬溪。以待賊。時賊屯安岳周里場。知官軍至。宵遁。如虎選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

截賊歸路。是月也。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德陽金堂。所至空城而遁。復由水道下簡資。嗣昌徵諸將合擊。皆退縮。賊遂陷榮昌永川。

蜀碧 卷一 八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厨漏。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瞠視咄叱。疑左右皆賊。勒

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不至。仍嗣昌愛左良玉。跋扈。私許賀代左爲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謂賀且需後命。良玉間之不說。一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盡令前軍躡賊。後軍爲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候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

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塢其老巢。伏兵傍塞玉嶠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藉田鋪。賊渡縣河入巴州。嗣昌既誚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趨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從瀘州臨賊後。賊反而東走。諸路盡空。不可復遏。於是自己抵達。及於

蜀碧

卷一

尤

新開。

辛巳

春正月己丑。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賊至黃陵。日晡雨作。參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眾披靡。後軍無繼者。賊密抽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杰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提力戰皆死。如虎率牙兵鏖拒。中軍馬智扶之。衝突潰圍走。蘇符盡失。嗣昌在雲陽聞敗。頓足嘆曰。吾不用萬監

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詢鄉黨。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丞簿一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瀘。中軍陳可立擁蘇牛頭山。飲倡樂以觀鬪。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虎所將寧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左良玉。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

蜀碧

卷一

子

雪中。不樂也。未幾大噪西歸。易曰。師出以律。臧否凶。嗣昌之軍律如此。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薦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寧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崎嶇箐銑間。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爲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爲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夔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

我師用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撫
脾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
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席卷出川率輕
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
呼襄陽城門入之。亥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
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
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
之嗣昌羞憤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伏毒以死。
王夏達州城滾水盡變爲血城中井鳴。○又劍州民
家有滴血污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眾
數萬爲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之眾迺定。

癸未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川南李生黃瓜。○占云李
生黃瓜民皆無家此離之兆也。時民家有貯米箕
中者粒粒躍出傾刻布地。

蜀碧

卷一

三

又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
之少頃有鱗浮出潼水踰時遁隱未幾獻逆入

蜀碧

卷一

三

蜀碧卷二

丹溪生彭遵泗泉編述男延慶校訂

起甲申止本年十二月

姪孫席珍丹崖恭校

甲子積月十九日開曉吉我
申威陷歸懷宗殉社稷五月

大清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都是為順治元年○是歲八月。獻賊陷蜀。

○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蜀碧 卷二

○大星出西方○芒微閃爍不定至獻賊滅後廼隱

○彭縣白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寇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正十

六年獻忠破江西廣東諸郡縣再入岳州或有逆

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廼

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等略緣劾

候代軍不放糧十三隘口無分遮者賊至梅子坡

山而餓以無兵故入之秦良玉馳援衆寡不敵潰

正月陷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棐被執不屈死○獻棐被執

強以為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而死其子之英

痛父亦被磔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賊

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盡作書付僕使問道達父

所而身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重傷死奴輩從

之又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氏大罵觸階而死賊

蜀碧 卷二

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

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參將曾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

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及

英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參將曾英及守道劉鱗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

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

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鱗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王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及。所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川南。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獻忠入涪。分舟師沂流犯峽。而已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

蜀碧

卷二

三

江津。掠其船順流而下。十七日奔佛圖關。賊得關。峽反出其下。兵士驚擾。不能支。遂潰。賊數十萬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陣。衣不解帶。以火灌滾炮擊賊。死無數。於是賊發民墓。囚其負以穴城。而置大炮爲火攻。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於城角藏火藥數十筭。晨起以火箭齊射。藥處火發。地裂。城遂陷。王與各官俱遇害。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

白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時。天無雲而雷。賊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王不免。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貲。使早歸其死也。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閩之能文家也。天啓進士。崇正十五年。來撫川。緣劾候代。賊既入夔。將吏謂公曰。郅事撫軍。可以去矣。公曰。賊自我入川。來我

蜀碧

卷二

四

去。何以對君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與關南兵備副使陳勳。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死。○行儉字質行。江南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矜之。○錫字古田。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偕受五毒磔死。○景問賊陷人王府。以已所乘馬乘王。鞭而走。遇賊呼曰。賊寧殺我無犯帝了。賊戕王。景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忠。梁鵬獻

向天擊之天爲之霽。

○按鄧都林明備作三忠傳。蓋士奇行儉及錫也。而巴人劉道開有列傳行世。

○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十餘人。○時重慶軍士尙存三萬七十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

○賊分兵攻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戰。死之。○重

慶既陷。賊卽分兵掠合州。克治傾家貲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遇於長安坪。與戰不勝。退據柵中。誘以

蜀碧

卷二

五

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鑿山梯柵。舉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至死無一變心者。時比田橫云。入永川。邑人蔣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櫻城固守。後與賊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瞋目大呼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邑孝廉梁士騏遇賊。執之行。欲授以官。大怒。罵賊破殺。

○秋八月初九日。賊攻成都陷之。成都王至澗。太平王至涿。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渤。及諸文武官俱

死。賊大殺三日。

蜀碧

卷二

六

賊自重慶趨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大震。蜀王謀遷於滇。按臣劉之渤力持不可。內江王不聽。與之爭。王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王迺止之。渤與監紀同知方堯相等。請王出財招募死士。向東殺賊。王以祖制爲辭。於是城中一日數驚。火藥局災。雷震宮殿。大雨雹。王懼。方出財招募。三日人無應之者。而賊從資簡至矣。是時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印率三千兵自川北入援。謀守禦。而王宗大姓逸去者半。賊薄城下。佳印出戰。敗還。文光見濠澗。急遣郫縣令趙嘉燁。決都江大堰以益之。時賊穴城。實以火藥。又刳大木。長數丈者。令之。纏以帛。貯藥向城樓之渤等厲衆奮擊。賊却二三里。未幾雨大作。雷電交加。守陴者不能立。賊縱火攻城穴西北取。以大炮擊之。錦江樓崩。木石飛空。敵

天賊蜂擁而入。城破。王率嬪妃沉於宮中八角井。太平王至涿從焉。文光等俱殉難。賊大殺三日。

成都王至澍。嗣王奉銓長子。萬歷四十三年嗣城陷。自沉於井。耶妃墮。王宮人素馨等相繼從死。○

志云王先數日赴社稷壇井側。問賊人投之與此少異。

○初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爲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善黃白冶化。然皆積不用。至

蜀碧

卷二

七

陷藩亦能作黃金。因恃其都爲天險。而蜀士大夫以道惡地偏。無復多憂。迨五月。審知國信。七月。傳賊將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闖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爲。謀以宮人遷於荒。富家亦從擊以出。以劉之渤持之不果。蜀世有其德。王號賢王。特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賊搏城下。始出金購兵。而人莫應。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喪於賊手矣。哀哉。

太平王至涿。嗣王奉銓第四子。萬歷四十四年封。隨居成都。賊人同蜀王投井死。○或云內江王非。

龍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撫四川。駐節順慶。聞賊趨城。都星馳赴省。圖拒守。城破。投浣花溪死。

○劉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與文光謀守城。被執。賊以同鄉欲用之。之渤大罵曰。死賊。我豈從汝耶。賊縛於端禮門外。攢矢射之。不少屈。臨死。厲聲曰。寧多剛我一刀。少殺一百姓。賊

蜀碧

卷二

八

磔其屍。一時從死者。按察副使張繼孟。守西道陳其赤。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監紀同知方堯相。成都令吳繼善。華陽令沈雲祚。郫縣令趙嘉煒。教授何失名。長史鄭安民。

○劉士斗番禺人。以進士任成都推官。之渤特薦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之渤趨之行。士斗曰。安危死生同此耳。城陷死之。○堯相字紹虞。黃岡人。兵餉不繼。與巡按請於蜀藩。不允。遂投王府河。以拯起。

次日被執。受害於萬里橋。其絕命詞云。時危節見。古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願借力。此身飄蕩。赴團風。方家在團風故云○繼善江南人。賊未至。上

書藩府。勸其出餉募兵。纍纍數百言。極痛切。王不用。城破。冏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難。○雲祚字予凌。太倉人。城陷。與之渤士斗。俱幽於太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誘降。雲祚躍起大罵云。吾欲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與二劉同遇害。有幼子苟蔚。

蜀碧

卷二

九

方五歲。友人匿之山中。得免。越二十年始歸。○嘉煒浙江監生。令鄞縣。賊圍城濠洞。文光令決都江堰以益之。水甫至。城陷。嘉煒還。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浙走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爲三渡口。招魂壘土葬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

臣文光率三千兵赴援。北至。賊薄城。出戰。敗還。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秦。凱基江人。守東門。城陷死。○叙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爵。山東人劉鎮藩。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參軍徐明蛟。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蜀碧

卷二

十

○鄉宦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仕按察司祖誥。祖誥當賊入。整衣冠端坐於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賊而死。○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遣人招之。之坊臥於床。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跪。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爲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縣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城陷。驅閭家投井。以身罵

賊遇害○原任宣化府同知王履享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皋以偽學官楊允升迫諸生應考大罵自刎死○三人華陽縣人。

聞蜀藩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蕙舉人江騰龍○俱潼川人。

不就賊死者內江張於廉以彭澤令致仕歸賊迫就偽職不從與妻鍾氏同罵賊死○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士呈賊召入監不應全家羅害○安縣

蜀君

卷二

十一

監生李資生宜大總督鑑之子也賊遁入監生嘆曰吾爲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十三頗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費經世者與賊將有舊賊將欲薦而官之堅辭爲賊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爲賊所得持扇行歌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大學士綿州劉宇亮子裔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縣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回可作賊之妻我斷不爲自縊死○什邡明經李

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弟兄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藩宗二朱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爲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城都州人間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而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書罷登樓以利刃縛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繼火藥發觸及貫胸以死賊壯其節斂葬之至今所書雨洗風凌墨痕不滅

蜀君

卷二

十二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正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節日將披赤事明君爲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袁氏者諸生藍燦妻燦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禹澤妻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攜手罵賊。引頸就刀。○時張氏婦聞賊逼近。將衣服週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丕傳魯城隍等死之。○丕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不傳負母。逃避樊家塢。賊追及。欲殺其母。求以已代。不許。遂大罵。母子羅害。○劉昌祥亦邑諸生。匿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隍失

蜀碧

卷二

七

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賊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嘆血奮罵。賊怒。寸劉死。○有業醫徐履端者。賊至。脫衣履。置觀音岸上。赴水死。○劉時雨妻黃氏。攜七歲子。避賊于雷打廟。賊至。脅以兵。不從。殺之。○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八什郝。邑人。顧存志妻賈氏。焚其室。偕媳縊死。火中。

○賊陷縣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

○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是崇正庚辰。獻逆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諾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爲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至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偕其僕縊死廳中。○

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縛至中途。龐氏給賊曰。我願往。奚縛爲。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劉氏。當賊攻城。嘆曰。死之遲早。到底

蜀碧

卷二

十

不免。此身豈可愛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麗。逼之。氏大罵。賊環碎其衣。罵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給之曰。素若貧。今願相從。賊信爲實。防少間。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黃守學亦邑民。以孝聞。賊圍

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於地。下亦縊死。

○賊略縣州。○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嵯溝。偽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懼辱。投水死。吾輩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於泉下。遂同縊。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鐘斗。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饒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誓

蜀碧

卷二

五

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鐘斗。崇正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勝。俱死之。○諸生龍明新。復起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貢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挾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李氏女及笄。未

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以俟。勢迫自刎死。

時井研有雷應奇者。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於高境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賊入汶州。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携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上南道胡恒。知州徐孔徒死之。○胡恒。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

蜀碧

卷二

六

狗印。恒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之驍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驍。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驍妻朱氏及幼子異生得脫。世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爲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鉦。有

假寐者立斬。每日木曉。卽不許舉火。時遣夜不收百許。繞巷升屋。現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蘊羅湖廣江夏舉人。蒲城陷。率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戰於雅州小關山。大破之。○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啓辛酉舉人。賊陷邛。道貞走沅黎。激勵土漢。與黎州指揮使曹勛

蜀碧

卷二

七

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勛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衆。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

○十六日流賊張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

大順。以成都爲西京。○賊僭位。置丞相六部以下

等官。命汪兆麟爲左丞相。嚴錫命爲右丞相。南充

江鼎鎮爲禮部尙書。彭縣龔完敬爲兵部尙書。討

養子大將四人爲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

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第化龍等爲將軍。易王府正殿爲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爲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又建東西二府。以可望定國居之。命皆稱千歲。是日殿前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罷。齊入朝房議事。

賊取井研陳氏女。

卽相國演女。或云胡氏女。

立爲僞后。其迎入

蜀碧

卷二

六

左右五綵欄檻。上結錦綳。絡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月。一望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論衆云。天賜后也。封其兄爲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其兄亦受極刑。自是令兵馬于城上大橋出入。

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以

漢州樊姓爲狀元。

姓劉。

榜探皆具。獻白爲萬言策。

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爲第一。命頒布學宮。

所取狀元。後隨川北。不知所終。○或曰傳臚後。賜

美女酒綴甫歸令人就其家斬之其餘俱以受職死。

○賊遣張化龍等陷龍安。○府庠生梁道濟同妻楊氏避亂山中。賊執之。使跪道濟曰。我讀聖賢書。豈爲賊屈膝耶。欲犯楊氏。氏罵曰。我名宋女。士人妻。爾速殺我。隨夫地下足矣。賊縛剛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蜀碧

卷二

九

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爲錢。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鍊不化。賊盡棄之。後

本朝成都知府冀應熊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塚。

○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阿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踰時者斬。又將各處石碑牌坊。悉剽明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爲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自居之。名爲御營。○或云

蜀碧

卷二

十

獻坐正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暈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今其地名御營壩。

時孫可望取漢中。爲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王混元。白謂文昌之後裔。宜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其中。令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詩題者斬。詩刻石。

置八卦亭內。

○刻石後爲知縣王維坤碎之。王順治辛丑進士長垣人。

○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實可進死

之。進士王起裁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正

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岳陷。被執。罵

賊不屈。賊剝其皮磔之。○起裁字如蘇。可進同榜

進士。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沒於陣。

○賊陷樂至。烈婦荆娘不辱死。○荆娘邑人。楊文煥

之妾也。買於荊州。因以爲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爲

蜀碧

卷二

主

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綦死之。○永綦崇正丙子舉

人。魁岸善飲。聞賊據蜀。避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

臥床。賊至。嚴索得之。令僞官昇至成都。張口不言。

引頸受刃。○李錦中州廩生。賊遣僞官考試。佯狂

臥地。迫之。遂開戶自經。

州進士李爲鼎妻吳氏縊死。孝廉黃績妻張氏。歐

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憲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

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憲刻木首。附屍葬之。

○賊至遂寧。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璋戰死。

○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之。守義不屈。被

殺。時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

脫。璋遇害。

○賊遂至蓬溪。邑人譚性妻陳氏被獲。欲污之。大罵

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遽止

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焉有此事。待吾問之。登婢牆

蜀碧

卷二

主

見賊卒蜩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率衆圍

城。欲謀反乎。獨不畏王法耶。言未畢。而飛矢集喉。

斃城上矣。此殆與桐城二老人相似。

○賊寇江南。入桐城。人皆走避。一老人自扶杖出。

見賊絮語。生平窮苦狀。謂不能具主人禮。賊笑曰。

若苦如此。何必更住世間。殺之。

○又一老人。赴其戚屬。值戚家洶洶避賊。老人爲

曰。汝曹俱出家中什物。誰與看守。不懼傍人偷竊。

汝等俱去。我止於此。未幾。賊大至。焚其室。老人被殺。

○賊將劉進忠入保寧府據之。○先是。闖賊僞節度

馬科黎玉田。

明巡撫降賊者。

寇蜀。擾亂川北。獻兵至。二人

敗走陝西。賀珍統前鋒王老虎。裨將嚴某。

後爲江西提督。

沈鄭復師來爭。馬元利敗走。城復失。及珍回。不守。

獻命進忠入據之。

○保寧有張桓侯飛廟。千年矣。初獻攻城。夜出巡。

蜀碧

卷二

三

壘。見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驚

怖失聲。如是者三夜。獻詢知爲侯神。望空遙祭。

而去。一城獲全。保寧數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斲

盡者。侯之庇也。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

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作爲官兵。將襲城。道

遇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作應之。且走。將

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爲具葬於城

西。祭之以文。○時邑人王廷輔妻閻氏聞賊入。遁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怒殺之。羣鳥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璘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

○冉璘東鄉恩貢。賊至。望家避天台寨。賊迫及同

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

稚登樓自焚。

○劍州梓潼等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

蜀碧

卷二

三

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死。○

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逼之。大罵。刎其腹

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至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

罵賊。賊撞其齒。落盡。仍罵不絕。以刃穿胸死。○入

昭化。生員賈亂昌母李氏。任如永母吳氏。俱爲賊

擄。並罵賊死。○八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爲

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原任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
○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爲裨將。含乙敗。爲賊所獲。樹極已潰圍出。遙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

蜀碧

卷二

圭

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學生。聞京城破。大慟。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喪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爲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寧作明朝武生。豈爲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哀痛而死。時西充學生馬孫鸞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破

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王翥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驚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擒翥。積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臯家僕也。賊迫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脫。爾讀被殺。

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卒。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幸遊泮。我終身

蜀碧

卷二

圭

苦節。值茲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弗事賊。卽報汝父母矣。遂縊。○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罵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展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爲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尙選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執。賊給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兵池劉氏俱爲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廩生楊日昇妻李氏被擄。奮身投江死。

○賊掠眉州。

○賊陷夾江。置僞官守之。○邑貢生黎應大潛於家。結鄉隣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達照鸞。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凜凜有生氣。

○賊陷嘉定。改爲府。以僞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曰。顧同夫死。遁出其幼子付姑。從麗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蜀碧

卷二

七

○入犍爲。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僞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被殺。其子成儒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父。其分也。迺共奔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拘其二女。置輿中。昇經學前。二女抗聲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踊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

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殺要鄉隣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叢射而死。

○賊陷叙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伸死之。○尹申字子求宜賓人。萬歷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湖廣布政司。以簡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爲

蜀碧

卷二

天

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砥罵日益厲。賊不堪。殺之。妻邵氏妾夏氏長子尹恩婦楊氏並盡節。○同邑舉人周元孝亦以不受僞職死。○時諸生熊兆柱倡義討賊。李師武附之。兆柱被獲。大罵曰。天運至此。任爾戕戮。賊剝皮鞭撻。懸之城門。令出入者擊之。師武被磔。○諸生魚嘉鵬率衆殺僞官。爲賊所縛。拷訊其黨。鵬聲曰。自我爲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賊剛死。○諸生劉

苞晏正寅王庶世俱不屈死。郭大勛閤門罵賊死。李合宗梁爲憲械至成都。面罵獻忠死。

時邑人總督樊一蘅方奉永明王命入川討賊。夫人李氏方伯文績之女也。家居爲賊搜執。繫諸郡獄以辱之。夫人大呼曰。我夫奉行天討。誓必殄滅賊類。繫我何懼。厲罵賊。賊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途。○樊一若妾夏氏年二十。被執。奪刀自殺。賊怒。懸其髮於梁支解焉。○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孀居。賊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婦也。豈爲賊屈。賊劓其兩乳而死。○諸生余智與妻楊氏俱執。同罵賊死。周嶺有渡子者。業操舟。賊至。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賊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之。

○叙州諸葛邑俱陷。○筠連人蕭亮工妻母氏爲賊挾之行。至鳴鳳岡。墜崖死。○高縣人陳徵女三姑避落角洞中。硿破。投水死。○珙縣舉人向科原任江陵縣。里居。賊入。索之。閤家殉難。○慶符人張祖

蜀君

卷二

五

周聞賊至。語友人曰。百年有盡。何貪生爲。投起純潭死。○隆昌諸生劉茲。爲賊所殺。執其妻盧氏。強之行。氏紿曰。必見夫屍。迺行。及茲死所。抱屍痛哭。大罵賊死之。○廩生范璵妻胡氏抱幼女逃。被掠。母子俱死。○賊入納谿。邑有二王氏。一爲生員閔翼聖妻。避兵蘆鄉。賊劫之。投繯死。一爲生員易衍禹妻。被獲。不受污。投崖死。

○賊入瀘州。紳士韓洪鼎方旭等死之。○洪鼎州人以孝廉任澤州牧。歸里。賊至。同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曾薦祥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我輩受國家養士恩。三百年矣。恨不能噬賊肉。以報國。尙欲覩顏求活乎。丈夫死卽死耳。乞憐何益。賊怒。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祥投水死。○子英聞賊至。嘆曰。吾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携手沉於江。

蜀君

卷二

三

○瀘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屯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寶寺僧晞容糾衆破賊於豹子碛。○賊攻豹子碛。晞容奮臂曰。碛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碛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爲所害。

蜀碧

卷二

三

先是瀘有湯名揚者。夫啓閭。蒲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燮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龍安轉戰三百里間。築砦堡十數。拒寇累績。至副將。流賊入蜀。撫鎮檄名揚爲前鋒。遇僞帥虎頭卜數戰敗之。賊悉衆圍於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饑。賊且死。名揚身被數十鎗。猶舉刀殺賊賊爭磔之事。聞賜廕祠祀焉。

書甲申輯略後

彭遵泗

史氏丹溪生曰。余讀東林沈雲祚傳後。稱獻逆賊。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昔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荼毒萬里。十年之中。婦稚幾盡。其風俗又復何如也。豈天道無知。使爲善者被禍歟。明自熹宗失道。逆璫播惡。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寬大。收人心。而先後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爲之內外。致賊勢坐大。土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實召戎。民則何罪。而以俗惡受罰。歸之一方。何與。當賊入蜀時。士大夫粉首湛胸。不失名節。而下至婦人女子。連袂自沉。土司編氓。倡義討罪。將毋風俗之惡。而猶有是與。余於夏日略採甲申事。表而出之。俾知天道惡淫。不可加於蜀。而後之論斯事者。亦無若晉人之談長安也。

後叙

卷二

一

蜀碧卷三

丹溪生彭遵泗聲泉編述男華友校訂

起乙酉
止丁亥

姪孫席珍丹崖恭校

乙酉順治二年○時賊竊據全蜀

○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

初道貞敗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睽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賊分其屍投之城

蜀碧

卷三

外舉家百口俱死睽度亦以戰歿○睽度妻馮氏有詩名時賊印志

時賊脅絲州諸生葉大賓牧邛大賓佯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給賊將曰蒲江要害

間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共衆千餘去翌日又

曰大邑隸邛係將軍責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

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

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敘州取之○初閣部巴縣

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辦川

寇時諸郡惟遵義爲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

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而總督宜賓樊一蘅

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爲總統副

以侯天錫屠龍合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

所携潰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敘州斬賊數千

級走僞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

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蘅糧盡退屯古蘭州展

蜀碧

卷三

退屯江津賊廼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

衝擊之賊驚潰遁去是時副將會英參將劉鱗長

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

屬兵十餘萬來奉一蘅節制

○李研齋長祥記云猷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間

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

飭甲冑猷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

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名器蜀之來

言情與請劄付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飭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爲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拔戰士充御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

蜀碧

卷三

三

王廼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猷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營兵噪。各營驚亂。猷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斧竄盡矣。內江王益賊也。猷使之來。僞爲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迎閩將馬嶺。繼又歸猷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

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喬又欲因亂弑兄之明。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猷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俸尹。川北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衄。俱擒。爲賊副。於會城南門外。延爵逃至總崗山。收兵再戰。沒於陣。

蜀碧

卷三

四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間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爲招誘。鑄金印。齎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得印。擲之地。誓衆不服。時僞遊擊苗姓率衆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衆。與亭攻之。擒僞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中。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馬京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庄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其僞帥方總。

兵○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寰翠招致富庄七姓子弟頭人。姜黃。奈李。蔡。包。張等。土千戶李華。字者。年八十矣。亦率衆至。京卽以七姓界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寧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恒之檄。引兵入援。聞恒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觀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偽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偽從官。○初孫可望白漢中還。時偽官連

蜀君

卷三

五

名狀。迓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猷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猷曰。文官怕沒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焚數十。下殿。焚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爲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偽兵書護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判剔。實以藁衣冠以徇於市。一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十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召諸生集而觀之。偽禮昔江鼎鎮以郊

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關門自絀死。右相嚴錫命家在縣州。猷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卽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安置偽官。查檢鄉紳學校。詭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率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丈。令書滿幅大帥字。畫欲如斗。又一筆揮成。能者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草爲筆。以大缸貯墨。濡濡三日。提出直

蜀君

卷三

六

書。不爽毫髮。猷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字念泰。夾江學生。工書。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時惟二士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陽直也。○後賊北。援之以行。鳳凰山之敗。脫身歸流寓丹稜。與余叔祖連姻。所作紀亂一書。載猷事頗詳。今無存矣。

又詭試武生時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羸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噪發巨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

○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接袂嘆曰思咀嚼蜀人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

○或云猷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驢繫紳坊糞溺汚石柱紳僕罵之鞭猷父喝令以手掬付他所時猷在傍怒目不敢爭臨去誓云我復來時盡殺爾等方洩我恨。

○或云猷忠敗於郾陽竄伏深山飢窘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拳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如稼禍他人也遂著諸生巾禦賊賊大敗死者頗衆以是積怨士子遷戮於

蜀碧

卷三

七

○蜀民共起殺僞守牧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皆守牧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斫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僞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成龍二屬州邑。○初賊自爲聖諭六言云天以萬物與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僞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剿成

蜀碧

卷三

八

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煙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間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叉手委股以就割剝無一人得或免者。

○僞撫南劉文秀居邛州。○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居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剿法立搜山望剎等頭日踪跡高山大谷有崖崖洞者舉火

蕪之。卽蒲二百里。蓋爲血肉之場矣。

○劉文秀入丹陵屠之。○賊陷丹稜。踞其署。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爲之壅。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爲一羣。賊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擁至江陵廟殲焉。遂剗北門山爲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先大父王吾公諱萬崑。時謀拒賊。僞持牛酒。偵賊營門軍止焉。縛見會。以計免。且給賊旗持歸。聚壯勇守險阨。賊入鄉者輒殺之。一日有打糧賊三百人笑至。設伏擒獲。誅之於三溪口。賊不敢近。一鄉獲全。

蜀碧

卷三

九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妾二陳氏之恒妻宿氏之郊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錢之媳與女也。避亂山中。爲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俱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衆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

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爲險要。賊至。飛誓衆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逐入隘中。伏發。急不得。飛奮身截殺。斬獲二千。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還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閭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豎木爲城。率衆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爲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而腰鎌以斷橋絡。賊將卒沈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感攻之。賊大敗。其所擄掠喪亡幾盡。奔還成都。不復至。

蜀碧

卷三

十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爲甬道。簡閭其民壯男少婦。選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苛暴。殘殺日滋。民心憤畏。合謀拒賊。逐殺僞官。獻遂詐。

言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剿絕蜀人。違者罪不細。因聯百姓十人爲一縛。驅至中園。盡殺之。

○中園先主昔日練兵處也。

○冬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竅。召諸醫至。考驗鍼砭。內有一穴差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

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閤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

蜀碧

卷三

十一

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至天下名刻書。備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

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綴其遺製也。

丙戌順治三年。○是歲十二月獻忠伏誅。

○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僞帥狄三品等駐眉。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

兵圍之數重。凡五千餘人。悉殺之。

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剿。民不悟。以爲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中。故賊至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兔脫者。

○眉民陳登。俾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俾眉州里民。混字鐵脚板。憤賊殘酷。裂衣爲旗。招集四鄉遺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俾率衆。白梃鋤耨。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俾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駭。競奔。復斬首數百級。賊遠遁。登。俾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二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爲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參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僞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健爲。擒殺僞令。州人聞爭開

門迎展。偽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遺劉文秀次三品來攻。爲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眉。邛雅諸州邑。於是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涪陵。其他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劬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宏。譚誼。樊一衡。移駐納谿。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始畏懼。

蜀君

卷三

主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剖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每數百爲一羣。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爲樂。○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逐殺僞官。而四方兵漸益。日迫。忿然曰。川人尙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於是令僞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居。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

次進階。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童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踰十倍者。獎以爲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爲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

蜀君

卷三

西

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金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畧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二萬。自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

亘七十餘里。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累眾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有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慟。毀中園一浮圖。穴其下。置礮崩之。兵之歷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息而休者立死。若闔營犯法。裝大艦沉之江中。於是左右親信。各生畏心。

蜀碧

卷三

五

矣。南門營中大營兵俱誅。開門散走。差豹韜等四營。追及于大儀。三千餘人盡坑之。

猷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爲賈珍所敗。非爲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卽爲兵者有所貪戀。懷貳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卽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麟。懲吏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不若先立法。責之各將軍。

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尙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酣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時。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卽十餘萬人。於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每於夜靜。踰垣穴壁。入伏雷下。及床第幃幙間。竊聽。但有笑語。卽躍出收繫。并其家居之。

蜀碧

卷三

六

賊大殺僞都督總兵等官。○僞總兵溫自讓。廷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所部百餘遁去。猷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走脫。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僞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涇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剿營寶雞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

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翰營麻城商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畧等營總兵失其名但以搜括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於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

蜀碧

卷三

七

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沉井中或害幽室彼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卽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於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賊天性特與人殊恒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踏其中索侍者瞻著之廼快

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

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有言事小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堊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猷猷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也遽命釋焉

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斃奴分夾脊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鰓以火城圍炙小兒謂之貫戲拙善走之筋斮婦人之足碎人肝以劍馬張人皮以懸市

蜀碧

卷三

六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踰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墮州邑城○遣僞將分墮之

○按磔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磔之毋爲後人遺種

○參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猷聞

展兵勢甚盛大懼率兵十數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沉其舟戰

奔北士卒輜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

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至今居民時于江底獲大

輸其金銀鑄有各州邑名號

○王祥曾英以兵趨成都○王祥基江人勇悍著聞

爲九圍子監官守遵義賊不敢窺至是與曾英進

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府走川北○猷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

王祥曾英近資簡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鑄

蜀碧

卷三

九

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銅其流穿穴數仞實

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掩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

來者不得發名曰銅金又盡毀宮殿墮砌埋井焚

市肆而逃

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亦名擎天柱賊行取紗

羅等物雜累數十層以湔浸之三日後舉火烈焰

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楊展追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展聞賊遁

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梟莽骸骨
叢葬焉識其碣曰余奉命討賊提師過此憐爾白
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冬十有二月

王

師西征追賊於鳳凰山擊之猷忠伏誅○賊保寧守

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猷至惡之謀坑其衆淵言

於闇者進忠大恐猷忠又下僞詔用秦人鄙語罵

進忠進忠忿怒時我

蜀碧

卷三

十

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進忠赴師迎降

王問猷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鋪去此千餘

里馳五晝夜可及王命導師疾行至西充之鳳

凰山會大霧王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

猷素驕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大兵之至也

斬謀者以徇曰此輩徭求食耳清兵豈能越朝天

關耶少頃又告又斬之三報亦斬王謂得之揮

鐵騎促賊營時方辰食猷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

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喉。拔矢視之。曰。果然大兵也。逃伏積薪下。我兵尋得。曳出縛之。王廼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猷忠罪惡滔天。毒流萬姓。予受

天子命。奉天行誅。謹敢爲百姓復仇。祝訖。親加刃於猷。磔

殺之。尸之幃門。士女往斫之。骨肉糜爛殆盡。猷臨

誅。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四養子兵潰東走。○

一說猷忠被射時。拔箭在手。向陣大言曰。咱生

蜀碧

卷三

圭

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伏殺而斃。

猷在成都。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

遜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

天下。欲入武當爲道士。不果。伏誅時。年四十一。

○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廻

欄塔。萬壁中。布政司余一龍所建。猷登其上。見

內城宮殿。語從官云。橋是弓。塔是箭。彎弓正射

承天殿。遂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臺。穿穴取磚。

至四丈餘。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

拆塔張猷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

川北。毒氛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胷。炎

興元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猷於西

充。射殺之。廼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

○猷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收府曰天授。江

夏縣爲上江縣。鑄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

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爲兵部尚書。張其尊爲前

蜀碧

卷三

圭

軍都督。李時榮爲巡撫。謝鳳洲爲守道。蕭彥爲

巡道。陳六馭爲學道。給偽勅印。各予賞賜。有差

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

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

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猷怒。指天曰。

爾放我下界殺人。今乃以雷嚇我耶。用三炮還

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爲之折。○或曰。即今九

者修

獻敗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峯。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余伯楚錫公。相遇之。問賊曩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甯山大廟金頂。甫上。見王靈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爲奉天殺人云。○

而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尚在。

蜀碧

卷三

三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令頂於首。東人西出。斬一生。取一寶。回笑曰。欲賣頭乎。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古。標記所殺人數。貯竹罔中人頭。幾大堆。人手足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誤伸者。兩手俱斫。至小兒幼女。棄道旁。視馬

足或擲之空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納積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啟積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酌勸。欵洽若對生人者。名爲聚首歡宴。

○賊斬婦女小足。疊疊成峯。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舉足戲曰。此何

如。獻云。使得立命斫之。

一云。賊偶沾瘧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衆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已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爲樂。

○賊殺人時。有峩肩張姓者。爲賊殺於南關外。頸裂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

蜀碧

卷三

三

威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冊。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捉頭起立。點畢去。張訝其無名。起詢從者。云。府都城隍也。張隨蘇沿堰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尚存頸上刀痕。宛然。人呼爲張斫頸子孫甚衆。亦有登庠者。每向人言獻時事。

○或云。賊欲屠保寧府屬。禪僧破山爲民請命。賊令持犬豕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

老僧爲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嘗數鱗。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廨民居。園林亭館。寺觀樓閣。悉爲瓦礫。所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彼推尊爲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或云。獻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傲之。欲致祭。令士人爲文。獻不解。輒殺之。蜀士被禍甚衆。後展易。

蜀碧

卷三

三

蜀碧

卷三

美

皆不屬意。獻大聲曰。咱自傲。咱念爾輩昔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爲甚嚇咱老子。咱與爾聯了宗罷。尚亨。至今川人常以爲笑。

○又云。獻初過梓潼。夜夢人以宗弟紅束來。謂誠以勿殺邑民。晨起。語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張。獻云。咱一家兄弟人。何忍殺之。梓潼得全。

○羅江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獻將孫可望燬之。夜夢士元爲厲。懼而新。

之。壯麗倍往日。

○初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十數。行酒。內瓊枝。色藝出羣。獻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歌侑酒賊。觴殺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嚮之。喂犬。

○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置。母於酒。滿斟酒以奉。獻忠昵之。以手。

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却之不得。立飲而斃。猷忠始覺。碎裂其屍。

○夾江有僞令王某者。進新荔枝於賊。剖其中。漬之以鹽。猷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知好惡。罪不至死。猷遽云。

你說的是。卽傳旨去。其旨爲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罷。○偽詔

資陽有人藏之今存

蜀碧

卷三

七

猷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見於破鄖陽口方岳宗之呼。

○有云百姓剖猷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猷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癰。又常有黑虎守墳。皆人人皆遠之。

○敘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衣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爲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

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邛蒲丹稜間。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箐中。夜出。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至死人叢。拾其頭。兩手抉裂。吸髓而去。明起視之。無遺腦矣。蓋夜叉之屬也。

○寄園寄所寄云。猷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諂猷忠。咸進表疏稱賀。

蜀碧

卷三

夫

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爲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卽此可卜也。猷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猷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猷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爲奇士。古今所未有。猷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而見猷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畫。一切技藝。猷忠愈喜。召

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權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賜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再拜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始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盡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女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嘖臧曰。這驢養的。咯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得過不的。咯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咯老子。凡流氓以殺人爲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卽刻便將大受綁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數斬戮。不留一

蜀碧

卷三

无

人。○此事蜀中少傳。○蜀中古跡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僞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爲左右。二人皆英腹心舊將。以勇聞。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刁化神集土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進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追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大兵誅獻。僞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突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歿。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功。夔門累績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爲賊所憚。起兵時欲屯田於重慶。督師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蜀碧

卷三

三

○孫可望陷綦江。○有田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大
道引匿老鵲沱邊。被搜投水死。○邑人翁臺妻康
氏爲賊所獲。不辱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
支。遁入永寧。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祿死亂兵中。
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
俱載明史。

丁順治四年。○是歲明孽
亥。各分據蜀。

蜀碧

卷三

三

○春正月。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
未下。爲王祥所守。及猷誅。可望等四僞將東走。
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遂陷遵義。

○樊一蘅再駐江上。○我師旣還。王祥等入保順二
郡。一蘅復駐兵江上。爲收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
爲戶兵二部尚苦。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
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韜據重慶。
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字城。侯天錫

據永寧。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
朱化龍。曹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藩。故循
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
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附永明王。

○孫可望攻永寧。知州曾異。擢死之。○異。擢榮昌舉
人。知永寧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遁。時江津進士程
玉明。貢生龔懋勳。在州。署謀於異。擢曰。州據盤江
天險。扼吭全滇。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異。擢因激
兵士。竭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閤室自焚。玉明。懋勳
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雲南。○可望旣下貴州諸郡邑。遂直趨
雲南。取會城據之。○滇事
別見。

時蜀人死於滇者。巡按羅國祿。夏衍虞。王運開。及
弟運閔。

國祿。嘉定人。崇正癸未進士。巡按雲南。衍虞。江津
舉人。而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虞與國祿。約

蜀碧

卷三

三

義舉兵事。覺二人俱盡室死。

王運開字巨錄。夾江人。崇正庚午。孝廉。爲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岡外應城陷。整衣冠向北再拜死之。

運開字亨錄。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陷。運開死。廼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靈如欲語。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蜀碧

卷三

三

蜀碧卷四

丹溪生彭遵泗。啓泉編述男。華文延慶校訂

起順治戊子止康熙癸卯

姪孫席珍。丹崖恭校

○先是崇正中。川賊有姚天動。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葛徵奇。郡守王行儉。已令王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馬超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沔縣人袁韜。因姦婦事發。逃投響馬。

蜀碧

卷四

一

賊馬潮呼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部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衆。分爲十二大隊。時歲饑。賊以人爲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寧之曠虛。渠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蕪。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夔州譚文。譚詣。譚宏。坐山割據。純郭城。胡明道。金城。姚

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蠹爲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或昇諸火甚則轡

蜀碧

卷四

二

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墜寨樹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爲糧其惡殆與獻等其時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於流賊也。

戊子順治五年○明學尙分據蜀

○蜀大饑人相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海饑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赤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

累珍珠二升易一甌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於是人皆相食道路饑殍剥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目雞肋篇所載云云也。

○外王父遜菴先生云往時避寇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烟騰起疑爲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外出不然

蜀碧

卷四

三

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刺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爲人所攫矣余兒時見親故中老叟數人目黃如蠟詢之皆嘆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陳大玉劉尙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廚熟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竊李掩擒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

王春首於官捕大玉等斬之民始安枕。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腫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白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傍有覺者疾呼可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

蜀碧

卷四

四

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益殺劫之餘也○故老云夢

魂魔可以趕逐而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雜樹蒼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群聚爲寨利又不能攻爲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顛踰城樓而下搜其人必重傷斃卽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爲虎所害有經數口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蜀碧

卷四

五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驗諸將中惟許袁紹武大定紹故姚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乾德欲與就功結二人爲心腹先是李占春部將董子金有萬縣湖灘之戰紹亦返闕入佛圖關規重慶爲己功長至大會紹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不平心惡之乾德又陰爲構難占春遂並惡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咄咄謂今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弩以爲質紹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春是日亦歸其弩袁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西平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多歸之于大海壁忠州花陵河與李唇齒遵義守將王祥忌于李之盛而又欲爲好於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上營祥尋與紹兩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

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襲殺馬應試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袁韜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饑。李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喜。納之。誓爲兄弟。徙韜屯犍爲。大定屯青神。厚給其貲。共倚角以防賊。

己順治六年。○是歲明寧相圖賊復白滇入蜀。

○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臺於夔州。稱制拜封。

蜀碧

卷四

六

時楊喬然已進總督。范文光巡撫川南。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藩。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韜武大定刺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袁武不說。乾德怨展。遇已簡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壽。詭稱介。置宴於犍爲。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至。三人益爲恭謹。各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昇之密室。令力士刺之。○展起家武科。以進。

士第三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然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爲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固志矣。是時已進爵華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三月陷之。○袁武賺殺展。以兵圍嘉定。展子璟新力拒之。三月城陷。璟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迺圖我家。真喪心大疏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貲與衆。

蜀碧

卷四

七

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璟新崇正壬午武舉。展長子。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姿。袁武強迫入贅。馮氏舉簪自刺死。

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爲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勛與展刎頸交。時亦默然而阻。樊一蘅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好。而取人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爲救時大計。詎監儒所能知耶。然

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沒。兵部尙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詣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遍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尙可爲乎。後忽於石砭司夜遁。走黔之獨山州。鬱鬱疽發背卒。

蜀碧

卷四

八

庚順治七年。賊與明孽各分據蜀。

○朱容藩敗死榮陽。○容藩據夔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窮。迺北依二譚兵以攻石砭。占春來援。容藩兵敗。走死榮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圖蜀。○可望在滇。聞袁韜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迺上書永明王。爲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白文選

取遵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刎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遵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拒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爵綦江伯。

蜀碧

卷四

九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嘆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

○劉文秀攻陷越雋。○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閤室自焚。同時王氏俞氏朱氏唐氏俱赴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木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戰死。○初

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賊敗去。沉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爲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爲賊擒。剛之時年八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共起兵富庄姜黃李奈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

○起泰亦先以老病卒

○劉文秀攻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於縣之開善寺。

蜀碧

卷四

十

○劉文秀襲曹助於雅州。取之。○助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境。與楊展相聲援。展死。助勢孤。而劉道貞先以病卒。范文光因惡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視事。助左右無人。文秀突至。出助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於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踞之。時余飛單騎出。爲賊所圍。力殺十數人。死。

陣中

順治八年。○明孽與賊

尙分踪跡。

○文秀大敗袁韜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至川南。袁武拒之。及聞文秀至。檄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賊心。俄而文秀以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泝流尾擊。一戰。韜與大定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取嘉定。

李乾德被執。載舟中。不食者數日。屈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獻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偕升德並閤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惡之。其

蜀碧

卷四

十一

死也。無稱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蔽其辜乎。

○重慶復陷於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迎戰於群豬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力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荆楚。降於

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敵者。譚宏譚詣譚文皆降。

文秀

壬順治九年。○是歲四王師
征蜀川南平。

○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
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三月

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勛走。
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綿道詹
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
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

蜀碧

卷四

主

先是。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樓。
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蘅卒。○一蘅初以戶兵二部尙書加
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
不行。而袁武殺楊展。王祥敗死。烏江列鎮兵多散。
所保惟敘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問范
文光詹天顏。朱化龍相繼死。憂鬱疾卒。

癸順治十年。○是歲王師
破賊川北平。

王師大破賊將劉文秀於保寧。○文秀及白文選率兵
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遁去。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
固者。猶出入重慶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
宏譚詣共殺譚文。文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
亨等十六營。由水道襲重慶。聞之。欲討弘詣。二人
懼。率所部來降。未幾。

蜀碧

卷四

主

大兵取重慶敘州馬湖等屬。時三郡爲賊將盧名臣
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忠總兵陳德楊正泰。水
陸並進。攻破佛圖關。直抵賊巢。擒斬無數。降牟勝
赦而用之。獻逆孽之擾蜀者盡矣。

○初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寧間。其子來亨
代領其衆。赴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潰
出關之郝搖旗。名永忠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結
之時。獻黨雖益。永忠等尙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
冬十二月。我總督李國英奉

古統秦豫廣三省兵將合四川進剿師駐萬縣賊棄夔州

國英兵至夔。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陡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遂據其城。衆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驟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其炮石城下。樹梅花椿。橋外挑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

蜀碧

卷四

五

偵探。其甫脩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衆。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走適陝西。合剿兵至陳家坡。奪老木空。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白縑。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寶王光興俱納款投誠。至是闔孽之在蜀所謂西山寇者悉

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蜀人始獲享昇平之

福矣。

附記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賦性端方。爲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僞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恆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大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

蜀碧

卷四

五

爾勉之。爲問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想到守身全節。卽入清涼境界。囑畢而逝。○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正丙子孝廉。賊官至邑。迫之出。伴應之。治裝赴省。至千佛壩。策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

○宋文翼字怒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長史。甲申。巡撫陳士奇。經按劉之渤。重其才。授以監

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嘗起兵復雅州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不克退守沱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恒官川南道光翰爲幕客獻兵至臨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與其子士驊戰死閭門百口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泊幼子衆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

蜀碧

卷四

去

降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奴致之朱汚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問關褻狎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刃多方保護之母子迺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爲僧獲稍贏餘以給餽粥廿餘年不佞朱教子極嚴衆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狹路通光翰迺躬送朱氏母子歸竟陵於是楚蜀莫不高朱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爲忠臣孝子之報

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公入蜀遊我肩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迺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湏至昆陽死

○王承祖劍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田壁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召承祖夫婦屬之曰一綫之脉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已子走賊追及棄已子而匿繩

蜀碧

卷四

七

武巖穴中得脫後土賊起知繩武所在欲率其費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爲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永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戶鮮少椿至招流亡撫餘燼又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見城外大明寺考錄儒重詩云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僧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題萬歷紀先朝治軍久已霜生鬢說

士猶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時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鵝血集皆亡國之音云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正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榮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潰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啓丁卯解元累官陝西寧

蜀碧

卷四

大

夏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問自題云生平志氣凌霄漢自許惟憑忠孝心家國陸沉身板蕩空拋血泪寄兒孫卒葬於隴徽人慕義祀之

○雷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正甲戌進士官兵部嘗

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爲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從

張公玉筍監軍死

○其子廷俊知吳江縣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涕

誓衆起兵旬日得千人禦賊江岸屢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等冒矢石城中人相繼遁去無援矣曷暫退俊英叱之曰寧爲君父死不爲一身生自是無敢言退者賊計窘將引還會同事有忌俊英者噪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傷不得出還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貞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

蜀碧

卷四

尤

郎闖賊犯都懷宗崩國養貞爲持服蚤暮悲號不輟食貧邸舍以賣卜爲生人呼爲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哀蜀藩

天社星隳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癢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

張象華

邊微錫封憐少子蜀王臺殿獨崔嵬誰從韋路鳴鞭過猶記宣門拜刺來胥井寒泉沉鳳羽天街白

日走龍媒。短牆桃李家家發。畫角聲中杜宇哀。一
陸海塵飛井絡昏。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
羊過。野市人稀虎豹蹲。橙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飄
飄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尙共銅駝卧草根。濯
○萬歷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時山東群盜朱
江姓名於牌而鬪之。至崇正時大盛。法以百貫
活減爲盛負。曰鬪。曰獻。曰大順。其後皆驗云。

○崇正十七年正月。銅仁連界掘出古碑。有字三

蜀碧

卷四

三

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頭。張也敗。
李也敗。敗出一箇好世界。或以爲武侯所遺云。
○彭瑄字子白。永川人。崇正時以進士爲給事中。闖
入京。脅降不從。自刎死。

○顧鉉號青城。成都人。崇正時進士爲給事中。闖入
自刎未絕。復被執。毒拷罵賊死。

楊展傳

彭遵泗

前明總兵晉華陽伯楊展者。字玉樑。嘉定人也。長七
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工騎射。少應童子試。參
政廖大亨一見器之。曰。此將材也。亟獎拔之。舉崇正
己卯武科。北上。挾強弓大矢。驅一衛獨行。遇賊刼其
案。展笑曰。爾輩利吾有耶。吾與爾鬪射。約退百步外。
執號箭爲的。吾射不中。聽汝取之。賊如言。一發破其
幹。賊驚拜去。臨試。聞貴人有馬。因悍難制。挽以鐵轡。
聞碧

卷四

楊傳

號於庭曰。能騎者予第。衆愕。踣解。應展持弓矢。排衆
突前。奪馬騰躍而上。縱送迴旋。九發矢。九中。走馬揚
聲曰。四川楊展也。聞貴駭服。展名遂震京師。於是成
進士第三人。授遊擊將軍。時秦寇方熾。朝廷深重武
臣。尋陞展參將。以愛家居。值蜀亂。鄉盜縱橫。嘗與族
子踏月江邊。隔岸影見人行。諦視曰。此賊也。射之。應
弦而斃。覘其人。果素掠鄉里者。人以是畏服之。甲申
獻逆據成都。僭號收元。遣僞將四略。展起兵。捷爲合

蜀君

卷四

楊傳二

閣部王應熊檄至。即從總督樊一蘅及遊擊馬應武。余朝宗等。攻敘州。力戰。復其城。走僞都督張化龍。又擊收馮雙禮。遂次第收嘉眉諸邑。於是黎州指揮曹勛。副使范文光。起洪雅。土司馬京。起榮經。為展臂援。遺民潰卒多歸之。眾至數萬。時獻賊遺劉文秀。狄三品等。來侵。大敗。還授總兵。歲饑。人相食。展遣使告羅黔楚。自縉紳以下。至弟子員。皆給資。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原之。又置竹筏數千於同河。濟榮威富順之避難者。俾居思經。瓦屋諸山。而令其子景新屯田於峨眉。歲獲粟數千。蜀南賴之。獻忠忿展盡取故地。又怒川之不附已也。大殺成都居民。率眾百餘蔽江而下。屈起兵逆之。戰於彭山。分左右翼銜拒。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攻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展身先士卒。燈前鋒數人。賊崩敗。反走江口。江兩岸逼。前後數千艘。首尾相啣。驟不能退。風烈火猛。勢若燎。

解折江
河勢奔
帝遣使
戰大平

與前來
射賊
數條俱
映亦退
旋法

蜀君

卷四

楊傳三

原展急登岸。促攻。鎗銃弩矢。自道俱發。賊舟盡焚。上卒糜爛幾盡。所掠金玉珠寶及銀鞘數千百。悉沉水底。獻從別道逃。免旋奔川北。展追至漢州。封其屍。而還是時。展威名大震。巴蜀之起兵拒賊者。皆倚為長城。袁紹武大定者。竊因來奔。賴故姚黃十三家賊。而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展愛其勇。推心任之。命大定守青神。賴守犍為。鼎足備賊。偏沅巡撫李乾德。初以總制來蜀。獨許袁武深相結。至是。賴與總兵李占春相惡。展素厚占春。時通餽遺。賴不悅。乾德因說賴殺展。大定亦忌展富。三人合謀。請展詣犍為。介展壽。展欲往。其子景新諫曰。近觀二人。意殊怨望。須察之。不聽。及出。乘所愛白馬。回謁其衣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懼獻忠。豈懼他人耶。益展破賊後。多自矜。又過任人。而乾德以展遇已簡略。日夜德賴除展。展不悟。佩劍攜一僮。扁舟南下。袁武迎之。偽為恭謹者。展坦然入帳。浮大卮痛飲。日暮沉醉。袁武解展劍。昇入別室。使

勇士往刺之。展寐後口不交曉。曙光爛爛射入。操刀者三至不敢動。展僮云。無畏也。遂縛展。展覺知有變。作呼曰。酒渴甚。予我水飲。僮止之。展遂遇害。展素精五行遁術。得水可免。其死也。實僮促之云。時年四十有五。順治己丑歲。華陽伯則破獻時。永明王所督。勅也。袁武既殺展。引兵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璟新逃去。妻陳氏罵賊死。家殘焉。時偽帥孫可望者。方據滇。聞展死。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等渡

蜀碧

卷四

楊傳四

金沙江。取曹勛而襲其後。袁武方拒自奇。聞之。還與文秀戰。大敗。俱降賊。乾德赴水死。賊再據蜀。初督師應熊以賊襲殺平蜀侯曾英。走畢節死。兵部尚書呂大器自柳州至。永明王即命代之。大器遍歷諸鎮。太息謂參軍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順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蜀事向可為平。然自展死。後諸將解體。賊復入無敢抗者。於是烽火蹂躪。又十餘年而後定。至今談展事者。猶追念喟息。稱楊侯不

袁云

史氏丹溪生曰。泗王父玉吾公。少適嘉定。與楊侯公子璟新交。公子兄事王父。及難作。孤身來歸。袁武踪跡亦至。王父耳授公子策。貽駿馬遣之。而身詣賊酋。告以故。復令人導道。固迂其途。追公子至新津。公子已渡江。斬舟人沉船於水。賊遙望不得渡。以故公子免。而余家亦無所害。余因識楊侯事甚詳。觀其經理流亡。與其所以殺敵致果。洵乎文武兼才也。而取人

蜀碧

卷四

楊傳五

杯酒自壞長城。西充之罪庸可追乎。公子之去也。投誠我師。授參將。後復父仇。擅殺落職。家居十餘年。以壽終。

○楊侯存亡實關西蜀。此傳不徒作也。其排場比次。直追班馬。陳范諸公。不免以詞氣累其體矣。固是史才。蔡修萊跋

劉道貞傳

彭遵泗

便作
用非
橋

寫
勇
可
畏



劉道貞字墨仙。天啟辛酉孝廉也。其族世襲黎州指揮。獨道貞家臨邛。爲邛人。以文學顯。初時州有登科者。建旌坊。虐使其鄉。簡富民入戶。歲收牌烟雜課。名曰免差。官不能難。沿爲紳例。里中苦之。至道貞盡謝去。曰。吾忍以一科累桑梓哉。州人高其德。道貞敦行古直。其學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尤刻意兵家言。崇正甲申。獻逆踞成都。遣兵四出。道貞語子際度曰。邛州

蜀碧

卷四

劉傳

控制黎雅。建昌爲川南門戶。沿邊土司可聯以守。惜猝不及備耳。未幾僞參將張某略地至邛。道貞策殺之。棄家走沉黎。激勵土漢李衛等共抗賊。而身自資軍於曹叟。曹叟者。亦黎州世襲指揮也。先奉調守成。邛軍於門。賊入獲焉。同輩皆斬。次及助。助遽呼奮起。絕其縛。還奪行刑刀。殺數人。湘江脫亡。至是起師洪雅。道貞之去邛也。賊帥狄三品王復臣等再至。巡道胡恒檄寧越都司楊起泰入援。未及而城破。恒率州

故戰功
處錯落
難到

同賊自

牧徐孔徒悲戰死之。賊遂趨陷雅州。分其軍爲二。一

走榮經。一循江下攻洪雅。勛率衆保拒小關山。山去邑西南四十里。連岡嶺峒。中一徑。聚石錯雜。賊至不得過。盡驅騎兵薄隘口。道貞時以李衛軍來。謀遣際度。由山右伏行。渡青衣江。轉襲賊後。賊陣動。曹勛自上望之。挺刃趣賊。貞援炮鼓以從。斬前鋒十數騎。賊返走。騎闕塞不可退。際度等白下揮短刀。仰面疾攻。力蹙賊。絕其徑。賊衆數千。悉墮磨斬中。復臣等踐死。

蜀碧

卷四

劉傳

人竄匿深箐。以免喪失。衣甲器械亡。賊入蜀後。所至摧朽。無敢禦者。至是始畏蜀人。又以勛前絕縛殺行刑者亡也。益懼之。號曰曹軍。而口道貞伯溫先生云。是時寧越都司楊起泰奉檄援邛。至榮經遇賊。合所官丁應選千戶馬京逆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僞總兵賊兩路俱敗。於是道貞曰。寇胆喪矣。乘此追亡。臨邛可復也。今際度引軍疾馳逐賊。川西舉人郝孟旋者。新起師復雅。斬僞牧。會而之東。陷中城數日。幾

此段極
似左氏

敢在

補出一
宋忠烈

克會賊大帥劉文秀。以重兵來爭。勢不敵。退歸天全。六番招討使高克禮。楊之明者。兩相構怨。高歛於賊。明弟僑欲乘亂弑兄。與高合。而明方連成都進士朱倅。尹川北舉人鄭延爵兵。共討賊。僑先導賊至。敗明等於飛仙關。虜殺之。雅州復陷。道貞時駐黎城。料土兵募壯勇。謀進取策。遽聞之。憤懣嘔血。臥疾不起。語助曰。吾以一書生。破家討賊。意借公忠勇之氣。報朝廷三百年養士之恩。今病至此。死有餘恨矣。願公勉力。無墮前功。丙戌春正月。道貞卒於黎城。公爲人廉幹。纘密。時四方師起。羽檄交馳。外應內謀。事無留滯。又番漢把目等戰歸。自出金帛酒禮。曲勞之。人爭爲用。嚴道以南。二年不罹寇害者。公佐助之力也。初走沉黎時。夫人王氏率家屬百口。避西山。賊搜執之。及睽度圍邛。環刀械。置城上。令招其子。夫人罵賊不從。賊怒。斷其舌。磔屍置之城外。舉家殉焉。後一年。睽度單軍遇賊。同孟旋力戰以死。其妻馮氏有詩名。載

叩乘

史氏丹溪生曰。儒者習稱道德。耻談兵。臨難縮縮。無所施之。以其術爲世詬病。先生以一旅師。扼險出奇。摧破巨寇。智勇之略。豈不以學與。或謂先生喜逃禪。芥視生死禍福。范仲閣之誅曰。討仇終有恨。學佛竟無成。嗚呼。此其所以爲先生乎。余至臨邛。訪其軼事。竊嘆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劉氏之門。備矣。皎皎乎。潛水峽山。永終古也。

蜀碧

卷四

劉傳四

○頭緒紛繁。却序得簡淨不冗。史才也。樂齋

墨仙大節。吾蜀士夫有不能盡知者。曲爲傳出。一門忠烈。炳炳烺烺。百世下令人感慨嗚咽。昌黎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此也。又評

鐵腳板傳 附向成功

彭遵泗

鐵腳板者。眉之鄙民也。姓陳。名登皞。生有胆識。膂力過人。家貧。獵獸自給。常赤足逐鹿豕。奔走斬竹中。里許而足不傷。人目之曰鐵腳板也。登皞曰。呼我甚常。以是足不着履。行騰止及脛。率以爲常。獻賊據成都。遣僞將狄三品略眉。先期傳示云。除城盡剿。民不悟。攜老幼入城。乙酉正月五日。賊驅城中人至田原上。盡殺之。又搜戮四鄉居民。登皞突起忿言曰。洗頸待死。與抗賊殺死等死。奈何袖手待盡耶。遂裂白衣爲旗。招各山亡命少壯。大書於上曰。敢與殘忍流賊張獻忠敵者。從我。數日內。不期而集者千人。登皞執獵械。負柴弓竹矢。赤足先驅。千人者各執白梃相隨。據城西禮泉河。斬木列柵。標所書白旗於前。名曰鐵勝。鐵勝者。取已勝賊之義也。與賊持。前後殺獲甚衆。賊大懼。取道潛移東館。登皞又令民兵數百。具羊酒。僞爲投順者。迎賊。帥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衆大至。鳴

蜀碧

卷四

鐵傳一

蜀碧

卷四

鐵傳二

官兵丁亥三月二十八日。我

朝肅王以大兵至。攻破木城。成功中流矢以死。其黨遇平。

史氏丹溪生曰。陳登皞不忍桑梓之難。冒萬死。抒公忿。跡其所爲。一方之廣涉也。向成功可謂頑民矣。其殺登皞。意何爲乎。毋亦好上人。忘利害。遇其鄉之風氣然與。

爲投順者迎賊。帥納之營中。夜半。登皞率衆大至。鳴

○白衣一會足襦賊魄而布置殺賊。何智與胆俱

也。古云。亂世多才。信然。蔡修萊

蜀碧

卷四

三

余飛傳

彭遵泗

洪雅西四十里。有鄉曰花溪。背枕飛仙關。其前大小關山。屏峙溪口。其外限以青衣江。江濤洶湧。急不能渡。其地土泉肥衍。其人饒財穀。重去其鄉。殆天所設以衛養居民者也。甲申。賊至。土人余飛聚眾。詢之曰。賊來生乎死乎。曰死。順賊榮乎辱乎。曰辱。逃可免乎。曰不敢知。曰如是。飛策決矣。飛觀吾鄉地險而穀足。無匪人竄伏。其間計惟以死抗賊耳。眾曰。惟命。蓋飛勇健。以俠義稱。言出人莫敢違也。飛刑牲灑酒。誓眾於神曰。我等與賊義不兩全。有一人從賊者。殺其一家。順賊者。誅其家。誓畢。戶抽壯勇。年二十及四十者。得數千人。塞扼保險。造刀仗。烏銃。疊石數大聚。備飛擊之用。賊至。飛選勇士伏左右山谷中。山崗遍樹旗幟。又決大堰之水灌田。而自以羸弱迎敵溪口。其時賊氣甚銳。口無飛。戰方合。飛即陽北。賊迫逐入溪左右伏發。翼而擊之。飛反戈衝突。賊大敗。顧望山

純是男
法絕無
婦人行

蜀碧

卷四

余傳一

間旗疑不敢上。沿田溪走徑狹。騎步蜂擁。陷田中。不能出。擒斬二千人。其遁者。爲烏銳。飛石所斃。又過半。賊氣沮喪。遠徙去。飛退賊後。益修險阨。寇來則戰。去則耕。如是者二年。其後僞撫南劉文秀駐兵天生城。飛單騎出視。破圍。不能脫。力斬數十人。死陣中。飛死。衆遵其法。圍營自保。時越險擾賊。得賊謀。輒殺之。賊終不能加。至今居民猶勝國時土著云。

○飛誓言言。稟有烈士風。而設奇殺敵。動合機宜。

蜀碧

卷四

吳公差強人意。隱隱一敵國也。蔡修來

吳公差強

原缺

蜀碧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彭遵泗撰。遵泗字磬泉。丹稜人。乾隆丁巳進士。

官翰林院編修。是書紀蜀亂始末。及一時死節士。

女。其曰蜀碧者。取襄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起明。

崇禎元年戊辰至我。

朝康熙二年癸卯。末有附記。及楊展劉道貞鐵腳板。

余飛等傳其書。大旨以沈雲祚稱獻逆殘蜀。由風。

俗之惡。故爲此書。備書死難者姓名。以雪斯恥。而。

愷例。穴襪如載桐城二老事。與蜀事無關。又如賊。

夢梓潼神。以宗弟紅東來謁諸事。亦太涉神怪也。

歷代名吏錄四卷

〔清〕張星徽撰

泉州市圖書館藏清雍正九年張氏湖山草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循良前傳

約編四卷》提要

夫天生蒸民樹之后王君公以統治之又承以大夫師
長吏司治之則凡膺民社寄者孰非為吾君分任代天
理民以厚其生正其德期為久安長久而後免素餐之
譏哉當不唯尊爵厚祿務封殖誇榮耀而已也自昔有
天下者宰執臺諫侍從諸臣外首重牧守令長之選蓋
以刺史典藩方岳卓城萬里係一道之休戚關國家之
治亂至於守令地勢親民其所蒞設下即受之煦濡之
立蘇息焉刻剝之立焦枯焉故刺史守令能其人則民
蒙惠利而國有金甌磐石之固不能其人則民受毒害
而國成土崩瓦解之形漢唐宗享祚數百而及其末流
政以賄成官由私樹泥泯焚焚不可救藥者率由乎此
夫安靜之吏惻惻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故或敦崇
教化則盜賊變為原憲或督課農桑則黔婁易為陶朱
史所書循吏良政諸篇莫不廉以律已公以蒞事明以
燭奸而明不及察寬以撫弱而寬不至縱在事有慈父
神君之號既去留攀衣泣轍之思豈與夫受若直怠若
事又盜若貨器者同隨波而逐流哉我
皇上建中御極勵精圖治知閭閻疾苦端係有司而牧民之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序

一

湖山草堂

職綦重不可輕授非才故以省大小臣僚皆引見

御前改政訓飭不堪者立更選代務令人地相宜所以承茲諭旨咸脩潔清綏導有方家給人足庭階則蒲鞭畫閣木鐸

宵靜邑里則枹鼓稀明狗吠不驚桃花綠水之間秋風

明月之下士女嬉遊鼓歌相慶生斯時者何異置身黃

農虞夏上而與無懷葛天氏為徒也他日有具三長者

起而稽祕府實錄博徵故老傳聞記某人治某地為某

事勒成一書視列史所載名吏代僅數人我

國家固為遠過然自周秦以迄勝國既繁如矣不覽觀本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序

二

湖山草堂

末亦無以見

今日之尤盛故不揣固陋搜輯而論次之義取仁山之前

編先通鑑而補闕畧也發凡起例識者諒不訶其創始

乎雍正九年歲次辛亥端午前一日溫陵張星嶽北拱

氏題於金浦湖野山房之東齋



條例六則

一是編限於卷帙唯取有關吏治者撮著其要若他履歷行事

則正史本傳具在足資博稽茲故弗詳焉便記誦也爰顏之

曰約編

歷史立循吏門而巨公有理民政績者多入專傳唐荆川謂

其事業有大焉非一州一縣之樹立而已則不當從一州一

縣例而謂之循吏茲編單主廣收德政故又不拘此限舉從

錄入

一正史之外子書文集雜著偶登一二若裨官野乘立言無據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條例

一

湖山草堂

者舉不敢徵引愧某家無賜書學鮮獮祭疎略之罪知所不

免然區區苦心尚冀業有少進細覈詳補耳

一所錄諸書字句間有刪去累墜煩複俾歸勦鍊者至於率意

妄改失却本來面目此簡冊蠹賊深得罪古人某所不敢

一史氏立傳例有論贊是編本與全傳稍別故特省此例唯附

綴尾評未脫時文家習氣恒自笑也

一尾評中間引事迹相類者以杜註明正文遂不重見故書簡

而義贖其於富官治民之道畧舉大槩矣

北拱氏識

歷代名吏錄卷之一目錄

溫陵後學張星嶽北括氏輯著

周泰

孫叔敖

李離

伍尚

仲由

必不齊三條

高柴

公儀休

西門豹

卽墨大夫

史起

李冰

西漢

曾參

吳公

張釋之

文翁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目錄

一

湖山草堂

沒黯

何北干

萬不疑

尹翁歸

朱邑

韓延壽

黃霸

張敞

龔遂

于公

于定國

王成

召信臣

薛宣

二條

何並

苟諫

東漢

卓茂

寇恂

郭曄

李忠

郭晨

耿純

衛

附

董春

侯霸

蓋吉

郭伋

刁曜

張堪

傅賢

劉昆

沈豐

王阜

孔奮

高呂

任延三條

杜詩

宣

朱暉

郭賀

司繹

孫堪

鍾離意

第五條

袁安

寒朗

鄭弘

劉平

宋均

何紹

虞延

岑熙

陳寵

廉范

張酺

薛悝

秦彭

魯恭

王黨

鄧訓

謝參吾

宗度

王景

馬稜

許荆

王渙

何敞

二條

唐菴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目錄

二

湖山草堂

巴祗

華崧

韓稜

溫陵後學張望龍北林軒著

孫叔敖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績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楚民皆好庫車。王以為庫車不便。為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相乘車。

循吏前傳約編

卷上 周吏

潮山草堂

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也。史記循吏列傳

驅賸小補之治。於此可見。然秋冬入山採材木。春夏夏多水時而出之。則幾於養生喪死無患矣。庫車一事。治此而化彼。作用妙絕。北拱

李離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得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謀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史記循吏列傳

循吏前傳約編

卷上 周吏

潮山草堂

掌刑之始也。周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懲刑。暴亂少司寇之職。歲終則令羣士辨獄訟。登中于天府。邱氏曰。在朝者謂之士。師布列於外者。在六卿謂之卿士。在六遂謂之遂士。在各縣謂之縣士。職事皆同也。秦漢刑官曰廷尉。有正左右監。秩皆千石。景帝更各大理。武帝復為廷尉。宣帝以法官多枉濫。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每季秋請讞。帝齋居宣室決事。既清正。廷尉天下之平也。不任職當更選其人。復置廷平。替矣。鄭昌謂廷平招權為亂首。不若則定律。令論白名通。北拱

伍尚

伍尚春秋時崇。罕多惠政。民稱崇君。名宦

在後世則奉以嘉名。爾時只稱崇君。雖文而猶質也。案罕

邑之制。自周已然。時世卿用事。名賢多就此官。舍是無以自

見。戰國時。荀卿以大儒蒞蘭陵。猶循此制。而名曰令。秦漢郡

縣。天下沿而不改。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

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縣大率方

百里。可比昔之大侯。責任益重。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

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而臨川吳氏亦云。余閒居思天下之治

循吏前傳約編卷上明史

王

湖山草堂

法以為禹。稷伊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蓋令之福惠所

度最速。但世有廉而不明者。為吏所蔽。雖廉何補。有廉明而

不仁者。縱其下漁獵。躡蹠畧無惻隱。或雖仁而短於刺裁。則

不能。或雖能而意向偏執。則不公。全此五善。難矣哉。論也。痛

快。卓聲當官。著恩隨分。以自盡。則於二先生此言。宜作韋弦

之佩。北拱

仲由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

曰。善哉。由忠信以寬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

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

草萊甚闢。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

此忠信以寬。故民不偷。入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

韓詩外傳

聖人觀政。別具法眼。而仲氏政事之才。亦可想見一斑矣。北拱

循吏前傳約編卷上明史

王

湖山草堂

宓不齊 三條

宓子為單父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私敝裘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為得。何以得魚。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鱖。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鮒。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聞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宋語

若有嚴刑於旁者。無形之刑。刑其心也。士有聞修民。亦有聞

循良前傳約編

卷十 周史

五

湖山草堂

行。政教至此。幾於偏為爾。此法

又

宓子治單父。於是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延齊寇。民人傳郭者。出自父。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單還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慨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怒曰。使宓子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慮。奸由也。要其除亂謀也。遠故邪。不前達。賈誼新書

循良前傳約編

卷十 周史

六

湖山草堂

淺人徒計目前。不知貽無窮之害者。即在目前。小利。宓子數言思深識正。季孫固應心服。古今史取載土木之事。乘輿陷敵也。先聲言將搶通州。議者恐資敵糧。欲焚通倉。時周文襄適在京。令各衛軍准預支半年糧。各自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寔。通倉為空。此應變別自一策。與新書所記魯事。或經或權。皆籌國者所當知。此法

又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韓詩外傳。

其言可宰天下。烹鮮小試。不獨見之於言。子游也。宋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其挺。臺中以挺為賢。否之驗。范諷一日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呼之。叮嚀告戒。顧老隸挺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若投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使中丞秉樞要。安。

循良前傳約編 卷十 周使安不齊三

七

湖山草堂

得人人而詔之。諷愧服焉。此隸亦甚識政體。雖然。任力易。任人難。未能為其難者。且先致力於所易。如何。北拱。

高柴

季羔為衛之士師。刑人之足。俄而衛有崩潰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刑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季羔曰。君子不隱。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出。謂刑者。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則子之足矣。今吾在難。此正子之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哉。刑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決獄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周使

八

湖山草堂

以善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宋語。

刑者。賢人也。其誤觸罪網者。數。子羔不執法。以伸恩。而恩未嘗不存於法中。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之謂也。君豈私臣三句。當與後何並對鍾廷尉云。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語參看。朱子嘗謂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今案此書多格言。其不合於道者亦寡矣。北拱。

公儀休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燬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新繅。其貨乎。史記循吏列傳。攀援貴人者。每投之於其所好。嗜魚故不受魚。防物交也。免官絕給之對。權詞耳。○案後漢書。黃香遷魏郡太守。郡舊有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周史

九

潮山草堂

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延。慈。以。賦。人。課。令。耕。種。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少。至。孝。博。學。能。文。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此。段。與。公。儀。休。子。同。意。良。不。愧。一。代。名。公。北。拱。

西門豹

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渠成而民賴其利。俗故信巫。歲為河伯娶婦。選室女投河中。豹及期往視。指女曰。醜。煩大巫入報河伯。即呼吏投之。羣巫驚懼。乞命從此。禁止。名。案史稱豹為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有此典利。除害大手。段。固宜爾。爾傳曰。子產治鄭。民不敢欺。尚論其世。不忍者以德。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尚論其世。不忍者以德。不能不敢者。以才德則高矣。才亦談何容易。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十 周史

十

潮山草堂

即墨大夫

即墨大夫齊威王乃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史記田完世家。

自來正人君子。必不由左右而進身。永聲望於宦官宮妾。則所得率浮薄士耳。權倖之門。賂遺如市。誰復知修職業。敦實效。以自結主知者乎。威王一舉而齊國大治。諸侯不敢致兵者二十餘年。足為萬世法矣。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周史

十一

湖山草堂

史起

史起魏襄王時為鄴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子灌鄴旁。終古。紹。古。生。稻。梁。文獻通考。

自井田廢而溝洫隨之。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注田。既以為一時之功。又萬世實利賴之。若開鑑湖者。則有馬臻。引洮水種秬稻者。則有馬援。嚴渡口溉繁田千七百頃者。則有文翁。引涇水溉田四千五百餘頃者。則有白公。造鉗盧陂。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周史

十二

湖山草堂

廣二萬頃者。則有召信臣。而渠竭陂。隄。古。蹟。相。望。史。不。絕。書。為循良課最第一。亦其勢然也。蓋其法高則開渠。卑則築圍。急則阻塞。緩則疏引。最下者。乃以為受水之區。其原實始於史起之引漳水灌鄴。若起者。殆言水利之鼻祖乎。北拱。

李冰

李冰為秦蜀守。壅江水作壩。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漑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文獻通考

秦國帝業之本在此。二江者。邛江流江也。風俗通載江神歲取童女二人為婦。冰至神祠。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傍。有問冰還流汗。謂屬吏曰。吾鬪疲極。不當相助邪。南向腰中正白者。我殺也。主簿因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說雖怪誕。而冰之於蜀。其亦近於古之禦災捍患者歟。○案漢書百官表。郡守秦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秦吏

十三

湖山草堂

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章氏曰。周之官制。非至秦始變也。吳起守西河。馮亭守上黨。西門豹令鄴。是守令之名。在戰國時已然。特至秦而始定焉耳。夫罷侯置守一事。雖聖人復起。不能更易。觀此論。則七國已有其名。乃知事勢所趨。始皇有不得不然者也。劉廷振謂上下之情。所共屬者。唯郡守。其言深識治體。兩漢之治。多由太守得人。故趙宋亦屢以重臣出守州郡。蓋知此職之甚重。北拱

曹參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為齊悼惠王丞相。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益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益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史記

問安集而欲如齊故俗。本意便是要清靜無為。了不得一人折衷之。則諸儒不服。故藉益公做個鎮壓。其實參胸中。全副黃老。他日入相。便用此法做去。所以名齊蕭文終。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吏

十四

湖山草堂

吳公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史記賈生列傳

史不為吳公作傳并載其名此一大闕事。然識長沙於英少召置門下及為廷尉遂薦之只此一節賢守已傳。又班孟堅作傳序云河南守吳公謹身帥先居以廉平不至於嚴而民從化此說為得其詳。合二書觀之當是漢廷第一循吏。案宋凌景陽為仙游尉嘗以事出郊有道士扶二童子來謁見其眉目疎秀因留衙舍日課以經即蔡襄與其弟高也夫世即有識英才於齠齔者亦以為不聞已事而置之矣苦心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史

十五

潮山草堂

造就獨見此老又明段堅知南陽府時王文莊公鴻儒為府史佐書堅見其字法端勁大稱奇史以里人王生書對即召見曰子風神清微豈塵埃中人即留讀書府中續食授衣遣入郡學為諸生後登第官至南戶尚明閑持務決成敗可否如指掌嘗曰唯誠與真能濟國事趨名者亦趨利於社稷生民無益也故生平閑誠待物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焉段太守蘭州人其治南陽脫略簿書宣導化理不特知人近吳公而政事亦略相彷彿矣北拱

張釋之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上曰廷尉言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下廷尉治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無道乃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史

十六

潮山草堂

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許之朱子綱目度量衡取正於律一定而不容紊刑亦如之羣動有所稟承而罔違羣情有所據依而罔惑者定故也若以人主意為獄因權勢貨賂之所在而上下其手則是律不可以為定唯吏之所破析而淆亂矣唐大理少卿戴胄擬詐資蔭者以流上曰朕先令自首不首者死卿欲賣獄乎胄曰法者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若順忿為信竊為陛下惜之上說與張廷尉兩爭法於文帝朝皆庶幾知所以制律之意者北拱

文翁

文翁。江舒人也。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脩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縣邑吏民爭欲為學官弟子。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前書循吏傳。

凡開風氣於草昧之時者。首功無能與並。蜀之克變。發風自翁始。生榮死哀。文德百世為烈矣。案後周書。辛昂字進君。隗西狄道人。尉遲迥平蜀。表昂為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吏

十七

湖山草堂

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人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糾迥復表。昂行成都。到縣。便與諸生祭文翁。堂。因其歡宴。教以忠孝立身之要。言切理至。諸生泣深感悟。歸而告其父老。轉相誠勉。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夫畏從威生善政也。愛從惠出善教也。政教俱善。吾何間然。北拱輿稱之。翁倡教於成都。師夫教。文翁。小。離。家。技。而。修。西。漢。書。循。良。傳。揚。雄。為。師。有。使。當。生。師。自。古。未。有。也。以。師。生。所。學。有。以。贊。助。君。化。當。不。此。矣。

汲黯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為謁者。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請代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東海太守。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史記。

案高惠文景之間。休養生息。幾致刑措。武皇崇用張湯等。深文巧詆。頗苛細碎。海內始騷然矣。長孺清淨為治。自是救時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吏

十八

湖山草堂

良藥。雖志在出入禁閑。於遺補過。州縣雅非本趣。然其才自足。兼之也。東京王望字慈卿。遷青州刺史。時州郡災旱。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原糧。為作褐衣。事畢。上言。公卿奏望專命。法有常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擅平二國。春秋以為美談。今望當仁不讓。若繩以法。將乖聖朝愛育之旨。帝乃赦焉。大匡衡以矯制罪陳湯。而武夫短氣。益漢公卿之議。率守繩。諸帝曲宥於法外。真英雄之主也。又第五訪等事。見後。

何比干

何比干字少卿為汝陰縣獄吏決曹掾平活數千人後為丹陽

都尉獄無冤囚淮汝號曰何公何氏家傳

案比干本汝陰人後徙扶風平陵積有陰德八葉顯榮何公

之名當與干公並傳百官表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

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六百石景帝更名郡尉有縣尉又有

郡尉備武事防盜賊也諸曹掾史秩百石以下多儒流為之

有由此途致位公卿者都洛後如郭弘為決曹掾斷獄三十

年用法平因無怨情此外罕有稱者可見文無枉害之難故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西漢吏

十九

湖山草堂

黃香為魏郡太守到官遣吏歸鄉發姦邪立決詞訟曹褒

為河內太守值旱省并吏職退去貪殘遠對雨秋大熟流冗

皆還蓋其時仰食於官者多徒滋擾民無補政理是以二公

毅然汰去之也魏晉以來令史百倍於前泊乎陳隋更不遑

寧舍事繁後弊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夫

周官府吏胥徒之數極多朱子已謂似別募游手為之安得

許多閑禄以給况於後世乎今古勢殊朱易驟改劉炫謂省

吏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是正本澄源之論在職宜知此

拱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付

以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

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

疑為吏嚴而不殘漢書

案不疑捕謀反賊縛衛太子詣獄二事最大蓋以剛斷為主

而濟以寬容故寬而不弛東海嚴延年為河南守精敏吏

事令行禁止冬月傳屬縣因會論府上流血數里號曰屠伯

其母從東海來欲過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大驚便止都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西漢吏

二十

湖山草堂

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謫母因責數之曰幸得備郡守不聞殺

化全安愚民預欲多殺立威豈為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

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戮也延年頓首謝自為母

御歸府舍母畢正臘遂去歸郡歲餘延年果敗余嘗恨此母

不得為曼倩母蓋其賢智則同而子仁不仁異焉亦奈之何

哉或曰使嚴母蚤從延年宦遊得朝夕訓子或對案不食如

雋母酷淚未必不有廖斯言倘或然乎吾所以獨悲其不幸

此拱

尹翁歸

尹翁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選用廉平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小弱急豪強課常為三輔最朱子綱目

周官以六計弊吏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善能等俱統以廉廉為本也子貢為信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史

北海

謝山車壁

陽宰孔子教之曰臨財其如廉臨民其如平廉平之政不可改言廉平者始此漢如蕭何等化乃只得力此兩字北拱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少時為舒鄉耆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為大司農丞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卒天子憫惜下詔賜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鄉耆吏其民愛我必葬我鄉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鄉民及死其子葬之鄉鄉西郭外民采然共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絕前書循吏傳仲卿歷郡守至九卿豈無功德在人而乃僅戀於耆夫之遺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史

北海

謝山車壁

愛何哉官愈小則民愈親夫人精神視魄之所依必在於最初之居處少時所躬歷老而不能忘也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祠鄉之愛仲卿又何獨不然又案五代史載臨黃陸思鐸在晉高祖時為陳蔡二州刺史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遂葬于陳州志行何酷類朱司農也明錢本中知吉水門無私請政務清簡不任刑捕豪民宿吏之魁素為民患者徙遠方新學舍躬教諸生邑中肅然卒官民哀慕如父母因留葬吉水爭為負土營墳是又一祠鄉矣北拱

韓延壽

徒杜陵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惠其俗。多朋黨。故搆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由是俗多怨讎。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召郡中長老。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百姓遵用其教。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居潁川。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好聘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含姦人。閭里什佰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循良傳總編

卷一 西漢史

二十三

湖山草堂

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漢書

出。乎。禮。則。入。乎。刑。告。訐。之。風。熾。禮。教。寢。微。姦。偽。萌。起。刑。罰。愈。滋。民。不。帖。席。非。所。以。正。人。心。厚。風。俗。也。余。於。西。漢。名。史。中。不。錄。趙。廣。漢。者。以。此。也。拱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夏人。為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輒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教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朱子綱目

循良傳總編

卷一 西漢史

二十四

湖山草堂

唯教之是先。王先有以教之於其始。而不待禁之於其終也。大司寇之職。嘉石則曰。平罷民。圉土則曰。聚教罷民。司圉一職。亦曰。收教罷民。任之以事而收教之。是不唯教之於未犯刑之先。而且教之於既罷刑之後。雖國有五刑。何嘗輕用之耶。又太史公云。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脩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為治。何必威嚴哉。此是作循吏傳本意。觀黃霸學法律。而為政乃不見文法刻深。至於耕者讓畔。道不拾遺。異乎人之學律者矣。拱

張敬 本何東平陽人祖公孫後漢賊又使社陵

張敬字子高拜膠東相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國中遂平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敬求問偷盜首長數人召見賞其罪署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頰汗其衣裾吏坐里間聞出者汗頰輒收縛得數百人盡行法罰由是抱鼓稀鳴市無偷盜敬以經術自輔表賢顯善不醉用誅罰故能自全漢書

案京兆於三輔尤劇尹不過二三年或數月一歲輒罷敬在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吏 二十五 潮山草堂

事九年獨為久於其職蓋開盜罪重吏賞署偷首皆破格以激勸之臨事須用權宜彼循常習故輩何足與語此乎宋王彥霖知開封府凡京城偷者所聚謂之大房多在僻遠每區容數百人公密令掩捕毀徹隨情處決遂爾盜絕民安曾讀為市僧負五千緡一旦忽輸戶外曰王公今日知府矣此見聲教之下最稱浩穰非才足以治望足以鎮未易言稱職也漢名能治京兆者趙張外有王尊王駿王章及邊鳳延篤時語曰前有趙張三王後有邊延二君固寥寥罕觀矣北拱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為渤海太守宣帝謂遂曰渤海廢亂君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海瀕不常聖化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願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至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為盜賊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即時解散棄兵弩而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西漢吏 二十六 潮山草堂

持鉏鉤遂勸民務農桑有帶持刀鉞者使賣鉏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郡中皆有畜積獄訟止息前書循吏傳均是人也兵弩則盜鉤鉏則民轉開在俄頃間操機括者太守耳亂繩之喻精理獨闢佩犢之訓妙語解頤真得到做得總是千古治盜第一法案名臣傳陳鑄字宗之巡撫湖廣時漢沔餘賊未盡公曰良民可驅而為賊顧不能還賊為良民乎乃移檄諸郡脅從者不治於是負固阻深者即日盡散歸農喁喁有更生之樂矣此條義足與龔大夫相發明北拱

于公

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索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與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殺牛祭孝婦。表其墓。天立大雨。歲餘。郡中豐饒。于公于公問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

循良前傳的編

卷一 西漢吏

二十七

湖山草堂

高。大。門。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漢。書。

刑。罰。失。平。怨。氣。所。感。干。天。地。之。和。而。致。災。沴。鄧。太。后。因。旱。幸。洛。陽。寺。錄。囚。徒。有。囚。實。不。殺。人。被。考。自。誣。太。后。具。得。枉。實。即。收。令。抵。罪。行。未。還。官。澍。雨。大。降。東。海。上。虞。雨。辨。孝。婦。之。冤。乃。大。類。此。北。拱。

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郿人也。父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漢書。

漢世天子北面經師。公卿亦不耻下問。如此一生受用。有何窮盡。高伯恭嘗以獄者人命所繫。雖皋陶至德。而其後英。蒙先亡。布。點。而。王。刑。之。餘。疊。積。在。況。凡。人。能。無。咎。乎。此。名。言。也。奈何理刑者。多以輕心處之。明虞謙為大理評。獄獄必

循良前傳的編

卷一 西漢吏

二十八

湖山草堂

得其平。大辟尤致慎。曰。彼無憾。我無憾也。蓋一毫未愜心。處便是憾。然有致慎之心。丹筆即屬陽春。生固恩而殺亦仁矣。又司馬芝。遷大理正。曰。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今有所疑。以應易從之義。東漢郭躬。拜廷尉。論議依於寬厚。多所生全。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皆施行。著於令。北周趙肅。除廷尉卿。執心平允。所屬斷咸得其情。唐司刑丞徐有功。當告密羅織之時。獨與同官杜景儉。務存平恕。屢直寬獄。所活數十百家。此皆有張子之風。然史冊所書亦僅。北拱。

王成

王成爲膠東相。治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下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前書循吏傳。

案孝宣號綜覈名寔者。而成以偽增戶口。而膺顯賞。則何也。循吏乃爲俗吏作。倘可發一喙。黃東崖先生察吏議云。宋太祖時。州縣撫養有方。戶口增益者。各准見戶十分加一分。刺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准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

循良前傳

卷一 西漢史

二十九

湖山草堂

此法欲以安民也。而治效不遠古。何哉。課吏不覈寔績。僅以文飾當之。詭而投詭。而錄於是。有繭絲之計。原工而謬託。保障以欺人。鷹鷂之擊。無已。而過獎。鷹鷂以誑世。幾見簾垂晝。日者。果務簡事。理乎。金郤暮夜者。果清畏人知乎。露覆行楊者。果固園盡空。而貫索銷沉乎。天下之患。莫大乎有體而無風力。有情分。無精神。白晝能啼。青蚨能羽。有力者負之而走。何暇從赤子問楷范哉。余嘗擊節此言。以爲必得寔力辦事之人。方於朝廷有補。然以此爲坊。猶有張虛名以營運者。北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遷南陽太守。躬勸耕農。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其化大行。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前書循吏傳。

開源節流之道盡矣。漢世以力田應選舉。而禁錮賈人子。不得爲吏。所以崇本而抑末也。自賈誼積貯。晁錯貴粟之論。行。益務穀粟。而輕貨財。郡國守相。體此意行之。所在招流亡。

循良前傳

卷一 西漢史

三十

湖山草堂

開土田。躬行勸相。遂致公私給足。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紅朽而不可食。故三代以後。漢治最爲近古。以其務農重穀。猶有周人勤稼穡之意焉耳。北拱

元都之建。治元百餘年。士曰。蓋非民共蜀郡。以九江。以名。其治畢。昭二年。石渠。其祠。治元。南陽。其乃。立祠。

薛宣二條

薛宣字叔君東海郯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徙陳留盜賊禁止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得卿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漢書宣後代長為御史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臨去

宣後代長為御史封高陽侯食邑千戶宣臨去

案宣與朱博同傳然博伉俠好誅戮殊非宣比也其不侵縣邑職事最善持紀綱大體才吏少此風度綱目載宣為馮翊屬邑頻陽多盜令薛恭本莽者職不辦眾邑僻小易治令

薛宣傳

卷一西漢史

三十一

湖山草堂

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而縣皆治今監司於繁邑而令軟弱簡邑而令敏健者題請對調使人與地兩相得百姓蒙休其法益原於此北拱

又

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為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全上

親略苛吏傳載弘農太守劉類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為不急時有府君三不肯之題謂遷免與死也又大司農王思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吏父明日死思無恨意

薛宣傳

卷一西漢史薛宣二

三十二

湖山草堂

二事刻薄寡恩視薛馮翊之本情制治真有人禽之別北拱

何並

何並字子廉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通不拾遺。徙潁川太守。時鍾元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減千金。並故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歆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敕曰。三人非負太守。適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宅。郡持頭還。郡中清靜。表善好士。名次黃霸。

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漢書

吏曰。天吏計曰。天討奉行。者毫無干涉。先儒謂舜誅四凶。罪在四凶。舜何與焉。者即是此理。俗情認刑賞為自已事。而避恩怨於其間。遂不免有所曲徇。以孫寶名臣。尚受淳于長之託。不治杜穉李。况其他乎。如並之剛正。始為不瘝厥官。宋胡穎字叔獻。知平江府。帝父榮王府十二人行劫。悉斬之。理宗責以好殺。對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帝為默然。知得祖宗立法。天子父猶不為屈。即欲它有緹貸。胡敢哉。拱北

循良前傳編 卷一 西漢吏

三十三

湖山草堂

苟諫

苟諫為上黨太守。王莽以鮑宣不附已。殺之。復欲滅其後。諫知召宣子永為吏。曲加保全。名宦

韓厥立趙氏後。何以尚茲。案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後徙上黨長子。子孫又徙家屯留。永字君長。拜司隸校尉。與都官從事鮑恢。彈劾不避強禦。世祖勅曰。貴戚且飲手。以避二鮑。行縣西至扶風。推牛上笱。諫家張湛以為仁。不遺舊其遷揚州牧也。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瘡傷之後。廼緩其銜轡。示誅疆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永子昱字文泉。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昱子德。德子昂。並能續厥世緒。蓋宣剛正之氣。其所留貽者遠矣。德事見後。北拱

循良前傳編 卷一 西漢吏

三十四

湖山草堂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遷客今勞心詳謹視人如不舉而致口無惡言吏人親愛而不忍欺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笑之鄰城聞者皆嗤其不能河南郡為置守令茂不為嫌理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蝗獨不入密縣界遷京部丞客入老少皆涕泣隨送光武初即位先訪求茂茂詣河陽謁見乃下詔曰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范曄後漢書

循吏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三注

明

先武當四方多故軍務倥傯之日他事未遑首褒封茂是欲

以德化風天下使牧民者知所取則也東京吏績所以亘古莫及。案蝗不入界事又見許季長之為湖令楊琳之為茂陵令謝夸吾之為壽張令玉况之為陳留太守况字文伯京兆杜陵人志節高亮善行德教永平十五年蝗蟲起泰山彌衍兗豫過陳留界飛逝不集五穀獨豐此等在後漢亦可屈指數者故彙登於此是後所載蝗事則又各別矣北拱

寇恂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建武三年拜汝南太守盜賊清靜郡中無事恂素好學乃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七年代朱浮為執金吾明年潁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人受納餘降范曄後漢書

循吏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三注

明

案恂前為潁川太守郡中政理盜賊不入故繫百姓思而求之惜字下得極傷竟把太守當物事假貸者然覺草野真車輶所疾所氣象越趣可掬。正傳之學各有師授武帝尊公

羊宣帝善穀梁故二家並興而左氏尚微劉歆請立左氏春秋哀帝以問諸儒皆不對遂寢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為左氏立博士范升以為左氏淺末不可立陳元上書訟之遂以親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群儒數相忿爭會封卒光武重建眾議因不復補肅宗雅好左氏侍中賈逵具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條奏上之詔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由是大行於世。左氏之立於學宮其難如此哉今寇公獨於衆人重肆讎擊之時求明其學是先有杜武庫之癖者耶北拱

鄧惲

鄧惲拜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華嶠後漢書

案范書稱長沙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極上。以身扞火。火為之滅。惲異之。以為首舉。此其表異行之。突也。又華書載臨淄令楊音。設特席。顯異巨孝。江革于稠人廣眾中。親奉錢以助供養。此令當與君章同傳。明時有孫孝子。惟中者。雖州邑人也。父卒。皇皇如不欲生。既葬。結廬其側。晨起詣墓前拜。日嘔涕。糜二盂而止。深夜月冷。哭聲依依。隨悲風遠聞。人為泣下。久之。手足皸瘃。形容憔悴。或勸其

循良傳

卷一 東漢史

三二

湖山草堂

反。哭不對妻。劉氏從孝子之化。亦居墜室。不近酒肉。皆三年事。開縣令夜半携二蒼頭往廉之。見孝子蕭然。塊處風雪中。也歎息而去。余嘉令苦心。可謂知孝子矣。而惜其不能步鄧楊二公後塵。豈才不足以濟其志者乎。北世

李忠

李忠字仲都。為丹陽太守。越俗不好學。嫁娶禮儀。衰於中國。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墾田增多。流民占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最為天下第一。司馬彪續書

案忠以建武六年守丹陽。時海內新定。江淮猶多不賓。忠招懷降附。悉誅其不服者。奮武揆文。甚有次第。凡在郡九年。能使越人風氣丕變。此久任之效也。鄉飲之名。始於成周。先儒謂有四焉。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

循良傳

卷一 東漢史

三十八

湖山草堂

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結祭。漢唐以來。間有行之者。然無定制。其所存亦唯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一節耳。曲臺所列鄉飲酒義一篇。即其事。他如習射。蜡祭之禮。不復講矣。丹陽以春秋二時舉行。惲惲於古禮云亡。而欲與儒生共習之。何其盛也。明太祖詔每歲再行。遂為永制。其端蓋發自仲都。然同時如伏湛。字惠公。前後在平原。倉卒中獨晏然。教授不廢。云禮樂教化之首。造次猶不可違。乃奏行鄉飲酒禮。吏人信向之一境。賴德以全。此則縣中小綿蕞。惜不令魯兩生見耳。北

鄧晨

鄧晨為汝南太守。興鴻都陂。益地數千頃。汝土以殷。魚稻之饒。流衍他郡。司馬彪續書

案晨娶光武姊元。益從龍之彥。與帝最親。而又能以功名自立者。鴻都陂在豫州汝陽縣。成帝時。關東水陂溢為害。丞相翟方進奏罷之。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至晨欲修復其功。聞許楊曉水脉。召與議。署為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自是歲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賂。晨收楊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三十九

湖山草堂

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以為忠信感靈。吾刑果濫矣。即夜出。楊遂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楊字偉。吾汝南平輿人。先任酒泉都尉。及王莽篡位。乃變姓名為巫。醫。逃匿它界。此李業郭憲之儔也。故李氏藏書。以列直節名臣傳。范史僅傳方術。未為知楊矣。李氏云。人言西漢明經街。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如梅福。達萌。王君公。季子雲。徐房。譚賢。殷謨。費貽。任永等。皆寧死不肯仕偽。可不謂節義尤多乎。但西漢直節隱於下。東漢直節憤於上。為不同耳。北拱

耿純

耿純字伯山。為東郡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後免官。會上擊董卓。道過東郡。百姓老幼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司馬彪續書

建武勲臣。不唯佐命中興。而又知理民之道。學術遠勝西京諸公。如陳子昭。冠子翼。李仲都。耿伯山。其著者也。使韓彭輩得一郡。以自效。雖未必能有可觀。亦何至參旁相屬。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四

湖山草堂

附錄 卷十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遷桂陽太守。郡與交州接境。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先是。含涇。潁陽。曲江。三縣。民居深山。濱溪谷。去郡遠者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徭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後省勞息。茲吏杜絕。視事十年。郡內清理。徵還。南陽。充代。颯亦善其政。教民種殖桑柘。麻紵之屬。勸令養蠶織屨。民得利益。後書循吏傳。七月之詩。農務織。悉備陳。於蠶桑三政。意焉。以其切民用也。

循吏傳 卷十

東漢史

四十一

湖山堂

崔寔守五原。土宜桑麻。而俗不知紡績。冬月積細草。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勸民種麻。命工伐木作機。紡車教民紡績。此皆為一方開物成務。直與有熊之正。民衣西陵之教。民贊同流澤於無窮矣。案宋史。張運字南仲。知桂陽監。境內稱治。奏陞監為軍。修庠序之教。祠漢以來守令有功德者。衛颯。唐亮等七人於學。刻顏氏家訓。四時纂要等書。散之民間。使知修德務本。除知達州。方大旱。入境而雨。奏除病民五事。余謂運之治。即配颯等為八。同享春秋無歉也。亮事見後。拱

董春

董春字紀陽。會稽餘姚人。為廬江太守。嘗官明亮。德教多奇。民吏稱之。謝承後漢書。

德教亦別無奇。行墨吏所不行之事。便是奇處。若有意求奇。又流入達道干譽矣。稱良政者曰。所居無赫赫名。去後見思。只此平等何處追蹤。拱

循吏傳 卷一

東漢史

四十二

湖山堂

侯霸

侯霸字君房河南密人。王莽初遷隨宰縣界曠遠濱帶江湖霸到即案誅豪猾分捕山賊縣中清靜後為淮平大尹政理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昔年民至乃戒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投璽書具以狀聞范曄後漢書

於寇曰借於耿曰復於侯曰乞三君之得民畧相似而乞之一字哀切辛酸更如窮鳥投懷令人意動為咏無以我公歸

續前傳約編

卷十 東漢史

四十三

湖山草堂

之句案續藏書丁積字彥誠知新會縣師事邑中陳白沙先生申用文公禮儀月朔優顯其能者而嚴情游博盜之禁榜門示耻邑大稱治舊戶賦均平錢悉貯官復令出私錢供用名當月錢單丁下戶歲亦不下五六千積苦意節省非經之餽甲首納均平錢畢自歸田弛然無復事時有詩云長官誰似丁明府甲首終年不到衙蓋寔錄也卒官民哭於途歸德里有一姬夜哭而哀或問之曰來年當甲首丁父死吾何以聊生其可悲類淮平之憂不能全矣余亦為之戚戚北拱

溫吉

溫吉字君遠為廷尉每至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相向垂泣會稽典錄

冬月流涕決罪者君遠而外又有傳賢虞經兩人俱後漢視王溫舒展數一嘆真不屬為人者也北拱

續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四十四

湖山草堂

郭伋

郭伋字細侯。拜并州刺史。前在并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迎逆道路。祈過問民疾苦。聘求州中耆德。後該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分祿以養之。始至行部。至西河美稷。百小兒各騎竹馬迎伋。伋問曰。兒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曰。苦諸兒復送到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從事計日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頃對乃往。司馬彪續書。

案伋於王莽時。為上谷大尹。遷并州牧。此日重臨。更弘恩信。

循吏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四十五

湖山草堂

乃孔子所稱古之遺愛者。見童竹馬佳話於今猶新。唐韋景駿為肥鄉令。方河北饑。身巡閭里。勸人通有無。教導撫循。縣民獨免流散。後轉貴鄉令。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妻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甯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來迎。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郭。皆公所治。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日。惠風拂被。老少傾戴。獨真如此。與齋錢獻純老人可見矣。然傾何以得此於民也。令我神往其盛。兆恭。

刁曜

刁曜遷魯相。脩德化法教。以厲風俗。威恩並行。謝承後漢書。此作吏之準的也。雋曼倩之說。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發為欣鑰。盡矣。而蘇子瞻書張忠定公帖後云。以寬得愛。愛止於一時。以嚴得畏。畏止於力之所及。故寬而見畏。嚴而見愛。皆聖賢之難事。所及者遠矣。有味哉。兆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四十六

湖山草堂

張堪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詔拜後漢書

唯仁政足以經邦故威聲足以禦敵此真文武為憲者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四十七

湖山草堂

傳賢

傳賢字仲舒遷廷尉監清廉平直自掌法官無私間常垂念刑法務從輕比每冬至斷獄遲迴流涕公卿讌飲不往以家貧無以報其施也謝承後漢書

不赴賓燕非特以家貧故請託之私多起於豆觴歎洽賢欲杜絕獎賓而假此為詞耳筆談載晏同叔在館職一日忽自中批除東宮官面諭曰近聞館閣臣寮無不擇勝宴集惟爾杜門讀書如此謹厚可輔東宮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為之具耳上益嘉其誠實邵氏見開錄云謝希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四十八

湖山草堂

深歐陽永叔官洛陽時同遊名山留守錢文僖公遣吏以厨傳歌妓勞之及王文康代錢訝其多出遊引寇萊公奢縱貶死以戒永叔起對曰萊公之禍不在杯酒在老不知退爾意以王時年已高也夫文僖禮遇優渥所以養諸公之性情文康制御整嚴所以成諸公之事業然朱子謂歐陽平口只是以吟詩飲酒度日則王之引繩削墨正君子愛人以德之意較錢不尤寔乎名臣遺事記萊公一青幃二十餘年壞輒補葺則公固饒儉德者南遷之禍寔非以奢縱故當為辨正北拱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除江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祈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靖詭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風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為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帝嘆曰。此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范曄後漢書

案後漢除虎害者。劉陵。劉平。宋均。法雄。并桓公。凡五人。陵字孟高。為長沙安成令。先是百姓患虎多。徙他縣。陵脩德政。逾

循良前傳約編卷一 東漢吏

四十九 湖山草堂

月。虎悉出界去。徙者還業。雄字文彊。遷南郡太守。郡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賞募張捕。反為所害。雄移書屬縣曰。古者至化之世。仁及飛走。猛獸不擾。太守雖不德。敢忘斯義。記到其毀壞檻穽。不得妄捕山林。是後虎害消息。人以獲安。平均事俱見後。北拱

沈豐

沈豐為零陵太守。愛民養化。罪法辭訟。不歷獄。嫌疑不决。一斷於口。鞭杖不舉。而無刑戮。僚友有過。初不暴揚。有奇謀異畧。輒為談述。曰。太守不及也。到官一年。甘露降原陵。桃陽五縣流被山林。膏潤草木。瑞芝生於堂下。有三黃龍望府中。謝承後漢書。以忠厚長者之道為治。使民風返樸還淳。和氣薰蒸。洋溢嘉祥。非誣也。蔚宗不傳之循吏中。頗留一憾。又案魏霸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據吏有過。要先誨。其失不改者。乃罷之。吏或相毀訐。霸輒稱它吏之長。終不及人短。言者懷之。

循良前傳約編卷一 東漢吏

五十 湖山草堂

諧訟。逐息。劉寬為南陽太守。不嚴而治。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人皆悅而化之。隱惡揚善之義。非器量闊濶者不能。北拱

王阜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于學宮。阜使官掾沙疊為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翱翔復上。縣庭屋十餘日。乃去。為益州太守。神馬四出。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連有瑞應。世謂其用法平正。寬慈惠化所致。東觀記
不任刑而任德。固好實則用法平正。刑處即德也。瑞應疊見。天人之理一矣。北狄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五十一

湖山草堂

孔奮

孔奮字君魚。為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姑臧長居數月。輒致資產。奮在姑臧四年。財物不增。唯老母極膳。妻子但食慈菜。或謂奮曰。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于大門。敬以師友。為武都太守。美行愛之。如骨肉。無義憎之。如仇讐。東觀記

杜詩。不貪夜識金銀氣。注。天官書。金銀之氣見於上。下必為覆軍之怪。亂世士大夫多忽此理。蓋不直若魚一晒。謝上蔡。卒應城胡友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阿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五十二

湖山草堂

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馬。二公以性分之樂。相期於勢分之外。未易為世俗道也。梁河西顧先得之。案續書亦云。奮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蓋抑強扶弱。義也。而仁在其中。北狄

高呂

高呂為廣漢太守。朝省官事。晝誦經典。謝承後漢書

宋顏延之為始安太守。政事之暇。即著書。朱韋齊為光溪尉。脩一室。公暇退處。力於書。無寸陰少廢。子熹生。此見得仕學交資。非相妨也。適相成也。彼謗陋者。烏知此理。然必政事之暇。乃可以餘力兼及之。否則猶腐儒耳。故曰。壯優則學。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學三 訓 羊堂

任延 三條 延年十三歲。州學。學長。為。易。春秋。題名。太學。中。難。存。任聖童

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為。唯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吳有龍丘蒼者。隱居太末。志不降辱。掾吏白請召之。延曰。不可。遣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蒼乃乘輦詣府門。署議曹祭酒。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後書循吏傳

不可召者。可用積誠動先生。以節高之。都尉以禮下之。相尚以道。古色照人。案名臣傳。姚善知蘇州。數造請。耶賢。考求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學四 訓 羊堂

治近。隱士王賓者。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開門。延。及報謁。面府門。再拜而返。又將候。韓爽。爽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面不可得見者。錢芹。自守甚高。善願見。不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延致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米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善因使人先遣欲往候之意。芹請候月朔。會於學宮。如期至。迎置上座。詢以時務。芹出授一簡。皆禦靖難兵。戰守制勝之策。竟不交一言而退。實與芹能忘人之勢矣。若爽得無已甚乎。又宗度事見後。拱

又錫光附

為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延乃移書屬縣。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俸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皆任君也。多名子為任。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為交趾太守。導民以禮義。化聲侔於延。嶺南華風始二守焉。全上

案名任之外。又有曰賈所生。以鄭為字者。其他名宗名陽不一而足。蓋本以沒世不忘之義。誌報稱於罔極。則雖謂閭郡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任延二

五十五

湘山草堂

之高。曾也可。葉文康公云。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初嘗以為疑。徐而思之。蓋古者昏禮。必問名。納采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行。每歲是月。媒氏會男女。使以年齒相合。行昏娶之禮。此其常也。苟有凶荒札喪。而不得備其禮。則有不待親迎而行者。斯謂之奔。豈若桑中之所謂奔乎。故下文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罪之義益明矣。妙哉文康此解。夫夫婦婦者。人倫之首。萬事之所從出。而昏禮係倡隨之始。嘉禮最重者也。風化之原。必此焉先。延故為微窺。與北拱

又

拜武康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卿言是也。郡北當匈奴南接種羌。民畏寇抄。多廢田業。延到。選集武略之士千人。明其賞罰。屯據要害。逆擊追討。遂絕不敢出。乃遣立學官。自掾吏子源。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全上

後世巧宦伎倆。無出善事上官四字。而履正奉公之節。衰矣。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任延三

五十六

湘山草堂

使人臣知有上官。不知有朝廷。信非國家之幸也。邊郡啟文明之化。絕以文翁治蜀。然此先安而後教之。則文事武備兼脩矣。北拱

杜詩 字公君河內人

杜詩。還南陽。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於計畧。省愛民。後造作木排。鑄為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邵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謝承後漢書。此之謂民之父母。立威也。而母之。其茲夫子以惠人。許子產之意。乎。煦煦為慈者。又何足以知之。北拱。

補良前傳

卷一 東漢史

李士

湖山草堂

董宣

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擊。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上曰。挫之。宣曰。陛下聖德龍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挫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血流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敕領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因勅。疆項令出詣大官賜食。司馬彪續書。

補良前傳

卷一 東漢史

五八

湖山草堂

酷吏。謬枉甚矣。案東漢令洛陽。不畏強禦者。又有長沙祝良。字邵平。有才幹。以廉平見稱。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太尉龐參夫人殺前妻子。良率吏卒入府。案寔其事。為有司所糾繫。獄吏民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數千萬。詔乃原刑。范史酷吏傳中。又載周紆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間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戚。若馬賓等輩。豈能知此。責萊傭平。於是貴戚踴躍。京師肅清。紆亦綽有恩烈者。然屢以苛慘失中被劾。故君子弗之取。北拱。

朱暉

朱暉字文季。再遷臨淮太守。吏民畏愛。為之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更畏其威。民懷其德。建武十六年。四方牛大疫。暉守臨淮。獨不疫。郡人多牽牛入界。東觀記。兩相憂牛喘。以時氣失節。已職當問耳。郡守古諸侯也。竟與三公分燮理。陰陽之責。亦重矣哉。北拱。

續前傳

卷十 東漢史

李九

湖山草堂

郭賀

郭賀字喬卿。雒陽人。拜荊州刺史。引見賞賜。恩寵隆異。及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歎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頌。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嘆。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行部去。襜褕。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范曄後漢書。

續前傳

卷一 東漢史

六十

湖山草堂

以吏部侍郎許景先任。號州。兵部侍郎鄭溫琦。邠州大理少卿袁仁。敬。杭州。馮。少卿崔志康。襄州。衛尉少卿李昇。期。邢州。太僕少卿鄭放。定州。國子司業蔣挺。湖州。左衛將軍裴觀。滄州。衛軍崔城。遂州。詔宰相諸王御史以上。祖道洛濱。奏太常樂。盛具帛紡水嬉。命高力士賜詩。帝親書。且給紙筆。令自賦。賚絹三千。遣之。此千年未有之異數。州牧獨躬逢之。何其榮乎。殊足見一時君臣魚水之盛。北拱。

周繹

北地太守廖信。貪污下獄。詔以信田宅奴婢財物。賜廉吏太守。周繹。東觀記。

激濁揚清。其沒入也可感。其轉賜也可興。真鼓之舞之以盡神者也。○案范書。閭唯周澤傳載顯宗以信減物。班諸廉吏。澤及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疑即澤事。字訛為繹耳。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遭厄池令。奉公尅己。矜恤孤羸。妻子自親釜竈。在聖門可方狷者。固應不辱斯賞。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一

湖山草堂

孫堪

孫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仕郡縣。公正廉潔。奉祿不及妻子。皆以供賓客。及為長吏。所在有迹。為吏人所敬仰。喜分明去就。嘗為縣令。謁府。趨步遲緩。門亭長譴堪御史。堪便解印綬去。不之官。危畔後漢書。

高風。為陶彭澤先手。○案史記云。有僧住山。或謀攘之。僧乃挂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挂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徒來潤。未必枯骸就此埋。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裹費。貯以一篋。鎗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二

湖山草堂

置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又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敝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捧撐。敝篋于庭。事前常若迎旅人。促裝將行者。故搆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曩在太學。館於貴人之門。一日命卒市薪六百貫。卒微哂。徐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因嘆士大夫之見。不如此。卒者多矣。言極有意。熱鬧場中。正可當一服清涼散。北拱。

鍾離意

鍾離意。遷堂邑令。輕刑慎罰。撫循百姓。如赤子。顯宗時。為尚書。交趾太守。坐減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贄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則車于勝母之間。惡其名也。此減職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嘆。曰。清子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東觀記。大臣法。小臣廉。各就所重言之耳。實則大臣尤難於廉。蓋官卑者勇於進取。則爭勵名節。至位愈高。則福利之私愈熾。此時舍妻挈田宅外。無他求矣。故自來廉吏多敗於晚節。深可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三

湖山草堂

痛惜。鍾離尚書。可謂始終如一者。北齊辛術。為淮南經略使。有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贖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此子阿之後一人。北拱

第五倫

京兆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後拜會稽太守。為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朱子綱目。曾參去齊。屈其後相。以獄市為託。市乃與獄並重。何哉。一理也。能治市。斯能治獄矣。要不出公平廉介四字。案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二千石。躬斬芻蕘。馬妻子自為炊爨。受俸裁留一月。糧餘皆賤賣與民之貧羸者。會稽俗多淫祀。好屠牛祭神。財產因之困匱。倫移書屬縣。巫祝依託鬼神。皆案論之。妄屠牛者。輒行罰。民初頗詛詈。倫案之愈急。遂斷絕百姓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四

湖山草堂

以安。後坐法徵還。老少攀車叩馬。呼上書守闕者千餘人。因得免。歸田里。身親耕種。不交通人物。數歲。拜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遣歸。更選孤貧志行之士。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脩理。所舉吏多至九卿郡守。時以為知人。夫倫品節無瑕。兼達從政。漢代可屈指數者。然至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則范識其矯激者。固不能辭耳。北拱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舉孝廉。除陰平長。任城令。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為逆。事下郡覆考。明年三月。舉安能治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坐之。不以相及。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即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減罪鞠人。常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為此。聞者皆感激自勵。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范曄後漢書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五

湖山草堂

案楊津為岐州刺史。守令察佐濁貨者。未嘗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官屬咸厲。無敢犯法。張悅為侍郎。有四川監司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卑官。携妻孥往者。寔以軀命博升斗祿。脫不測。舉家喪魚腹矣。君勿以微罪斥去之。韓忠獻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撫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銅人於聖世乎。三公居心仁厚。待下吏如子。彼視人功名若草芥者。何不恕之甚也。北

寒朗

寒朗字伯奇。魯國薛人。以諫者守侍御史。考案楚獄。顏忠王平等連及。墮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朗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怒。促提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臣見考囚在事者。咸言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及歸舍。仰屋竊嘆。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六

湖山草堂

建初中。拜易長。歲餘。遷濟陽令。以母喪去官。百姓追思之。章和元年。上行東巡狩。過濟陽。三老吏人上書。陳朗前政治狀。帝詔三輔為辟首。范曄後漢書
案西京淮南一獄。死者萬人。宣帝時。溫舒上書。謂吏非憎人。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故鍛練周内。雖臯陶覆聽。猶云死有餘辜。文致之罪。明也。則當時秦法未盡去可知。及於漢季。鉤黨禍起。用峻刑株考。海內入譽公忠。憂國之臣。令死徙廢銅并宗親奢滅也。漢亦隨以亡治獄之吏。殆與炎劉相終始耳。北

鄭弘

鄭弘拜騎令。勤行德化。部人王逢得路遺寶物。懸於道衢。求主還之。還臨淮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主簿黃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轍。盡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為太尉。謝承後漢書。

令以德感民。其應也捷於影響。可以見風草之情矣。弘起齋。夫至宰相。而漢名臣多出。小吏如是。徐州刺史百里嵩。遭旱出巡。甘雨輒澍。東海祝其合鄉等二縣父老。訴曰。人等是公百姓。獨不遭降雨。又隨車而下。雲霓之望。竟以刺史代穹。

循良前傳約編

卷十 東漢吏

六十七

洞川草堂

著其咄咄怪事北拱

劉平

劉平為全椒長。獄無繫囚。先是縣多虎害。平到。政術治民。虎皆南渡江去。司馬彪續書。德行著。政治之根柢。平孝思篤。至義烈著聞。君陳之施於有政。可知矣。國宜囹圄空而異類格。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李本

洞川草堂

宋均

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冬以日中夏以平旦蝗
飛南到九江界輒東西分時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
均下記曰夫虎豹在山龜鼉在淵物性所托故江淮之間有猛
獸猶江北之雞豚也數為民害咎在貪殘今退貪殘進忠良去
檻穿虎遂東渡江去遂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眾巫遂取
百姓男女一以為公姬歲歲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
敢禁均乃下書曰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於
是遂絕華嶠後漢書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六十九

湖山草堂

左道亂民其狂悖何所不至令娶巫家女即煩大巫入報河
伯之意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名教中長城也公嘗謂
文吏習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己無益百姓流亡觀此退貪殘
進忠良的的有實落做法在知其徒閱歷煉過非空言者北

何紹

何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請倉條於閭外作乾
飯食之不作釜竈得一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
清平為三河表司馬彪續書
作縣而得三日一視事豈別有理煩治劇才乎何以能使案
無留牘也盜不論首從皆伏誅恐數百人中亦未免有冤濫
耳案班書酷吏傳載永始元延間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
少年羣輩殺吏報仇城中薄暮塵起勦劫行人死傷橫道尹
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穿地為穴高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七十

湖山草堂

深各教文部掾史與鄉吏父老雜舉輕薄惡子鮮衣凶服之
人得百悉籍記之一朝收捕十置其一餘盡內穴中相枕
藉死由是郡國亡命散走不敢開長安自來盜賊之課為尤
異者由廟堂不絕以畫一之法故得隨宜區處所向有功余
此書列歷代弭盜事蹟略具為法各殊觀者自別優劣可也
律平書年叔寶守郡常食乾飯出界買鹽豉沈景守河間
五日一炊隱公向刺徐以小釜十日一炊何以書記廉吏若
是之多耶抑近苦節不可貞矣又徐相事見後北

虞延

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應期而歸。有一口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遷南陽太守。廣宣德化。勤脩政教。寬刑宥罰。囹圄空虛。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預朝會。容姿過步。有出於衆。顯宗賜與馬衣服。劍佩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啟。延知行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于是上乃自勅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即中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由是以延為明。司馬彪續書。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七十一

湖山草堂

奇。在無一人不至者。寧死於獄。不死於家。何威信之服民。乃爾。案漢時求入於實行。故馬卿浮薄。不周任用。趙壹虛誕。取擯鄉閭。如此類者多。唯是延不阿君意。以任使其直節。有過人者。顯宗第嘆其明淺之乎。知延矣。北拱。

岑熙

岑熙為東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為而化。視事三年。與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蠹賊。岑君過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芻。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于斯時。美哉岑君。於戲神慈。華嶠後漢書。

無為而化。太古之風也。喜我生獨於斯時。是喜極迸出淚語。有前後政俱不能及意。案狗吠之驚。多由賊後二事。以太緩則上悞國計。太急則下感民生。故當酌劑於緩急之間。而後安靜而無事也。明徐九經為勾容令。諸賦長收賦各區。故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七十一

湖山草堂

未有定額。司算者得為奸。悉覈之。著畫一於冊。邑舊有賄賦米四百石。覈其欺隱。皆應之。賦得所歸。不為累。革一切浮浪費。里正結籍。邑耳足跡。不使至邑門。亦不使至民戶門。以為恒。凡役預為期。其受催而役者。必計道里。近遠而與。以便即田。更村推得。用身應。過期不至者。俾里三老逮而笞責之。終不遺一隸。卒下鄉落。隸卒到庭下。如木偶。亡所資。衣食點者。多自引去。吁。吾讀老杜石壕吏。元使君春陵行。嘆吏之擾民甚矣。使令盡勾容。跡庭既可羅雀。即井里亦豈有驚聲哉。北拱。

陳寵

陳寵字昭公。沛國浚人。為廷尉。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鵠。於此少衰。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前刑者除之。曰。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蓋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衆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以易為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未及施行。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拜為尚書。范曄後漢書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十一

湖山草堂

案蕭何撫秦法。依李悝法。經六篇。蓋以事律。擅興廢。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又益其不及。至十八篇。此律所由興甚寡要也。自後禁罔寢密。凡三百五十九章。文書盈於几閣。典者尚不能分明。姦吏遂因緣為市。所以元成之世。屢下詔議。蠲減中興後。稍除苛政。獄居前代十之二。然寵等猶有尚寬厚之疏。律令亦終無平定。杜預謂制律當使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斯不易之理矣。北拱

廉范

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成都邑宇偏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而更相隱蔽。燒者日日相屬。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東觀記

昔人謂吏才不論能否。但民稱便。即是良吏。廉叔度成都備火。誠便民矣。來暮之歌。視碑去思者。悲喜不同。總之見良有司之入民心者深也。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張

張。為東郡太守。下車。擢賢俊。擊豪強。賞賜分明。郡中肅然。遷
親郡太守。百姓垂涕送之。東觀記

案。酬為人質直。守經義。以尚書授皇太子。數有諫正。元和二
年。帝幸東郡。先備弟子之儀。使酬講尚書。講畢。方脩君臣之
禮。然則酬蓋一代名儒也。漢世名儒。無不兼有吏治者。所以
為真才實用。而天子尊師重道。亦洵足焜耀史冊矣。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七

湖山草堂

薛

汝南薛悝。為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
復無完席耶。悝以善席與妻。自坐敗者。妻慚。不敢復言。謝承後
室無業婦。陶公所以內愧。讀此。益深北門之感。案。訢纂編

劉。璽字廷信。分閬江西。不受錢計。廩而食。妻子布衣不完。御
史疏薦。有僚友比之學官。家人謂之窮鬼。等語。推總漕運上
誠其名。喜曰。是前窮鬼邪。亟可其奏。公夙諳利弊。與罷殆盡。
士心悅服。權倖請市南物。附運舟入都。以罔利。堅拒不應。晚
年祿入既豐。輿服稍踰昔。言官謂其昔稱青菜。劉今為黃金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七

湖山草堂

璽。劾罷去。人多冤之。余嘗謂廉吏世故不乏。但河東獅吼。鼻
息。唏然。窮鬼之聲。嘈嘈滿耳。遂乃變青菜而黃金者多矣。昔
楚莊王聘北郭先生為相。先生曰。臣有箕帚婦。請入謀之。其
婦曰。君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先生
乃止。賢哉此婦。即使先生果相。亦必能作窮鬼妻也。如薛悝
之妻。亦自可與偕隱。何也。知慚一念。猶有善根。北拱

秦彭

秦彭字伯平扶風茂陵人遷山陽太守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
好儒雅敦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脩升降揖讓之儀有違奉教
化者擢為鄉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以勸勉之吏有過咎罷遣
而已不加耻辱百姓懷愛莫有欺犯興起稻田數十頃每於農
月親到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
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
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後書循吏傳

全吳王道規模三代後希見此風矣○吏治莫重於田賦然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湖山草堂

往往爭田之訟歷年不決而豪右之侵欺桀黠之隱漏未有
能舉正者何也官司所憑唯文簿而文簿者奸胥之所窟穴
於其中也移甲攤乙雖有心計者莫能綜其出沒尋其首尾
則文簿豈可信乎丈量之法最號公平而受成吏手終為其
所欺弊蠹不可窮詰若如秦伯平躬履田間而親度其肥瘠
恐亦當稍釐正耳顧安得天下之大盡如若人乎 北拱

秦恭

秦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初中郡國螟傷稼犬牙
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
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
兒曰雉方將雛親豐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
惡耳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
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司
馬彪續書

秦恭以德化民至訟者輟耕相讓覺三代之治去人猶未遠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是歲嘉禾生恭便坐中又一異也 北拱

王堂

王堂。遷汝南太守。拔才禮士。不敢自尊。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謝承後漢書。

當權者無不任意而行。率多敗事。可以專而不專。所謂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大難。案范書。閻唯王堂傳叙守汝南事。有此數語。而加詳。如委功曹陳蕃。任主簿應嗣。乃其實也。堂字敬伯。廣漢郫人。遷右扶風。阿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為用。曰。吾蒙國恩。豈可為權寵阿意。以死守之。後拜魯相。政存簡一。數年無辭訟。才守兼優。卓乎漢代完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王九

湖山草堂

人。又謝承書。周景為豫州刺史。好士。拔才薦善。常恐不及。辟陳蕃為別駕。不就。景題別駕以陳仲舉座也。不役更辟。蕃惶懼。起就職。夫景之知蕃如此。而以諫諍不合。致蕃投傳而去。則幾於自用。而委任不誠矣。益知虛懷和衷之不多得。此拱。

鄧訓

鄧訓。拜張掖太守。以身率下。河西改俗。鄧則之。為獲羌校尉。羌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則有困病者。解拘持束縛。不與兵。亦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感悅。訓病卒。吏人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以刀自割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且俱死耳。前烏桓吏人。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東觀記。

案建初六年。加遷護烏桓校尉。哀慕舊君。若喪考妣。何不謀而。同至此。臨淮戒勿舉子。羌更願以身殉。大有好官難得生。不如死之意。痛極。又隨房彥謙。遷長葛令。有惠化。號慈父。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吏

八十

湖山草堂

仁壽中。上令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民號泣。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人之多情。若合符節矣。此拱。

謝夸吾

謝夸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遷荊州刺史。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南陽。有詔勅荊州刺史入傳錄見因徒。戒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馬。上臨西廂南向夸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夸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悉與上合。而朝廷嘆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是時恩化大行。百姓樂政。謝承後漢書。

北拱

僅舉也。亮卿識決之才。章帝求治之心。而美必合千載罕逢。

循良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八十一

湖山草堂

宗度

豫章宗度。拜零陵令。縣民杜伯夸。清高不仕。度就與高談。伯夸感德。諸縣署功曹。謝承後漢書。

毛北拱

循良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八十一

湖山草堂

王景

王景字仲通，樂浪郡人。遷廬江太守。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脩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於鄉亭。廬江傳其文辭。卒于官。後書循吏傳。任長孫之在九真，俗以射獵為業，燒草種田。乃教用牛耕，置吏巡行，民以殷富。此等前民利用，確有載成輔相之功。所當百世祀之，以配田祖。○案孫相所創安豐芍陂，為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余讀曾南豐序越州鑑湖圖，云湖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水旱之虞。治平間，民盜湖為田七百餘頃，湖幾盡廢。議者謂宜益理隄防，斗門有故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聽賞以開告者，法甚善。凡附近百姓侵耕陂湖，應即以脩理工程罰之，使痛而不敢。故述此俾講求水利者參焉。北拱。

循良前傳的編

卷一

一

湖山草堂

馬稜

馬稜守廣陵，蝗蟲入江海，化為魚蝦。東觀記。案稜奏罷鹽官，以利貧羸，與復陂湖歲增租十餘萬斛，皆惠政也。猶誠所格，遂至變災為祥，始知掩捕之令抑末耳。北拱。

循良前傳的編

卷一

東漢史

今中

湖山草堂

許荆

許荆字少張。會稽陽羨人。遷桂陽太守。行春到耒陽。縣人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相言訟。荆嘆曰。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顧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兄弟感悔。各求受罪。在事十二年。父老稱歎。後書循吏傳。

韓長公為左馮翊。有昆弟訟田者。大傷之。即日移病。入卧傳舍。閉門思過。爭者遂以田相移。二十四縣無訢訟。蓋誠能動物。不令而自從如此。又案閉閣責躬事。復見吳祐之相膠東。嚴譚與野蠻。知韓漢張施於有姓。則刻錄吏有過。亦以是行。

循良前傳的編

卷一 東漢史

八十五

荆山草堂

之所處更難矣。雖然。不但此也。後周長孫儉刺荊州。所部鄭縣令泉璆。為百姓所訟。推案獲寔。儉即大集僚屬。於廳事前引已過。肉袒自罰。捨璆不問。於是屬城肅勵。莫敢犯法。然則此法并可能施之於下吏乎。愚更故筆叔駿書。稱倪寬為南陽太守。平心舉善。每自刻責。吏民愛敬。不敢欺負。疑其有得於聖賢反躬之學。故無往不重。以周如是也。不然。每自刻責四字。誰能誰肯。此拱。

王渙

王渙字稚子。廣漢郫人。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為人患。渙以方略討擊。悉誅之。境內清寧。商人露宿於道。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為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宜。其寬嫌久訟。歷政所不斷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京師嘆為神算。病卒。市道皆嗟。相與賦歎。致奠醢。喪西歸。道經弘農。民庶設樂。按於路。吏問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為卒司所鈔。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見侵枉。故來報恩。其政化懷物如此。民思其德。為立祠。安陽亭西。每食。輒弦歌而薦之。後書循吏傳。

循良前傳的編

卷一 東漢史

八十六

荆山草堂

趙德莊知建寧府。以寬猛孰是。問於晦庵。晦庵曰。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嚴。此至當之論。有如平衡也。如王暢振厲威風。稚子似之。然得寬猛之宜。則非如暢之專事操切以服人者。五味不用。胡和自是各偏於一。此處少却問學不得。此拱。朱子也。綱目。縣令李平。杜陳寔。王渙。二人言已所勵。以法。民。其。也。

何敬

何敬字允高扶風平陵人遷汝南太守疾文俗吏苛刻求名故在職以寬和為政立春日常召督郵還府分遣儒術大吏按行屬縣顯孝悌有義行者及舉冤獄以春秋義斷之是以郡中無怨聲百姓化其恩禮出居者皆歸養其父母追行喪服推財相讓者二百許人置立禮官不任文吏又修理鰥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三萬餘頃吏人共刻石頌功德范曄後漢書

東京氣節不特在位者競以相高而百姓亦薰陶漸染而不自知政行於上俗隆於下良未易也。明覺理字邦仁知宜

循良前傳

卷一 東漢吏

八十七

湖山草堂

陽以經術飭吏事政通人和又宗杜紘字君章為大理評斷官每議獄必傳經誼有幼女養於婿家而死吏當如婚法紘言禮婦三月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婦也律定婚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婦則一耳議乃定唐時韓愈議復讎以禮經公羊有復讎之文而律則闕之是聖人已丁寧其義於經故深沒其文於律將使吏一斷以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蓋古人每用經術敷大政決大獄有學不病迂濶而理道不至乖方亦職此之由矣北

又

為交州刺史行部蒼梧郡高要縣暮宿鶴奔亭夜猶未半有女從樓下出自云蘇娥字珠娘早失父母兄弟有繒百二十疋與婢致福往縣賣乃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時日暮行人絕不敢前致福暴得腹痛因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問曰繒從何處得怖懼不能言壽利其繒以刀刺脇立死又殺致福樓下敢告於明使君敝曰今欲發汝屍骸何以為驗女曰白衣青履猶未朽掘之果然即遣使捕壽問與珠娘語同遂斬之還寬記

循良前傳

卷一 東漢吏何敬二

八十八

湖山草堂

南史循吏傳載中山甄法崇為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時南平繆士通為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忽於廳事見士通來前心知其已亡駭愕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貞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故自訴法崇命口受為辭遂遜謝下席因為問繆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嘆美之其事甚幻朱子嘗論南北史除了溫公所取者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得無謂此等處耶然古人筆此於書豈為好事者語怪殆明死者靈真可畏以示戒也北

唐亮

唐亮字伯游。補臨武長。縣接交州。舊獻龍眼荔枝。乃生鮮。獻之。驛馬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毒害。預仆死亡。不絕道。經臨武。亮乃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伏見交趾七郡。獻生龍眼等鳥。驚風發。觸犯死亡。死者不可復生。來者可以救也。帝從之。章報。亮即棄官還家。不應徵召。謝承後漢書

一言有回天之力。偏出下邑小官。可異。可嘆。案荔枝之名。始見於漢南粵王尉佗。以備方物。於是通中國。武帝破南越。移百餘本植上林苑中。多枯悴者。偶一株稍茂。終無花實。斯知

唐亮南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八十九

湖山草堂

南北異宜。運地弗良焉。東京割交趾七郡。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生致之。唐張九齡有賦。序云南海邑出荔枝焉。每至季夏。其實乃熟。狀甚瓊瑰。味特甘滋。百菓之中。無一可比。今住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又龍眼凡菓。而與荔枝齊名。魏文帝方引滿桃。及龍眼相比。是時二方不通。傳聞之大謬也。曲江咨賞。自謂獨得。而不知漢人已珍之。彼楊妃笑逐飛騎。正蹈東京之失。惜無以伯游之說告之。皆北拱

巴祗

巴祗字敬祖。為揚州刺史。祿俸不使有餘。饋毀壞。不復改易。以水潦膠墨傳之夜。與士對坐。處暗暗之中。不然官燭。謝承後漢書魏風刺儉。不中禮。儉而固也。然以較薄俗豪奢。則此之貞操殊勝。南朝劉溉為建安太守。故人任昉以詩寄溉。求一衫。溉檢囊中。無可贈者。答曰。于水本百結。閭鄉徒八蠶。嗟哉。此君志仲由之公。而兼懷原憲之狷。可奈何。北拱

唐亮南傳約編

卷一 東漢史

九十九

湖山草堂

華公

華公為河南尹。優賢養民。興崇教化。至其剪治強宗。威烈不虧。遂見請殺。謝承後漢書。

案紀事本末。載明張需知霸州善字民。順天府丞王鐸嘗旌異之。有牧馬官擾民。需置於法。牧馬官以潛王振。遂被逮。至楚幾死。請戍邊。吳寶秀初任大理。廉平有聲。及知南康。至任。十六日。忤稅監李道。為詆奏。僨侵國稅。命緹騎逮下獄。妻陳氏自縊檻車旁。又續藏書載劉寔字嘉秀。先任金華同知。三年。廉操直節。緯有聲稱。擢南雄。未數月。中貴使嶺外。至府。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東漢

九十一

湖山草堂

意得重賂。不得反呵辱之。去急傳馬馳奏寔抗勅。使毀刺大不敬。詔逮至京下獄。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仕宦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為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不復更窮治。數日竟卒獄中。夫惡惡如巷伯。固不可以過甚。然當官執法。人臣職也。而誣詆四起。身且徇之。直道之難行如此。北漢。

韓陵

韓陵字伯師。除下邳令。視事未周。吏人愛慕。時鄰縣皆電傷稼。獲縣米獨無。電還南陽太守下車表行義。拔幽滯。權豪懼伏。東觀記。

案陵以不阿寶憲顯名。故特還南陽守。蓋世未有無氣骨之人。而縣無字吾民者。凡權貴之鷹犬。即閭閻之豺狼也。洵哉。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一

湖山草堂

歷代名史錄卷之二目錄

溫陵後學張星燾北拱氏輯著

東漢

鮑德 虞詡 宗慶 杜根

徐栩 孟嘗 吳祐 聞人純

第五訪 荀淑 張綱 宋登

陳蕃 劉寵 劉矩 張磐

仇覽 徐相 張奐 虞國

延篤 范滂 童恢 羊續 湖山草

趙咨 賈琮 陰脩 陸康

三國 劉馥 杜畿 裴潛 令狐邵

梁習 陳登 司馬朗 岑慈皇甫隆附

鄭渾 楊俊 顏斐 賀邵

西晉 杜預 胡威 潘岳 竇允

袁甫 張輔 賈攄 陸雲

胡毋輔之 劉弘 喬智明 山簡

鄧攸 王述 劉惔 殷仲堪

吳隱之

宋

謝方明 何承天 王鎮之 杜慧度

謝靈運 江革之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袁粲

南齊

傅琰 傅翮 虞愿 何敬叔

劉懷慰 沈嶺之 裴昭明二條 謝朓 湖山草

沈憲 毛惠素 孔琇之 王洪範

梁

顧憲之 甄彬 殷鈞 王僧孺

何遠 伏暄 江革 王志

庾華 裴子野 任昉 明山賓

傅昭 邱師施 何敬容

鮑德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多荒災。惟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華陽後漢書

溫陵後學張其誠此拱內輯著

東漢守南陽者。多得其人。加意帝鄉。曲盡撫循。如此神父之號。尊親並畏愛。無時又有號稱神明者。吳政陳出。直駕西京。而上之。案范書。德凡在職九年。時郡學久廢。廸脩橫舍。其

東漢吏

湖山草堂

祖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將歿盛哉。曠典崩壞之後。令人復睹明備。非宿儒其孰能為之。宋晏元獻公。殊留守南京。大興學校。設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與自公始。皆是捉着大頭腦。出手很做一截。事雖復而功則創也。此拱

虞訓

虞訓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訓為朝歌長。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掠更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米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於是駭散。縣境皆平。朱子綱目

案訓祖父經為郡獄吏。決法六十年。務存平恕。自謂子孫必為九卿。故字訓曰升卿。後果應。訓以殺止殺。良非得已。然猶

東漢吏

湖山草堂

且二十年。家口不增。彼一切以誅戮為事者。殆將如何。范書又載劉陶。字子奇。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七命。姦藏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要等十餘人。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覆案姦軌。所發若神。此具得要領。督盜霹靂手也。次乎化盜者。此拱

宗慶

宗慶遷長沙太守。人多以乏衣食。產乳不舉。慶切讓三老。禁民殺子。比年之間。民養子者三千餘人。男女皆以宗為名。謝承後。以乏衣食而殺子。生理絕矣。此等亦參贊化育之一事。更案賈彪補新息長。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於是丁口遂豐。男名賈子。女名賈女。城南有盜劫人北有婦人殺子。彪出案發。掾吏欲引南。彪曰。寇常事。母子相殘。大逆天理。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嗚呼。彪可謂知所先務矣。故時稱賈氏三虎。偉節最烈。又梁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三

湖山草堂

任防守義興。時產子者不舉。特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賴以全濟。至千室。誠哉養欲給求。非唯不忍殺。不敢殺。直不必殺矣。是之謂若保赤子。此拱

杜根

杜根遷濟陰太守。以德讓為政。風移俗改。年七十八。以壽終。棺不加漆。飲以時服。長吏下車。常先詣根。慕致祠。先賢行狀。案根嘗上書諫和熹。鄧后還政。觸怒被收。撲地不殊。容起。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客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常厚待。后崩。根乃出。或問根。天下知故不少。何至自苦。歷年根答曰。周旋人間。非絕迹之處。邂逅發露。禍及親知。故不為也。根之自處。遠出張儉輩上。而此酒家乃大類朱家云。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四

湖山草堂

徐桐

吳郡徐桐為小黃令。時陳留遭蝗。過小黃。飛。不。集。刺。史。行。部。責。桐。不。治。桐。棄。官。蝗。應。聲。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即。皆。去。謝。承。後。漢。書。

蝗。不。入。境。東。西。分。化。為。魚。蝦。諸。所。書。皆。其。政。矣。此。又。於。三。事。之。外。特。添。一。奇。○南。史。載。孫。譙。歷。官。廉。潔。夏。日。無。轉。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守。零。陵。時。郡。多。猛。獸。系。謀。至。絕。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又。魏。書。載。崔。挺。刺。光。州。風。化。大。行。州。有。斧。山。甚。高。峻。北。臨。滄。海。南。望。岱。岳。挺。欲。於。頂。上。營。觀。宇。故。老。謂。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車

湖山草堂

此嶺有龍道常暴雨恐觀不可久立挺竟營之數年無風雨之異及代即為風雨所毀異物之於官有若隱相隨避者吾政之所感不大彰明較著乎北拱

孟嘗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粟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通商販買糴糧食先是宰守多貪穢詭人探求不知紀極珠遂徙於交趾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貪者死餓於道嘗到官章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賈流通稱為神明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後書循吏傳以不貪為寶寶即珍重物亦有性情如此置脂膏中不能自潤何漢世之多其人○案謝書李敏遷趙國相其僕嘗於舍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本

湖山草堂

內鼠空穴中得紫臂珠及瑞懸珥相連敬即出問主簿白言前相後夫人諸侯女也皆亡珠璣疑子婦竊之去婦殺婢即遣吏送珠付前相乃還去婦夫使貪夫得之未有不什襲而藏者雖去婦之冤不白弗恤矣甚矣廉吏之所全若大也湖山野錄載唐子方以言事滴潭州倅巨賈私藏蚌胎為關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悉自售焉及後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覆覓具案果然嗚呼上之知公至矣主聖臣忠得不在于素行足信哉北拱

吳祐

字季英

陳留長垣人

父恢為南海太守

祐投青簡以寫經

書祐年十二誅曰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

此書若成則載之兼而昔馬援以慈政興王陽以衣囊徵

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

子矣後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遷膠東相政惟仁簡以

身率物民有爭訴者輒問自責或身到閭里重相和解自是

爭隙省息吏人不欺魯夫孫性私賦民錢市夜以進其父父怒

以有君如是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詰問持衣自首祐屏

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操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

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還以衣遺之在膠東九年遷齊相張璠

已不正而欲正人貌從而心或不應也端本於身是大儒明

體造用之學醇乎其醇唐蕭廉侍父南海父教繕補殘書

諫以京師萬里書成必貯囊笥恐有恙改之嫌彼蓋從季英

得去韶年有此卓見真寧馨兒北拱

循良傳約編卷二 東漢史

七 湖山草堂

聞人統

聞人統字文公昔為督郵家貧無馬行則負擔卧則無被連帶

皮以覆不受人一餐之饋謝承後漢書

砥節至此其介如石矣故堪廉頑立懦即受人一餐之饋

亦何害於廉而漢人風俗如是如第五倫不安過人飯閔仲

叔省煩却周黨之祿累去安邑之肝皆刻意立名清風卓

有千古其稱通融者唯杜林卓茂兩人耳林字伯山嘗因已

馬死受馬援所饋馬居數月遣子奉援書遺錢五萬援受之

謂兒曰當以此為法杜伯山所以勝我也補逸以為廉而不

激介而能和蓋知林哉茂在密時民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

遺者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

畏吏今我畏吏是以遺之茂曰汝為蔽民矣人所以羣居不

亂者以知仁愛相敬事也吏顧不當秉威力強請求耳亭長

素善更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

北拱

循良傳約編卷二 東漢史

八 湖山草堂

第五訪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
開倉賑給史懼譴欲上言訪曰若上煩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
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官民並豐市無
姦盜後書循吏傳

積貯本為備荒以待奏請而後行往及移時已索民枯魚之
肆矣事有不嫌專斷者以其從民命起見非專也武帝不罪
汲長孺祖宗原有故事在更察度尚為上虞長政治嚴峻
明于疑理縣中謂之神明遷文安遇時疾疫殺貴人飢即開

循良前傳約編卷二

東漢史

九

湖山草堂

倉廩給營救疾者百姓蒙其濟時冀州刺史朱穆行部見尚
甚苛之又韓韶為嚴長賊相戒不犯境餘縣被寇廢農流入
羸界韶慰其飢困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不可韶
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
德竟無所生公叔賢者也宜於博平投合若此守亦大足可
人北齊李元忠刺光州遇災飭表求賑貸韶報聽用萬石
元忠謂萬石則一家不過升斗徒有虛名不救其弊遂出十
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廷嘉而不貴此君遭逢亦盛哉

荀淑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
後漢書

案淑博學有高行自朗陵棄官歸間居養志真蕭然於塵垢
之外者嘗為當塗長亦有聲與羸長韓韶太丘長陳寔林慮
長鍾皓稱潁川四長皆潁川人也定字仲弓除太邱長脩德
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少歸附者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
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
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

循良前傳約編卷二

東漢史

十

湖山草堂

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乃解印綬去吏人
追思之綱目令長不書卒寔獨以前長書甚賢之也自非端
然淵德曷令後儒傾倒至此北拱

張綱

張綱為廣陵太守。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綱單車徑詣嬰門。嬰出拜謁。綱延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論功當封。梁冀迫之。在郡一歲卒。朱子綱目

街市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一

湖山草堂

小人欲同事中傷善類。而共表見。乃益奇。如梁冀之於綱。鄧陽之於虞。胡是也。冀又怒李固劾奏。高賜等。載機從固為泰山太守。時泰山巨賊。郡兵千人。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輩。以恩信招誘。賊皆弭散。冀本意害此。二公不知適以成之。亦讀史者之一快也。案應奉。字世叔。拜武陵太守。時蠻詹山等反。統縣令奉到官。慰紉山等。悉降散。遂與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性聰明。強記。讀書五行俱下。多史載。子劭。著風俗通。劭弟子瑒。瑒並以文稱。可謂世其家學。此

宋登

宋登。字叔陽。為潁川太守。市無二價。路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祀之。張璠漢記。法施於民。則祀之。祭典也。登嘗為汝陰令。為政明能。號稱神父。殂豆此方。宜哉。范列儒林。固以登不盜儒也。北拱

街市前傳約編

卷三 東漢史

十二

湖山草堂

陳蕃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遷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間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特為置一榻。去則縣之。民趙宣。慈親不聞跽。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數禮請之。郡內以薦蕃。蕃與相見。問及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蕃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企及。且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况乃寢宿冢藏。而孕育其中。誰時惑眾。誣汙鬼神乎。遂致其罪。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時遣書請蕃有所請託。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三

湖山草堂

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笞殺之。坐左轉脩武令。范曄後漢書。室無私書。是慎守官箴第一義。左雄刺冀州。州郡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接。奏案貪猾。無所回忌。牟陟尹河南。禁斷衆右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結。進用善士。節操者。皆不曲徇。情而以妨公。想見風力甚勁。此拱。

劉寵

劉寵字季高。東漢高平人。官至太尉。遷司徒。人賈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郡朝。自明府以來。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送。寵為人選一大錢受之。華嶠後漢書。

案會稽號為取一錢太守。覺他人苞苴夜行。其成銅臭。此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四

湖山草堂

劉矩

矩字叔方。沛國蕭人。遷雍邱令。以禮讓化之。其無孝義者。皆感悟自革。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輒各罷去。其有路得遺者。皆推尋其主。在縣四年。以母憂去官。後書循吏傳。

隋書循吏傳序云。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斯由。化之而已。故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余嘗謂此論字字透骨。觀叔方之治雍邱。益信。案名臣傳。唐侃丹徒人。令永豐。俗素悍訟。侃用古教化。先之務掩人疵瑕。不忍以敲朴苛細為能。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吏

十五

湖山宣堂

真誠溢。出吏民不忍欺。約念永豐健訟。起於錐刀競利。與後廉不節相高。乃躬率以儉約。進父老。為陳務本。書用周恤。相保之義。立二本牌於庭。左曰從刑。右曰從化。令曰欲理者。左欲和。皆石久之。民多立於右。以求解。告訐之俗。為之一變。知武定州。章聖梓官過山。東諸閭。鞭撻州縣。以恐嚇錢。侃謬為與諸錢所交受者。則引之旁舍中。指一室。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不可得也。成相視愕。莫敢難。所至未嘗携妻子。考滿入京。率室橐行。以是淹於官。論者謂可方古循吏云。北

張磐

張磐字子石。為廬陵太守。潯陽令嘗餉一盞甘。其子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付外。卒因私以兩枚與兒。磐報辛曰。何故行賂於吾子。以操行清廉見稱。京師諺曰。聞清白。張子石。謝承後漢書。此有二義。義方之訓。從小處做起。一也。杜絕小人奉承。路徑二也。清白之稱。洵可無忝。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吏

十六

湖山草堂

仇覽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制科
今至於果菜為限雖承有款農事既畢乃令子弟群居還就農
學其剝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
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人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
不孝覽驚曰吾近日過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
教化未至耳母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肆忿於一朝欲致子
以不義子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
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時考城令王溪政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七

湖山草堂

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陳元之過不罪得無
少鷹鷂之志邪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後書循吏傳

許少張之處人兄弟仇季智之和人母子並屬人倫師表不
唯當官楷模○又常景駿令貴鄉時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愀
然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此令教化不孚之
罪也同鳴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
新遂為孝子蓋與蒲亭之化可云異代一時此拱

徐相

吳郡徐相為長沙郡守常食乾飯不發烟爨後亡遺言不受贈
有一匹私馬賣以買棺謝承後漢書

蓋棺而論乃定并身後而潔之始可謂毫髮無憾矣存吾順
事沒吾寧也○案南史任彥升守新安卒官唯有桃花米二
十石無以為飲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真徹底澄清良
吏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八

湖山草堂

張英

張英字然明。敦煌酒泉人。遷安定屬國都尉。是豪帥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鍊八枚。與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厥。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奸財貨。為所患苦。及真正身繫已。威化大行。范曄後漢書。

之夫處世。非克己則一事不可為。八都尉之敗。以神龍有欲。乃可得。蔡馬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同時李元禮。為蜀郡守。亦以蜀之珍玩。不入于門。得直行其志。故學當自力於所。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吏

十九

湖山草堂

難。○案東萊呂氏官箴曰。後生乍到官守。多為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吏人所盜不貲。終一任不復敢舉動。致被重譴。良可惜也。使嗜利之夫。能三復斯言。非唯不肯。亦不敢。北拱。

張國

虔國。遷日南太守。每行縣。有雁恒飛翔隨車。止國府。常在廳事。中庭。國病卒。雁棲于墓前樹上。二年乃去。時人嘉之。謝承後漢書。陳留耆舊傳。載王業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卒於支江。有三百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久喪去。踰州境。忽然不見。共立碑文。號曰支江白虎也。日南墓樹之棲。竟若生死相依者。不識國何以感物至是。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吏

二十

湖山草堂

延篤

延篤字叔堅。南陽犇人。為平陽侯相。到官。表。龔。遂。之。墓。立。銘。祭。祠。擢。用。其。後。於。畎。畝。之。間。徙。京。兆。尹。其。政。用。寬。仁。憂。恤。民。黎。擢。用。長。者。與。參。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馬。特。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并。貨。牛。黃。薦。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皇。子。有。疾。必。當。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范。曄。後。漢。書。

案叔堅自侍中遷左馮翊。又徙京兆。其治聲亦尹京尤著焉。謝書稱其正身率下。勸民農桑。遂豐穀食。鄭郡老小歸之。蓋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一

湖山草堂

與少年浮薄之人共事。未有不敗。若擢用長者。故其政淳寔。若斯焉。少從扶風馬融受經業。然融為黨草章。誣李固至死。公乃獨以身抗之。師固不必賢於弟子哉。○楚南朱平齋公。令吾同安。下車表許順之先生墓。順之。紫陽高弟也。墓在邑西關外。已鞠為牛馬場。公特峻其禁。上塋祭掃。而告之以文。道旁觀者咸嘆息泣下。比公去。而牧豎蹂踐仍如故矣。叔堅用心。何易多得。北拱。

范滂

范滂字孟博。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歷塞眾議。司馬彪清詔使。即武帝時繡衣直指之職。偶一置者。大度將傾。固非一木所支。然豈可聽之而不為乎。聞風解組。所謂善吏如良鷹下韉。即中。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十二

湖山草堂

重恢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除不其令吏人有犯違禁法輒隨之曉示若吏稱其職人行善事者皆賜以酒肴之禮以勸勵之耕織種收皆有條章一境清靜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派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民嘗為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呪虎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者當垂頭伏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驚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為之歌頌後書循吏傳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吏

廿三

湖山草堂

案謝書作董种有赤雀乳廳前桑上事亦佳○責瑣高議載張侍郎守鄆虎害物公命吏執符追虎虎熟視叩符隨吏至望公閉目尊伏公教其罪捷之約三日出境不然盡殺虎去死化為石今呼為虎石成行異類一至此乎又元許維禎為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曰噬人維禎然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早蝗甚復禱於神大雨一晝夜蝗盡死是冬煥父老患民多疫維禎曰吾當再禱已而雪深三尺其有求必應如此故君子謂之善禱北拱

羊續

羊續字興祖太山人為南陽太守以清平下惟臨一幅布綯敗糲紙補之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餉鯉魚一頭續不為意受而懸之于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魚續出昔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續妻與婢俱到官閉門不納謝承後韻事晉人齒類若以矯廉目之是為饕餮樹赤幟案唐裴寬為潤州參軍有餉鹿者致而去寬舉而瘞之於後園刺史韋詵登樓適見之問故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詵嗟異妻以女又明王璉知寧波府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吏

二十四

湖山草堂

令撤而瘞之號埋晏太守蓋羊公懸魚而後更得此二事也瘞鹿得妻尤稱風流佳偶正堪同挽鹿車耳妙史載寬父無悔表州刺史初聘宰相魏元同女未成婚而魏陷羅織獄家徙嶺表女議削髮為尼無悔獨齋裝以迎後生八子皆貴子孫幾遍天下寬歷官所至政務清簡人咸愛之天寶間言舊德者必以為首柳玭有言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之蕃衍可見報施不爽矣其說足以勸世之為善者又清河置瓜事見後北拱

趙咨

趙咨為東海相。人遺其雙枯魚。噉之。二歲不盡。以儉化俗。謝承後漢書

此與羊興祖事俱聞。公儀休之風而興起者。三人事跡絕相。類絕不相襲。愈出愈奇。又梁傳茂遠為安成內史。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餵於門側。臭味古人。嗣音乃竟不絕耶。北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廿五

湖山草堂

賈琮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為京兆令。有政理迹。舊交趾土多珍產。明機翠羽犀象。瑋瑋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無清行。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靈帝勅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為交趾刺史。琮到部。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為大害者。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為十三州最。拜冀州刺史。舊典傳車參駕。琮亦惟棠。及琮將入界。高攀車轡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為而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廿六

湖山草堂

詭帷乎。百城聞風。諫震州界。俞然。范曄後漢書

長吏御下不以道。匹夫盡吾讎也。治民者。懷懷焉。若屬索之。持驛馬。豈過畏語哉。荀悅申鑒曰。親孺子之驅難。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難。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賈孟堅之最十三州。殆得馴術乎。不然。亂靡有定矣。案部刺史。本秦監郡之任。十二州各一人。歲八月。巡行所部。錄囚徒。考殿奏。以六條按事。職專糾舉。後更名牧。又復為刺史。總之所以開四目。通四聰。使守令有所憚。而不敢縱。漢置此職。大裨民生云。北拱

陰脩

南陽陰脩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謝承後漢書。

潁川賢人彙萃。而脩所辟致供極一時之選。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有此盛亨。彪炳不係太守一人也。○案兩漢刺史守令得專辟召之權。考之以里閭毀譽。試之以曹掾職業。必其能自持於鄉者。然後州縣拔為幹佐。曹吏能自立於州縣者。然後五府辟為曹掾。能自效於五府者。然後為朝廷選用。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二十七

湖山草堂

而。隋通鑑說者謂州郡公府皆自舉而自用之。苟非其人。則非特累銜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徇私。至魏晉始立九品官人法。置中正以第高下。則評論者一人。擢用才又一人。評論所不許。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所以趨勢者不暇舉賢。劉毅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至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乎科目。於是流品既分。士耻廁掾史之班。吏不登清華之路。局又一變矣。古今用人。大勢豈得比而同歟。北

陸康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除高城令。縣在邊鄙。舊制令戶一人具弓弩以備不虞。不得行來。長吏新到。輒發民繕脩城郭。康至皆罷遣。百姓大悅。以恩信為治。冠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遷武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范曄後漢書。

恩信之於冠盜。宜若不能息者。而冠盜亦息。利於弓弩。堅於城郭矣。康後拜廬江太守。拒袁術之求。被圍固守。城陷身歿。宗族百餘人。遭離鐵厄死者將半。可謂節高一時。祖父續在獨行傳子續。見吳志。即幼年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作述有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東漢史

廿八

湖山草堂

人如此。北拱

劉穀字元頴沛國相人為揚州刺史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
治數年中思化大行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
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埭以溉稻田官
民有貧久高為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芒數千萬枝益貯魚膏
數千斛為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
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引苦萊覆之夜然脂照城外視
賊所作而為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為雖董安于
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陳塘之利至今為用陳壽三國志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廿九 湖山草堂

學校屯田水利政本也一時並舉何才具綽裕至此耶遠謀
處荒理密繼開陶荊州竹頭木屑之祖自以民養兵以內
地養邊徵國計民生始而訕於是漢大帝從晁錯言募民徙
塞下省輸將之費此屯耕之始也趙充國擊先零羌羅騎兵
屯田即益蓄積旅旅而還而甯操屯許下諸葛亮屯渭濱年
沽屯襄陽皆軍政碩畫誠簡不任戰者以耕使精騎為田
游兵則足兵而民不擾餉兵而上不知庶得寓兵於農漢
夫非制不可復矣府兵與屯耕二法猶所謂變而復古者此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為河東太守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
東最先定少耗歲歲崇寬惠與民無為民有相告者為陳大義
遣令歸諱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
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
貞婦順孫復其縣役隨時慰勉課民畜牛馬下逮雞豚犬豕皆
有章程百姓勤農家室豐實乃開學宮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
無異心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三十 湖山草堂

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逃亡其得人心如此在河東十六年
常為天下最陳壽三國志
太上使民無訟以善聽訟下者乃與訟蓋有司擾民則民以
訟為樂譬之風動以起風靜波平自然理也願司牧者留心
河東之治北齊杜弼除光州曲城令仁恕清靜詞訟止息
時徵召兵後使縣自送至軍州兵一時散亡唯弼所送不動
他境叛兵來攻劫欲與同去弼率所領親兵格鬪終莫肯從
遂得俱達軍所二杜之為政同故其得人心亦不異如此此

裴潛

裴潛充州刺史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蔡比以自供嘗作一胡床及其去也留以掛柱魚養魏畧

可稱一塵不染○新官到任例有供應鋪飾雖不科派下民亦玷清德況貪者并於去任之日運載以歸則更甚矣黃文彊守魏郡俗每太守將交代輒添儲峙數千萬公未入界移教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高伯武為瑯邪相到官悉出舍中供具付外冬坐牛皮夏坐板榻以桑杯盛漿水余謂居官者初到當學高黃鵬去則當如裴及宋江東之便始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廿一

湖山草堂

終完節可告無負於百姓也江事見後北拱

令狐邵

令狐邵字孔叔為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嘗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粗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魏略

案漢世重經各立博士設科射策勸以官祿經學於是大盛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莽宣世後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還禮古文尚書所以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三十二

湖山草堂

綱羅遺失諸經說各至百餘萬言一示之學生徒幾遍海內終身奉其師所指授而固守之不致變至數傳猶本其所習作者而宗之曰某氏經明者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為文學故國家有立論議必令傳經義以對至稱述於君前曰臣師某之說云云蓋其重也若是時流民者舍是亦無以為教張伯鏡守會稽習經者以千數道路但聞誦聲此承平之象然矣令狐邵所四言陽涕之日猶雍容弦歌不輟真獨得經之精意者此拱

梁習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領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吏民亡散。兵家擁衆。作為寇害。更相扇動。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大。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為最。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鄰。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與兵致討。所肯千數。降附者萬計。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勸農桑。令行禁止。直達名士。咸顯於世。三國先料簡其魁首。則餘無能為。然後應接。此節以次收拾。撥亂最上着也。惜漢唐諸謀計。官者無此老手。比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卅三

湖山草堂

陳登

陳登字元龍。舉孝廉。除東陽長。養耆育孤。視民如傷。時世荒民饑。州牧陶謙表登為典農校尉。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稅稍豐積。太祖以登為廣陵太守。登明審賞罰。威信宣布。海賊薛州之群。萬有餘戶。束手歸命。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畏而愛之。孫策遣軍攻登。登以兵不敵。求救於太祖。遷為東城太守。吏民佩其恩德。共拔郡隨。登老弱。襁負而追之。先賢行狀。宋建安初。杜子緒為西野長。時寇賊縱橫。長吏皆飭民保據。不得農業。子緒獨散遣就田。留五十餘人拒守。親執矢石。與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卅四

湖山草堂

戮力。咸感恩為用。命死亡略盡。而無反叛者。遂收散民。徙至摩陂營。吏民慕而從之。如歸。二君何以得民至此。蓋由平時恩信有以深結民心。又約束素明故也。不到艱難流離。亦誰知仁政之為善物。此拱。

司馬朗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為堂陽長治務寬惠不行鞭杖民不
犯禁先是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徒民恐其不辦乃
相率私運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充州刺史政化大行常羸衣惡
食儉以率下神壽三國志

世雖亂而政則治發疑卓魯未湮有君若此何忍負之
弘簡錄唐李仁壽萬年人也高祖時擢萬州長史治理有效
會南寧州納款地荒遠每苦兵無建食亦復叛去乃詔仁壽
權南寧都督寄治越嵩歲一按行慰勞咸令清肅簡而不煩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三五

湖山草堂

人人安悅將還首長注留口天子藉公鎮撫奈何去我仁壽
以池壁末立為解諸首即相率築城剋解南旬略具乃告以
實曰吾奉詔第撫循庸敢擅留父老後悲啼祖行遣子弟隨
貢方物上大悅史又載明續漢胡大司空松璉瑞卷先為
嘉興推官署印平湖有惠政遭倭寇陷郡議築城公夜入
幕府曰民難與慮始請縛某居軍前禦倭百姓受某恩必相
急方可舉事從之民大震各任版築不閏月城成官之從
民自信民之尚義急公皆古道也附錄以為蒞政者勸此拱

全忠皇甫隆附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為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遷
嫩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雄張
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捫挫權右
無恤貪穢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土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平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衆猥縣不能決
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
滿十人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立祠祠之天
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史

卅六

湖山草堂

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嫩煌俗婦人作裙襖縮如羊腸
用布一匹隆禁改之所省不訾剛斷嚴毅不及慈至於勤恪愛
惠為下興利可以亞之魏略
易所謂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於倉公見之限民名田之
議雖未易猝行若留心稍檢其并兼而貧富有不均者亦寡
矣唐初口分世業之制極善但聽民得自買賣所以永徽
而後并兼如故賈敦頤在洛州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頤舉
沒三千餘頃以賦貧民蓋得此意此拱

鄭渾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濕患水
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塢開稻田郡人皆以為不
便渾曰地勢窪下宜溉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
遂躬率吏民興立功夫一冬間皆成頃畝數增民賴其利號曰
鄭陂轉山陽魏郡太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為籬
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渾
清素在公妻子不免饑寒陳壽三國志
民可與樂成難與圖始任事者見定則群議不搖力勇則歷

清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志 廿七 湖山草堂

時母倦二者闕一不可魏氏言水利又見賈豫州遠造小弋
陽陂通運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南朝沈瑀為建德
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衆喜從
事未幾成林特其過豪族不無已甚况又挾私怨以行之斯
不得與鄭公等倫耳北拱

楊俊

楊俊字季才河內獲嘉人遷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吏民稱
之殊郡異黨權負而至陳壽三國志
強教曰愷悅安曰悌良守能事畢矣後文帝錄宿憾殺之君
子是以知魏祚之不長北拱

清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國志 廿八 湖山草堂

顏斐

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太守民不專農殖多無車牛斐課民以開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於是風化大行整頓里常為雍州十郡最還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斐素心戀京兆東行至峭而疾困宋人從者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京兆聞之皆為流涕魏略

案斐度官如家邨民若子篤摯周詳習之已深故他徙非其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二周史

廿九

湖山草堂

所樂如朱司農之憶桐鄉亦爾賢者於其所撫摩而噢咻之地蓋似有臥綠焉此拱

賀邵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為吳郡太守初不出強族輕之題府門曰會稽雞不能啼邵續其下曰不可啼殺吳兒因誅鋤強梗郡中大治世說

案邵仕吳至中書令見孫皓驕暴日甚上疏苦諫遂見殺害史稱皓之惡浮於桀紂乃國亡而軀猶全何其幸也余則以皓被俘之後偷息晉庭雖免青衣之辱竟同南冠之痛顏厚甚於首領矣邵子循字彥先在晉除陽羨令以寬惠為本不求課最後為武康令俗多厚藝及有拘忌迴避歲月停裝不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三周史

四十

湖山草堂

蓋者皆禁止焉政教大行郡城宗之視乃翁殺吳見本事又別是稱克家子也此拱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守河南尹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孫皓既平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勸於講武脩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又脩郤信臣遺跡浚用洪清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唐太宗晉當開創之時脩立庠序宜也勸講武何古昔師行則受成於學凱旋則獻誠于泮文教中即寓肄習鉅規模最為宏遠武帝平吳復罷州郡兵遠備還弛令若征南先見何致神州

備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四一

湖山草堂

陸沉。王化自近而遠。尹京者不可不知此意。北拱

胡威

胡威字伯武淮南壽春人父質荊州刺史威自京都定省貧無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見父停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威曰大人清高於何得此質曰是吾俸餘以為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督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為伴每事佐助威疑而詢問既知乃取所賜絹與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白質質杖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安豐太守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臣不及遠也

備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四二

湖山草堂

帝以威言直而婉諫而順晉書良吏傳

以所封平春侯太康元年薨諡曰

漢鄭均有兄為游徼受禮遺數諫不聽即脫身出作得錢數萬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吏坐戒終身捐棄兄感悟勵廉潔余觀近日以賄敗者多由子弟隨從官舍陷其父兄於過惡如均與威何異益友諍臣引義規切以斯侍側則善矣非然者母寧使之在家○張子石之卒無心胡荊州之督有責罰則俱行事防其漸北拱

潘岳

潘岳為河陽令。適樹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白帖。作令以澤物為心。則無地非花縣矣。不惜花而愛錢。使春色翻成憔悴。潘黃門之罪人也。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四三

湖山草堂

實允

實允字雅。始平人。除浩靈長。勤於為政。勸課田蠶。平均調役。百姓賴之。遷謁者。泰始中。詔曰。當官者。能繫身脩己。然後在公之節。乃全身。善有章。雖賤必賞。此興化立教之務也。謁者實允。前為浩靈長。以脩勳清白。見稱河右。是輩當擢用。使立行者有所勸。主者詳復參訪。有以旌表之。拜臨水令。克已厲俗。改脩政事。士庶悅服。晉書良吏傳。

案魏晉之世。為吏者。稍與漢乖。奇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成。史之所列。姑就政績粗著者。勒垂久遠。泰始中。又有高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四四

湖山草堂

平王宏。為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由盡事宜。武帝亦下詔稱之。賜穀千斛。惜其自後。歷官遠多謬妄。雖有初解終。亦片善必錄。蓋即余編此書之意云爾。北拱。

表甫

淮南表甫字公胃嘗詣中領軍何易自言能為劇賊易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幅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簞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易喜之除松滋令唐太宗嘗書

鳥不借甲於龜魚不假足於獸物理也維人亦然共驢不能爭馮稷之坐水土不必據稼穡之成局於器則因而使之宰

備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四十五

湖山草堂

相程才之道不越乎此然人少有自知如公胃者故程子謂用人當觀其所長不當問其所短自是定論而呂與叔議選亦云云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立至而多則樂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至而多則憂蓋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為官擇人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苦不治是謂名實交戾欲望得人而事理難矣焦弱侯以此為千載通患可謂知言秉銓者宜錄一通於座右也

張輔

張輔字世偉南陽西鄂人補藍田令不為豪強所屈時彊弩將軍龐參西州大姓護軍趙浚宗婦族也故僅僕放縱為百姓所患輔絕之殺其二奴又奪宗田二百餘頃以給貧戶一縣稱之唐太宗嘗書

漢鄧道為馮翊守下車治豪強四海號為豪強所病此貌模拙得妙不為所屈則為所病蓋憎主人必然之勢余為轉一語曰彊弩所天○更案唐書裴蒙為下邳令時五坊小使按鷹犬戲句所至須索暴橫輒張網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

備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四十六

湖山草堂

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奪取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地一簣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視無使餓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自貞元末至元和初此態未絕百姓畏之獨蒙不肯出奉小使奏蒙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蒙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裴晉公因入奏事極言蒙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悟令釋蒙此一事也裴之納忠帝之英明具見矣如蒙之毅然守正甘心觸怒羣小以衛民豈獨可令哉并可御史北拱

曹德

曹德字顯遠。燕國人也。補臨淄令。縣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慙之。家自殺。親黨告婦殺姑。官為考鞠。寡婦不勝苦楚。乃自誣。獄當決。值德到。知其有冤。更加辨寃。其待情寃。時稱其明。獄有死囚。歲夕。德行獄。慙之。曰。卿等不幸。致此。非所如何。新歲。人情所重。豈不欲覩見家邪。眾囚涕泣曰。若得覩歸。死無恨。德悉開獄出之。越日。令還。掾吏固爭。不可。德曰。此雖小人。義不見負。自為諸君任之。至日。相率而還。並無違者。一縣嘆服。號為聖君。晉書良吏傳

循良前傳的編

卷二 晉吏

四七

湖山草堂

縱曰一事。始於後漢虞延。而宋謝方明為晉陵太守。梁王志為東陽太守。何龍為建安太守。隋張華原為交州刺史。王伽為齊州參軍。唐元膺為鄆州刺史。皆為之。與此凡八見矣。東陽唯一人失期。越日自詣。獄辭以婦孕。晉陵亦唯一囚遼。巡未至。鄉村讓之。亦送至。何其神哉。世人競美太宗。不知太宗以帝王而致此美。視諸君未為多也。然歐陽一論。則所謂無事自援。此拱

陸雲

陸雲字士龍。補沒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客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開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唐太宗晉書

循良前傳的編

卷二 晉吏

四八

湖山草堂

曹聚正身率下。五穀豐熟。盜賊咸感化之。會捕得它郡盜徒五人。太守馬嚴風。縣使殺。聚不從。遂為嚴疾惡。見官。蓋嚴欲以刑止盜。聚欲以德化盜。其意見不同。有如此者。問獨案嚴本傳。字威。鄉伏波將軍。兄子。解陳留太守。下車。明賞罰。發姦惡。郡界清靜。時訃言。賊從東方來。百姓奔走震動。諸郡以狀聞。嚴察其虛妄。獨不為備。詔書敕問。復固執無賊。後卒如言。然則嚴亦良守也。正人常多自相齟齬。余每讀史事。而恨恨焉。二陸以文章名。而牧民如此。賢者固無所不可。此拱

胡母輔之

胡母輔之為繁昌令。自少不羈性嗜酒。領縣遂節飲。自勵著有能聲名宦。

臨淮劉元明稱有吏能。政常為天下第一。傳翹嘗請教。答云。我有異術。臨別當相示。既而曰。作縣唯日食一升飯。而美飲酒。此論甚奇。而碑蔡文忠公齊通判濟州時。酒常至醉。太夫人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為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覽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震然起謝。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可謂勇於改過者。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四九

湖山草堂

也。沉痾痼生。乃大害事。此之不成。馬能有立。彼于憂情治。飲酒益精明。其人又當別論。此拱。

劉弘

字叔和。南陽人。封襄陽公。子劉琨。即琨之兄。

劉弘字叔和為荊州刺史。舊制峴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弘下教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手地。當速改此法。值王室多難。得專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屬以公義。簡刑罰。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欽密。莫不感悅。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晉陽秋。文王治岐之政。其一曰。澤梁無禁。蓋以紂有禁也。仁者救時之所病。寬一分。則民受十分之賜。所謂得法外意。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五十

湖山草堂

喬智明

喬智明字元達。縣卑前部人。為隆慮共二縣令。二縣愛之。號為神君。部人張允。為父報仇。母老單身。有妻無子。智明悲之。停其獄。歲餘。令將妻入獄。兼陰縱之。有勸允逃者。允曰。有君如此。何忍累之於獄。產一男。會赦得免。晉書良吏傳。

漢鮑昱為泚陽長。邑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獄涕泣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當死。長無種類。昱令將妻入獄止宿。還任身有子。又具祐為東膠相。有安丘男子毋丘長。隨母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吏蹤至膠東得祐。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五一

湖山草堂

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即彩安丘遠長妻到。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留指含血自吞。屬妻若生子。當名吳生。後語見長大報吳君也。監刑其身而不絕其後。情法兩無。三君同歸於仁。然堅殺人者死。無可論。長以一朝小忿忘身及親。情雖可原。理難解免。至於允則明復讎之義。非他殺人者比。此喬公之所以處之者。又加委曲歟。此拱。

山簡

山簡都督荊襄。從容料敵。招撫流亡。戶口。江漢歸心。名宦。疆理旬宣。江漢之詩也。可為公贈。案戶口者。庶事之所自出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又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人民之數。以佐王授邦國。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及三年大比。司寇獻之於王。王拜受之。而始則內史書其名。繼則司會計其數。終則冢宰統其成。敬之守之。如此其至也。而漢極盛之時。戶皆千有餘萬。及三方鼎峙。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五二

湖山草堂

不能滿百二十萬。總及盛漢南陽汝南兩郡之數。晉太康時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五。代南北分裂。而總其戶數。總六百萬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蓋自兵役繁興。版籍脫漏。遷移消耗。十不存一。皆國勢所必然。唐戶口莫盛於天寶。凡九百六萬九千。宋莫盛於神宗。凡千三百九十一萬有奇。然二君皆不及易世而身目毀之。漁陽擊鼓。監門繪圖。而蒼黎塗炭矣。有君而有臣。於以招撫流散。而經紀其人。使生息蕃衍也。豈非察吏之第一務哉。此拱。

鄧攸

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為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饑。攸表賑貸。未報。輒開倉救之。臺遣散騎常侍桓翼。虞駿。慰勞饑人。觀聽善。不乃劾攸。擅出穀。有詔原之。在部刑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小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宛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拖不留。謝令推不去。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晉書良吏。常祿不當辭。此固未為中道。然一種清風。未歇。殊堪與吳水。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五三

湖山草堂

長。派。東。崖。謂。民。之。於。吏。必。取。其。所。受。十。人。受。之。則。十。人。之。吏。百。人。受。之。則。百。人。之。吏。千。萬。人。受。之。則。千。萬。人。之。吏。故。察。吏。於。吏。不。若。察。吏。於。民。民。者。吏。之。主。也。余。最。喜。此。法。之。直。捷。如。焦。延。壽。小。黃。之。政。百。姓。上。書。願。留。而。昔。人。又。有。留。而。不。得。至。截。其。馬。銖。者。明。王。縣。令。自。其。余。留。牘。獄。無。冤。詞。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奏。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斬。王。廉。使。寬。且。言。其。清。勁。有。威。拊。善。有。恩。慰。下。幸。為。達。天。聽。還。我。王。廉。使。上。喜。立。命。雲。公。還。任。此。為。愛。耶。否。耶。餘。可。推。此。例。觀。之。光。拱。

王述

王述為寧海守。治政清肅。公庭盡日無事。名宦。事。有。生。於。下。者。有。生。於。上。者。究。竟。下。之。多。事。亦。即。上。之。所。生。也。唐。人。詩。云。能。消。忙。事。成。閒。事。若。上。之。人。以。安。閒。處。之。百。姓。著。甚。麼。忙。素。績。藏。書。載。方。克。勤。浙。寧。海。人。也。知。濟。寧。府。為。政。以。風。俗。為。急。德。化。為。本。郡。最。煩。劇。民。阜。化。久。益。無。事。終。日。衣。冠。坐。堂。上。召。諸。吏。投。詩。書。法。律。府。庭。不。陳。桎。械。懸。韋。韞。櫜。間。示。無。刑。罰。初。赴。官。戶。僅。三。萬。稅。七。萬。石。餘。三。年。後。戶。增。至。六。萬。稅。十。四。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給。人。足。野。無。流。殍。牛。羊。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五十四

湖山草堂

雞犬。散。被。郊。垌。蓋。無。事。中。之。所。涵。育。而。蓄。滋。雖。造。物。亦。不。自。以為。功。而。斷。然。此。諸。賢。郡。守。之。能。事。者。如。此。公。自。奉。簡。素。一。布。袍。數。十。年。不。易。日。不。再。肉。每。行。縣。杯。湯。不。肯。受。宛。州。守。因。童子。進。二。木。瓜。筍。而。却。之。清。節。卓。然。故。李。氏。以。首。郡。縣。名。臣。傳。然。竟。因。詆。構。就。逮。死。子。即。避。志。先。生。孝。孺。也。上。書。請。以。身。贖。不。報。君。子。痛。焉。北。拱。

劉牧

劉牧尹升陽。標行清介。其孫璠嘗過丹陽。袁聚指廳前柳曰。人謂是劉尹手植。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不喪矣。名宦

懷善於貽厥。孫璠亦能絕其祖武。令人羨殺。手植柳。足方台伯甘棠。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五五

湖山草堂

殷仲堪

殷仲堪為東陽守。食不重味。嘗曰。貧者士之常。安可登枝而忘其本。名宦

案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諸子所用遂倍之。袁永嘉之亂。何氏亦敗焉。宋蒲宗孟每旦刻羊豕各十。蘇軾移書勸以儉。蓋鍼其失也。仇泰然知明州。嘗欲屬一幕官。問以日費幾何。答言十口之家。用度二千。勢曰。吾為郡守。計日費不及此。儉一倍。安得不貧。遂止不屬。為政務。強獎善尤。慙吏財。雖一錢不貸。豪猾欽。遂州羅兵燬。斥府錢助其費。豈非薄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史

五十六

湖山草堂

曰奉而厚濟人。為人情之所大難者哉。歐陽公既貴顯。親國夫人治家仍節約。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素所以居患難也。持大甫得一官。服用飲食。便思極其華侈。既忘厥初。亦忽後患。故富貴而淫者。必貪賤而移。士君子窮達立身。原無第二副本領。北拱

吳隱之

吳隱之字處默。漢陽鄆城人。為廣州刺史。州有水曰貪泉。飲者
懷無厭之欲。隱之酌而飲之。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
試使更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而已。
婦舟之日。裝無餘資。及至。教誨小宅。雖垣仄陋。不容妻子。初隱
之為謝石衡軍主簿。將嫁女石。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
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賈之。此外蕭然。無辦後
至。自番禺妻劉氏。齋沉香一斤。隱之見之。遂投於湖。亭之水。晉
書良吏傳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晉吏

五十七

湖山草堂

飲。狂泉而狂。飲。盜泉而盜者。皆中人之性。可移者也。上智以
冰霜為質。雖涅而不緇矣。貪泉一名石門水。沉香浦即隱
之投香處。有香浦而貪泉亦香。賢人能洗山川之羞如此。
案。晉書。隱立拜廣州都督。前帥多黠貨苛虐。數致怨叛。立到
不營產利。甚有惠政。嘗至貪泉。酌以自況。曰。吾當汲而為食。
豈止一盃而已。數年卒於官。遠近思之不忘。立本武職。而能
如是。愧殺文吏。北拱

謝方明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為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姦吏蜂起。符
書一下。文攝相續。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
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不拘文法。潤略苛細。除比伍之坐。判
久繫之獄。東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
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沈約宋書
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況同伍。作官第一便民。是只據
本案斷結。省株連。牽累。守候淹旬之苦。此即是家施而戶賜
處。盡其所庇者鉅也。宋王暕知益州。外戶不閉。先是張詠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宋吏

五十八

湖山草堂

守蜀。制李春。鞭康米。償比時估三之一。以惠貧民。凡十戶為
一保。一家犯罪。一保不得釋。民以此少。敢犯法。後獻議者改
詠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益公奏。復之。夫前人己行之政。皆
幾經謀慮。而成積有成。效。撫衷者。以非己出而改之。獸之不
遠。亦何怪乎。公之奏復。已亂之道也。能已亂。便是名臣。豈必
自己出者。而後為賢乎。又韓琦知澶州。吏事絕人。開案牘。終
身不忘。既去。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事
已經韓大中矣。輒止。公嘗以大中大夫判將作監。故云。北拱

何承天

何承天東海郡人也。劉毅鎮姑孰。拔為行參軍。毅嘗出行而驅。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主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李廷壽南史

宥過無大罪。疑唯輕。與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聖人好生之德也。梁有疑獄。吏半以為當罪。半以為不當罪。王召問陶之朱叟。曰。子以布衣而富侔國。必有奇智。為寡人決之。朱公曰。臣鄙人不知獄。然家有二白璧。徑相如。色相如。澤又相如。而價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宋史

五十九

湖山草堂

則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既相如矣。何價懸若此。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皆厚也。何公斷獄大得斯旨。又蘇案在大理。有母改嫁。託死而葬。其子竊棺歸。附於父。有司當以發塚取財。宋憐其情。奏而許之。張晉在刑曹。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入取賞。子誤謂盜殺之。吏欲原。晉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竟殺之。此皆從事白上。推勘極當。所謂獄貴情斷也。蓋法官原不拘執一例。北拱

王鎮之

王鎮之字伯重。琅琊臨沂人。為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廉而不殘。宋書良吏傳

案廣州色帶山海多珍異。一簞之寶。可資數世。人以瘴疫每恒往。唯貧窶不能自存者。求補其地。故刺史率無清行。典午之末。朝議欲革其弊。選此二君。洵可連鑣並駕。然今人唯知有隱之。不復知有鎮之矣。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宋史

六十

湖山草堂

一作慧慶封侯。駐戍玉帛於道。頻轉臨軍。卒好左。召軍。乃長子宏文。為
通名臣。築義。德。天。為。主。州。判。夫。宏。文。心。以。寬。和。為。家。

傳云

循良前傳新編

卷二 宋史

六一

湖山草堂

陵令潘京。宋則慧度而已。嗚呼。二公不其為傑然者歟。○自
晉宋以後。在隋唐之際。則有武陽令張允濟。一行人夜發。過
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宿。居民曰。吾境未嘗拾遺。可還取之。如
言果得袍。趙宋則有知鄭州曾公亮。寇賊悉竄外境。路不拾
遺。外戶不閉。民號公為魯開門。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文求盜。
公諭以境內無盜。必從者也。索之果然。踵武曩。薇特在是矣。

謝靈運

謝靈運為永嘉守愷悌化民不事鞭扑秩滿賦詩叙別無不鑒衣泣下名宦

案康樂守郡。曰嘗於西堂賦詩。不就。夢惠連。遂得池塘生春
草之句。今其地有春草池。舊傳謝嘗流觴於此。又有謝公樓。
守郡時建也。西射堂。則暇即鳴琴其中。流風餘韻。真堪掩映
千秋。比拱

循良前傳的編

卷二

宋史

六二

胡山筆堂

江東之

江東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誅殷積。皆庭常數百人。東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覲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轉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有勸營田者。東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宋書良吏傳

案覲之為山陰。門階閑寂。日垂簾端坐。穆如澹如。前後在職者。晝夜不得休息。事簡不舉。乃知治繁固自有法。無關懸石

循良前傳

卷二 宋史

六三

湖山草堂

程書也。郭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簡制繁。易判。便不費力。乾坤之大。使萬物由其宰制。亦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以用兵言之。韓信多多益辦。只一簡字。狄武襄夜半渡崑崙關。只一訪字。又如宋殺楚使。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屢及於室。皇釁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滄胥之市。何其輕捷也。澶淵之役。寇準建議。親征上欲入。準曰。陛下不可入。入則不出。時高瓊在殿下大呼。道。進子即擁以行。亦何其輕捷。大抵簡易則輕捷。繁難則重滯。此論甚精矣。然須想其何以能簡。此

吉翰

吉翰字休文。馮湖池陽人。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呈事訖。語令且去。明旦呼謂曰。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卒於官。南史循吏傳

案宋書。翰與劉道產杜驥申怙同傳。不入良吏篇。豈以其果於誅戮乎。然刑賞二柄。非可下移者。嚴峻其防。使佐吏不得竊弄威福。自是政體當然。五代梁末。張錫為棣州刺史。劉

循良前傳

卷二 宋史

六十四

湖州草堂

君鐸軍事判官。據為鄆之屬郡。有趙務。鄆帥主以牙將。頗橫恣。民有趙三斤。欲寘于死。君鐸不能赦。既而牙將私造事覺。錫判曰。趙犯三斤。求生不克。麥盜百斛。免死誠難。遂寘於法。夫徐州之殺典籤。惡其擅出人罪也。棣州之誅牙將。惡其妄入人罪也。請君入。覓捷法。良足快心。又張詠益州斬猾吏事。見後。北拱

劉道產

劉道產彭城呂人。元嘉三年。梁南秦二州刺史。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七年。徵為後軍將軍。明年。遷歸州刺史。政績尤著。蠻夷叛戾。不受化者。皆順服。百姓樂業。民戶豐饒。由此有襄陽樂職。自道產始也。十九年卒。喪還。諸蠻備哀。經號哭。追送至於汧口。沈約宋書。

案宋世守宰之職。以六蕃為衡。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元嘉三十年間。鄉邑歌舞。觸處成群。斯極盛矣。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載。懷無此。孝建以後。所不可復得者。程子謂斯民休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宋史

六五

湖山草堂

戚係守令賢否。而監司者守令之綱。然則慎擇監司而久任之。雖有不才守令。亦何所容於其間哉。邱文莊公在內閣時。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公以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非祖宗舊制。力言於上。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赦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蓋公相業。首以愛才為先。如此。宣德中。周文襄公。忱撫江南。凡二十二年。吳大治。祖宗清制。此其一矣。

杜驥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為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於宋末。刺史唯年穉之及驥為吏人所稱。後徵為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藥馬。南史。備史傳。習見則情忘。唯其多耳。若得一二於千百中。何異空谷聞音。豈然而喜。此機。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宋史

六六

湖山草堂

袁榮潤州刺史。郡南民家有竹。榮微服造竹所。清味移時。主人乃出。不知為刺史也。名宦。

民不知為刺史。唯刺史亦不自知其為刺史。上不擾而下不驚。熙皞境界。純是一派天機。○梁何仲言為揚州法曹公廨有梅一株。常賦詩其下。後居洛思梅。請再任揚州。竹君固不可一日無孤山興致。亦復不淺。此拱。

朱使

六七

湖山草堂

表梁字彥陳相陽夏人也年平卒梁如孤魂相與有言曰懸孫字彥也初位里士建初尚書廣帝手書曰位相徵書持節出中驍衛將軍臨岐子彥處身保之追位走避步上庫破書曰風雨晦冥雖悔之已晚孫彥整凡操習過甚高帝並臨臨先生偕緩指高士皆信以爲況又嘗人曰昔者一國國中一水橫曰阻泉國人然此亦非子孫惟國失守非自汲汲將爲意國人先立孫及防國主子孫若子孫若飲共抗國主獲生粒帳火父針灸莫不畢具國主子孫若子孫則泉所約者飲之飲畢去矣夫天下生粒若一粟乃穀穀爲先子孫粒以哺哺以此爲戒飲此也夫初慕容奉信名人是孫防政長母聲字彥里弟年長子彥高帝使孫子孫加主彥加商書令知條件子孫生母候乘輿出馬博於血汚玷傷風聲自人誤子孫戰傷時執傍位孫曰元孫三領項挂加傷中驍序臨鎮曰於陳孫彥蜀道威震國邊載傷時執子孫最大叫曰父亡先死矣子孫不隨孫彥移葬孫彥小兒執孫乳母攜投聲門生伏哭聲雲曰吾聞出師夫子孫聲雲追抱以首乳母呼生曰公昔子汝恩如罔羅雖汝奈何我殺郎君以取小利子孫是弟子孫行見汝城門執此兒孫孫當慶常見兒騎大狗戲弄平生發誓忽之一拘走入主家遇聲慶子庭聲教子少同生子留泣聲云子死子孫在在南北兩角之聲可於高國之聲同矣

傳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琰復為山陰
針賣糖老妪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錢
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
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為偷父子並
著奇績時云諸傳有理縣譜于孫相傳不以示人南史循吏傳
吏術亦有家學如此其私不傳其理可想○案山陰東土大
縣難為長官琰以意摘發人不能欺謂之傳聖信非盤錯不
足以別利器哉太祖留心民瘼為政未朞即擢琰為益州刺

南齊史

六八

漢書

史○自○縣○遷○州○世○所○罕○有○亦○足○為○精○心○治○理○者○之○勸○云○北○朝○
李○惠○刺○雍○州○長○於○思○察○廳○事○有○燕○爭○巢○鬪○累○曰○惠○令○人○掩○獲○
以○弱○竹○彈○之○去○一○留○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
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咸○拜○服○曰○非○所○及○也○人○
有○負○鹽○負○薪○者○同○釋○擔○於○村○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背○之○
物○惠○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令○人○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
曰○得○其○實○矣○負○薪○者○乃○伏○就○罪○夫○觀○團○練○而○見○鐵○屑○撈○羊○皮○
而○見○鹽○屑○均○屬○匪○夸○所○思○抑○何○如○出○一○人○耶○為○之○嘆○絕○北○拱○

傳

琰子。為官亦有能名。後為吳令。別建康令孫康。康因問曰。聞
大人發。茲猶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敢欺。事自理則
物無凝滯。欲不理行乎。天監中。為建康令。役有能名。任縣尉。請
議子岐。今上

提要之論。○清慎勤三字。作令訣也。此何以獨去慎。能勤而
清。則慎在其中矣。朱子嘗云。守官只要往己。公廉執事。勤謹
晝夜孜孜。如臨淵谷。便自無他患害。能以此語書紳。於作吏

循良前傳物編

卷二 南齊史

六九

湖山草堂

思過半矣。○案岐字景平。為始新令。縣有閭閻而死者。皆
考探終不引罪。郡移獄于縣。岐令脫械。以和言諺之。即首服。
後去縣。人皆出境泣送。蓋體膚之痛楚。可忍。則隱羞惡之發
於其心者。不可遏也。其故在平日。非臨刑甘言好語。所能繫
服者。此拱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為晉平太守。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
關。質錄共見。婦愿遷入於通。奪取將還。郡督出。驛蛇膽。可為藥。
有餉愿蛇者。愿放四十里外山。經宿還。故虞論者。以為仁心所
致。海邊有起王石。嘗隱雲霧。相傳云。清康太守乃得見。愿往就
觀。清徹無隱蔽。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督湘書。詣愿不在。見
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嘆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
拂牀而去。南齊書。良政傳

案愿嘗指湘宮寺。為百姓賣見貼婦錢。絕無功德。推此心以

循良前傳物編

卷二 南齊史

七十

湖山草堂

蒞政。其不以百姓賣見貼婦錢。充太守幕寮也。可知矣。拂牀
事。比到門。題凡鳥者。競競藉藉。○明樂潛。為四會知縣。縣有
龍橋河。常濁。世傳吏廉平。則清自潛至。河水澄徹。蓋吏之清
德似水。則水清為之應。此以氣類感者。與越王石相埒。此拱

何敦叔

何敦叔為長興令。有廉名。夏至節。忽榜門受餉。數日。得米二千餘斛。悉以代貧戶輸租。名宦。

介而達於權曲。盡愛民婆心。史取戴孫。辛老知福州時。民公可。旁錢繫者甚衆。有管下富人。出錢五百萬。弄佛殿。請于辛老。辛老徐曰。汝輩施錢者何。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生也。孰若為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一空。權智乃能濟民。蓋孟子所稱仁術乎。北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南齊吏

七一

湖山草堂

劉懷慰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人。為齊郡太守。脩治城郭。安集居民。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漑。不受禮謁。民有餉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進督秦沛二郡。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監東陽郡。為吏民為安。還。蕪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南齊書良政傳。

竟有今也。則亡之意。老成典型。令人臨風懷想。北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南齊吏

七二

湖山草堂

沈疇之

沈疇之為丹徒令。以清介不通左右被逮。帝召問。對曰。臣清乃獲罪。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奉要人。名宦

案易知錄于蕭愍公諒撫梁晉十餘年。每入京。未嘗持一物。文當路。王振嘆言。官劾之。罷為大理少卿。二省民信。遂赴闕乞留。乃復命巡撫。夫吏廉可為而不可為。昔人所嘆。代人臣以清獲罪。其能國乎。雖然。清美德也。真清未有不見知於上者。樊子蓋為京兆尹。政績甚著。舊用銅虎符。上獨造玉麟符。代之謂曰。人道公清。果如人言。不子蓋曰。臣安能清。但小心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南齊史

七三

湖山草堂

不納。賄耳。范栢年為梁州刺史。帝問卿宅何在。對曰。梁州有康泉。遜水。臣在康遜之間。是其辭。願約。其行彌彰。士之立身行已。具有本末。何用附冰山以避禍害耶。北拱

裴昭明二條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也。為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繡謂之曰。卿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或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邦佐。不能先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未明三年。使北還。為始安內史。郡民龔元宣云。神人與其玉印。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龔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逐無宅。不知古人中誰比。南齊書良政傳。凡自處以正者。必不以非道干人。置人於不肖之地。此如心為恕也。唯自壞其名節。乃視人之名節為不足重耳。仰累清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南齊史

七四

湖山草堂

風之言。愛已愛人。何等性。擊。是誠當於古人中求之。○案宋史。胡叔獻臨政善斷。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以正直稱。經畧廣東時。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者皆信奉。胡獨殺之。毀其寺。孔中丞以笏擊蛇之後。再得此舉矣。又韓鏞覺山廟事見後。北拱

又

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何事聚。蓄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事。產業。李延壽南史

莊生有言。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即。身外何須之解也。營及子孫。既太傅楊關西齒冷矣。案。昭明祖父松之。字世期。為永嘉太守。勤恤民隱。吏民便之。嘗。著文論及晉紀。又鳩集傳記。以注陳壽三國志。多著異聞。續。何承天國史。未竟撰述而卒。父嗣注司馬遷史記。亦行於世。

循良前傳納編

卷十

南齊吏集昭明二

七五

湖山草堂

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子子野。見後。為文典而速。晉過七年。大。舉北伐。奉敕撰喻魏文立成。嘗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掌中書詔誥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額陰侯斬。白題。將一人。服度注云。白題。古名也。又漢定遠侯擊口入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撰宋略二十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象傳二十卷。方國使圖一卷。祖孫父子。註續續續。有述作才。累世功在史學矣。遺金滿籬。曾何堪掛微唇舌。北。

謝朓

謝朓為宣城守。刑清訟簡。好獎人才。暇則登覽。多題句。至今稱。謝宣城名宦

有才則好獎人才。嫉賢妬能者。其中無有也。勝流歛集。登高。能賦。太守如此。差不令江山笑人。晉王羲之守永嘉。治尚。慈祥。民安訟息。暇則乘五馬出遊。鍾退公謂其有龍德。潛而。躍者。逸少知己也。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雅操閑淡。良辰美。景。登臨嘯咏。若昭欲拜侍中。力辭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時稱方外司馬。百世下遙想其人。故自韻絕。北拱。

循良前傳納編

卷二

南齊吏

七六

湖山草堂

沈憲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武陵王暉為會稽。以憲為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為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圭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南齊書良政傳。

世祖之論固當。然人才難得。幹局之與劇縣。未必常相值也。分之為是。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此。不分邑而多設官。當時廟堂之措理。山陰亦至矣。○案姓氏譜。纂姚善。湖廣人。志行純實。朝廷以吳民僭修難治。推善為守。善洞達政體。

循吏前傳納編

卷二

南齊吏

七七

湖山草堂

周恤人情。治為列郡最。夫重厚者常完之。無才而此能。兼之其於理大郡。猶承蜩耳。建文遜國之日。善不屈而死。忠節尤可尚云。北拱。

毛惠素

榮陽毛惠素。為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勅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盡用錢六十萬。有譏惠素納利者。世祖怒。勅尚書評賈。賈二十八萬餘。伏誅死。後家徙四壁。上甚悔恨。南齊書良政傳。

案齊制。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故惠素特以才強見任。而青蠅點素。遂罹吏議。董宣廉潔。死後方知冤痛。長無終極已。北拱。

循吏前傳納編

卷二

南齊吏

七八

湖山草堂

孔琇之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震肅。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嘆息。南齊書良政傳。

危史載張乘。產鎮成都。一日見一卒抱小兒在廊下戲。小兒忽怒。扯其父髻。公見之。集眾語曰。此方悖逆。乃自習俗。幼已如此。況其長成。豈不為亂。遂殺之。見與琇之同。二公因事立教。劇有深意。非可以常理論者。原不許戮及狹幼者。藉口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南齊吏

七九

湖山草堂

王洪範

王洪範。上谷人也。為晉壽太守。多昧賕賄。為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寧。齊高帝輔政。引為腹心。建武初。為青冀二州刺史。悔為晉壽時賕賄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彊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郡下交。以和利益。洪範至。一皆斷之。除求侵魏。遇敗。深自咎責。因發病而亡。州人言之咸落淚。南史循

清之品不一。有性而清者。有勉而清者。即勉之致亦不一。有慕而勉之。有畏而勉之。及其造乎清則一也。畏清議。畏刑法。皆謂之畏。要之有一點悔心。折節勵冰。藥猶可。蓋前愆於桑榆。唯勢重者難反耳。故悔貴乎蚤。北洪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南齊吏

八十

湖山草堂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為建康令。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憲之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還。還本主宅。盜者伏辜。發姦摘伏。多此類。性清儉。彊力。甚得民和。京師飲酒得醇旨。輒呼為領建康。除衡陽內史。土俗山民有病。云先人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嘆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姚思廉梁書

閩俗憲堪與妄說。偶有死喪之威。動遷先墳。欲為生者造福。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梁史

八一 湖山草堂

反胎死者以不安。孝義道亡。莫此為甚。正須衡陽之化。一振除之。北拱

甄彬

甄彬有行業。嘗以一束學。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還。於學束中得五兩金。送還寺庫道人。以半酬彬。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軍。帶郡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誠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在蜀。藻禮之甚厚。云。南史循吏傳

案自齊末政亂。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武帝既踐皇極。躬覽庶事。每遷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勅治道。若建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梁史

八一 湖山草堂

安內史到。既晉安太守劉諶。豫章內史邱仲孚。並以廉潔著聲。治有異等之效。稱得人焉。所以克承其風。務崇寬大。四五年間。覃恩浩蕩。干戈寧息。江左以來。獨茲為久安也。然多造塔廟。公私費損。又優假士人太過。使者干擾郡縣。牧守不無侵漁。故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謂今燕喜之家。相競誇豪。積果成邱。列肴如綺。畜妓之夫。無有等秩。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節儉。則下安上謐。無徵倖之患矣。其說深中時弊。帝不能用。可勝惜哉。北拱

殷鈞

殷鈞知臨川。體羸多疾。開閣卧治。百姓安之。賊盜宵遁。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請責却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役逐為善人。郡舊多山瘡。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瘡疾。名宦卧治而百姓反安。可知多事者之不安也。建一事。不如省一事。准深於治道者知之。○明代吳縣陳鑑鎮陝十餘年。忠厚寬平。民親愛之。有疾者。發願為鑑昇輜輶。愈此至治通神也。殷季和德。政療瘡。當非史氏誇詞。北拱。

循良前傳的編

卷二 梁史

八三

湖山草堂

王僧孺

王僧孺。東海鄒人也。為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涼生口。歲教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為常。僧孺嘆曰。昔人為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紫。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李延壽南史。蔡君謨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每為終身之恨。又廬陵與其姪書曰。昨書中欲買硃砂來。吾不開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

循良前傳的編

卷二 梁史

八十四

湖山草堂

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余更案唐書。載皇甫無逸。字仁儉。為益州長史。勵清慎。閉閣不通賓客。凡有所須。輒市他境。宋史載李浩。字德遠。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使。在郡潔已。奉養悉如布衣。歸日。不載南海一物。則屏蜀物。絕越裝。後賢有踵武者矣。今居官謝事者。多稱載而歸。亦曾知古人以買官下物為戒否。北拱。

何遠

何遠為武康令。屬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為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梁書良吏傳。

以口腹累人。賢者不為。況上官經所屬地方。聽其節。廚傳豐供。饋豈督察職事之意乎。漢賀文和守九江行縣。齋持乾糲。但就溫而已。臨去日。百姓扶車叩馬。涕泣隨之。盛節已在前矣。彬與遠可謂兩賢。案納字祖言。自吏部郎出守吳興。將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梁吏

八五

湖山草堂

之郡。以酒一斗。鹿肉一柸。通辭極溫。從共一醉。溫及賓客。並嘆其率素。更勅中廚設精饌。酣飲極歡。始罷。在郡不受俸祿。歲滿赴召。絕無行裝。副船亦免。止携襖被而去。謝安嘗欲請納。納所設唯茶果而已。其兄子傲。密為之具。大陳珍羞。以饗安。既罷。納大怒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於是杖之四十。蓋茅季綽之賢。非郭有道莫知。此陸公所以見重於諸公者。亦以其貞儉之德。有過人者耳。北拱。

伏軾

伏軾為求陽內史。清潔安靜。郡民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勅有十五事。為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為東陽太守。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為綿。屬縣始新。遠安海寧。並同時生為立祠。梁書良吏傳。

與論猶可憑如此。彼賂姦民以詭名高者。將毋貽識者嗤。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梁吏

八六

湖山草堂

江華

江華字休映。濟陽考城人。遷秣陵。建康令。為治明肅。豪強悍之。陰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門生故吏。家多在東。並資。待。道。通。侯。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篋篋至鎮。唯資。公。作。食。不。惠。味。郡。境。殷。實。訟。訟。日。數。可。幸。分。別。解。會。無。疑。滿。人。安。吏。畏。百。城。震。恐。除。部。官。尚。書。將。還。贈。遺。無。所。受。唯。乘。臺。所。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李。延。壽。南。而。改。數。片。石。足。為。清。吏。增。重。雖。謂。至。今。存。可。也。案。世。說。補。

浦良甫傳

卷二 梁吏

八七

湖山草堂

陸。多。家。門。有。巨。石。乃。遠。祖。績。為。靜。林。太。守。龍。歸。無。裝。唯。取。一。石。以。重。其。船。人。號。靜。林。石。又。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歸。除。日。矩。指。船。頭。云。無。物。載。土。耳。二。事。先。休。映。而。傳。並。佳。話。也。明。於。內。而。肅。於。外。如。烈。火。之。不。可。犯。所。謂。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豈。苛。刻。之。謂。哉。案。諸。書。有。酷。吏。傳。唯。梁。無。之。以。帝。本。不。崇。酷。吏。也。慈。仁。之。主。果。何。所。用。於。若。輩。北。拱。

王志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為宣城內史。民有爭田不決者。父老。曰。何。忍。負。王。府。君。德。政。耶。訟。者。感。悔。以。所。爭。為。開。田。名。宦。虞。芮。自。以。所。爭。周。所。恥。俱。讓。而。去。遙。遙。千。古。復。見。此。君。亦。未。世。之。西。伯。也。北。拱。

浦良甫傳

卷二 梁吏

八八

湖山草堂

使華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為荊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華再為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為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敝之後。所在穀貴。民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袁陽王聞而饋之。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梁書良吏傳

常情未見可欲。其心弗動。至居腴地。而值囊索蕭然。始微內力。不濟。蓋戰勝之難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廉吏至此。高不

可攀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梁史

八九

湖山草堂

裴子野

裴子野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私。李延壽南史

契之敷教在寬。寬者優柔漸漬。而使自得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漠然永釋。怡然理順。裴幾原之治。諸暨深得寬字之義。使蕭氏諸吏皆能爾。何難挽叔季於唐虞。案唐徐弘敏字有功。以字行為蒲州司理。政尚仁恕。不施笞罰。民感其恩。更相戒勉。迄代不辱一人。夫徒以記之。雖聖世尚且不免。而獨能一無所用。何俗之醇乎。視蒲鞭示辱者。更覺有進。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二

梁史

九十

湖山草堂

任昉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為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為粥，活二千餘人。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戶曹採訪其寒溫，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五分督一，餘皆悉原免。妾食麥而己，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東將軍沈約遣裙衫送之。為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民便之。卒，官闔境痛惜，共立祠堂於城南。李延壽南史。

案周禮凡民獄訟入東矢鈞金於朝，然後聽之。注小曰：訟用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梁吏

九一

湖山草堂

百矢明其直，大曰獄。用銅三十斤，謂其寔不直，不寔沒金矢於官，蓋示以獄訟之難，使思自反焉。亦禁止之一端也。然又曰：以肺石達窮民，凡欲有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赤石三日，士聽其詞，告於上而罪其長，則其欲下情之達達也，更可見矣。州縣者民之主，詞訟稽滯，吏得包弊市權，是強暴有力者之弊，弱民雖有冤抑而踰時歷歲，弗能自伸，閭門遠於萬里矣。以文詞之先後，事情之輕重，道途之遠近，次第而處分之，朝入而夕與決焉，夕入而朝與決焉，親民官不當如是耶。北

明山賓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為兗州刺史，所部平陸縣歲儉，出倉米賑飢，後刺史以山賓為耗闕，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名有牧物之仁，有容物之量。君子人也。刺史善辦職，但未免錯認。張公亮云：漢史但言廉平，今改為廉能，只一能字，結果了許多生靈。豈此刺史之謂乎？因思兒寬為左內史，以租稅貧民，課殿當免，民唯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經屬不絕，課更以最。彼平陸之民，獨不能為前刺史補耗邪？陳恭愍公選擢廣東布政，肇慶大水，公具災傷狀，不待報輒發。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梁吏

九十二

湖山草堂

粟賑之為中官所構，以矯制奪官就逮，卒於南昌石亭寺。彼其躬且丕聞，又何有於居宅也。案賑恤之令，本周禮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而漢高文武嘗遣使發倉庾以賑貧民，魏孝文時，冀定二州飢，詔郡縣為粥食之，所活幾二百萬。宋富弼青州救荒，勸所部豐稔，五州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擇公私廬舍散處其人而給之，山河之利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自取，及將還業，又各以遠近受糧，凡活五十餘萬人。天下傳以為法，然亦唯事無掣肘，故得以大展已志耳。北

傅昭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歷位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虛而去。有頃。風雨。至。飄。劇。聽。事。入。墮。中。自。是。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多。猛。獸。為。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獸。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為。害。為。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圖。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糗。緇。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李。延。壽。南。史。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梁吏

九十三

湖山草堂

府舍一段。視梁書本傳。用筆乃拙。何啻天淵。案宋史載張逸字天隱。鄭州滎陽人。知青神縣。興學校。教生徒。邑人陳希亮楊異相繼登科。逸改其居曰桂枝里。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於江神。不踰月。為徙五里。時人異之。又張守約字希參。濮州人。知涇州。有惠政。涇水暴輒壞城。每歲必增築隄堰。勞費不貲。守約至。適歲飢。命罷其役。故有河神祠在南塢。禱而還。諸北以殺河怒。一夕雷。雨。河徙而南。其北遂為沙磧。二事亦奇。安成輒聽事入。湟中。豈子虛其言耶。北

邱師施

吳興邱師施。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並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此范述曾位至臺部。南史循吏傳。案述曾始請。求嘉郡。不將家屬。及罷還。吏無荷擔者。以邱公二十籠對之。應無愧色。北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二 梁吏

九十四

湖山草堂



何敬容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為吳郡太守。勤恤民隱。辨獄如神。視
嘉。初年。洛為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姚思廉梁書
宋何公又處臺閣。恪供乃職。有闕。至日。肝不休。一矯。晉宋以
來。俗尚玄虛之弊。其溢外任。亦如是。嗚呼。自非心力殫盡。何
以民無通情。祖父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並
有名前代。然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建立
塔寺。至敬容又甚。臺城之閉。死於其難。復共君臣奉佛。而佛
卒莫之能佑也。悲夫。北拱

晉書何敬容傳

卷三 目錄

歷代名吏錄卷之三目錄

溫陵後學張星徽北拱氏輯

陳

孔魚

褚玠

元魏

張恂

呂顯

寇讚

薛謹

陸毅

鹿生

辛紹先

韋珍

陸膺

高祐

宋翻

宋世景

李肇

源懷

薛聰

司馬悅

李崇

楊津

閻慶胤

房景伯

唐永

杜纂

羊敦

竇瑗

北齊

薛琚

張華原

宋世良

宋世執

蘇瓊

堯雄

封隆之

郎基

鄭述祖

孟業

崔伯謙

房豹

路去病

後周

歷代名吏錄卷之三

溫陵後學張璠纂北魏大將軍著

孔奐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除晉陵太守。晉陵舊為大郡。經寇擾。猶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散。孤寡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毼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為不能。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為煩。姚思

循良前傳納編卷三 陳吏

一

湖山草堂

陳書

案妻子不到官舍。漢代約有數人。何並。魏霸。沈景。羊茂。高弘。在魏則裴潛令狐邵。非必枯槁類老衲。始鳴潔也。累重者守。傾先去其纏手絆脚者而已。此拱

天白閣
癸丑年
袁陳

褚玠

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賊汙免

高宗惠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山陰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

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

甚善乃除玠為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

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啟臺高宗

手敕慰勞時舍人曹義達有寵縣民陳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

恃勢橫暴玠乃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後

義達諸玠竟坐免官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

補良前傳約編

卷三 陳吏

二 湖山草堂

日給或咄玠以非百里之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復列城除殘

去暴姦吏踴躍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違從

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然姚思廉陳書

卿所謂百里才者何若無過便捷傾巧厚結要津依阿諛

與世浮沉耳操此律人褚君自當署下考北拱

張恂

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為廣平太守招集離散勸課農桑民

歸之者千戶還常山太守開建學校優頭儒士吏民歌詠之時

喪亂之後罕能克厲唯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親愛之治

為當時第一親書良吏傳

案恂臨渭侯家之弟北史從家傳家以才謀見任道武拜幽

州刺史百姓安之哀孫白澤恂孫代代子其年皆所歷有聲

一門殊多循吏北拱

補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觀吏

三 湖山草堂

呂顯

呂顯字子明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拜鉅鹿太守清
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唯府君克清克明緝我
荒土人肯樂生顧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李延壽北史

出處雖曰異途立身則一子明居鄉之德即居官之本也若
處為俗士者出亦不免俗吏耳案顯本東平壽張人其先
石勒時徙居幽州遂為幽州人顯子溫位上黨太守善勸課
有治名溫子羅漢秦益二州刺史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
帖然孝文下詔褒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情在官三世

齊良前傳約編卷三 元魏史

四

湖山草堂

濟美家風乃不減張洪讓也太武時又有張蒲字玄則河內
修武人父攀仕慕容垂位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為內都大
官參決庶獄私謂不行帝知其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拜相
州刺史扶弱抑彊進善黜惡風化大行卒官吏人痛惜焉子
昭位幽州刺史又以善政稱允矣君子展也世德作求矣北

寇讚

寇讚字奉國上谷人拜南雍州刺史流人擢負自遠而至接待
不倦在州十七年甚收公私之譽李延壽北史

漢世居官者或長子孫遠乎孫曹善職者亦二三十載故能
風政脩明功烈卓犖觀太武之用寇公以久任而勤撫綏如
嬰兒得乳不暫去懷差為近古然帝聰明雄傑日昃不遑嘗
行幸中山守宰坐貪污免者數十人神龜元年春正月以天
下守令多非法精選忠良悉代之蓋又嚴以御史不稍假借
如此其政四表廓定華戎混一使拓跋氏之業自茲光大不

齊良前傳約編卷三 元魏史

五

湖山草堂

亦宜乎孝文延興二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官以勞升未久而
代迭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同人志隆政道也自今牧守
溫良仁儉克已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
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以
為勸準魏世用人斯可見其大凡而百代嘉準亦孰有易於
此者北

薛謹

薛謹字法順。遷秦州刺史。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魏收魏書

古者學制之設。既詳。而其所以為教。又皆牖民之性。便民之業。故入則橫經。出則負耒。則學而農也。有發授以車甲。執戈為王前驅。則學而兵也。與賢而出使。長與能而入使治。則學而官也。蓋學者。此人農者。此人兵者。此人官者。亦此入以一人之身。自農以至官。無一日舍學。以嬉。此人才所以盛。吏績

齊東野語

卷三 元觀史 木 湖山草堂

所以慰國家。所以治且安也。後世術業異途。而士與農遂分。管子所論。居四民者。蓋三代之衰也。薛公於三農之暇。悉令百姓受業。則厚生正德兼脩。時無不學之民。而風俗登於古。處矣。公并州刺史。汾陰侯辯之子。河東汾陰人也。從辯傳。案獻文時。有李訢者。字元盛。范陽人。相州刺史。為政清簡。百姓稱之。上疏求於州郡。各立學官。使士望之流。衣冠之胄。就而受業。其經藝通明者。上王府詔從之。以訢政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然遠有矜志。受財底誅。適百里者。半九十。諒哉。北

陸毅

陸毅為相州刺史。假長廣公。為政清平。抑強扶弱。州中有德宿老。以友禮待之。詢之政事。責以方畧。如此者十人。號曰十善。又簡取諸縣。強門百餘人。誘接殷勤。令各歸家。為耳目。於是發姦摘伏。百姓無敢叔盜者。在州七年。家至貧約。代還。吏人大欽布帛遺之。毅不受。人亦不取。於是以此物起佛寺。因名長廣公寺。李延壽北史

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子賤治單父。有所友者十二人。所師者一人。故慮無失策。舉無敗功。陸公之政。乃似之。此寺有

齊東野語

卷三 元觀史 七 湖山草堂

傾圯曰。公名則。千年長在。案毅。東平王僕之子。代人也。侯拜冀州刺史。時考州郡。獨與河內太守丘陳為天下第一。毅子凱。字智君。除正平太守。在郡七年。號為良吏。余於南北朝。嘆時尚相高。以門地。不惟重奕世簪纓。亦兼以勲闕德政也。然故不乏此家。北史載韓均。字天德。歷定青冀三州刺史。有聲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寇盜。乃置鎮除均。廣阿鎮將。以靜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諸聚黨山澤。以知害為業者。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踊。與毅政可相伯仲。北

鹿生

鹿生。濟陰乘氏人。再為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親書良吏傳。

擄蒲者。牧猪奴戲耳。豈惟戲大亂。喪德其害百倍於羣飲。此固不可一日而不斷者也。北拱。

備長南傳編

卷三

元觀史

八

湖山草堂

辛紹先

辛紹先。隴西狄道。人為下邳太守。為政不甚嚴察。舉其大綱而已。唯教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也。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徑屯呂梁。魏收魏書。

綱舉則目張。遠譽自無所不照。兵農兼修。政有鉅於是者乎。俗吏以刺探細事。自詡聰明。不知已傷大體。欲水之靜而揚其波。故非大雅所尚。若高弘相。瑯邪。自負笈。單步入界。探聽風俗。厚薄。乃後世微服察訪之權輿也。作用又別。案紹

備長南傳編

卷三

元觀史

九

湖山草堂

先之子鳳達。耽古樂道。有長者之名。弟穆。字叔宗。行亦如之。任汝陽太守。遇水滂人饑。上表請輕租賦。帝從焉。遂救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為調。鳳達之後有祥少雍。穆之後有子馥。並著有名行。北土衣冠。斯其儀表人羣者歟。北拱。

韋珍

韋珍字靈智。歷位尚書南部郎。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以珍為使。與誕招慰蠻左。珍宣揚恩澤。莫不懷附。淮源舊有祠堂。蠻俗恒用人祭之。珍乃曉告曰。天地明靈。即人之父母。豈有父母甘子肉味。自今宜悉以酒脯代用。羣蠻從約。自此而改。凡所招降七萬餘人。置郡縣而還。累遷顯武將軍。鄧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賜帛五十匹。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以所賜悉分與之。李延壽北史。

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可用人乎。珍之所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元魏史

十

湖山草堂

正大發聲贖末俗。至分頒寵賚。則不唯存仁。兼以廣君之惠。純臣心迹也。案珍子或字遵慶。遷東豫州刺史。綏懷蠻左。頗得其心。田魯生等先為寇掠。及是咸戢殷脩。敢不復為害。以俗不識禮儀。乃立太學。選諸郡生徒於州。總教。又於城北置崇武館。以習武焉。州境清肅。韋氏堪虞。有子矣。良吏傳又載裴佗字元化。遷趙郡太守。威惠甚著。狡吏竊人。莫不改貫。轉別州刺史。傾境餞送。至州。卑使宣慰。蠻首田敬宗等即款降。歸附。合境清晏。極負至者千餘家。此政殊不讓大小韋。北

張膺

張膺為魯郡太守。履行貞素。妻女樵採。以自供。魏書良吏傳。晉褚季野為江州刺史。日令家童採薪。意不費民間一草木也。此更使妻女為之。可云峻節彌厲。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元魏史

十一

湖山草堂

高祐

高祐字子集為西兗州刺史。以郡國雖有太學。縣黨宜有黻序。乃縣立講學。黨立教學。村立小學。又令一家之中自立一確。五家之外共造一井。以給行客。不聽婦人寄春取水。又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則連其坐。初似煩碎。後風化大行。寇盜止息。親收觀書。

三代鄉學之制。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是教之地。族師紀其孝弟。閭胥書其敬敏。三老坐於里門。察其長幼出入揖遜之序。此為教之人。厚風俗。基德業。恒必由此。後世國學雖

猶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觀吏

十二

湖山草堂

廢置不常。猶仍古意。至鄉學則多蔑如。祐之所建。何其密也。北拱

宋翻

宋翻字飛鳥。廣平人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奴。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露地。縣舊有大枷。時人號曰彌尾。青主吏請焚之。翻曰。置南墻下。以待豪右。於是威震京師。李延壽北史

案翻剛亦不吐。大似漢之彊項令。又漢時稱健令者。有涇令周行下車嚴峻。實戢跼。踏京師肅清。山陽令張仝。御政清潔。疾惡若仇。懷令趙意。字伯陽。收考豪猾。大姓李子春窮詰。其二孫殺人姦狀。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

猶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觀吏

十三

湖山草堂

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臨訣。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令犯罪。令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而薨。帝追感。乃賞出子春。可見令雖微秩。而權不輕。非天性峭直。法在必行者。不足以處此任。雖然。唯無愆者。不性若愆也。馬得剛哉。是故豫章宋叔平為定陵令。素杯食麥飯。會稽胡紹為范令。不入內舍。常卧廳事上。此作令之本也。而傅渾令襄邑。江革頌云。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抗其高。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足壽賢令於金石矣。北拱

宋世景

宋世景。景陽太守。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願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姦摘伏。有若神明。於是上下震懷。莫敢犯禁。親書良吏傳。

案世景河南尹翻之第三弟。其舉義直絕。不畏強禦。亦似翻。北齊亦有兩宋兄弟。翻弟大中大。夫毓之子也。並可稱吏中二難。宋李綸提舉廣東。逋伯兄績守恩平。酌別江上。兄弟相勵。以清白。曰。倘負君民。有如此水。遂投杯於江。杯停不沒。

循良前傳約編卷三 元魏吏

十四

湖山草堂

佳事以續古人。當無忝焉。又唐洛州常棣碑事見後。○案續藏書黃綬字用章。封邱人。任四川參政。發摘奸伏。威行川中。嘗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公曰。即有寃且散。吾為若理。風遂止。抵州家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為巢。公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有狀甚憚惡。而無祠牒者。詰訊則盜也。寺西有巨塘。夜被投宿人沉塘中。共分囊貲。有妻女則又匿其妻女窖中。恣淫毒久矣。公既得其奸狀。按律盡殺之。毀其寺。神哉神哉。其精妙通神。其飄忽如神。真有捕風捉影之神。北拱

游肇

游肇字伯始。為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轉太府卿。徙廷尉。肇儒者。動存名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平斷。獄務於於。恕遷中書令。出為相州刺史。有惠政。徵為太常卿。還尚書右僕射。肇於吏事。斷決不遠。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回撓。方正之操。時人服之。其為廷尉也。世宗嘗私教肇。有所降恕。肇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親收親書。

案周官小司寇掌聽萬民獄訟。用情而訊之。至旬乃弊。司刺

循良前傳約編卷三 元魏吏

十五

湖山草堂

又以已定獄詞。先問羣臣。次問羣吏。三問萬民。既同。然後施刑。蓋聖人哀矜庶獄之意。即康誥所謂服念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言盡其忠。以極其詳也。急於致刑。則多誤。率崖亦謂公事未著。字前屬陽主生。而通變著字後屬陰主刑。而名不可改。至哉言乎。理官下筆時。閭閻舒慘之變。屬於一時。豈可不慎重。唐太宗悔殺張蘊古。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又以死者不可復生。決曰。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得議獄緩死之道矣。北拱

源懷

源懷行臺使持節巡北邊。賑貧乏。考殿最。通濟有無。饑民賴之。沃野鎮將于柞。后之世父。與懷通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柞郊迎道。主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懷胡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藉。置酒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拘獄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鎮將罪狀之處耳。竟案抵罪。朱子綱目

案後漢蘇章刺冀州。有故人為清河守。行部案其姦狀。乃設酒肴延之。陳平生之好甚歡。守喜曰。人皆一天。我獨有二天。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元觀吏

十六

湖山草堂

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望風畏肅。源似欲學蘇者。并瑣瑣姻婭。亦不相寬貸。則丰哉益峻矣。奉使如此。星軺所歷。何異翠華親臨耶。懷父賀私署河西王充髮傳檀之子。傳檀為乞伏熾。監所滅。賀奔魏。大武賜爵西平侯。謂曰。卿與朕同源。因事分姓。可為源氏。在朝屢定大策。建大議。勲庸灼然。至臨州鞠獄。以情徇後。簡省清約。寬裕甚得人心。考績為上第。賜衣馬器物。班宣天下。蓋良吏也。懷之器幹。厥有由來哉。北

薛聰

薛聰字延智。除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李延壽北史

荀令君既去。坐處留香。此榻有之。留以表思。新而韻。案唐書。崔戎字可大。持節宣撫。兩川。奏罷稅外。舊芋錢。當賦者率三分一。準綿布。優其估。以厚民。綏招流亡。凡所廢置。公私便之。為華州刺史。故事。私用錢。日萬緡。咸不取。會徙充海沂密觀察使。臨行。曰。毋重橋激。以夸後。乃以享軍。人民戀惜。擁留取其靴。以去。凡道慕其人。而不見者。見其衣冠履。則聲泣。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元觀吏

十七

湖山草堂

若親。性情如接。薛榻崔靴。並以君子所服御而重。足徵彝德之好。北

司馬悅

司馬悅字慶宗。歷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千死於道路。郡縣人疑張堤為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誣言殺至州。悅觀色疑其不寔。引見毛奴。兄重之。謂曰。殺入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得何物。重之曰。唯得一刀。削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所為也。乃召州內刀匠示之。有郭門前口。此刀削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及祖款引。重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衣皂襦。及祖伏法。悅察獄多此類也。李廷壽北史

補山前傳約編

卷二元觀史

一八

湖山草堂

余又案年祥為并州司馬。有藥道顯被誣為賊。祥一見遽決曰。道顯面有悲色。察獄以色。此之謂也。遂申出之。月餘果別獲真賊。張逸知益州。有驕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受財反命殺入者。守所誣。因不敢言。逸一見即曰。囚色有冤。守者氣不直。得非枉乎。決訊遂服。蜀民驚以為神。郭申錫為晉陵尉。有訴其弟為人殺者。察其色懼而不哀。詰曰。得非汝自謀殺弟乎。訊之果然。又金劉徽桑事見後。諸公平心審視於意言之表。微乎微乎。故訟謂之聽主辨聲也。而亦兼察色。北史

李崇二條

李崇字繼長。邯鄲人。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即亂擊。俄頃聞聲布百里。險要悉伏人。遇盜便擒。送諸州置樓縣鼓。自崇始也。除揚州刺史。先是壽春縣人荀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數年不知所在。後見在同縣人趙奉伯家。泰以狀告。各言已子。並有鄰証。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在別處。禁經數旬。遣人告之曰。君兒遇患。已暴死。泰聞即號咷。悲不自勝。奉伯咨嗟而已。殊無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兒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引。斷獄精審。皆此類也。魏收魏書

補山前傳約編

卷三元觀史

十九

湖山草堂

即守望相助。遺意而以烽燧之法通之。亦弭盜之良策。程氏家世舊事。載伯淳宰晉城時。有富民張氏死。未幾其子長。起忽見一老父立於門外。曰。我汝父也。今來就汝居。具陳其由。張氏子驚疑。詣縣請辦。老父曰。業醫遠出。妻生子貧。不能養。與張氏某入抱去。某婦而記之。先生聞其所記。口某年月日。某入抱兒與張三翁家。因問張氏子曰。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矣。爾父而在年幾何。曰。七十六矣。謂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總四十人。已謂之三翁子。老父驚駭服罪。事可泰。魏收

又

五月大霖雨。十有三日水入城。不沒者二版。州府勸募保北山。崇曰。吾受國重恩。淮南萬里。繫於吾身。一旦動脚。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取愧千載。但憐茲士庶無辜同死。可浮筏隨萬人。親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乘水謀為亂。崇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全上。

有奮不顧身之志氣。緣會機當得大事。支撐得變事。蕭憺為荊州刺史。汀水敗隄。率將吏冒雨修築。或請少避。憺曰。王尊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觀史李崇二

二十

湖山草堂

欲以身塞河。我獨何心。言畢水退。隄立。此皆李繼長一流人物也。彼畏首畏尾者。愛身念重。則愛國愛民念輕。何怪哉。案尊字子幹。守東郡。水泛。孤子金隄。老弱奔走。尊祀河神。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叩頭救正。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其刺益州也。至邳。邾九折坂。知為王陽所畏。道云。奉先人遺體。不數乘此險者。乃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也。蓋精忠之至。鬼神亦為呵護。雷風猶自弗迷。豈姑嘗試云爾乎。批

楊津

楊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為岐州刺史。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齋。編三匹。去城十里。為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驅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有家人。可遠來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己子。於是遣騎追取。并緝俱獲。自是閭閻畏服。延昌末。為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給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為受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觀史

二十一

湖山草堂

之似無酒以示其耻。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李延壽北史。案津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吏人頌之。懿子播。播弟椿。椿弟即津。並登貴顯。高祖下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時流少比。總服百口同慶。無間言。與廬陽烏兄弟並名。魏世。爾朱之難。閭家遇害。唯津子惜得免。後相北齊。仁者必有後。乃理之。確然可據者。故津為善之報。天不忍絕之。而益大昌於覆巢之餘者如此。北拱

閻慶龍

閻慶龍為東秦州敷城太守。頻年饑饉。慶龍歲常以家粟千石賑恤貧窮。人賴以濟。部人陽寶龍一千餘人。申頌美政。有司以閻慶龍太后卒。無褒賞。北史循吏傳。

案敷城之政。與路邕在魏郡同。然慶龍太后下詔褒美邕。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而閻公獨不蒙獎賞。其亦有遇有不遇歟。北拱。

房景伯

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為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相帥出降。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朱子綱目。

而知此何反有丈夫而不知者。隋梁彥光為相州刺史。有滏陽人焦通。酗酒不事其親。為從弟所訟。彥光將通至州學。令觀孔子廟中。韓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衰。對母悲泣之象。通感愧。若無所容者。遂改過勵行。為善士。此學崔意而別出機軸。又翻得分外巧妙。北拱。

唐永

唐永北海平壽人也。為北地太守。行臺蕭寶寅表永為南幽州刺史。夸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數日始得出境。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李延壽北史。行道而以富貴為心。則為富貴所移。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奪。唐公所以得民之攀轅。泣下者。只緣不從富貴。妻子起見耳。案永子璵。字附璘。歷三州刺史。所在皆有德化。人吏稱之。北史。北史。北史。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魏史

二十四

湖山草堂

杜纂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拜清河內史。性愛貧老。問人疾苦。至有對之涕泣。勸督農桑。親自檢視。勤者賞以物帛。惰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有恩紀。蔬食弊衣。終無受納。為百姓所思。號為良守。北史。循吏傳。

後漢王仲回。每歲農時。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其情若耻不致丹。皆兼功自。此鄉政之最善者。又張復之在崇陽。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詢所從得。云買之市。公以其居田里。而情不自種。答遣之。若纂則賞罰兼行。而元史所載夏縣。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魏史

二十五

湖山草堂

尹許義夫。常親詣鄉社。教民力穡。勤者出已俸分賞。惰者示以罰。則亦猶榮孫之志之事也。倘邑令能行是固善。否則懲一二游手好閒輩。亦可以使相勸勉矣。北史。

平敦

平敦字元禮。廣平太守。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飢。家餽未至。使人外尋。破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卒。官吏民莫不悲慟。魏書良吏傳。

案敦為平北將軍。祗弟靈引之子。太山鉅平人也。祗天性酷忍。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以視元禮。豈不猶鵠臬之與鳳凰。北史循吏傳。載蘇淑字仲和。武邑人。歷樂陵。滎陽。中山。三郡。為吏人所思。稱良二千石。齊神武追美清操。請與平敦同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余觀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魏吏

二十六

湖山草堂

元魏用人。不唯盡獎勵之法。而又委任專誠。不以諛間疑阻。故吏得展布其能。惜晚李諧君不能及耳。姑舉二事言之。代人薛彪子刺徐多惠政。百姓便之。以劾沛守邵安。下邳守張攀。賊汗為二家子弟。上書誣薛私通南朝。孝文曰。此妄矣。推案果虛。君明臣良。無乃千載一時乎。王慧龍守滎陽十年。農戰兼修。大著聲績。招携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為善政。王本宗人奔魏也。文帝屢縱反間。太武不行。賜璽書以慰安之。夫羈旅之臣。知遇乃如此。其深方知燕昭樂毅未足稱奇。北拱

寶瑗

寶瑗字世珍。遼西陽洛人。除廣宗太守。政有清白之稱。廣宗人情凶戾。累政咸見告訟。唯瑗一人終始全潔。魏書良吏傳。

以下訟上。固見土風刁悍。亦由簠簋不飭。有以供其指摘也。荀操守純白。則應者愛而頑者敬。又烏得而訟之。謹案東晉劉真長在丹陽時。百姓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為相舉正。真長嘆曰。下訟上。弊道也。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蓋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末。故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忘返。遂寢而不問。此義大有關係。司風憲者亦不可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元魏吏

二十七

湖山草堂

不知。北拱

薛琬

薛琬字景珍河南人行洛陽令部內肅然有犯法者未加考掠直以事理窮覈多得其情時以久旱京師見囚悉召集華林理問寬滯洛陽獄唯有三人魏孝明嘉之賜縑百疋遷吏部郎中先是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才專問勞舊瑛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官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勸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郡縣之職先擇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數多少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在先用之限書奏不報李延壽北史

循良前傳約編卷三北齊吏

二十八

湖山草堂

案魏之選舉失人自崔亮始雲珍此書大破資格之弊足稱宏議曹魏明帝時何曾嘗上疏曰臣聞諸郡守有年老或疾病體性疏忽委政丞掾在官積年惠澤不加於人然於考課之限罪亦不至黜免故得經延歲凡而無斥罷之期可謂主者使隱核恭訪有若是者皆更選代夫考課法本唐虞而後世行之頗利庸劣杜元凱所云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是也要知功無可叙罪不至黜此處容多少疲憊輩蠹國害民不可不大加澄汰北拱

張華原

張華原為文州刺史折獄明恕囹圄一空境內有猛獸為民患華原下車甌山中忽有六駿食獸人謂德化所感名宦似此神化覺古人驅猛獸猶多一番措置耳得若疇為方岳豈非一路福星案山海經北海內有獸其名曰駿狀如白馬鋸牙食虎豹宋時知制誥劉敞使契丹順州山中一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駿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經文及管子書以曉之契丹甚歎服夫天地之大何物不有博物洽聞大雅所重故識貳負反械子政以

循良前傳約編卷三北齊吏

二十九

湖山草堂

此見奇於宣帝凡世所目古書為荒唐謬悠者未嘗無明微特人耳目淺隘耳北拱

宋世良

宋世良字元友廣平人除清河太守才識開明尤善治術存郡未幾聲問甚高郡東南有曲堤成公一姓阻而居之羣盜多萃於此人為之語曰寧度東吳會稽不歷成公曲堤世良施八條之制盜奔他境民又誼曰曲堤雖險賊何益但有宋公自屏跡後齊天祿中大赦郡先無一囚羣吏拜詔而已獄內穉生桃樹蓬蒿亦滿每日衙門虛寂無復新訟者其冬醴泉出於界內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泣而前謝曰已年九十記三十五改若非惟善治清亦微底今失賢君民何濟矣莫不攀援涕

衛良甫傳

卷三

北齊吏

三十

潮山草堂

除東郡太守卒官世良博學好屬文與弟世軌俱有孝友之譽北齊書循吏傳

八條之制不知何所施設但能使盜奔他境則神於聽治者也案北史陽平郡移掩劫盜三十人世良訊其情狀唯送十二人餘悉放遣陽平守魏明朗大怒曰輒放吾賊及推問送者皆實放者皆非明朗大服推此以觀赦詔之空拜有由矣本書何以獨畧之北拱

宋世軌

世軌遷廷尉卿洛州民聚結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崔暹為廷尉以之為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為少卿判其事為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捨焉時大理正蘇珍之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為之語曰決定嫌疑蘇珍之視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為寺中二絕及疾卒諧繫囚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北齊書循吏傳

衛良甫傳

卷三

北齊吏

三十

潮山草堂

電噬嗑先王以明罰飭法蓋果決能斷而無猶豫淹滯者動之用辨別精審而無混淆偏失者明之運皆法罰所必資薛文清謂噬嗑貴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為體用法貴乎明並同濟實旅以山火山交互為體用法貴乎明慎並同四要公慈明斷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余謂先王象雷以用威象電以用明決定嫌疑者雷也合雷也也視表見裏者電照而合雷也故曰動而明雷電合而

蘇瓊

字珍之長樂武強人除南清河太守郡多盜賊及瓊至姦盜止息畜收不收云但存府君郡富家將財物寄置界內以避盜冀州繹幕縣人成氏為賊攻急告曰我物已寄蘇公矣賊遂去郡中舊賊百餘人悉充左右人間善惡及長吏飲人孟酒無不即知性清慎不發私書道人研資產巨富多出息常得郡縣為徵及求謁度知其意則談問玄理研無由啟口其弟子問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上事遂焚責券郡人趙頴官至樂陵太守致仕歸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為留

蘇瓊傳

卷三 北齊史

三十一

潮山草堂

致聽事梁上人遂競貢新果至門問知頴瓜猶在相顧而去有百姓乙晉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地失兄弟心何如衆人莫不灑泣晉明兄弟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還還同住北史傳牛屬稚子物寄蘇公人間保障乃在良二千石異哉隋郎茂為衛國令有民張元預兄弟不睦丞尉請加嚴刑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乃徐諭之以義兄弟感悔遂相親睦善處人骨肉其是之謂乎北拱

堯雄

字休武上黨長子人為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于時禁網陳潤官司相與聚斂唯雄義然後取復能接下以寬恩甚為吏民所懷附李百藥北齊書

若於義利之間見不分明未有不隨風而靡者安能力障狂瀾乎衆人皆濁我獨清非閔行異蓋由識高北拱

堯雄傳

卷三 北齊史

三十五

封隆之

封隆之字祖裔勃海蓆人四為冀州刺史每臨郡父老嘆呼曰我公復來矣名宦

當下喜動顏色奔走相告之神如見案隆之頗為本州留心撫字子子繪又為勃海太守高婦彥作逆權行州事畫錦之榮封氏家世獨擅奇矣哉先正謂古者仕不出百里之國故吏習而民安今國家小吏往往萬里驅馳薄宦天涯同於賓客思家萬里美暇設施近來儒官與雜流俱以本土之人注選苟州縣郡佐戴以上亦皆如之則善矣又議者謂郡

循良前傳約編卷三北齊史

三十四

湖山草堂

邑之吏宜取材于鄰省丞簿以下之官宜取材於鄰郡則已無桑梓之嫌必謂仕於遠而後私弊可絕未見今之吏私弊頓絕也此意殊為確當愚讀潁濱臣事策及子固送江任李材叔二序其論遠宦之害近任之善甚詳可見守官遠地非宗室待士愛民初心緣體勢有不得不爾者故曾蘇此議卒屬難行然當於秉公銓選外別有一番酌量處置或掣籤太遠者彼此互易使各得近省則無憚難之苦自然宜於土風而有善治千年来許多賢相莫肯講究及此何也北拱

郎基

郎基字世業中山人遷海西鎮將梁吳明徹攻圍海西基獎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至削木為箭剪紙為羽圍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以班墨之恩何以相過後帶潁川郡積年留滯數日之中剖判咸盡性清慎無所營求唯願令寫書潘子義曾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北齊書當官寫書非淫即癖古有此種罪過今也或足之亡矣有節者不必有才木矢紙羽才何裕也書固無負於人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北齊史

三十五

湖山草堂

鄭述祖

鄭述祖字恭文。滎陽開封人。累遷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為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初述祖父為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成教猶相同。齊書。

齊書

北齊書

三十六

潮山草堂

案述祖親中書令義之孫。秘書監道昭之子也。義為西兗州刺史。多通賂遺。又素性怯懦。西門受羊酒。東門出沽。殊愧文子。文孫矣。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時稱妙絕。所在好為山池松竹交植。將迎賓客。不倦。蓋夙具脫灑之天趣也。北史。又載辛穆與子于護。字元頽。父子俱為平原相。吏人懷安之。裴遵任正平郡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子文舉。字道裕。復遷絳州刺史。一遵父法。百姓樂而化之。大鄭小鄭。豈得獨擅美於高齊耶。北史。

孟業

孟業。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五官張疑。因出使得麥一莖。五德餘或三德四德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為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出庫錢。貸人取辦。有罪自當之。後為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泣而隨之。詣闕訴冤。敕乃放還。李延壽北史。官既視民如子。民之德之也。亦如子之愛其父母。捐頂踵以護之矣。北齊書不載此段事。遂令疴癢關切情景。埋沒不彰。直是無識。案名臣傳。楊恭惠公信民。新昌人任廣東左泰。

齊書

北齊書

三十七

潮山草堂

議嘗劾罷按察使。被逮至京。廣中數千人。走萬里。詣闕。疏公公勤廉。能乞留。以安百姓。得復職。陞食都御史。恩威並布。卒官。廣人手香。燈甲哭。走京。乞立祠祀公。著祀典。又秦襄毅公。絃字世纓。單人知雄。縣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寃。得宥。後巡撫陝西。以治秦府旗校肆橫。被奏。凌蔑親藩。詔下公獄。籍其家。只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上嘉嘆。釋公。且賜鈔。旌其廉嗟乎。天之視聽。在民。君亦同之。官不保民。是謂自棄其身。君不旌保民之官。是謂自棄其民。拱。

崔伯謙

少懷佳士。生平容止。儀貌未嘗可溫。色如剛。孟嘉曰。狼狽。片示及。伯謙。士大夫。為傳。味。高。數。稱。曰。得。直。奉。公。員。良。佐。也。伯謙。有。九。變。未。始。曰。終。

崔伯謙字士遜。博陵人。除濟北太守。恩信大行。乃改鞭用熟皮。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有朝貴行過郡境。問人太守治政何如。對曰。府君恩化。古者所無。因誦民為歌曰。崔府君能治政。易鞭鞭布威德。民無爭。客曰。既稱恩化。何用復威。曰。長吏憚威。民庶蒙惠。微赴郡。百姓號泣遮道。以弟讓在閭中。不復居內任。除南鉅鹿守。事無巨細。必自親覽。民有貧弱未理者。皆曰。我自有白。公不慮不決。北齊書循吏傳。

吏亦當撫之以惠。但非威不懲。民亦當濟之以威。但非惠不

循良傳

卷三 北齊吏

三十九

湖山草堂

保各就所重而用之耳。切勿粘着。自漢文帝用肉刑。以髡笞。髡法過輕。髡無創懲。笞法過重。至於死亡。囚或已死。而笞猶未畢。景帝乃減笞法。定箠令。凡笞所用之資。所制之度。所刑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具著。景帝天資刻深。而慎獄恤刑。乃有如是者。然刑輕而民易犯。亦未盡善。隋唐以來。始制笞杖。徒流死五刑。刑法之論。遂定。然笞杖二者之制。其生熟潤狹厚薄。直省不能盡同。若以熟而狹。且薄者。施於奸吏。舞文頑民。梗化之地。恐狎玩者多矣。故在乎因人而酌用之。北拱

房豹

房豹字仲幹。清河人。遷樂陵太守。鎮以凝重。哀矜貧弱。階庭閒靜。園囿空虛。郡治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通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北齊書循吏傳。飛蝗來去。寶珠徙還。皆良太守奇績。得此鼎峙而三。北拱

循良傳

卷三 北齊吏

三十九

湖山草堂

路去病

路去病陽平人也。為定州饒陽令。明闇時務。性頗嚴毅。人不敢欺。然至廉平。為吏民嘆服。擢為咸安令。京城下有鄴臨漳咸安三縣。輦轂之下。舊號難治。重以政亂時難。綱維不立。功臣內戚。皆屬百端。去病消息事宜。以理抗答。勢要之徒。雖所養小人。莫不憚其風格。亦不至嫌恨。自遷鄴。以還。三縣令治術去病獨為稱首。北齊書循吏傳

嫌恨亦非在官所避。然能使之憚而不恨。不更善乎。總訣在不惡而嚴四字。案北史與此同。中有河清初為殿中侍御

衛良前傳約編

卷三 北齊吏

四十

湖山草堂

史。彈劾不避貴戚。以正直知名等語。本書無之。却是吃緊節目。北拱

裴俠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除河北郡守。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為市官。馬歲時。阮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民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為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太祖。太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眾中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皆默然。無敢應者。太祖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為獨立使君。令狐德棻周書

衛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吏

四十

湖山草堂

案俠嘗謂清者涖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不刊篤論。能以身體之。固宜邈焉寡儔。北拱

孟信

孟信字修仁，廣川索盧人。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
老人曾以狍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饋。醵
溫之，素不盤盛，蕪菁蔬唯此而已。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
人曰：「吾食菜已久，欲為卿受一豚，醇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
大悅，再拜，辟狍進之，酒盡方別。李延壽北史。

案宗姚公希得知靜江官署，舊以錦為幕，用布易之，曰：「唯啖
菜一介，不妄通明。」朱公棠巡按山東，連旬無肉，人號「長齋御
史」。又邵御史軒公輒按察浙江，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三日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吏

四十二

湖山草堂

出俸易肉一介，故舊經過，留飯或偶殺雞，見者皆驚。相傳，軒
廉使為客大破費，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上激賞者久之。海忠
介公瑞為淳安令，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麥藝蔬，以贖自江
水外，無閑淳安者。總制胡宗憲家僮過縣，公無加饋，胡一日
語諸臬曰：「昨聞海令為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夫此
公豈俱鄙肉食哉？先儒嘗云：「人能吃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蓋
從淡泊中打熬出真骨性，方可立品立功。故又曰：「士大夫不
可不知此味。」北拱。

寶熾

寶熾字光成，扶風平陵人。除原州刺史，抑控豪右，止理幽漠。每
親巡壑，勸民耕桑。在州十載，甚有政績。州城北有泉水，熾屢
經游踐，嘗與僚吏宴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
水而已。」及去職，後人更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今孤
德榮周書。

有司之賢與否，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施而有榮辱。貪泉
辱之分謬也。此泉榮之餘光也。西晉岷山墮淚事，寔為原州
鳴矢。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吏

四十三

湖山草堂

賀蘭祥

賀蘭祥字盛樂除都督荊州刺史有惠政漢南流人襁負至者日以千數遠近蠻夷莫不款附祥隨機撫納咸得其歡心時盛夏亢陽親巡境內觀政得失見有暴露骸骨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為政耶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是歲大有年境內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風素乃以竹屏風締絡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令孫德榮周業謝承書周暢字伯持性仁慈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

續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四十四

湖山草堂

禱無應因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應時澍雨可見澤及枯骨則陰氣弗能為沴虐虐自平矣官吾省皆墳山之訟十詞約有三由居人貪吉穴致有互相發掘尸骸暴露之慘律雖嚴被無懲也然得直而正厥罪者殊寡故寢以成風官亦平常視之嗚呼雨暘之或不時若其不以此哉北拱

泉公

泉公字思道上洛豐陽人除東雍州刺史部人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特椿侵擾百姓守宰被其陵侮畏而不敢言公收之將加極法楊氏慙懼聞宗請恩自此豪右無敢犯者性清約纖毫

續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四十五

湖山草堂

不擾於人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自給李延壽北史刺史盤中之殮粒粒皆民間辛苦物來自家鄉真伯夷之所樹者也公年十二即任本縣令才器夙達甚類甘羅自來州縣未有若是少者北拱

柳慶

柳慶字更興河東解人除尚書都兵郎中以本官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閉不異而竝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乃召問賈人曰卿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人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乃懷金逃匿後捕得盡獲所失金又有胡家被劫郡縣按察莫知賊所隣近被因者甚多慶以賊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勝官門曰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主

後周吏

四十六

河內注

露今欲首伏懼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慶乃復施免罪之勝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面縛自告勝下因此盡獲黨與慶之明察皆此類也每嘆曰昔于公斷獄無私開高門以待封倘斯言有驗吾其庶幾乎李延壽北史

幸慶子機機弟弘弘弟旦旦弟肅及機子述名位並顯于公陰德待封之言驗矣旦字匡德歷羅漸魯三州刺史並有能名大業初拜龍川太守郡人居山洞好相攻擊旦為開設學校大變其風帝聞下詔褒美隋書從機傳北拱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拜瓜州刺史在州五稔儉約率下遠人樂而安之性勤敏案牘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是事無積滯吏不得為姦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仕宦者皆通餉遺徽於寢室書楊震四知自勵及代去攀轅者百里不絕自以無德於人慨然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競來就讀曰此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名宦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吏

四十七

朔口對

不愧屋漏為無忝徽之刻清夫何忝也○案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五十始仕不以晚暮介懷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時為昌邑令夜謁見遺金十斤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震子孫常蔬食出行或勸為開產業終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東京名族如楊袁二家累世宰相大畧相當然袁氏奢僭遠覆厥宗不及楊氏遠矣震中子秉字叔節為刺史二千石計目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廉深稱嘗曰吾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真能守震家法者北拱

韋孝寬

韋叔祿字孝寬京兆杜陵人少以字行除浙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荊州與孝寬情好款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璧轉晉州刺史尋移鎮玉壁兼攝南汾州事山胡負險屢為劫盜孝寬示以威信州境肅然魏廢帝二年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墩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堆處植槐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庇廕周文後見怪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今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令孤德業周書

循良前傳納編

卷三 後周吏

四十八

湖山草堂

獨立使君異者不可無一荆部聯璧同者不妨有二皆吏治中美談○宋蔡挺知南安軍提點江西刑獄兼提舉虔州監兄抗時為轉運使相與協謀課民植松夾大庾嶺驛路以休行者此法亦當今天下同之也抗知蘇州民田並江湖苦風潮之患為築長隄亘崑山八十里大以為利彼兄弟並登制科而方略施設乃務及久遠如此哉真名進士北拱

獨孤信

獨孤信雲中人也本名如願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先是守宰闇弱政令乖方人有冤訟歷年不能斷決及信在州事無擁滯示以禮教勸以耕桑數年之中公私富寔流人歸附者數萬家周文以其信著遐邇故賜名為信李延壽北史案信美容儀雅自修飾在秦州日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戴帽者咸慕信而側焉其為士庶所慕何酷似郭巾折角也信長女周明敬后第四女元貞后第七女隋文獻后外戚之盛乃自古所未有○晉書戴周處字子隱

循良前傳納編

卷三 後周吏

四十九

湖山草堂

轉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決者屢詳其枉直一朝決遣又北史魏辛少雍字季和遷司空高陽王雍田曹參軍積年久訟造次決之有此明斷無讎尸位矣入仕者當友其人於千載之下焉北拱

韓褒

韓褒字弘業。潁川潁陽人。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褒密訪之。竝豪右所為也。而陽不之知。厚加禮遇。謂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督盜。所賴卿等共分其憂耳。乃悉召傑黠少年。素為鄉里患者。置為主帥。分其地界。有盜發而不獲者。以故縱論。於是諸被署者。莫不惶懼。皆首伏曰。前盜發者。竝某等為之。所有徒侶。皆列其姓名。或亡命隱匿者。亦悉言其所在。褒乃取盜名簿藏之。因大勝州門曰。自知行盜者可急來首。即除其罪。盡令月下首。若顯戮其身。籍沒妻子。以賞前首者。旬日之間。諸盜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五十一

湖山草堂

咸悉首盡。褒取名簿勘之。一無差異。竝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羣盜屏息。令狐德柔周書

案周寶儀嘗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此即張敞設購賞。令一相構。斬除罪之意也。崔安潛節度西川。出庫錢千五百緡。榜三市曰。同侶告捕一盜。賞五百緡。釋其罪。未幾有捕盜至者。盜曰。吾黨與耳。安潛曰。爾何。不先捕彼。以來。彼死。爾賞矣。立給告者錢。剛盜于市。於是諸盜相疑。散逃他境。蓋以盜治盜。法莫神焉。然韓公許令自新。則仍是德化。不純任權術矣。北

張軌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為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政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罕人者。多推尚之。性清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李延壽北史。不蓄財。而蓄書。先生殆多文。以為富貴。案唐書。李襲譽。字茂實。元江南巡察大使。多所黜陟。又引雷陂水。築勾城塘。溉田八百頃。以盡地利。民多歸本。性儉素。祿廩隨散宗親。以餘資。寫書。數致空乏。嘗謂子孫。吾有賜口千頃。桑千樹。事之可足衣食。所蓄書千卷。力勤可求。宦達爾曹。勉之。無資於人。撰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五十一

湖山草堂

有五經妙言。江東記。忠孝圖等書。行於世。兄襲志。字重光。都督桂州。在職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兄弟並開國時名臣。金州安康人也。弘簡錄列庶官傳。北拱

于翼兄寔附

于翼字文若為渭州刺史翼兄寔先涖此州頗有惠政翼又推誠布信事存寬簡有夏感悅比之大小馮君焉令狐德棻周書誠則一不誠則二安有父母之於子而可以二者漢陳臨守蒼梧推誠而治導民孝悌被徵去郡以五月五日祠之東城門上小童潔服以舞其親之至者一故也故巧詐不如拙誠案翼太傅燕國公謹之子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為三老武帝養之太學備禮訪道子孫繁衍顯達當時莫比翼子璽字伯符仕隋為汴州刺史有能名上優詔賜帛轉邵州數

有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五十二

湖山草堂

年恩惠普洽後檢校江陵總管州人詣闕請留上嘉歎還之父老相賀翼弟義寔子仲文見後于氏世有人不特累著軍功而良吏尤數若此北拱

薛慎

薛慎字伯護為湖州刺史州界雜蠻左恒以叔掠為務慎乃諸豪帥殷勤勸誠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相謂曰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自是襁負至者千餘戶蠻俗婚娶之後父母雖在即與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令狐德棻周書

有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五十三

湖山草堂

未能或之先也慎南青州刺史和之子和聰之弟其淵源所自如此北拱

劉瑤

劉瑤字寶義。遷同和郡守。善於撫御。涖職未期。生羌降附者五百餘家。前後郡守多經營以致貲產。唯瑤秋毫無所取。妻子竝隨羌俗。食麥衣皮。始終不改。洮陽洪和二郡羌常起境。詰瑤訟理。蔡公廣時鎮隴右。嘉其善政。及遷鎮陝州。欲取瑤自隨。羌人樂從者七百人。聞者莫不歎異。令狐德棻周書
案瑤深已奉公。推誠撫御。故在下樂得以為君。而在上樂得以為臣。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五十四

湖山草堂

柳霞

柳霞字子昇。河東解人。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霍州刺史。導人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耻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如此。其可欺乎。卒贈金安二州刺史。令狐德棻周書
不用命者。非果冥頑不靈。特所以化之者未至耳。聖賢唯反躬循理。自潛消奸宄於未萌。乃知任威擊強。猶屬麤事。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史

五十五

湖山草堂

梁昕

梁昕字元明安定烏氏人。遷東荊州刺史。撫以仁惠。蠻夷悅之。天和初。拜工部中大夫。出為陝州總管府長史。性溫裕。有幹能。歷官內外。咸著聲稱。李延壽北史。

有幹能者。類多慘礫。少恩。昔人謂清吏多酷。怙節也。以為於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能更多酷。怙才也。以為於人無借。可以樹威倚辦。故其流皆迄至焉。若隋酷吏傳。冠庫狄士文。可以謂之清矣。趙仲卿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於猛獸。豈非然耶。今昕獨弘子惠之聲。殆才與德兼者。又案趙文表。遷蓬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吏

五十六

湖山草堂

州刺史。政尚仁恕。夸僚懷之。李和在夏州。頗留遺惠。及投洛州。刺史商洛父老。想望德音。至州以仁恕訓物。獄訟為之簡。靜。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故必仁。仁則生。仁則與天地同其廣大。生則與天地同其流行。程子謂人心。常要活。欲其生生不息也。是故觀難難。可以觀仁。庭草文翠。可以觀仁。北拱。

陸逞

陸逞字季明。除京兆尹。郡界有豕生子。經旬而死。其家又有積。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除宜州刺史。故。事刺史。奉辭例。備鹵簿。逞以時屬農要。奏請停之。武帝深嘉焉。詔遂其所請。以彰雅操。在州有惠政。吏人稱之。令狐德素周書。案逞非故為求異。自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若無寔惠及人。而徒為矯矯之行。亦不足取焉。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後周吏

五十七

湖山草堂

皇甫璠

皇甫璠安定三水人也。保定中為鴻州刺史。小心奉法。安貞帝

志恒以清白自處。當時稱為善人。建德三年為隨州刺史。政存

簡惠。百姓安之。李延壽北史

貪做好官而不貪做好人。此晚近學者大病。皇甫璠能得

善人之稱於爾時。庶可謂有志之士。餘冬序錄謂新裁論

士品有三。有志于道德者。有志于功名者。有志于富貴者。按

晁氏客語中已云。然或謂非獨晁氏。孟子已言之。廣土衆民。

志于富貴者。中天下定四海。志于功名者。所性不加損。志于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後周史

五十八

湖山草堂

道德者。人君有此三品也。容悅志于富貴者。安社稷。志于功
名者。天民志于道德者。大人正已物正。則和順于道德。志又
不足言矣。蓋人臣亦有此三品也。或問朱子愛官職猶愈於
愛錢。朱子云。亦爭不多。只一念愛官職。便到戕父與君也。故
華歆稍淵馮道。豈妄受人餽遺者。唯戀主。故至此。此與孔
子論鄙夫患失。無所不至之言。合凡愛官與愛錢。總是志于
富貴裡面人。於道德功名兩級都趨不着。北拱

梁臺

梁臺字洛都。葭池人。拜鄆州刺史。蒞民以惠愛為心。不過識千

餘字。口占書啓詞意可觀。令不德桑周書

案後周又有華州刺史楊纂。性質樸。不識文字。前後蒞職。但

推誠信而已。吏人以其忠恕。頗亦懷之。夫學所以濟人也。忠

恕則達道不遠矣。彼窮五車四庫。而立心殘忍者。識字雖多。

亦奚以為。唐開元中。詔新除縣令。試理人策。德宗時。又詔

舉恩任刺史。縣令者。欲校以文詞。司農卿薛珣曰。求良吏不

可貴。文學宜體上愛人之心。為本。廷臣八閭疾苦。吏治得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後周史

五十九

湖山草堂

宰相多其計。所用皆稱職。珣之意。豈謂雕蟲小技。不足以鼓
吹休明哉。殆以蒞民之所重。不在此耳。珣為人剛嚴曉法。勤
身勸下。歷楚峽陳等州刺史。以廉肅稱。然好奇察。無經術。大
體得無有坐不讀書之誚乎。昔或向張莊簡公時。敏言人有
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曰。此正不善讀書耳。旨哉。又李惠登
事見後。北拱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陽人投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賜物四百段恭懿以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政為天下最上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百姓當令天下模範之卿等宜師效也於是下詔使持節海州諸軍事海州刺史隋書循吏傳

案開皇之治吏存苟免罕聞寬惠然得一二佳者褒賞無已已足以風動天下矣其致戶口歲增庫藏皆滿而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夫豈偶然北拱

于義

于義字慈恭遷安武太守尊崇教化不尚威刑有郡人張善安五叔兒爭財相訟義曰太守德薄不勝所致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喻而違去善安等各懷耻愧移貫他州於是風化大洽奉延壽北史

元魏張羨年守汝南郡人劉宗之兄弟分析貧唯一牛爭不決訟於郡庭羨年悽然謂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相戒敦睦事與此類皆以讓化爭之道凡吏於土者能勿浚民以生則幸矣

况肯舍已所有乎若義羨年蓋加於人數等北拱

于仲文

于仲文字次武。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而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儁曰。于安固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於是訶詰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始州刺史屈震尚。宇文護之黨也。先坐事下獄。無敢繩者。仲文至。即窮之。遂竟其獄。蜀中語曰。明斷無雙有于公。不避彊禦有次武。親徵隋書。

與顧建康判盜牛事畧同。並錄之以見古今事理。不大相法。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隋吏
即當理縣譜也。北拱

六十一

湖山草堂

樊叔畧

樊叔畧。陳留人也。遷相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上降璽書褒美之。賜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為之語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微拜司農卿。吏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其德政。隋書循吏傳。

案叔畧德政固可稱。而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備水陸。則視漢晉之循吏。微覺減價。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隋吏

六十二

湖山草堂

辛公義

微陽人任國子博士同聖元年除主簿後為岷州刺史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與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其醫藥。身自省問。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吾死久矣。皆慙謝而去。其後病者爭就使君。其家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還并州。刺史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決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決。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終不還。問曰。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罪人聞之。咸自款服。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此小事。何忍勤勞使君。訟者多兩讓而止。

朱子綱目

循良前傳續編

卷三 隋吏

六十四

湖山草堂

全病者之命猶小。使百姓知有孝義。以相收恤看養。則其所關於人心風俗者甚大。公義當周武帝時。每月集御前。與大儒講論。數被嗟異。似此政術。信非大儒不能。五代時。周知裕為安州留後。俗惡病人。父母有疾。置之他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加以教道。由是稍革。此可與岷州之治相方。北拱

梁彥先

字彥先。東莞人。父任國子博士。彥先為相州刺史。彥先為相州刺史。彥先為相州刺史。

梁彥先為相州刺史。發摘奸伏。如神。豪猾屏迹。徧立鄉校。延名師。每月以月季名集之。察其勤業者。升堂設饌。間有好訟不務本者。坐之庭下。以草具進。一郡翕然向風。名宦以相形激發其耻心。曲盡勞來。匡直良法。父道師道。使君始兼之。北拱

循良前傳續編

卷三 隋吏

六十五

湖山草堂

公孫景茂

公孫景茂字元蔚河間阜城人遷息州刺史法令清靜德化大
行時屬平陳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微減俸祿為饘粥
湯藥分賑濟之賴全活者以千數上聞而嘉之詔宣告天下轉
道州刺史悉以秩俸買牛犢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卑駢
巡人家至戶入閭視百姓產業有脩理者於都會時乃褒揚稱
述如有過惡隨即訓導而不彰也由是人行義讓有無均通男
子相助耕耘婦人相從紡績大村或數百戶皆如一家之務其
後請敘事上優詔聽之李延壽北史

循良前傳

卷三 隋吏

六十六

湖山草堂

案公少博學以書庫名於時前後歷職皆有德政論者稱為
良牧真能讀書者必能行之非徒作紙上諷誦而已大業初
以淄州刺史卒官時年八十七矣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
皆望墳慟哭野祭而去得人心至此真自來老吏所希有

劉曠

劉曠字平鄉令人有訟者輒曉以義理不加繩劾各有引咎而
去所得俸祿賑施窮乏在職七年風教大洽國園生草庭可張
羅及去吏人泣送數百里不絕還為臨潁令清明善政為天下
第一上謂侍臣曰若不殊獎何以勸人於是下優詔擢拜宮州
刺史隋書循吏傳

縣令地最近民拊循易為功苛歛亦易為力故鮮有不動念
者又百務叢集供職最勞殊尤之政罕得而見焉獨一有之
非超還無以勵羣志文帝得之矣唐宣宗嘗獵於苑北遇熊

循良前傳

卷三 隋吏

六十七

湖山草堂

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狷有強盜數人
匿軍家索之不與竟盡殺之上歸帖其姓名於殿之柱大中
八年冬十月除海州刺史入謝賜之金紫良帖以示又嘗被
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寺問之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
君真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祈佛翼請所願及九年
春二月懷州刺史闕遂手筆除君與上明察恭儉忠愛民物
最重刺史之選詔母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詎否然後除
授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號小太宗云

長孫平

一作代人長孫平字處均河南洛陽人除汴州刺史其後歷許二州俱

有善政鄴都俗薄舊號難治前後刺史多不稱職朝廷以平所
在善稱轉相州刺史甚有能名魏徵隋書

案平周柱國儉之子儉任荊州刺史清平率下有竊盜者原
情得實誨而放之荆蠻舊俗少不敬長儉殷勤勸導風俗大
革務廣耕桑兼習武事故邊境樂業吏人表請構清德樓樹
碑以頌儉朝議許之平美容儀有器幹見天下州縣多罹水
旱百姓不給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已下貧富差等

舊唐前傳

卷二 隋史

六十八

湖山草堂

儲之問。若以僻凶年。名曰義倉。又請勸諸州刺史。縣令。以勸
農。積穀為務。上深嘉納。自是州里豐衍。民多賴焉。此後世言
義倉之始也。然特置於鄉社而已。其後改置於州郡。出納自
官。不免侵挪。豈非有治法而無治人之害乎。鄴都天下難臨
處。固非處均之才不可。北拱

趙執

趙執河南雒陽人齊州別駕東鄰有桑甚落其家執遣人拾還
其主誠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之物不願侵人汝
等宜以為誠在州四年考績連最徵入朝父老揮涕送曰別駕
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若水請酌
一杯水奉餞執受而飲之既至京師按原州總管司馬在道夜
行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執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原
州人吏聞之莫不改操後數年遷破州刺史撫綏萌苛甚有恩
惠尋轉壽州總管長史芍陂舊有五門堰蕪穢不修執於是勸

舊唐前傳

卷三 隋史

六十九

湖山草堂

課人吏更開三十六門灌田五千餘頃人賴其利隋書儲史傳
前漢王吉居長安東家有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栗啖吉吉
知而去其婦東家欲自伐樹鄰里共止之因請吉還婦時語
曰東家栗樹王吉婦去東家栗完去婦復還又後周張元性
廉潔南鄰有杏兩樹杏熟多落元園中元悉以還主宋查道
知魏州嘗出按部從者摘路旁栗以獻道計直掛錢於樹而
去三君行誼同有一介不取之節其為求名耶非求名耶三
代後唯恐其不為此耶任人之置論而已矣恤焉北拱

王加

王加河間章武人也。為齊州參軍。被州使送流囚李參等七十餘人詣京師。時制流人泣枷鎖。傳送次滎陽。哀其辛苦。悉脫其枷。停援卒。與期某日當至京師。如致前却。吾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悅。依期而至。一無離叛。上聞而驚異。召流人入賜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詔曰。凡在有生。含靈稟性。咸知好惡。並識是非。若臨以至誠。明加勸導。則俗必從化。人皆遵善。朕受命上天。安養萬姓。思遵聖法。以德化人。加深識朕意。誠心宣導。參等感悟。自赴憲司。明是率土之人。非為難教。良是官人。不加曉示。

簡良前傳約編

卷三 隋吏

七十

湖山草堂

致令陷罪。無由自新。若使官盡王加之傳。人皆李參之輩。刑厝不用。其何遠哉。於是擢加為雍令。政有能名。隋書循吏傳。案綱目。特書以王加為雍令。錄賢也。文帝詔以風俗澆淳。責成長吏。最得要領。又根極於人性。皆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使人誦之。呼心動。北拱。

柳儉

柳儉字道約。河東解人。拜蓬州刺史。訟者庭遣。不為文書。約束佐史從容而已。獄無繫囚。遷邛州刺史。在職十餘年。萌夸悅服。蜀王秀之得罪也。儉坐與交通。免職。及還鄉里。乘敝車。羸馬。妻子衣食不贍。見者咸嘆服焉。煬帝嗣位。徵拜弘化太守。清節逾勵。大業五年。入朝。郡國畢集。帝謂納言蘇威曰。其中清名第一者為誰。威等以儉對。又問其次。威以涿郡丞郭絢。潁川郡丞耿肅等二人對。帝賜儉帛二百匹。絢肅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異焉。隋書循吏傳。

簡良前傳約編

卷三 隋吏

七十一

湖山草堂

案儉以立行清苦。為州里所敬。既貴。猶壁立無資。如此真窮達一致者也。人或居鄉恂恂。官遊改操者。欲復見江東父老。能無汗顏乎。朝集使之送。意兼激勵貪庸。當此者。辱比市朝捷矣。北拱。

敬肅

敬肅字弘倫河東蒲坂人。遷潁川郡丞。大業五年。朝東都。帝令
薛道衡為天下郡官之狀。稱肅曰。心如鐵石。老而彌篤。時宇文
述當塗用事。其邑在潁川。每有書屬肅。肅未嘗開封。輒令使者
持去。述賓客有放縱者。以法絕之。無所寬貸。述銜之。帝將擢為
太守。輒為述所毀。不行。大業末。乞骸骨。去官之日。家無餘財。隋
書循吏傳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隋吏

七十二

潮山草堂

素肅少以貞介知名。末年猶抗字文述。殆所謂松栢之姿。經
霜彌茂。蓋柱之性。到老愈辣者也。帝知肅可用。而終聽諫言
則亡國之君。未有不先於墮蔽者矣。北拱

趙眼

趙眼字賢通天水西人也。轉冀州刺史。甚有威惠。嘗有疾。百姓
奔馳爭為祈禱。其得人情如此。冀州市多姦詐。張為銅斗鐵尺
置於肆。百姓便之。帝聞而嘉焉。頒之天下。以為常法。嘗有人盜
哭田中蒿。為吏所執。眼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
諭遣之。令人載蒿一車。賜盜者。盜愧過於重刑。帝幸洛陽。哭米
朝帝勞之。卒于官。李延壽北史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隋吏

七十二

潮山草堂

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又曰。刑殘是甘。乞勿使王彥
方知。皆漢人之善化盜者也。史又記北海淳于恭家有山田
果樹。人或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割禾者。念其愧。因伏草
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范元琰嘗出行。見人盜其松。歸以白
母。母子相戒。勿泄。或有洩。溝盜其筍者。元琰即因伐木為橋
以渡之。盜大慚。鄉無復竊。晉范喬字伯孫。邑人臘夕盜所
其樹。或走告。佯弗聞。邑人知而自歸。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
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歸為。又桑虞字子深。家園瓜熟。人踰盜
之。虞見。以園籬多棘。刺使奴為開道。盜知。乃送瓜叩頭請罪。
虞遂與之。德威唯畏。畏中有愧焉。故與鉄鉞之威有間。北拱

魏德深

魏德深運貴鄉長為政清淨不嚴而治會與遼東之役徵稅百

端下不堪命唯德深一縣有無相通不竭其力轉館陶長貴鄉

父老詣闕請留有詔許之館陶父老復詣郡相訟會持節使者

至斷從貴鄉館陶合境悲哭因而徙居貴鄉者數百家隋書補

案大業之末剝民者謂之奉公即時升擢反是者誅故吏多

賊汙若此絕無而僅有安得不爭爭不勝又安得不相率歸

也然不虞後長難繼乎抑賢者所拊循自可植根於久遠耶

杜祁公知乾州聽訟明敏審覈精當屢決疑獄人以為神

魏德深傳約編 卷三 隋史

七十四 湖山草堂

其簿書出納推折毫髮條目分明吏不得為奸而施於民則

簡而易行安撫使察其治狀以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

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此其

視推不去者所得果孰為多北拱

賈敦頤

賈敦頤京州冤句人貞觀時數歷州刺史資廉潔入朝常盡室

行車一乘敝甚羸馬絕羈道上不知其刺史也久之為洛州司

馬以公累下獄太宗賞之有司執不賞帝曰人孰無過吾去太

甚若若悉繩以法雖子不得於父況臣得事其君乎遂獲原徙

瀛州刺史州頗渾沱滹二水歲溢壞室廬敦頤為立堰唐水

不能暴百姓利之時弟敦實為饒陽令政清靜吏民嘉其舊制

大功之嫌不連官朝廷以其兄弟治行相高故不徙以示寵永

徵中遷洛州發姦摘伏下無能欺卒于官咸亨初敦實為洛州

賈敦頤傳約編 卷三 唐史

七十五 湖山草堂

長史亦寬惠人心懷向始洛人為敦頤刻碑大市旁及敦實入

為太子右庶子人復為立碑其側號常棣碑唐書補吏傳

高山大川尚自包育微細況帝王乎若註誤不原則士之得

全者少矣為國家惜才之道當不其然○案宋王素在諫垣

嘗言人材難得無事時當為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亦云

不能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明陳壽任都諫謂言官枉人

此刑官尤甚吾不敢妄言諸君子之意何其長厚也明代言

者喋喋可厭東林撫小過相攻擊垂五十年未聞斯語耶北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為武陽令以愛利為行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犂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縣不能決乃詣允濟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辭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還曰此婦家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婦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過道傍有姓盧守所蒔慈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姓謝婦俄大亡慈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物色驗之果得盜者舉政尤異遷高陽郡丞吏下畏服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視葉葉節無叛者貞觀初累遷幽州刺史卒時又有李桐客者為通巴二州刺史治尚清平民呼為慈父唐書循吏傳

河潤九里蒙福者當非一邑母曰庖人不治尸祝乃越俎代也○慈盜從物色上得神悟不可言傳宋楊繪知興元府在郡獄無繫囚值庫失錢視盜跡不類即呼戲沐猴者一訊具伏人服其明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者如此北漢

新唐書

卷三

唐史

湖山草堂

權懷恩

權懷恩累遷尚書奉御馭人安畢羅為高宗所寵見帝戲慢不恭懷恩奏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嗟賞曰真奉御也擢萬年令賞罰明見惡輒取時語曰寧於三斗塵無逢權懷恩更慶萊衛邢宗五州刺史所居威名赫然吏重足立唐書

真刺史。案唐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加號持節而寔無節似頒銅魚符而已太宗重親民之任疏督守之名於屏俯仰必視書其人善惡於下是以州郡無不率理開元中定天下州府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畿之州為四輔其餘為六雄十望十緊及上中下之差天寶元年復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自是州郡史守更相為名其寔一耳然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重內任自以常任網轄雖擢方面猶謂下遷倪子泉為汴州刺史適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過汴餞之郊外頽左右曰班公此行何異登仙吾恨不得為騶僕其自毀也若是倪在汴州脩孔廟興學廬勵生徒身為教誨風化興行會遣中人於南方捕鵲鵲鵲上書極諫帝手詔褒答放所玩賜帛四十段庶能以道事君哉北

新唐書

卷三

唐史

湖山草堂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為平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而雨大至。穀遂登。人歌曰。父母育我。兮田使君。挺精誠。兮上天。聞中田致雨。兮山出雲。倉廩實。兮禮義申。願君常在。兮不患貧。五遷。勝州都督。境有風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城門夜開。道無冠跡。唐書循吏傳。

隨車致雨者。呼吸通天。不必言矣。下此如戴平仲。今西華。遇旱。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遠邇嘆服。論者或譏其太過。然亦見為民真切處。蓋不惜以身為犧之

新食前傳約編 卷二 唐吏

七十九 湖山草堂

意也。明王叔英知漢陽。有惠政。遇旱。虔禱不效。乃絕食。以承天變。不三日大雨。夫天心仁愛。雖如父母之有嗔怒。總無不因子怨慕而為之挽回者。故唐常如甘雨隨車而下。處變如自暴自焚。自不食。因其所迫之時。偶異耳。殆未可以優劣論。北拱

韋宙

韋宙。為永州刺史。州方災。盡斥官下供應什物。轉為市糴。俗多觸罪。不知法。戶給律書。并生理種植之宜。歲苦貢零。陵香為奏。伴之民乏牛力。為置社。月會其錢。標名得者。先市。以為準。復立學宮。教仕民子弟。但俗婚姻。出財會眾。號破酒。少年擊鼓。羣入民家。為辦具。號起盆。喧呼。喧聞。一切禁之。弘簡針

案。周官大司寇。正月懸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扶日而飲之。此所以示夫京畿之人。小司寇。於正歲。率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命羣士宣布于四方。此則

新食前傳約編 卷二 唐吏

七十九 湖山草堂

所以通夫天下之眾。邱氏謂先生制刑。恐民不知而誤入之。故為之宣布。非若後世律令。藏於官。及民有犯。始檢之以定其罪也。據此說。則為官者。當約舉律條。以時申法。禁於境內。使民警於耳目。而明於心。不至貿貿然蹈之。然後以教則行。如永州戶舉律書之法。不可通古今用之。我。而。成。陽。郡。公。丹。之。子。萬。年。人。也。丹。為。容。州。刺。史。民。貧。自。鬻。者。賈。歸。之。禁。吏。不。得。掠。為。隸。觀。察。江。西。化。被。八。州。築。陂。塘。灌。田。萬。餘。頃。歿。四。十。年。民。思。不。忘。所。以。垂。堂。構。弓。治。於。厥。子。者。淵。源。一。何。厚。歟。北。拱

陸象先

陸象先為蒲州刺史。潔已愛民。嘗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苟澄其
源。何憂不治。郡稱仁君。名宦
官民如形影。形端則影直。必先設不肖以待人。舉念已成。慘
刻。豈有善治。或問何以端形。曰。潔已體也。愛民用也。體用具
舉。而治在是矣。北拱

續良前傳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

湖山草堂

李惠登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隋州刺史。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
者。行之。所謂害者。去之。率心所安。暗與古合。政清靜。居二十年
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節度使于頔狀其績。詔加御史大
夫。升隋為上州。唐書循吏傳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入其疆。地開野治。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學矣。案明黃福莅交趾十八年。徇民所好。祛民所惡。勞輯
訓飭。躬勤不倦。交人愛戴如父母。及還。扶老携幼送之。號泣
不忍別。夫奸惡同民。絜矩之道也。又久任以觀其成。此方民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一

湖山草堂

何厚幸焉。抑觀南北朝。羊欣為新安守。前後凡十三年。父
愛戴如一日。李密字希範。除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
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賜口馬。凡皆
任之。有成績者也。水心葉氏云。議論要諸久。而後定。功効
諸久。而後成。唐虞用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幽明。周
司士亦云。以久奠食。昔子產從政一年。與人謗。而欲殺。又三
年。誦而思嗣。方其謗而未誦也。若驟去之。雖子產無所施其
技矣。說甚中窾。使外吏皆得人。而久廟堂。豈有肝食憂耶。北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為魯山令太守待以客禮有虎為暴獄中盜請格以自贖許之越日果擒以還一縣嗟異元宗幸東都酺五鳳樓下令附近郡縣各佐聲樂悉輦優伎數百被錦繡作犀象瑱瑱光麗河內尤盛魯山惟樂工數十聯袂歌于為于為者德秀所為歌也帝聞嘆曰賢人之言哉因語宰相河內其塗炭乎乃黜太子自此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若歲滿筭無長物駕柴車而去炎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扁榜亦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陶然彈琴自娛人以樽肴從之不

舊唐書傳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二

湖山草堂

問賢鄙為酣飲復善文辭作塞士賦以自況弘簡錄
每誦此傳輒令人名利之心都盡何必親視紫芝眉宇也北拱

獨孤及

獨孤及為南豐令簡靜不擾庭無煩訟暇則琴書自娛名宦北窓下之義皇上人素愛閒靜琴則無絃得趣書則不求甚解稱至樂矣然必棄彭澤而歸五柳猶未免拘於迹也公獨以令兼之名士風流又超一著北拱

舊唐書傳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三

湖山草堂

路嗣恭

路嗣恭字蕊範三原人始名叙客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城二縣考績為天下最五宗謂可嗣恭恭因賜名轉渭南令主杜化東陽二驛時開畿用兵使人係道嗣恭儲具有素而民不擾後為郭子儀朔方節度留後大將孫守亮擁重兵驕蹇不受制嗣恭因稱疾守亮至即殺之一軍皆震為江西觀察使以善治財賦稱有賢明觀者素事魚朝恩朝恩誅嘗坐死宰相元載納其賂遣効力江西將行居民數萬懷反石侯孳載論市吏禁止乃得法親少游畏載常回容之及嗣恭代少游即日杖死唐書

補前傳鈞編

卷三 唐史

八十四

清山草堂

案路公多歷宰縣民隱既洞若觀火而綜其務亦益以情熱矣咸克厥愛允濟是其把握獨得處當時廟堂不明斯義致失河朔而藩鎮之禍遂為亡唐張本矣悲夫開元初又有韋恒若令陽山值上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起辦恒不立威而事給弟濟令醴泉亦以簡易臨政為民庶所安濟子與夏縣令又以能政聞吾於此家如觀重州傅氏耳北拱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化平人徙陝州夏縣為道州刺史治民如家賞罰與民咸宜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官收其餘州產俸偶故事皆歲貢城哀其生離獨無所進帝使督之奏曰州民盡短若以充貢不知所選特命罷之州人感德以陽名子三年當上考功自署曰撫字心勞微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以賦稅不登遣判官督察城乃自囚待罪判官遽辭去弘簡錄

一段疾痛相聞之隱藹然流露令人可歌可泣劉竺守廬陵二載民歌曰公家無負租私室有餘粟每行縣則白鹿隨

補前傳鈞編

卷三 唐史

八十五

清山草堂

車案所難者不在私室有餘而在於公家無負無負而餘故為真其餘不然通稅者多失業耳此不止於催科中需撫字要必有開源節流之法在湛甘泉任南省時常以春帶田畝勸農定喪祭之制頒行之費省而禮樂修俗為之一變貧者或以火塋為買地城四郊以處之且置田供時祀費有劉公廟聚眾燒香為沉其像於江絕眾惑盡毀私創庵院僧尼勒令歸俗後生子多以湛名者先生學得之白沙以自然為宗勿忘勿助為工夫所至築書院講學大儒建立自別北拱

蕭芳

蕭芳為吉州牧。政平訟理。結庵金鳳山之界。岡讀老子書。自號蕭道者。名宦。

讀其書。便學其道。勿謂天下唯儒術可治也。牛背五千言。亦是壽世金丹。北拱。

蕭良甫傳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六

潮山草堂

崔郎

崔郎字慶。貝州武城人。為陝州觀察使。以寬為政。舊奪吏俸。以益上供。歲率八十萬。郎不忍。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民因轉輸。設方略。為致諸漕。疲人稍安。聲聞流遠。按鄆岳安黃等州。治尚嚴峻。人問其故。答曰。政貴知變。陝土瘠。民貧。勞撫猶恐不至。郭土沃。民剝。難以夸俗。非用威莫能治。聞者嘆服。弘簡錄。

崔郎字慶。貝州武城人。為陝州觀察使。以寬為政。舊奪吏俸。以益上供。歲率八十萬。郎不忍。自封。即以府常費代之。民因轉輸。設方略。為致諸漕。疲人稍安。聲聞流遠。按鄆岳安黃等州。治尚嚴峻。人問其故。答曰。政貴知變。陝土瘠。民貧。勞撫猶恐不至。郭土沃。民剝。難以夸俗。非用威莫能治。聞者嘆服。弘簡錄。

寬猛隨時而異。用。因地而制宜。俗吏拘守硬本子。民何賴焉。政貴知變四字。真入仕寶符也。更案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有禁軍劉誦毆其母。不待奏聞。即捕斃杖下。後為河

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焉。可類乎。宋劉航。元城先生父也。歷知秦城犀浦二縣。犀浦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劉航為政。緩急不同。皆賴以治。此政因地而變也。王晦叔守蜀。有誘其太

蕭良甫傳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七

潮山草堂

奇。上以凌策及曙治蜀。孰優。問劉燁。燁曰。策值歲豐。得以平易為治。曙值歲歉。慮多盜。應以法御。使易地。則皆然。上善其對。此政又隨時而變也。夫賢者操縱張弛之妙。始若南北背馳。而及其成功。則一耳。必執彼以議此。何異膠柱鼓瑟。北拱。

柳公緯

柳公緯字寬京兆華原人累遷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州
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繫獄縣令謂必殺貪者公緯判曰賊吏
犯法法在茲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為刑部尚書京兆獄有姑
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緯曰尊嚴卑非聞也且子在以妻而
殺其母不順遂減論唐書

刀筆吏播弄三尺法雖重刑猶不戒况寬之耶史稱公涖官
未嘗以私喜怒加人故子孫昌盛余舉以告世之獄獄者北

新長前傳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八

湖山草堂

陸長源

陸長源為建州刺史民歌曰令我家不分令我馬成羣令我稻
滿園陸使君名宦

人生大悲莫重於骨肉生離歌詞首句已覺頌不容口猶云
自今以後室家完聚者皆使君之賜也感戴入髓矣案建
州今福建建寧府也宣宗時于延陵為是州刺史入謝上曰
建州去京師八千里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
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休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
吾聞遠詩云長日唯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

新長前傳的編

卷三 唐史

八十九

湖山草堂

高興耳未必寔然上曰且冷往試觀之能使遠方長吏皆知
階前萬里則豈有消永日於棋局者乎婦子寧止馬羣稻因
亦何難致之有北

薛元賞

薛元賞拜京兆尹。都市多俠少年，以黨墨鍊膚，誇詭力，剽殺坊間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陳諧中餘黨懼，爭以火戒其文，禁屯怙勢，援府縣元賞數與爭，不少縱。由是爭暴折戢，百姓賴安。唐書循吏傳

漢陳俊為琅邪太守，得專征青徐，撫恤貧弱，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此周防約束之法，戢兵安民，慮至遠也。唐自張說罷府兵，悉用召募，往往多市井無賴之徒，又肅代以來士卒驕悍，忤視官司，有如無物，一切繩以法，又慮為變，故所在恣

唐書循吏傳

九十一 湖山草堂

為騷擾。元和初，許孟容尹京兆，有神策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勉期責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皆驚，訴於朝。憲宗詔以呈付軍治之。孟容不奉詔曰：「臣職司輦轂，當為陛下抑豪強，錢未盡輸，呈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後之御軍民者，不於兩京兆及俊是師焉乎師。北拱

何易于

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四十里。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汎舟，且益昌旁，索民挽絆，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唯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歛去。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視詔，背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賦毒之乎？」命吏問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死，公得免。巖邪對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亦不使罪爾曹，即自焚之。」觀察使素賢之，不劾也。民有死，亡不俟其葬者，以俸教吏為辦。召高年坐問政，得失聞民在廷，丁字指曉，枉直杖楚，遣之。

唐書循吏傳

九十一 湖山草堂

不以付吏，獄三年無囚，以中上考遷羅江令。刺史裴休嘗至其邑，導侍不過三人。廉約益資性云。唐書循吏傳
似陽道州。案孫可之集有書何易于事，大段是此傳所本，但史刪節較勁鍊。北拱

郭榮

郭榮字德武為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
悉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曰郭使若
錢不敢犯名宦

強暴如寇而可以威德禦之折衝樽俎此之謂也公善滑
稽即所稱歇後鄭五者也他日作相自謂笑殺他人時事可
知見其自知之明然公天下之望則不足一郡之才則有餘
要亦昭宗任之非宜耳余又嘉其累表遜讓在任三月移疾
去以為超然無累非大有相品者不能為案唐世稱良史

唐史

九二

湖山草堂

守者又有陳君賓刺鄧州承喪亂後加意勞徠流徙還自
葉倉儲充羨鄧州民咸來就食蕭定歷信湖等五州刺史課
績第一其勤農桑均賦稅適亡歸復戶口增加又冠焉薛大
興刺滄州州擅魚鹽為開無棧廢渠為之海商賈流行里民
歌之強循仕雍州司士參軍華原無泉人畜多賜死循教人
渠水浸田一方利之號強公渠尹思貞守青州治有異績繫
至一歲四熟羅珣刺廬州政教簡易有芝草生其庭白雀來
巢所以維持此三百年運祚者豈非吏治得人之明效乎

郭延魯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為沁州刺史
九年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為將從攻汴州以先登功
累遷鎮州刺史嘆曰吾敢忘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
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
卒丁官時刺史皆以軍功拜進獻之事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
計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物多者得
大州善地為其民者何以堪之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
徒者誠難得而可貴哉五代史

五代史

九三

湖山草堂

五季衰亂已極飢食渴飲固易為功然不少聚見者事權悉
統於方鎮是以濟貪也至宋祖以文臣知州朝官知縣運使
知場務然後民始有息肩之地鼓腹慶更生矣北拱



賈郁

賈郁為仙遊令。邑人饋新果。郁曰。此。非。民。間。物。耶。不。納。名。宦。
嶺。然。淨。品。正。堪。典。清。河。置。瓜。後。先。輝。映。北。拱。

五代史

卷四

月

廉察

廉察。為。昌。令。以。廉。名。秩。滿。但。携。詩。甘。瓢。而。去。名。宦。
計。溫。固。足。以。索。此。外。悉。為。棄。物。耳。平。竟。廉。吏。占。盡。便宜。北。拱。

五代史

卷五

胡

新陳學院考古學以水晶灯籠命題傷中正出
此等詞例隨為蜀通判張其由壽乃代王笑蒙
齊本中。往此。得。孤。道。夫。仰。有。二。子。侯。扶。

歷代名吏錄卷之四目錄

溫陵後學張星徽北拱氏輯著

宋

曹彬

張齊賢 二條

錢若冰

查道

張詠 四條

張希顏

○王曾

陳堯佐 二條

韓億

郭永

杜衍 二條

文彥博 二條

胡瑗

宋庠

韓絳

趙公旦

王旦

○韓琦 三條

孫甫

龐籍

包拯

王罕

周敦頤

程琳

范仲淹 三條

歐陽脩 三條

○蔡襄

葛源

范純仁 二條

呂公著

程顥 三條

姜潛

黃輔之

蘇軾

朱節

劉安世 三條

上官凝

李璆

辛次膺

孫道夫

陳楠

辛棄疾

唐體仁

楊大異

黃當

孫子秀 二條

冷應澂

馬先祖

崔與之

遼

劉仲

馮人望

金

劉徽柔

丁時平

元

袁裕

程思憲

○盧琦 王大

卜天璋

觀音奴

○盧琦 中附

明

周新

王士廉

田城

王弘

周忱

王哲

况鍾

王世貞

宋臣

張鉞

○張岳

王世貞

孫一謙

禹祥

王世貞

張鉞

○張岳

湖中

王世貞

孫一謙

禹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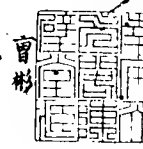
湖中

王世貞

孫一謙

禹祥

湖中



溫陵後學張



天日閣陳

曾彬字國華其定人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
人皆不曉其肯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
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
不赦也陳水記聞

察公下江南之日戒不妄殺要自此念權之平生未嘗以私

清良前傳納編 卷四 宋吏

湖山

喜怒戮一人子弟請葺壞室公謂時方大冬自應所墊不可
傷其生又就仁民而推及愛物居然理學當家豈徒以儒將
名世耶北拱

南史云彬字國華其定人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
人皆不曉其肯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
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詬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
不赦也陳水記聞

張齊賢二條

張齊賢為江南轉運使吉州汾江有勾欄地錢其地為江水淹

陷或官占為船塢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民於江中編浮棧

以居量夫尺輸稅名水場錢公悉奏免之范蜀公蒙求

此外還有田產已去而租賦仍存者有司相承按籍而徵不

遇文定倒懸執引手援案藏書海忠介公令淳安地瘠民

畱山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公度田定稅不使

窮富得上下其手調興國地故阜薄歲賦不入苦浮糧為患

公獨亟清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後為應天巡撫弱者率獻

清良前傳納編 卷四 宋吏

湖山

田於旁以為奸利輸不必入公盡奪還所侵田以卵翼民
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至今民得保田業相
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時公威名籍甚怙勢之家相戒
毋敢犯多竄跡遠郡以避或居藉其門聞公至即易服而黜
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然竟以奪富民
田府怨解官歸矣嗚呼公意以為井田壞而不復至於限田
均稅為策已下然猶微存其遺意故歷官皆以是為急可謂
有古大臣之卓見者也寧徒直言一疏忠謹震天下哉北拱

吾千里外老眼良使施行生与得益不少吾同所見甚前亦行古所稱才士其有賢蓋生人歟

其宗時。戚里有爭分財不均者相訴訟。又因入宮自理於上前。更十餘斷不能服。齊賢請自治上許之。公詔訟者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少乎。皆曰然。即命各供狀結實。乃召兩吏趨歸其家。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皆安堵如故。分書則交易之訟者乃止。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涑水記聞。

庖丁奏刀迎刃而解。中其腠理故也。天下固無難處之事。而亦無不決之疑矣。熟觀此等。可以益人神智。北拱。

循吏前傳為編

卷四 宋吏張齊賢二

三

潮



錢

若水 人文學高系試補錄 著者本優撰經書表里 良翰 學士 志 方以石 海 漢 文 天 同 知 撫 院 事

若水字漢成河南人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奴父母訟於州命錄事鞠之錄事嘗貸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屍水中遂失其屍富民不勝榜楚自誣服具上州官審覆無反異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諸若水詒之曰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邪若水笑謝曰今殺人當死豈可不少留熟觀其獄辭和留之旬日一旦詣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使人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乃垂簾引女奴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۷۱.

湖山草堂

父母問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其人號泣曰微使君某滅族矣知州曰推官之賜也欲奏論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此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嘆服太宗聞之驟加褒擢二年中為樞密副使凍水記聞

既殺而棄之於水中。安得遂失其屍。此其可疑者。然不得女奴。終亦無所辨證。家令訪求。吾不服其識。而服其心。北拱

[illegible]

查道

道為果州守洞賊作亂相戒曰查使君以仁義撫此境大得
衆心未可攻也抵城而遁名宦
仁義乃可以扞賊甲冑千櫓之說果非迂也要在當事者寔
心體行之耳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宋史

湖山草堂

張詠四條

詠字復之漢州人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命拔茶而植桑民
以為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為絹歲百萬
匹民富至今初知益州斬一猾吏前後郡守所倚任者吏稱無
罪公封判令至市曾讀示之既聞斷辭告市人曰爾輩得好知
府矣蓋賊首李順嘗有死罪此吏縱之也李順黨中有殺耕牛
被罪逃亡者公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復拘其妻一宿
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留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
厚舊為惡黨今又逃亡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
身者繼至並遣歸農民悉安居名臣言行錄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宋史

湖山草堂

身者繼至並遣歸農民悉安居名臣言行錄
唯明克允允則肆然有當人心故雖殺之而不怨○斬逃亡
者義也宥首身者仁也仁義兼至反側子烏得不安○案公
每斷事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者必為判語讀示之大要以
敦風俗篤孝義為本蜀人錢板名戒民集夫額案之所知若
法所不知者情而法尚多不知者致抵陷於文網刑期無刑
讞語即以章教奈何各此此拱

又。僧行止不明。有司執之以白公。公判其牒曰。勘殺人賊。既而按問。果一民也。與僧行於道中。殺僧。取其祠部戒牒二衣。因自披剃。為僧。寮屬問何以知之。公曰。吾見其額上猶有繫巾痕也。公在杭。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其壻主其貲。而與壻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子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壻持其書詣府。請如元約。公閱之。以酒酌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時以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以其財三與壻。而七與子。皆泣謝而去。服公明斷。全上。

循良前傳錄 卷四 宋史張詠二 湖山草堂

奸民曰。窮迫而削髮者多矣。若遇神君。未有不敗露者。如此處。從額痕看出破綻。豈又會計所及。程伯子簿郵縣牒。有民借其兄宅以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詔云。爾父藏錢。幾何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居前數年所鑄也。其人遂服。然炬之照。能使兩造俱慚。真片言折獄手。此。

又。之自蜀還也。詔以諫議大夫牛冕代公。公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冕提益州。後雖討平之。而民尚未寧。上復以公為刑部侍郎。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如赤子失父母。而復來鞠我。公知民信已。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慙懽。蜀即復大治。公問郡人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一個信。五年方得成。華屋語錄。信者守國之本。五常不得信。不立。猶五行不得土。不旺也。孔。

循良前傳錄 卷四 宋史張詠三 湖山草堂

門論政。民信在兵食之後。可知其難。或乃求之於遠效。已。下不信。根子誰其信之。案宋史。趙清猷公朴。初知成都。尚寬簡。有聚眾為妖祀者。察其無他。止刑首惡。餘並釋。不問。蜀民大悅。其後成都屢戍。卒為變。復命公以本學士往。勞之曰。近例未有自政府出者。能強為朕行乎。對曰。陛下所言。即為法矣。例之問。既至。召諭卒長。轉相告飭。比戍還。莫敢為惡。一郡晏然。生平日所為事。夜必焚香告天。因俗設施。寬猛互用。上稱為中和之政。初去蜀。以一琴一鶴自隨。清德尤高。云拱。

又

公謂李改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竭。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全上

如智者。若馬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智於五行。屬水在易坎也。終始千萬物。智猶是也。藏仁義。禮信之德。是終始乎五德。孔子不以義對仁。而每以智對仁。即此意。案公之治蜀。是用智之驗。大段本孔明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宗旨而精密於寬猛之間。所謂智也。薛簡肅公奎。初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民相戒以為不可犯。及居蜀。則以惠愛稱。實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九 湖山草堂

人喜亂而易搖。公鎮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故民畏且愛之。以此忠定而不苛。薛亦神於用智矣哉。蓋范氏謂處天下之繁者。當以至簡。御天下之動者。當以至靜。吾於簡肅見之。公舉進士時。贊謁馮觀公。首篇有囊書空自負。早晚達明君之句。馮捲卷而謂之曰。不知秀才所負何事。請至第。三篇春詩。千林如有喜。一氣自無私。乃曰。秀才所負皆如此。北拱

張希顏

張希顏。令洋鄉。范延賞自豫章入蜀。張詠問曰。沿途會見好官否。曰。洋鄉令雖不識面。知其為好官也。昨入境。野無惰農。肆無

游食。橋梁脩。驛傳治。夜宿即次。更鼓分明。此必善作官者。筆錄此。總是實落好官。學術好。幹局又好。地方盡得若人治。平可坐而致也。單襄公以野有庾積。道無列樹等事。知陳國之將亡。延賞得賢令於車塵馬跡下。識見不減古人。案漢明帝時。司隸刺史。歲考長吏。殿最以聞。嘗語羣臣曰。即官上應列。宿出率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十 湖山草堂

民安其業。唐制。縣有赤畿。緊望。土中下七等之差。玄宗引見京畿縣令。示以惠養黎民之意。特重之也。宋天聖間。令選狠下貧庸老儒。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者。乃為之。人數言其病。乃詔知州轉運。歲舉見任判司簿尉。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若具育知裏城。宜寺索牛。以理拒之。范純仁知襄邑。衛士繼馬。以法杖之作。陂池教種。藝則劉葵在胸山之範。清如水。平如衡。則葉康直在光化之謠。皆風采凜然。治聲煒然者也。范事及餘名。令各見後。北拱

王會

字孝先。青城人。由鄉貢試禮部。御前第一。留守洛陽。屬

歲。雖里有困積者。饑民聚黨。脇取鄰郡。以強盜論報。死者甚衆。

公但重答而釋之。遠近聞以為法。全活者數千計。再蒞大名。治

政益信於俗。民居軍伍。咸畫像以事之。時口使往來入境。皆云

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服而入。言行錄

脇取即為強盜。公特以其為饑窮所迫。而原之。同屬仁人用

藏。奪食不已。勢將至燎原。滔天。則論死者。亦未為不是也。

晉江陳簡夫知虔州。會大饑。有持杖盜民穀者。請減死論。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十一

湖山草堂

又案續藏書載寧國知府陳灌。有盜四十人。以奴麥舟獄當

死。灌視其詞。曰。此愚民。因舟被風。漂抵岸。而挺取之。非素合

謀。安得引行劫為比。乃獨坐為首者一人。餘減死論。此判亦

甚當。止可與洛陽之議饑民參觀也。灌為治務寬厚。崇禮教。

育人才。築堤場。創戶帖。抑并兼。除民所疾苦。鮮失所。首所屬

邑。歲租不入官廩。虛籍其數以上。灌廉得之。念此直隄。宿弊

然耳。必發之。得罪者滿眾。乃揚言。將以其月日行視廩。覆歲

儲民聞爭輸補。期廩皆實。而獎亦盡。時人同當如是。此

陳堯佐二條

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通判湖州。有鱸魚食人。公命吏操網捕

得。鳴鼓於市。戮之。鱸患屏息。知壽州。遭歲大饑。自出米為糜。以

食。餓者吏民皆爭出。米活數萬人。公曰。吾豈以是為私惠。蓋以

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樂從也。為河東轉運使。以地寒而民

貧。奏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利有本末。下

有餘。則上足。吾豈為俗吏哉。知滑州。河決躬自暴露。晝夜督促

勸。為木龍。以巨木駢齒。浮水上下。殺其暴堤。乃成。又為長堤。以

護其外。人號為陳公堤。名臣言行錄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十一

湖山草堂

樂退之之驅而為捕。逃與競。與中乎。可格豚魚。當非臨時辦

得。黃文強在魏郡。被水年饑。分奉祿及所得賞賜。班贍貧

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官稟貸。荒民獲全。夫官舍各

一簞之施。而責富人出粟賑饑。非情也。若文惠公壽州捐米

所謂以身先之。河東暴露。所謂以身勞之。真善感人。案易

損下益上為損。損上益下為益。程傳謂譬如壘土。損於上以

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

危墜至矣。非損乎。此云下有餘。則上足者。大有見於斯理。此

又。如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任威以擊強。盡察以防姦。譬如激水而欲其澄也。故公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公上威與察。可使草面而已。誠信則革心矣。孰醇孰雜。必有能辨之者。案摘要云。公兄三守廬州。以方嚴肅。下四境晏然。府治西有三至堂。表去思也。其去也思。則其至也喜。潁川重得黃丞相。并土還歸郭細侯。再斯可矣。頗亦不厭。北拱。

韓億

韓億。字宗魏。真定人。知洋州。有大校李中。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賂里姬之貌類者。使認之。為已子。以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索之。富媼姓訴於州。及提轉。申賂獄吏。媼姓被笞掠。反自誣。伏受杖而去。積十餘年。洎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眾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事錄大都賢者折獄。必從小心中得明決。韓忠獻乳醫一案。確證只在眼前。他人乃百想不到者。無公之小心耳。○案名臣傳。

曾穆。字希文。天台人。福建按察僉事。雪冤。監慾貪墨。擢豪強。漳富人許初無子。後兄子已而有子。與兄子貴三之一。托以已子。許死。兄子言。妾子非許子。遂去。盡奪其貲。公大召縣中父老及許宗人。詢之。皆曰。妾子本許種也。兄子始服罪。泉有李姓者。妻吳。舊與富姻。林私。李調官廣西。林令二僕從李行。殺李道中。吳竟過林。李宗人訴之。即得賂。反坐。李宗人誣經十餘年未決。公故廉得踪跡甚詳。一訊林即服。嗚呼。是非顛倒。虛寔督亂。古來何限。而明如公幾入乎。吾所以嘆也。北拱。

郭永

郭永為大谷令。帥臣每宴費千金。取給於縣。永上書幕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豆觴之費可乎。脫不獲命。令有投劾歸爾。帥臣改容納之。名宦。

一下著破中人數家之產。山肴海錯。皆民間生別淡也。食下咽乎。前人論公生明。廉生公。而推至於儉生廉。至矣。余謂學儉者。當從節無名之費始。○案北齊書載石曜守黎陽。值斛律武都出為兗州刺史。武都丞相成陽王世子。皇后之兄也。性貪暴。先過衛縣。令丞欽絹數千匹遺之。至黎陽。令左右諷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陳吏

十五

湖山草堂

動曜。曜手持一練。前謂武都曰。此是老石。撼抒聊以奉贈。自此來。迄頃出於吏民。吏民之物。一毫不敢輒犯。武都笑而不責焉。曜本以儒學進。著石子十卷。言甚淺俗。而居官清正如此。士之自立。信不在言乎。凡此。

杜衍二條

杜衍字世昌。越州人。知兗州。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繼以公帑。量其大小。咸使自足。歷提轉安撫。未嘗壞一官員。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不暇惰。不慎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和公語錄。

小吏勤事而祿不贍私。故多侵漁百姓。如此王成周至。直是天地父母為心。所以不壞一官。非等徇庇。南渡後。陳索為江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陳吏

十六

湖山草堂

西運判連勤罷。墨吏十餘多望風解綬去者。王十朋為風土賊。以索繼杜公後。蓋實錄也。當想其不同中之同處。又元服烈海牙。僉燕南道。燕訪司事。在任六年。黜汚吏百四十有奇。善學正猷。莫此君若矣。北拱。

又

公有門生為縣令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翰。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行歷任多。歷年久。上為帝王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得以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若固不易得。若不奉知。為得以申其志乎。人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賢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眾必謂已適足取禍。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全上

補良師傳

卷四

宋史

十七

湖山草堂

少年於涵養處。大工夫。每為才氣所役。一蹶而不復振。服公此論。應與然自失矣。然此是教中。不是教外。彼以柔媚求容者。乃似之。而實非者也。默而行之。不求人知。是聖賢近裏着已之學。非唯遠禍。亦以蓄德。北拱

文彥博 二條

蜀傳一。房唐所。法。去。今。星。解。時。以。惟。周。以。縣。云。生。常。還。自。人。信。五。或。品。性。之。安。氣。

文彥博。知益州。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相近院。凡十八處。減價糶賣。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勝斛。以糶。或抑市井價。直適足以增其氣。而終不能平其價。乃知臨事須當有術也。東齊記事

饑歉之歲。米價必騰。抑之則有餘者不出。而商販不集。是起之愈貴也。順其勢之自然。車輪四轉。而至不日平矣。前二年余亦嘗以此言之。當事云。北拱

補良師傳

卷四

宋史

十八

湖山草堂

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毋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不從其鄉人多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乃召縑絹行人出共家縑帛數百匹使賣之曰納其直蓋以鐵錢勿以銅錢也於是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涑水記聞

弭亂而以威禁。是治絲而紛之也。但解其所以致亂之由。使民志洞然不惑。而其亂自靖。處大事固須有術。要先有識。北

瑤希不設漢至秦山改苦食廩十年子路居字同見平安府拉湖下小復現生香於此年四十得
未嘗求仕量祐初舉空推朱氏去音用亮仲淹薦召對苑蘇例免就閣門習儀

胡瑗字翼之。海陵人。湖州教授。教人有法。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游者常數百人。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無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科條纖悉具備。故湖學多秀彥。其出而仕。往往適於世用。慶曆中。朝議下湖州取其教法著為令。宋史

學官雖曰冷署。而職專教導。人才之盛衰。係之誠令。各舉其職。天下蔑有不治。故此官不易為。而此選不可輕也。程子云。

安定之門人。多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嘗言劉蕡
善治水利。後累任。皆興水利有功。蓋愛民是心。稽古則於事
上加體驗。書所云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是也。不學焉而政乃
迷矣。雖有仁心。而澤不被民。亦曷貴哉。北拱

連次報告委署初抵汴上日天有奇雲隨文士諸士者遂解死云疾不能復去
子遊涕泣登堂哭邑上曰悲哉還俗歸臨文士諸士者遂解死云疾不能復去
常侍至廷臣諸士及班生相繼以膳爲榮張治家應允理向外子孫紀名朝冊
自歸堂初病發大瘡遍體與湯石令三其出於後堂其師曰強往成福廣利聖
王張高第朱熙宗初上問張文章款与王岳石愈藥回室令直于禁司用王國蒙
取示以符用者各一兩亦得傳幸文量以凡傳物處在師張學病者失逐
持用學以板牘生先生門生年慮千人今學士漸爲躬行適用者數輩之事
蹟功政上悅張在文學館講誨五經異論筆子記自唐胡氏口著行并立

宋庠

宋庠字公序以言者斥其非才罷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
有不稅之物為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執無所貨之物未可
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察屬曰犯人乃言官之子也意
欲激其報之公不答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獨見其大謹案唐永貞間太僕卿趙縱為奴告下御史劾
治而奴留肉時相張鑑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
宗曰謀反理不獨成當有他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
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既脩悖亂不

宋史

廿一

潮山堂

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生譴與臺
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令縱事非叛逆而奴留
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厭帝納之又史取戴羅照春伯攝平
江府有故主訟其逐僕負錢者究問雖得實而僕點甚反欲
汚其主乃自陳嘗與主饋之姐通既而物色則無有也遂令
僕自供姦狀甚詳因判云僕既負錢又染主婢有無雖未可
知探供業已明白合從姦罪配徒其女使候主人有詞日根
究聞者快之此等關係風教裨補世道附錄以候攷者此

韓絳

韓絳字子華參政忠獻公之子也登進士甲科為江南東西路
體量安撫問百姓疾苦縣邑以衙前為重役一當其役則破家
竭產民至有嫁祖母與母而析生異居以避役者公為五則衙
前法奏行之民以為便劉貢父撰行狀
案自里正鄉戶為衙前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最為重役兵
興以來殘剝尤甚每鄉被差疎密與費力高下不均富者休
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故當時以是役為苦韓子華五則之
法所以丘等其高下而節適其疎密誠便民也皇祐中命募

宋史

廿二

潮山堂

人充之為長名衙前繼公謂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山
野愚戇之人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則不然然照豐元
祐之間講究差催二法紛紛聚訟迄無善規以理勢觀之
僱募差為優少蘇之議詳矣此

趙公旦

趙公旦為南城令。疾惡如仇。愛民若子。興學造士。比屋絃歌。名
狼莠不除。害于嘉穀。仁人用惡。以成愛仇。與子都是。本天之
理。非有二心也。或以包荒為大度。保奸為恤刑。反做成釋氏
作用。非所以為愛民矣。北拱

衡東南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廿三 湖山草堂

王質

王質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得盜鑄錢
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銜鈎出之。公
慨然曰。仁者之政。以銜鈎人。寔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慙服。遂緩
出其獄。大稱公曰。君子也。遷湖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
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
弊。而荆湖之人自若。歐公撰神道碑

進羨餘邀寵。與起唐之中葉。節鎮如江西李兼。用月進。西川
常昂。用日進。其後佞臣遂以為例。至宋而此名色猶存也。議

衡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廿四 湖山草堂

者謂督賦以時上納。安得羨。稱羨者。率正數耳。王吉甫知梓
州。廉介不回。梓為東川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
取羨餘。吉甫曰。民力竭矣。一增不可。復減。吾寧貽使者怒。忍
為國歆怨。為民基禍哉。竟拒之。仁人之引其君以當道如此。
彭中丞思永亦轉運荆湖。奏罷守令之殘暴疲儒者各一人。
而八州知勸。時大農誘諸路賦羨餘。公曰。哀民取賞。吾不忍。
為違無所獻。嘗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虞被中。則知思天
下之寒者矣。其心胸抱負何等。居然宰相之言。北拱

韓琦 三條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舉進士第二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公獨滯於堯庫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凡職事亦未嘗苟且從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為三限限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衆公請獲他盜者聽此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為天下法至今用之名臣言行錄

案魏公臨大節處危疑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相略

韓琦前傳編 卷四 宋史

廿五 湖山草堂

哀然稱首王尹登得於排官之日矣其恬安管庫最得孔子妻史乘山家法督責嚴而考課寬彼此交獲其所當捕者則無不得之盜矣是活法可百世用者北拱

又

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射民間有弓箭社琦在太原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兵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若心處之下今籍為部伍仍須用角弓太原人貧素用木弓自此有賣牛買弓者入始驕然矣此出於有心也金坡遺事

上蔡論韓范二公皆是天資本高不由講學愚觀此有心之論恐須從講學中悟得然公於義勇之愈顯亦有有心之病否此拱

韓琦前傳編 卷四 宋史韓琦三

廿五

湖山草堂

又崔公蒲公夫人之弟也。公執政。用監司非其人。則曰公居陶谿之地。宜法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害人之物。故置蛇鼉澤。置虎山林。今公乃置於通衢。使為民害可乎。公嚴憚之。涑水記聞。以懷弓背。政猛於虎。及柳子厚捕蛇者說。觀之。則監司非人。其害更有甚於虎與蛇者。故范希文之選監司也。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公曰。一筆勾一家哭矣。希文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聞其布列之時。不可無一爵。整頓姑息優容。其如蒼生何。北拱

孫甫

孫甫字之翰。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廢。歐公撰墓誌。

案交子之設。起於民間。私為券。富人十六戶主之。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遂詔置交子務於益州。馬貴與謂鼓鑄繁難。印造簡易。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夫民之所便可因。墮而廢食乎。孫公之議。最識大

體。北拱

龐籍

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為七閩轉運使。凡察屬有所關白。苟利於民。即文書已行。立改之。曰。此一道休戚所係。豈可容悔吝心。名宦。

案元城劉氏云。命令雖期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唯其遠。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若所宜擇善。何憚改為。此說即龐意也。建陽范如圭。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有數人當死。如圭曰。其冤。帥曰。已署矣。如圭爭曰。奈何重易一字。而輕數人命耶。帥矍然從之。夫事有明知既錯。特以成命。不便更。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廿九

湖山草堂

易而恬然安之者。其再誤也。且如大辟重案。部憲屢駁。承審官懼干恭罰。而執初議愈堅。居心近秦越矣。運使推官兩言。堪矢天日。北拱。

范仲淹 三條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為屈。比去。貪止一馬。罵馬徒步而歸。王德用記。是非者。天下之公理。知盡職於朝廷。百姓則必為朝廷爭。為百姓爭。原不是為一己爭也。既不是為一己爭。則於太守本無忤也。夫何屈焉。或問程子。為官僚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者。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雖然。今之官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先生何慨世特深。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三十

湖山草堂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具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不為屈。比去。貪止一馬。罵馬徒步而歸。王德用記。是非者。天下之公理。知盡職於朝廷。百姓則必為朝廷爭。為百姓爭。原不是為一己爭也。既不是為一己爭。則於太守本無忤也。夫何屈焉。或問程子。為官僚言事於長。理直而不見從者。則如之何。曰。亦權其輕重而已。事大於爭。則當爭。事小於爭。則當已。事重於去。則當去。事輕於去。則當留。雖然。今之官能去者。必有之矣。而吾未之見也。先生何慨世特深。北拱。

又

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為味草進
呈乞宣示六宮戚里用抑奢侈

先天下之憂而憂錢也若已饑之大臣體國之志乃如此

案史李淑知許州歲饑取民所食五種上之帝制然為御其

賦淑字獻臣參政子淵之子也子淵知宜興時官市置籍勿

檢茶稅舊例茶壘皆設官獨許民轉貿以償其數百姓稱便

知荆南郡有七族恃賸屢犯法責數而杖之曰吾代君父兄

訓所至多智慮強悍愛人故去後每見思代父兄訓一言

循良前傳約編卷四 宋史范仲淹二 卅一 湖山草堂

自景德宗建中貞元間納戶部侍郎趙贊議與諸道監鐵使

張季泰始也修宗時王播為相置權使自領之宗就德閣詔

在宗建州漢陽斯口各置權貨務始禁私賣其利源

之益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各商條利害為三等曰下等

成則無足取上等取利太深唯中等之說公私皆濟歲捐之

可以經數年公用足而民富矣此仁宗謂真監鐵陳恕也

則太祖以私販茶獲殺謝馬歐陽倫其時茶禁亦甚嚴矣

又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

為術甚備吳人好為佛事公乃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饑歲工

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之後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厥倉吏舍

日役千夫工技服力之人仰食公私者無慮數萬是歲兩浙唯

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惠也筆談

或云救荒無奇策余謂不然如富鄭公趙清獻范文正公俱

策之最善者所活數百萬生靈其經濟出人意表可不謂奇

哉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

循良前傳約編卷四 宋史范仲淹三 卅二 湖山草堂

早備也脩城郭賑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公

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唐韋丹觀察江南西道歲旱募人就

功厚與直給其食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知趙州趙公募富

人輸粟及飲僧道士食之美者於城市郊野為五十七所分

給饑民使各以便受之人日一升幼小半之男女異日而人

受二日之食又饑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備

與錢粟告富人毋閉糴糴法如受粟夫荒歲而興土功庸人

鮮不駭異而糴糴輒用為救苗首務嗚呼可不學哉北拱

王罕

王罕治澤州。聽訟。務得人情。不加威罰。有狂婦數訴事。前守每叱之。罕獨委曲徐問。乃妾子逐婦而據家資也。罕為治。妾反其資。婦即愈。郡稱神明。

官民勢分懸隔。以威臨之。則倉惶怖懼。屏息縮伏。而不敢盡其情實。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聽斷稍差。悔將何及。故以快捷為能。吏者仁人所不許。明歸有光字熙甫。崑山人也。登進士。除長興令。邑素刁悍。一以古道治之。每聽訟。引兒童婦女案前。刺刺吳語。務得其情。事解立縱去。不具獄。先生文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卅三 湖山草堂

其上接韓歐。駸駸晚歲而始遇。又偃蹇郡邑。未究厥施。惜哉。其送許子雲序云。今之文吏。一切以意穿鑿。芟奪搜抉。拾無遺力。庶務號為振舉。而天下之氣亦以索矣。吏之與民。其情甚狎。今而尊嚴若神。遇事操切。略無所縱貸。其所為若是矣。而天下之民常不安。田常不均。而法常不行。此可以思其故也。已無察察之政者。有醇醇之德。無赫赫之名者。有冥冥之功。子雲之適近之。噫。非純儒孰能為此言耶。北拱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王達欲深治之。敦頤力爭不聽。乃委手板出曰。如此尚可仕乎。轉人以婦人吾不為也。達悟。因得釋。遷桂陽令。秩知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慰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端端焉不獨得罪。是憂而又以行。職善政為恥。歷知郴州。趙作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行部不憚瘴癘。荒溪絕島皆戴星。簡歷以洗冤澤物為已任。宋史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卅四 湖山草堂

一夫不獲。時予之幸。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學顏子之所學。忘伊尹之所志。果且確無難焉。錢即為睦州理官。不從卻使者意。羅織冤獄。云寧老允選中。安能殺人。婦人以得一薦。此等持世道多少。畫永編載陳睦提點兩浙路刑獄。民有妄憂沉香者。游衣井旁。其嫡子墜井。妻謂沉香拯之也。為三易獄。不合。睦怒。遂掠別妻官治之。許獄具。以才為沉香。沉香他日睦從方士叩未來事。答曰。沉香何啻吾。坡謂殺人無驗。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而云。當

程琳

程琳字天球中山人舉服勤詞學科知開封府曾禁中大火延
兩宮宦者治獄得縫衣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
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官人多而居隘其炷
竈近板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言此殆天災也
不宜以罪人上為緩其獄卒無死者敗公撰墓誌
天災之說甚巧既出死者罪又令人君惕然恐懼而脩省真
大臣之言也北拱

備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卅五

湖山草堂

包拯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知天長縣有盜割牛舌者公使婦
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
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
權貴人公命製者絕足貢致歲滿不持一硯歸知開封府剛廉
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聞節不到有閭羅包老包史
案史稱公雖甚疾惡未嘗不推以忠恕故人無怨者此最善
於微顯闡幽今雖競傳包待制要須知得包忠恕處纔是
明趙樂善守肇慶携二端硯歸有譽其廉者曰清獻携一硯
吾携二硯心愧多矣竊趙雙硯似此高風與包不持一硯歸
猶堪前後合轍而何殊乎清獻茲愧也茲其所以無愧也
一錢太守雙硯知府理郡中西絕北拱

備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卅六

湖山草堂

歐陽脩 三條

歐陽脩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知開封所代包孝肅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名有以包公之政屬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遠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蘇黃門撰神道碑

繼嚴之後以寬民既易治而樂從官亦推恩而省事正是恰當的承接但公所至皆以是行之所謂用其所長者良非欺人語也任真則逸作偽則勞勉強效顰終唯畫虎公言字字有味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廿七

湖山草堂

八

公父鄭公有遺訓戒慎用刑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唯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全上

案藝祖哀矜庶獄嘗以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故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遲回不忍殺皇城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活取心肝進呈即時領去送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猶心肝一具以合子時來六宮圖而哭之掖庭肅然良久略揭以慰太宗天禧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歐陽脩二

廿八

湖山草堂

中有二人犯罪當殺真宗惻然欲捨又恐無以勵衆乃密使持去笞遣以斬訖奏歐公之恤刑不唯承崇公求生不得遺教而所以仰體祖宗培國祚深厚命脉者尤為切至云北拱

又

張舜民遊京求謁先達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公與
談吏事父之不免有請公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
昔貶夷陵取陳年公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夷陵
編小尚如此天下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
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泰歷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
必為斯墨致身以我自觀諒亦當時一言之報也張芸叟集
孔門陶鑄人材政事列四科之一而西漢以來躡躡華要者
多由諸練吏事前輩教子弟文史而外於凡人情物理舊章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賜陽倫三 廿九 湖山草堂

新典靡不精究熟體故多通世務之達官貴人而治術不荒
也若專以詞章則所用非所習矣欲致遠大者美錦學製之
請不可不戒北然

蔡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為福建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泰減五
代時丁口稅之半乃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帝賜其母冠帔手書
君謨兩字賜之還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精於吏事談笑剖決
或秘不舉破產飯僧襄下令禁止徙知泉州萬安渡絕海而濟
行旅苦其險襄立石為梁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為固至
今賴之弘簡錄
案忠惠所至有聲遺澤在民而於吾閩尤知其風俗病應舉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四十 湖山草堂

者專用詞賦乃延先生周希孟及名士陳烈陳襄鄭穆等用
經術教授學者至數百人親執經講問為諸生率遂翁然向
風大變前習後人誠不可忘所自北拱

葛源

葛源知釐州。一屬吏與源有隙。同列因譖之。源不聽。卒為育舉。人服其公。名宦

貝錦之成。每乘人之有。讒而入。故其詞易信。源之不聽。匪唯其明也。外舉不避讒。猶見三代遺直。史取戴張侍問為滿州長山主簿。有盧伯達與曹利用通姻。復憑世蔭。大為邑患。縣令憚莫與校。張一日承令之適伯達訟至。即數其屢犯杖之。未幾伯達任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眾皆為張危。或勸自免。張曰。盧公固賢者。安肯銜隙害公。正吏乎。了不嬰念。一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四一 湖山草堂

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君捷吏也。吾叔前得君懲。今變節為善士。遂發為章去。張固善其。盧之公正亦大不易及。案苟子。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漢制。不舉孝以不敬論。不察廉以不勝任免。唐初。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定為三等。時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今皆有薦人之權。其途甚廣。宋真宗令常參官至七品以上。清望官投託。表讓一人以自代。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豈而授之。歷代舉官法。雖開譽。賜獎實。猶望舉十而得五耳。此拱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文正公之次子。知襄城縣。民素不事蠶織。鮮植桑。公因民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思不忘。至今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言行錄

輕罪本有折贖之義。但古之贖刑。以金。公之贖刑。獨以力。力者民之所有。又民之所憚。因其憚。可使省愆。固其有。又可使踴躍以從事。而遂以貽無窮之利。其斯之謂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乎。元姜或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為牧地。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四二 湖山草堂

縱牛馬壞稼。或請中書遣官分畫疆畔。捕其強猾者。寘之法。乃課民種桑。歲餘。新桑徧野。人名為太。守桑示不忘也。著作林遂得佳伴。欣欣然。十年春茂矣。此拱

公知襄城時。值久旱不雨。度將來必闕食。逃盡籍境內客州。召其主而諭之曰。民將無食。爾等商賈。唯以五穀貯於佛寺中。候闕食時。吾為汝主糶。衆賈從命。違販不停。以至春首。所蓄無慮十數萬。諸縣饑獨境內之民不知也。今上。

事有當先其未然而豫為備者此類是也麥舟之濟公之所
以篤其友封椿之縣公之所以澤其民若此綢繆陰雨則并
不用賑而民免菜色防饑良法也歸安茅鹿門先生名坤字
順甫補丹徒令會久旱飢甚下車即請蠲請賑請留漕請減

循良前傳續編

卷四 宋史范純仁二

四
五

湖山草堂

役清鄰封勿開糧括庫金五千兩以市四方穀車騎徧歷封
內給以符而賦之粟其非赤地饑夫發不與全活萬八千戶
時舉諸郡縣救荒興政坤為第一焉余觀泉漳山多田少海
艘喻時不至輒餒諸泛臺灣等處者非帶米不得入港當道
留心民瘼足方范茅矣茅博極羣書夏月納雙足甕中冬擁
敗絮讀文詞直過司馬子長登第後不攀附執政故仕久滯
後金憲粵西以知兵聞又賓胡公冢海倭之靖多出其謀晚
歲名國一區日與客觴咏其中益曠代軼才也惜不大用

吕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眉山人。嘉祐初，知制誥。嘗與文忠公同制科，公第一，公第二。公與文忠公同制科，公第一，公第二。公與文忠公同制科，公第一，公第二。

開門謝客。則唯寄耳目於吏胥。雖免壅蔽。雖然僕僕衙署者。恐非真士。○史取載杜密。潁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杜門掃執。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知善不薦。見惡無言。隱情恤已。自司寒蟬。此罪人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

猶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四四

湖山草堂

遠從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閒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呈慚服待之彌厚。或問二子何如。答曰。孔子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如季陵常道也。造膝而言詭詞而出。推賢紕惡。佐政於理。有周甫之心可也。此條折衷極當。縉紳先生之在梓里者詳味之。北拱。

程顯三條

先生名顯字伯淳姓程氏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俗始不知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纔十餘年服儒服者蓋數百人先生視民如子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誨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伊川撰行狀

案明道作縣坐處書視民如傷四字云常對之抱愧劉安禮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四五

湖山草堂

問臨民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觀此懇欵撫摩洵是肝膈形骸聯為一體着痛着癢張橫渠為雲巖令政以敦本為俗為先每月吉共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如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來晦庵薄同安選秀民死子弟員日與講說聖賢脩己治人之道禁女婦出家為僧道先儒為政大致多同如此北拱

又

明道先生曰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今非義也若論為治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程氏遺書

如丘井已不可復則就今之田制內講求所以利民者亦可使貼協何必泥古變今若勘相公之紛紛乎大抵任職謂制於法度不得有所施展者皆所謂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程顯二

四六

湖山草堂

又

明道先生曰。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公上

此監司待州縣之道。又伊川云。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若簿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令。遇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則又是州縣事。監司樣子。可以類推。○案史張傳。字巖卿。七為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撻奸隱。州縣憚之。嘗言。吾所以事事致察者。正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程顥三

四七

湖山草堂

則不復犯法矣。雖未能推誠。然其言亦正。知楚州時。歲饑。發上供賑貸。活以萬計。上章待罪。詔獎之。并附以表良守。此拱

姜潛

姜潛字至之。兗州奉符人。知陳留縣。青苗令下。知民不願出榜。縣門已乃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悉撤榜付吏。不放一錢。司農開封。各遣其屬來驗對。皆如初。條例司劾以沮格。潛知不免。移疾竟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宋史

不受一官。以為民是有識。見有胆氣。僕子。案潛從孫復。寧春秋神宗召對。以典謨為陳。遂有陳留之擢。而樹立乃如是。真經術士也。時又有陳舜俞者。令山陰。不奉青苗。上疏自劾。敗卒。蘇軾為文哭之。先是有宇文之邵者。為曲水令。運使以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四八

湖山草堂

輕繼。使高其價。鬻於民之。即言縣地狹人貧。耕者亡幾。歲方饑。餒者數人。安可復困之。以謀利。竟不從。徽宗崇寧初。有唐怒者。子方之孫也。為華陽令。以不奉行茶法。與弟南陵令意咸。免歸。躬耕。意遂餓死。政和初。又有宋汝霖者。知萊州。縣時戶部令科買牛黃。以供京用。督責嚴急。百姓屠牛取黃。不足。則飲錢賂吏。胥初免。汝霖獨抗言。牛遇歲疫。故多病。有黃。今太平日久。和氣充塞。縣境牛皆充腩。無黃可取。遂獲免。諸君執意不撓如是。誠民阜物具見於此舉矣。可敬。北拱

黃輔之知上高歲旱視民田災甚者悉蠲之曰寧吾得罪去毋以病民抗章自劾名宦

仁而勇其仁可及也。其勇不可及也。案蠲貸之事始於西漢。一曰田賦。如文帝賜民半租。後又全除之是也。二曰逋責。如昭帝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是也。馬氏謂三代盛時貢助徹之法皆隨時地為權衡。如禹貢九州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作十有三載而後同於他州。又有下上錯。卞中三錯之類。蓋未嘗立定額以取民。雖有

卷四 宋史

四九

湖山尊坐

補助之制亦不責其償故不聞有所蠲貸秦漢而下賦額既定升合不容懸欠或因水旱則有所蠲而桀黠頑犢之徒有故通常賦以待蠲者則上下胥失之矣余謂上則何失井田廢而賦額不容不定賦額定而灾傷不容不蠲但蠲新穀而不蠲積欠則奸民之計雖不售而良民之病亦不瘳所以寬主大度往往盡舉而蕩滌之頓使民如釋重負除宿疴行其快活哉蘇子瞻與友書云楊民積欠為大患方欲出力迎食濟否云也君子盡心而已只盡心出力四字便活民

蘇軾字子瞻杭州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

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湖潮濁多淤河行闌闌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蓄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利以備脩湖

卷四 宋史

五十

湖山草堂

杭州名其堤曰蘇公堤云言行後集

東坡凡再盜杭家有高像飲食必祝文章政事俱稱絕人論者顧謂其近似金陵不知金陵以初眉山以達彼之迂濶護前恐不若公之精詳而有條理也。案續藏書余于俊知西安府西安關中會府也民事戎務使車往來極繁冗公從容酌酢上下孚悅府城中水蠟民飲輒病爲開新渠引山泉所偏城市人得戶汲至今便利號余公渠又鑿山開道瀉片石灌田千餘頃此經濟名臣與范純文忠代雖異而傳可合矣

米帝

米帝字元章。吳人。知無為軍。風韻蕭遠。操履高潔。凡郡中亭館。寺觀之額。皆其手書。飛蝗入境。不傷禾。人以為德政所致。名宦宗公妙翰墨。沈著飛翥。得王獻之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冠服好效唐人。所至人聚觀之。無為州治有巨石。見輒大喜。致禮呼之為兄。其奇癖如此。而以不能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未竟其才。殊可惜也。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五一

湖山草堂

劉安世 三條

劉安世字器之。大名入。為潞州守。時部使者以蔡京命。廉其短長。終歲無毫髮可指。名宦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至忠定公。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余宗公平生喜讀孟子。得其浩然剛大之氣。而又縝密細膩。如此真善學孟子者矣。乃權臣欲加害於公。則何患無辭。故遠惡州軍。無所不至。瀕死者數。此其可以嗚咽流涕者也。徽宗初。畿內多盜。以馬擇仁知大鹿縣。始至。令賊曰。民窮為盜。我以靜鎮之。若亡命推埋。故犯一切加誅。毋得貸。羣盜聞之。相戒不入境。中貴譚稹奴犯法。按治之。稹恚。騰謗。上遣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矯充吏也。疾驅至。慮曰。捷隱。剔抉。都吏出入。不能得其毫毛。乃歸傳舍。召擇仁入。降階迎。笑謂本米。宗君罪。願乃符一奇士。吾行薦君矣。夫索垢求瑕。雖難料。雌黃之口。然果白璧無瑕。終使彼輩亦為之心折。君子即欲不矜細行也得乎。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五二

湖山草堂

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若谷政。三人同起身。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來。且道世間甚事不困忙錯。了。呂氏雜錄。

諺云。急行無佳步。此語是緩字註脚。或問張無垢。當官臨。事何如。先生曰。速不如思。切戒躁急。急則先自戕。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乘其利。非特害人。於己甚。害又東萊呂氏云。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詳處之。

循吏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劉安世二

五三

湖山草堂

則思慮自出。心無不中。所謂凡事只怕待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若有得。而足。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二條俱至。言可相參證。然從。谷審處之謂緩。遲慢廢弛。豈所謂緩哉。需者事之賊。又是昔。賢所戒矣。要之以勤謹濟和緩。正是冷熱相調的湯頭。此拱。

又

器之嘗言當官處事。須權輕重。務合道理。毋使偏重可也。夫是。之謂中。元祐間。嘗謁見馮當世。當世言熙寧初。與陳陽叔。呂寶。臣同任樞密。陽叔聰明少比。遇事之來。迎刃而解。寶臣尤善秤。停事。每事必秤。停輕重。令得所而後已。經寶臣處者。情理無不。允當。秤停二字。最吾輩當今所宜致力。董家訓。

小心調劑。則妥適。否則偏着一邊。差毫釐而謬千里。勢漸使。然也。然非彈格物窮理之功。於平時何以能得秤停。此拱。

循吏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劉安世三

五四

湖山草堂

上官凝

上官凝字成叔。即武人。為劍陵尉。官滿有老叟十數人。送至境上。饒樂數器。祭之。皆白金。追而反之。姓氏籍墓。

一尉耳。即以清節自勵。若位愈高。則祿賜愈厚。而乃多以賊敗。皆非自棄而何。後漢豫章張翼。為廣陵守。舉兵奉孝廉。後奉以金。造黨家為禮。閉門不受。乃夜投園中。而逃。翼追不獲。至今至廣陵。還奉。明廣昌何文淵。守潞州。廉靜寡欲。一郡大治。為刑侍。饒金者。卻之。有御金館。此園與館並。屬不欺。聞室。畏獨知也。蓋置身百尺樓頭矣。又史取載豐慶陞河南方

補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五五

湖山草堂

但一踪今。其能。濯甚。乃以白金為燭。饒之。廳子以告公。公曰。試燃之。廳子曰。然而不燃也。公曰。不燃則還之耳。次日從客。謂縣令曰。汝燭不燃。盡出之以易。然者。自今無復爾矣。亦佳。北括。

李瑒

李瑒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知吉州。江西兵素剽悍。相挺為亂。瑒始視事。與捕誅首謀。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安之。宋。自古止。乳方畧。只要書。職。厥。渠。魁。脅。從。罔。治。二。語。盡。之。紛。紛。勦。撫。之。說。俱。無。當。也。勦。及。於。脅。從。則。濫。撫。先。於。渠。魁。則。縱。西。美。吉。州。之。治。九。協。於。中。矣。北。括。

補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五六

湖山草堂

辛次膺

辛次膺為浦城令。比至。寇已焚其邑。次膺拔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治兵設險。賊不敢犯。一邑更生。名宦。

雲雷為屯。君子以經綸。匪時難也。為治世臣。易為亂世臣。難蓋非有亨屯之才者。不能為百姓立命。次膺之治浦城。真鄉邑中開闢乾坤手。案晉書載劉琨字越石。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時并土飢荒。寇賊塞道。琨募得千餘人。轉關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無復人色。乃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廟。建市獄。恒以城門為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鞭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五七

湖山草堂

而耕。撫循勞來。流入稍復。雞犬之音相接。嘗為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聞者並凄然長嘆。夜奏胡笳。益歎歎流涕。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棄圖走矣。將略既優。經濟又辦。豈遂讓祖生先着鞭耶。北拱。

孫道夫

孫道夫字太冲。眉州丹棱人。知賓州。鄭剛中薦其治行第一。修知蜀州。盜不入境。遇事明了。人目為水晶燈籠。性剛直。喜面折。不容人之短。居官愛民。不可干以私。俸給多置書籍。人稱其博。

宋史

先瑩極故窮。屠都屋。無不備。照然。要。先。自。心。不。為。烟。埃。所。蔽。耳。淨。則。明。案。言。行。集。向。文。簡。公。在。西。京。有。僧。募。過。村。民。家。求。宿。主。人。不。許。因。寢。於。門。外。車。箱。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并。囊。衣。而。出。僧。見。之。懼。坐。累。遂。亡。去。忽。墜。臂。井。則。婦。人。已。為。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五八

湖山草堂

盜所殺。先在其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執詣縣。掠治自証。公以賊不獲。疑之。密使吏出訪。乃某村少年某甲所殺。并得其賊一府神。之又史載朱壽隆知九隴縣。吏告民家火。七人偕死。判曰。寧有盡室就焚。無一脫者。殆必有惑。適月杲獲盜。乃殺其人而縱火也。名臣傳載雍太知吳縣。民有妄亡者。父訟其夫殺女。兩月區尸湖中。石下公使人視其尸。訊父曰。夫殺汝女。汝安知匿于石下。且此豈兩月尸。必汝殺他人。脇財耳。一携而服。如諸公折獄。亦殊足當水晶燈籠之目。

陳摘

陳捕字季平。陽人。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以資糧不足。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捕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仍遣行在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為浙西路提刑。乞置河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侈靡之禁。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郡當兵燹。民物凋瘵。捕疏乞重行蠲減。金房兵叛。遣將平之。而後聞漢水決。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宋史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中

宋史

五九

湖山草堂

黨與可使自解。唐涇師之變。邀求止厚賞美食。時有季平。以數語而事定。帝免奉天之幸矣。甚矣任事不可以無人也。禮者。所以辨上下。定民志。奢僭不革。風俗何由而敦。此得諸國俗之治。鄭北拱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值歲饑。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已乃盡出公粟。官錢銀器。令士民各舉有幹實者。責領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連橋而進。米直自減。民賴以濟。信守謝源明乞米。採助。棄疾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之。帝聞嘉獎。進秩。弘簡錄

不嚴強糴之禁。閉者亦不敢開。不嚴開糴之禁。強者亦不肯止。荒政叢言中。條目甚夥。未有更精切於此者。案公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北方養生之具。不求於人。是以無

循良前傳約編

卷中

宋史

六十

湖山草堂

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木。作以病農。而無并之患。與貧富斯不侔矣。自以稼名。尚敦實也。為福建安撫。提利以土狹。民稠。歲餘常倚糴於廣。乃因連稔。積糴至五十萬。榜曰備安庫。招丁壯補軍。額訓練有方。四境清肅。卒以抗直被劾去。民皆巷哭。咸淳間。謝疊山過其墓。舍有大聲疾呼。若鳴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絕。疊山東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息。其精忠豪興之氣。沒而不散者如此。北拱

唐體仁

唐體仁知靜江嘗曰居官之法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

心則無偏名宦

即忠恕二字之義臨民尤屬寶箴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呂東萊云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以集事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一

湖山草堂

心不平其心雖好亦錯如抑強扶弱豈不是好事往往以

之盡心平心之旨更極明暢此拱

楊大異字同伯醴陵人調龍泉尉適歲飢和糴米價頓增即如

價發糴民甚德之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捕討弗獲檄

大異往治大異以一僕自隨負告身肩輿入峒傳呼尉至賊露

刃環立大異徐論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乃留告身

為質僧其渠魁數輩出降以簡錄

第一是膽氣第二是至誠張綱單車詣廣陵賊壘足相匹休

○先高祖中丞青武公登崇禎庚辰進士由兵部職方司主

事分巡袁州時天井窩寇屯住連年衆至萬州縣不能討公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二

湖山草堂

到官單騎造其營諭以君父名義之不可背并為開陳禍福

利害其首領皆然感悟遂率衆歸降調雲南督學百姓號哭

榮與尋撫虔州清勤一節屢事散鼓不易重門洞開務燭民

隱歸資止携兩袖幾乎不能自致事見同安縣志及新脩泉

州府志若得大著窠區不能無望於後之述史者此拱

黃當

黃當字子耕。隆興分寧人。由太學登第。知廬陽縣。五溪獠獷悍。為詩喻之。獠感悅。莫敢違教。知台州。先勸導。後禁令。訟牒清簡。即以火治。立濟糴倉。抵當庫。辦安濟坊。以居病囚。葬民之棲寄暴露者。謝良佐子孫播越流落。當求之民間。收而教之。宋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猶蓮掌也。何有於州縣。業文康謂其條目建置。憂民如家。信然。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

湖山草堂

孫子秀 二條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調興縣簿。有妖人自稱水仙。太保子秀按治之。沉諸太湖。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知金壇。嚴保伍。聖經界。結義役。一切與民休息。訟者皆令自詣。不煩逮繫。不寔者往往自返。豪黠有犯。痛繩不少貸。崇學校。明教化。行鄉飲酒。禮訪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宋史胥役拘禁。而造先肆需索。往往曲直未分。家產已蕩。民不畏官。而畏吏者。由是也。然皂之法。亦所當斟酌而參用者。唯正學不明。而後邪教之惑世誣民者。得乘間抵隙而入。故先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

湖山草堂

儒謂務脩吾道以勝之。則彼自衰熄也。余於崇尚文德之吏。已詳列各代中矣。他如漢張湛字子孝。為左馮翊。脩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宋葉延儒字平子。遷幽州刺史。脩起學校。禮教大行。考績天下最。蕭寶實字智光。為徐州刺史。起學館於清東。朔望引見士姓子弟。按以恩。願與論經義。吏人愛之。此齊崔游字延叔。為東郡太守。移大學於城南。開敞庭。親自說經。學者莫不勸勉。號為良守。諸子至矣。美矣。今孫公之力扶斯道。厥功宜淺哉。此拱

又

提點浙東刑獄。兼知婺州。覈勢家田。無賦稅者。勢家以為厲已。噉言首論改浙西。創循。總。一曰。一。置公移。總實於。匪事無大小。纖悉畢具。安吉有婦人。昭宗室子殺其夫。二僕救之。併殺以滅口。反誣他人。郡守捐賞捕之。不獲。子秀廉得之。遠近稱為神明。德慶元通判。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有附餘。名五。鹽提舉以為正數。子秀奏蠲之。以舒民困。知衢州。盜起江山。至山間。為擇習熟土俗之人。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令陳謙。守萬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表於朝。人心由是競勸。甫七日。擒

補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孫子秀二

六五

湖山草堂

四十八人以獻。終其任。賊不復動。弘治錄。以土豪禦土盜。既熟悉其地利之險。又人樂為用。臂指驅使如意。蠡爾小醜。自不足平。始信召募遠戍之兵。徒糜餉耳。北拱

冷應敷

冷應敷。字公定。分寧人。知萬載縣。大辟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通。行行者以勸。歲饑。下令收養棄孩。全活甚衆。業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知德慶府。前守縱豪吏漁獵。激變峒獠。偏城六十里。而營應。未及入境。馳檄諭之。獠感悟。然或於謀主不能自歸。應敷知其勢。辭。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餘縱遣歸農。極力摩撫。屬縣諸道阻。租賦不至。應敷為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未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界。安撫司公事。馬安軍都總管。領漕廩。五司叢劇。分時理

補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六

湖山草堂

務。不投下。每以陶士行下望之。為師。治官事如家事。惜官物。如已物。常曰。方今國計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設自高。以累當世。自開東拱受圖。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宋史

晉室以清談命覆。後人豈可復尚。當國家多事之日。尤宜崇實效。而黜虛聲。公可謂有立者。也。未嘗輕殺。皆於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為撓奪。蓋以義濟仁。以大才運其小心。真得下陶家法。北拱

馬光祖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知建康。寬養民力。與廢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通負。魚利稅課。悉罷。減予民。脩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擇節費用。建平糴倉庫。貯糴本。補其折閱。發糴比市價常減。以利小民。脩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田法行。移書似道。言其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知。臨安。荆治浩穰。風績凜然。會嚴飢。詢崇王所勸發糴。王辭以故。凡三往。卧客次。王不得已見之。屬語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為儲君。不固此時收萬人心。將何待。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七

湖山草堂

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實以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待粟活民甚多。宋史 咸淳五年。光祖為院。某事。某知政。某任等。

貴似道反。蒙王處凜凜然。義形於色。莊敏少從真西山學。得聞程朱諸論。舉而措諸事業。井井有序。如此。儒學關天下國。家顧不大哉。北拱

崔與之

崔與之。為廣西提刑。浮海至。即獎廉勸貪。與利除害。瓊人次第其書。為海土澄清錄。名宦前政皆後政之師。登諸紀載。庶便規倣。且以備采風收錄。用存信史。亦公道之所為昭。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宋史

六八

湖山草堂

劉仲

劉仲字濟時宛平人。擢點大理寺明法律。多寬恕。屢案寬獄。全活者衆。徙南京副留守。俄授崇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民用不擾。致有鳥鵲同巢之異。優詔褒之。累遷上京留守。徙鎮雄武。歷崇義軍節度使。致仕。通燕薊民饑。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勝算。遷史。

士大夫致政之後。出其緒餘。猶足以庇蔭桑梓。如官有志救荒。而力難兼營。因請以主糧主賑。或自出家穀。為粥以濟貧民。斯可見矣。施粥亦須有法。若濫而無節。則所及者隘。程子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遼吏

六九

湖山草堂

謂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來者與之。不復有辨。倉原既竭。餘無以救之矣。吾常陰其用心。而啖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日得一食。則不死矣。當先管寬廣。居處勿不得。今相枕藉。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閤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中而後出。之擇羸弱者。作精粥。早晚而給。勿使至飽。供氣稍完。然後一給。其力能自營一給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多也。此論可為用心慈事者之式。此拱。

馬人望

馬人望字儼叔。為松山令。歲運澤州官炭。獨役縣人。請均役他邑。中京留守蕭吐渾始怒。既而喜曰。為民如此。他令不能事閒得先。徙知涿州新城縣。境與宋接。驛道所出。治以不擾。吏民畏愛。近臣多薦之。遷警巡使。京城獄訟填委。悉與處決。人以無冤。會檢括戶口。未而旬而畢。留守蕭保先怪問。答曰。民產若盡括之。他日必長。厚歛之弊。大率十得六七足矣。謝以所慮。若遠吾不及也。遼史。

南朝熙豐之際。行平實法。至於民家尺椽寸土。雞豚細物。徧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遼吏

七十

湖山草堂

鈔無遺。遂不聊生。小人誤國。烏知留餘不盡者之為厚養元氣哉。此拱。

丁時仁

丁時仁字藏用大興府宛平人初調武清縣丞經兵革後學校
盡廢為召邑中俊秀教之欣然樂從俄調磁州軍事判官以廉
攝守事遷和川令會前令罷吳阿縱羣小而罷時仁至即申明
法禁遂皆屏息避走他縣有重祐者最強悍心亦畏服以刀斷
指誓不復犯凡租賦預與百姓為期辦先他邑金史
案宋冠平仲知巴東縣每期會賦役不出符移唯具鄉里姓
名揭縣門民莫敢後者又李誠之知洛川務以信服人不責
威罰至明而怨民有罪恐妨農時輒遣縣令襄隙自詣租稅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金史

七一

湖山草堂

皆先期而集或負官茶寬與之期許鄉置一匱日投所負一
錢以上此終歲通者盡足楊同伯提點廣東刑獄無清反二
司時責常平通負械繫追索奸黨百出至即與之約悉縱遣
之負者如期奉輸吏無所容其奸廣幅員數千里道不拾
遺報政為最今作令多以錢穀為難安得如丁冠諸公不報
督而賦集一蠲此憂也北拱

劉徽柔

劉徽柔字君美歷真定樂城二傳洪河令開遠軍節度掌書記
性明敏善聽斷有縣人楊達利姪財而殺之誣稱夜雨屋壞壓
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而笑即叱付獄其人立伏曰公神明也
不放死死遂寘於法秋滿縣人遮戀不得去為立生祠刻石頌
德金史

殺人者無倖免之理天道也司獄者盡研鞠之心人事也有
人事而後天道信非是者狡獪多售吞舟逐漏宋孫長卿
知和州有富民殺其弟反誣他人謀害鞫問服罪郡人皆神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金史

七二

湖山草堂

明之唐李傑尹河南有寡婦告子不孝使人逐之出與一
士語逮捕按問得其姦狀杖殺之鄉傳伸斷又宋張昇知潤
州有報井中死人一婦往視曰吾夫也昇令其親隣驗之井
深莫辨昇曰衆不能辨婦人何遂知其為夫即付所司鞫問
果其婦與姦人同謀一郡稱神金史又載張大節知太原府
近郭有男子被殺聞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獲姦夫
以為明數事可與前陸雲及司馬悅等事參觀精五聽之術
若發姦捷伏持情理二字以應之耳無他謬巧也北拱

袁裕字仲寬洛陽人遷開封府判官浦川縣達魯花赤貪暴虐
夏役民捕蝗禁不得飲水民不勝忿擊之斃有司坐以大逆真
極刑者七人連坐蓋衆裕曰彼自犯衆怒而死安可悉歸罪於
民止議誅首惡餘各杖釋之却使者錄囚至疑其寬裕自陳其
狀於刑曹竟從裕議元史

宋孫華老簿台肥即徵捕蝗建言民方艱食難督以威請以
米易蝗役必盡力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是其言施之諸縣
浦川不達此策又以酷毒驅民死固宜矣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元史

七三 湖山草堂

程思廉

程思廉字介甫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平陽諸郡歲轉粟北方民
勞費數倍思廉為請改輸河東近倉舊法決事曹吏得輕重其
權思廉自判牘尾某當某罪吏皆束手累任風憲言事剴切或
者以為奸名思廉曰若避奸名之嫌人不復敢為善矣續弘治
刑名之權大率旁落吏手所擬署者官不敢不聽蓋規之若
贅疣矣馬智夫知開封故事三月一聽訟度下列曹吏十輩
呼云某人送獄某人當杖某人去而尹無所可否公視事日
有實鑑者以捕盜官諸司使服金帶紐故習來前立叱而械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元史

七四 湖山草堂

諸獄一府大驚此輩見神出沒亦勝破於霹靂之下如此又
宋時中書習舊典每事必用例五房吏操例在手顧金錢唯
意所去取於欲與即簡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轉轉公刪
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
封題謹掌每用例必自閱於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
房吏不得高下其間夫律令格式吏胥世傳習熟白面書生
儼坐堂上一日無故茫然無所措置自非異常明敏之才而
又親耐勤勞者殆防之不勝防矣魏公所以過人此拱

楊景行

建昌縣志

楊景行字賢可吉安太和州人授會昌州判官州民素不知井飲汲河流每多病焉且不知陶瓦止以茅覆屋所在輒多火災景行教民穿井以飲陶瓦以代茅茨民始免此二患更創學舍禮師儒勸民出腴田以膳士弦誦之聲頓盛續錄循吏傳蘇綽謂為國之道當受人如慈母訓人如嚴師賢可之治近之北拱

南良前傳第

卷四元史

七五

湖山草堂

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為工部主事許州有劉帥者索奪民產吏不敢決省徵天璋往斷帥服田竟歸民尋遷刑部郎中通盜賊充斥時議起者并求屬民服青衣中以別民伍天璋曰藉衣塞路素焚也尚足法邪議乃止仁宗召入見時與聖太后在座帝指以此不貪賄卜天璋也皇慶初出為歸德知府勸農興學復河渠民始免河患以吏田制改饒州為總管既至聽民自定事無苛擾賦籍以清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再拜勢逐鳩鳴山有虎為暴移文山神立捕獲之以治行第一擢廣東

南良前傳第

卷四元史

七六

湖山草堂

道廉訪使嶺南地常燠至是始米人謂政化所感元史

宋控抑勢豪之侵奪者於明得三人焉官廉為戶部員外景州管庄內侍冒佔子粒衆甚冤苦上遣廉往勘廉偏集居民指陳故迹以所佔田盡歸之艾璞延撫江南無錫民與熟戚訟田竟斷與民熟戚賂劉瑾使者復勘承瑾風旨勒璞還下獄訊璞不屈曰寔民田也孫璽為興化令有奇政戒晚中貴侵民田璽往勘竟歸侵疆以廉直著聲又明世稱富不受錢是錢斯貪不受錢是魚侃不受錢則剛正此卜君得力處也

觀音奴

觀音奴。知縣德府。康明剛斷。發獲如神。民有銜冤不直者。雖數十年前事。皆千里奔走來訴。立刻決。寧陵氏楊某。夙親王某。田不能得。值歲飢。王携妻就食淮南。得疾死。其妻還。則田已為楊據。訴之官。楊偽作文券曰。王在時已售。乃令王妻挽楊同就崔府君神祠質。楊懼。先期以羊酒浼巫祝神。及詣祠相質。果無驗。觀音奴疑之。召巫詰問。巫謂楊以羊酒浼我鳴神曰。我實據王田。幸神勿泄。因訊得實。坐楊罪。責神而徹其祠。亳州有蝗食民禾。觀音奴以事至。立取蝗。以水碎之而飲。是歲蝗不為災。續錄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元史

七七

湖山草堂

續史傳

筆談載陳述古知浦城縣。有人失物捕得。莫知的為盜者。公給之曰。某廟有鐘至靈。為盜者摸之則有聲。否則無。乃使人迎置後閣。請祠甚肅。陰以墨塗之。蔽以帷。令因各引手入帷摸。訖驗之。皆有墨。唯一因無墨。訊之遂承。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此與觀音奴事。非必藉神道設教。乃以術智馭小人之法。深得次獄三昧。北拱

韓鏞

韓鏞。字伯高。濟南人。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甕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鏞至。即徹其祠宇。沉土偶人於江。凡境內淫祠不合祀典者。悉毀去。人初大駭。已而嘆服。元史程明道欲取南山僧舍。現先石佛。首狄梁公。去楚淫祀。止存赤伯等四祠。皆所以羽翼聖教也。義舉無於伯高手段甚辣。北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元史

七八

湖山草堂

盧琦王大中附

盧琦字希韓。惠州人。永春縣尹。始至。敗饑饉。止橫飲。均賦役。已而。息民。安復。新學宮。延師。儒以課子弟。文風翕然。對邑仙造。盜發。琦適在邑境。適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大夫百姓者。何幸之甚乎。吾邑長以暴毒驅我。故至此。琦因立馬。開喻。衆皆投刃。樂請自新。自是。成行。境外。泉郡饑。民多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及大家為糜食之。存活不可勝計。後至元二年。江州大饑。總管王大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糶。以為息約。豐年還之。民始得生。其循聲與琦埒。續錄循吏傳。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元史

七九

湖山草堂

蘇子容嘗請以獲盜多寡立縣令殿最法。以為尉專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而令則能之。且物務歲課。窮州縣有罰。良民罹剝奪之害。親民官獨不任責可乎。魏孝文延興三年。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棄理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一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為刺史。夫令於一縣事。無所不當知。而盜賊尤其大者。以尉捕盜。而責成守令。特優其賞。重其罰。則任事者愈勇於有為。盜可靜矣。北拱。

周新

周新。舉鄉薦。為御史。彈劾敢言。貴戚畏之。京師稱為冷面寒鐵。上亦知其名。擢雲南按察使。改浙江。有冤民淹繫。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吾無恙矣。及至。洗其冤。放之。自後。異政日著。時錦衣衛指揮紀綱有寵。使千戶往浙緝事。作威受賂。新推治之。千戶脫走。訴於綱。綱奏新專擅。上命逮新。至陞前。新抗聲曰。臣奉詔擒奸惡耳。奈何罪臣。臣死且不憾。上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為直臣。死當為直鬼。上尋悟其冤。頗問近臣曰。新何處人。對曰。廣東。嘆曰。廣東有此好人。枉殺之矣。悼惜者久之。明紀編年。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明史

八十

湖山草堂

包孝肅天性峭嚴。罕有笑容。人以其笑比黃河清。蓋冰心而無鐵面。心則春夏。面則秋冬也。文皇任嬖寵。而殺直臣。既悟其冤。又不罪紀綱。以謝天下。政刑倒置。殊愧盛德。北拱。

王士康

王士康。知潯縣。蝗。蚋。生。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蜡。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曰。誠。意。所。格。明。紀。編。年。

充。州。六。駁。食。獸。潯。縣。萬。鳥。食。蝗。天。然。的。對。何。得。云。古。今。人。不。相。及。案。八。蜡。之。祭。舉。報。本。之。禮。以。祀。先。齋。司。齋。等。神。則。東。界。災。火。乃。蜡。神。職。也。元。劉。東。直。為。衙。驛。路。總。管。多。異。政。秋。蝗。生。為。文。禱。於。八。蜡。祠。蟲。皆。自。死。先。是。河。南。武。陟。縣。禾。將。熟。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有。黑。鷹。群。飛。啄。食。之。蝗。患。遂。息。使。遇。仁。宗。嘉。獎。不。在。士。康。後。矣。此。地。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湖山草堂

八一

田誠

靈。壁。縣。丞。田。誠。居。官。廉。能。撫。字。九。年。考。滿。父。老。請。闕。留。之。詔。以。誠。為。州。判。官。仍。佐。靈。壁。縣。事。紀。事。本。末。韓。退。之。謂。諺。數。慢。必。曰。丞。至。以。相。營。營。此。自。唐。以。來。然。矣。然。官。無。大。小。稱。職。為。難。果。能。盡。心。於。其。所。當。為。而。姑。置。其。力。勢。之。所。不。得。為。者。則。何。地。不。可。樹。立。如。田。君。者。斯。自。拔。異。於。眾。景。佐。貳。中。者。也。又。後。周。樂。運。字。承。業。除。萬。年。縣。丞。抑。挫。豪。右。號。稱。強。直。此。君。却。能。於。矮。屋。中。放。大。手。段。何。云。擡。頭。不。得。哉。此。拱。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湖山草堂

八二

況鍾

況鍾。蘇州知府。初視事。陽為木訥。晉有樊蠹。輒默識之。通判趙悅肆謾侮。鍾亦不校。及期月。一旦宣敕。召府中胥悉前。大聲言。某某竊賄若干。群胥駭服。不敢辯。立殺六人。肆諸市。復出屬官貪暴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由是吏民震懷。革心。蘇人稱之曰。況青天。考滿當代。軍民請闕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秩正三品。仍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趙清猷。七邑重逢張蓋州。明紀編年。

以沉瀾之資。運其精明。法立弊除。真如撥雲霧而覩青天。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明史

八三

湖山草堂

案漢宣帝嘗謂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故有治理效者。輒以璽書勸勉。增秩賜金。爵關內侯。蓋汲汲求治之盛心。於此可見一斑矣。明史稱思州通判檀凱。九載考滿。其民詣闕乞留。仁宗令予正五品俸。以優之。洪熙元年冬十月。事也。鍾以英宗宣德五年庚戌。秋八月守蘇。至正統四年己未。春三月復任。計十年二君此舉。庶幾得增秩而不徙。官道此法。

三站

三站。以食都御史。巡撫江淮諸郡。時淮徐大飢。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南。流民踵至。站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餉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賢四十人。空廩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範則給以棺。為業塚葬之。窮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共用米一百六十餘萬石。全活數百萬人人。述其行事。為救荒錄。世傳焉。先是上聞淮徐大飢。驚曰。奈何。後得站奏。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民矣。綱鑑易知錄。案此景泰二年事。站之盡心救災。儘堪繼軌趙聞道。若蘇

循良前傳約編

卷四 明史

八四

湖山草堂

文忠公在杭州。值歲饑。疫力請減價。糶常平倉。奏給度僧。易米助賑。日遣吏督糶。四出治病。全活者以萬計。此亦大守造於百姓也。又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人相食。盜賊莫可制。戶部議發銀賑貸。南兵侍席書。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民命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乃以事命書。每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過盜賊漸鮮。復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間月兼給米。實惠云。余此書粗備。古人荒政事宜。覽者當前後合攷焉。

周

月。江撫南直隸。奏定濟農倉之法。令諸縣各設倉。擇縣官之
公。有與民之賢者。司其積。每歲種時之際。量給之。秋成還
官。明年江南大旱。諸郡發濟農米以賑。民不知饑。紀事本末
案此宣德八年冬十一月事。先是七年。巡按湖廣御史朱鑑
上言。洪武間。郡縣皆置東西南北四倉。以貯官穀。令富民守
之。遇水旱饑饉。以貸貧民。今廢倉廢弛。贖穀罰金。有司皆
為已有。深負朝廷仁民之意。上從其言。詔脩各州縣廣濟倉。
道者從按察使監察御史劾奏。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當時

續前傳

卷四

八五

湖山草堂

君臣悉心講究。嘉惠農民。雖不能盡得忠寔吏民而仕之。而
有備無患。民免流移。亦常平義倉之變而合古者也。忱在而
幾於賦役事。尤殫力改正。準官民而於一則。而平糶之法。
酌銀力差於兩便。而均緩之法定。通以宜民。先推經國計。此
北拱

王

王哲。按江南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時天旱。種不
入土。哲乃親錄繫囚。出其不當原者數百人。期日雨。是歲有秋。
民有女奴自逃。其婢指為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哲復訊。見其有
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衆校盜。因誣
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於法。哲察其誣。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為
疑。久之。其盜得始。皆愧服。民為之誦。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
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刑鑑易知錄
案。孝宗朝。官方脩舉。政治清平。兵革休息。戶口繁多。為有明

續前傳

卷四

八六

湖山草堂

極盛之世。中葉以後。月既望矣。蓋一哲且難。況十乎。女奴。宗
史載。曾有開知金州。天方大旱。適蠶獄數十人當死。有開謂
畜蠶者未必謀於衆。訊之。果誣白。而遂雨。又召臣傳。韓雍以
御史奉命錄囚。陽山教諭邱純。責膳夫邱磨兒逃去。其父訴
純。誓殺吾子。會黃河。撈一浮體。支解者。父因大哭。兒純不勝
榜掠。自誣服。坐極刑。雍疑之。踪跡得磨兒。純始白。巡撫江右
熊軒貪。疏滯獄。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才蓋不世出云。

程端 卷四

程端字文純建昌南城人知上元縣民居近孝陵者以誤殺
山獸入死獄莫為直端白司寇得末減入覲乘一馬以一馬負
冊一隸馭馬而已時霍尚書韜為南宗伯風稜矯矯莫與匹民
為之語曰禮部霍韜天有日上元程端月無雲蓋以並也守鎮
遠所至樹風教白建節婦孝子忠烈祠折獄不務苛訊要以理
屈其心或書聯語韻語於牘訟者自愧相視泣解李氏續藏書
殺麋鹿者罪同殺人信有是乎祝齡守南昌宸濠有鵠帶牌
為天所傷欲捕民抵罪公批云鵠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所

律廉前傳鈞翰

卷四

八七

湖山草堂

傷何與人事語趣而莊足令豪藩氣奪矣宋軍臨治清平軍
有二盜共殺人不肯承敢不加刑但縱使同食甲食既乙食
不下咽訊之果殺人者夫理明則足以服其心安用苛訊其
有未明者但當窮思極慮以盡其理忘寒暑寢食而為之自
然有得昔人謂國之若不勝案牘之勞又謂簞楚之下何
求不得此語固法官所當留意也此拱

王慎中

王選巖先生名慎中字道思晉江人也判常州勤職聲譽與民
更始委署江陰邑多豪強難制不知有三尺先生摘其尤者寘
之法邑為肅然臺使者郭宗臬夙重先生名不敢屬視之陞山
東提學食事時下僚參謁由膝過恭先生痛為禁飭士以士禮
見教官以教官禮見不得仍踵舊習所技士如李攀龍等並以
文名世東人愛之尋遷河南參政魏野文集

循良前傳鈞翰

卷四

八八

湖山草堂

者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禮盡而已豈有加也嗚呼亦知
不加之正所以為盡禮乎案選巖幼穎悟執贄虛齋高弟
易愧虛之門一見避席曰不當在吾弟子列文章遽然辭去
出入唐宋大家見陵唐荆川盡棄所學而學焉時稱王唐其
以盛平掛冠也由夏相怪其為屬日不曲意承奉隔吏部出
不及從中票器然則公於處已處人蓋兩盡其禮歟世固
有居下不自安分以塞傲無禮遇其上而又反好人之奉承
已者視公果何如也此拱

宋臣

宋臣。字子相。以衆議守閩。時有盜吞之患。海上腥風四起。會城勢更賤。淵福清。烽火幾及門。六門皆閉不啓。城外人環而呼者。淡如鶻。子相曰。是所謂絨藤局鎖也。盜至。担而走耳。彼城下之老省且填。整而維子舞。樂上矣。遂自以其西門不閉。縱之入。且令其入者。非肩薪。數不得入。於是城外之父老子弟。皆蟬集而走。而門城外之積。亦復如山。因是以城守。凡五旬。斗米不增一錢。安然保聚。李岩海撰初記。

續良翁傳錄

卷四

明史

八九

湖山草堂

無朝夕備。則羅其搖曳。析骸炊骨之患至矣。是坐而自困耳。此更務所以全之。籌畫絕不猶人。北扶。

張鉞

張鉞。為清苑令。有廉名。監司重而旌異之。因戒之曰。爾信廉。能保其終乎。夫汲水於盎。其始非不澄且澈也。久之鮮有不濁者。爾信廉矣。盡保其終乎。公抗聲曰。水可腐。鉞不可腐也。監司為之慙。性剛愎。與物多忤。請託者勿聽。且加罪焉。人以其怨公。七年入考績。或奪公之與。訐於銓部。發與待。芻豢石餘。他物無有。銓部曰。嗟。張令賢。若是耶。此同吾所願見。彼訐者。奚為者耶。錄是罪。訐者而愈益賢。公入補郎署。出守常德。歷官三十年。家無餘貲。周萊牛撰。梁東高士傳。

續良翁傳錄

卷四

明史

九十

湖山草堂

士貴能自立。遑恤多口。彼小人落得做小人耳。無奈此不可腐者何也。北扶。

張岳

張岳字維喬，泉州惠安人。知廉州。下車輒求民瘼，凡苛條積弊，汰而去之。公暇則巡郊野，疏川導澤，鍾水豐物，田疇之利開於公者十常八九。後小民祀公於田所，如郊人之祀稷也。拜食却御史。撫江西，一意節紓財力，置甲驛傳，經常之擾民，到於今謂之於富國講學士大夫一以禮處，不為苛徇。嚴相富國賜第名其閭為延恩閣。所司請估費，公曰：「江右民困矣。」批牘予千金，請益復五千金。又請益卻之。嚴既銜公，湯致書謝曰：「延恩之制誠儉，然出足下則為伯夷之所棄，後王沮其內召，多方辭說之。」公

傳良前傳錄

卷四

九一

湖山草堂

謂所知曰：自古刀鋸鼎鑊，皆儒者當之。陵後寒骨止，少馬羊裘尸耳。它吾自分已定，毋容念也。小山類集附錄。卸二泉先生以古文古行知名，尤急民事。嘗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余謂淨峰則其人矣。文章氣節，理學事功，件件超待古上。此拱。

王世貞

王世貞字元美，太倉人。知大名府。大名之俗，婚者嫁者喪者，其姻族聚而食者匝月不止。中人之產悉去其半。先生至，定婚喪禮，民至今守之用。薦遷浙江參政，值久雨，富人故開糶民，皆訖首倡捐賑。又募民入粟，給冠服，得粟三十萬石，人賴以活。文集習俗於古凶之禮，相尚浮侈，遂至有不能舉婚喪者，使慈父之心，孝子之情，無以自達，所傷實甚。元子文傳知婺源，俗男女婚聘後，富則渝約，有育女至老死不嫁者，親喪貧則不舉，有停柩累世不葬者。文傳下車，召耆老，以禮訓告。閏三月

傳良前傳錄

卷四

九二

湖山草堂

而婚喪俱畢，斯為飲食教誨之無盡者矣。此拱。

南京司獄孫一謙。麻城人。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為獄卒盜去。

又散時強弱不均。多有不得食者。又因初入獄。不得錢。則驅之
淫穢地。一諫一切嚴禁。手一秤。秤米計飯。按籍以次分給。甚均。
囚衣服。咸為潑濯補葺。終其官。囚無凍餓凌虐死者。兵部侍郎
王用汲聞之。嘆異。欲為之地。而一諫已滿考。轉靈山吏目去矣。
一諫不之官。徑歸。未幾卒。網鑑易知錄一

畫地為牢。議不入。都將相者。猶知獄吏之尊。則獄之拘苦。罪人甚矣。至有械繫數十年。寢處穢溼者。亦甚可憫。唐制。詣獄

律良前傳納

三
一
一
湖山草堂

長官五日一慮囚。夏置柴飲。月一沐之。病給醫藥。重者釋械。其冢一人入侍。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入侍。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四出。閱獄囚。祖杖程餉。治不如法者。宋開寶二年。命諸州獄吏恤繫囚。五月一檢視。灑掃獄戶。洗滌桎械。給貧者食。病者藥。小罪即時決遣。歲以為常。此仁恩及於罪人。見天地生成之心。無物不覆處。然獄吏多視為具文。唯以肅之有無多寡。而異其視。如一謙者。不亦難得乎。以斯人而僅位之於獄。是可嘆也。北拱。

商評

高祥仁壽知縣民事神處已持物唯以不欺居官清約如寒士姓氏詳纂

程子謂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入道梯航。兩字盡之。然則
 祥固聖賢之徒也。案明代又有解延年者。棲霞人。知順慶
 府。廉靜寡欲。事神治民。一出於誠。七加意學校。民懷思之。尤
 虔。姑蘇人。為大叅。乞歸。日以機耕為活。人無知者。孔復字
 士亨。山東人。宅心純厚。廉公有威。案牘清吏。獎珍田野。民用
 鏡主。今頌之。凡皆祥之匹儔也。外此亦寡所稱述云。北拱

循良前傳

湖山草堂

國朝有我達士極傑作人澤容彬彬布列燕位
文淵挺數仁達西漢創建遠度皆足以師萬世
上論必以不憂劫萬幾其章劉子必親看楚覽
小者兼恤符免免之心措而不用偃武同禹湯之志
不親澤其輕輕動百幾積賢親觀樂利物重統緒於劉之實史
動和晉休嘉于千百風版圖之章從古立無干劉之實史
未有達行不操寸鐵重句何見云云海晏河清露華雖出不
平之途遠過三代之小漢晉以下不主言者也是由
慮用於新章思德而退取故百史奉行推謹或以清嚴供
或以惠恩字民教女治理已臻化神待來崇祀
盛華泅離給尚書筆札難罄衍良之書矣臣敬謹附陳

聖

天下之民俗在乎吏治者之轉移吏治良則一方之民安居無擾以生以也而民俗淳夫民性雖紛感之則動古昔循良有法制以導之教化以柔之而頑者格悍者馴然向化當其時父母奉之去之日遮道攀轅涕泣而留之去後思之飲食尸而祝之垂之史冊赫赫在人耳目間令聞者想見一時感格愛戴之情焉何其盛歟方今

慈愛元元加意吏治凡考績奏最節加超擢蓋欲司民牧者脩蓋而勤官箴共勉為忠信之民慈惠之師一道同風以昇平之治其為民德至深且遠也余兄北拱先生

省長

夜典籍史才夙優無羣書所業之吏政績著焉

先年百氏筆削斷自一家觀者放卷了然知某代有某人法

若何教化若何而民之相率不欺歌詠不忘者又若何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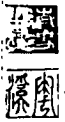
前哲流風後人矜式三代直道常存今之民猶古之民也使

庸民社之責者以此審置之座隅朝夕討論或循其法或師

其意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潤澤其間次第而舉行之則

上有所率奉公愛民之吏而在下者有感格愛戴之忱安在

古今人之不測及也然則觀乎此者忘信慈惠之心可油然而興矣士子季秋第先驛槐日啟



循良前傳約編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先嶽撰先嶽字北拱晉江人是書一名歷代

名吏錄採諸史循吏傳各以時代先後編次亦有

旁取於他書者然為數無幾也其所論斷亦罕新

裁

學宮輯畧六卷

〔清〕余丙撰 李元春增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五年朝邑劉

際清等刻青照堂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學宮輯畧

六卷》提要

此只作年譜
畧不盡詳
以不可勝
人亦多知也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撰

男文翰校錄

余學宮輯畧

李元春增輯

男來南纂訂

至聖先師孔子事紀

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也周封殷湯之後微子

啟於宋六傳至弗父何以國讓弟鮒祀立為厲公何

世為宋卿四傳至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以

孔為氏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大夫孔父嘉嘉子木金

父奔魯孔氏始為魯人金父生祈父祈父生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妻施氏生九女而無子妾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一

生孟皮病足乃求昏於顏氏顏氏以三女徵在妻之

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歲十月庚子今八月二
十七日生

孔子於昌平鄉陬邑實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生三

歲而孤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十九歲娶宋司

官氏二十歲仕魯為委吏料量平明年為司職吏畜

蕃息又明年始教於闕里顏路之徒受學焉二十四

歲母顏氏卒昭公十七年鄉子來朝問官焉明年習

射於矧相之圃適衛學琴於師襄適周訪樂於萇卯

問禮於老聃既反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年

三十五昭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景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沮之反魯定公元年壬辰年四十三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從之者彌衆九年庚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叛召欲往卒不果定公用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一年四方則之遂爲司空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是季氏墓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溝而合諸墓又爲大司寇設法不用無奸民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卒事齊人不能加魯侯乃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先墮郈季氏將墮費費人侵魯孔子使伐之遂墮費時年五十四攝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郊又不致膳於大夫不脫冕而行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孔子適衛主顏濁鄒家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匡人以爲陽虎而拘之旣解還衛主適伯玉家見南子去衛過曹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適鄭遂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又自蒲反衛靈公不能用佛肸以中牟叛召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

河而反又主適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哀公三年桓子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乃召冉求明年如蔡及葉楚昭王使人聘之往拜其禮陳蔡圍之野昭王以師迎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封孔子子西止之又反衛後二年康子召之歸魯時哀公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亦不求用又敘書傳禮記刪詩正樂敘易彖繫辭說卦文言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十四年庚申西狩獲麟作春秋十六年壬戌四月巳丑今月十日孔子卒年七十三實周敬王之四十一年也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冢凡六年弟子各記所聞以爲論語家語及諸經書若干卷孔子生知安行而好學不厭勤客周旋無不中禮仕止久速一隨乎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贊其爲至聖蓋生民以來一人而已自漢高過魯以太牢祀孔子歷代京都中立國學致祀天下司府州縣衛皆立文廟致祀自魯哀公稱孔子爲尼父歷代稱公稱王稱帝至明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朱贈

元官氏鄆國夫人自周戰國魏封後嗣爲君歷代封侯封公宋定名衍聖明弘治六年授後裔之在衢州者世襲五經博士 國朝特設聖廟執事官三十員暨曲阜縣令四氏學錄俱以孔氏子孫爲之其所以尊崇之者亦至極而無以復加云

四配列傳

按漢高帝十二年以顏子配享孔子宋元豐七年以孟子配享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配享乃定廟堂兩楹東顏子次子思子西曾子次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四

子稱四配

復聖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鄆國之後也武王克商封陸終之裔曹挾於邾其後夷甫字伯顏有功於周封小邾爲魯附庸子孫因以父字爲氏世仕魯爲卿士自夷甫傳至無繇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十一月十二日生顏子顏子沉潛純粹具聖人之體有王佐之才年二十九髮盡白齒落年三十深契聖道之妙孔子曰家貧若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

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五十畝足以爲繅麻鼓瑟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恭敬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孟懿子問孔子曰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而門人日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入吾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贊易至復之初九不遠復無祇悔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弟子有愠心顏子入曰夫我之不修是吾之醜道修而不我容有國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也子笑而與之定公問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顏子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悅已而果佚公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虞舜使民不窮其民故無佚民造父使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五

馬不窮其馬故無佚焉今東野畢之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盡乎對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窮其下而不危者也公悅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善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子貢曰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二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程子曰顏子和風慶雲也又曰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六

已卒於周敬王三十九年年三十有二葬魯城東防山之陽妻戴氏元封充國夫人諡貞素子歆魯大夫漢高帝十二年以顏子配享孔子唐貞觀二年詔稱先師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開元二十七年追贈充公宋大中祥符二年贈充國公元至順元年加贈充國復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復聖顏子景泰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按唐追贈十哲中顏子爲公閔子以下爲侯七十

三子爲伯

名數俱按史記外補入家語中陳亢琴中又增文翁閔中遠漢林放又增申振

琴張共八俱係開元二十七年宋加贈十哲爲公名弟子爲侯俱係大中祥符二年後不重書

宗聖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鄒國之後也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鄒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鄒世子巫奔魯去邑而爲曾氏巫生夭夭生阜阜生點妻何氏以周敬王丙申冬生曾子年十六孔子在楚父命之楚受學一日心動歸問母母曰思女嚙指孔子聞之日參之至誠精感萬里薪於野客至母以手搯臂卽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七

馳至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搯臂以呼女耳適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嘗耘瓜誤斬其根父怒援杖擊之仆地有頃而蘇蹙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鼓瑟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人曰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蒸蒸之孝今參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謝過父卒每讀喪禮輒泣下沾襟曰往而不

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知者年也初吾爲吏祿不及
釜何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
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面涕泣者非爲賤也悲
不逮親也既喪妻不言娶子元請焉曰高宗以後娶
殺孝已吉甫以後娶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下不及
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家貧敝衣躬
耕魯君聞而致邑焉辭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
人者常驕人君縱不我驕吾能勿畏乎居衛縵袍不
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八

見納履而踵決曳蹠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皆不應嘗曰國
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又曰與人以實雖
疎必戚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
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又曰
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歡
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而謂之知禮又曰官怠於宦
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哀於妻子詩云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疾革猶令曾元易簪曰吾得正而斃

傳十章的是
子思作買達
說

焉斯已矣子貢曰滿而不盈實而如虛過之如不及
傳無不學其貌恭其德純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
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會參之行也朱子曰曾子爲人
敦厚質實其學以躬行爲主然其所自守而終身者
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
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
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
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著書十八篇見大戴
禮八篇亡又述孔子所傳大學之道爲經一章門人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九

又述曾子之意爲傳十章孔子因其志存孝道嘗因
之以作孝經子元申華孫西皆賢卒於周考王五年
乙巳葬嘉祥縣南武山之西唐總章元年贈太子少
保從祀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開元八年陞十哲
二十七年追贈鄆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鄆侯政
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加贈鄆國公升配享
元至順元年加贈鄆國宗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宗
聖曾子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生周敬王戊午時父鯉卒因字子思云
幼時對孔子曰伋聞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
弗肖伋每思之大恐而不懈也孔子欣然樂之年十
六適宋宋大夫樂朔疑尙書商周之言不如虞夏子
思以事變有極答之朔曰作書欲以喻民而乃故作
難知之辭不亦繁乎曰昔魯季康亦似君之言者
伋答之曰道爲知己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
何似之甚也朔不悅歸魯母死柳若曰子聖人之後
四方於子乎觀禮盡慎諸對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
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
何慎哉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
先王制禮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故君子執親
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曰三日而
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三月而
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後適衛
曾子謂之曰昔吾夫子從諸侯未嘗失禮而其道猶
不行今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當
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欲

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分爭競
招英雄以自輔翼此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
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時移世
易各有宜也衛有賢者李音世爲農夫子思言於衛
君衛君鄙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
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魯衛之祖不嘗以農
夫開國乎又言苟變之才可將五百乘衛君以苟變
爲吏賦於民嘗食人二雞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官
人猶大匠之用木取其長棄其所短今君以二耶
棄干城之將其可使聞於鄰國耶衛君再拜受教時
衛君論事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不察事之是非而
說人譖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榮諂
莫甚焉君聞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
已國無類矣在衛貧甚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
遣之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反魯穆公問曰吾國可興
乎對曰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開公家之惠杜
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理鄰國其興也勃然矣穆公
欲以爲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

中庸有以爲
渙儒作者安
也乎有辨

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恥也遂不受請行穆公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對曰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旣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主竊以爲言之過也子白字子上雜所習以諸子思曰先人有訓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礪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謂子上口吾嘗深有思而未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深有望而未之見也登高則賄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孟子問牧民何先子思曰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主

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又問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曰稱其旨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致者乎年百餘歲卒學統作年八十史記作年六十二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漢唐列於禮記至程朱始表而出之與論孟並列爲四書宋崇寧元年贈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端平二年陞十哲成淳三年加贈沂國公陸配享元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卯治十六年授

衍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

亞聖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庶子慶父叔牙季友是爲三桓慶父之後初號仲孫又更號孟孫示不敢伯仲莊公也其後子孫因以孟爲氏世居於鄒故爲鄒人傳至激公宜娶仇氏以周安王丙申四月初二日生孟子三歲喪父母有賢德始舍近墓孟子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三

賈衛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一日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女旣而悔曰吾聞古人有胎教今始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猪肉以食之及長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一云受業於子思當初見子思子思悅其志禮敬甚崇旣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孟孺子不介而見大人悅而見之何也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鄒遇程子名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

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
希也事之猶可况加禮乎問學子思曰君子高其行
則人莫能階也違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
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志遠乎一日歸母
方織問曰學何所至對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子
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懈道既
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
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程子曰孟子言已志
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道之言也又謂孟子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古

功於道爲萬世之師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云卒於
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九十七薨鄒縣四
基山之陽妻由氏子畢受學於公孫丑著書論詩毛
萇詩傳常引其說宋元豐六年贈鄒國公立廟縣南
郭七年詔配享位次顏子元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
聖公明洪武五年罷配享踰年復之嘉靖九年改稱
亞聖孟子畢慕三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十二哲列傳

名次俱照乾隆三年刊布文廟
及崇聖祠賢儒按次排定冊

按唐開元八年以四科弟子顏子等稱十哲二十

七年顏子陞配享乃陞曾子于十哲居子夏之次
宋端平二年陞子思子咸淳三年曾子子思子陞
配享乃陞子張 國朝康熙五十三年陞朱子乾
隆三年陞有子稱十二哲

閔子損

閔損字子騫魯人其先魯公族也閔公啟薨兄僖公
申立立其子魯奉祀從父諡姓閔氏魯生澤澤生伯
衍衍生子建建生馬父爲魯大夫初娶齊姜氏以
周景王甲子春正月生閔子年七歲喪母父繼娶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五

歲花事見韓
詩外傳然制
義不可用

氏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以綿
父命御車身寒失轡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
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
而止母爲感悟卒待三子如一年二十父命從學孔
子始見孔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其故閔
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
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裴旂相隨
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
夫子之文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

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裴旒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自是崇仁勵義奉先思孝接下思恭父母昆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詞孔子去魯閔子從遊聞父致仕返魯養親父卒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哀未盡而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繼母卒嘆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蓋事親之難也見三家勝魯如小侯作傷魯操季氏使爲費宰避去汶上生子法後適周欲行孔子之道會周敬王崩反而歸從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六

孔子修明六經設教魯衛曹滕齊宋諸國與弟子訂正論語諸書年八十九歲齊貴卿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貴卿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冬十月卒於齊時周定王二十一年壬辰薨濟南府歷城東五里唐開元八年從祀二十七年贈費侯宋大中祥符二年加贈瑯琊公咸淳三年改費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

經博士

按明嘉靖九年省封爵改稱先賢某氏先儒某氏至今遵爲定制後不重書

冉子耕

冉耕字伯牛生於魯之鄆尸子曰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游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伯牛侍曰吾以六子自勵也孔子爲司寇以耕爲中都宰墓在東平州唐贈鄆侯從祀宋贈東平公改贈鄆公 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七

冉子雍

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爲人寬洪簡重嘗問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紂之世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墓在曹縣一云

在冠縣唐贈薛侯從祀宋贈下邳公改贈薛公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宰子子

宰子字子我魯人嘗問鬼神及五帝之德黃帝之年孔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爲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也使於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之以遺孔子對曰竊見夫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太

雖徒步以朝夫子固猶爲之何必遽辱君之重貶乎他日歸以告孔子子貢曰予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孔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近華不若子之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仕齊爲臨淄大夫墓在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贈齊侯從祀宋贈淄公改贈齊公

端木子賜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生周敬王庚辰天姿穎悟亞於

顏回爲信陽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治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爲蔽賢揚

人之惡斯爲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故君子無所不慎焉齊景公問曰子何師子貢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曰其聖何如曰不知也景公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曰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邾子來朝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九

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將死亡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是歲定公卒七年而邾子失國衛出公自城鉏使人以弓問也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手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遷於陳甯武子衛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爲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賜不識所由入也出公果終死於越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鄆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並以辭命聞越子

使后庸聘於魯且言邾田封於駘上將盟於平陽季康子病之曰子貢在此吾不及此夫孟武伯曰然則何不召曰固將召之然亦終不能用唐贈黎伯從祀宋贈黎陽公改贈黎公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冉子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生周景王戊寅爲季氏宰齊師伐魯及清謂季康子曰當子之身齊師伐我而不能戰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命帥師禦之孟武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辛

帥右師顏羽御邾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潰齊人從之涉泗冉求用子以率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皆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既戰季孫謂之曰子之於戰學之乎性之乎曰學之孔子時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反魯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孔子孔子不對而私

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欲從其薄如是則以邱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孔子嘗曰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曰恭老恤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是冉有之行也唐贈徐侯從祀宋贈彭城公改贈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壬

仲子由

仲由字子路魯之卞人也父鳧母宋氏以周景王戊午九月七日生子路初見夫子冠雄雞冠佩服豚拔劍而舞曰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遂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操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

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鑿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爲蒲宰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盡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草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雅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雖稱其善容盡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三

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彼不臣而濟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稱其知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而不除孔子問之對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遂除之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

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爲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聞諸夫子曰仁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耳顏僂善事親後以罪執於衛將死子路義之請以金贖焉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三

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後仕衛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蒯蕢姊也蒯蕢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廟強盟之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言政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路入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避其難由不然而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

懼下石乞孟獻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年六十四歲時周敬王四十年辛酉三月三日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然孔子哭於中庭曰天祝予有人弔者拜之子貢曰不畏強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其都以富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朱子亦稱其全義理焉妻顏氏子二霍敗霍欲報父讎至衛與孟獻戰而殺之墓長垣縣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未知孰是唐贈衛侯宋贈河內公改贈衛公明崇禎十六年授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三

裔世襲五經博士

言子偃

言偃字子游吳人生周景王甲申爲人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孔子閑居子游問禮孔子告以郊社禘嘗饋奠射饗之禮子游退而學禮詳見家語子游問喪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去聲也孔子曰有無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族音葬懸棺而封音人豈有非之者哉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謂且還柩爲將行之始未足實行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垂

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退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于南面而立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季康子問曰仁者愛人乎曰然曰人亦愛之乎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珖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竿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人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子

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不得而知之也子貢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安是言假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時而行偃也得之矣子貢思今吳郡有子游墓或曰在蘇州嘗熟縣唐贈吳侯朱贈丹陽公改贈吳公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卜子商

卜商字子夏衛人周敬王癸巳爲人篤信謹守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三

貧衣若懸鶉或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間也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可以不益乎孔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

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子夏居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使弦琴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孔子曰哀已盡而能引之及禮不亦君子乎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謂之曰非也已亥爾讀者問諸晉史果然又嘗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師也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三

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咏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故世謂子夏習於詩相傳今毛詩序其遺說也或曰子夏受易春秋於孔子公羊高穀梁赤皆從之學春秋者也又傳禮著在禮志孔子沒設教西河西河之民疑以爲孔子魏文侯師之以此名聞諸侯子貢曰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焉是卜商之行也編年考云卜子一百零二歲墓有二一在河津縣西新豐村一在曹城西卜垆都唐贈魏

侯朱贈河東公改贈魏公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授
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顓孫子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生周敬王丁酉爲人才高意廣
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自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
問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嘆之乎孔子曰賁非
正色之卦也夫質白當正白黑當正黑今得賁非吾
之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餘者不
受飾也蓋因其文勝而黜救之也問入官孔子曰安
身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如何孔子曰已有善勿專
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恃不善勿遂行事勿
留君子入官有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
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由塞也慢易者禮
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
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
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見哀公七日不禮
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七日
而不禮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好夫似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天

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按宋詔門人封爵犯先聖諱者改正俱係政和元
年後不重書

有子若

有若字子有一字子若爲人強識好古道明習禮樂
子賤爲單父宰有若見之曰子何驪也曰官事急心
憂之故驪有若曰昔舜鼓五弦歌南風之詩而天下
治今以單父之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
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之色無害於治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天

無術而御之身雖瘁靡猶未有益也子賤乃拜受教
曾子曰吾聞之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
非君子之言也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告子
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
宋見桓司馬爲石椁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
死不如速朽之爲愈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爲愈也曾子以告
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議者謂論語
一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二子獨以子稱蓋孔
門自曾子而外卽推有若云唐贈汴伯宋加贈平陰
侯 國朝雍正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乾隆三
年陞配十哲

朱子嘉

朱熹字元晦徽州婺源人也生於建炎四年庚戌九
月十五日自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卽
問曰天之上何物五歲就傳授以孝經一閱卽題其
上曰不如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
畫沙視之八卦也父大奇之病將革屬熹曰胡元中

劉致中胡彥冲學有淵源吾死女往師之熹奉以告
而受學焉旣而博求之經傳復徧交當時有識之士
年十八舉進士爲泉州同安主簿罷歸間李延平得
伊洛正宗徒步往從之盡得其學遂築室武夷山中
其功夫以居敬爲主而自勉以教人者大要不外於
窮理致知返躬實踐之學一時四方有志之士皆樂
從之遊高宗聞其賢召監南嶽廟不至壬午詔求直
言熹上封事大畧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則自
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事務又曰四海利病
繫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繫守令之賢否監司考守
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云云上不能用孝宗卽位
嘗諭大臣欲獎用廉退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言熹
操行耿介除秘書郎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熹
卽再辭史浩薦知南康軍歲旱熹講求荒政民賴全
活間至郡學引士子與講論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
遺趾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已亥夏不雨詔求直
言熹上疏言恤人之本在人主正心術以立紀綱言
甚切直帝大怒舊相陳俊卿力薦乃除提舉江西常

平茶鹽浙東大饑左丞相王淮薦熹改授浙東至郡
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米遂輟集熹日勾訪民
隱按行境內郡縣官吏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
然又毀秦檜祠或短其疎於爲政帝謂淮曰朱熹政
事却有可觀進直徽猷閣復下其社倉法於諸路壬
寅九月徙熹提點江西刑獄熹行部至台州知州唐
仲友爲民所訟熹拔得其實而仲友與王淮同里姻
婭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奏不以聞
論益力章前後五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

清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奎

熹辭不拜淮卿之差奉祀台州崇道院管勾御使陳
賈請禁僞學意在沮熹帝從之以爲台州郎官未上
而罷丞相周必大復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
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毋復言熹曰吾
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忍以欺吾君乎及入對
卽以存天理遏人欲爲言帝嘉納之除兵部郎官侍
郎林奩與熹論易西銘不合劾爲浮僞宗主御史胡
晉臣上章極言奩喜同惡異乃出奩而熹亦除直寶
文閣奉祀而去未幾復召對熹別具封事上聞疏入

夜漏下七刻帝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
主官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光宗卽位改知
漳州漳俗薄陋至有父母喪不服衰者首述古今禮
律開喻之又採古今喪葬嫁娶之儀揭示父老令解
說訓其子弟俗崇尚釋氏男女聚僧廬爲傳經會女
不嫁者私爲菴舍以居悉嚴禁之俗爲大變至郡齋
諸生有請業問難者接引之不倦擇士有行義知廉
恥者列學職爲諸生倡又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
萬減總制錢四百萬常病經界不行民害日滋乃訪
事宜擇人物及方量之法上之而豪右翁翕稱不便
詔需後明年以子喪請祠未幾有使自金還言金人
問朱先生安在遂命熹知潭州甲寅八月召爲煥章
閣待制兼侍講每進對務積誠以感動帝心因黃裳
之去講畢奏疏極言四事韓侂冑大怒因詆其迂濶
卽手批罷之趙汝愚上疏乞留不聽慶元乙卯召爲
煥章閣待制辭從之丙辰爲學禁急因創其籍熹生
平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慨然有
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

清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奎

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急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考終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纔四十六日而已時攻僞學曰急士之繩趨尺步稍以儒自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邱經依阿異懷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肆市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與諸生講學不休或勸其謝遣生徒笑而不答家故貧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孟

諸生遠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庚申三月疾革辛酉改大學誠意章爲熹絕筆甲子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年七十有一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爲位而哭墓崇安九峰山下妻劉氏子塾堊在皆以蔭補官塾贈中散大夫在爲吏部郎俱有賢名嘗謂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而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百家之支二氏之誕不憚深辨而力闢之所著有

易本義起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太極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爲文凡一百卷生徒問答凡八十卷別錄十卷熹沒朝廷以其大學中庸語孟訓語立於學官又有儀禮經傳未脫稿亦在學官黃幹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道統之責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彰彰較著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孟

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嘉泰初學禁稍弛詔以致仕除文華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嘉定中詔賜遺表恩澤諡曰文尋贈中大夫特賜寶謨閣直學士寶慶三年贈太師追贈信國公改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元至正二十二年改贈齊國公明景泰六年授後嗣在新安者世襲五經博士嘉靖三十八年授後嗣在婺源者世襲五經博士崇禎十五年進稱先賢國朝康

熙五十三年陞配十哲

按周邵張程朱六子進稱先賢俱係崇禎十五年
後不重書

學宮輯畧卷之一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一
美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聖彙梓 男文翰
氏學宮輯畧 李元春時增輯 男來南 屏參訂

東廡先賢列傳

按東漢明帝十五年祀七十二賢於闕里靈帝
光和元年祀七十二賢於國學唐貞觀四年詔
郡縣立文廟祭孔子二十二年以左邱明二十
二人從祀開元八年詔塑顏子十哲坐像於堂
圖諸弟子及左邱明二十二人於壁端平二年
子思升堂咸淳二年孔鯉從祀三年子張升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一

顏路曾點孔鯉同諸賢並公伯寮始從祀兩廡
遊子瑗

遊瑗字伯玉衛大夫孫林父欲逐獻公伯玉從近關
出甯喜欲復獻公又從近關出吳季札適衛與語悅
之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
視之還曰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也遂寢兵不出適
楚遇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為軾車子皙曰吾聞上士
託色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
口謹受命既見昭王問士對曰楚多士而不能用王

曰何也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人相之發兵攻楚
望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蚤賁生於楚走之晉其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城郭不閉是晉善用之今瑗之
來達子暫於濮上又將行矣於是昭王追子暫而還
之靈公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轉轉至闕而止過闕
復有聲公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必蘧伯玉也公曰
何以知之夫人曰君子不爲昭昭仲節不爲冥冥情
行吾聞蘧伯玉君子也以是知之使人視之果然淮
南子曰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韓詩外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傳云外寬而內直自娛於隱括之中直已而不直人
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蓋伯玉之行也墓在衛輝府城
西漢文翁畫孔子弟子圖列蘧瑗林放其中後世因
之以從祀唐贈衛伯元延祐六年贈內黃侯明嘉靖
九年以伯玉爲孔子之所嚴事不應在弟子列改祀
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澹臺子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生周敬王戊子狀貌甚惡
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

宋經言子羽
有君子之容
而行不勝其
貌史記言狀
貌取人失之
子羽詞同而
意不同此豈
謂以貌論爲
是乎以史記
爲是

不見卿大夫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
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
取人失之子羽又嘗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夫也中
之矣後居楚友教士大夫一時荆漢皆彬彬爲北方
之學焉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
於行已其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墓
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
留唐贈江伯宋加贈金鄉侯

原子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原憲字子思魯人一日宋人生周敬王乙酉清靜守
節貧而樂道孔子沒隱於衛居草澤中子貢相衛結
關連騎排繫簾入窮閭往見思攝敝衣冠見子貢恥
之曰先生何病也思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
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
比周爲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愿車馬之飾
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子貢
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今費縣西北有原
憲墓唐贈原伯宋加贈任城侯

史記索隱論
語註俱以南
宮敬叔即南
宮敬叔訂疑
謂之江作舊
直隸爲二人
然則各名近
一名納自仲
孫則也

南宮子綰

南宮綰又名适名說字子容居南宮因姓焉諡敬叔
父傷子從昭公如楚不能相儀答郊勞病之將卒召
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邱聖人
之後我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故南容與兄孟懿
子並師事孔子從孔子適周入后稷廟觀金人三緘
其口其背銘曰古之慎言人也歸遂三復白圭初以
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曰若
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子游問曰敢問何謂
青照堂叢書初編學宮輯畧二 四

商子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生周敬王戊寅好易孔子傳之嘗

賦文仲同時
乎此本備考
引入懷

漆雕則別是
一人開豈與

爲孔子筮曰子有聖智而無位孔子泣曰天也命也
韞傳楚人馯臂子宏宏傳東江人矯子庸疵疵傳燕
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
莊何及秦禁學易爲卜筮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
絕云唐贈蒙伯宋加贈須昌侯

漆雕子開

漆雕開一作憑字子若蔡人史記字子開魯人生周
景王庚申習尙書不樂仕進孔子問曰子事臧文仲
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曰臧氏家有守鐵焉
青照堂叢書初編學宮輯畧二 五

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
子容三年而爲三兆憑從此見之若問三人之賢與
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盲人
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知而不能及
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著漆雕子十二篇墓在上蔡
縣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贈平輿侯

司馬子耕

司馬耕家語作犁字子牛宋人司馬向魋之弟也仕
衛魋得罪於宋奔衛牛致其邑與珪而適齊陳成子

使爲次卿難自衛入齊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反魯趙簡子陳成子皆召之不赴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與唐贈向伯宋加贈楚邱侯改綏陽侯

巫馬子施

巫馬施字子期陳人史記字子旗魯人生周景王己卯嘗與子路薪於韞邱有富人處師氏脂車百乘觴於其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爲之乎曰吾聞之夫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予與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六

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慚嘗從孔子行命持蓋已而果雨期間其故孔子曰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宿畢以此知之自是留心典籍博學自識焉唐贈郎伯宋加贈東阿侯

顏子辛

顏辛字子柳魯人史記作顏幸生周敬王乙未一統志稱其學業有就唐贈蕭伯宋加贈陽穀侯

曹子卹

曹卹字子循蔡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其樂道明義

唐贈曹伯宋加贈上蔡侯

公孫子龍

公孫龍字子石衛人鄭元曰楚人生周敬王壬寅子貢謂曰子何不學詩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後反荆南方之學頗其教焉唐贈黃伯宋加贈枝江侯

秦子商

秦商史記字子丕鄭元曰楚人家語魯人字丕茲生周靈王癸丑父董父爲季氏家臣與孔子父俱以力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七

聞唐贈上洛伯宋加贈馮翊侯

顏子高

顏高家語作刻字子騶魯人生周敬王己亥志稱得其微言唐贈瑯琊伯宋加贈雷澤侯

壤駟子赤

壤駟赤字子徒家語作穰徒作從秦人志稱長於詩書唐贈北微伯宋加贈上邽侯

石作子蜀

石作蜀字子明秦之成紀人唐贈石邑伯宋加贈成

紀侯

公夏子首

公夏首字乘家語作守字子乘一字子元魯人唐贈元父伯宋大觀二年補贈鉅平侯

按宋大中祥符元年追贈各弟子爲侯內遺公夏首等十一人後復補贈十人爲侯內遺琴牢牛俱自此罷從祀係大觀二年後不重書

后子處

后處字子里家語作石處字堅之齊人唐贈管邱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八

宋補贈膠東侯

奚容子葳

奚容葳字子哲家語奚葳字子偕魯人正義曰衛人志稱有文采唐贈下邳伯宋加贈濟陽侯

顏子祖

顏祖字襄家語作相字子襄魯人唐贈臨邑伯宋補贈富陽侯

句字井疆

句井疆字子疆一字子野家語句作勾衛人唐贈淇

陽伯宋加贈滄陽侯

秦子祖

秦祖字子南家語字子白秦人竟志稱其強力志學一統志稱其篤於守道唐贈少梁伯宋補贈鄆城侯

縣子成

縣成字子祺家語子橫魯人志稱學出羣類唐贈鉅野伯宋加贈武城侯

公祖子句音茲

公祖句茲字子之家語無句字魯人志稱有令儀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九

贈期思伯宋加贈卽墨侯

燕子伋

燕伋字思家語作級字子思秦人一云兗州人唐贈漁陽伯宋加贈汧源侯

樂子欬

樂欬家語作欣字子聲魯人唐贈昌平伯宋補贈建城侯

狄子黑

狄黑字哲家語字哲之一作子哲衛人唐贈臨濟伯

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尹咸及翟方進授劉歆歆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曰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晉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千寶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墓在嶧縣一在肥城縣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宋祥符元年追贈瑕邱伯改中都伯明嘉靖來稱先賢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圭

按唐以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逵等二十二人從祀俱係貞觀二十一年宋追贈左邱明等二十一人子夏唐內王肅贈司空杜預贈司徒已贈侯餘並贈為伯俱係祥符元年後不重書

秦子冉

秦冉字開志云蔡人以德藝有成稱唐贈彭衙伯宋加贈新息侯明嘉靖九年以家語未載罷祀 國朝

雍正二年復祀

牧子皮

牧皮力牧之後趙岐孟子註云牧皮與琴張曾皙皆從孔子學者也 國朝增祀

公都子

公都子宋政和五年贈平陰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

升祀孔廟

公孫子丑

公孫丑齊人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墓在鄒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圭

宋政和五年贈壽光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升祀孔

廟

張子載

按宋儒年譜似應在西大程子之位

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迪知涪州卒於官因僑寓郿縣橫渠鎮少喜談兵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上書謁范仲淹仲淹一見知為遠器謂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矣事兵為因勸讀中庸載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

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軌
即語人曰此見程伯淳兄弟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
輩可往師之遂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益渙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而學
焉嘉祐初舉進士授雲巖令爲政以敦本善俗爲先
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
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告所以訓戒子弟
之意嘗患文檄不能盡達每召鄉老於庭諄諄告諭
使往告閭里民有因事至庭或行過於道必問某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古

令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
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神宗嗣位呂公著薦於朝
帝召見問以治道以漸復三代爲對帝悅以爲崇文
院校書他日王安石問以新法正色曰公誠與人爲
善孰敢不盡如教玉人雕琢則人亦固有不能者矣
安石不悅遂命案獄浙東獄成還朝會弟天祺以言
得罪益不安乃謁告西歸居橫渠故居終日危坐一
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
燭疾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稍息家貧敝衣蔬食

處之恬然與諸生講學每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
之道又謂學必求至於聖人而後已知人而不知天
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弊也
故其學尊禮貴德樂天安命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
以孔孟爲法黜怪妄辨鬼神立大本斤異學蓋粹然
一軌於正焉愚近世喪祭無法喪僅隆三年期以下
恬未有衰麻之變祀先之禮用流俗節序於是勉修
古禮以爲薄俗倡期功以下爲製服輕重如儀始行
四時之薦曲盡誠潔教童子以洒掃應對給侍長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圭

女子未嫁者必使觀於祭祀納酒漿以養遜弟而就
成德於是關中人士聞之者始疑終信已一變而至
於古也居恒以天下爲念聞皇子生喜見顏色行道
見饑殍輒咨嗟對案不食者終日嘗謂仁政必自經
界始論定并田宅里學校之法雅欲條敘成書俾可
施行惜有志未就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禮院與禮
官議論不合復以疾歸行次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
寢旦視之卒矣年五十有八貧無以殮門人共買棺
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之南世稱爲橫渠先生著正

蒙及東西二銘元嘉定十三年諡曰明淳祐元年追贈邵伯從祀明天啓二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程子頤 按年譜似應在西張子之次

程頤字正叔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與兄明道受學於周茂叔年十八伏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民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已遊太學時胡瑗主教事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頤文大驚卽延與論學處以學職呂希哲與頤鄉黨首事以師禮四方之士從遊者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七

益衆舉進士不第遂不復就職以明道淑人爲已任熙豐間累薦不起哲宗初司馬呂公著等各疏其行誼於朝召赴闕除秘書省郎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稱宣仁太后自以爲崇政殿說書念上富於春秋當豫養成德爲宗社生靈計疏經筵三事以上且曰若言可行行之如不可行願聽其辭太后嘉納故事暑月輟講又疏言前古輔養人主之道必使跬步不離正人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非徒涉書史通古今而已也

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爲益已少又自四月至於八月咸以暑罷廢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令講官以六三日得上殿說書初秋卽輪入侍頤每進講必齋宿預戒計感動上心所論說嘗於文義外反覆推明歸之人主一日請顏子不改其樂畢乃復言曰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之姦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用世之鑒乎聞者嘆服聞帝在宮中激水避蟻因請曰有諸曰然曰此惻隱之心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所講書有容字中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七

人以黃紙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頤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太過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嫌名皆勿避時神考之喪未除百官以冬至表賀頤言節序還流上思慕彌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請張樂設宴又言除喪卽吉因事用樂而已今特設宴是喜之非古人不得已除喪之意乃輟樂其以德禮匡正類如此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侍經筵終日儼立不少懈帝諭以少休不去而頤每入侍容色甚莊或問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執善

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禮不得不恭吾以布衣勸
講不敢不自重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衆而顧亦
以天下爲已任議論褒貶無復顧忌大臣滋不悅而
學士蘇軾好狎侮見顧端嚴以爲不近人情猶惡之
於是黨論起差管西京國子監紹聖中黨禍作放歸
田里尋編管涪州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輟自
涪赦歸容色髭髮皆勝平日自謂學之力也寧熙中
言者論其著書毀朝政有旨追毀出身文字所在監
司覺察所著書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六

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議郎
致仕時易傳成書已久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疾革
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要於今日用時氣已微張
口曰道要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卒時大觀元
年九月庚申壽七十有五世稱伊川先生顧於書無
所不讀其學一本於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旨而
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於聖人
不止也張載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以爲諸儒倡明
道言異曰能尊嚴師道者吾弟若接引後學隨材成

就則予未敢多讓然願晚年恭而能安樂天知命亦
幾乎化矣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正淳祐元年贈伊陽
伯從祀元至順二年加贈洛國公明景泰六年授後
裔世襲五經博士

學宮輯畧卷之二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二

九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 聖 彙梓 男文翰 校錄
余學官輯畧 朝邑 李元春 時 增輯 男聚南 參訂

西廡先賢列傳

林子放

林放字子邱魯人唐贈清河伯宋加贈長山侯明嘉靖九年以放不在弟子之列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宓子不齊

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生周敬王戊戌仕爲單父宰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十

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史令二史書輒擊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才任王霸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父老請縱民穫麥無徒以資寇三請而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之子賤覺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而愧焉孔子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二

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而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能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破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而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至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入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期問其故曰魚之大者名爲鱮吾大夫愛之小者名爲

繩吾大夫欲長之是以會之期反以告孔子曰不齊之德至使民開行若有嚴刑於旁期間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不齊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期間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期曰是期之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人不忍欺鴟鵂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著密子七篇墓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三

在齊州南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死於道因葬焉唐贈單父伯宋加贈單父侯

公冶子長

公冶長字子長齊人家語曰魯人名長范甯云字子芝爲人能忍恥魯君聞其賢使爲大夫辭不受墓有三一在姑蘇一在青州府諸城縣一在淮安府唐贈莒伯宋加贈高密侯

公皙子哀

公皙哀字季沉史記作季次齊人系出姬姓衛公子

黑背字子析之後也爲人潔清不滓鄙天下多仕於大夫家終身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賢之史記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贈鄆伯宋加贈北海侯

高子柴

高柴字子羔柳弓作子臯齊人敬仲高傒十六代孫也或曰衛人生周敬王己卯爲人鶴孝而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釐不殺方長不折執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四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衛士師嘗則人之足及出公之難出走郭門則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實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則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則者曰斷足固我之罪無可奈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耿然不樂見君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

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榮乎後仕魯爲成宰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羔至遂爲衰子蒲卒哭者呼滅滅子蒲名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墓有四一在沂州一在陽穀一在東阿一在太康唐贈共城伯宋加贈共城侯

樊子須

樊須字子遲樊皮之後魯人或曰齊人生周敬王已酉仕於季氏齊侵魯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遇齊師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五

於清師不踰溝遲請三刻而踰之遂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宿遁孔子聞而義之唐贈樊伯宋加贈益都侯

商子澤

商澤字子秀家語曰子季魯人志稱涉覽六籍唐贈睢陽伯宋加贈鄒平侯

梁子鱣

梁鱣字子魚史記作叔魚齊人生周景王戊寅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未也昔吾年三十八

無子夫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亦晚生耳未必妻之過也從之二年而有子唐贈梁伯宋加贈千乘侯

冉子孺

冉孺字子魯家語作子魚魯人志稱勤學好問先賢像贊曰周旋中規容止可度當必有所本也唐贈紀伯宋加贈臨沂侯

伯子虔

伯虔字子析家語字楷魯人生周敬王已亥志稱儒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六

行著稱宋思陵以爲全魯之彥唐贈聊伯宋加贈沐陽侯

冉子季

冉季字子產魯人志稱資性淵妙敏於問答唐贈東平伯宋加贈諸城侯

漆雕子徒父

漆雕徒父字子有魯人家語作從字子文蔡人子開之宗族嘗仕於魯有治術先賢像贊謂涉道是嗜微爲可庶云唐贈須句伯宋加贈高苑侯

漆雕子咳

漆雕咳家語作侈字子欽魯人志稱學道不倦唐贈武城伯宋加贈濮陽侯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周敬王辛卯召於禮容應對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子貢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損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爲飾棺槨置髮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蓋備三王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贈郕伯宋加贈鉅野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七

任子不齊

任不齊字選家語字子選楚人紹興時御贊謂淑問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云唐贈任城伯宋加贈當陽侯

公良孺

公良孺字子正家語作儒陳人賢而有勇嘗以家車五乘從孔子周行將適衛蒲人止之孺挺劍合衆將與戰蒲人懼乃盟而去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公肩子定

公肩定字子中家語作肩字子仲魯人或曰晉人唐贈新田伯宋補贈梁父侯

鄒子單

鄒音踐

鄒單字子家聊城人徐廣曰一云鄒單唐贈銅鞮伯宋補贈聊城侯

罕父子黑

罕父黑字子索一字子素家語作宰父黑魯人唐贈乘邱伯宋補贈祁鄉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八

榮子旂

榮旂字子棋魯人志稱務學篤實唐贈雋伯宋加贈厭次侯

左人子郢

左人郢字行家語作左郢字子行魯人志稱心悅聖道唐贈臨淄伯宋加贈南華侯

鄭子國

鄭國字子徒家語作薛邦字子從魯人或謂漢高諱邦史因作國鄭乃薛字之誤遂從史記祀鄭國志稱

其有令德唐贈榮陽伯宋加贈胸山侯

原子亢

原亢字籍家語作原桃字子籍魯人唐贈萊蕪伯宋補贈樂平侯

廉子潔

廉潔字子曹史記字庸衛人古史作齊人唐贈葛父伯宋補增胙城侯

叔子仲會

叔仲會字子期一作噲魯人鄭玄曰晉人生周敬王

青照堂叢書初編 學宮輯畧三 九

癸卯志稱進學廣業唐贈瑕邱伯宋加贈博平侯

公西子與如

公西與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與古史作公西與魯人唐贈昌平伯宋加贈臨胸侯

邴子弼

邴弼字子歛家語字子飲魯人志稱志存正大唐贈平陸伯宋加贈高堂侯

陳子亢

陳亢字子禽一字子亢陳人生周敬王己丑兄子車

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弗果用墓在太康縣北唐贈穎伯宋加贈南頓侯

琴子張

琴張字子開家語名牢字子張衛人唐贈南陵伯宋加贈頓邱侯改南平侯

步叔子乘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唐贈淳于伯宋加贈博昌侯

秦子非

秦非字子之魯人志稱樂善慕道唐贈汧陽伯宋加贈華亭侯

顏子噲

顏噲字子聲魯人志稱學已成器唐贈朱虛伯宋加贈濟陰侯

顏子何

顏何字冉案隱云字稱魯人唐贈開陽伯宋加贈唐

邑侯明以家語不載罷祀 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懸子壘

懸壘一作豐字子象魯人明以家語有懸壘無鄒單

史記有鄒單無懸壘疑卽一人因失祀 國朝雍正

二年增入

按 國朝以懸壘收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

丑諸葛亮尹焞黃幹陳淳魏了翁何基王柏趙復

金履祥許謙陳皓羅欽順蔡清陸隴其從祀兩廡

張迪從祀崇聖殿俱係雍正二年後不重書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士

樂正子克

樂正克字正子齊人世傳春秋爲道爲屬辭比事之

儒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饋往齊人曰饋也盍

使樂正子正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

克曰臣亦愛臣之信載學宮備考韓子作樂正子春

是呂氏春秋作柳下惠事未詳 是宋政和五年追贈利國侯配享孟子廟 國朝升

祀孔廟

萬子章

萬章史記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由萬章之徒序詩

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亦云孟氏既沒其

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其所言是二子有功於孔孟

之道者不少也墓在鄒縣西南宋政和五年贈博興

伯從祀孟子廟 國朝升祀孔廟

周子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世居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少孤養

於外家初用舅鄭向龍圖閣學士 蔭爲分寧縣主簿有獄

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調

南安司理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士

頤力與之辨逵不聽敦頤置手板取告身委之將棄

官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

因得釋且賢敦頤薦之皇祐二年調桂陽令改知南

昌南昌人皆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其富家大姓及黠音吏惡少備備焉不獨以得罪爲

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爲恥熙寧元年趙清獻公及呂

正獻公薦爲廣東轉運判官尋轉虞衡郎中提點刑

獄行部不憚勞瘁雖荒崖絕島人跡罕到之處亦必

緩視徐按以矜恕平反爲已任諸得罪者皆自以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圭

不寃後寢疾又開水齧母鄭太君墓遂乞知南康軍
改葬母畢遂上其印綬而歸卒年五十七葬江州德
化縣南十里之清泉社妻陸氏蒲氏子二俱登第長
齋官至司封郎中次憲官至徽猷閣待制敦頤博學
力行聞道甚早嘗著太極圖明天地之根源究萬物
之始終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言約而道
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又善
開發人令桂陽時州守李初平問曰吾欲讀書何如
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越二年果有得侯師聖學
於程頤未悟因見敦頤敦頤留與坐榻夜談越三日
乃還師聖自謂有得如兄天之廣大程頤驚異之曰
非從周茂叔來耶生平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休
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李初平卒子幼爲道其喪歸
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妻子饑溺不給亦
曠然不以爲異也初判虔州時道出江州愛匡廬蓮
花峯山水之勝因築愛蓮堂於其麓作愛蓮說前有
溪冷然清潔濯纓而樂之因取營道故居濂溪以名
之學者稱爲濂溪先生嘉定十三年賜諡曰元淳祐

元年贈汝南伯從祀元至順中加贈道國公明景泰
七年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

程子顥

按年譜似應在東邵子之次

程顥字伯淳河南人生而神明十歲賦食泉詩曰中
心如白罔外物豈能遷十五歲與弟頤以父命受學
周茂叔茂叔令其尋孔顏樂處遂慨然有求道之志
嘗自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
之意二十六舉進士調鄆縣主簿折疑獄如神南山
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圭

處顥至諭僧曰俟復見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
有光調上元主簿江南稻田引江水爲陂池以溉盛
夏堤大決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京於漕
司然後計功調役顥度如是則苗槁久矣立發民塞
之而防成歲以大熟仁宗崩遺詔三日除服及三日
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請盡今日尹怒不從顥曰
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
茅山有龍池龍如蜴蜥五色祥符中中使取二龍使
秦中途一龍飛去自是人愈以爲神顥捕而脯之使

人不惑移澤州晉城令座右書視民如傷四字民有
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度鄉村
遠近爲保伍使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
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
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立鄉校以教子弟暇輒親詣
校課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置之簡其
秀者教之後十餘年俗以大變以中丞呂公著薦授
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神宗素聞其名召對之曰從
容咨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欲爲本求賢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五

然興利之臣日進尙德之風浸衰猶非朝廷之福帝
令詣中書言之時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
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顥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
屈會御史張戡於中書大忤激怒安石於是言者俱
得罪而顥獨除西京提刑辭曰台諫之任繫朝廷紀
綱臣言是顥行之如妄言當賜譴責使不問言之是
非皆進職而去則紀綱廢矣改僉書鎮寧縣判官鎮
寧守嚴刻多忌以顥自台中出必慢已不盡其力既
而顥事之甚恭雖篋庫細務靡不盡心事少未安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六

育才爲先又疏請近侍方岳州縣官推訪明先王之
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經明行修者延聘致
之相與講明正學稍久擇其學業大明德業可尊者
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將天下風俗可日
歸於厚又嘗爲帝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端
拱曰當爲卿戒之帝命推擇人才顥薦數十人以父
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稱會王安石信用顥言天下
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未有中
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濟者假令由此事倖小成

與之反覆詳辨遂言無不從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
後數十人求監局便養得監河洛竹木務自顥去國
神宗終念之會修三經義語執政口程顥可用執政
不對有自洛來者帝問程顥在彼否連言佳士後以
星變應詔疏朝政極切帝手批差知扶溝縣顥至邑
專尙寬厚政化大行時有內侍王中正巡閱保甲所
至凌侮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麗以悅其意主吏以
請顥曰吾邑貧不能效他邑令有故青帳可用之顥
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未幾罷去神宗崩

顧感知遇之恩涕洟然下聞司馬君實呂晦叔相曰
二公當與元豐大臣同更化與時宜之可也若先分
黨與必且爲他日之憂蓋遠慮如此又嘗曰新法之
行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
須兩分其罪焉可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
以疾卒時元豐八年距生明道元年壬申壽五十四
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惜也葬伊
川先塋之側妻彭氏子端懿蔡州汝陽縣主簿端本
進士顯充養純粹忠誠貫於金石孝弟通於神明寬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七

而有制清而能通視其色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如時
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而豈弟多恕平易易知
無賢不肖務使其欵曲自盡從容誘掖咸獲其益雖
小人以趨向之異時見排斥而退省其私未嘗不嘆
息推服以爲有道君子也其爲已內主於敬而行之
以恕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
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特之利爲
已功其自信之篤志苟可行不輕潔乎去就義苟可
安雖小官不屑去其自牧之虛則才周萬物而不以

之自多學貫三才而不以之自滿其爲教自致知以
至知止誠意以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以至於窮理
盡性包涵廣大經緯微密雖去聖人千百餘年而發
其關鍵辨其階序洞其堂奧俾學者曉然循之而可
入也時大學中庸二書尙在禮記中顧特爲取出而
表章之四書之名實助於此居洛十餘年與弟頤講
學於家化行鄉黨嘗菽粟不繼而事親曲盡其歡及
門之士皆深造自得太師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
生弟頤序之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沒聖人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六

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
先生生千四百餘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興
起斯文爲已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
明於世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淳祐元年贈河南伯
從祀諡曰純元至順元年加贈豫國公設五經博士

邵子雍

按年譜似應在
東張子之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共城雍少以才自
雄慷慨欲樹功名於書無所不讀堅苦刻勵廬於蘇
門之百泉源山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其好學嘗

叩其虛授以河圖洛書必藏八卦六十四卦雍探賾索隱寒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寢席者數年由是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者已而嘆曰昔人上友千古而吾未及四方可乎於是走吳適楚周流齊魯梁晉之墟久之抵洛陽以爲是天下之中古聖賢所都四方賢士大夫之所輻輳也遂定居焉初至洛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及執親喪哀毀盡禮時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王拱辰尹洙皆雅敬雍恒相從於天津橋南爲市園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五

宅名其居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且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數甌微醺卽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吟詩自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聞其車聲爭相迎候童稚厮隸皆歡相謂曰吾家先生來也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樂道其善而隱其惡人無少長貴賤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肖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文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士大夫過洛有不之公府而先至雍之廬者會新法行監司承風自爲嚴切州縣官吏苦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手

切不可爲爭欲投劾去門人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相訪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徒投劾何益耶嘉祐中詔求遺逸留守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穎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夏感微疾張橫渠來問疾曰先生論命否曰若天命則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程伊川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安能使人行也至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而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葬伊水上新店父墓側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程明道初侍其父因識之議論終日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遇事能前知程伊川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其所爲至謂有玩世之意又因其能前知謂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於是撫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之言先之蓋未必然也所著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魚樵問答擊壤集行

於世妻王氏子伯溫仲良克世其學元祐中賜諡康節咸淳初追贈新安伯從祀明崇禎三年授後裔世襲五經博士

學宮輯畧卷之三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三

三

青照堂叢書 劉際清聖朝邑彙梓 男文翰藝圃校錄
余氏學宮輯畧 李元春時齊增輯 男來南黃屏恭訂
東廡先儒列傳

公羊氏高

公羊高周末齊人受經於子夏因為春秋作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白壽以前咸口授故免於秦火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子都投東海贏公贏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一

眭孟投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唐時從祀宋贈臨淄伯

孔氏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西漢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為博士封褒城侯安國仕於孝武之世由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終臨淮太守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漢魯恭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

及傳傳春秋也論語孝經皆駢科文字悉以書選孔

氏駢科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以所聞伏

生之書考論尚書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字用隸

易古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

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二篇合爲一

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再出此五篇舜

篇之序自爲一篇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

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秘府以待能者承

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訓引序各冠其篇首書序序所

青照堂叢書初編學宮輯畧四 二

之意故引之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

幸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會

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

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諸篇多古文

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

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

亦爲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雉以今文非孔

舊本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秦之時又關

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
上比馬鄭所能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於學宮孫衍
爲博士唐時從祀宋贈曲阜伯

毛氏萇

毛萇字然一字長公西漢趙人善說詩漢初有魯人

申公授詩於浮邱伯作詁訓是謂魯詩齊人轅固亦

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後漢

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

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

青照堂叢書初編學宮輯畧四 三

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而

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

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家詩也故世

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

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同國賈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

郡謝曼卿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

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

馬融並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

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
獨立唐時從祀宋贈樂壽伯

高堂氏生

高堂生字伯漢西漢魯人齊公族高敬仲食采於高
堂因氏焉生其裔也傳儀禮漢興高堂生爲博士傳
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
魯淹中地名河間獻王好古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
十六篇而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邱蕭奮齊授東海
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
青照堂叢書初編學宮輯畧四

四

鄭氏元

鄭元字康成東漢北海高密人年十二值臘會同列
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元獨漠然如不及母
私責之乃曰此非我志也遂造大學受業師京兆第
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從東郡
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尙書又西

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元在門下
三年不得見惟使高業弟子傳授於元元日夜諄誦
未嘗稍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見
於樓上元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
曰吾道東矣及黨事起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
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
疾元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
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辟之禮
待甚優元不受朝服以幅巾見一宿逃去自是累徵
青照堂叢書初編學宮輯畧四

五

皆不就時年六十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國相孔融
深敬禮之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元特立一鄉曰鄭
公鄉常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元皆
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卒年七十四葬高密縣西北嶺
阜山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會千餘人門人
相與撰元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子
益思孔融舉爲孝廉及融被囹圄遂赴難死有遺腹子
元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所註周易尙書毛詩
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侯乾象歷及七政

六藝論魯論禘祫義毛詩譜周禮難駁許慎五經異議凡百餘萬言括囊大典網羅百家漢史以爲出處進退一衷於道朱子亦以大儒稱之洵有功於聖教者矣唐時從祀宋贈高密伯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 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

諸葛氏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太山郡丞以靈帝四年辛酉生亮亮少孤從從父元依荊州牧劉表元卒寓南陽隆中不求問達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六

好爲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謂爲信然亮與徐庶孟公威石廣元遊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先主聞其名往請之三反乃得見載歸情好日密謂人曰孤得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先主卽位策爲丞相錄尚書事帝崩受遺詔輔政後主封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咸取決焉亮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與董和並署軍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時邦家新造吳方乘勝國勢岌岌魏以文告震喝之使以歸爲內臣亮內秉機衡

外結吳好昭大義以定衆志令無懼懾撫百姓約官職修紀政治蜀人大和益州郡者帥雍閬叛又使郡人孟獲誘煽諸夷牂牁越嶲皆應之亮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至建興三年方討雍閬斬之孟獲收餘衆拒亮亮欲服其心募生致之旣得復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六年出師伐魏魏天水南安安定三郡皆去魏應漢後馬謖違亮節制敗績上疏請自貶三等冬十二月復伐魏上表於帝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七

有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視之語前後凡五出師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及軍於渭南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魏司馬懿不出戰建興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卒於軍中年五十四遺命葬定軍山諡忠武亮嘗推衍兵法作八陣圖至是懿案行其營壘嘆曰天下奇才也初亮表於帝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不別治

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
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長水校尉廖立怨謗亮廢爲
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社矣李平
遭亮罷斥聞之亦發病死平嘗冀亮復收已得自補
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又
戒子書云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
寧靜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
非靜無以成學悉粹然儒者之言程子謂孔明近王
佐之才有王佐之心羅從彥謂張良近太公之材畧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八

諸葛近伊尹之出處朱子謂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
有非他人所可及者朱璘謂孔明扶綱常正人心足
以上續孔孟之統而學以靜成心惟謹慎實啟濂洛
關閩主靜主敬之學爲理學正宗云妻黃氏子瞻孫
尙魏兵入寇皆力戰死之

王氏通

王通字仲淹隋龍門人世以儒顯祖傑濟州刺史父
隆銅川令通生於開皇四年父筮之遇坤之師獻兆
於祖祖曰素王之卦也坤二化而天能以衆正者也

雖有君德位不在焉儻其能通天下之志乎遂名通
父燕居嘗歌伐木召通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
不資交而成者於是遊學四方受書於東海李育學
詩於會稽夏瑛問禮於河東閻子明正樂於北平霍
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學成慨然欲濟
蒼生西遊長安上書文帝奏太平十二策帝覽而異
之召見太極殿推策中大旨帝大悅下其議於公卿
公卿不悅通知道之不可行也作東征之歌而歸自
是累徵不起乃續詩書修元經讀易正禮以述素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九

之業九年六經大就僕射楊素勸之仕曰通有先人
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饘粥讀書談道足
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民和年豐通也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鄭和諳於楊素曰彼實慢公公何
重焉素使人問之通曰公如可慢則僕得矣如不可
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舊性至
孝父卒勺水不入口者三日母病目不交睫者三月
人有問者送迎必泣以拜居家雞初鳴必盥漱具服
服儉以潔綺羅錦繡不入於室宴賓無二饌菓菜非

其時不食非其土不食鄉人有喪往必先反必後見耕者必勞之鄉人化之爭爲息焉通年十五卽教於河汾李靖房元齡魏徵等咸北面受王佐之道其往來受業者常千餘人楊元感問孝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曰孝立而忠遂矣張元素問禮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曰禮得而道存矣又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囿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囿去媒讒佞遠矣問息謗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蓋與其徒問答多格言云大業末卒於家年僅三十有四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十

塋文村門人諡曰文中子子二福郊福時明嘉靖九年從祀

按明以王通歐陽修陸九淵后若胡瑗從祀兩廡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激配享啟聖祠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俱係嘉靖九年後不重書

陸氏贊

陸贄字敬輿唐浙江嘉興人年十八成進士中博學宏詞授鄭縣尉罷歸謁壽州刺史張鑑語三日鑑大奇之爲忘年交旣行餉錢百萬曰請爲母夫人一日

費贄不納惟授茶一貫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命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僞又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療五要簡官事遷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時尙年少天子常以筆行呼而不名從幸奉天朝夕進見帝親倚至解衣衣之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號曰內相贄自以早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軍國利害巨細必陳論諫皆剴拂帝短或規其大過曰吾上不負天子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士

不負所學皇他恤乎而其時詔書旁午亦洒翰卽成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雖武夫悍卒聞者無不感泣貞元再造功耀寰區然卒以言事無諱又與楊炎盧杞不合久不得相母喪解官客東都諸方開遣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所致輒稱詔受之服除權知兵部侍郎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推賢讓能舉直錯枉論諫益著已以諫用裴延齡爲所害賴陽城等交章論辨貶中州別駕旣放荒遠嘗

閩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若瘴癘祇爲古今集驗方示鄉人順宗立名還未至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諡曰宣楊龜山謂贊嘗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術數可爲論天下事法蘇軾諸校正贊奏議進讀以爲三代還一人本朝四庫全書提要謂凡所敷陳無非根據經術發爲昌言較之漢唐諸儒依經訓義者尤爲遠契心傳使與七十三並列當在德行政事之科矣 清道光六年從祀

司馬氏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主

司馬光字君實宋夏縣人父池天章閣待制母聶氏以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生光七歲與羣兒戲於庭一兒登甕失足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卷寶元初中進士甲科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一花歷官開封府推官請却交趾所貢異獸居諫院進三劄子五規仁宗皆納之初帝不豫儲嗣未立光時爲并州通判凡三上疏至是疏再上帝感悟遂立英宗爲皇太子及卽位詔集議

漢王典禮衆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議與大臣不合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不可請與俱貶嘗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徧覽爲通志以獻英宗命置局續其書神宗復賜名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文授之俾日進讀會國用不足王安石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更甚於加賦安石行新法光逆數其利害謂平民舉錢出息尙能蚕食下戶况縣官督責之威乎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患臣恐異日青苗亦猶是也尋安石求退帝拜光樞密副使辭曰陛下誠能罷新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疏至七八帝猶未允安石起視事光遂求退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爲君實也帝崩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毋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哲宗立詔起知陳州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主

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善者雖百世不變若王安石呂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罷保甲諸法元祐元年復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無所托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古

今以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又詔令子康扶入對乃悉罷青苗免役諸法又立十科舉士法海內之民得離新法之苦歡若更生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遶人聞之敕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妄生事以開邊釁也是時兩宮虛已以德光亦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殉社稷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皆朝廷天下大事也及卒太皇太后哭之慟與帝臨其喪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年五十八京師罷市巷哭鬻衣致

莫嶺南封州父老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嚮像以祀及如陝墓送者如哭私親妻張氏子舉明經累官司諫直集賢院孫植亦仕有名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兄旦年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幼至老語未嘗妄嘗自言吾無過人者但生平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光於物淡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五十四卷歷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古

年圖四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六卿表六卷註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註繫辭二卷大學中庸義一卷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皆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庭咸淳三年從祀

歐陽氏修

按年譜似應在司馬光之前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父德儀秦州判官修四歲而孤母鄭氏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教書稍長從鄰里借書抄讀抄未竟而成誦舉進士第甲科遊

隨州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
探索至忘寢食始從尹洙遊爲古文議論當時事迭
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爲詩歌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詞貶司諫高若
訥獨不言遺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坐
謫夷陵慶歷三年知諫院論事切直初仲淹貶饒州
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目之曰黨人修
爲朋黨論以進帝嘉其忠賜五品服顧侍臣太息曰
如歐陽修者從何處得來保州兵亂以修爲龍圖閣

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七

直學士河北督轉運使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
文私納婦女修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女
當兵之始亂也招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餘
人分隸諸郡富弼恐後生變將同日誅之修曰禍莫
大於殺已降况暫從乎弼悟乃止嘉祐二年知貢舉
時文士以新奇相尙文體大壞修深革其弊取士率
以辭意近古者爲上第凡前以怪僻新異知名者黜
之幾盡士人初怨怒屬譏中稍信服已而文體變而
復正承包拯之後知開封府爲治簡易有以拯威嚴

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七

爲言者修曰凡人才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
其所短事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修爲人質直闊
廓見義敢爲機穽在前直行不顧每放逐困蹇輒數
年及復振起終不改其操在朝以獎進天下士爲已
任延譽論薦極其力而後已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
叅知政事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於汝
陰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墓新鄭縣西旌賢鄉子四發
奕奕辨發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鐘律之說以父
恩補將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棐廣攬
強記能文詞不愧其父修雖以文章名世每與學者
言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
四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皆
便之蘇洵嘗論修文章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實當
似陸贄而才似過之至唐書五代史不愧劉向班固
洵子轍亦謂漢之文涉晉魏而繁至唐韓愈振起之
唐之文涉五季而繁至宋歐陽修又振起之挽百川
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
之力也所著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卷居士集

五十卷內外制奏議四六集四十卷又集三代以來金石刻二千卷校正史氏百家僞謬之說爲多云

胡氏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宋崇安人父淵以宣議郎致仕贈中大夫母吳氏永壽縣君贈令人以熙寧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生安國七歲爲詩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稍長入太學晝夜刻勵同舍斬裁之器重之與論經史大義以是學問日益進紹聖初蔡京策進士主熙豐安國獨推明大學之要以漸復三代爲對舉第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六

京以策中無詆元祐語抑之帝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除太學博士足跡不躡權門故屢起屢墮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仕終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四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贈朝議大夫諡文定賜田十頃恤其家墓有三一在當陽一在湘潭一在衡山妻李氏王氏子三宰將仕郎稱荊堂先生宏承務郎稱五峯先生貢奉議郎試尙書侍郎兼侍講稱致堂先生並爲宋大儒安國強學力行以聖賢爲標的生平矢志在康濟

時艱而風度凝遠儵然座表視萬物無足攖其心嘗曰吾生平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跡過前耳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康侯和靖爲稱首初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官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反使人主不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於此於是潛心此書游泳沈酣者三十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著春秋傳三十卷及得伊川所作傳其間精義數條若合符節益以自信又著資治通鑑舉要補遺議者謂安國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敘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尤無愧於古人云明正統二年從祀成化三年追贈建寧伯

尹氏焯

尹焯字彥明宋洛陽人祖源與弟洙俱有賢名父林虞部員外郎焯少孤事母陳氏至孝受學伊川之門問敬曰主一問主一曰無適自是服膺終身紹聖中應進士舉主試發策議誅元祐大臣焯慨然曰噫是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七

尙可以千祿仕乎哉不對而出歸告伊川伊川曰子有母在宜未容廢祿仕也焯入白其母母曰吾知文以善養不知女以祿養伊川大息曰賢哉母也焯在程門最專篤四方來學者伊川輒令焯開誘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大觀中御史范致虛言程頤倡爲異端尹焯張繹爲之羽翼乞錮勿用伊川沒焯修其學彌篤靖康初被召祭告伊川墓而後行曰能行所學則未也不辱師門則有之至京度時不可爲力謝病賜號和靖處士遣還金陷洛中閹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丰

盡覆逕長安山中劉豫聞其名以卑辭厚禮召之具供帳山中必致之焯夜爲浮水自沉者得亡去轉徙閩至於涪曰此先師讀易處也闢三畏齋以居邦人罕識紹興中以侍講范冲薦召爲崇政殿說書辭敕有司敦遣之乃就道會諫官陳公輔誅程學焯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使焯濫列經筵所數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以言則欺君父也留不進於是大臣咸言焯拒劉豫有不可奪之節其所養可知召趨行旣至召見曰朕渴卿久矣待卿講學不敢以有他焯退

喜曰聖主也道幾可行乎及就職每赴講先夕必沐浴更衣焚香再拜齋燕室夜定乃就寢或問之曰欲以所言動君父吾所言得入天下蒙其福敢不敬乎會和議作具疏爭又與秦檜書力爭皆不報遂乞歸至會稽病卒時紹興十一年十月初四日也年七十三焯莊重宏毅不欺暗室直方之行動合矩矱晚益和粹高宗嘗稱曰觀尹焯所行盡一部論語可謂知焯矣所著有論語解及問答錄宋景定中諡曰肅

呂氏祖謙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主

呂祖謙字伯恭其先萊人後爲河南人六世祖夷簡五世祖公著曾祖希哲從程伊川遊祖好問隨高宗南渡始居婺州父本中母曾氏以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祖謙祖謙幼承家學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與張栻朱熹友自是講索益精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除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謀畧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重修徽宗實錄成進秩嘗面勸

帝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又言本朝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猶當愛護而扶持累官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以疾請祠歸卒於淳熙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年四十五諡曰成憲武義縣東十五里朱嘉題其墓曰東萊先生之墓妻韓氏芮氏子延年祖謙學以闢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性褊急一口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嘉嘗言學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圭

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閻範官箴辨志錄毆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嘉熙二年改諡忠亮寶慶二年錄其子以官景定二年追贈開封伯從祀

蔡氏沈

蔡沈字仲默宋建陽人元定次子也母注氏以乾道三年八月十四日生沈少從朱元晦游屏去舉子業

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然坐終終瞭然有見於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俱備而信前聖之言不于欺也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沈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沈也沈受父師之托沈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多發明先儒所未及者慶元中從父謫道州跋涉數千里極楚粵窮僻父子相對一以理義自怡悅父歿於貶所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者輒謝却曰吾不忍累先人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圭

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世稱九峯先生妻翁氏劉氏子六模杭進士械柯楷榆師元晦能世其業明正統二年從祀追諡文正成化三年贈崇安伯

陸氏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宋金谿人父賀以學行爲鄉里所宗母饒氏以紹興九年二月乙亥日生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四歲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上下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忽大省悟
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
宙內事登乾道八年進士第嘗與王順伯論儒釋書
曰儒者雖至無聲無臭無方無體皆主於經世釋氏
雖盡未來際齊度之皆主於出世或勸其著書曰六
經註我我註六經苟知學道六經皆我註脚又語學
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
人言却難或問其學自何處入九淵曰不過切已自
反改過遷善而已淳熙二年與朱元晦呂伯恭會鵝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書

湖辨論異同大約元晦稱尊德性道問學兩事而九
淵專主尊德性及元晦守南康延九淵登白鹿洞講
席講君子喻於義章曰人之所喻由於所習所習由
於所志如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爲士
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
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今世汨沒於此
不能自拔雖終日從事聖賢之書要其志之所向則
有與聖賢背而馳者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
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書

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
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
於利欲之習但焉爲之痛心疾首專治乎義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
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
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
不謂之君子乎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復
請九淵筆之而爲之跋其後以爲凡我同志於此反
身而深察焉則庶乎不迷於入德之方矣累官知荆
門軍郡有追逮惟令訴者執狀以地遠近立限至卽
爲之處決人咸悅服教人如子弟雖賤隸走卒亦諭
以義理上元設醺黃堂以講義代醺人皆感動初九
淵始生母少乳兄九思命妻乳之既長事兄嫂如父
母守荆門軍迎養官署一日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廼
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卒時紹熙三年十二月十四
日也年五十四妻吳氏子持之循之墓延福鄉朱陂
會葬者以千數諡文安有詩文語錄傳於世

陳氏淳

陳淳字安卿號北溪朱龍溪人少習舉子業得近思錄讀之遂盡棄其業而學焉及朱熹至淳淳受學熹曰吾南來喜得陳淳由是所聞皆切要語久之義理貫通恬退自守名播天下嘗言盈天地間千頭萬緒是少少人是少少工夫惟當開擴心胸大作基趾將此心放在天地間一例看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須明三代法度通之當今而無不宜然後爲全儒而可以語王佐事業須運用醇酢如探諸囊中而不置然後爲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性至孝母疾亟號泣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手

於天乞以身代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宗族之喪無歸者皆葬之嘉定九年嚴陵郡守鄭之梯率僚屬延講郡庠淳嘆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力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仕而卒年六十五所著論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其言太極言仁義諸篇皆發明天理全體示學者標的云

魏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號鶴山宋浦江人幼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登進士第開熙初以武學博士對策諫開邊事御史徐相劾其狂妄丁外艱築室白鶴山下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知眉州禮者考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遷轉運判官上疏乞賜周子張子二程子傳證示學者趨向後詔爲起居郎權工部侍郎忤當事意貶靖州了翁至靖多士從學乃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著九經要義百卷發明聖道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毛

訂正精密爲先儒所未有端平元年帝因民望召直學士院在朝六月前後二十餘疏皆當時急務帝將引了翁共政忌者相與合謀排擯之尋罷歸仕終資政殿大學士疾革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贈太師諡文靖累贈秦國公薤吳縣金盆塢了翁爲學卽物以明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於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立朝之大節不以險夷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所著有鶴山集周易集義易

舉隅周禮井田圖說九經要義及經史雜抄等書議者謂當南宋邪說黃鼓之時獨能以所聞於李燾轉廣者教授生徒正學賴以不墜云

王氏栢

王栢字令之宋金華人祖師愈崇政殿說書父翰朝奉耶俱得伊洛之學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魯齋問何基從黃幹得考亭之傳卽往從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壬

之標注點校四書通鑑綱目最爲精密推明河圖八卦洛書九疇之旨又訂正詩經春秋大學中庸等書嘗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其卓識獨見類如此栢治家嚴飭閑閑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事伯兄甚恭撫季弟之孤割田養贍收合宗族周恤扶持開之沒貧無以養悉力爲之經營及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祭酒楊文

中請於朝諡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論語孟子通旨研几圖魯經章句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凡百餘萬言皆闡發濂洛精意淵源道德云

許氏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父通母李氏以金大安元年生衡實宋嘉定之二年也七歲入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壬

遭世亂苦無書於日者家見尙書注疏手抄以歸避亂岨嶠山得王輔嗣易說讀之晝夜不稍懈區其齋曰魯遂以爲號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旁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人曰世亂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無主乎轉魯留魏自是出入經傳泛濫老釋下至醫卜諸子百家兵行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已而詣蘇門見姚樞樞授以伊川易傳晦菴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等書讀之默契於中還謂學者曰吾今乃始聞進學之序

矣悉取向來簡帖焚之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讀可也尋移家蘇門慨然以明道爲已任曰綱常不可一日忘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者之責也凡喪祭嫁娶必徵諸古禮以爲世俗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不熟雜糠粃茹茶食之處之晏然歌誦之聲若出金石有餘卽以分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愧遺毫無受也元世祖出主秦中召爲京兆提學時郡縣始建學衡以其學爲教風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手

化大行及卽位召拜國子監祭酒後召議事中書省俱力辭至元五年召定朝議官制時阿合馬握權劾其蠹政害民數事以聞又謝病歸八年詔爲集賢殿大學士兼國子監祭酒世祖親擇蒙古子弟俾教之時所選子弟皆幼穉衡待之若成人愛之如已子出入進退嚴之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卽習禮習射習投壺書算少者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之儀共書不務多惟懇欸周折令推之日用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至

未領解則引註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敷五藝在寬今學中大體固須嚴密然就中節目必寬蓋人之品不同有夙成者有可成其大可成其小者難一律強也且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所至漸進之夫教人與用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畧其所短漸摩成就故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化雖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史臣謂其設教之法千古一見云又詔與王恂定新歷歷成復謫病歸旣歸絕人事自治誠切不言而整閭門之內若朝廷喪葬不用佛老懷孟化之有僧德公者年百歲持戒清嚴戒其徒曰老僧苦行百年終不能作佛徒爲不孝子汝輩還家盡子道可也疾革語其子曰我生平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甚勿請諡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卒於至元八年三月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走哭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者墓在修武縣妻敬氏賀氏子四師可通議大夫師敬御史中丞師遜師孚衡天容弼毅卓然有守所學一以朱子爲師而窮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踐其實薛瑄謂許魯齋自謂學孔子觀其去就從容而無所係累真仕止久速之氣象也大德二年贈司徒諡文正至大二年追贈魏國公皇慶二年從祀

許氏謙

許謙字益之東陽人世稱白雲先生父觥進士謙生數歲而孤世母陶氏口授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雖疾不廢後從學於金履祥與語良久謂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醢既加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重

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三日矣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因告以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謙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刻意研討凡所讀書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到卽表而識之如是數年乃盡得其奧延祐初講學本郡及門之士千餘人隨其材分各有所得而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分也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論薦於朝者前後章數十上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身之安危卜斯道

之隆替卒於至正三年年六十八諡文懿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抄書傳叢說自省編其爲詩文非扶翼六經綱維世教者不輕筆之於書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其教人以五性人倫爲本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爲處事之要何基王栢金履祥之學至謙而益顯著故學者推原統緒以爲朱子之世嫡云

王氏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明餘姚人南吏部尚書華之子也母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重

鄭氏以成化八年九月十三日生守仁年十五好談兵善騎射訪客居庸山海關山塞縱觀山川形勢年十七謁婁一齋與論朱子格物大旨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卯治己未第進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抗疏劾之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處萬山荒僻中自爲棺槨以待盡於是時困衡動忍不惟得失榮辱胥釋而死生一念皆泯端居澄默早夜參求忽一夕大悟曰聖人之道吾性固自足也瑾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官輯畧四

重

累遷鴻臚寺卿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守仁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抵任置二衙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池中容皆稱王與陳日能高快馬龔福全等攻陷府縣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守仁慮權輕無以令將士請給旗牌提督軍務王瓊奏從其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爲伍伍有小甲二伍爲隊隊有總甲四甲爲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爲營營有官參謀二佐之三營爲陣陣有偏將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官輯畧四

重

果奏捷會邊將江彬太監張忠等導上親征以勦捕宸濠餘黨爲名軍至江西誅殺良善沒其貲財故縱北軍呼守仁名嫚罵或衝道挑釁守仁務待以禮復給示內外述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致主客禮病予藥死予棺每出逢北軍喪必停輿慰問厚恤咨嗟而去北軍皆曰王都堂待人以禮安得犯之張忠等閔射教場強守仁射三發三中北軍同聲讚嘆忠等不樂而罷曰我軍亦附彼耶遂移軍去嘉靖改元詔錄平宸濠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六年征岑猛

禪家宗旨夫禪家以虛無爲主而氣節事業文章如守仁孝友如獻章其非禪可知矣萬歷十二年從祀

薛氏瑄

按前明世次似應在王守仁之前

薛瑄字德溫河津人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術父貞洪武初鄉薦母齊氏以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十日生瑄瑄生而肌如水晶洞見五臟家人怪之不欲舉祖聞其啼聲曰體清聲喑非常兒也乃舉之六七歲時教以小學四書過目卽成誦不爲嬉戲端重如老成人羣兒見其坐不敢過其前十二能詩賦時永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美

徐懷玉高密魏希文等皆元者儒父延於家與之講論經史百家及周程張朱之說豁然大悟曰此孔孟正脉也遂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從父司鐸鄆陵時以科貢多寡爲黜陟乃補鄆陵學生舉河南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宣德中授監察御史三楊聞其名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曰某居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謝不往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可得而屈乎稱嘆不已出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晨夜誦讀潛心

將玩雪飄盈几不輟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昧提督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誨育生徒先德行而後文藝隨其才器成就之一時咸稱薛夫子云王振用事一日問三楊曰吾鄉誰可大用者三楊舉瑄遂得召爲大理寺少卿及至京入宿朝房三楊過之不值私語其僕曰若主之召王太監意也詰朝朝退當造謝瑄固不謝又使語之又三謝而振復先餉瑄瑄又却之振曰能以美官予人者我也不與薛公美官而以餉薛公之却也固宜乃改大理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美

卿不謝如前李文達所厚門人也復強之瑄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者乎振聞之不悅一日振議事東閣下諸卿皆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振益脚之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許妻毒殺夫下督察院訊已誤服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振喉言官劾瑄受賄故出人死罪下獄論死瑄處之怡然日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臨刑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泣於爨下振問何爲僕曰薛夫子賢者也今日將刑僕是以泣

因爲振備言瑄生平振大感動有詔赦之放歸爲民
家居七年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弟子來學者
甚衆振死起爲大理寺丞尋進南京大理卿南京鎮
守太監興安無敢與抗禮者瑄至安特降階爲禮退
謂人曰是與王振作敵者豈可屈耶奉差太監金英
回京公卿皆郊送瑄獨不往英言於衆曰南京好官
惟薛卿耳彼雖不送吾不怪也入言於帝將大用之
中官沮之遂改大理卿蘇松有饑民貸富民粟不得
遂火其居而竄於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三

坐以謀反衆畏文莫敢言瑄抗章辨之乃得減止誅
爲首三人英宗復辟以薦夜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學士入內閣尋轉左一日召入便殿帝方燕服瑄不
入俟易服乃入所陳皆大學誠正之意命主考會試
首以正學復性爲問同列曰此數字久不言矣瑄曰
生平所學惟此數字而已會曹石用事遂引疾致仕
石亨雅敬瑄欲爲瑄請勅書卽家塾訓子弟且以資
其養瑄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書以教鄉里魯齋懸
之屋梁不以示人若資其養何若不辭官之爲愈也

享嘆息而去瑄爲學以復性爲本以居敬爲要窮理
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嘗謂朱子以來斯道大彰
無容著作直須躬行爾生平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
有違失終夜反側不寐必改之而後已凡辭受取予
必揆諸義一毫不苟而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
利達泊如也接人和氣可掬無衆寡小大一以誠待
之教人循循有序言皆平易簡切不爲串鑿奇聞之
說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嘗爲詩曰七十六年無
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楊廉曰本朝理學自文清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三

洵非虛也一夕忽遭疾衣冠危坐而逝時天順八年
六月十五日也贈禮部尙書諡文清稱敬軒先生所
著讀書錄河汾詩集文集行於世妻寧氏子四溥淳
潛治明隆慶五年從祀

羅氏欽順

羅欽順字允升別號整菴泰和人父用俊青田教諭
以成化元年生欽順稟性端慤初入塾循守規矩稍
長篤志於學識者以爲遠大之器引治五年舉鄉試
第一明年成進士授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遊初見

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旣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書潛玩久之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非吾性之實理於是研求體認於道心人心之分盡心知性之說以庶幾乎不惑之域陞國子監司業釐正士習六館諸生肅如也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宜一通意欽順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大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累遷吏部左侍郎甄別精慎有夤緣內監媒進者論奏付法司治罪銓政爲之一清後屢遷吏部尙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卑

書懇疏致仕許之欽順自以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掃跡潛心體驗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在是矣卒於嘉靖二十六年年八十三贈太子太保諡文莊欽順生平志趣恬淡蹈履矜潔身雖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每旦正衣冠子弟入庠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台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介可疵鄉閭則之而化於禮讓子姓

童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於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買金石四方士子無論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旣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性旣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爲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人倫滅天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聖

理其貽禍可勝道哉時王守仁以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聞之蓋當時守程朱不變者惟推欽順云所著有困知記

黃氏道周

黃道周字幼平明福建漳浦人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否崇禎二年進中允三疏救故相錢龍錫降調遭疾求去瀕行上疏意斥大學士周延儒溫體仁帝不懌斥爲民九年召復故官明年久旱修省道周上言又

指斥體仁招奸構東林復社之獄旋進右諭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三罪四恥七不如有坎珂羈落不如鄭鄮語時鄮方被杖母大詬帝嚴旨切責公卿畏道周剛亦多以是中之道周乞休不許已遷少詹事廷推閣臣帝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遼撫方一藻嗣昌因復奏道周庇鄮事道周與帝辨論不少阿嗣昌復瞞人劾道周帝貶道周六秩爲江西按察司照磨巡撫解學龍薦帝怒杖謫戍永後以諸臣言又重其名復故官道周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聖

請假許之福王監國起爲吏部左侍郎南都亡見唐王於衢州爲武英殿大學士與鄭芝龍不協請自往江西募兵至婺源遇大清兵戰敗被執至江寧幽別室中囚服著書寫易圖六十四象正孝經猶百二十餘本臨刑過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同死者數人道周學貫古今所至學者雲集銅山在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幼坐卧其中以明道翼經崇正黜邪爲仔故學者稱石齋先生精天文歷數皇極諸書所著述四庫採

錄多至千卷榕樞問業一書以致知格物爲第一要義其大國經三易洞璣等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不爽及後家人得其小冊自謂終於丙戌年年六十二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端道光五年從祀

湯氏斌

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睢州人順治四年補學官弟子五年舉於鄉六年會試中式九年成進士授職詞垣歷官潼關道嶺北道參議復由博學鴻儒改授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聖

侍講游升內閣學士江蘇巡撫禮部工部尚書督詹事府事生平崇是踐勵清操禁侈靡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官嶺時巨寇李廷玉伏戎深山密箐中設計擒獲地方乃靖撫江蘇毀流俗不經之祀化輕生好鬪之風奏帑積年民欠議減蘇松賦額民心愛戴歌頌不衰奉召詔還京蘇民扳轅遮道送者十餘萬人諸奏疏忠言談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當官參議以終養回里時有容城孫奇逢講學蘇門猶折節執贄著有湯子遺書十卷生平事事謹

求寔用居敬以立體窮理以致用乾隆元年賜諡文
正道光三年從祀

陸氏隴其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父元邑庠生母曹氏以明崇禎五年十月十八日生隴其隴其幼而粹清端靜寡言笑諸經史上口輒成誦然每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而後及其餘及長慨然以聖賢爲必可師而不以科舉奪其志講學授徒諸書悉折衷於朱子登康熙庚戌進士第初授嘉定尹布衣赴任以小舟載紡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畧

具內子躬自紡織以儉朴爲民率先時有民告其子不孝者爲之細詢情由曉譬娓娓至爲之流涕曰吾德薄無以化汝民其子感悟叩首號泣乃慰而遣之又一富人爲貧人所侮以縣法爲輕請憲牒治之判其尾曰富人體面固體面貧人肌膚亦肌膚富者悟而止其以德化民類如此被劾落職卽送篆出署所持無長物惟來時所攜紡織數具及破簾所貯舊讀書數千卷而已嘉民號泣送者溢於路相謀刻木爲像以祀四方文士競爲詩歌以傳之彙爲公歸集歸

里仍授徒自給尋以督御史魏象樞疏薦得復職在京補職時有期服將滿未除故相徐元文爲御史召隴其隴其服所服以往見者怪之元文心特重之補知靈壽縣舉行鄉約必擇通曉文義素行端慤者居其任親爲講解孝弟姻睦之訓申明鄉約保甲之法並去其煩擾使可施行巡撫下其法於各屬使通行之又著有松陽講義每五日集諸生講明四子之學教化大行歲大旱民艱食流離野死相屬繪圖請賑按邑之被災者分爲三等躬爲部署而均之更倣古十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畧

二荒政之遺而節約其槩賴全活者數萬人嘗述其父平昔語子弟之言以自儆其言云貪與酷皆居官大戒然人皆知惡之若自視廉謹而刻以繩人人慕其風節競相倣倣禍不可言矣故爲政尙寬厚民皆便之陞四川道監察御史首請免畿輔被災錢糧復極論捐納及在任守制之非尋罷職天性孝友令嘉定時迎父至署孝養備至雖公事繁冗而定省間視未嘗稍間居父喪寢苦枕塊二年未嘗離柩旁及塋啟所卧芻剪見有蛇窟其下仲弟有酒失絕飲以勸

之仲以遂終身不飲隴其生平容止端慤言動皆有法度燕居齋如若對嚴賓事無巨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情容學以孔孟爲宗以六經四子爲本以仁義中正爲主以居敬窮理爲功以躬行寔踐爲獲以程朱爲鄉導需次里居治政稍優卽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及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其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悉究其微而燭其節於是粹然一出於正所著有三魚堂集日抄問學錄編增刪四書大全松陽講義四書講義困勉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松陽鈔存評選國策去毒行於世卒於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妻朱氏子宸徵 國朝乾隆元年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清獻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四

吳

學宮輯畧卷之四終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彙梓 男文翰 校錄
余氏學宮輯畧 李元春 增輯 男來而 附錄
西廡先儒列傳

穀梁氏赤

穀梁赤尸子曰名假字元始顏師古曰名熹字子赤周末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公申公申授瑕邱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立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訥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帝星公二人受焉沛人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評公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一

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
伊推朱顯穀梁議耶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
論公羊家多不見從內侍郎許廣亦並內穀梁家中
耶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
義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
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唐時從祀宋贈襲阮伯尋
改雕陽伯

伏氏勝

伏生名勝字子賤濟南人能言書秦焚書時伏生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二

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亡漢定天下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八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
是頗能言尙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尙書以教矣文
帝時求能治尙書者聞伏生欲召之時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詔大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勝不能言使其
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
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尙書是也勝作尙書
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漢書
云字
和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

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
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
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墓在鄒平
縣唐時從祀宋贈乘氏伯

后氏蒼

后蒼字近君漢東海郯城人從孟卿受禮在曲臺校
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
通漢虞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三

戴禮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
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劉向
考校經籍因第而序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
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三十一篇樂記二十
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
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
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
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
又爲之註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

傳蒼啟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九年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從祀

董氏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覲於園舍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四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舉首帝親策以古今治道仲舒並條疏以對其畧有云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又曰凡爲人君事在勉強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不變道亦不變帝覽而異之以爲江都相江都王帝兄也素驕而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特敬重焉王嘗以趙王勾踐與大夫

文種范蠡滅吳爲三仁對曰夫仁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由此言之越本無一仁也王聞而善之居無何廢爲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家居推說其意草莽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帝謂其書有刺譏於是下吏當死尋詔赦之是時方外懷四夷公孫弘希世用事位至三公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帝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帝以爲相王故聞其有學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行亦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乃以病免武帝時隆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至勸限民名田一疏不泥井田陳述尤深得井田微意惜當時無行之者及去位不問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每遣使者卽其家問之後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顯所著有春秋繁露及上疏條教若干篇傳於世薛瑄謂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漢四百年識正學者董子洵非虛也墓在西安府或曰在東光元至

順元年從祀洪武二十九年追贈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廣川伯

杜氏子春

杜子春字時元東漢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因以教授鄉里時鄭興鄭眾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眾逵發明其說著周禮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六

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公作周官註皆祖子春云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也唐時從祀宋追贈緱氏伯

范氏甯

范甯字武子晉鄆陵人少篤學多所通覽爲餘杭令與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風化大行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徵拜中書侍郎多所獻替有益政道補豫章太守設庠序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

學士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劾之遂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會赦免既免官家於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於家泰官至護軍將軍孫暉著後漢書擢著春秋穀梁集解詞意精審崇實論一篇闡發仁義推尊周孔洙泗之教賴以不墜宋儒謂三傳之學惟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惟范甯之論最善云唐貞觀二十一年從祀明嘉靖九年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國朝雍正二年復從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七

韓氏愈

韓愈字退之唐修武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代孫也祖叡素桂州長史父仲卿武昌令終秘書郎以大歷戊申三年生愈三歲而孤兄嫂鄭鞠之七歲知讀書日記數千言比長益力學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由是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德宗時上疏極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遷刑部侍郎以諫佛骨貶潮州刺史又改袁州刺史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產且盡

民以是窮乃爲文祝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鱉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傭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監祭酒與學勸道時有直講習三禮而容貌甚陋學官多損之不與共食愈命吏召與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轉兵部侍郎王廷濬反鎮州圍牛元翼於深州穆宗召愈宣慰衆皆危之疾驅入廷濬盛陳兵逆之復羅甲士刼之愈神氣端登反覆諭以利害順逆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八

解圍轉吏部侍郎年五十七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文愈性明磨不詭隨生平以興起名教宏獎仁義爲已任凡親友無後者爲嫁遣其孤女而恤其家嫂鄭喪爲服期以報侄十二郎歿撫孫湘成進士妻盧氏子昶孫綰袞皆舉進士其他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所著原道原性師說等篇皆衍奧宏深以佐佑六經與孟子相表裏議者謂孟子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退之排佛老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愈歿後其言大行學者仰

之如太山北斗云宋元豐七年從祀贈昌黎伯國朝乾隆五年授後嗣世襲五經博士

范氏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宋蘇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生二歲而孤隨母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應天府依戚同文學晝夜講誦起居飲食人所不堪仲淹益自刻苦五年盡通六經之旨舉進士爲廣德軍司理叅軍迎其母歸養始還姓更今名母喪去官仲淹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九

欣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五代以來學校廢壞畧殊知宜州延仲淹教授生徒仲淹敦尚風節殊深器重之薦爲秘閣校理帝帥百官朝太后仲淹上疏言天子不可與百官同列北面殊詰以狂率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辱公薦每懼爲知已羞不意反以忠直獲罪門

下殊不能答請太后還政不報太后崩言事者多暴太后時爭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帝感其言詔中外毋輒論太后時事郭皇后廢率諫官伏闕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大興學校建子陵祠風起士習歲餘召還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又爲四論以獻大抵皆譏切時弊夷簡訴其越職言事落職康定元年元昊反召爲天章閣待制時夏竦爲陝西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十

經畧安撫招討使進仲淹龍圖直學士以副之昊寇延州以仲淹兼知延州敵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爲念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雍可欺也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且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接待咸感德畏威不敢犯邊後爲叅知政事上十事帝悉採用之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已任與富弼同心輔政當選監司時取班簿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

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日夜謀慮興致太平而規模潤大論者藉藉仲淹遂請行邊其去也人咸惜其當朝不久莫能遂其先憂後樂之志卒於皇祐四年五月上輟朝一日贈兵部尚書諡文正既薨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墓在河南府禹安山下仲淹爲人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自奉嘗薄又置義田義庄以贍宗族而妻子僅給衣食子純仁載麥五百斛次丹陽聞石曼卿三喪未葬卽盛與之單騎至家仲淹問曰東吳見故舊否純仁曰曼卿爲喪未舉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堂學睢陽秀才孫明復母老無以養日汲汲於道路以索甘旨因廢學仲淹贈錢數十千復補爲學職使月得錢三千供養授以春秋明復讀書泰山下十年不歸由是道德高邁被召仲淹嘆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雖人才如孫明復猶將汨沒也狄青隸仲淹麾下投以左氏春秋由是精研經史爲宋名將張子厚好學令讀中庸遂爲一代名儒布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十

衣胡瑗能定雅樂教授吳中仲淹薦之學術遂爲世取法爲政尙忠厚所至民多立生祠肖像及卒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入仕有茂績 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

胡氏瑗

胡瑗字翼之宋海陵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父納寧海節度使以淳化四年生瑗七歲善屬文十三通五經卽以聖賢自期待鄰父見而異之謂其父曰後當爲國家偉器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復石守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道三人同學攻苦食淡十年不歸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時方尙詞賦瑗倡明正學一新故習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其科條纖悉畢具暑其齋曰經義所以經乎仁義禮樂藝倫之義明其體也曰治事所以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適其用也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後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留主太學從者凡千數錢藻孫寬范純仁錢公輔劉義誥子皆

出其門禮部歲所得士瑗弟子十嘗居四五自河汾以後能立師道成就人才者必以瑗爲首稱焉卒於嘉祐四年六月初六日薨烏程何山謚文昭著五經口義資聖集子三志康進士志寧知寧州志正

楊氏時

楊時字中立號龜山宋將樂人父殖母陳氏以皇祐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時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廖氏尤謹稍長潛心經史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程明道與弟伊川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間河洛之士翕然師之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明道於潁昌相得甚懽及歸明道目送之曰吾道南矣明道歿設位哭寢門以書赴告同學者又見伊川於洛一日伊川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陳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憚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路允迪使高麗歸言國主問龜山先生安在張鼎亦勸蔡京引舊德置左右爲已亂計召爲秘書郎是時

年已七十有二矣未幾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
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著三經義解推本孟子
性善之說發明大學中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
攸趨無所隱也時天資逸曠濟以學問故德器早成
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羣居
啗然不言而飲人以和比臨事不動聲色而裁制井
井裕如也在東郡所交皆天下士先達陳瓘鄒浩皆
以師禮事之渡江學者推爲程氏正宗與胡文定往
來講論猶多胡五峯羅仲素皆其弟子朱文公張宜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古

公得程氏之正其源委亦出於時時浮沉州縣四十
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切於世道而
其大者則闢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云卒於紹
興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年八十三諡文靖薨將樂水
南妻余氏子五人迪適適造迪力學通經亦嘗事
伊川宋士習以去不屑就爲高潔見時晚以蔡京薦
而起嘗論藉藉然時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以斯世
斯民爲急裂裳裹足以從之不俟屢可也世以不屑
去疑之亦淺之乎其爲夫矣明弘治九年追贈將樂

伯從祀

羅氏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宋南劍人諡文質學者稱爲豫章先
生父神繼以熙寧五年生從彥少從吳國華學後聞
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從之一見乃知舊學之差三
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一生矣一日時以飢者
甘食章令之思索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
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
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爲何不及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圭

有時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着猛省留意則
可以入道矣從彥一生服膺此語凡世之嗜好一切
禁止故學問日新洞見道體因熙豐之間變亂祖宗
法度作違堯錄八卷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
嘗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
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漸流於懦其議論醇
正類如此仕至惠州博羅縣主簿紹興五年卒於官
子敦敘早歿門人墓於郡城東羅源黃際坑著有春

秋解毛詩解中庸說語孟解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及遵堯錄行於世朱子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潛心力行任重詣極者仲素一人而已明萬歷四十一年從祀

李氏侗

李侗字愿中宋延平人父煥朝奉郎母饒氏以元祐八年生侗少遊鄉校有聲聞郡人羅仲素得河洛之學於龜山之門上書仲素曰先生得不傳之秘於千五百歲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滋擴之以廣大體之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六

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門下而今拳拳欲求教者亦謂所學有大於利祿也惟先生啟迪輔翼之從學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容潛玩講習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如是者久之始融釋洞徹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四十餘年飲食或不充而怡然有以自樂嘗言學問之道不在多

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命其子熹受學卒得其傳鄧勉謂朱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澈無瑕非吾曹所及朱子亦稱其氣象豪邁而充養純粹自然之中若有成法晚年從學益衆方伯連帥之賢者亦聞而慕之卒於隆興元年十月十五日年七十有一薨延平府東崇仁里諡文肅學者稱爲延平先生妻吳氏子友直友信皆舉進士元至正中追贈越國公明萬曆三十年從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七

張氏栻

張栻字敬夫號南軒宋綿竹人魏國忠獻公浚子也母王氏以紹興三年生栻自幼學所教莫非仁義忠信之實長師胡五峯五峯一見卽以聖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五峯稱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勵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早夜觀省以自警策以應補承務郎紹興間忠獻出督奏栻充寫機宜文字栻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叅庶務其所綜畫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也尋以軍事入見上

異之除直秘閣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修身務學畏天恤民要務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南西路杖簡州兵汰冗補闕論溪峒酋豪弭怨睦鄰母相殺掠羣蠻帖服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奸民之舍賊者羣盜聞之皆遁去且以禮遇諸將得其歡心加恤士伍勉以忠義信陽守劉太辨佑勢希賞杖累章劾之不報杖自以不得其職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六

武夷山冲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卒於淳熙七年年僅四十有八帝嗟嘆不已考亭與黃勉齋書曰吾道孤矣杖爲人坦蕩明白表裏洞然諸理既精信道又篤其樂於聞道而勇於徙義則又奮勵明決無毫髮滯吝意故德日新業日廣而見於論說行事之間者上下信之至於如此所著有論語孟子說大極圖說洙泗言仁諸葛武侯傳經世編年行於世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墓在寧鄉縣西楓林龍塘

之原妻常氏宋末益王立詔天下勤王有張鑑起兵衡山兵敗被執元參政崔斌勸之降罵曰今日降何以見我祖魏公於地下耶不屈而死疑係杖之後云嘉泰八年賜諡宣景定二年追贈華陽伯從祀

黃氏幹

黃幹字直卿號勉齋宋閩人父瑀爲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間幹有志學問往見考亭會考亭他出遂留客邸孤燈危坐懸榻不設者三月北旣見益專考亭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吾與處甚有益遂以其子妻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九

之寧宗卽位授迪功郎母喪去官廬於墓學者從之甚衆考亭竹林精舍成遺書曰他時直卿可代卽講席及疾革以深衣及所著授之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無憾矣幹持心喪加緦三年而後歸歷官臨川漢陽安慶皆有聲當其知安慶也歲大旱禱雨輒應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潯山再拜雨卽至敵人破光山民情震恐幹請於朝築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卽興工城成有老嫗百歲二子與之諸孫從詣府致謝幹禮之命具酒炙且勞以金帛嫗曰老婦爲一郡生靈

謝爾太守之賜非所與也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陷於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再辭不受及至制府移書責之言謂敵切同幕忌之遂力辭去俄再命知安慶知潮州俱辭不就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致仕幹剛介洪毅於師傳存心致知之學身體之無遺力而所至求士友共學汲汲如饑渴當官不違難不憚事撫摩凋瘵如護肢體鋤強暴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壬

安貧弱如嗜慾至設機制繼營藺守邊備禦如宿將嘗試也比歸老終喪且貧烟火時不繼日蔬食餽客危坐講切徹旦夜編禮著書不輟相宅兆於北山構數椽其間名其泉曰逝如斯名其亭曰求得正已莞然曰死便埋我豈不快哉卒數年天子讀禮書惻然文公之學適傳者惟幹改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於世厥後金華四子通行其傳正學賴以不墜議者謂濂洛關閩而後任斯道之統者斷推黃勉齋云

真氏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號西山宋浦城人父嵩以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生德秀四歲受書過目成誦十五喪父母吳氏力貧教之同郡楊圭見而異之使共諸子學妻以女登慶元五年進士第立朝不滿十年奏疏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想見其丰采歷知大郡惠政畢舉能不愧其言江東旱蝗德秀爲轉運副使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以便宜發粟賑給竣事而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捐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壬

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餓死者微公我輩亦相隨入於此矣其知泉州也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召爲戶部尙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懷思乃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於茲皆足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院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逾年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疾亟冠帶起坐乞謝事猶神

爽不亂而卒時端平二年五月一日也年五十七上震悼輟朝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忠孝弟里子志道德秀之學以朱文公爲宗黨禁既開而正學遂明於天下後世所著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志星沙雜志文章正宗唐書考疑心經正經等書皆行於世世稱西山先生明正統元年從祀成化三年追贈浦城伯

何氏基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圭

何基字子恭宋金華人父伯慧爲臨川縣丞會黃幹知縣事因命基受學幹告曰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功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得聞淵源之懿凡微詞與義皆研精覃思平心易氣以俟其通未嘗參以己意立異以爲高徇人而少變也所讀書無不標點義顯意明有不待論說而自見者嘗謂爲學立志貴堅規模貴大又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從學者甚衆而王栢其猶著也景定五年以薦被命添差婺州學教授咸淳初授史館較勘兼崇政殿說書

尋改承務郎皆力辭不受卒年八十一諡文定所著解釋大學中庸書大傳易啟蒙通書近思錄皆以發揮爲名蓋深得先儒理學之傳云

趙氏復

趙復字仁甫宋德安人以儒學見重於世元拔德安被獲姚樞與之語知爲奇士留宿帳中旣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際見復被髮走跣仰天大號將欲投水樞諭以徒死無益強之至燕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伐宋卿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圭

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强之仕先是南北路絕載籍不通復盡錄所記程朱諸經傳註付樞世祖聞復議論悅其學與樞建太極書院延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所以發明紹述者作傳道圖伊洛發揮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向慕樞退隱蘇門卽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尊信其書北方知有程

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耿介雖燕居不忘故土
家江漢之上因以爲號學者稱江漢先生子卿月克
紹家學

金氏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宋蘭溪人幼敏曆父兄授之書卽能
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理以及陰陽律歷諸
書靡不畢究及壯知慕濂洛之學師同郡王栢首問
爲學之方栢告之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
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方及見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何基基謂曰會之

王栢

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分便

當自今始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時朱事已去襄
樊之圍日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出海道
直趨燕薊朱莫能用及朱敗物屏居金華山中寄情
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
則盎然和惇訓迪後學諄切不倦而猶篤於分義有
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傾貲贖
之使其完聚其子後黃履祥終不言相見勞問辛苦
而已何基王栢之喪率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

知師弟子繫於倫常所著大學章句疏義論孟集註
考證書表註及通鑑前編多發先儒未發之義當時
謂何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栢之高明剛正似
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子而並充於已者也至正
中賜謚文安居仁山之下學者稱仁山先生

陳氏澠

陳澠字可大宋都昌人父大猷從學饒雙峯得紫陽
正宗註述書經集傳爲開慶名進士官至通直郎母
袁氏以景定庚辰十月生澠幼受父書長值元革命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隱居不仕潛心理學於本邑立雲住書院教授生徒
取白雲留住之意因以爲號人稱雲住先生念道載
於五經詩書易春秋俱有傳註獨禮經繁縟未有折
衷學者無所適從爰纂鄭孔之註疏而析其謬採程
朱之議論而擇其精會萃衆說附已微言著禮記集
說明永樂時編之學宮與程朱蔡胡之易書詩春秋
傳註並用以試士焉至正辛巳十月巳丑澠年八十
有一卒於家墓雲住書院西妻沈氏劉氏子五師元
師亮師凱師堅師契師凱讀書本郡白鹿洞書院

述書經蔡傳旁通人稱其家三世以經術羽翼聖道
有功世教云

吳氏澄

吳澄字幼清號草廬宋崇安人幼穎悟絕人過目成
誦每夜讀書達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調適之澄候
母寢輒篝燈復讀遂博通經傳以斯文自任宋末舉
進士不第避地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核定易書詩春
秋儀禮大小戴記等書又作學基學統二篇使人知
爲學之本爲學之序垂十數年日就月將自致於聖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美

賢之道進學之勇近代無過之者侍御史程鉅夫奉
詔求賢江南強起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仁宗朝
詔爲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
浸失其舊澄繼志思有以作新之於是令諸生以次
受業因其材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
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
進修之定講論每至夜分不倦澄一夕謝去諸生有
不謁告而從之南者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有旨
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召澄爲序澄以

爲福田利益雖習彼教者且不言況儒臣乎持不進
會帝崩而止澄嘗有去志及修英宗實錄成稱疾不
出自是累徵不起澄氣融神邁答問疊疊使人渙然
冰釋所至士大夫皆迎請執業比家居四方負笈來
學者恒千百人卒年八十有五薨崇仁縣東南十三
都贈臨川郡公謚文正明正統八年從祀嘉靖九年
以忘宋事元罷 國朝乾隆二年部議以澄有功正
學宋世雖經鄉薦未膺一命之榮仕於元朝薦歷官
階乃在三徵之後名節原無所虧復從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毛

陳氏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明新會人生宣德三年十月二十一
日父琮先一月卒母林氏抗節育之幼穎悟絕人讀
書一覽輒記正統十二年舉於鄉聞江右吳康齋講
伊洛之學遂棄其學而學焉閉戶讀書徹夜不寢築
陽春臺坐卧其中足不出關外者數年成化三年遊
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大驚服
一時名動京師尋歸隱白沙四方從遊者日益衆給
事中賀欽解官來學進士姜麟使貴州特取道新會

以師禮見出語人曰活孟子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
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檢討
而歸自後屢徵不起事母至孝時或在外母念之輒
心動亟歸果然或勸之著述不應嘗曰吾年二十七
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書無所不讀然未知
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而卒
未得所謂未得者謂此心與此理未有脗合也於是
舍其繁而求之約惟此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體隱
然呈露始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論者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獻章博而能約不離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機
雖無著述其答人論學之書固已啟聖人之扇鑰矣
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塋皂帽峯諡文恭學者稱
白沙先生妻張氏羅氏子景雲景易萬歷十三年從
祀

胡氏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明餘千人父南俊母王氏以宣德九
年生居仁幼有大志嘗得鄰家遺物卽還之學爲舉
子業知無所得稍厭去之間吳康齋講學於崇仁里

徒步往從之以記誦辭章不足事而專用心於內其
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謂聖學成始成終
在於敬因以敬名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子如賓客
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築室梅溪山中聚徒
講習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自孟子後獨推
尊程朱以爲得其正傳他不與也嘗言與吾道相似
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絕
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
靜未嘗不靜也嘗作進學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
畢矣天性孝友親死哀毀踰節三年不入寢室兄每
自外歸必迂於門外有疾躬自調藥家貧至簞食瓢
飲處之泰然或爲之籌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
足矣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時吳與弼以學名於世
受知朝廷學者或有間言居仁聞修自守布衣終其
身人謂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人而已卒
於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年五十一塋餘干縣學者
稱爲敬齋先生萬歷十一年從祀

蔡氏清

蔡清字介夫明晉江人少走候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假歸講學後以母命謁選得禮部主事吏部尚書王恕稔其學行奏改吏部主事因上管見二劄一請振紀綱一薦名士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恕皆納用庶吉士鄒智論事下獄刑部尚書何喬新方在告清詣其家強之疏救智得請官嶺南丁內艱服闋補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乞便養改南吏部文選郎中一日心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手

動急乞假終養歸甫兩月而父歿人謂孝感所致正德初卽家起江西提學副使時寧王宸濠方圖不軌凡朔望藩臬官皆先朝王次日乃謁孔廟清至力請僚屬同日行禮先謁廟而後朝王王生日令藩臬著朝服賀清去蔽膝而入王大怒一日宴藩臬官嘲清曰公乃不能詩清佯對某生平與人無私王益銜之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誤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清素羸弱而色清氣和外簡內辨於天下古今一以義理折

斷其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生平砥躬礪行不愧衿影嘗言宋儒之道至朱子始集大成朱子之學不明則聖賢之道不著故與其徒著四書蒙引易蒙引諸書推朱子之意常帷燈卧榻旁或夜分與諸生講論寢後有得卽亟起疾書之議者謂羅欽順蔡清言行相顧學問醇正考述皆足講明心性辨析疑似有功於名教云仕終國子監祭酒萬歷中贈禮部侍郎諡文莊子存遠任推官

呂氏坤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三

呂坤字叔簡學者稱新吾先生明河南寧陵人萬歷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戶部主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數千言切中時弊疏入不報坤遂乞休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閩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加十二人且製序重刊之戴士衡劾坤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閩範圖說跋名曰憂危茲議畧言坤

撰此取漢明德后因后由貴人進后以媚鄭貴妃坤
言天下安危獨不及建儲意可見也帝寢其事不問
坤剛介峭直留意聖學居家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
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推薦
天下三大賢一沈鯉一郭正域一坤又疏至二十餘
上皆不納福王封國賜莊田四萬頃上疏諫減其半
卒於天啟初贈刑部尚書所著呻吟語摘夜氣鈔省
心紀道脉圖四禮翼去偽齋集實政錄均能闡明正
學扶持倫常貫通古今實濟時用 清道光六年祀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三

孫氏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容城人年十七舉萬歷庚子
鄉試與鹿忠節公繼善爲友以躬行相砥礪居親喪
結廬墓側於憂戚孺慕中悟心性原本慨然以聖人
爲可學而至天啟乙丙間大興鉤黨之獄左魏周三
君子橫被榜掠故交避匿奇逢獨上書樞輔鳴鼓舉
旂爲之鳩衆伙助生死禍福不少動其中時會搶攘
保全危城避亂山中隱然負王佐之望徵書屢至辭
不應入 國朝以國子祭酒徵亦不起晚年攜家蘇門

自刊落生徒數結廬相就其地自姚許後稱再盛焉
九十時猶晨興拜謁家祠獨坐空齋竟日無情容事
物之來泛應曲當濁酒孤燈對友譚學至丙夜未嘗
知倦大抵奇逢於道慎擇而約守發爲文章皆躬行
心得之餘未嘗有新奇可喜出其說而持循之人人
可以寡過嘗以古今諸儒見有偏全力有淺深要以
不謬聖人爲歸慈谿以傳子靜者失子靜龍谿以傳
陽明者失陽明儒而雜禪不可不辨苟無致知力行
之實獨憑揣摩億度以軒輊前賢所不取也年九十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三

劉氏宗周

劉宗周字起東浙江山陰人父坡爲諸生卒時母章
姬宗周方五月旣生以貧育外家萬歷二十九年宗
周成進士母卒以節聞於朝時有崑黨宣黨與東林
爲難宗周爲行人上言右東林黨人大譁宗周請告
歸天啟初起儀制司主事上疏言魏忠賢奉聖夫人
奪俸半年尋請戮崔文昇等起李三沐用李朴等帝

切責之既進官至大僕少卿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忠賢逐東林且盡宗周復固辭忠賢責之削籍崇禎初召爲順天府尹上疏陳新政帝以爲迂然嘆其忠未幾都城被兵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進馬騾宗周以爲必有以遷幸動上者詣午門叩頭諫得報乃退時樞輔諸臣多下獄宗周言帝亦宜任咎又劾馬世龍等忤旨三年以疾在告進祈天永命之說周延儒溫體仁不悅閹人亦多誚諍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歐諸生宗周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優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畜

人籠篋焚之通衢恤單丁下戶獨至居一年歸都人爲罷市八年推閣臣吏部以孫慎行林釡名同上入都帝延問流寇狀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大煩進退天下士大輕由此盜賊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帝迂其言命釡輔政宗周爲工部左侍郎因上痛憤時艱疏帝以歸過朝廷怒復焚其切直旋因劾溫體仁等以輸馬價免朝覲體仁嗾之請告至天津又劾體仁誤國帝怒斥爲民十四年起吏部左侍郎道中進一劄一曰明聖學

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明年擢左都御史帝問都察職掌曰在正已以正百察必存諸中者上可對君父下可對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察則而象之乃列建道揅貞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慝官邪飭吏治六事以獻冬十月京師被兵請贈死事盧象昇追戮悞國楊嗣昌逮悍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路以備透渡通津臨德以備南下不盡行閏月晦日召見因議督撫去留請先去范志先且言上姑息致此敗局上變色使言善後策曰武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重

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又當以操守爲主遂與帝辨姜采熊開元之獄帝疑開元疏宗周主之斥爲民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兵見不足與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等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受職自稱草莽孤臣疏陳時政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又言封疆諸臣舉朝謀

國不忠之臣各有當誅者二詔納其言宜付史館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恨欲殺宗周宗周請告不許遂抗疏劾士英士英遣客刺之客十輩往不忍加害於是澤清劾宗周陰撓恢復劉良佐亦上疏言宗周倡議親征謀危君父且及姜曰廣吳甦等疏入傳諭和衷集事宗周乃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士英益欲去宗周而薦阮大鍼兵部侍郎宗周爭之不得即告歸將行陳五事一曰修聖政一曰振王綱一曰明國是一曰端治術一曰固邦本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都亡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死遂不食出辭祖墓過西洋港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絕食二十三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三宗周始受業於許孚遠已入東林書院與高攀龍輩講習馮從吾首善書院會宗周亦與焉越中自王守仁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宗周憂之築證人書院集同志講肄且死語門人曰學之要誠而已主敬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宗周在官之日少其事君不以

面從爲敬入朝雖處暗室不敢南嚮或訊大獄會大議對明旨必却坐拱立移時或謝病家居布袍粗飯樂道安貧所著有聖學宗要學言人譜戢山集諸編學者稱念臺先生 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諡忠介道光二年從祀

學宮輯畧卷之五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五

五

青照堂叢書 朝邑 劉際清 聖 彙梓 男文翰 藝 校錄
余 氏學官輯畧 李元春 時 齋 增輯 男來南 屏 參訂

崇聖殿五王列傳

按明嘉靖九年詔兩京國子監並天下學校各

建啓聖公祠 國朝雍正元年追贈孔子五代

爲王改崇聖殿

木金父

木金父孔父嘉子孔子五世祖也

祈父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官輯畧六

祈父孔子高祖也贈裕聖王

防叔

防叔孔子曾祖也贈貽聖王

伯夏

伯夏孔子祖也贈昌聖王

叔梁紇

叔梁紇正義云叔梁字紇名孔子父也天性嚴厲武力絕倫爲鄒邑大夫魯襄王十年春會諸侯於桓夏伐偃陽丙寅圍之弗克偃陽人啓門諸侯之戰士攻

其門焉偃陽人發懸門以閉攻門之士紇以手扶開之攻門之士在內者乃得出甲午遂克偃陽宋大中祥符元年贈齊國公妻顏氏贈魯國太夫人元至順元年加贈啓聖王顏氏爲啓聖王夫人明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 國朝仍贈啓聖王

配享先賢列傳

顏氏無繇

顏無繇字路家語作顏繇字季路復聖回之父也孔子始教而受學焉葬魯城東防山南三十里唐贈杞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官輯畧六

二

伯從祀宋加贈曲阜侯元至順三年追贈杞國公諡文裕妻齊姜氏贈杞國夫人諡端獻明嘉靖中以回參俟坐堂上其父不應列食於廡下改配享啓聖祠

曾氏點

曾點字子皙史記作蒧字皙宗聖參之父也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嘗焉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又曰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又曰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出程子亦謂

會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曹縣唐贈宿伯從祀
宋加贈萊蕪侯

孔氏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述聖伋之父也生周景王十
二年時昭公賜鯉孔子榮君之賜故名鯉云長學於
家孔子嘗謂之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
者其惟學乎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
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
聞四方流聲後裔者豈非學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三

不學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門人曰鯉也
孔子曰嘻其甚也鯉聞之遂除之哀公嘗以幣召稱
疾不行年五十歲卒宋崇寧元年贈泗水侯感淳三
年從祀

孟孫氏激

孟孫激字公宜魯公族孟孫氏之後亞聖軻之父也
元至順三年追贈鄒國公妻仇氏贈鄒國宣猷夫人
墓在鄒縣馬安山

從祀先儒列傳

周氏輔成

周輔成字伯大周子敦頤父也父智強生五子輔成
其次也幼力學登宋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爲賀州桂
嶺令多善政操守高潔解官歸居營道縣之營樂鄉
卒葬其鄉之鍾樂里後以敦頤貴累贈諫議大夫妻
唐氏繼鄭氏敦頤母也贈仙居縣君明萬歷二十三
年從祀

張氏迪

張迪字吉甫張子載之父也世居大梁宋仁宗時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四

殿中丞出知涪州居官廉直多善政卒後貧不能歸
因葬於鄆

程氏珦

程珦字伯溫二程父也生於景德三年正月二十三
日始冠諸父繼亡無田園可依寓居黃陂勞身苦志
奉養諸母教育弟妹適朝廷錄舊臣之後授郊齋郎
以口衆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族兄文簡公請於朝就
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居安貧以待諸弟之
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皆嫁乃赴調授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五

吉州廬陵縣尉時丞相劉沅子弟橫於鄉郡守以下皆爲之屈珣獨不與接再調潤州察支使待禁曹元哲與人爭田守囑珣右之弗爲撓以薦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前令以慘酷威之益不服珣告諭之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旁邑有訟積十餘歲不能決者部使者以委珣訊之不數語遂皆服嘗假倅安南軍獄掾周敦頤年甚少不爲守所知珣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命二子受學焉珣後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逢遷授輒力薦之移知龔州時宜州反獠歐陽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神降言當爲我立祠南海於是迎其神以往歷數州莫之禁珣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於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珣令再投之人皆畏之莫敢前珣杖不受命者及投之乃流去人方信以爲妄改知徐州涪縣會久雨平原水深數尺珣謂俟耕而種則時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俟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遷知鳳州事漢中大饑民自褒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六

斜山谷而出珣於路口爲粥以待之所濟甚衆改知磁州事城東南隅水泉惡不可用民婦晨出遠汲維艱歷千餘歲無爲慮者珣度城曲去濠水不遠漸漬既久地脉當變令穿二井果美泉人甚賴之是歲瓦屋及濠水上冰漸盤曲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以爲瑞請以上聞珣不從改知漢州事上謝表命取竹爲筒衆吏持竹走白殺青而文見其中曰君王萬歲珣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衆呼曰佛光見觀者騰踏不可禁珣安坐不動久之乃定漢守有園圃公田之人素稱優厚珣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行新法爲守令者奉行恐後獨珣抗議指其不便不報乃移疾乞投代得管勾西京嵩山宗福宮歲滿遷司農少卿尋致仕天性孝慈二歲喪母祖母崔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終身藏其鉢令子孫寶之奉繼母孝養無間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子孫年七十自爲墓志記歷履始終而已以子貴遷大中大夫封永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國柱卒於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先

居煖室病革命遷正寢卒年八十有五葬伊川府店保朱子謂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敏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期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公知之宜其生二程子也

朱氏松

朱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父森承事郎以紹興四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生松年二十登進士第授迪功郎娶祝氏二十七爲尤溪尉歷官司勲吏部郎松生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卷六 七

有俊才兒時出語驚人詩文遠近傳誦一日喟然歎曰是則昌矣其如去道愈遠何於是發憤折節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而讀之期於有以發爲議論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所爲及從羅仲素遊得聞楊時所傳伊洛之學益自刻厲用力於誠意致知自以性福急害道因名齋曰韋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又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

間者靖康之變建炎再造無復有當世意隱居養親者十餘年御史胡世將撫諭東南見而說之曰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東南不可保今進既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引五路東向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固守之計而但懸守一方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世將奇其言薦之得召試問中興事業之難易先後以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爲對高宗覽而異焉再召入對時上已用張忠獻之策進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八

次建康計曰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上意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覆切至上悅其言松以忠君憂國爲心前後疏凡數上皆中於理而切於事情惜未竟其學也修哲宗實錄分宣仁附傳蔡卞所撰也其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考訂精密直筆無隱論者美之既而金人請和秦檜決議許之松率同舍五六人合辭抗疏論之檜力持其議不少變因數求引去檜忌之使言

者論之出知饒州未赴請祠家居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松天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死生窮達二其心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之徒與已異趣者則鄙而違之或不忍正視其面卒於紹興十二年二月年四十七葬崇安縣寂歷山所著韋齋集十二卷論者謂有忠獻而後有南軒有韋翁而後有晦菴道學之傳蓋有自也元至正二十二年諡獻靖贈齊國公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九

蔡氏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蔡子沉之父也父發母詹氏以紹興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生元定八歲能詩父授以程張邵氏諸書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因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深涵其義聞朱熹名往師之會韓侂胄攻僞學逐熹及元定遂謫道州元定不辭家卽就道熹從遊數百人餞別蕭寺有泣下者元定怡然賦詩有執手歡相別無勞兒女悲句遂杖屨與子沉徒步走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色至春陵遠近來學者甚

衆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聞三日卒當初詣熹時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必令先從元定質正焉其於圖書禮樂制度無所不精斯古今奇字秘義有不可解一過目輒解之熹嘗言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其在貶所講學不輟愛之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吾何忍拒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十

遂懈學者尊爲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大立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朱熹爲之序及葬熹諱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見矣妻江氏子二淵著周易訓解沉從祀孔廟宋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諡文節

附收祀罷祀諸人

鄭衆字仲師東漢開封人
盧植字子幹東漢涿郡人

註
以季孫子叔
爲孟子弟子
云季孫康其

異而于叔心
 疑惡之宋徽
 宗政和五年
 當議增季環
 豐城伯子叔
 承陽伯元英
 萊立夫著孟
 子弟子列傳
 亦有二人兒
 朱彝尊孟子
 弟子考然今
 之宮不列政
 行之議固未
 行也

服虔字子慎東漢滎陽人以上三人俱明嘉靖九年	以造詣未純改祀於鄉	公伯寮字子周魯人唐開元二十七年從祀以季氏	之黨愬子路沮夫子罷	荀况字卿周末趙人以言性惡罷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以仕王莽罷以上二人俱	宋元豐八年從祀	戴聖字次君漢梁人以賊吏罷	劉向字子政漢宗室以誦神仙方術罷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十二	賈逵字景伯東漢扶風平陵人以附會圖讖罷	馬融字季長東漢扶風茂陵人以黨附勢家罷	何休字邵公東漢任城樊人以註風角等書罷	王肅字子雍魏東海鄆人以爲司馬師畫策篡魏罷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以宗旨老莊罷	杜預字元凱晉京兆杜陵人以建短喪罷以上八人	內陽雄明洪武二十九年罷餘俱嘉靖九年罷	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崇寧三年配享孔子位次	孟子靖康元年罷配享降居從祀淳祐元年以奸
----------------------	-----------	----------------------	-----------	---------------	----------------------	---------	--------------	-----------------	-------------------------	--------------------	--------------------	--------------------	----------------------	-----------------	----------------------	--------------------	----------------------	---------------------

邪並罷從祀

王陽明字子敬和三年從祀淳熙四年罷

學宮輯畧卷之六終

青照堂叢書

初編

學宮輯畧六

十二



2072235

S

Z121.5

16a



ZW 21181888513976

學宮輯畧六卷

河南巡撫
採進本

國朝余丙撰丙字敬捷禹州人是書於先師孔子及
從祀先賢先儒俱攷其事蹟及世系里居編次成
帙其祀於崇聖祠者皆併錄其言行其改祀於鄉
者自鄭衆以下三人罷祀者公伯寮以下十三人
亦皆附入焉間加案語以志從祀進退歲月敘述
頗爲簡畧